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五·經部·春秋類

春秋四傳私考二卷 〔明〕徐浦撰…………一
春秋翼附二十卷 〔明〕黄正憲撰…………五七
春秋疑問十二卷 〔明〕姚舜牧撰…………三九三

2696

大清嘉慶十有六年

春秋四傳私考

浦城祝氏留香室刊

序

此春秋四傳私考也誰考之曰余同年司諫柘浦伯源徐君也其私焉何也曰以孔子大聖修春秋猶曰竊取其義夫焉得不私之思昔周道衰孔子因魯文加之筆削以明天道正人事定萬世不易之大法當其時左氏傳之其後公羊穀梁又相次傳之胡氏傳最晚出而最爲學者所宗之四子者窮年矻矻各勒成編豈務掇前人之漏逸而冀以掩他長哉抑豈彰已識之奇博而冀以擅文囿哉蓋嘗譬之春秋猶天然其照臨沾濡焦殺摧擊之用盡備左氏公穀則爲之日月爲之雨露爲之霜雪雷霆胡氏則又總其用以成歲功者也辭

有工拙旨有偏全要之不詭於聖人而已四傳私考余初未之見見伯源君之爲司諫也正色立朝直聲震中外權奸有疏防僭踰也邊防有議固封守也興作征責有言杜無藝也鑿鑿皆本之春秋心竊異之時密邇焉因出是考相示蓋以余從事於春秋有年也閱之其詞嚴其義正其文簡而質雖皆自四傳中來而所以補其不及而爲之忠臣者厥功其偉或曰傳有四矣焉用考爲余曰不然天之用備矣日月雨露霜雪雷霆爲之照臨爲之沾濡爲之焦殺摧擊亦盡矣要豈無所不及之地所不被之物哉歲功既成猶必歸餘而置閏焉故不足以發明聖人之旨者卽一言爲贅苟足相發明可

厭其多乎今且無論其詳而略言其槩如夫人子氏條足正左氏之誤乾時條足正公羊之誤齊仲孫條足正穀梁之誤至若會蕭魚札來聘條雖胡氏亦有待攷正焉是非所以成歲功而全天之用也耶余故爲天下公言之且公取之以惠來學非若私考之自爲名云姜寶序

春秋四傳私考目錄

卷上
隱公
桓公
莊公
閔公
僖公
卷下
文公
宣公
成公
襄公
昭公
定公
哀公

春秋四傳私考目錄終

春秋四傳私考卷上

明徐浦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隱公

按左傳云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奉云何奉桓公也奉桓公是桓也又曰不書即位攝也曰攝則以桓爲當立也公羊傳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

幼君也故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貴是亦論桓之當立也至穀梁子傳則曰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惠公）志也焉成之將以讓桓也先君（惠公）之欲與桓非正也探先君之惡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夫穀梁之意是言隱當立也而特惜其不當讓耳胡氏傳則首黜隱公以爲內無所承上無所稟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弑之所由起是則專貶隱公不當立也夫左氏公羊之論是桓而委曲以全隱穀梁之論是隱而嘅嘆其成惡惟胡氏則專貶隱階亂而

亦卒不明言孰爲當立然則其究何居耶夫聲子生隱公仲子生桓公則隱桓俱側出立當以長以賢明矣以長以賢則隱公之當立必矣公羊母貴之說不知何據胡傳之說似亦過督隱公然隱公既立矣而必欲徇匹夫之小節規規將桓是讓焉亦左矣至觀其對羽父之辭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是其本心欲固讓於桓而桓公顧聽羽父之譖甘心於弑兄焉桓之罪烏可逃哉噫隱之死亦可悲矣後之欲辨桓隱當立之是非者當以穀梁爲正然欲立桓公乃惠公一念之私也以惠公一念之私至有以啟弑兄之禍有天下者可不慎與及桓即位胡氏又明隱之

當立而此節乃云云者毋亦責備之意與故知春秋之義者而後可以論是非定人品矣

鄭伯克段于鄢

胡傳曰鄭伯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因推見鄭伯之至隱矣然鄭伯之心非惟無弟而亦無母久矣左氏曰鄭伯克段于鄢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此其心何心哉蓋姜氏當武公之時常欲立段矣鄭伯憤蓄于心及克段不覺發之於言乃真心之不容揜也使非封人之對則母子之倫絕鄭伯復何自立於天地間哉噫愧於鄭伯則隱公不其賢乎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仲子惠公之妾桓公之母也惠公愛桓隱爲桓立人皆知之故因其喪而使咺來賵媚桓也公羊謂隱以桓母之喪告諸侯是在仲子既沒之後也左傳以仲子爲子氏故以爲豫凶事非禮也訛矣穀梁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又何其大謬歟夫觀仲子爲惠公之妾則隱之當立益昭昭矣

公會戎于潛

胡傳之論正也左傳曰修惠之好是也穀梁曰會戎危公也三說咸當然皆未覩于時矣夫隱公之時何時也戎狄

强盛不知有中夏久矣戎請盟會在公雖欲不會其可得乎公志在修好又奚顧其危哉書曰公會戎于潛則會者固公志也自是盟于唐固無怪矣

紀履緰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大昏親迎禮也使大夫非正也穀梁胡氏之論當矣然則不親迎昉於此乎曰前此矣齊之詩曰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親迎之禮久廢在女子亦習俗而不覺其非也入春秋之始而書此固亦愛禮之意與

夫人子氏薨

公羊傳曰夫人子氏者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夫隱公之母聲子也非子氏也子不終爲君母亦不終爲夫人其說亦太深鑿決非聖人筆削之旨穀梁子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婦人之義從君者也此說得之矣胡傳亦然

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食天變也胡氏傳詳矣上書日食下書三月庚戌天王崩變莫大焉人君而知此則必知謹天戒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公羊子曰尹氏世卿周天子之大夫也世卿非禮卒何以

書天王崩諸侯之主也胡傳從之左傳尹作君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不知何據

宋公和卒

宋公和宋穆公也穆公宣公弟與夷宣公子與夷即所屬殤公也馮穆公子也初宣公不傳位於子與夷而立弟穆公及穆公疾不與其子馮乃召大司馬孔父而屬其兄之子與夷左氏美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及與夷立莊公馮弒與夷以故國亂禍不絕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其論不亦正

耶予嘗讀梁孝王世家初竇太后欲景帝立弟孝王爲人子袁盎諸大臣亦引宋宣公不立正生禍亂爲對事因寢則宋宣公之命弟非命以義命以禍矣故於其没不書曰葬而書卒春秋之微詞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穆公傳位於殤公與夷矣穆公子馮出奔鄭爲殤公者當念穆公之義而善視其子可也乃聽衛州吁之言伐鄭以除害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其禍之及也不亦宜乎故書以宋首兵惡宋也且衛有弑君之惡而宋甘與之黨春秋誅亂臣討賊子於書法之間其詞嚴矣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公子翬即羽父也帥師何會宋也會宋何伐鄭也不書公子何貶之也再敘四國所以惡四國也夫隱之讓桓宋穆公之屬與夷其義同也桓未立而翬之計行與夷即位而伐鄭之師會忍心害理莫此爲甚若魯公子翬衛公子州吁則皆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甘爲黨與厥罪維均春秋據事直書而其惡自見矣

考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

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隱公爲桓而祭其母故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然其用意則委曲而周矣曰初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用六幾於禮矣而獻於仲子之宮亦非禮也

宋人取長葛

長葛鄭邑也取者恃强之詞宋曷爲取之惡其納馮也夫穆公有德於殤公殤公立乃忌馮而伐鄭逆天理無人心甚矣春秋兩序宋主兵此又書宋取長葛其所以著殤公之罪不一而足矣

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曰鄭伯使宛來歸祊見歸祊者鄭伯之志也前此鄭人來輸平志欲易矣然祊猶未入也至是彼歸祊我入祊則祊

爲魯有矣曰我入者强入之詞尚未易許也至以璧假則入矣夫祊爲鄭湯沐之邑許爲魯朝宿之地皆受之於天子者以祊易許各利其便於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謂天王不復巡守也於是見魯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先祖所受之邑也觀下文鄭伯以璧假許田亦以鄭爲首所以著鄭之罪重於魯而魯之罪亦並見矣胡傳論當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按程氏曰宋爲盟主與鄭絶也夫鄭何罪哉宋殤惡其納馮而絶之亦異矣春秋重書宋公不一而足惡宋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出電見大雪非其時矣非其時則爲災異春秋書此所以著隱公鍾巫之禍兆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鄭交惡特以馮故而摟與國以相攻其首惡則在宋也春秋書宋伐鄭者三然宋終不能有加於鄭乘四國之敝而取戴則卞莊子之術也宋其能兵哉書曰鄭伯伐取之言易也雖然鄭固善戰而宋實好戰胡傳獨以鄭善戰服上刑爲稍過

冬十一月壬辰公薨

公之薨羽父弑之也羽父之弑桓公意也篡逆之罪著矣

不書弑而書薨孔子於魯諱之也噫隱公本意屬國於桓而竟不免殺身之難爲讒人之口可畏哉然羽父殭狠不仁公聞且見矣乃不能早辨而預防之以及於弑惜哉

桓公

春王正月公卽位

桓無王其曰王何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卽位此言卽位何與聞乎弑也桓公與聞弑君之賊而書卽位著其罪而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詞春秋之書法也穀梁胡氏之論極當或曰隱公當立而不書卽位桓公簒立而書卽位何居曰隱不書卽位者特以其立也上不禀命於天子內不承國於先君故首絀之以明大法春秋責備賢者意也此書卽位如其意也所以甚桓公之罪也噫春秋之法嚴矣胡氏此段詳辯隱爲當立其欲立桓讓也非攝也則桓簒弑之罪益不容誅矣

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公會鄭伯修好于鄭也先是鄭祊雖入魯許田尚未入鄭至是公會鄭伯則已示許之之意矣故鄭伯以璧假許田覘公意也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諱之何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自相易也上書鄭伯使宛來歸祊著歸祊者鄭伯之志此書公會鄭伯于垂

見與許田者桓公之志桓公之志何在修好也修好何巳有簒弑之罪故欲隣國之與之也此段穀梁胡傳俱好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孔父死於君難春秋書及賢之也既賢而名之何也劉侍讀所謂既名其君於上不得字其臣於下禮也穀梁以父爲字論誤矣孔父先死而曰及何意在弑君而累及孔父也然宋公立十年十一戰而民不堪命觀其圍鄭伐戴皆宋首兵孔父身爲大司馬無能改於其德何賢之有茲特賢其死耳雖然父不死督不敢逞若父者亦賢矣哉假令不賢其能繫君之存亡乎宋公不義不道則固可以死矣

春秋書其名惡之也

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按左氏曰為賂故立華氏也蓋宋督既弒殤公取郜大鼎賂公公受之故為茲會以定其位以成其亂耳愚則曰公身為簒逆其目宋督之弒心甘與之黨矣雖無鼎賂亦將首倡故書曰公會揭公為首惡甚之也胡傳詞嚴義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按穀梁傳曰桓內弒其君外來人之亂受賂而以事其祖非禮也左傳臧哀伯之諫備矣納于太廟其享之乎

蔡侯鄭伯會于鄧

三國地與楚鄰為懼楚故為茲會耳夫不知修德行仁以自守其國家而徒恃會盟以自固焉能免於禍乎厥後楚卒滅鄧虜蔡侯終鄭之世服役於楚不亦可傷哉善乎孟子之言曰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公子翬如齊逆女　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按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使大夫非正也凡公嫁女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今桓公不親迎而遣公子翬齊侯不遣上卿而親送夫人踰境春秋書之二公之失胥見矣其曰公會齊侯于讙明公之行為齊侯非為姜氏也曰夫人姜氏至自齊不言以至明夫人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兆於此矣禮重大婚娶夫人國之大事春秋詳書固謹禮之意歟胡傳好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按左傳曰致夫人也仲年齊侯之愛弟而使之來聘修好于魯以致親親之意也夫魯桓簒逆之人齊襄不能討之則亦已矣而與之為姻修好焉其亦滅天理無人心甚矣故春秋于其來聘不書公子貶之也雖然齊襄通于夫人

固蔑理喪心久矣又奚計乎魯桓哉

有年

曰有年僅有年也桓公享國十有八年獨此書有年則餘年之歉可知也夫簒弒之人上干天和其歉也固宜春秋書此以見天人感應之機也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王朝公卿書爵此宰而書名何貶也何貶爾已為天王之宰而下聘簒逆之賊則非宰矣故貶之也於此見周室之益弱矣胡傳甚當左氏謂父在故名公羊謂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非經旨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書來聘猶使渠伯糾也書仍叔之子猶書武氏子也聖人
之垂戒深矣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按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
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夫宋督弒君天討所
必加也王則遣使來聘以定其位納賂以成其亂至於鄭
伯不朝乃以諸侯伐焉非天討矣故稱王不稱天以見伐
非所伐也三國以兵會伐以臣從君正也故書從王尊之
也夫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又以存天

下之防也春秋之書法微而嚴矣按平王末年鄭武公莊
公爲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
王子狐爲質於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
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至是又有繻
葛之戰則君臣之大分絕矣入春秋以來鄭其爲無君之
首惡哉無君臣無母子雖强亦奚以爲
丁卯子同生
子同即莊公文姜子也穀梁子曰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
也按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十八年桓公與夫人如齊則莊公非齊侯之子明矣奚疑

爲書子同生舉子之法也左傳曰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
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禮之正
也公羊氏曰書之喜有正也春秋未有言喜有正者此言
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噫以此爲訓後世猶有配嫡奪正之
事者其未明於春秋之義歟
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有疾以世子攝行非正也君疾而儲副出啓奸人窺
伺之心危道也胡傳論詳矣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
子抗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以待人父之道待其
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已之

則是方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雖然受命而已之不可
也爲世子計者方承命之初當禀於曹伯曰君不幸有疾
臣當朝夕侍不敢遠左右以貽君之憂使其得請則於道
不已多乎若夫曹伯甘已之失政汲汲使其世子以朝弒
逆之人不知何心也按左氏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
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嘆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
嘆所也逾年而終生卒可不愼與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鄭伯主兵而首齊何惡齊也惡齊何齊使魯次鄭怒則助
鄭攻魯人之稱斯舉也何義哉春秋未有以來戰爲文曰

來戰甚其暴也且以見我魯之無罪也故左氏曰我有辭也

鄭伯寤生卒　宋人執鄭祭仲　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上不能保其君下不能庇其身罪顯然矣其不書名何胡氏所謂貸王命貴公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是也公羊曰祭仲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何宋人執祭仲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夫權貴不失其正也方宋人之執祭仲有死無貳則突未必入忽不必出宋遽能以亡鄭乎仲貶損以全身非委曲以全國也豈曰能權故曰突歸于鄭易詞也何以易內則祭仲許之外則宋國援之其歸無難矣突歸忽欲不奔其將能乎觀突不書公子而忽係之鄭則孔父之罪著矣噫莊公以兄克段厲公以弟逐忽天道好還豈不昭昭哉爲國者求爲可繼而已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宋立突非爲突也貪其賂也責賂無已故盟于句瀆之丘會于虛又會于龜宋終辭平宋無信也然則宋可伐乎曰督弒君者也魯鄭可伐宋乎曰不可魯受宋賂而立鄭鄭資宋力以篡國會而伐之宋其能甘乎鄭方得立而遂伐宋可謂背宋矣故書曰伐曰戰所以甚二國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聲罪致討曰伐曰伐鄭言鄭之背宋罪之當伐也夫鄭固當伐而宋以私意行之雖公亦私也稱以者胡氏曰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公羊曰以者何行其意也夫行其私意以非所當以也兼三傳之說而意益明其意若曰列國之兵惟天子得以統之今私爲之用以伐人以行己意則不當以明矣故曰以者不以者也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春秋書求賻求車求金皆貶也夫有不足而後求諸侯强僭天子若綴旒然故書天王使來求雖曰貶之實以悲王室卑弱之甚矣

鄭伯突出奔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之奔祭仲逐之也歸以祭仲出以祭仲仲誠專突亦不君矣若鄭忽已君此稱世子明已失位也稱復者謂既亡而復歸也以世子繫之鄭者明國本忽有也仲始志立忽既執立突突出而忽始歸仲有愧於荀息多矣

鄭伯突入于櫟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櫟鄭邑也突方出奔而遂入櫟其强可知矣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伐鄭將納厲公也是亦親忽之弱突之强而然耳不論是非而論强弱四國共黨惡與或曰桓公宋公亦簒也故不以突爲非若衛侯陳侯何見哉可謂滅天理無人心之甚矣

衛侯朔出奔齊

宣公聚麀禽獸之行也其子之及宜矣然壽急其賢哉朔搆急子者出奔奚足恤哉按左傳盜殺公子壽子急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故怨惠公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穀梁謂朔之名惡也惡何得罪於天子也得罪

何召而不往也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會齊侯于濼姜氏何以往書與書遂罪在公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按左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齊則公之薨以弑也夫桓公不能以禮防閑其妻而至於委曲而從則其及於難也固宜後之人君可以鑒矣雖然桓忍於弑兄矣則茲弑也夫亦隱之報與天道徼矣

莊公

夫人孫于齊

姜氏淫于齊而與弑在魯人不共戴天然莊公子也奈何故書夫人孫于齊諱之也胡氏曰孫者順讓之詞使若不爲人子所逐而全恩也春秋此書恩義之輕重見矣按左氏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公羊氏謂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夫一念之邪而自陷於弑逆雖子且不能有其母況其他乎合四傳而觀之春秋之大法嚴矣

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單伯魯大夫天子召而使之也王姬嫁于齊使單伯逆王姬使魯爲之主也不言如者穀梁子以爲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弑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爲莊公者但當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力辭而弗主之正也今使單伯爲主之知其不可特築館于外焉雖曰變常然亦忘仇滅禮甚矣春秋之所不與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者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左氏曰爲外禮也公羊以築于外非禮也穀梁則謂築之外變之正也皆未得聖經之微也胡論極妙穀梁

次之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夫人在齊猶可言也夫人歸魯莊公當有以處之不得復以母事之矣方逾年而復會齊侯于禚姜氏齊侯之罪著矣而使之得以會者莊公責也若曰婦人既嫁不踰竟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此常禮也非春秋罪姜氏與莊公意也

紀季以酅入于齊

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畏之也事之以道而猶不免焉於此可以見齊之强也紀之亡非其罪矣

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何滅之也孰滅之齊滅之夫紀侯賢而齊侯滅之故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隱之也夫紀受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基業義莫重焉一旦畏其强而委去之誠不能以無罪矣然度德量力較之爭地殺人者有間矣此春秋所以善之歟公羊謂襄公滅紀能復九世之讎故春秋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賢其能復讎也恐未必然

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與莊公不共戴天之仇無時可通也而況以田獵之故會乎春秋書之所以重莊公之罪也齊侯降而稱人貶之也昔姜氏譖桓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也意者其然歟不然何若是之悖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伐衛何納朔也不言納朔辟王也其曰人何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以王命絕之也又黨而納之故貶而稱人

王人子突救衛

衛朔死其兄厥罪大矣王治其舊惡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放公子黔牟于周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則朔之不道甚矣諸侯從而黨之其於天理王法安

在哉故諸侯貶而稱人王人嘉而書字春秋之旨嚴矣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寶也衛俘齊人曷爲來歸之左傳曰文姜請之公羊曰讓乎我也皆非蓋伐衛者公首之齊次之此歸俘以齊首之穀梁曰分惡於齊是也夫子爲魯諱也夫衛朔弒兄逆王四國之所知也知而助之動於賂耳以賂而動所以著諸侯之罪也魯前受宋賂以成其亂茲受衛俘以助其惡春秋雖委曲爲魯諱而分惡於齊然其實不容掩矣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會于禚于防于穀享于祝邱次齊師春秋迭書之以見夫

人褻公淫惡之甚不一而足也明年無知弑襄公其禍淫之明驗歟

冬十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夷仲年之子也不稱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僖公愛其同母弟年施及其孫至襄公時衣服禮秩一與嫡等而又使之有寵而當國焉此亂本也嘗襄公紬之遂見弑爲此非僖公之罪哉無知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故殺無知者雍廩也不曰雍廩而曰齊人者衆討賊之詞也嗚呼魯不復讐而諸兒爲無知弑謂之天道非耶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夏公伐齊納糾

盟蔇圖納糾也其言伐之何猶不能納也齊與魯世仇不知所以報之而乃爲齊立後嗣安國　家焉是獨何心哉書之所以貶魯也

齊小白入于齊

襄公之難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然糾弟也小白兄也小白長當有齊故以齊繫之然則何以不稱公子胡氏曰內無所承上無所禀以王法絶之也然小白於王法雖可絶視子糾則當立聖人權衡於輕重之間故進小白而黜糾則魯之不當納也明矣公羊曰其言入何簒辭也穀梁謂小白不讓于糾先入又殺之於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所見殆異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是戰也爲納糾非復讐也公羊傳曰內不言敗此言敗復讐也非也胡氏曰能與仇戰雖敗亦榮是幸其偶與讐戰非與其眞能復讐也故戰不言公而曰及不與公復讐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前納糾不稱子明糾不當立也此殺糾復稱子明糾不當殺也取者易詞也言取病內也桓必請而殺之不仁甚矣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穀梁有此論

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爲魯仇三年于今茲矣魯不能問罪于齊因齊師入境而敗之幸之也非貶之也胡以善戰詐謀責魯則刻矣且觀左傳曹劌之論非詐也

冬王姬歸于齊

婦人謂嫁曰歸王姬歸齊叔姬歸酅初無異詞天子之女若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禮同所以明婦道也

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大夫死於弑君之難春秋皆取之若孔父荀息仇牧是已雖未能正義討賊然可爲人臣逃難者之戒矣按左傳曰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殺之遇太宰督又殺之夫

督亦死閔公之難者削而不書何也督弒其君與夷殺之晩矣安可以死難與之也

宋萬出奔陳

萬弒閔公出奔陳陳人納之宋以賂陳陳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則賊已討矣其不書陳人殺萬何以陳初知其賊而納之非也受其賂而後歸之尤非也幸鄰之難而居亂賊爲奇貨醜亦甚矣

公會齊侯盟于柯

會于柯與齊平也魯莊齊襄世仇也易世而齊桓立魯與之平傳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是或一道歟按公羊傳莊

公將會齊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烏乎不取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胡氏曰九國同盟魯爲首不書公何諱也諱何諱叛盟也

穀梁謂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則非諱公矣即使上書公會下書鄭詹逃來叛盟之罪公亦無所逃矣

齊人執鄭詹　鄭詹自齊逃來

詹鄭臣公羊穀梁以爲卑者微者胡氏以爲鄭之執政用事之臣若詹卑微則何足爲有無哉春秋書之係執政之臣明矣夫以執政之臣爲人見執執而逃匹夫之事也以執政行匹夫之事卑矣微矣或公穀之意歟魯與齊盟未久而受詹之逋逃則其叛盟自公始矣春秋書之惡詹也亦以罪魯也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賤事不書此書何爲其有遂事也夫大夫無遂事亦不敢專也況會盟又國之大事乎齊稱侯宋稱爵而以魯大夫因媵而遂及焉失已失人無一可者故是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其始失禮之故與公羊謂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是與之也恐不然

秋七月及齊侯高傒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高傒齊之貴大夫與公盟不書公諱之也盟何議婚媾也禮有納幣以諸侯而親行之非禮也忘世仇不復乃與之

結婚而納幣焉莊公獨何心哉故直書而其惡自見
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按左氏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舉則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然則越竟觀社何爲哉況齊人詐諼强很桓公之覆轍可鑑也乃忘其身而屢入仇人之國不亦危乎
荆人來聘
莊公十年荆敗蔡師于莘止書荆不予人華也此進而稱人予其來聘也惡其猾夏不恭故稱荆以狄之因其慕義自通故稱人以進之

公及齊侯遇于穀公會齊侯盟于扈
遇穀盟扈皆爲結姻好也婚禮有納采納徵問名告期焉用會盟爲莊公制於文姜而必昏於齊齊人旣殺其父而復昏其子則安能無疑於魯哉遇于穀盟于扈是亦要結之爾已于是知魯之不能復振也
公如齊逆女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羊曰何以書親迎禮也穀梁曰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不正其親迎於齊也親迎合禮而穀梁以爲不正毋亦以莊公娶仇人之女雖正亦不正歟故於姜氏不曰至而曰入穀梁謂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毋亦以仇人之女不可見於宗廟歟春秋詳書所以著莊公忘親釋仇不孝之罪莫大也
齊人伐衞衞人及齊人戰衞人敗績
按左氏云衞伐周立子頽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衞則齊人舉兵奉王命聲衞罪而討之也衞逆王命而與之戰罪在衞矣故書及齊人戰以見齊非欲戰戰在衞人也然亦見衞之不度德不量力矣齊稱人何曰將卑師少也

冬築郿　大無麥禾　公孫辰告糴于齊　春新延廄
按穀梁子古之君人者必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況大無麥禾告糴於齊而又可興役作乎書之譏也大抵魯莊昏庸之主姑毋論其大節如狩禚觀社譏遊逸也丹楹刻桷譏媚色也築郿新廄譏勞民也屢書于策無一善行聖人雖欲爲君諱不可得矣
齊人伐山戎
胡氏曰齊人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以齊人爲齊侯何

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竊以爲自管仲得政以來
未嘗命大夫爲主將亦未嘗興大衆出侵伐則此書齊人
者固齊人也下書齊侯獻捷者固齊侯也不可以獻捷之
故而過爲之臆度也若以齊侯爲勤兵伐遠而稱人以貶
之則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戎固有可伐之罪也伐戎闢燕
正方伯連帥之職又何譏焉愚則曰齊人伐山戎順詞也
善之也

齊侯來獻戎捷

齊與魯俱侯國來獻戎捷是桓公誇伐戎之功於魯也左
氏以爲非禮公羊以爲威我也信矣葢諸侯不相遺俘且

魯未嘗與謀獻之何爲

公子牙卒

按公子牙之死季子殺之也季子牙之弟以弟殺兄而不
書何也夫君親無將子牙今將爾而季子殺之公羊以爲
善之也殺兄何善胡氏曰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季子
不直誅牙而酖之使若以疾死親親之道也此公羊所以
善之也按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生子般雩講
于梁氏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鞭之公疾問後於
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子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向者
牙曰慶父材俄而牙弑械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
巫氏使鍼季酖之立叔孫氏夫牙弑械成又將不利於般
則牙之死宜矣

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寢也胡氏曰莊公以世嫡承國不爲不貴周公之
後奄有龜蒙不爲不强卽位三十二年不爲不久薨于正
寢不爲不正而嗣子受禍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
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

子般卒

莊公過時失婚或以爲逼於文姜抑亦孟任割臂之故與
般出於孟任非嫡出也孟任閟於私從非正配也雖以般

立人上其誰能甘之衞宣烝夷姜而急子死晉獻烝齊姜
而申生亡魯莊私孟任而子般弑一念之私貽禍無已有
天下國家者可不愼歟

公子慶父如齊

胡氏曰子般之卒慶父弑也不書出奔而曰如齊見慶父
主兵自恣國人莫能制也貽謀不臧莊公不得辭其責矣

閔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盟于落姑請復季子也曰季子賢之也曰來歸喜之也方
莊薨般弑慶父主兵季子力不能支出奔陳避難也避難

恥也春秋欲没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

冬齊仲孫來

左氏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則仲孫亦賢矣哉胡氏以爲書仲孫來交譏之也似過刻若公羊氏齊仲孫何公子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穀梁氏亦曰齊仲孫外之也其言齊以累桓也未知何據

秋八月辛丑公薨

按左氏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公於武

闈則公之薨慶父弑也不書地隱之也慶父既弑般而猶握兵柄則閔公之見弑也固宜

夫人姜氏孫于邾

莊公遭母之淫亂而貽禍於君父宜乎痛心改行以絶亂階乃私通於孟任致慶父得通於哀姜而欲立之是固篡弑之所由起與稱夫人姜氏胡氏以爲降文姜是也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或甚齊人非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弑二君天討所必加者而猶得免於戮書出奔譏失賊也夫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弑慶父主兵故也然非季友則慶父亦不縊於莒矣胡傳論好

齊高子來盟

公羊子曰高子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之正我也其正我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此傳甚好胡氏則曰不曰齊侯使之者意齊侯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絶一定

不可易之計也故不言使此論似太深

鄭棄其師

按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夫高克罪矣既不加討又不能遠乃假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潰則棄師者鄭伯也非克也故曰鄭棄其師所以責其君臣也

僖公上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稱師言兵之多也以三國之師救邢逐狄特易易耳而次于聶有觀望不進之意故書次譏之也此與魏晉鄗將軍

救趙次于聶意同若伐而書次則以次爲善矣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按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邢受狄侵齊侯救之者再而卒遷之者不勝其救亦所以圖存也春秋書之美齊桓之功也

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按公羊傳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以是獲莒挐夫莒人納叛請賂罪在莒矣而乃興師伐魯何義哉慶父奔莒不先加兵於莒者緩賊逸追親親之道也至是敗之獲之應兵也何貶之有

秋七月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夷齊地薨于夷公羊曰桓公召而縊之也以歸以其喪歸於齊也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僖請之也左傳曰君子

以爲齊人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夫文姜與弑於前哀姜復弑二君於後魯之恥齊之羞也以是從人可乎哉殺之義矣無譏也

春王正月城楚丘

城邢以遷邢也城楚丘以封衛也上書齊師而此不書何也蓋前城邢則美之予其能救災卹鄰也城楚丘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與之之中而王法亦不敢廢噫春秋之旨嚴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

夏陽虞虢之塞邑虞受晉賂而假道雖曰晉滅之實虞之自滅也首虞師罪虞也胡氏之論詳矣雖然虞不足責也首謀者非晉荀息乎荀息晉之良也乃用詐謀以利啗虞因滅二國在晉則有功矣而擅滅先王之宗國王法其赦之乎吾聞伐國不問仁人而況設謀於始誇功於後君子於是乎知荀息之不終矣晉初見於春秋而遽滅人國則不待貶而其惡自見矣

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六月雨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毋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其民也下書六月雨喜雨也喜雨有志乎民者也惟有以閔之則有以喜之若僖公者誠賢君哉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上書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伐楚者何楚人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桓公聲其罪而討之故曰伐善之也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夫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恐一舉而入其疆夫誰曰不可乃次于陘以俟之卒與屈完盟而退蓋庶幾王者之師矣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若伐楚次陘蓋絕無而僅有者也其曰遂者若譏其專然仗義以伐固聖人之所與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其言盟于師又言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胡氏曰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是已屈完楚大夫楚無大夫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公羊曰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是已然當召陵之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信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齊桓於是乎失言矣故屈完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其詞嚴其意正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賢哉屈完此召陵之所以盟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八月公至自伐楚　冬十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按左傳陳轅濤塗告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從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及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遂與江人黃人伐陳左傳曰伐陳討不忠也不忠何惡濤塗之謀不協也夫陳小國也濤塗之謀亦爲陳計耳執之爲已甚況伐之乎又況會列國以侵之乎夫桓公次陘之師召陵之盟庶幾乎正矣伐陳侵陳其

近於忿兵乎書執罪齊侯也稱侵陳伐陳甚齊侯也楊子曰齊桓欲經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斁矣夫信哉

八月公至自伐楚乃自正月會伐楚今始歸也公羊曰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非是

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按左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

第一八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

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噫申生之志亦可悲矣故申生稱世子斥言晉侯殺之是父無罪而殺其世子也可不謂忍乎公羊曰曷為直稱晉侯以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穀梁曰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張子曰無所逃而待烹者申生其恭也抑亦悲其志乎先儒以為大仁之賊也甚矣甚矣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鄭伯逃歸不盟

按左傳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穀梁曰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特書及以會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以會焉耳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天王將以愛易世子鄭桓公會諸侯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立是為襄王桓公此舉雖非天王所欲然父子君臣之倫賴以正焉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夫以美舉而鄭伯顧逃歸不盟不待貶其惡見矣雖然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使鄭伯與盟是逆王命也逃而不盟則又取譏焉是將何如處吾意為鄭伯者當復於王曰世子國之本也本不可使搖況大小臣工咸屬心焉臣不敢貳臣知罪矣以是復於王而從列國後庶其無悔乎負王命而逃歸何以自免於君子之譏耶

晉人執虞公

虞貪晉賂不聽之奇諫以致見執書曰晉人執虞公虞公爵也以虞公而為人所執辱莫大焉直書所以惡虞也晉人執之其罪不言而自見矣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按左傳曰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穀梁曰伐國不

言圍邑此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

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子圍許欲以救鄭也諸侯救許書遂善之也初霸救許而書遂晚年救徐而書次不待褒貶而善惡自見矣

齊人伐鄭　鄭殺其大夫申侯

兩書伐鄭惡其首止之逃也鄭殺申侯求說於齊也書鄭殺之不以其罪志失刑也夫齊之伐鄭為其內貳於齊而外合於楚也豈申侯之故哉鄭伯早聽孔叔逃歸之諫後聽孔叔下齊之謀庶幾可以止兵禍矣乃內忌聽讒殺其大夫以求媚而曰知所由來姑少待我策止此耳如申侯

見殺亦有罪乎曰事楚而貪璧夫楚而弃鄭賣濤塗而説齊嗜利無信小人之行也亦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其稱大夫何惡鄭之罪而存其官也非取申也

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王人下士也按穀梁傳曰王人之先諸侯貴王命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也乞者重詞也重是盟也是盟爲何左傳曰謀王室也胡氏曰乞者卑遜自屈之詞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其義甚悉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夫人風氏也夫禘天子之禮也魯以侯國而禘于大廟非禮矣而以風氏致于廟尤非禮也胡氏曰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以屬僖公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爲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以私恩崇其母皆越禮之罪也左傳以禘而致哀姜非矣公羊亦以夫人爲姜氏謂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而非公以妾爲妻詞亦牽強必如胡氏論則哀姜本爲莊公之夫人風氏爲妾莊僖公以風氏致廟是以妾爲妻越禮矣庶不相悖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穀梁曰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詞也按左傳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則桓公此舉尊王之禮也春秋之所大美也又曰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

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公羊曰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則是會也可以徵伯業之盛矣可以覘桓德之衰矣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晉殺其大夫里克

按左傳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獻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將殺奚

齊先告荀息曰二難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息曰將死之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奚齊曰其君之子者國人不子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書曰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曰里克弒其君卓者若曰里克之君國人不君之也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賢之也驪姬欲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故里克聽其謀欲以中立自免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

隰朋立晉侯夷吾是為惠公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均一死耳死於世子則為忠死於伏劍則為賊惠公數其罪曰子弒二君及一大夫實三君也世子非以里克死乎以弒三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公羊曰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累上何也殺之不以其罪也胡氏亦宗之信如公羊言則將以大夫之立己為有德乎如穀梁言則弒君之賊可恕也而治之不以其罪者反受其咎乎恐非聖人之旨矣然則何以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愚以為里克弒三君罪不容於死宜聲其罪而戮於市朝以戒亂賊乃從容於議論之間使自伏劍而死若殺其無罪一大夫然非討賊之法也春秋之旨意者其在茲乎若荀息之死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有詩人重言之義非也蓋惜其失言也奚齊不可君荀息不當輕以死許之於屬孤之際是則言之玷也然終能不食其言果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可謂守信不渝矣是故君子之所深與也至於奚齊卓子之死則有說焉驪姬

方嬖欲立奚齊遂譖申生而逼之死且因及於重耳夷吾焉死人之子者其能以保己之子乎若驪姬者其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天道好還詎不信與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書及則會者公志也僖公賢君也獨不記桓之文姜莊之哀姜乎齊桓非襄公比也乃亦為陽穀之會肆于寵樂於此見齊桓之伯業怠矣書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交譏之也

冬楚人伐黃　夏楚人滅黃

按左傳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故楚人伐黃

桓公躭于寵樂伐黃而不救故楚遂得以滅黃則黃之滅也孰使之哉書之以罪桓也噫豈直黃爲然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齊桓坐視不救而況於黃乎所謂尊周攘夷者安在哉春秋直書而其貶自見矣如下書狄侵衛狄侵鄭皆類也

季姬及鄫子遇于防鄫子來朝

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之來朝則季姬巳適鄫矣胡氏以爲魯公溺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及鄫子遇于防恐不然季姬何事而如防何爲而卽與鄫子遇哉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徐在山東爲齊與國楚舉兵伐徐齊救之宜亟也顧盟于牡丘次于匡又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其怠緩之罪著矣凡救書次皆不善之詞也視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相去奚啻霄壤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惠之立秦實有力焉故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按左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旣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旣而不與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則罪在晉矣書獲晉侯貶之也夫以人君而見獲爲在其爲君哉獲而復歸幸矣必殺慶鄭而後入其愆惡不悛者乎

齊侯小白卒

左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

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葵丘之初命曰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武孟長也乃欲立孝公又欲立武孟則桓公先自亂之矣齊其何以能國乎故五公子爭立而亂無寧歲信霸業不足道也而管仲不能致王器小之譏有以哉

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狄救齊　冬邢人狄人伐衛

公羊子曰春秋伐者爲客受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

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爲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
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不知宋襄伐齊欲立孝公故齊
殺無虧又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則是伐齊之喪奉少
伐長罪在宋矣故書師救齊善魯也書狄救齊善狄也書
邢人狄人伐衛進狄也善救者則伐者惡矣穀梁氏曰戰
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是矣

梁亡

梁亡秦取之也不書而書梁亡何盎梁好土功輕民力湎
於酒淫於色非自亡而何穀梁子曰梁亡鄭棄其師我無
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楚入春秋未嘗與中國會盟前盟于齊修桓公之好此與
盟之始也初稱荆終齊桓稱楚人此稱楚子則與中國無
異楚之强盛足徵矣執宋公者楚子也然不書楚子而經
以同執爲文胡氏以爲分惡於諸侯也分惡何以蠻夷執
其盟主而諸侯拱手以聽莫之敢違其不勇於爲義亦甚
矣故列楚子於陳蔡之上所以深貶之也公羊謂不言楚
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甚好然宋非能霸也曹之
盟鄫子因邾子以求與乃執而用之于社虐孰甚焉不三
年而身遂爲虜其報何昭昭耶吁可懼哉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獻捷獻宋捷也不言宋胡氏曰爲魯諱也愚以爲爲中國
諱也以中國盟主而爲楚所執且以獻於中國何恥如之
故曰爲中國諱也獻於魯者脅魯也以魯不從楚伐宋也
亦可以見楚之强而魯之弱矣

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强
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
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
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

矣國子之國也吾不聽子之言以至於此目夷歸設守械
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
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
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執不言楚者若曰非楚執之
也列國同執之也釋不言楚者若曰非楚專釋也我魯同
釋之也若責魯不能伸大義以聲罪致討亦不諒事勢而
云然矣其曰爲魯諱而深貶之者非也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宋襄强愎僞妄之君也司馬子魚公子目夷可謂審時度
勢知廢知興者矣屢諫之而屢不聽終至於敗亡而不悔

乃曰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擒二毛可恨哉先儒以爲至仁大義雖文王之師不過此則吾不知也故宋公書及貶之也

夏狄伐鄭冬天王出居于鄭

大叔帶之無君久矣天王出居大叔帶致之也君父無將將則必誅況以狄師攻王乎春秋不書叔帶而以出居爲文胡氏以爲自取之也夫釁由于鄭而禍成于帶以致天王出奔而天下諸侯未有以勤王至者雖天王自取而鄭伯頹叔叔帶之徒將無罪乎內外臣工亦獨何心書曰天王出居若無事然固其悲周室之無王亦以慨諸侯之不臣矣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至酅罪魯也二國皆私憤之兵故交譏之然謀而侵之者其罪大應而追之者其罪小

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桓封衛而衛國忘亡衛宜世世德齊也乃伐齊之喪逐桓之子衛真寡恩哉與國之所共惡也魯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惡矣故齊人伐之至于展喜犒師而齊師還則其憾可以平矣乃復如楚乞師求救於蠻夷與齊爲敵豈所以攘外安內者乎不待貶而惡自見矣穀

梁曰乞者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重之則乞者與者皆非也公羊亦此意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楚子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然則晉侯之侵曹伐衛爲救宋也按左氏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議復怨也胡氏主之恐未必然

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稱人貶之也荊楚恃強滋陵諸夏滅黄敗徐執中國盟主合兵圍宋其暴甚矣非有城濮之敗民其不胥而入楚乎況晉又避楚三舍而子玉强戰則其曲在楚敗也固宜曰楚師敗績幸楚也幸楚則與在晉矣先儒以道義責之似非聖人取善之恕

楚殺其大夫得臣

按左傳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

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文公退三舍辟之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是子玉無意於戰先軫之謀有以激之也子玉方命喪師信有罪矣使楚子知其不可敵當禁其勿戰必欲一戰亦當多與之師以防其敗則得臣雖死無悔也乃聽其自用而靳與之卒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爲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君臣之義俱見之矣

衛侯出奔楚

初齊晉盟于斂盂衛侯請盟不許蓋衛既以怨報齊而又不禮乎晉則衛侯固寡恩之主也及於出奔其亦自致之哉所責備者晉文啓伯不務修德顧乃修怨懷仇必使衛侯竄身荆蠻而後已則褊狹甚矣故書衛侯出奔楚不没其實所以罪晉文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按左傳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王享醴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受策以出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夫是盟也以天王下勞諸侯削而不書穀梁所謂諱會天王是已葵丘之會齊桓之所以盛也踐土之盟晉文之所以興也要皆有尊周攘夷之績特桓爲烈耳先儒於葵丘則以爲大美之辭于踐土則若不足於文焉夫桓文伯也功在一時聖人猶有取焉若論道德則百步五十步之走耳未可左文而右桓也是時無晉文則楚已猾夏僭王矣問鼎之奸豈待他日而後敢哉以是知春秋猶取於晉文非以衛子之故而深議之也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穀梁曰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元咺奉叔武者元咺出奔衛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初晉文有憾於衛侯而不釋怨於是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始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

武叛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元咺之言背寧
武子之盟終殺叔武衛成慝書于冊無一善狀滅邢伐齊
附楚恃晉皆取亡之道也叔武有愛兄之心衛成懷賊弟
之念亂民彝滅天理其爲罪大矣枕股而哭何爲哉故于
其復國書名貶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穀梁會于溫諱會天王也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
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
于河陽言非其地且明德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初元咺出奔晉而訟其君故晉侯執之執者晉侯也其稱
人何貶之也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何文
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故曰文公爲之也歸
之于何衛侯之罪已定文公不敢自專而待天子治之也
自晉復歸何歸者易詞也公羊曰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
力也故易耳此其執君其言自何爲叔武爭也衛侯晉惡
也叔武晉立也故執衛侯而復元咺晉而稱人非伯討矣
衛侯不名非是衛侯也爲名分也
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元咺訟君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而又立子瑕廢置自
由信有罪矣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蓋叔武志於讓
衛侯以爭奪而殺其弟元咺輔叔武以無罪見殺而訟其
君則衛侯元咺其罪均矣故不許衛殺之也穀梁子以爲
待其殺而後入是已夫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
也稱及者瑕本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
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胡傳甚好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前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
有土地矣何以名之胡氏曰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

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忮害戕本支也夫衛侯始
歸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秋之
所惡也故再書其名以爲後世戒也公羊曰此殺其大夫
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似鑿胡氏爲當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魯侯國也何以郊郊僭也四卜不從其周公之靈與公羊
氏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穀梁子曰
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左氏謂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猶者可以已之詞也三望者何
望祭也書曰乃免牲猶三望所以著魯僭禮之罪也胡氏

俱從之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滑晉之邊邑也初秦穆公戍杞子之請不聽百里奚蹇叔之諫命孟明西乞白乙三將將兵襲鄭過滑鄭人弦高以十二牛犒師秦兵知鄭已覺遂伐晉滑邑當是時晉文公喪尙未葬晉侯聽先軫之謀墨衰絰發兵遮擊於殽大破秦軍匹馬隻輪無反者春秋書此所以著秦人拒諫貪兵之失及晉侯忘親即戎之罪也其書所敘秦晉特取其悔過之言耳按公羊傳曰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晉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也曷

爲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穀梁曰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抑重耳之出奔也秦實有功焉今晉背德而伐秦不墨衰而罪亦見矣善哉欒枝之言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其長者之言與

春秋四傳私考卷上終

春秋四傳私考卷下

明徐浦撰　　後學祝昌泰較刊

文公

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弒逆大惡也商臣稱世子子也臣也子弒父臣弒君不待貶而自見矣楚子多愛昧嫡庶之分而以潘崇之奸邪爲之師其及於難也固宜故書名貶之也

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

此秦用孟明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也主戰者秦師而書曰晉侯及秦師何也原其始也晉嘗背秦之德而墨衰以

卽戎也然則秦師正乎不務脩德而務報怨謂之忿兵烏乎正不言伐者不與其伐也曰敗績者宜敗也交譏之也

大事於太廟躋僖公

大事大祫也大祫者合祭也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廟也夫閔僖親雖兄弟分則君臣以僖躋閔是以親親害尊尊矣君子以爲逆祀宜哉公羊曰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穀梁曰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後

之議禮者當以是爲則若曰弟不可以先兄是私情也非大分也春秋正名分故不得拘臣子之私情

秦人伐晉

按左傳秦人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君子以爲穆公衆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至引詩以褒之而經獨書人何也蓋侵鄭者貪兵也敗殽者忿兵也此又伐晉忿而無巳也故貶而稱人

楚人圍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楚書人狄之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蓋江遠而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猶孫臏伐魏救韓之意凡書救善之也胡

傳所論甚爲正大第恐此舉桓文且不能及况以望晉襄乎書曰以者未必不以者也

夫人風氏薨　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王使召伯來會葬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之妾而稱夫人誌亂也以天王之尊而下含賵諸侯之妾又使大夫會葬焉則冠履倒置甚矣王室卑微欲以是媚諸侯不知其爲名器之褻也故聖人於此王不稱天貶自見矣歸仲子之賵則宰咺稱名含賵會葬則王不稱天春秋之法嚴矣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按左氏初晉侯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及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狐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使續鞫居殺之則處父之死賈季殺之也爲易中軍也公穀以爲君漏言非也處父既死晉卽殺續簡伯簡伯賈季之黨使殺處父者也晉殺簡伯賈季遂出奔狄懼之也書曰晉殺何也處父有功無罪賈季以私怨殺之晉侯不治其罪而使之得以出奔宣子復使史駢送其帑則是晉君臣殺之也惡得無譏

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

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逼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而先蔑奔秦晉不謝秦秦納不正令狐之戰秦晉皆非也然其罪在

趙孟古有植遺腹朝委裘而國不亂者以有大臣在也豈必盡長君哉宣子爲國正卿曾受托孤之命顧可舍之而外立長哉後因穆嬴之逼乃不得已而立靈公非意也勢也先蔑之背蓋有所不暇顧矣故令狐之戰與他日河曲之戰皆宣子致之也晉秦稱人不與其戰也春秋責備賢者趙盾之罪大矣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按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昭公卒舍立則商人之弑果矣商人獨稱公子不以國氏者蓋

商人弑逆出於其身之所爲非君有以致之稱公子誅止其身不累乎上也穀梁子曰舍未踰年其日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齊君舍叔姬之子魯之甥也單伯之來爲子叔姬也齊人貪驟施之利而忘弑君之惡黨於商人既執單伯以辱之又執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言商人執而書齊人所以著齊人黨逆之罪也單伯淫於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姬同罪也此惑於商人之誣而不之考也

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孫宋督之孫督弑其君而宋猶用華孫以秉政書宋司馬所以譏宋也華孫辭宴無故而揚先臣之惡是不敏魯人以爲敏君子之所不與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前此僖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君子以爲非禮至是文公四不視朔厭政之甚也公羊以爲有疾意以有疾而不視猶可言也無疾而亦不視朔不可言也春秋書四不視朔者蓋以一不視朔已爲失禮今數而至於四所以重嘆之也

宋人弑其君杵臼

宋昭之死主之者襄夫人手刃之者甸也書曰宋人弑其君者昭公無道之君宋人之所以欲弑也故以歸宋人蕩意諸之從容死難宜若忠矣不書及何胡氏曰知國人之欲殺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此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安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之流也哉

齊人弑其君商人

商人弑君自立是亂賊而已矣亂賊則人人得而討之書日弑其君何哉蓋商人自立亦國人與之也故曰君然弑之者邴歜閻職也而書人者衆之辭也商人刖邴歜之父

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此非天奪之鑒而假
手二人哉亂臣賊子可以懼矣
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子赤者文公夫人姜氏之子也宣公者文公妾敬嬴之子
也左傳敬嬴嬖於文公而私事襄仲及宣公長而屬諸襄
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故仲如齊見齊侯而請之時齊
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仲殺子赤立宣公叔仲死之故春
秋上書公子遂叔孫如齊中書子卒下書夫人歸于齊公
子遂叔孫如齊者大夫並使意在請立弒君之心兆矣曰
子卒者隱之也子即子赤實弒之也曰夫人姜氏歸于齊

見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嫡母也然齊人媚魯甘使二
甥見弒其忍心害理亦甚矣姜氏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
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噫至今讀
之猶爲嗚咽襄仲之罪其容誅哉

宣公

公子遂如齊逆女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文公喪未朞年而宣公遣卿逆女非禮也然此敬嬴襄仲
之謀也蓋大子亦齊出也夫人婦姜齊女也赤弒而夫人歸
懼齊之見討而結婚以爲自安計不暇顧其非禮矣曰遂
以者權在遂而遂能以之也不曰女而曰婦貶也前此書
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此書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公
羊穀梁以爲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詞非也胡氏以爲夫人
與有罪焉故不稱氏恐不然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文十二年秦伐晉晉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
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趙穿惡臾駢之佐上軍戊午秦師
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
至不擊將何俟焉乃將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秦以
勝歸乃皆出戰秦行人夜戒晉師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
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

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
止秦師夜遁然則河曲之戰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軍門
之呼則穿甲共之矣放甲父而不及趙穿是趙盾有以庇
之也晉法於是乎不公矣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盾
安能辭其責哉
公會齊侯于平州　齊人取濟西田
春秋以來凡弒逆者已列於諸侯則不復致討故公爲平
州之會所以定公位也宜稱及齊而曰會者齊忍殺其甥
而立宣公非齊則宣不得立矣齊魯之罪固均也故其書
法如是嚴矣哉下書齊人取濟西田則其黨之也以利而

動也尤聖人之所深惡也故貶而稱人

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宋人有弑逆之罪鄭不能奉王命以聲罪致討而乃受命于楚是以中國服於楚矣何取焉華元不曰執而曰獲者旣得而復逃也按左傳華元將戰殺羊享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有私憾而使御則其及於敗也固宜

晉趙穿帥師侵崇　秦師伐晉

趙穿剽悍之徒也趙盾毎用其謀用之輒敗豈其溺愛而

智昏與我欲求成而侵人與國此狙詐小人之所爲也而盾亦爲之乎故晉曰侵秦曰伐罪穿也亦罪盾也

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趙盾亡不越竟反不討賊則弑君者穿也而盾之心實許其弑也故書曰趙盾弑其君誅心也左氏載孔子之言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愚以爲越竟乃免非孔子之言也使盾無弑之之心則亦已矣如有弑之之心則豈越竟之所能免哉心實弑之而以越竟免則是聖人敎亂臣賊子以詭討幸免也何足爲春秋

天王崩　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

郊天子之祭也魯有天子之喪而亟舉郊此非禮之中又非禮也猶三望左傳曰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愚以郊望皆非諸侯之所得行者左曰不郊亦無望可也此則所未喻也曰乃曰猶見郊魯志也而不郊者不得已也僖郊而四卜不從宣郊而牛口傷卜牛而牛死此曷故哉以周公在天之靈其肯使子孫之僭竊若是耶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謀弑逆者公子宋也子家懼譖而從之書曰歸生弑其君

者非子家則宋不敢弑也書公子歸生與書趙盾同義

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之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告于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是洩冶以諫而死者也故稱陳書其官以著陳君臣淫刑之罪也至夏徵舒自廐射殺之而洩冶之忠益顯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

濟西田我田也昔胡爲乎取賂其盟已以定位也今胡爲乎歸女于齊矣婚于齊矣又毎歲朝于齊矣惠公悅其順已

故以所取田歸之于我也合而觀之齊之罪與宣等矣

楚人殺陳夏徵舒楚子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徵舒弑君法所必討列國諸侯無能興問罪之師書曰楚人殺夏徵舒明楚之討有罪所以傷中國之無人也按左氏楚子爲夏氏亂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然觀申叔時之諫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申叔時之能諫楚子之能納君子均有取焉所可恨者公孫寧

儀行父從君宣淫誅殺諫臣致君見弑罪不容誅爲楚莊者戶之於朝可也而納之于陳又使陳人用之何以示懲哉書納者不受而强納之者也公羊曰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左氏謂書有禮也非也申叔時之諫善矣而不及此惜夫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經書及言晉主是戰者也晉師本以救鄭春秋於救者皆善之此何以僞而不書救楚人圍鄭已與鄭平矣而晉又與之戰趙武子所謂非觀釁之師也然主戰而致敗者彘子先縠也何不書先縠而書荀林父蓋林父將中軍專制

閫外者也偏裨將帥惟獻策待命而已其敢有所專乎乃不阻先縠之動而聽韓獻子趙括趙同之言又惑於鄭皇戌之說明知其敗不能自決林父不得稱上將矣其咎將安歸哉然楚莊勝鄭國而不有遇晉師而不辟憂百姓而佚寇其庶幾夫仁人之言哉

晉殺其大夫先縠

左氏赤狄伐晉及淸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淸之師歸罪于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縠之罪誠當矣胡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胡氏以爲罪累上是也不愼於始以及於敗晉亦與有責矣

宋人及楚人平

胡氏曰稱人何貶也二人私相告語而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故貶之按公羊傳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耳盡此不

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王曰何如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耳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耳莊公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耳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耳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愚以爲稱人者衆之詞也宋人易子析骸楚人有七日之糧

則兩國之人皆有欲成之心而非樂於戰也故書曰人不以私成病二子也况宋人被圍之急其君臣朝暮且籌之熟矣豈待臨機而後稟命哉以此爲貶則汲黯之矯詔發倉者其罪當何如耶春秋責人甚恕二臣所全者大猶曰貶之吾不信也

初稅畝

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蓋古者什一取民猶非獲已今則履畝而稅壞法殃民自宣公始也書曰初稅畝欲後之治國者無生弊端也

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信有罪矣爲晉計者執酆舒定潞子可也顧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吁亦甚矣故上書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甚晉也此又書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夫甲氏潞之餘種留吁潞之殘邑今皆滅之是殄其種類矣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夫文公嘗弃狄矣景公嘗女狄矣晉之與狄非他國比也狄雖伐晉及淸其可報之若斯之甚乎偷宗林父士會三臣不得辭責矣

冬大有年

胡氏曰記異也似矣第宣公卽位至是十有六年水旱螽蝝饑饉之變史不絕書其所以謹告之者不爲不顯矣而魯之民何辜哉苟非大有年則魯之黎民靡孑遺矣書之者爲民幸也

公弟叔肸卒

公羊傳曰其稱公弟何賢之也賢之何宜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故稱弟稱字以表之也表叔肸則宣公難爲兄

公孫歸父如晉

歸父如晉欲假晉以去三桓張公室也夫子曰政逮於大夫此執政之始也觀如晉之謀則三家之强將自弱也吁可懼哉

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按左傳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夫東門氏當逐也不當逐之於公薨之時公孫歸父無罪也不當使之出奔於復命之日魯於是乎俱失之矣若歸父畢事而還成禮而去於造次顛沛而不失其正不賢而能之乎宜春秋之善之也

成公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按左傳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不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戎既平矣徼而伐之非天子以信示夷狄也而其曲則在劉康公敗績不書戰所以嚴華夷之分也曰敗績于茅戎則是茅戎敗之矣公穀以爲晉敗之非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師稱元帥詞之體也今列舉四卿何見空國以出而權在三家也書及則主戰者在魯衛矣敘四國伐齊何貶也何貶乎報怨興師殘民以逞非義舉也然則齊無罪乎曰召兵之端則在齊也穀梁子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夫蕭同叔子尙有

壽況有土之卿相乎齊不能以禮處人宜其禍之及也于鞌之戰使非逢丑父與公易位則公亦幾不免矣至使國佐受盟汶陽歸我詎負甚焉有國家者其尙以禮自處而又以禮處人哉

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列國之盟者皆國卿也其稱人何卑之也何卑爾以諸侯之尊而下與國卿瀆盟自屈甚矣故卑之以見貶也曩者楷晉而得志於齊今又懼楚而私盟於蜀則何益哉穀梁

譏令之風向之驕也得經旨矣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曰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廟災三日哭禮也穀梁亦謂新宮禰宮也三日哭其哀禮也獨緱氏劉絢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愚以為焚先人之廬而哭者思先人也固禮也此而哭者葢宣公之服已闋宮方成而主未遷已為綴矣況從而焚之則遷主未有期矣以是為哭不亦宜乎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氏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公羊曰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胡氏則以魯稅役曰重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不知汶陽魯田也棘魯邑也不願歸故國而願為齊民棘豈𡰪邑哉若為稅役之重故則齊之兵革無寧歲吾未見其能薄歛愛民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盟于蟲牢為鄭服也叙爵而曰同盟何葢是時天王之喪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而列國若罔聞知不思稱侯稱公稱伯是誰之臣子也歷叙而若無貶詞所以深誅之也周室有土而無王此春秋之所以有作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胡氏從之左傳云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此言殆非也葢止戈為武乃戡定禍亂之謂即不聽於人一戰而勝其可以謂武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按左傳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夫衛聽晉命而侵宋獨稱衛者譏在衛也即下仲孫蔑叔孫僑如侵宋之意也說欲襲衛乃傾險小人之謀也向非伯宗之愛其信則晉何以自立天下哉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晉欒書帥師救鄭

鄭去楚服晉善變也楚伐而晉救之善救也欒書為帥遇申息之師而不肯戰同括之戰彷林父將中軍當于邲之役而不能制先縠之謀則欒書賢於林父遠矣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來言者綴詞也意欲使我歸之耳晉侯於是乎有二命矣然來意在晉而歸不歸在我魯公畏晉而不能自振則其歸也亦魯自歸之耳春秋前書取汶陽田若曰取之以晉也非魯能自得之也此曰歸之于我者若曰爲晉歸之也非魯所得而專也合前後所書而觀之則依人以爲固者非策之良也季文子責晉之言甚當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定王崩而魯不入弔簡王立而魯不入朝至是再逾年矣乃使王卿錫命恩寵之加何爲哉書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若重爲公榮者而君之不君臣之不臣俱見之矣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伯既與晉盟復受楚重賂會公子成于鄧則鄭伯信有罪矣執之稱人何鄭伯如晉因而執之則非禮矣故貶之也執其君伐其國又殺其使伯蠲晉人則已甚矣楚救鄭而不書者惡鄭也亦外楚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公至宋師矣不曰朝而曰如何非朝也公會晉伐秦而道經京師不得不朝意非朝也書曰自京師遂會晉侯蠲者以朝爲大禮以伐秦爲遂事所以存君臣之分也會伐秦

矣戰于麻隧秦師敗績而經不書何也意其有貶乎曰說呂相絕秦之言則晉直秦曲而秦爲當伐明矣其不書者杜氏以爲時公在師既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故罪之也

仲嬰齊卒

嬰齊者何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公子遂殺子赤而立宣公其惡大矣公薨臧宣叔始逐東門氏歸父復命成禮而後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魯於是乎俱失之矣蓋弟不可以嗣兄父字不可以爲氏也昔周公因蔡叔而用蔡仲故人服命討之公公子遂有罪絕之可也歸父既賢則不當以父故而并逐之矣倘念其賢而傷其無後則選公孫之後有衆賢者嗣之可也奚必嬰齊哉春秋書仲嬰齊卒所以病魯也

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胡氏曰稱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爲伯討晉合諸侯伐秦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自治而歸之京師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獨書其爵穀梁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

侯也非春秋討罪之旨矣按左傳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使諸侯果請命于王戮負芻而立子臧則王政其庶幾乎

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左傳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公宮秋會于沙隨宣伯使告

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是時有國難不得已而復至晉聽郤犨之言盡出於僑如之譖公至而不見公其悖慢甚矣書曰不見公非不為尊諱也其曲在彼無所事諱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而歸自京師傷天王之失刑也亂臣賊子於是乎無所懼矣公羊謂公子喜時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歸何言甚易也失其旨矣穀梁謂歸之善者也皆非

襄公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定王崩公會晉侯諸國盟于蟲牢簡王崩邾子來朝而晉衛來聘諸侯不知有天子久矣豈朝夕之故哉左氏以諸侯即位小國朝大國聘禮也然則棄天子之喪獨非禮乎孟子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是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鄭反覆傾險之國也今日從晉明日從楚惟利是貪而不

顧分義故不受楚師則受晉師而慼國動衆伐鄭為多故此會于戚伐鄭也遂城虎牢據險也虎牢鄭地也不繫之鄭者外鄭於楚也若曰此吾國中之險耳非責鄭之不能有也公羊以為諱中國諱伐喪歸惡於大夫皆未必然

附錄

按左傳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

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君子謂魏絳能為君行法晉侯能容臣守法胥善矣

城費

季文子相三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其曾三家之良者乎及季孫宿繼行父為政未卒喪而遂城費雖羣小之謀亦季氏之欲張私室也書曰城費不當城也在家為不孝在國為不忠君子曰強則必僭僭則有天刑焉三桓之子孫微矣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于鄬　陳侯逃歸

楚圍陳矣于鄬之會正以救陳也何以不書救因其逃歸則不必救矣陳侯何以逃按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夫諸侯為陳會也陳侯舍而逃之是自絕中國而甘歸夷狄也書曰逃歸賤之也不齒之於冠裳也然陳侯懼楚矣二慶扶其君以從楚矣使諸侯怒而從之移于鄬之師以伐陳陳其何辭以復拙矣哉陳之君臣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伐鄭討侵蔡也無故侵蔡而獻捷于會是怒楚也楚伐鄭而晉人不救之何鄭不往告也不往告何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嗚呼保國安民其道詎止此乎故方與楚平而晉侯帥諸侯以見于城下矣以是晉伐鄭而盟于戲楚伐鄭而盟中分晉復會伐鄭而戍虎牢師牛首兵連禍結歲無寧日所以然者知謀人而不知自治也初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

鄭人皆喜獨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有味哉

春王正月作三軍

大國三軍古之制也魯有三軍舊矣書作三軍何作者始事之詞見非舊作也未作三軍則三軍在魯既作三軍則三軍在三家矣魯公無民而三家備竊貨自茲始也故夫子謹書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會于蕭魚許鄭會也不言鄭者上書伐鄭下書會于蕭魚則鄭不待言矣胡氏曰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不知自此以後鄭不敢背晉者二十四年則自盟鄭以來惟此會為可信耳按左傳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其貞有道之言哉

季孫宿叔老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使舉上客詞之體也此何以書叔老蓋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以有叔老在也一介之使而足為國之輕重故夫子錄其賢而不沒其名也謂不得君命使人之體似過深矣是會也為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為伐楚之喪也其有禮哉

己未衛侯出奔齊

春秋不書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曰衛侯出奔齊胡氏之論當矣按衛侯臧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太子衛侯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嘆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夫衛侯衎之不終夫人已預見之矣十八年而出奔亦已幸矣此胡氏所以為端本澄源之論也然則孫林父甯殖無譏乎觀甯殖將死謂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則其罪已昭昭暴著於天下矣又豈待貶絶而後見哉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戊寅大夫盟

按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大夫也何言乎

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乎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穀梁氏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胡氏之論正出於此魯國衰弱豈惟三家而三卿分晉幾亦兆矣聖人筆削其意義固深且遠與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十四年范士匄會吳于向數吳之不德者為其伐楚喪也茲侵齊至穀聞喪而還故君子謂之有禮公羊氏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當矣若

穀梁氏曰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善則稱君過則歸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以此責人則爲善者阻矣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公子燮欲從先君踐土之盟背楚而即晉其謀當矣蔡人殺之罪在蔡人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惜之也公子履出奔楚罪之也左氏曰書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矣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以地來奔與受其奔地其罪不言而自見矣按左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重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臧紇此對其得夫子雖賞不竊之旨與穀梁曰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是惡

受之者又甚於奔矣其旨深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按左氏會于商任錮欒氏也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夫欒盈一逐臣耳至兩會列國之君晉其輕舉矣欒書晉之勳舊也錮其孫而不念其世勳晉其寡恩矣一舉兩失晉德其下衰乎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初出奔逋臣耳復入于晉入曲沃則叛臣矣曲沃欒氏之食邑也曲沃人戀欒氏之私恩願得欒孺子而爲之死則曲沃亦爲叛邑矣書復入于晉入于曲沃甚逆之詞惡之也故復書晉人殺欒盈公羊氏謂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穀梁氏謂惡之弗有也當矣

附錄

左傳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

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絶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穆叔之對深有以破宣子之陋矣然愚以爲立德爲上立言次之立功又次之蓋功被一時者終不如言垂百世也

齊崔杼弑其君光

按左傳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古之爲史也如是夫吳競其庶幾乎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崔杼弑君人人得而誅之晉會列國于夷儀宜其聲罪致

討置君而後去之可也乃受齊賂而許其成晉何以爲盟主然則罪晉可也書曰諸侯同盟何夫以堂堂諸侯乃無一能倡義者則亦惡用與國爲書曰同盟所以同貶之也

衛甯喜弑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衛剽以公孫非次而又未有說焉亦曰弑其君何蓋剽殖所立也殖也立而喜也弑惡得不謂之弑君既奉爲君則名義攸係可得而逐乎亦可得而弑乎然林父甯殖同於出衎而立剽者也殖將死猶畏諸侯之策命甯喜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而孫林父則以戚如晉書曰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則其情罪又浮於殖矣左氏曰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衛侯出奔齊入于夷儀春秋不去其爵不書其名此則名於復歸何蓋不名於始所以望其歸也名之於終所以著其罪也使於出奔而名之是爲君者可得而逐也非所以正名分也使於復國而不名之是爲君者可得而肆也非所以正本源也聖人之爲戒深矣然當是時衛有蘧伯玉在方孫林父之入告也則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及甯喜之將復獻公也復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君子處無道之

邦全身遠害其道當如是也

宋公殺其世子痤

世子君之長子國之儲貳也無罪而見殺故稱宋公稱殺稱世子若宋平者可謂君不君父不父矣按左傳芮司徒女棄長而美共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

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然則太子之死伊戾謀之左師成之也獨書宋公者行其譖也語曰物先腐而後蟲生之人生疑而後間入之使非芮棄之孽則伊戾讒言何間而入心焉一蟲雖父子骨肉且不能保況其他乎吁可懼哉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出奔晉

甯喜有罪乎曰有罪何罪曰罪在弒剽然則書衛殺其大夫何曰喜於剽則有罪於衎則有功況殺之不以其罪乎公羊子曰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也曷爲爲殺甯喜出奔甯殖病將死有遺命欲納獻公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吾欲納公何如公曰子苟欲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曰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則鱄之去其病失信於甯喜而去乎書曰衛侯之弟罪衛侯也未入而弟爲推輓既入而弟遂出奔十二年淹恤在外畧無怨艾悔悟

之心疚疾而不知懼何以入爲不去禍將及已矣鱄豈徒失信去哉故穀梁子曰鱄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穀梁子曰湨梁之會諸侯在不曰諸侯之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得之矣胡氏以爲聖人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恐未必然

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如楚爲宋之盟故也楚子昭卒而　公反宜也諸大夫贊公以行其危道乎按左氏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公還及方城懼季氏而不敢入方脫虎口而芒刺在背何其危哉穀梁子曰喜之也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信矣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私孰甚焉鄭子太叔見太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

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君子於是知晉德之衰矣
穀梁氏曰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是徒知城杞矣而不知所以城杞者曷故也

吳子使札來聘

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札其季子也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諸樊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諸樊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夷昧之子僚即位諸樊之子光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簒也爾殺而兄吾又殺爾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公羊謂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札者何季子

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穀梁子曰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獨胡氏曰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愚竊以爲不然聖人宅心甚厚待人甚恕賢如季子聖人即不與其爲中道顧肯因其來聘而深貶之耶吳子使札來聘亦因事而直書之耳非有所褒貶於其間也若以去公子爲貶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者抑將爲褒耶若以吳稱子爲褒則楚子使椒來聘秦伯使術來聘抑亦藉椒與術爲重耶聖經明白正大不必深求而過爲之說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不稱大夫罪良霄也稱鄭人何衆殺之也良霄子晳爭則殺良霄者子晳也何以稱衆殺良霄自許入于鄭以伐公門則將滅國矣故書鄭人討賊之詞也

昭公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虢之會尋宋之盟也然楚人之譎舊矣盟于宋詐晉而駕

娶於鄭將以衆逆挾許恃强何以爲中夏王楚以詐晉以
信故春秋每書必先趙武君子知楚之不能有加於晉矣
三月取鄆
叔孫豹猶在會而季武子伐莒取鄆危哉豹也難將及魯
矣向非叔孫之對趙孟之請豹其能免於執魯其不受楚
師乎書取鄆譏季孫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有寵於桓公耳未有罪也其母曰弗去懼選則必有以
窺景公之微矣以一母弟不能相容故書曰秦伯之弟出
奔罪秦伯也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此春秋之常詞也不可盡以爲累上也公孫黑負三罪死
之晚矣初畏其强而不之討投鼠而忌器也今將作亂疾
作而不果則殺之宜矣若以幸勝爲累上非春秋討罪之
旨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魯國削弱事大惟恐不恭襄公在楚逾年而幾不得歸昭
公如晉至河而復不得入不曰不得入而曰乃復爲魯諱
也所以罪晉也穀梁子曰恥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如晉而
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爲君弱而臣强
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
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此楚子專會諸侯之始也會莫醜於此矣楚虔弒麇自立
中夏之所必討也不惟不敢討乃使諸侯從之至與淮夷
同會焉是中夏反不能主會也晉其微矣所幸者猶有魯
衞曹邾而不與斯會乎自楚虔會申而志益汰執徐子圍
朱方遷賴於鄢城竟莫校觀其數齊慶封之言曰無或如
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
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粲

然皆笑王使速殺之以亂討亂亂且不服況相率以事亂
乎吁悲哉
春王正月舍中軍
前書作三軍孰作之季氏作也此書舍中軍孰舍之季氏
舍也作三軍而公家分爲三舍中軍而公家分爲四魯公
若贅旒爾昭公不得善其終不待乾侯而後知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公羊曰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
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穀梁曰以者
不以者也及防茲以大及小也夫他國之臣以地來奔是

叛臣也受之是納叛矣不待貶而自見者也女叔齊論魯公曰奸大國之盟凌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意益指莒也雖然其季孫之謀乎

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招者何陳侯之介弟世子之叔父也以陳侯之弟而殺陳侯之子逆心害理罪不待誅矣胡氏以陳侯爲先親親之道則周公使管叔監殷者非與陳侯之罪在於二妃之嬖公子留之寵不在於以招爲司徒也穀梁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得之矣

夏四月陳災

楚滅陳夷於屬縣陳已亡矣猶書陳災何不與楚滅陳也公羊曰其言陳災何存陳也穀梁曰災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深得聖人興滅繼絕之義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冬十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蔡般弒父自立已十有三年于茲矣而未聞與問罪之師者世無桓文也楚子不聲其罪乃誘而殺之于申豈天討乎故公羊氏曰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蔡般既殺蠱君而去猶之可也乃使棄疾圍蔡又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于岡山則肆行暴虐抑已甚矣故稱執惡之也稱蔡世子存蔡也以虔滅蔡是以暴易暴也故曰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也

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厥慭之會謀救蔡也不書救蔡者不果救也不果救何懼楚也蔡般可殺而蔡不可滅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矣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於此可以見晉楚之强弱矣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之歸虔之弒皆觀從棄疾之謀也而歸獄於比何比貪其位而受其立也比既立矣則殺比者宜曰弒其君而稱殺公子比何不與其爲君也公子比聞變自殺而曰棄疾殺之何棄疾志也要之楚虔弒麇則楚比弒虔天下未有弒君自立者而能保首領以終也虔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子也亦如予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五月辛亥

王縊於芊尹申亥氏則虔之不保虔亦自圖之矣倘所謂天道非耶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按左氏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非藉天子之老則無以成其盟矣且叔向之謀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是以兵威

脅諸侯也棄德恃威其誰不貳齊之盟非齊志也魯同會矣書公不與盟何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辭曰寡君有甲兵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噫是何言也堂堂晉魯而自齒於牛豚晉可鄙矣則平丘之與不與於魯固無榮辱也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非不爲魯諱也見盟不足與也穀梁曰公不與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非矣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廬者何蔡隱太子有之子也吳者何陳悼太子偃師之子也陳蔡滅矣廬吳何以有國棄疾封之也書歸何陳蔡其所自有非虔之所能滅亦非棄疾之所能封也故書歸若復其故國然此聖人興滅繼絕之意且不使楚得制諸夏也公羊曰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曰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合而觀之其義備矣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按左傳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愚以爲禘于武公非禮也赤黑之祲其天示之譴與武公不敢享矣叔弓以

涖事卒咎之徵也去樂卒事禮之末也

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

初有星孛于大辰裨竈言於子産曰宋衞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産弗與夏五月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衞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産不可亦不復火蓋四國之火天也象可占也鄭不復火人也變可消也故曰人定亦能勝天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劉敞以爲待放是也待放而後出奔禮也稱公孫會書其實也無貶也胡氏以爲爲公

子喜時之後而賢之則鑿矣其論出於公羊氏曰弃而言
自何畔也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
秋爲賢者諱善善及其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
子臧則諱及其裔季札則貶加其身非春秋之旨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衛侯之兄親也以丹兄而爲盜所殺罪累及乎衛侯矣然
殺公孟者齊豹也陰謀而計殺之則是盜而已矣故書曰
盜如書盜寶玉大弓非不知其爲陽虎也如綱目書盜殺
韓相俠累非不知其爲聶政也胡氏以爲聖人歸獄於宗
魯則以對琴張之言誤之也夫子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

女何吊焉盖不與宗魯之死非以盜殺之盜歸宗魯也宗
魯受齊豹畜養之恩而不以告公孟是雖死不足以償其
罪也若以春秋歸獄於魯則非矣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葬景王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
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

上書天王崩下書王室亂則王室之亂景王致之也王太
子壽已卒矣則序次當立者王子猛也而王顧寵王子朝
焉故劉蚡單旗則欲立猛而王子還樊頃子則欲立朝此
王室之所以亂也稱亂止於王室者盖當時京師之外王
不得而主焉則其所亂者亦只在王室中耳非能及於天
下也劉子單子所輔者正曰以王猛者權在劉單猛尚未
王者與其當立也既與其當立而卒曰王子猛何未成其
爲君也左傳曰不成喪也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也是矣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稱天王著其有天下也書尹氏立王子朝則立子朝者尹
氏也非共主也其立不當立見矣

叔孫舍至自晉

前書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矣稱人稱執貶之也稱行人
叔孫舍賢之也此書叔孫舍至自晉危之也又幸之也行
人如舍足以重魯矣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
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而無美詞何王室之亂至是已四年
矣而諸侯環觀坐視無有與一旅以靖其難者危不持顛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哉按左傳鄭子太叔如晉范獻子曰
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晉之恥也吾子其
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於諸侯會于黃父趙簡子令諸侯
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晉主盟中夏尊周其首
務也使非子太叔之言范獻子其有憂乎輸粟具戍皆臣
子之當爲也不加泄泄之罪足矣又何美之云

有鸜鵒來巢

有者昔無而今有也來者此無而彼來也有鸜鵒來巢異之也胡氏以爲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是矣師巳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君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遥遥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信斯言也則國家之禍敗一定而不可逃與識者當有以辨之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唁公于野井

季氏逐君公出奔矣而曰孫何爲魯諱也爲魯諱則季氏之罪不彰何曰季氏專魯久矣其無君之罪固不待貶絶而自見也然公與有責焉初公欲去季氏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倖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公退之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叔孫氏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使公能聽子家羈之言從季氏之請則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惟不自振於平時而欲驟除於一旦禍之及也不亦宜乎況出奔至齊齊侯唁公于野井喜千社之致而不以失魯爲憂則乾侯之死君子已預覘之矣故書公孫于齊次于陽州若不繫之季氏然春秋之意微矣

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初奔齊故書至自齊齊取鄆故書公居于鄆魯公所有也鄆魯邑也而曰居于鄆則專魯者誰也而季氏之不臣見矣

夏公圍成

圍成者齊師也不曰齊師而曰公者惡齊也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梁邱據乃受申豐之幣錦曲爲讒言以惑景公公從之則圍成者非齊志也然則昭公無貶乎堂堂魯國公不得而有之至借師以圍一邑是謂君不君臣不臣其罪具見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按左傳王起師于滑在郊遂次于尸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曰以者尹氏諸人以之也則奔楚者非子朝志矣尹氏召伯毛伯稱氏稱爵而不名何見其族之大人之衆非一人所能爲也胡氏傳極妙

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謀納公公何以不入晉士鞅
止之也士鞅何以止受賂於季孫也觀其謂司城子梁與
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
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
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
人而脫甲執冰以游魯公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
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
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
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公鞅之願也請從
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夫觀士鞅之言論強弱而不論是非論天道而不論人倫
非直受季孫之賂且亦心季孫之心也三卿分晉茲其機
與

鄆潰　公在乾侯

鄆魯邑齊取之以居昭公者也鄆何以潰穀梁曰潰之爲
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
奔民如釋重負嗚呼居國而見逐居鄆而鄆潰則公之爲
君可知矣客寄乾侯窮無所入爲君至此亦可哀矣明書
于冊則君臣之惡不待貶而自見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淹恤在外已八年矣齊晉欲入公而終不得入者意如
不肯入也觀季氏對荀躒之言曰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
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
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
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聽其言若卑辭待命然會于扈
則意如貨士鞅會適歷則士鞅私意如而晉君皆不得知
焉謂季孫不知其罪可乎哉至公客死乾侯則季氏之罪
通于天矣

定公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秋七月癸巳葬我君

昭公

公以十二月薨而喪以六月至又六月而定公始卽位則
是君死猶不得入而定公之立亦必待意如之命而後敢
也春秋詳書于策所以誅亂賊以戒後世者情見乎辭矣
及公之將葬也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曰生
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
季孫問于榮駕鵞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
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觀季氏之惡君
無已其能以有後於魯乎

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

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
楚
是衆也天子之老在且會十八國之師謀伐楚也何伐楚
爲蔡侯也蔡侯以一裘而不與子常乃留楚三年其爲不
道甚矣蔡侯歸而請師于晉晉人請命于周則奉王命行
天討孰有正於此者乃書侵楚何按左傳晉荀寅求貨於
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
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
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
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於是乎失諸侯無功而還夫晉

貪賄之國也士鞅受季孫賂而荀躒不入魯公荀寅求蔡
侯貨而獻子不果伐楚皆晉國之辱也故曰國家之敗由
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觀晉所爲與楚子常等耳春
秋安得不深惡之哉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吳而稱子進之也何進乎救蔡也不書救蔡何曰蔡侯以
吳子則不待言救矣夫吳强大之國也蔡何以能以之公
羊氏曰蔡昭公朝楚楚囊瓦求美裘弗與爲是拘昭公於
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
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

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曰蔡非有罪也楚人
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
蔡則吳之師是蔡以之也昔請師于晉而晉以賂阻今求
救於吳而吳以師從春秋既惡晉則與吳之情見矣
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此宋行人也何以執於晉聘晉也執行人者晉侯也何以
稱人貶之也何貶爾按左氏樂祁犂聘於晉趙簡子逆而
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
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范獻子果
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

二君不可以不討也乃執樂祁然則樂祁之執以范氏之
私怒也以私怒執行人故貶而稱人
盜竊寶玉大弓　得寶玉大弓
公羊傳曰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季氏之宰惡乎得國
寶而竊之左傳謂陽虎將伐三家而伐之弗勝陽虎脫甲
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非陽虎有也取之以出是盜而
已矣穀梁曰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
取之謂之盜既竊矣又何以復得陽虎歸之也得之云者
既失而復得之幸之之詞也葢寶玉大弓諸侯之守以示
孝也一旦入於盜人之手則將何以見於宗廟故失之書

得之書重之也

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平矣而復會者所以成其平也按公會齊侯于夾谷孔某相具左右司馬以從犂彌言於齊侯曰孔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

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使寡人得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知己過則謝之以質耳於是歸鄆讙龜陰之田夫鄆讙龜陰之田陽虎以之奔齊者也書曰齊人來歸非强取之也乃齊人自以之來歸也齊人可謂服義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何叛也孰叛之侯犯也侯犯家臣耳一旦以師叛至勤二卿之師兩圍之而不克則家臣强於大夫矣大夫强而公室弱家臣强而三桓微理之自然無足怪者然叔孫州仇聘於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嗚呼魯不令之臣執若三家州仇知家隸之不令於己曷亦思己之不令於公朝哉可嘆夫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郈費成三家之私邑也三家厚自封殖故三都甚完固此

其墮之何制於家臣也左氏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然則三家之弱魯者此三都也而其受制於家臣者亦此三都也仲尼墮都正之以禮也以禮爲國不惟三家安而魯亦賴以固矣此聖人之政也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晉君之失政久矣晉臣之不睦亦有年矣趙鞅士鞅荀躒荀寅受賂行私自圖封殖叛晉之兆識者已預見之矣趙鞅入晉陽拒范中行也春秋以叛書者誅其意也荀寅士吉射入朝歌初以韓魏之譖乃不聽齊高彊之謀而遂伐公則其罪無所辭矣君父無將而況於伐乎三卿皆叛自其事而論之則趙鞅宜從未滅故下書晉趙鞅歸于晉韓魏爲之請晉侯許其歸而後敢歸猶繫之晉者未絶之也曰歸於晉者順辭也此許人改過自新之意見春秋之公恕也若荀寅士吉射而敢於伐君雖欲爲之請亦不能爲之辭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衛世子也何以出奔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南子宜淫世子羞之是也顧可命陽速殺之乎時靈公尚在蒯聵當有以處之觀之凱風七子而不怨則蒯聵出奔聵之自取也靈公不待貶矣

[illegible]滅胡以胡子豹歸

書滅胡惡之也以胡子豹歸則又甚矣書楚子何胡亦有罪也豹書名何失國也左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胡氏以爲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則是與楚子之滅胡也豈春秋之旨哉

哀公

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三卿並將自將也非魯使之也取漷東沂西田歸之三家

也非歸之魯也與師伐國而君不與聞三家之僭不改其舊矣穀梁曰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胡氏以爲季氏德二家故以歸叔仲而不取或考其然乎

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穀梁曰此衛事也先齊國夏何子不圍父也不繫戚于衛者子不有父也胡氏以爲治其黨與不若穀梁之爲親切有味也公羊氏曰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拒之也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

此說殆不然蓋靈公未嘗有命廢蒯聵亦未嘗有命曰必立輒也按左氏靈公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郢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則輒之立也非君之命明矣安得謂以王父命辭王命哉前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納者難辭也稱世子未絕於衛也不繫戚於衛者未入於衛也合前後所書而觀之則春秋之不與輒也明矣然則衛當誰立乎先儒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此不

易之定論也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此皆毀廟也其官何以存不當存也不當存而存則其災也有由矣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聖人之言有深意矣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圍蠻蠻氏潰蠻子赤奔晉是以窮來歸也乃聽士蔑之請以計執蠻子何其醜哉故晉書人惡之也曰歸于楚若尊楚然其所以卑晉也

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陽生當立也何不稱公子非君命也不予之也弒君而歸罪陳乞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是立荼者陳乞也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則是立陽生者亦陳乞也陽生立則

荼弒矣安得不歸罪於乞

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邾何罪哉伐邾入邾以其君來其暴甚矣春秋不書滅邾而曰入邾不書執邾子益以歸而曰以邾子益來雖曰諱之實有不可得而諱也

吳伐我

吳伐我爲邾故也克東陽舍蠶室獲叔子而盟于城下經皆不書爲魯諱也伐邾入邾徒受惡名而遠召吳兵所喪不已多乎謀國者可以監矣

邾子益于邾　齊人歸讙及闡

以邾子益來非在魯也歸之于邾善其歸也邾子齊出也
邾子歸邾則讙闡歸我解怨釋讐利莫大焉然則利人之
國而不自謀其國者何益哉
公會吳伐齊戊戌齊侯陽生卒
吳嘗盟我城下矣齊常歸我讙闡矣今乃會吳伐齊則曲
在我矣據事直書貶自見也齊悼公死於弒而以卒書何
胡氏以爲猶鄭伯髠頑弒而書卒不忍以吳楚之民加中
國之君也信矣
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楚伐陳宜中國諸侯救之也然卒無有能修方伯連帥之

職者惟吳延州來季子救陳焉春秋書救善之也稱吳不
稱子見救在夷狄而貶在中國也
齊國書帥師伐我
魯無故會吳伐齊矣則齊之伐我非過也然皆三家之謀
也三家實無能焉齊師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有曰齊師在
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
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
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
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又何患焉銳師歷
竟旁皋無敵吳伐魯而不恥盟齊伐魯而不能戰三家之

賜亦甚矣五月復會伐齊不度德不量力固春秋之所[illegible]
也
甲辰孟子卒
按左傳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取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
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公羊曰孟子者何昭公
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取同姓蓋吳女也書孟子而稱
夫人則讀之者必求其故雖曰諱之實有不可得而諱者
矣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公羊曰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

不與吳之得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詞也盡
之矣
於越入吳
吳雖太伯之後然入于夷俗久矣一旦恃强而兇陵中國
故入吳入楚伐齊伐魯自以爲可以主盟諸侯矣春秋初
書於越入吳在栢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是
謂螳螂捕蟬而不虞黃雀之在後也書之可以爲貪兵無
已者之戒矣
春西狩獲麟
麟鳳聖明之瑞也伏羲舜文作而鳳凰出夫子春秋成而

麒麟至此理之所有也而非庸衆人之所能識也公羊曰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反袂拭面涕沾袍則非所以論聖人矣穀梁曰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其用意亦深且遠矣

此吾邑先輩徐伯源所著也伯源中嘉靖進士官給諫外補僉事以不能從俗俯仰遽解組歸一時風采凛然是書爲讀春秋而作於三傳及胡氏傳之異同者間附論斷於胡氏刻深之處尤多所糾正持論尙無偏黨萬歷丁丑其子繼芳曾以活字板印行而顛倒舛誤至有不可句讀者因屬東嚴太守以四傳原文互相檢校重付梓人以復其舊以永其傳云

時嘉慶庚午中秋同邑後學祖之望題後

春秋翼附序

余友黃懋容氏通經博古于六籍各有疏義初刻易象管窺成屬余序諸簡端愧余非善易者不能深言之也茲復以春秋翼附問序于余余不敏幼好讀左氏傳直豔其事與詞爲千古文人嗜矢云爾間亦取公穀及康侯傳讀之然于春秋之旨懵如也蓋自漢以來迄于

國朝說春秋者亡慮千百家而四傳爲最著丘明與夫子生同

時按魯史爲傳當不甚謬刺然不亡牽合附會之失夫子以春秋屬商齊公羊高魯穀梁赤俱本自西河宜闕疑傳信不詭于筆削之旨乃細瑣刻深若酷吏之斷獄夫子不若是苛也彼矛盾者一是必一非矣胡氏傳立于學宮士人類墨守其說顧安國去古益遠臆斷于千百年之後若射覆然能一一懸中乎哉蓋不佞每思取漢以來諸說春秋家一獄究之而未逮也夫深

于春秋者斯能言春秋也余不
敏不敢言其所不知又不敢虛
懋容之請乃取四傳及家藏春
秋訓釋一二十種參互之畢五
日之力始卒業隱公舉一隱公
而十二公可槩也竊于春秋窺

其大指云善哉乎懋容氏之說
春秋也夫春秋夫子修魯史以
存王迹者也夫其修魯史也而
魯宗國也其襃貶類爲魯設也
其存王迹也而周天王也其襃
貶類爲宗周設也其有繫于魯

與周者而夫子筆之其無繫于
魯與周者而夫子削之孟子所
謂魯之春秋而其義丘竊取之
游夏所不能贊一詞者也得是
說而存之于春秋思過半矣蓋
據事筆削襃貶自見非拘拘于

日月爵氏以爲衮鉞也拘拘于
日月爵氏之間求所謂衮鉞者
而有合有不合于是曲爲正例
變例之說至云美惡不嫌同辭
說愈繁而愈晦矣凡此雖四氏
不能破其藩也他無論已卽以

隱公論宰咺之賵仲子也失在天王賵諸侯之妾也非以書名爲咺貶也武氏子之來求賻也失在魯諸侯不賻天王之喪也非以父卒子未命爲武氏子譏也癸未之葬宋穆公也失在天王葬而不會而會葬與國也非以危不得葬而書日也衛州吁之弑其君也失在隱公不能請命討賊如夫子之請討陳恒也非以削其屬籍爲莊公尤也齊侯之使其弟來聘也失在齊侯

僭天子之禮而魯弱猥受之也非以其寵愛基禍而變文書弟也凡伯來聘而戎伐之以歸也失在魯不朝又不能衛天使以歸也非獨以衛地爲衛罪也初盟宋以伐鄭既平鄭以伐宋紛紜征伐率不自天子出而諸侯奸之皆不容于盛王之世者也若嗜利捐好文在未減矣凡此皆據事筆削褒貶自見而非拘拘于日月爵氏以爲袞鉞也又如惠公仲子爲惠公之仲子非

惠公與仲子也石碏誠純臣夫子何以畧不書也叛逆譎詐如鄭莊胡得以有禮稱也諸如此類藉令左氏復生當爲首肯彼三氏之心折文可知已善哉乎懋容氏之說春秋也有功四傳

羽翼聖經卽稱春秋翼可也附云乎哉夫尊古而卑今貴名而賤實自昔然矣懋容杜門著述不爲名高人亦罕有知之者驟語人曰懋容之說春秋有功于三氏信耳者必駴復語人曰懋容之說春秋有功于左氏信耳者必大駴此安可與耳食者道也蘇令論之高赤與丘明孰優人亡不豔稱左氏者乃漢初公穀之學大行而左氏絀至董仲舒劉歆始尊明之

國朝絀三傳獨尊康侯然究其指歸不能躋公穀況出左氏上哉經術之通塞亦有幸有不幸耳雖然古今不相遠名實自有眞楊雄有言後世有子雲當知子雲善哉乎懋容之說春秋也

異日者當與、四傳並列于學宮
請以余言爲左券云懋容索序、
甚亟、聊書此以復、其不能深言
猶易也、不佞行且舉十二公盡
獄究之、當更爲商訂序次共成
麟經千古一大快、懋容肯少俟

之否、

友弟賀燦然伯闇甫譔

春秋翼附序

春秋吾夫子刑書也、然刑由情
生情以法檢、故左氏準經以附
情、公穀破情以比法、顧準之過
則病溢、破之過則病謬、爲病則
等第公穀視左爲較甚耳、三氏

之學無慮數十百家、總之交口
譁訟了無結證、一旦胡安國氏
排衆說起、遂舉二千許年未竟
之獄、一成而牢不可移、後之鴻
生舊學奉君功令、未有能平反
之者、余家季懋容以世不我用、

乃用其世于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自四傳而外漢疏而下凡足以羽翼聖經者靡不考證条駁斷以己見名曰春秋翼附志不敢擅也余觀其書大都以情不骫法法不戾經始合于聖人之

旨故其論說多有發先儒之所未發如天王狩于河陽爲復覲會同躋僖公非猶子繼父成風有大造于莊公得稱夫人徒人費三人取其死節此于天常人紀固皆大有關係又如稱蔡昭

侯復祖父之讐雪子叔姬不白之寃之闡幽微也杞子來朝自降爲子徐子章羽不與書名同例之辨名爵也日食三十六秖爲應變而書甲戌己丑以甲戌爲歲之言天時也杞伯姬與聞

國政慶父謀立閔公之因事見端也狄人入衛謂其非滅伯姬歸杞謂非桓公女之援證足據也其他若紀侯慷慨去國公子買刺之爲刺曹沫刼盟之誣華亥恭侶之辯衛侯五罪趙盾五

失之類咸足輔翼聖經啓示來學庶幾哉能平反于深文之後而有裨四傳者乎余與季皆六旬餘暮年兄弟種種繫懷因勸付之剞劂與易象管窺先公諸海內亦見生平力學苦心云耳

伯兄正色譔

春秋翼附凡例

一經斷也傳案也然孔子作經丘明作傳未知孰先孰後劉歆謂丘明親見孔子好惡與聖人同然傳以核事未免有鶩博浮靡之弊故季本氏極力排詆謂盡出誣妄不足証據則幾于刻矣至其文辭富豔逈絕千古誰能置喙哉憲是編專主說經斬不悖于聖人之旨並不敢剿襲無詞况今學士大夫及庶民之家業舉子者即三尺豎子皆知肄習左氏安用更為採錄

一公羊高穀梁赤師門授受同出西河故多恂恂儒者之言但義例拘攣問荅煩碎讀者未免厭倦往往敝帚棄之然其間名言典論時有發左氏所不能發與聖經默契者故先學士兄特加采輯以附左氏之末觀者便焉可為二氏生色矣因置不錄

一宋儒胡安國作傳專以存天理遏人欲防微杜漸撥亂反正之義闡洩宣聖之旨故其言悉軌于道似非左丘公穀所能彷彿者然排斥衆說歸斷成獄未免傷于刻覈或失當世行事之實與聖經不盡符合故不嫌參酌間有平反亦期

與先儒互相發明耳非敢立異論爲矛盾也
一漢唐宋諸儒及我　朝理學名臣說春秋者不下百家凡其言足以羽翼經傳者悉爲採錄其間獨近儒金壇王氏輯傳山陰季氏私考足稱全書持論亦正故採取較多實非有私于鄉達先生也
一春秋聖人經世之書微言奥旨雖先儒雅稱淵膚者或多齟齬矧正憲孤陋寡聞黔淺末學哉然童而習之白首而稍得其梗概遂忘其固陋勒成一編名曰附翼以就正于海内大方凡以按字起例者皆臆見云

春秋翼附目録

卷之一
隱公
卷之二
桓公
卷之三
莊公上
卷之四
莊公下
閔公
卷之五
僖公上
卷之六
僖公中
卷之七
僖公下
卷之八
文公上
卷之九
文公下

卷之十
宣公上
卷之十一
宣公下
卷之十二
成公上
卷之十三
成公下
卷之十四
襄公上

卷之十五
襄公中
卷之十六
襄公下
卷之十七
昭公上
卷之十八
昭公下
卷之十九
定公

卷之二十
哀公

春秋翼附目録終

春秋翼附卷之一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隱公

魯國姬姓侯爵周公旦其始封之祖也公留周相天子使其子伯禽就國受封是爲魯公傳二十三世而至隱公隱公者惠公之子名息姑在位十一年謚曰隱

按傳云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仲子歸于我生桓公夫古者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一娶九女無再娶之義子爲宋姓聲子仲子皆孟子之姪娣也曰孟曰仲是班位定序聲子此時未有位號而獨先舉子始進其班秩而號曰聲别于仲也于是孟子卒遂稱繼室預内政未幾則仲子生桓公矣是隱雖長而毋之班卑桓雖幼而毋之班尊且惠公又未立隱爲世子而薨則尊卑長幼之閒必多嫌釁而承祧之事實在兩相持閒于是國人以隱爲長庶共扳立之而隱公以毋班故尊奉仲子而歸賵立宮基于此矣故傳所謂立而奉之者謂隱公立爲君而尊奉仲子也豈謂立桓爲惠公後而奉之乎蓋使桓而出于孟子則雖幼實嫡隱不可以不立桓又使惠公遺命立桓則隱雖長而父命爲重宜從權以立桓不然是以周公伯禽之宗廟社稷委之于孱弱之身無論隱公無伯夷之心即國人亦豈肯舍長而立幼乎藉令隱果立而奉之則統緒已明屬于桓羽父何故陰謀桓亦何忍冒大逆哉但左氏前既稱立後又云不書即位攝也夫立之與攝義大不同自攝之言一出而公羊遂有平國反桓子以毋貴之議是實以仲子爲夫人而于諸侯不再娶之義悖矣穀梁又有廢倫忘父小惠讓桓之說夫推已有以與人曰讓隱既攝則國固桓之國也焉得謂之讓耶是皆誤于攝之一言而妄立異論者也胡康侯又以内無所承上無所稟而受扳立爲爭弑造端故春秋不書即位首絀隱公以明大法而不知隱之即位實在先公薨殁之年耳又曰人君嗣立踰年必改元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于柩前定位之初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于[illegible]

後則明知即位在改元之先而又謂之黜是有其事而削之也何自相矛盾乎季氏私考謂隱實仲子所生桓實聲子所生恐亦無確據

元年春王正月

按列國紀事各自用其年以建國繼體各有其時也故必稱元年至于月則必稟天朝正朔而行故曰王正月公羊所謂大一統者是已夫唐堯命羲和曆象授時之法必以四仲爲主政四仲正則四時不忒至于氣朔盈虛又置閏以歸餘則時之不可移也明矣故自唐虞以迄于夏皆以寅爲孟春春爲歲首而考當時行事之大如所謂正月上日舜格于文祖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此皆孟春建寅之月是以寅爲正朔實三聖授守一道矣蓋正朔者乃朝覲述職發號施令之始故取于寅月則前此爲子丑歲事將終後此爲卯辰農工未起正除舊更新人民閒暇之時此夏正所以爲善也商革夏命以丑爲正而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朔則改朔不改月月不改則時猶夏之時也周以建子爲正是以一陽發動之始爲天下更始之期豈不大善但經書春王正月則月與朔俱改月改則時移而四時皆易矣時既易則分至啓閉何以定之作訛成易何以秩之故趙汸氏遂倡爲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啓閉之候仍用夏時之說則時自爲時節候自爲節候矣或曰周未嘗改天時孔子以夏時冠周月則春王正月即夏正建寅之月矣而經于桓十四年正月成元年二月無氷皆以災異特書夫月建寅卯正東風解凍四陽浸長而謂無氷爲異可乎胡震氏曰天時無可改易之理聖人無謂冬爲春之事苟爲確論但文武之制既如彼孔子之書又如此聖人作用不易窺測故先儒辨說紛紛卒無能得其當耳

二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按魯侯爵而稱公者禮五等之君國人稱公魯史所書聖人亦仍之耳盟者刑牲而徵嚴于神也邾曹姓顓帝六終之後武王封其苗裔挾于邾本子爵小國君宜親行是時邾子尚幼使卿出攝故稱氏稱名左氏公羊貴之褒之之說非也夫魯爲周公之後秉禮之國隱公既立何不

先舉朝周之禮乃以望國下盟蔑爾小邦耶書曰公尊之也曰及邾儀父盟貶之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鄭姬姓周宣王封母弟友于鄭是爲桓公幽王無道友爲司徒懼王室多難遷其民于虢鄶之閒死犬戎難其子武公定平王于東都亦爲司徒武公卒于莊公立

按武公能定王室可謂善繼桓公矣豈曰不賢但當姜氏亟請立段之時何不明示以長幼之序乃遲疑不決以堅姜氏溺愛之心由是請京收貳繕甲具兵之謀自此啓矣卒致莊公順毋私情養亂而戕殺之何忍哉故段之不義伯之殘忍皆武公釀成之而姜氏階之厲也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豈特罪共叔之不弟不臣鄭伯之處心積慮哉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按隱公爲聲子所生平王欲厚魯當賵聲子今舍聲而賵仲豈聲子之薨已久而仲爲隱公所奉故賵之耶是不惟加冠于屨失天朝體統而亂嫡妾之分啓隱桓之爭在此舉矣故仲子不薨見非夫人此曰惠公仲子見仲子乃惠公之妾不當賵也非謂賵惠公併及仲子也天子賵諸侯乃禮之常焉知惠公薨時不賵若仲子未薨斷無先賵之理左氏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緩豫之諭誤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按宋子姓公爵國武王封微子于商丘以奉湯祀傳十君而爲戴公戴公子武公生仲子歸惠公左傳云惠公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夫仲子既稱夫人惠公寵愛仲子則宋與魯交驩宋何以師而致黃之敗耶則傳未可盡信前所稱手文之說亦妄耳然曷爲而有是盟蓋是時齊鄭合黨魯有內憂宋爲舅氏之國故締好以爲內援耳言及而不稱公仍盟蔑之文責其不朝周而頻樹私盟也宿小國風姓男爵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按祭之先出自周公第七支子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辰説周公封建親戚以藩屏周而云邢茅胙祭則祭之初封必畿外之國穆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世仕王朝蓋本封絕滅食采

于王畿者也夫列國諸侯有彼此朝聘之禮祭伯爲王卿氏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隱公立已逾年不朝天王而祭伯反來聘問私相親暱蔑視朝常書曰祭伯來則臣子之忘君天王之失馭不並見乎

公子益師卒

益師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也張氏曰東遷以來諸侯不以天子之命爲重故三命再命之制不復請于王而其強大者亦不守列國二卿之制如晉至于命六卿魯至鞌之戰亦有四卿間雖有請于王如士會以黻冕命將中軍亦非復先王之制矣此春秋于列國大夫自宋統承先王得自命官者或有司馬司城之書而此外一切削之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季氏私考曰戎昆吾之後已姓居魯西南本緣殷世安插降夷使覩王化而居內地其後王道日微遠人不服戎遂連結淮夷合兵爲患成王初歲伯禽徂征則亦順而治之未甞殄滅故其醜類之存者久而復盛患先及魯且隱公之立懼國人有弍于桓欲結鄰援故既盟邾宋而遂與戎會屈體交夷莫能制馭可謂智乎

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

按莒子爵已姓武王封少昊之裔茲輿期于莒向姜姓小國炎帝後極邑名其地皆隣莒魯是時向服于魯而極乃莒之附庸傳云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歸則彼婚姻之國自相蹂躪魯爲望國宜修文告以開諭之令姜還國姻好如故何乃遣大夫帥重師以入其邑哉兩書入交罪之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按會以決疑盟以固信此中夏與國之常也戎狄無親非我族類疑中國而求戎决猜同盟而要戎信隱公于是乎失其本心矣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按紀姜姓侯爵國炎帝之後履緰紀大夫也伯姬惠公女也夫婦人道之始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毋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夫凡爲宗子皆得以自命況諸侯乎釋例乃謂有廉恥之心不敢自言娶婦爲公羊昏禮不稱主人之解謬矣藉

令履綸果非受使而來則擅權廢禮在紀侯失制命之道而隱公從履綸以歸妹在伯姬失正始之義始之不正而能令其終者未之有也卒之紀大去國齊葬伯姬變亂之來豈一朝夕之故哉故外大夫逆女不書而此特書聖人之慼慨深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按左傳云魯故也蓋隱公因國人扳立多結鄰援恐莒人外鬩以搆內釁故假手紀侯以連其交抑紀近于齊爲其所迫欲與莒相爲脣齒樹

黨以自固耶伯剩字密紀邑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按子氏左傳以爲卽仲子則元年書曰惠公仲子矣此又何特稱夫人卽國以夫人名號計于鄰邦聖人斷不附會成書前後自相矛盾也公羊以爲卽聲子則隱公舍己之母而奉弟之母豈人情乎蓋聲子仲子皆妾也固不得稱夫人而聲子卒在惠公未薨之前仲子卒在天王歸賵之日以非夫人故皆不書此子氏當是隱公夫人蓋春秋隱稱公則其妃必稱夫人兄終隱桓之世不書隱公夫人薨豈成隱之爲君而不成其妃爲夫人乎卽此斷之可以證左丘公羊之誣矣

鄭人伐衛

按衛侯爵武王封其同母弟康叔之國也夫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鄭莊公幽母戕弟忍心害理是天討所必加也王室不競幸而漏網何得擅兵伐國恣行暴虐哉況衛不聞有可伐之罪卽如左傳公孫滑奔衛衛取廩延之說則鄭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亦足相當矣胡爲復有此舉哉不曰伯而曰人削其爵而貶之也

三年春王二月

按月必稱王大一統也正月無大事特書故係王于二月然有書春而不係月者如五年春公觀魚于棠之類以無關于紀日之事也此有日食之變則甲乙纏度積分推筭毫不可紊故繫以月何休乃謂二月殷正三月夏正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誤矣

己巳日有食之

按月之與日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

而爲晦既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晦朔而日月之會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蝕望而日月之會同道同度則月亢日而月爲之蝕此其常度也夫既曰常度則一歲應十二食乃有食有不食何哉正義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玉華記言云日道黄道也月道青朱白黑道也九道皆三百六十五度餘四之一每朔必同度而未必同道則是一在黄道一在青朱白黑之道兩不相涉何以有食是已審是則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

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正合每月一食之常度矣聖人又書以記異何哉玉華記云八道穿度于黄道之中必有兩處相交所謂正交中交是也然日月行道參差前後必積一百七十三日有餘乃相遇于所交之處每年有二次相交則每年有二次薄蝕故日月各一蝕但相交既有積日則相食亦有常期非連月而食也況襄公之世頻月日食則又天象之大變乃出于前九道交錯正交中交定數之外豈特小有盈縮而已哉說者又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王

者能修德行政使陽盛足以勝陰則月常避日所以當食不食此明于理而暗于事者也夫夏商季世羿孰浮于桀紂而日食之變不概見于經春秋上陵下替簒弑相仍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亦止三十六豈是陽勝陰之故耶蓋尚書專紀政事故不詳于天象春秋于日食之常者不書止書其有大變故之應者如已巳之食則三月庚戌天王崩應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食既則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應十七年冬十月朔之食則十八年夏公薨于齊應聖人雖

不先期繫以事應至于事後之應亦未甞不書何者見天變不虛生以示後世遇災思懼之意也竊謂陰陽之氣如環無端陽之不可無陰猶陰之不可無陽也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黄聖人但戒陰之乘乎陽豈謂陽之可以陵陰耶故每歲日月各一食者其常也頻食固變也不食亦變也聖王當陽雖日月薄蝕不害爲順執闇君在位即日月不食亦不失爲變常明乎此義則於聖人書日食之意可無悖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按東遷之後王室微弱政教號令不及于天下故王崩天下之大事而列國之史有志崩不志葬有并其崩葬皆不志者如平惠定靈景志崩桓襄匡簡志葬莊僖頃不志崩葬一因魯史舊文而弔喪會葬與含襚賵賻之禮皆有不可考者季彭山謂周人利于賻賵而憚于賓客禮先至則辭會葬及葬期而至則遂會葬故有志葬不志葬之異此亦臆度之說至謂莊僖頃三王實未嘗立故不志崩則史傳明言莊立十五年

僖立五年頃立六年豈無據而漫志者耶屬詞又以桓文皆不能率諸侯享覲王庭而徒以弔送虛文爲尊王故削此三王之弔葬以定伯者之罪夫天下不可一日無統聖人作春秋專爲維持王室乃自削天王之弔葬則名分何在又何以責列國之無王哉胡安定云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會也夫告則有賻賵周人何不利而弗告耶蓋是時列國睬周天子如贅旒即告而含襚賻賵或不行至于中肩之射河陽之狩則天子廢置在其掌握中況送故立新之際尤列國之所窺伺而覬覦其隙而不告無乃謂是耶柰安定不詳言其故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按尹氏吉甫之後胡傳云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即家父所刺者然考詩序謂節彼南山爲幽王之詩而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距幽王終時已七十五年豈其子孫耶然外大夫不卒尹氏之惡而書卒何也蓋赫赫宗周雖褒姒滅之而親昵姻婭蠱惑君心以致幽王罹難平王播遷實尹氏釀之也平王昏闇懦弱忘親事仇東遷之後王室竟不能復振而尹氏猶存豈天將去

周故使貪婪權佞久在其位以稔禍耶三月書天王崩四月書尹氏卒蓋幸其卒而憾其晚也左傳以尹氏爲聲子大誤公羊以爲譏世卿亦未得春秋之旨

秋武氏子來求賻

按史記云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意是時王少臣闇故以天朝之尊不能正侯國失賻之罪而卑辭以求之是重貨而褻分也不遣大臣而以未爵之士行是以微賤辱

君命也胡安定謂君取于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諒哉然乎王于魯尚歸仲子之賵隱公于周不賻天王之喪于報施之禮且不可况君臣之際乎故書求專著隱公不臣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按自夏啓繼禹父子相傳三代相襲後世所謂兄終弟及繼絶嗣也史記宣公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夫既以父死子繼爲義則宣公當傳之與夷今舍夷而立和是以兄弟兼父子之義矣與夷之心能無憾乎如以兄死弟及爲義則穆亦當傳于弟今以無弟舍馮而及于夷則併父子兄弟之義俱棄矣馮之心能無憾乎故殤公之忌不在馮出居鄭之後馮卽無鄭莊亦不能無覬覦之心是穆公雖不負于宣公而所以致宋室之爭弑者宣公實啓之也左傳乃以知人美宣公而後之說春秋者又曰禍宋者鄭莊而致鄭之爲宋禍者穆公也非通論矣知道者其公羊氏大居正之言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陳氏曰特相盟不書必關于天下之故而後書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爲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爲之也是故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

按周禮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乃天子合諸侯使講信修睦爲盟書以詔明神非與兵黨伐之端也若諸侯豈得私相盟誓况齊濵東海鄭邇王都距千餘里何所不協而盟乎蓋鄭莊有志叛王故交質以圖合諸侯而是時中國推齊强大故親至其地而要盟書法雖以齊爲主而實專著鄭莊之姦謀也

癸未葬宋穆公

按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隱公于宋吊送兼至可不謂善睦乎乃三月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是計而不吊也不書葬是葬而不會也厚于與國忍于無君公之罪在不宥矣公羊傳乃云危穆公之不得葬豈其然乎觀後成公親送晉景之葬襄公親送楚康之葬而皆不書謂外

諸侯義不當送也是可以得春秋之旨矣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按季氏私考謂杞當作紀牟婁紀邑南界乎莒杞都雍丘距牟婁甚遠不應有此邑胡康侯曰聲罪伐人而强奪其土故特書取以著其惡二年莒人入向而天討不加故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然魯爲望國與紀爲婚姻而不能聲援庇護則魯之衰弱可見矣故春秋不獨罪莒亦譏魯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程正叔曰自古簒弒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人亦以爲然而奉之春秋明大義以示萬世故不稱公子公孫以其身爲大惡自絶于先君耳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弒君乎

按州吁嬖人之子完戴嬀之子夫人莊姜無出完母死公以屬夫人然考綠衣終風諸詩則莊公惑于嬖妾莊姜賢而失位者也而以完屬之是疎之也後雖立完爲太子其意未嘗不在州吁矣故好兵弗禁碏諫弗從則弒奪之「之自啓乎州吁安忍無親莊公溺愛基亂春秋著州吁之惡而莊公之罪自見矣然魯衛兄弟之國所謂同室有鬭也隱公不能請命天子奉辭討賊以正綱常則思亂效尤者將睥睨于側矣鍾巫之變其胚胎于此乎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按不期而相值曰遇清衛邑濵河之地也是時州吁弒完恐諸侯謀討以魯爲望國必卑禮要結而宋殤有子馮在鄭之隙遂啖以除害甘言此宋殤所以踴躍而從也若魯隱亦胡爲而來遇哉軌翬在旁耽耽虎視已又黨逆助叛以生

戎心何其愚哉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按陳嬀姓虞舜裔孫胡公之後桓公鮑也蔡姫姓文王子叔度之後宣公考父也衛人卽擊鼓詩所謂孫子仲也宋殤受國於穆公忌子馮在鄭因聽州吁除害之言合陳蔡而助賊以伐之使宋國不復知君臣逆順之正理自是日從事於兵而弒逆之禍躬亦不免皆由辨之不早也可不戒哉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按舉惠公之弟隱公之叔父也夫隱公既與宋殤遇于清而伐鄭不與乞師則辭豈不謂州吁弒逆之賊與夷刻薄之人不當同事耶則何不請討州吁不爲末減陰勸與夷厚遇子馮庶可以正衛之法絕宋之禍而姦黨之在側者亦足寒其膽而柰何計不出此也卒使子翬蔑視擅命帥師尋致鍾巫之變哀哉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按左傳載石碏使陳圖州吁石厚之事竊所未信當是時四國方助衛伐鄭以定州吁之位是

陳亦州吁之黨也且陳侯方在師中碏何由使人與謀陳侯亦豈敢背宋殤而執其謀主乎況濮在衛南鄭在衛北陳與鄭隣執于陳而殺于濮亦甚不便矣此必州吁在軍中驕暴殘刻衆不堪命因共殺之則季彭山所謂卽公孫子仲之師所殺是已故書曰衛人殺州吁于濮石厚羽翼州吁與謀弒逆故不自保而逃之陳石碏不能禁之于始今見衆殺州吁勢必株連故遣人殺之于陳耳夫碏爲國大臣當莊公棄嫡寵妾之日何無一言救正至州吁怙寵好兵勢已難禁方欲爲之調停且其言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夫既知六逆之不可而又爲此中立之言計安社稷者固如是乎左氏乃以大義滅親稱其純臣誤矣故聖人略其事而不書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亦莊公之子桓公之弟是爲宣公

王樵氏曰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桓公爲州吁所弒州吁爲衛人所殺晉于次當立而無先君之命衛之臣子宜以衛亂及賊討之故告于天王方伯而以王命立晉則名正言順矣今

春秋翼附　卷之一

也衛有君衛人立之是衛可以擅置其君而君可以專有其國大義已不明大本已不正矣是以晉繼亂而立殊無哀慟懲艾之心未久而興兵修怨侵尋至于數敗彝倫基狄滅之禍蓋觀其本之不正已卜其末之不終矣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按古者天子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先薦寢廟故周禮𩺰人掌以時𩺰爲梁凡祭祀賓客喪紀供其魚之鱻薨蓋不特備王膳羞而官有職掌則非時有禁亦所以遂物生耳未聞王者親行

如田獵之例也隱公之舉豈亦感人遺法爲當魚薦廟而行乎天王之葬不送而遠事逸遊僖伯之諫不聽而駕言畧地玩細娛而忽大務莫此爲甚矣宜其有鍾巫之變哉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傳云衛亂是以緩著州吁之惡也

秋衛師入郕

按郕姬姓伯爵文王第七子郕叔武所封國居魯衛間春秋以紀魯事維王室爲主故凡外事而有係于周魯者則書魯衛郕本兄弟之國衛

晉乘亂得立不知尊王之義居喪之禮而毒衆臨戎侵陵同姓魯爲諸姬望國隱公不能講信恤睦故春秋特書罪衛且譏魯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按考者始成而祀之也公羊子云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不知立在何時季氏私考執以隱公爲仲子所生乃自爲其母立宮亦無所據雜記云主妾之喪至于練祥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于正室蓋謂攝女君之子未爲君則爲壇以祭其母也穀梁子以繼室攝主內政則與攝女君之禮合然隱公則既爲君矣穀梁子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則聲子祭必有所其藏主亦宜有別室豈但爲壇一祭而已乎喪服小記曰士大夫妾祔于諸祖姑妾祔于妾祖姑則諸侯可知矣又安知隱公之母不先祔廟矣乎但春秋之例止書卒葬而聲子卒于隱公未即位之前祔于隱公既即位之後故皆不書耳若仲子爲桓母桓未爲君禮未應立宮故春秋特書以志變也然隱公所以爲此者則有故矣蓋隱公即位時其年已長又立五年而無子則其意必

屬于弟而仲子生爲惠公所寵死爲天王所賵隱公業已尊奉之今欲立其子因立宮以祭其母豈不曰以此安弟心而絕覬覦乎不知適以啓其欲貴之念而開殘賊之門也

初獻六羽

按禮天子八佾諸侯六佾佾者干羽總名羽以象文干以象武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不曰佾而曰羽也魯自成王賜周公廟以天子禮樂故後羣公盡僭用八佾則凡夫人及妾毋爲小君者得共享之矣隱公以桓未爲君顧爲仲

子立宮欲殺其禮以示別于先公之廟然既考其宮是顯然以君毋待仲子矣又殺其禮數則桓公之心將無欲速爲君以尊貴其毋用八佾之舞乎書曰初獻者明前此皆用八志隱公以非禮之禮開釁召禍也

邾人鄭人伐宋

按鄭莊欲報東門之役故挑邾仇宋推以爲主但邾本附庸宜受魯約束况此時魯宋方合何乃聽鄭伐宋蓋隱公舉動既不足以攝服邾君而蔑之盟又適以示弱宜其桀驁而無忌憚也

螟

按螟螣蟊賊皆一種而食苗心者曰螟周之九月乃夏之七月正苗抽心時也心者華實之本食其心則華實並無矣故蟲之傷禾無所不至而獨書螟以重者言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按彄即臧僖伯後爲臧孫氏彄與益師輩皆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于隱公有叔父之尊益師碌碌無所表見翬擅權專制素蓄無君之心所可恃者僖伯耳觀棠一諫既托之空言而天不憖遺國寧有典刑哉使僖伯未卒則鍾巫之變翬或尚有顧忌耳故益師卒而書公子者見其雖貴戚而不足爲有無彄卒而書公子者惜其忠而悼魯之無人也康侯以書日見恩禮之厚非春秋妥旨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按長葛鄭地穆公傳國于與夷而居子馮于鄭則宋殤宜交鄭以撫馮也忌馮以伐鄭可謂有人心乎况鄭人九月之師亦以報東門之役耳何踰年即有此舉也但魯宋方合視其侵陵同

姓而不知講睦觀明年鄭來輸平則其素黨于宋可知矣故聖人書此罪宋實以尤魯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按輸納也平成也謂以祊田許輸于我以求成也夫魯鄭輔車相倚之國自宋鄭交惡魯與宋合今鄭迫于宋圍而來輸平豈非息爭修睦之一機乎故宋好不可絕也鄭救不可緩也公當諭宋以釋鄭厚馮諭鄭以撫馮安宋則兩國交驩一可以解鄭長葛之圍一可以免宋他日之禍乃自是之後與齊鄭而謀宋是小人反覆之

術也必待歸祊而後與鄭合是小人嗜利之謀也何以鎮國家安社稷哉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按艾魯近齊界上地也齊至釐公已稱東州之小伯方合諸侯以樹黨而魯爲望國尤齊所欲合者故假鄭以與魯盟齊魯合而濟東諸侯皆舉之矣故齊之爲鄭實所以自爲也隱公墮其術中春鄭輸平夏卽盟艾蓋不惟失宋之好且失邾衛陳蔡之心矣聖人書此一以誌隱公敗盟之罪一以誌齊侯倡伯之端

秋七月

程正叔曰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按宋人久役大衆取非其有而鄭救不至委而棄之豈以長葛啖宋驕其志縱其惡而深憑之怨怒耶則鄭莊何其巧而宋殤何其愚也魯受鄭輸平不聞解紛息爭坐視同姓之喪地亦不得爲無罪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按叔姬者惠公之女伯姬之娣也諸侯一娶九女伯姬歸時豈無他姬可媵何必盡出宗國之女待年以歸耶况大國下小國而以伯叔齊歸亦非體矣伯姬繫于履緰叔姬出于非禮故聖人書此以著魯之失且爲入鄁張本也

滕侯卒

按滕姬姓侯爵國文王第十四子叔繡之後也古者邦交有常制國有强弱而情無疎密春秋之時則異於是矣晉北國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候其葬滕隣境宿同盟也訃告雖及而

魯不之恤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

夏城中丘

季本氏曰中丘近莒之地莒雖小國而界于東夷隱公時肆行無忌怒向服魯則入其國都旣又取紀牟婁駸駸乎爲魯疆埸之憂矣故城以備之且爲向之外應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按聘者天子下問諸侯之禮諸侯不得私相聘也齊倡欲爲鄭結魯而恃其强大故僭行之又使其同母寵弟來以示親厚之意且窺魯之强

弱耳然鄭人方輸平于春公即會齊侯于夏其舉動輕率實見示弱之端宜齊僖之妄自尊大也

秋公伐邾

王樵氏曰鄭人輸平宋魯之交離矣結鄭之新歡棄宋之舊好魯在人術中而不復信義之顧宋之嫌魯不言可知也至是鄭又平宋魯慙於宋而忌鄭之合無以爲計乃爲宋伐邾以悅宋迹其情態妾婦之不若可恥之甚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按凡周公第二子所食采邑天子大夫也左傳云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是周誤遣之使戎修舊怨也伯不死于其職玷辱君命之罪不待言矣隱公即位七年不朝桓王王反使來聘又失防衛以辱天使楚丘衛地宣公亦不救王臣之患任其執歸皆不能無罪也私考云凡伯嘗求王命需索諸侯故戎有辭于伐是以伐與戎也何輕重倒置哉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按左傳齊侯將平宋衛于鄭既有會期宋公以幣請衛先相見王氏謂謀要鄭以去馮非也宋衛本仇鄭而黨魯者也一旦魯許鄭平則宋衛銜魯而親齊故遇垂不惟謀鄭亦以謀魯自是之後齊黨日盛魯勢日衰雖桓莊以下諸君無有能振之者而失諸侯之心實自隱公始聖人書此豈特爲宋衛鄭之事哉垂衛地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按宛鄭大夫祊泰山旁邑周天子有事于泰山則諸侯往助祭宣王以鄭伯毋舅懿親故特賜祊田爲湯沐之邑非諸侯所與賜者也六年輸平之時必以祊田許魯魯以祊未歸之故因爲宋伐邾以激鄭于是鄭不得不來歸矣然鄭莊豈忍以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者輕以與人哉蓋祊離鄭甚遠控制爲難隣近于魯魯所欲得以其所欲得者而餌之則魯必樂于絶宋且爲他日易許張本捐遠邑以携魯宋之交置湯沐以取朝宿之地一舉兩得鄭莊何狡哉胡康侯斷其無君無親可謂誅心之論矣

庚寅我入祊

按湯沐之邑賦稅必輕民久安樂土一旦屬于

他國方洶洶未靖宜先慰諭鎮撫之可也何欲速而攘據之哉故書曰我入强逆不順之辭穀梁子所謂内弗受也而鄭莊易許之計動矣

夏六月巳亥蔡侯考父卒

蔡宣公也子封人立是爲桓侯

辛亥宿男卒

小國而卒以嘗受地王之供而備禮以弔者也死而不名以其世無所别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按此諸侯參盟之始謂諸侯相參錯爲盟而各

爲一黨也是時魯與宋衛黨齊與鄭黨故宋鄭交爭無有寧歲而魯衛嘗爲宋羽翼自魯許鄭輸平于是宋衛之黨合于齊而此盟蓋欲致齊絶鄭以携魯耳然未逾年而即有防之會反覆變幻固齊僖之譎詐而聽新輸之鄭謀舊好之宋隱公獨何心哉

八月葬蔡宣公

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必有故也非簡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按浮來莒地七年城中丘所以備莒也至是公復親往其地屈巳要盟而莒爲地主僅使微者盟公嫚傲無禮可知矣左傳乃以爲成紀好夫牟婁之取旁若無魯此盟何足以庇紀哉

螟

按三年之中兩書螟災國事可知矣隱公不思修德圖政以爲消弭計而徒往來于宋鄭間反覆詛盟何益哉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季本曰凡諸侯之子爲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不得復以君屬稱及其既長則即當

春秋翼附　卷之一　隱

爲之别宗而賜之族矣賜之族者孫常以王父字爲氏而或以官或以謚或以邑則因其始受而命之者也無駭公子展之孫命爲展氏亦禮之常杜元凱以爲無駭卒而後賜氏故不稱氏非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南仲之後季字天子畿内大夫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按月令孟春之月蟄虫始振謂陽氣發而震動也仲春之月雷乃發聲然立春在十二月則爲

蟄在正月周之三月乃夏之正月既蟄則雷將發聲雖震電亦非甚異也聖人所重在庚辰大雨雪耳蓋陰本從陽六陽月中未嘗無陰惟陽氣得令則伏而不動今震電太早則發洩太過而陽氣反衰弱矣故陰得乘之而有雨雪之變此君德眘越奸臣叛逆之象也再踰年而有鍾巫之變天人相與之際可畏哉

挾卒

例與無駭同

夏城郎

按郎魯南鄙近宋之地亦要害之處也將爲鄭伐宋故城以備不虞然隱公日要盟會荒廢政事羽父擅權驕恣禍伏蕭墻乃欲爲齊鄭効廝卒之役捐不貲之費以爲未然之防可謂智乎桓莊之世齊鄭衛宋交戰于此郎之城爲齊鄭耶爲宋耶違時勞民又不足言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按左傳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宋夫交質射王鄭莊實無君首惡加等宋殤百倍乃矯詐誣妄誣齊魯以謀宋耶齊僖陽與宋合陰固鄭交罪不足言魯爲姬姓宗盟之長既不能請命以誅不臣乃忍捐好嗜利黨鄭伐宋何其愚哉

防魯北鄙近齊之地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季本氏曰此爲鄭謀伐宋而爲師期也中丘臨沂水順沂而下可至宋之東鄙自郎而西以達于菅即宋之西北鄙也翬之伐宋由東道入正兵也公之敗宋由西道入奇兵也蓋謀定於此而其事則責成於魯耳故翬率大衆而齊鄭但以人從公則身親設伏而誘宋敗菅所取二邑齊鄭不與焉意可見矣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按會防以舉謀會中丘以致期皆稱公而此獨稱翬帥師蓋羽父擅權專横如前伐鄭固請而隱公不能禁罪不待言齊侯鄭伯亦眇視隱公竟與翬會伐故一去其族一削其爵交貶之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菅宋北鄙之地郜本姬姓子爵國文王第十一子所封防亦宋北鄙地非會防之防

按傳稱羽父擅與二國先會則是時三國重兵壓于東鄙宋人必全師應敵于彼矣公因乘其無備徑由郎以西達于北鄙而敗之蓋掩襲倖勝是不義之舉也然亦足以振平日懦弱之氣懾羽父之膽矣當是時謂宜歸功齊鄭讓二邑而弗取陰與齊鄭協謀收羣兵權實一機會也卽不然而口不言功交懽齊鄭亦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以寢權姦窺伺之謀乃乘勝取邑旁若無人則鄭未必見德齊實大有憾心羽父且爲他日自全之謀矣

秋宋人衛人入鄭

按左傳鄭師猶在郊宋衛入鄭蓋鄭幸菅之敗而不備故師還及郊而乘虛入之耳但隱公喪鄭利以敗宋師而宋乃舍魯報鄭者以鄭爲謀主也夫宋當喪師失地之後猶不卽加兵于魯國隱公獨不內愧于心乎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鄭伯伐取之

按戴鄭所與之微國也宋旣連兵入鄭又乘勝召蔡人伐戴以剪其羽翼然以宋殤之猜忌衛宣之驕淫而蔡人處于其間是以怒而不和故鄭莊伺其隙而伐之以取其車徒輜重程子所謂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是也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按郕衛之與國也伐戴之役鄭已悉三國之師而俘之亦足以報衛矣郕實未嘗取憾于鄭何以入其國都哉夫鄭莊無王侵弱固無足論獨怪魯以宗周望國齊亦東海稱雄而反爲鄭之廝役抑獨何歟春秋前書公敗宋此以齊爲主蓋深罪之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滕姬姓侯爵國文王子叔繡之後武王所封薛任姓亦侯爵國黃帝裔孫奚仲之後夏禹所封

按朝者諸侯事天子之禮諸侯不得以相朝也滕薛南鄰宋北近魯素苦宋侵因見魯有菅之勝遂來朝以求庇然滕薛不朝王而朝魯魯亦不朝王而受滕薛之朝此春秋之所交罪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按左傳謀伐許也蓋許田雖魯朝宿之地實在許疆域之內難于控制鄭輸祊意在易許于是獻復許田之策許田旣復則易詩之計行矣此

鄭莊之狡許也隱公墮其術中愚哉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姜姓男爵炎帝之後堯時爲四岳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以續太岳之嗣

按鄭之歸祊但資魯以爲仇宋之計未嘗言及許田也自魯取防取郜獲利已厚于是始有取償許田之意此鄭莊入許本謀也左傳載鄭莊存許之言意欲分惡于齊歸怨于魯而齊魯竟莫之覺狡詐之與鈍愚縣絶固如是哉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程子曰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弒也賊不討則不書葬無臣子也

按鍾巫之變不專在桓公羽父之奸而在隱公機事之不密機會之洩不止在將授將老之語而在敗菅取郜之時何也公之懦弱翬素睥睨故矯命帥師倍期先會以爲取之如几上肉耳但蓄謀未動一旦設伏制勝獨擅敗宋之功翬之忌畏一也郜防專取自携齊鄭之交翬之疑慮一也故遂獻計殺桓思圖結納自將授之言一出翬必曰此計一泄身爲齏粉矣曷先圖以自勉乎此難之所以驟作也嗚呼改葬不臨則無親天王不朝則無君嗜利忘義而交鄰無道違時動衆而億兆離心爲君至此何以正其終哉

春秋翼附卷之一　終

春秋翼附卷之二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桓公

名軌一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毋仲子夫人文姜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按春秋之例先君正終則嗣子踰年行即位禮縁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于柩前即位之初縁臣民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于三年喪

畢之後文成襄昭哀等五公是也繼弒君不書即位縁子弟當以討賊爲急不忍行即位禮也莊閔僖三公是也至于桓公弒隱公而自立宣公弒子赤而自立皆書即位則聖人欲著其罪于後世穀梁公羊所謂與聞乎弒如其意者是也若隱公之不書即位縁即位在惠公初歿之年元年無即位事聖人亦不得而擅增之也定公即位于元年六月戊辰者則以始從昭公在外既雖自壊隤先入但是時權在意如昭公喪至自癸亥故不以時定位而遲遲于五日之後聖人亦據魯史實書之也讀史者豈可例觀之哉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按鄭莊易許之巧有四焉湯沐邑授之天子傳之先君豈不自重將堅魯絶宋之心故捨巳所難啖彼所欲巧一歸枋時未露易許之意欲假無由故于隱公末年連齊入許見魯之有許田鄭與有力且以齊僖爲證則不惟請假有媒而魯亦無辭于鄭巧二以湯沐易朝宿則彼此相當不爲屈辱故加璧爲恭請假示返使桓歡然

允其所請巧三魯桓篡立懼討鄭莊本有挾而求又恐諸侯啓釁爲魯國患故以璧假使魯得倍償之利鄭泯要求之迹庶彼此有辭于諸侯巧四觀鄭伯之巧則知魯桓之愚矣垂魯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按越近垂之地左氏謂魯修好于鄭此必鄭報垂之會因要盟以結祊成魯桓與弒得國心懷内荏故强之會則會要之盟則盟惟鄭莊所欲爲耳不知弒逆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豈獨鄭莊可畏哉

秋大水

按水陰氣也臣子奸君婦人乘夫皆其類也桓公篡弑而立陰凝氷堅巳非一朝一夕之故此巳事之徵也至于姜氏宣淫桓公受制則陰邪穢惡又將充塞宇宙而陽剛之氣澌㓕殆盡矣此其兆之先見者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按宋殤公旣立日慮鄭莊納馮與兵搆怨無有

寧歲孔父爲國大臣不能勸導以義坐視其疲民以逞于是國人怨殤公併惡孔父矣華督宋之强族實爲馮黨欲因民作難慮兵權之統于司馬也遂先殺孔父而弑殤公召公子馮于鄭而立之此雖華督之不臣亦孰非殤公之自取哉孔父先死而曰及書尊及卑也書大夫死其官也

滕子來朝

按滕侯爵而稱子杜氏以爲時王所黜則非所望于桓王胡康侯謂弑逆大惡不能討又先隣國而朝之故降而稱子則非所望于滕國蓋周制諸侯朝覲玉帛以命數爲節滕以國小禮薄因自降爵以朝覲子産爭承貢賦之次可以得稱子之說矣非聖人有意貶之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按華督弑與夷立馮宋國巳亂何待會稷而始成乎蓋所謂亂者自弑後之國事言也徐邈曰宋雖巳亂諸侯討之則有撥亂之功不討則受成亂之責左氏謂四國受賂立華是長其亂萌而宋國他日之禍皆胚胎于此矣下書取鼎告廟

則魯實爲成亂之主故書公會以成專罪之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按宋有華督之亂魯桓能告之先公請命天子率三國討其罪則上有裨于王室前有光于祖宗雖獻俘奏捷于太廟誰曰不可今定弑逆之位貽羞于周公耳納廟何爲哉卒之魯國姦臣接踵篡弑相仍臧哀伯㓕德立違百官象之之語于是乎驗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按公穀程氏皆以杞爲紀然杞姒姓伯爵武王

克商求夏禹後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紀姜姓侯爵隱公二年伯姬歸于紀七年叔姬歸于紀乃魯婚姻之國也隱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至此復來朝蓋莒與魯爲隣杞偪脅于莒欲求强援故來朝乃魯桓欺其弱小苛責以利不遂所欲九月即入其國果如公穀程氏之說豈有伯叔二姬見在紀侯以姻國通好而遽責以利入其都哉况魯有史官專紀朝聘會同親疎往來之禮乃以紀爲杞職掌之謂何孔子作春秋亦仍舊史左氏去春秋未遠傳聞當或有據

不可以公穀之言附會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胡康侯曰左傳始懼楚也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隣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耳按鄧曼姓商之侯國

九月入杞

按左氏云不敬也夫朝者諸侯事天子之禮杞以朝禮事魯何以不敬豈以國小賦薄不能應魯之誅求耶朝弑逆之賊以取入國之禍所謂國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者也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按諸侯非朝覲會同不越外境非省耕省斂不遊國中先王以戎狄無親故正朔不加會盟不與嚴華夷之辨也公即有事于行在便而盟之然且不可况特與之盟乎唐在徐戎北境遠地也秋盟冬反踰時也故書盟書至乃切責之辭左氏云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禮也謬矣

三年春正月

按不書王之說杜氏以爲周不班曆夫春秋之作本以存王迹况正朔尤大一統所係周雖不班曆月仍是周王之月豈得不書如昭公末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班曆而經皆書王則非係于曆之頒不頒矣胡康侯以爲桓無王夫聖人因王室不競諸侯放恣故作春秋乃因桓無王而削去其號是又與于無王之甚者也况元年二年又何以書王哉又歸咎于天王失政則當時天下之弑君者亦多矣如宋督宋萬晉趙盾

鄭歸生之類皆以逆賊得免于討未嘗以爲無王也何獨以桓公歸罪天王失政而不書王乎大抵編年紀事之書惟以始末爲要元年十八年既書王則其餘可槩見聖人以爲如是足以存王迹矣故遂仍舊而不增益王字耳如年月日書則皆書然有春而不繫以月如隱二年五年之類者有月而不繫以日如隱三月盟蔑七月歸賵之類者又何獨于春王月而銖銖以較之乎

公會齊侯于嬴

左傳成昏于齊也王氏輯傳曰桓以簒弑得國懼天下之討而結强隣以自固夫婚姻之有媒灼所以別嫌明微重大婚之始也今桓親爲會以成約于齊匪媒而婚合不以正也以婚事越境會不以正也使私人往逆逆不以正也爲齊侯親送至讙而親迎迎不以正也焉有始之不正而能以正終者乎求逭弑君之討而終殞于齊天也其後莊公躬納幣于齊盛飾禰宮以夸女成其婦之驕恣造端實始于此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按左傳云不盟也夫盟者統紀不一羣心猜疑故要結于神歃血以示信命者自上令下天王之權也諸侯不得私相命也周室東遷命令不行至桓王而極矣故諸侯放恣各執國命視周天子如贅旒當是時魯齊鄭黨蔡宋衛黨而齊衛接壤勢均力敵未肯相下故齊僖至蒲與衛相命使彼此不疑共立誓約以號令列國耳自後五伯迭興主盟中夏則出命之權遂有所執尋至戰國則七國相王齊秦交帝皆濫觴于此矣聖人書胥命蓋傷之也公穀云近古近正謬哉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郕當作成卽孟孫氏之邑也魯去年入紀今既得賂故與之會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胡傳穀梁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

按列國分野上應列宿日月交會之辰亦各有所屬故日雖無所不照而所食之影在下地之

有正而多者有偏而少者如以一燈懸于室中下以物掩蔽之偏于東則東暗偏于西則西暗非東西俱暗也當時所食之處必關于魯分居多故自魯觀之見其爲旣而事之所應亦專驗于魯蓋桓公弑君篡立陰盛陽衰之象已徵于旣往而齊姜之禍始亦兆于將來故天變之大著于魯者如此不然普天之下皆昏夜矣何事應獨于魯爲然哉此又在荆楚僭王鄭拒王師之外者因推而論之

公子翬如齊逆女

按程子云親逆者逆之于所館必無舍宗廟社稷之重而遠適他國之禮則遣卿逆女亦未爲失但婚姻人道之始夫人一國之毋翬係同姓之親且國之賊也乃使往逆何哉竊謂桓公越境議婚無事媒妁不惜廢禮于始豈獨拘諸侯不得越疆親逆之禮乎意是時羽父欲擅權宮掖切制桓公因邀功獻諛力請代迎故不言使如隱十年夏翬帥師之例耳卒之文姜宣淫桓公客死蓋始之不正而能善終者未之有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按程子以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未爲確論夫齊僖以羸之會魯桓親自往議何獨惜一親逆且使羽父代行前恭後倨道路間關則其送至于境上固情也僖公旣親送女則魯桓親自往迎不惟授受之明抑且報施相稱亦情也禮也安得以爲皆非義耶始雖逆之非人旣幸迎之有禮是聖人之所與也故又書曰夫人姜氏至自齊謂其授受之明也不然與仲遂僑如之以夫人者何異哉又何得以文姜後日之事槩議始至之非禮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按諸侯不得私相聘問僖公昔爲鄭結魯則聘加于隱今爲女致問又聘加于桓何妄自尊大哉驕女盤據于內介弟憑寵于外視桓如兀上肉耳宜桓之柔懦不振受制于婦人女子而殞于他邦也

有年

按天立君以爲民民之天在食君有否德秕政則天降災異以譴告之皆所以爲民也但君實

有罪民則何辜桓公弒逆无道不足以厭天心
造國命故十八年之中告徵叠見民不堪命是
以天降之有年正見人不恤而天勤之春秋所
爲特書也公羊所謂恃有年也彼謂志祥者悖
春秋不書祥瑞之意謂志異者豈上天惠愛元
元之心哉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按蒐閱禮之不可廢者然常事不書此何以書
有三義焉桓公簒立懼討日事盟會未暇及舉
今娶齊則強援足倚有年則天命自恃故用民

以訓軍旅取物以祭宗廟示得志也郎魯南鄙
要害之地故講武耀兵于此彰國威也書此見
桓公雄黠之心若曰非時越禮則十二公之狩
豈皆合禮得地者何有書有不書哉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按天子聘諸侯禮也但桓公弒兄簒立桓王不
討罪而加聘故春秋書此貶天王之失政也渠
伯糾本周大夫王制大夫書字其曰宰渠伯糾
亦本其命辭恒稱之實非貶而稱名也其不書
秋冬首月胡文定謂志天王之失刑固失之鑿
杜氏以爲闕文亦非也夫國設史官專記時事
故春秋必書首時以成歲但有無事而不書或
書空時而無事者至并其時而脫去必桓公受
制文姜荒淫失政其史官之有無及稱職與否
皆不經心故廢時失事遂至此耳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按以隱公元年己未推之則桓之五年歲在甲
戌以元凱長歷正月甲申朔推之月內無甲戌
己丑當是六日是甲戌年正月己丑日也史官
之文偶倒置耳則左傳再赴公羊戊亡丑得之

說可置勿辨而陳佗殺太子之事亦妄傳耳鮑
桓公也子躍立是爲厲公

夏齊侯鄭伯如紀

按左傳齊侯鄭伯朝于紀夫齊僖倡伯東州鄭
莊雄視列國必無以大朝小之禮如往也是時
紀方專向魯齊欲致之乃與鄭伯如紀陽爲親
密實陰覘其虛實以爲襲取之地故書此以著
齊人滅紀之巧紀侯去國之由耳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高氏曰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欲謀婚而諸侯莫

從桓以簒立懼諸侯討已因杞之故而爲王誅
焉故桓王三遣使來聘也春秋書此見桓公以
杞之婚姻結好于王以掩大惡其曰使仍叔之
子者見王綱不舉以大夫之子參與國事不稱
氏者世權不重於尹武也

城祝丘

祝丘魯地蓋界于齊境者也齊將襲紀公欲助
紀而畏齊故城以備之書夏城譏不時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按鄭莊大逆無道王卽命列國連師以討之誰

敢不敬應者今不曰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而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蓋桓王自知信
義不足以號召諸侯徒欲自逞于一決幸而三
國仇鄭欲挾王師以逞報復故從王以征庶幾
有君行臣從之體耳然而强弱不敵紀律不嚴
三國皆奔王卒大敗是堅桓王伐鄭之志者陳
蔡衛也致桓王中肩之危者亦陳蔡衛也藉令
三國能以討叛之義約魯宋諸國合兵以從豈
不能得志于鄭哉柰何智不出此徒欲以區區
潰亂之卒犯虎狼之雄故聖人書此見桓王之

輕動三國之寡謀耳

大雩

按雩者吁嗟求雨之際爾雅所謂號祭也雩以
樂爲主故壇謂之舞雩古者舞以女巫所以達
陽中之陰也大雩者雩上帝也若諸侯則雩于
境內山川而已左氏云龍見而雩是建巳之月
乃祈雨之常故經無書六月雩者此必夏及秋
皆旱非時而雩故特書以志旱且志僭也夫陰
陽和而後時雨降夫婦合而後家道成文姜至
齊纔閱歲耳而天變巳兆可畏哉

螽

按螽蝗屬旱而又螽螽歷一秋災之甚者也

冬州公如曹

按周制三公之外爵稱公者惟二王之後州郎
爲國必壤地褊小況以周公太公之勳齊桓晉
文之伯位止通侯未稱上等州有何功得與公
爵乎若以所食采地得稱如周公祭公虢公之
類則未聞周之卿士有食邑于州者也十一年
隨絞州蓼伐楚師則州係江漢近楚小國又焉
得稱公此必尹氏私人需索列國世俗趨附其

勢或以字族口號稱爲州公列國亦附和稱之
耳然此外祖如而亦書者因下來魯之故也
六年春正月實來
按實程氏胡氏皆以爲州公名來爲需索也上
稱公者見尹氏以私人而冒上卿之爵此稱實
者見非天王命使故稱名以示輕忽之意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按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故紀來諮謀齊難與
杞爭畧無干涉蓋杞之所患者莒紀之所患者
齊彼各自爲其國謀耳政不必附會

秋八月壬午大閱
季氏私考曰閱簡武也蓋數而視之之意古者
寓軍政於四時之田皆於農隙講事通謂之閱
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仲夏教茇舍仲秋教
治兵仲冬教大閱皆習武之事而以四時異名
也春夏秋三時農務方殷則其法畧冬時農務
已畢則其法詳畧則少假時閒小試肄習如坐
作進退之法姑舉其槩而已詳則大合車徒備
修戰法一一數視欲其皆精故謂之大閱耳觀
周禮大閱列於振旅茇舍治兵之中則大之爲
名此三時獨詳之義也及考莊八年春正月甲
午治兵乃夏時之仲冬不謂之閱而謂之治兵
可見治兵者小閱之通名也穀梁傳則謂出曰
治兵入曰振旅是又以治兵振旅分爲出入二
事矣夫穀梁之說與爾雅同其曰治兵本春秋
甲午治兵而言也其曰振旅本虞書班師振旅
而言也然采芑之詩有曰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則兵以鼓進之時亦可謂之振旅此豈專指班
師入國之名哉蓋振者振起之義所以作其氣
之怠衰卽戒嚴之法也茇者茇涉之匯所以處

其兵之止舍卽安營之法也出而治兵法宜併
習豈復別有一事哉周禮於治兵之外更立振
旅茇舍二名似亦過於分析此傳記之言不合
於經義者未敢以爲必是也故小閱則總名治
兵大治則總名大閱一詳一畧而義已盡矣先
儒以大爲僭天子禮亦由不知此意故耳趙鵬
飛氏曰天子六軍魯安得六軍以僭天子哉若
魯之車服爲僭已久豈必講武之時偶一用之
而後謂之大邪然則大閱者時事之常宜因田
狩而素講者也是時齊鄭合黨志欲吞紀紀求

魯援魯人患之故不因田狩而大閱兵車盛暑妨農其失政甚矣

蔡人殺陳佗

按自左氏有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之說故公穀皆以佗爲陳君一則謂佗與蔡人爭禽一則謂佗外淫于蔡胡傳則云書蔡人以善蔡知佗之爲賊書陳佗以善陳國不成其爲君夫使佗果殺太子而自立則弑篡大事春秋豈得不書書殺佗而不書殺免前後事體何不相顧耶是左氏出于傳聞之誤而公羊又誤于左氏

文定又爲三傳所誤也近儒又有謂佗奉使無狀者竊意陳佗見殺傳無明據必求其事以實之則鑿矣但隣國大夫殺之不顧此實王綱不振啓與國擅殺之漸或孔子作春秋之意與

九月丁卯子同生

按傳子以嫡本爲正禮隱桓之際人情未恊故求昏于齊以强援自輔文姜生子則國本已定此桓公之幸也左氏謂以太子生之禮舉之諒哉史臣于國家大事必書故嫡冢始生卽書于策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覬覦奪正之事也說者乃以爲釋國人之疑誤矣況文姜三年九月至齊子同生于六年九月是時文姜猶未失正何嫌何疑而釋之哉

冬紀侯來朝

按成之會謀齊難也公既不能救今來朝謀王命也公又不爲請則紀亦何賴于魯而婚姻之約無乃秦越之視乎然魯之不敢遽爲紀請者以魯之有藉于齊猶紀之有藉于魯紀密則齊疎是以挈附而未敢輕動于是謀昏王室之議起矣則不獨紀有所庇而魯亦將以自結于周矣乎

七年春二月巳亥焚咸丘

程正叔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貪之甚也

[illegible]朝鄧侯吾離來朝

[illegible]與鄧皆近楚之國迫于荆楚故[illegible]而來附自是曹邾牟葛等國相繼來朝皆穀鄧爲之招耳使魯亦能帥諸小國以朝天王又焉知齊晉鄭衛諸侯不相繼以朝周

柰何晏然受穀鄧等國之朝而藐周天子竟如
弁髦也卒之漢東諸侯楚實盡之而魯亦為楚
考王所滅宜哉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傳曰烝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
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杜元凱曰夏
之仲冬非為過而書者為下五月復烝見黷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汪氏曰家父乃周之世臣詩紀家父刺幽王之
昏亂與尹氏之不平蓋竭忠於王室者也桓公

時兩書家父亦其子若孫爾一則聘所不當聘
一則求所不當求皆徇於王命而依阿苟且以
從非義其視節南山之誦能無愧乎
夏五月丁丑烝
秋伐邾
按邾以小國隣近于魯即隱公與儀父盟于蔑
者也桓公自慚得國不正方欲張大其勢以籠
絡人心當是時杞穀鄧俱朝天王三遣聘而邾
不修朝禮故有此伐然以叛逆之賊與無名之
師惡能服人哉

冬十月雨雪
按周十月夏八月也月建在酉未霜而雪此積
陰侵陽之象桓公以臣奸君文姜以婦乘夫故
天變之應如此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按魯以紀見逼于齊欲假王靈以庇紀則必常
為紀通昏議于王故祭公之來承王命以議昏
也魯桓欲昏之速成必過為遷就之說以促祭
公而祭公又素附尹氏竊權亂政者故不歸白
于王以須後命竟自往逆于紀失禮甚矣故書

曰遂者見桓王失制命之權逆天下之毋若迎
婦姜而祭公專擅之罪不待言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胡康侯曰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
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
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
下以毋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樛屈逮下使夫
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
毋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按曹姬姓伯爵國武王封文王子叔振鐸于曹此曹桓公終生之世子也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是世子固有出從朝會之禮然此乃諸侯所以事天子也是時曹伯有疾自揣國弱無所倚附故以世子相托不知桓公弑逆無道國勢人心已非周公伯禽之舊矣已將不能自立何以庇人哉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公
按左傳云曹太子來朝待以上卿之禮享之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夫攝君之事不爲不尊上卿之禮不爲不隆射姑之意念深矣葬不愆期知禮哉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按桃丘魯邑在濟西齊南界地西南距衛是時齊以紀故與魯爲讐將合鄭衛襲魯衛在魯西齊在魯北衛之適齊必經桃丘故往會之將以謀齊也而衛已由他道先過故弗遇則三國之謀亦密矣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按春秋無義戰言侵言伐言圍言入此獨曰來戰何蓋齊欲吞紀自六年公會紀侯于郕冬紀侯來朝則齊僖固心銜之矣但舅甥之國未忍加兵故先與衛宣鄭莊來駐于郎以脅魯桓使桓稍能退讓必不戰矣而魯桓雄黠方且臨制諸國以自張大納紀季姜以結桓王不肯降心相下此齊僖所以激怒而戰也書曰來戰于郎見齊僖有所劫制而來魯桓不善自處以至于

戰蓋交罪之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按郎西近曹三國合兵至郎必假道于曹故歸復盟其地以堅後約耳戰稱爵者三君壓境有畏懼之意焉盟稱人者鄭衛係同姓之邦齊僖係舅甥之國无故而來无功而去輕忽而貶之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莊公卒庶子突逐其世子忽而立是爲厲公

秋七月葬鄭莊公

按諸侯五月而葬莊公卒方兩月葬何速耶此祭仲爲忽謀也蓋嗣君以送終爲大事世子忽懦弱庶孽側目恐遷延觀望必起爭端故先期而葬則忽既爲喪主諸侯會葬者皆得與聞其位始定耳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按忽儀亹突皆公子也莊公未卒之先突何以在宋此必鄭莊奸雄善謀鑒宋夷馮故事以忽雖長而懦弱公子突外有強援足可托國但祭仲專權立忽勢難搖動故先置突于宋以爲他日之計耶是開兄弟爭競之禍啓宋莊反噬之端也天道好還眞可畏哉宋莊急功貪賂以怨報德故貶而稱人祭仲稱鄭見仲係鄭國之理亂也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按突不繫鄭蒙上鄭祭仲之文又藉強援以奪嫡亦絕之之辭也忽繫之鄭明其當爲後也突不稱宋納者祭仲既執則國中駭懼如升虛邑耳此見宋莊之善爲突謀而鄭國之權在其掌握矣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按季本氏謂折之盟爲宋公志是也但馮之得國藉于鄭莊突之得國藉于宋莊是彼此以恩德相結者也乃宋鄭素爲仇敵何哉蓋鄭莊驍雄黠詐當馮在鄭時必多無禮要求馮善于旅處得以保全自宋督弑夷歸立之後盟會皆不與亦必爲鄭莊所抑故宋莊懷怨思得反噬方鄭伯初沒子忽甫立遂執祭仲以啓兄弟之爭及子突歸國又結三國以爲謀鄭之計蓋是時鄭黨于齊非制齊難以圖鄭而魯方有戰郎之怨于齊陳蔡有積怒深恨于鄭故折之會宋欲得魯爲應以防齊之議其後也魯桓畏齊鄭之合尚懷首鼠故但遣大夫涖盟後一年之中與公五位則宋莊謀鄭之心專且亟矣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按杞素偪于莒隱四年有牟婁之取桓二年來朝以求援此會左傳云平杞莒也事無可考然

杞之非紀益明矣蓋紀方昏周以圖制齊魯亦臨制諸國以自張大莒子雖狡黠豈敢遽爾抗衡哉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按燕南燕也姞姓黃帝之後穀丘宋地去年宋與魯陳蔡爲盟今又與燕盟將以斷齊鄭之道也但宋屢求于魯左氏乃云公欲平宋鄭何也蓋是時齊鄭爲黨齊謀吞紀桓公欲援之而不可得因討魯與宋合則宋無魯規而鄭受其害故其欲平鄭于宋者意圖鄭背齊合魯而陰援

紀也計亦巧矣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厲公也弟林立是爲莊公不書葬者魯以宋鄭之故盟會征伐無虛日故魯不會也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按虛闞夫鐘之會是宋欲親魯伐鄭故數會于魯地宋爲主也此龜虛之會是魯欲平宋鄭宋不受平故此會于宋地魯爲主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按武父鄭地是會出于魯鄭兩相欲者蓋魯方欲以平宋之謀市恩于鄭以覬其援紀之心鄭又欲以黨齊之勢陰嚇于魯以堅其平宋之計今宋公辭平則魯媿失信于鄭厲遂背宋而會鄭鄭厲乘魯桓恨宋辭平遂結魯以謀宋故曰出于兩相願者也嗚呼隱受鄭輸平而絕舊好之宋于前桓嫉宋辭平而親仇敵之鄭于後相繼失策魯之國事可知矣

丙戌衛侯晉卒

按宣公當州吁簒弒之後衆人擁立之情宜何

如淬礪以克光祖父垂裕子孫者乃觀國風之所陳春秋之所書非淫亂于內以絕家人父子之倫則黨惡于外以定弒君簒國之位迹其行事無一可當于君者其得保位令終也幸哉冊言丙戌羨文也子朔嗣是爲惠公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按胡康侯以責賂無厭屢盟無信爲宋罪故二國聲討而書伐謬矣夫魯桓以弟弒兄鄭厲以弟逐兄與貪賂孰惡突以怨報德桓損好親仇與寒盟孰譎已則漏綱苟免乃伐人耶此在鄭

突習于莊公之奸惡不畏名義爲之耳孰謂堂堂望國爲周公伯禽之後者亦爲之乎故諱公而稱及不忍言耳書伐書戰蓋甚突之罪而尤重惡于桓也

十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燕師敗績

按魯素弱于齊紀又蕞爾小國突雖篡鄭莊餘力亦不加于齊也今齊爲主而益以燕宋衛之師乃皆敗績何哉蓋紀偪于齊危在旦夕故恃援于魯以相爲脣齒鄭怨宋而結魯亦有輔車相倚之勢三國同心氣自百倍若夫齊之圖在紀宋之怨在鄭既不相爲謀而衛朔背殯臨戎南燕無故與事皆迫于齊威不得已而從之者則其心力自不能如魯鄭紀之協一此勝敗之所以分也雖然吾獨哂魯桓之愚助仇鄭以結深怨于宋倖目前之勝以促紀國之亡黃之盟不亦晚乎

三月葬衛宣公

胡康侯曰葬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曷爲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據事直書而惡自見矣

夏大水

按春秋書大水惟桓莊之世爲多桓元年及是年五行志曰夫人驕淫將弒君陰氣盛桓不寤卒弒死莊七年大水亡麥苗董仲舒劉向以爲莊公釋父讐復娶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于道逆亂之應也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按桓公自弒父會鄭以來蓋相見無虛月矣所謂同惡相濟者也是會也其以曹在衛南而東北爲齊界將伺齊衛之往來耶

無冰

按陰雖不可乘陽然周之正月乃夏之十一月陰不固結則不足以閉陽而陽氣之發不能舒暢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自是常理得其常理則有助于陽矣文姜寡廉喪節邪陰也桓公不知檢制以崇雅化惟日事盟會于外是驕陽也陽驕陰蕩大干天地之和無冰之應殆謂是

歟

夏五

按孔子作春秋雖曰其文則史至于日月有缺或文義不通如夏五之類者亦豈嫌于增益孫明復以爲後人傳寫脫漏是已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按突以庶孽奪嫡成于宋莊之執蔡仲則仲與突之猜疑兩不相忘者況日與宋爲仇敵背恩負德諸侯國人亦豈有直之乎故惟溫魯盟以自結納然又不敢離其社稷此語之所由使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按御廩者粢盛所藏宗廟社稷之祭于是焉賴桓公荒廢國政文姜虧損化原將無以爲廟社主矣孔子曰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此之謂也能無災乎

乙亥嘗

按周正雖改四時之令不可改故祠礿嘗蒸必用夏時四仲之月然嘗以薦新爲義周八月乃夏六月也焉得新穀既升乎特以御廩災懼鬼神譴責故先求時物以薦之耳不卜不戒忽天變褻祖宗聖人明書二日以示戒也穀梁謂供未易災之餘左傳云書不害皆非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子諸兒嗣是爲襄公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按蔡陳與宋盟折者也齊衛與鄭盟惡曹者也今鄭既背齊黨魯則齊亦背鄭黨宋相持之勢也以者左提右挈之謂夫齊强于宋何亦聽其節制深仇鄭也仇鄭則嫉魯可知而紀之後患亦胚胎于此矣春秋不惟志宋鄭反覆交噬之禍實預爲魯紀危耳

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按車者天子錫諸侯命器何以來求或謂天王將崩備喪具也蓋是時諸侯放恣弁髦天王魯爲周公伯禽之後猶知禮義故求賻求車求金皆在魯耳季氏私考乃以尹氏專權魯尤謟事易遂所求責之夫權天子之權也知謟尹氏猶知有天王也而槩以責之則交惡中肩如鄭伯者當何處之哉

三月乙未天王崩

季氏私考曰桓王崩惠王閒嗣惠王者史以爲莊王之孫僖王之子也按趙伯循曰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見王室不告也竊意天王崩葬之大者雖不告必無不書之禮此二王者蓋因嗣王追稱而實未嘗立也今當直以惠王閒上繼桓王之世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王氏曰桓負大惡王非唯不討而八年之閒三遣使來聘恩禮厚矣今王崩來赴魯無奔喪會葬之事齊僖之存干戈歲尋卒則會葬加禮比

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矣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按祭仲以被執立突則思逐突而復忽者未嘗一日忘也然非離突爲之爪牙則勢有掣肘而計無所施故立突之後即制其權柄而日爲突畫絕宋之策突亦從其謀畫而日稱兵以伐宋及宋受毒已深而有渠門大逵之報則宋鄭之好絕輔車之勢分仲固得以遂其謀突亦自此悔其禍矣此雍糾之所以遣也然不能誅之于宋莊輔立之時而欲誅之于宋援既絕之後亦晚矣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此之謂乎稱爵稱名見突已成爲君而仲擅逐之罪仲也不曰逐而曰奔見信任權奸竟成噬臍罪突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按諸侯之子誓于天子然後稱世子鄭莊未嘗請命立忽而稱世子者祭仲擅立之也復稱世子者見未成君而出也稱復歸者見祭仲之素志也廢置在手出復如意見仲之招權也書法嚴矣

許叔入于許

按許叔許莊公之弟也隱公十一年鄭伯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東偏過爲誇詡以示存許之義則鄭兵既退之後許莊公必復歸國都而許叔仍居東偏矣但國小力薄不與盟會故不經見耳是時許莊公方卒嗣子未定故許叔自東偏入許都以定新臣之位新臣即僖公五年卒葬之穆公也穆公既立許叔終身不仕賢德實與蔡季同春秋以爲賢而書之宜也或謂許叔即新臣誤

公會齊侯于艾

按魯自戰郎之後與齊不相往來十三年後黨鄭厲伐宋致四國敗績則齊之銜魯爲益深矣況今鄭厲既奔魯勢孤弱危疑故乘齊襄初立爲此會以修好不知又落諸兒姦計中而彭生之禍實兆端于此矣左傳云謀定許非也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

按牟子爵國祝融之後葛嬴姓伯爵國書來朝愧魯之不能當也春秋之世小國視大國以爲舉動故不朝周公羊謂不奔天王喪而朝弑君之賊特稱人以夷狄之過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按櫟鄭南鄙邑胡康侯以櫟與制邑共城等則亦要害之區也夫突忽如兩虎鬬穴中勢不俱生況祭仲以雍糾之故未嘗一日不欲甘心于突者突既出奔何不自愛而復入意是時祭仲專制國權忽猶未立突自謂舊君當復先謀之魯宋諸國入櫟以待黨援國逆耶觀下四國伐鄭左氏云將納厲公可見矣故書入者以有挾而無忌憚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按袲鄭地也夫魯桓德鄭突嘗援弑故思以納之若宋與鄭深仇衛陳宋黨亦何爲突請蓋宋莊之初納突原非爲鄭忠謀也不過欲藉制突以要利于鄭耳今突奔忽入祭仲專國事多齟齬故又謀納突以傾危其社稷已得乘之以爲利也嗚呼鄭莊納馮以亂宋宋莊納突以亂鄭出爾反爾間不容髮天道好還眞可畏哉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按此魯桓復爲鄭求宋合諸侯以納厲公也但

魯不敵鄭實恃宋以爲謀主而宋惡突之背義雖與會伐而不盡其力故終不能納耳然突在櫟而鄭亦不敢加害豈非以四國爲之援乎會以決謀則以情之厚薄爲先後宋主納突蔡受突奔故先宋次蔡以及衛戰以克敵則以力之強弱爲先後宋強于衛衛強于陳而蔡最爲微弱故先宋衛陳以及于蔡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按突以庶孽奪嫡王法所不容伐人國以納之然且不可況弗克納而歸何飲至爲桓公可謂

無恥矣

冬城向

按向即隱二年莒人入向之向近于莒魯叛服不常今因其服而城之左氏云書時然周十月乃夏八月農事未畢而興役勞民可謂時乎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按衛朔如果與母宣姜搆殺其兄伋併害及同母兄壽如二子乘舟之詩是天下之罪人也當宣公卒時公子洩職何不名正其罪即立其庶兄黔牟乃令朔嗣位君國久與會盟遲至五年而後廢乎公穀皆謂朔獲罪于天子夫是時王靈不振即使朔果不發小衆托疾辭君天王豈能遽行討慴朔而至于出奔哉季本氏詳辨宣姜伋壽之事至謂朔本無罪公羊不宜以王命絕之夫惠公承宣公淫亂之後兩兄非命之隕當爲蓋愆纘緒之令圖乃父喪在殯吉服從戎其視彝倫人紀不知爲何物此獨非其罪乎但左氏不明載立牟廢朔之故是亦史之闕文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黃震氏曰齊之圖紀十有二年矣魯爲紀納后於王故紀雖從魯鄭敗齊而齊僖不敢報怨齊僖猶畏義也僖公卒而襄公立春與魯盟黃夏與魯戰于奚齊且無魯豈爲魯存紀故紀卒爲齊所滅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于趡

按邾在宋北界上懼爲所侵故十五年與牟葛同朝欲托魯也至是以儀父在隱公初年嘗來盟蔑故復遣尋盟將以固魯交耳然下書伐邾以宋故也夫隱桓皆盟邾而皆背之國君而無信義其能國乎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按艾之盟志齊魯交好之始奚之戰志齊魯交兵之始夫齊善誇詐魯秉禮義兩國風聲氣習自尚父姬公開基以來醞釀而成孔子所以軒輊其變也魯桓篡弒欲倚強援故昏于齊然郎之戰紀之侵絕無舅甥姻婭之故况黃之盟口血未乾而齊師壓境疆吏交兵則不惟齊之暴戾無親而魯亦不知以禮義自守矣善乎王樵氏之言曰婚姻之後魯之氣類日變而爲齊諒哉至于般卒閔弒魯再罹婦禍殺惡立接齊三

成魯亂則輕恃强姻之明戒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按蔡桓侯無子季桓侯弟獻舞兄也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今桓侯卒獻舞旣立國人思其賢德憫其去國而召之知其不與獻舞爭也季乗召奔喪終身不仕果無怨心眞賢矣哉故春秋反國于危疑之際者惟蔡季爲善聖人所以賢而書之也自陳者猶云歸自陳也季氏私考謂季因陳力以歸本欲靖國則强爲之說矣

癸巳葬蔡桓侯

按封人三月而葬獻舞欲急于襲事也稱侯之說啖氏以爲季賢而知請非也夫獻舞旣立季不與爭請謚大禮乃僭而行之耶蓋春秋凡諸侯卒不論子男侯伯多稱公由臣子尊稱之非禮也蔡本侯爵自有定稱何必于請況蔡季之賢豈忍以非禮之號加其君乎此所以不稱公而稱侯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按左傳宋志也夫衛爲宋黨固宜從宋若魯方與邾爲趡之盟亦何與共事哉書曰及棠上之辭罪其勇于黨惡而輕于負信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按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蓋以失日罪厯官也殊不知恊時正日責在司厯編年紀事責在太史寧有爲司厯而不知日之甲乙月之晦朔者乎失日者史官闕之也何關日官日御乎是年鄭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按公此行專爲黃之盟不足以庇紀故又爲濼之會意是時姜氏欲至齊必自任其言足以取信于襄公而平紀難故桓歡然與偕行卽有申繻之諫不聽而不知已入諸兒姜氏計中矣及會于濼襄公必一一如約以安桓公之心故公深有德于姜氏重有望于襄公遂與夫人如齊耳豈料其有意外之變哉季氏私考謂夫人安有逆謀特不以大義勸之早歸耳豈其然乎濼

齊地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按聖人之言有直辭以著其失者有微辭以全其義者曰薨于齊則不得終正寢矣曰喪至自齊則不能成喪禮矣此直著其失也不曰弑而曰薨者不敢斥君之惡不忍言君之慘也此微以全其義也一言之中兩意具備此聖人化工之筆乎季氏私考乃曰其喪其葬明白如常至謂桓公自薨非出于彭生之弑誤矣

秋七月

左傳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迎昭公弟子儀于陳而立之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按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公穀之說也蓋生事死葬此臣子大節不可少有遺悔故不幸遭君親之弑苟能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處心積慮討出萬全不論賊之內外必伸其討則君父之仇以復臣子之恨少舒此春秋之所予而書之以畢其分義者也儻勢有所未便不忍久暴露其親不得已先葬而後報諒亦非春秋所惡者不然則雖葬禮極隆寔與委之溝壑者等耳此而亦書之將不爲不肖臣子逭罪之地乎但隱桓皆不得其死未聞討賊而桓書葬隱不書葬者何蓋公子翬既行弑逆則其葬禮必薄時或愆期當時史官心懷首鼠不敢直言其事因略而不書若桓公死于齊人之手例不得與本國臣子爲逆者同書弑而喪歸之日羽父當國子同尚幼必諱言其故而葬以禮書于條以成羽父始終爲桓之志絕天下後世汚衊之譏孔子去

隱桓之世已遠考究爲難故一仍舊史之文耳果若公穀之說則隱公之賊實爲桓翬討賊之義將誰是責史官不皆董狐之直亦何憚一書葬以畢其事桓公之死慘于隱公齊襄之毒浮于手刄羽父子同身任復仇之責又安得以仇在外不責踰國而討爲解也故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使天下後世臣子知君父之仇必不可不報以貽葬猶不葬之悔此公羊之大義也桓葬隱不葬者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史官之常例也

春秋翼附卷之二終

春秋翼附卷之三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莊公上

名同桓公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十四歲即位在位三十二年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按左傳曰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穀梁傳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季氏私考云即位于先君之年以諸大臣不協故也王氏經世云莊公主

王姬閔公盟落姑僖公會檉其不行即位之禮者或自緣國亂倥傯而廢皆非也竊謂經不書公子翬卒意此時尚在子同纔十三歲翬專國政遲疑不立故不書即位爾

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公羊傳曰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在齊念母也曷爲于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胡康侯曰嗣君夫人所出也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爲人子所逐以全恩也

按三傳皆不通之論信如左氏公羊是親可絕而不可念也信如康侯是母可假托以驅逐也夫莊公既不能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報殺父之仇又迫逐其母而晏然即諸侯之位有是理乎且齊夫人所欲適者又令其歸是縱之使淫也當是時姜氏必日思奔齊以逞其慾莊公不能禁出入往來畧無顧忌史臣不敢斥言其惡以羞辱其君故諱言奔而言孫若曰夫人畏指

摘歸咎避之于齊云耳然行人彭彭魯道有蕩誰能信之哉善爲莊公計者于姜氏從喪歸魯之初即崇宮室以養其身體備珍羞以適其口腹謹問安視寢之禮以潛消其淫佚之思嚴侍衛僕從之人以杜絕其往來之黨則姜氏雖淫亦寧無所顧忌乎奈何莊公既不能禁其母爲臣子者又不能啓其君以善後之圖而後世之解春秋者又昧于孫字之義憑其臆說以貽千古不決之疑惜哉

夏單伯逆王姬

季氏私考曰單伯當尹氏用事之時以畿內大夫仕於魯則必尹氏之黨矣是時桓公不得其死魯之大臣方與齊讎莊公私於其毋親齊無間而單伯逢迎其意乃爲齊求寵於王將假王威以脅魯大臣之不協者也故越禮以逆王姬而下書王姬歸齊以見之

按王姬桓王之女嫁于齊襄公者卽召南何彼穠矣之詩所稱王姬也夫天子至尊禮無敵體故王姬下嫁則諸侯躬詣京師親逆天子置館命同姓之尊者與行賓主之禮或諸侯有故不

可越疆而王許人代則使貴卿往逆而王使王嫁者送焉此禮之權而不失乎經者也魯非圻內諸侯公年纔十四而命之爲主則褻尊矣襄公憑魯之遣逆而不至京師則無王矣魯莊不自行而單伯代往則妨命矣夫桓公欲援紀卻齊則爲紀通婚姻莊公欲爲毋親齊則爲襄逆王姬是以天朝之大典爲巳私交之資也罪孰大于此乎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按公羊氏云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穀梁氏云築之外變之正也仇讎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胡康侯曰有三年之喪天王不當使之主有不共戴天之讎莊公不可爲之主築之于外之爲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爲正也王氏經世曰齊强魯弱桓公如齊不返魯不能讐猶懼其包藏禍心如楚公子圍以衆逆之事故築于外耳噫此皆未知莊公不得巳之心者也蓋王姬侯女等級懸絶相見有禮姜氏孫齊之後此時必巳在國彼自愧私奔醜穢難施面目則不敢見姦淫驕恣必懷嫉妬則不欲見故

莊公從毋命築館于外以自掩飾耳然自秋徂冬不聞齊襄來逆竟書王姬歸齊蔑視天朝之尊輕廢倡隨之義巳預卜夫婦之不終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弟杵臼嗣是爲宣公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按禮諸侯嗣位三年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天子錫之黼冕圭璧然後歸以臨其民謂之受命桓公弑兄篡立未嘗入朝受命天討不正聘禮濟加今復追錫于死後何恩寵之濫耶此必單伯

志仇逆婚爲魯諸臣所切齒故徼求寵命見周天子爲王姬之故慰勞莊公併及其先人以自飾其罪耳桓公有知豈以是爲榮耶

王姬歸于齊

按天朝列國之宗婚姻人道之始齊諸兒瀆倫亂紀致殺魯桓此王法之所不容人心之所共憤即士庶之家少知義禮者必不忍以女妻矣莊王乃不正之以法而以王姬歸之豈謂齊强足以翼衛王室耶何其闇也先儒謂書逆書築館書歸書卒皆以病莊公吾以爲病莊王耳

齊師遷紀郱鄑郚

季氏私考曰三邑爲紀東南近輔齊欲滅紀故徙三邑之民於別所而取其地三邑既徙紀唇已亡齒安得不寒哉魯桓既歿而紀遂不支黃之盟何益哉

二年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按慶父即共仲莊公庶兄也桓公三年始娶至此纔十七年慶父雖生在子同之前當亦未逾弱冠而即受卿爵掌兵政則以兄故而私厚之也覬覦之端肇于此矣於餘丘南界邾瑕慶父以其與邾通故伐之夫魯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爲主將仲遂兩世擅兵故翬弒隱公而寪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仲叔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秋七月齊王姬卒

按外夫人卒不志此何以志我主之故比之內女也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

是服姊妹之服也周禮有爲王后齊衰不杖期之文未聞有主昏王女之服莊公非禮甚矣抑吾于是重有感焉夫王姬下嫁國有母儀齊之幸亦魯之幸也踰年而卒自是禚之會祝丘之享無虛歲矣豈天厭諸兒之惡欲亂人國故使王姬之蚤世耶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按禚齊地元年書孫爲莊公諱也今姜氏秉王姬甫卒不遵夫死從子之禮擅自往會略無顧忌此莊公不善防閑之罪也可復書孫以稔其

惡乎善哉趙匡氏之言曰哀痛以思父誠敬以
事毋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此足以
防閑之矣雖然夫人挾淫佚之性諸兒憑强大
之威藉令長君嗣位少乏剛斷或不能制况莊
公纔年十五可過責之哉上無作福作威之明
辟下無托孤寄命之忠臣此莊公之不幸也

乙酉宋公馮卒

子捷嗣是爲閔公高氏曰觀宋莊枝求敗類則
穆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知之矣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按是時齊方强盛魯諸臣如單伯以逆王姬諂
媚公子溺以納朔助師前後左右無非若輩也
莊公幼冲又制于毋氏知其無能爲矣說者乃
謂莊公遣溺會伐而不念其仇何督過太甚哉
又謂魯大夫多與齊仇則當會禚之時何無一
人相諍以沮姜氏之行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按史記載桓王子莊王立十五年崩子僖王立
五年崩子惠王立季氏私考以春秋不志莊僖
二王之崩必皆未立而卒特以惠王祖父之故
而追稱爲王者也故直以惠王繼桓王之世爺
是則二十載之閒曆數當屬之誰卽尹氏專權
以待嗣君之長不應若事之久稽而天下人心
何以不搖動耶夫天子七月而葬王崩至是七
年矣當時王室未聞有亂何若是緩耶公穀以
爲改葬則經何不明書况是時諸侯無王同軌
畢至之禮尚不能行于初喪七月之期况改葬
乎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按季紀侯弟也于國祚垂亡之際委曲圖存冀
延宗祀此與微子抱祭器歸周何異蓋其兄弟
之閒處心積慮知有今日久矣向之所以遷延
未舉者徒以魯足恃耳桓公不能自庇其身莊
公不能防閑其毋何有于紀乎于是以酅入齊
請存五祀故大去之後季爲附庸宗廟血食叔
姬歸酅季之力也春秋書此蓋稱季之賢而歎
魯之有負于紀侯兄弟耳

冬公次于滑

季氏私考曰是次也公穀以爲欲救紀而不能

則紀在魯東北滑在魯西南相去甚遠以救紀之兵而次于此是猶北轅而入越也左氏以爲將會鄭伯謀紀則厲公失國未復方受制於其臣自救且不暇何暇爲紀謀邪况魯莊公方幼以甥事舅惟齊是從豈敢有謀紀之志乎故滑之次非爲紀也蓋滑在衛南鄙其必奉齊命以侵諸侯納朔而不至者歟然五年之伐衛已張本於此矣書此見公之輕舉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按鄭玄儀禮註云饗謂亨太牢以飲賓是飲酒

大禮也又曰諸侯受賓聘享皆在太廟饗則禰廟燕又在寢彌相親也則享是祭獻之禮與饗不同今齊襄至魯地姜氏欲與燕昵必不用享禮當爲饗字之誤耳夫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况用兩君宴會款洽之禮乎祝猶外地祝丘則內地矣燕饗而莊公不與聞其懦弱無爲一至此哉

三月紀伯姬卒

按禮諸侯絶旁朞姑姊妹女子嫁于國君者尊與巳同則變不服之例爲之服大功蓋變恩成于敵體故書其卒適大夫則畧之矣伯姬惠公之女隱公元年履緰所逆者也婚姻之國實有脣齒輔車之勢焉桓公庇之而不終莊公畏齊而不救紀亡而伯姬與之俱亡春秋感慨之意深矣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按桓公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則子儀在位四年不可謂非君故蘇轍以鄭伯爲子儀是時突尚居櫟未與盟會况黨魯援紀者突也齊旣滅紀鄭仇未釋焉肯與之相會乎意

齊襄自多其滅紀之功故會子儀以張大之且使厲公聞而愧懼耳

紀侯大去其國

按紀侯自知力弱不能抗齊苟死守不去則必至于毀宗廟屠人民故使季奉酅入齊請後五廟則人民雖失宗祀猶存大去者慷慨無所顧戀之意與國滅身死及不死社稷而狼狽奔竄者大不侔矣左傳云紀侯不能下齊以與季紀後書大去其國知不能下之心事則可想見大去之曾次矣但其去國不知所往故卒亦不書

胡康侯謂不與其去而不存非也至于公羊復讐之說則無稽害教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按齊襄戕殺魯君陵滅紀國罪固不容誅矣至于夫人在殯而葬之亦不可不謂之禮而罪其爲詐藉令置之不葬又何以罪之乎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夫伯姬逆以履綸則不得正其始葬以齊襄則不得正其終所遭亦甚厄矣此春秋之所深悲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按莊公年方弱冠即猗嗟之詩所稱乃善于騎射者也襄公淫縱無道不愜魯情故選國人以從公狩說其志也且狩于禚見禚爲會獵之地前此二年之會亦非無事者耳將誰欺乎劉原父曰非公之去南面而下與微者狩也若夫忘親釋怨豈待今日而後貶乎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按正義齊侯疆理紀地有師在紀故稱齊師如者往其軍內不行會享之禮羞恥之心亡矣哉驅之詩所刺其在茲乎

秋郳黎來來朝

按郳曹姓黎來名也上世出于邾國以其近宋爲宋所侵故朝魯以求庇僖七年齊桓爲請于王進命爲小邾子聽其服魯終春秋之世不敢貳焉書來朝與其能進於禮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季氏私考曰此齊襄公欲納朔也齊宋陳蔡皆以微者往而魯莊公獨親行者蓋公爲齊甥而又善射故襄公特以其事託之也衛朔爲公子洩職所逐齊欲納之正也然其心利於俘獲而已豈真討洩職以納惠公哉觀明年齊歸衛俘而義自見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按突王子之名與王子虎王子瑕同天子之元士也夫黔牟之立出于職洩擅權朔嗣位四年未嘗得罪于天子其出奔在齊安見其不當納耶況王人無一旅之衆非師帥之任又無天子之命而擅自稱兵敕四國無王命而伐人國若

加一等矣此必係職洩之黨也孔子論天下無道權柄下移自諸侯之僭以及庶人之議有以哉先儒乃謂春秋王旅之出合司馬九伐之法者惟此故王人之微而稱字尊王命也審是則是乾剛再振之會乃春秋所樂與者何以不書王命耶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按朔譖殺惠子之事踪跡隱晦罪狀不露宣公無世子以世次嗣位者四年不可謂非君故出入皆稱衛侯朔見義之未絶也義既未絶又有

四國之助二公子誰能拒之故曰入易詞也但左氏謂朔殺公子職洩而春秋不書恐未必然

秋公至自伐衛

按先儒謂四國伐衛爲逆王命則納朔不可以言功況莊公年踰弱冠豈不知父死之故乃黨不共戴天之仇伐水木本源之國歸而飲至果何以爲心也豈其恃射御之巧而以善承舅命爲幸耶則昏闇極矣春秋書至甚貶之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按俘者虜其軍實也四國伐衛皆微者往公獨親諸齊襄之命也蓋齊襄見莊公少而好勇故伐則專命俘則來歸皆所以驕其志結其心冀得以文已之過耳觀左氏云文姜請之其詐可知矣春秋書此豈特以結正諸侯之罪蓋憫莊公之以弱而受詐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按防魯北鄙近齊之地左傳曰齊志也蓋蔑視莊公不啻孩孺矣先儒謂魯臣俱與齊仇果爾則齊襄雖强姜氏雖淫卽不畏莊公寧獨無可

畏之臣子耶亦魯之臣子無仇齊之志耳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按恒星經星也二十八宿環列四方乃日月交會之次舍恒星不見失其次舍矣星爲少陽日之餘也隕如雨奔流衆多也餘者剝太陽之虧也周天子日也衆建諸侯以蕃屏周恒星也百官萬民衆星也此周家王氣將終諸姬衰弱五伯將興僭庶崩離之兆大變也張洽氏乃云伯統方作之祥謬矣

秋大水無麥苗

按日星陽也水陰也周之夏月建在卯辰巳六陽方盛而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陰欲乘陽故陽氣衰微而剝落也周之秋首乃建午之月其卦爲姤陰氣方長而卽盛故大水五月麥將成禾始苗之候無者俱爲大水所漂沒麥無實禾無根也天災之大民命將何倚耶然此亦據魯而言他國未必盡然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齊地一歲兩會矣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甲午

治兵

按諸家有謂陳蔡欲伐魯故待之者有謂取郕爲魯志者皆億度之辭蓋齊欲取郕約與三國共伐而推魯主兵魯莊善射好勇又惑于衛俘之利故先出師于郎以待陳蔡陳蔡旣至于是合三國之師列其行伍整其器械嚴其號令以俟齊師之至故治兵說者謂久而不至則暴師露衆必有失位離次潰散逃亡之虞故治之夫陳蔡素服齊約束豈有令之不從待之不至者乎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秋師還

按師字承上治兵說三國之師也齊師旣至于是合兵從齊耳蓋及有二義大國及小國兼與之義也小國及大國追從之義也是時齊欲取郕糾約三國以從事齊主而魯陳蔡爲輔故郕亦降于齊師耳夫暴師露衆羸糧景從功成而不與歷三時而後還魯莊亦愚哉故書次書及書還皆譏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按無知僖公母弟夷仲年之子不稱公孫而以

國氏見僖公寵劣而私及其子以基亂本也左氏載彭生之事雖似怪誕然幽明報復之理宜亦有之至于徒人費忘怨以扞君石之紛如鬭死于階下孟陽居牀以代死三人者可謂有義士之風矣魯史輕節義遂沒其事孔子亦仍舊史不書若曰以其微而畧之豈聖人之心哉胡康侯謂皆便嬖私暱逢君之惡者則苛矣噫小人逢君求寵其身也乃不惜其身之死耶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按殺無知者雍廩而曰齊人者衆討之辭也蓋

無知暴虐國人怨之非特雍廩一人而已不稱君者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然無知者雖齊襄之逆賊實魯莊之忠臣襄不弒則無天知不殺則無人天網恢恢疎而不漏真可畏哉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按莊公制于其毋不敢抗虎狼之舅氏故坐視淫亂莫可誰何襄公之殺實天以無知賜莊公也公于是時縱不能乘機致討斲棺暴屍以洩其忿亦當立綱陳紀爲齊家治國之計庶可慰先靈于地下乃以德報怨輕身與大夫盟即使

謀于齊衆擇僖公之賢子而立之然且不可兄糾弟也小白兄也糾與白孰賢也輔次舍賢其謂之何故糾之殺公殺之也

夏公伐齊納糾　齊小白入于齊

按糾白皆僖公庶子諸兒之弟書法于糾曰納于小白曰入難易何若斯之異也大抵白長而且賢國人素所想望即夷吾亦必心藏之矣兄鮑叔與夷仲深相結焉知兩人不預有約哉且高國在內叔牙在外三人者必謀慮萬全謂魯大可援莒小難恃入國稍遲則必先納子糾後將噬臍矣于是遣大夫迎糾于魯故與莊公會盟議伐以緩納糾之師比魯師未至則小白已先入即有乾時之役是我爲主而魯爲客曲直自辨勞逸已分不待戰而勝負決矣觀叔牙之請仲夷吾之請因堂阜方稅相權即歸非謀之預定者耶子路乃責仲以不死又惡知豪傑之所爲也非聖人孰能諒之胡康侯云管仲相桓爲徒義召忽死糾爲傷勇諒哉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按襄公卒已九月因國亂故愆期未葬然襄公

魯之深仇而魯師在郊糾白方競危不得葬故遂以小白爲葬主而襄事則承祧繼統無容再議一舉兩得矣此鮑叔定國之謀雖于倥偬擾攘之際而其識大體如此其卒能輔桓成伯也宜哉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按莊公忘仇納嗣遺恨千載且糾本不當立白又先入齊事不可爲矣乾時之戰何爲哉徒自取喪師之辱耳胡康侯乃謂與仇戰雖敗亦榮夫敵怨不及其身而謂與仇戰無名喪師而謂

敗亦桀迂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穀梁傳曰外不言取言取易辭也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
按子糾才弱志不及國魯莊欲自以爲功故納以致其殺耳竊謂魯莊納糾有四罪忘仇德怨一輔邪奸正二事定復戰三既納復殺四故十二公之行事大都有忝厥祖而其昏闇柔懦之甚尤莫過于莊公也若召忽者材術雖疎死節

可錄說者以不擇所從見貶不亦過乎
冬浚洙
張洽氏曰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猶有畏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師之至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心而重勞民力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按齊強魯弱勢本非敵乾時之役復以輕動受挫取殺子糾奉命恐後是時齊人目中已無魯矣至提兵壓境彼豈徒爲揚威耀武計哉直欲

蹂躪糜爛以報納糾之怨取魯如兀上肉耳幸曹劌善謀制勝却敵士氣稍振國勢少張魯之所以不即削弱未必非此舉也說者動借口于詐戰曰敗之言而加貶焉何其迂哉
二月公侵宋
按潛師掠地曰侵時魯與齊仇宋與齊合故有此舉夫莊公素受辱于齊襄隱忍不報長勺一戰眉目稍張正宜綢繆牖戶親睦鄰邦以爲善後計況宋閔以莊二年嗣位未嘗有隙于魯徒爲齊故乘勝以侵其疆是滋怒于齊而樹敵于

宋也豈謀國之道哉
三月宋人遷宿
按宿小國介于宋魯之間者公之伐宋自沂取道于宿以出其不意宋人以宿爲通于魯故遷之自是宿不復見則亦亡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按齊素輕魯長勺之敗心懷忿恥公又侵其與國則其怨滋深故郎與宋連師壓境冀雪恥也但小白入未兩年不撫輯其人民而數驅之于鋒鏑其毋敗宜矣乃管夷吾負天下之望胡不

與桓公一諱根本計輙窮兵黷武哉此其不免于器小之譏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按楚芊姓顓頊之後其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成王封其曾孫熊繹于楚以子爵居丹陽十六傳而至熊通始自立爲武王通卒子熊貲嗣是爲文王荆者楚之本號後至成王頵始改號稱楚夫爲國以禮禮以別嫌明微蔡哀公不賔于息嬀息侯怒告楚故楚伐之實憑陵中夏之始也莘蔡地獻舞出降甘心臣虜漢陽諸姬垂首喪

氣矣春秋書此罪獻舞之不能死守社稷桓公之托國非人也至于楚人猾夏之罪不待言矣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按譚子爵國左傳謂齊侯之出過譚不禮則莒在齊東南譚在齊西界非所由之道入齊不賀亦無可據大抵齊桓欲伯中國譚與宋衛諸國隣近將立威于譚以聲勢震懾中夏耳然立國之始不修德禮以輯睦與國而勞民動衆虐小侮弱識者已知無遠大之圖矣書滅惡齊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按宋與齊爲黨乘丘之敗齊固不能釋恨于魯但方滅譚立威將圖會盟中原故遣宋人侵魯且防魯之躡其後也鄑魯地

秋宋大水

按水陰也宋屢興師助齊侵魯民疲于征役愁欝于和淫雨爲潦所以有大水之災也魯莊數敗宋師災則遣弔雖意未必誠亦可謂知禮矣

冬王姬歸于齊

按王姬乃桓王之季女伯歸齊襄季歸齊桓皆

不書親迎説者謂得禮不書夫婚姻人道之始親逆所以別嫌明微也以天子之女下嫁諸侯可以常事例之乎蓋王室寖衰齊方强盛莊王既欲結之以資捍衛魯事齊素謹近有長勺乘丘之隙心懷危懼急修舊好必爲之謀王而欲速成其事故不待桓公親逆以歸之耳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按伯姬既卒叔姬實攝内事從紀侯去國至此紀侯卒始歸酅以奉宗廟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故其歸酅

卒夯史冊悉書夫子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後世若夏侯令之妻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按勇而無禮義者必亂性恩信庶可以羈絡之萬力士也魯莊擒置宮中處數月而不敢逞亦以魯莊好勇而能制伏之也宋閔懦弱無能既爲萬所蔑視而魯囚之靳挾婦之博又滋其毒而長其傲則其忿激爲亂也誰能禁哉故萬雖罪不勝誅宋閔亦其自取仇牧義而無勇如螳螂怒臂以當車轍必無幸矣華督身爲弑逆之倡始有餘辜豈可同日語哉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按御說宋之賢公子也嫺於辭命有宜君恤民之譽當其避難奔亳以蕭大夫羣公子擁立爲君始而獲萬皆奔有先聲奪人之威既而請醢萬獲得聲罪討賊之義春秋宜書曰公子御說自亳入宋南宮萬奔陳賂陳人殺之庶足以彰御說之賢也今一無所見得非傳文亦有失實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按史記稱楚文王虜蔡侯以歸畱九年死于楚自十年到今纔三年耳在會者豈世子當國者耶宋桓公禦說繼弑君而立亦出于意公子之手蓋危疑未定也陳宣公杵臼雖曰統承莊公而躍林兄弟相繼亦謀殺厲公而擅立者豈得國之正若邾儀父尤小國之君總皆所謂微者故春秋皆人之胡傳以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故稱人以誅始亂則桓公又始亂之始者也乃云誅諸侯者正與桓公者權猶之處盜者誅脅從而免渠魁豈理法哉況孔子以正許桓公而大其一匡九合之績乃于其始會而即訾議之必不然矣北杏齊地

夏六月齊人滅遂

季氏私考曰遂子爵國北近齊而南界于魯其西南則亦去衛與曹之境不遠者也是時齊桓創伯北杏而魯衛與曹不從故滅遂以威之亦必遂衰不振因以取亂侮亡爲名耳不然則管仲得政之初非有義聲何以動中國哉然毀人

宗廟社稷而兼國廣地其心則誠不仁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按杜元凱云柯齊之阿邑阿即今之東阿也在魯北境是時齊桓圖伯北杏之會中原大國一無與者況魯尤姬姓望國非得魯不足以取信于諸侯而納糾之舉長勺之勝齊實不能無疑畏于魯故至鄰壤以求會而莊公遂驩然就會焉其所盟者必兩相要約之意齊欲魯不沮撓伯事魯欲齊釋怨長勺自柯一會而諸國之信

齊從此始矣魯不有大造于齊哉夫敵惠敵怨不在後嗣襄公之仇固不當報之于小白然父歿母孫而含羞忍耻以入其境忘仇德怨以助其伯莊公于是無人心矣胡康侯乃云釋怨而平故皆書爵何其悖哉若公羊氏載曹沬刦盟之事似不足信蓋汶陽之田取于戰鞌之後即此可証其誣矣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按宋爵上公常在齊上一旦齊桓剏伯其心恭

必相下況以宋桓之賢必欲以禮義修睦與國者齊桓首會北杏雖不知禀命尊王寧不以恤小自任而口血未乾殄滅遂國又何足以服宋桓之心而禁其背會乎當是時縱不能自咎亦修文告以來之可也而連師往伐之何强暴哉至于魯不待徵發而徑帥師往會畏懼甚矣胡傳乃謂齊以制用兵賦民薄而會伐者無貶謬矣
秋七月荆人入蔡
按蔡者楚入中國之要道不得蔡則不能長驅

中原故荆之以獻舞歸爲服蔡也是時北杏之會蔡巳從齊但齊桓覇業初基威勢未盛故楚恃其强復入蔡此其憑陵中國之本心也豈專爲息嬀故哉始焉聽蔡侯以滅息而取嬀既又因息嬀不言而伐蔡蠻夷逞暴不足深責若齊桓之不救援兩國亦時未可動故持重有待耳或責其不即圖楚亦書生之見哉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按齊桓以宋背約致伐則王會者齊而書單伯何也蓋齊尊統陳曹二國伐宋魯不待徵發單

伯帥師往會冀得桓公之懽心耳比至則宋已服而無所効力于是出賦以供會所謂以有事爲榮者耶春秋蓋譏單伯無故而勞民傷財也

鄄衛地夫衛朔入國不遡諸侯者九年鄭突自遇垂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皆來會則齊之伯畧已定矣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按齊桓創伯專以尊周爲名然自入國以來未聞有朝周之舉豈管鮑諸人未之講耶已不修覲禮又何以責諸侯之無王況恤小事大伯業

要務而滅譚滅遂何其忍耶宜諸侯之未孚而屢背也乃又不知自反而數數于會盟之事何哉然觀此會則去冬之會必出于單伯之意可知矣

夏夫人姜氏如齊

按說者謂莊公不赴鄄之會恐齊見讓故文姜如齊以解之非也齊桓欲霸則會盟諸國必先有號令期約春會于鄄而魯莊不與必不相期耳蓋莊公爲人懦弱父仇不報齊桓固素輕之納糾之舉長勺之戰又深結怨于齊故與四國會而獨卻之耳且姜氏齊之所深絶者也自桓公立國以來不敢如齊者八年此行豈能挽回桓公之意耶故自此不復如齊而再如莒蓋爲齊桓所痛絶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季氏私考曰郳魯附庸也是時宋公從齊方固而魯猶懷疑故齊桓耶宋爭郳以脅魯尊宋主兵結其心也至僖公時魯既親睦則進郳爲小邾子而仍使服魯可以見覇者之用心矣

鄭人侵宋

按桓十四年冬左傳載宋人伐鄭焚渠門及大逵報宋之戰也鄭厲公處櫟二十年心豈忘之故一旦復國遽與修怨之師是忘宋舊恩而背齊新約也三國有辭于伐矣說者見後鄭詹之執謂主侵者必鄭詹吾謂鄭突譎詐強暴雖無詹亦不免於侵耳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按鄭厲公既負宋恩又背盟侵宋故[illegible]助宋

伐之宋實主兵故序齊上與伐郳不同例也然
中國諸侯惟宋爲大宋與齊爲一而所資于伯
業多矣

秋荆伐鄭

按是時齊方圖伯楚亦駸強陳蔡鄭許皆隣近
於楚鄭尤南北要樞中國得鄭則可以拒楚楚
得鄭則可以窺中國故鄭者伯與楚之所必爭
者也鄭突狡猾輕剽中國諸侯不善爲羈縻而
屢加侵伐是速其外逸之心也楚於是窺隙乘
弊而繼伐之豈不思得鄭以開憑陵中夏之門

耶故自此夷夏交爭無有寧歲雖起于鄭突之
背華即夷實中國失策自貽其戚耳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
伯滕子同盟于幽

按會者公會也夫齊桓屢會皆不盟此何以盟
同而後盟也何謂同以魯爲主也蓋周之宗盟
異姓爲後魯爲姬姓宗國齊侯創伯必得魯始
足以取重于諸侯而尊王義舉魯亦不可不與
故北杏之會兩鄄之會魯皆不與則不惟齊之
伯業未邕而魯亦爲缺典所以會皆不盟河之
會雖齊魯兩國亦盟見齊之以魯爲重矣然列
國不在故但可言盟而不可以言同今齊會七
國而魯亦與焉則天下邦君不必盡在而伯王
宗國合而爲一人心成萃于斯矣書曰同盟固
所以美齊桓伯業之盛亦見齊之成伯有藉於
魯也不書公者仍舊史也故公羊傳原有公字
先儒有謂魯先叛盟而惡失信者有謂公不親
往而遣微者有謂忘父會仇而諱者俱未得聖
人之旨滑姬姓伯爵國在東都王城內幽宋地

郳子克卒

按郳本小國稱子進之也以其附齊而尊王室
故齊桓請于王以爲諸侯也克卒子瑣嗣是年
距隱公元年二十五年則克當盟蔑時年尚幼
其爲儀父以卿攝行可知而克非儀父矣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按左傳杜註云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爲執政
大臣詣齊見執夫齊桓創伯以來屢書盟會諸
侯未聞諸侯之朝齊也何獨督過于鄭且齊桓
徒以尊周爲名挾天子以令諸侯未嘗修覲君
之禮已不朝周又何以責鄭之不朝已耶季氏

私考以侵宋起於鄭詹故執之則何不聲其罪而顯然執於伐鄭之時直待其請見而掩執于既盟之後又非所以令諸侯矣此必鄭突譎詐有意通楚陰遣詹入齊窺覘虛實而爲彊吏所執故稱人不然卽以不朝而執侵宋而執亦未爲失遽貶而人之豈聖人恕以待人之道哉

夏齊人殲于遂

穀梁傳曰殲者盡也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張洽氏曰絕滅社稷以及其君慮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

强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于意料之外者不言遂人殲齊戍而言其自殲所以伸遂人復讐之志而著桓公不仁以至於自殲其衆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按詹之被執如以不朝故則齊終不能加誅戮于詹如以侵宋故則鄭已行成而與盟會矣又何以逃爲必以陰伺窺覺而見執則其罪有不可量者耳書曰逃則詹之奸猾守吏之踈虞可見矣曰逃來罪魯不當扳齊爲逋逃主也齊自

此治魯而不治鄭以沮挽伯事者在魯也

冬多麋

按麋鹿之大者山澤皆有多則害稼害稼則及人故書此以記異亦禹驅蛇龍周公遠犀象之意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范氏曰天子玄冕而朝日于東門之外故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按濟西濟水之西其地東界于魯北界于齊南

界于曹戎在其南而鄰于魯卽隱桓時所與盟者夫以師躡其後曰追今不聞戎入我內地而何以追且追而直臨戎境耶隱桓不當盟而盟莊公不當追而追春秋書此譏無事而窮兵黷武也公羊乃云大其未至而豫禦之豈先王從綏不及逐奔不遠之法哉

秋有蜮

按蜮名短狐含沙射水中人影中輒病或至死江淮以南水濱有之魯所無也故書有孔氏謂南越婦人多淫其地多蜮以此爲公將取齊女

之象則鑿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　遂及齊侯宋公盟

按公子結惠公之子桓公之弟也魯與陳未聞有婚姻之約何以爲媵此必結之族女嫁于陳而結私往媵者鄄衛地適陳所經之道結于鄄偶聞齊宋之謀當是時宜權設犒師如弦高之于秦以狙其行一面星馳報國使知禦備而自

往陳終媵婦之事則既不失禮于陳而於國亦有濟乃去其媵事遽自擅盟又不歸告于君是非君命而越境一罪也隱匿軍情稽悞國事二罪也以大夫而擅與諸侯盟三罪也取侮于齊宋失信于陳人致三國交兵侵我西鄙四罪也何其踈哉故書曰媵陳人之婦著私交也曰遂與盟著專擅也

夫人姜氏如莒

張洽氏曰爲國君之母非父母國而出入縱恣此行比於詩之所刺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者抑又甚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按齊合宋來伐爲納鄭詹故是其本謀陳人爲結失媵故亦與焉則公子結匿謀誤國之罪莊公納亡啓釁之尤均著之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按天火曰災大者宗廟廄庫皆盡也齊桓創伯以來觀禮不修屢滅小國孰與國之大夫而非其罪伐宗國之邊鄙而不知恤楚人陵中夏而

弗較子頽逐惠王而不問此天災所以示警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按周有子頽之亂齊爲伯主若罔聞知鄭伯號叔胥命討亂殺子頽而齊亦不預安所稱尊周以定伯業哉徐戎之伐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說者乃云戎在魯西南爲患及其未熾而圖之爲伯事所宜先謬哉

春秋翼附卷之三　終

春秋翼附卷之四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昊編次

莊公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子捷立是爲文公

按突簒弑竊國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復書其卒葬何也觀左氏載厲公納王之事亦庶可以蓋莊公射王之愆乎夫齊爲伯主而鄭號納王春

秋書卒以予突亦所以媿齊桓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按先儒謂文姜惡極春秋何終始以夫人書蓋未有子在位而貶其母者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憂莊公有焉此史臣意乎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按肆赦也眚過誤也虞書曰眚災肆赦莊公幼年嗣位制於文姜單伯實專用事則臣民以罣誤陷罪者必多文姜既歿公論漸明儻此輩不赦則人情必含冤抱屈起而摘發文姜時陰事者有之而文姜得葬與否未可知也故莊公悉赦之以說其心杜其口而襄葬事亦權宜之策也或謂縱釋有罪惡人幸免則所肆當言大罪何云大眚乎後世如唐武后崩而赦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者亦此意耳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王氏輯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易之以謚婦人無外行於法無謚也生以夫國冠之韓姞秦姬是也歿以夫謚冠之莊姜定姒是

也末世別爲作謚如景王未崩妻稱穆后皆非禮也魯文姜弑逆淫亂之人得罪宗廟國人之所不容今不誅而歿縱以子母之故不忍棄絕葬之足矣又別爲之謚曰文而不復繫于桓公可乎自是魯國從而效尤哀姜成風聲姜敬嬴齊姜穆姜齊歸皆別立謚不復繫于夫且使妾母當之不正益甚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季氏私考曰是時陳從齊霸每與會盟而御寇以貴卿當國必勸其君以急于趨事者也但人

習怠心憚於供億徵求欲速未免過嚴乃御寇之所以取怨而豪强之所以欲殺者此國人亂殺大夫之始事也

按古人命名多有取義如文武宣尼之以德類而命者鄭莊曾莊之以生而命者春秋列國日事爭鬬相視若寇仇惟以能捍禦爲貴公子材器必多强暴志於敵仇者是用以禦寇爲名故觀其命名之意則張氏所謂自處失道劉氏所謂足以殺身者或有由然耳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按文姜既爲巳故與子連姻于齊然莊公十四歲卽位至此巳三十五是何濡滯也蓋文姜淫穢之行深絕于齊桓故遷延躭悞在齊桓亦不屑與之議至是文姜旣歿則彼此各欲成事故齊遣貴卿往議公遂親與之盟謂魯無意請婚遣微者與盟非也不然納幣乃大夫之事莊公何必親往行之而魯諸臣旣皆不欲何無一人阻其行哉故謂齊懼魯之辭婚者亦非也但莊公可以釋齊桓之仇而不可以娶襄公之女乃以從母之命爲孝不能斷之于始此其所以終不可絕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按聘者以上問下之名必有使之者此必柄臣所爲非由王命也故不稱使穀梁傳云不正其外交是也祭畿內地祭叔祭公之弟

夏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齊

按程正叔以婚議[illegible]定故托觀社再請季氏私考謂齊致公以蒐[illegible]魯而堅其從夫公既如

齊納幣則婚議[illegible]可疑從志亦非不堅矣公之意不過欲以[illegible]之富騎射之勇馳騁齊郊聳動觀聽以蠱惑內志耳蓋不勝其童心易之所謂冶容誨淫者也夫在齊襄之時旣受制毋氏而不能報殺父之仇在齊桓之世又舉動輕佻而無以慊伯主之望若莊公者眞下愚不移者哉

荆人來聘

按是時楚文王卒子頵代兄堵敖立是爲成王彼聞齊桓倡伯志欲與齊並驅中原故遣使加

聘問以親望國其意實在併呑中夏但聘者天子問諸侯之禮彼自以爲習于禮文得與中華交際慨然有用夏變夷之志又惡知禮之不可僭哉故據實稱人非進之也憂之也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按莊公欲速成婚故觀社未幾而又如齊然齊桓以婚姻之國兩君相見禮多而費繁於是至穀以遇禮見若邂逅者然蓋以簡省便民不無厭魯之情矣蕭子姓國宋之附庸叔本朝齊因公在穀自不得不見小國不敢與大國抗禮況

前此未嘗相見故行朝禮季氏私考謂宋欲爲齊餌魯使蕭叔因齊朝之恐未必然也書曰遇見公之無事而空行書朝見蕭之重魯而魯不能自重也

秋丹桓公楹

穀梁傳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

按姜氏宣淫桓公暴外萬世而下讀春秋者猶髮上指冠迺莊公旣不能報父仇復又取齊女不知何面目入桓公之廟乃欲飾其柱以示夸大耶

冬十一月曹伯射姑卒

庶子赤逐其嫡子羈而立是爲僖公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按齊襄公亂常遇弒其女失所瞻依則莽嫁之事無與爲主矣況齊桓闕伯方殷文姜以淫惡見絶是以遷延濡滯至莊公年三十六而未娶故納幣遇穀情禮無不至矣猶然未有昏期此非魯人之不恊實齊國無與主昏者耳扈之盟亦莊公之輸情于齊也說者或以爲齊人之難

或以爲魯人之疑豈其然乎扈齊地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公桷

刻鏤桷椽也方曰桷圓曰椽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之制加于宗廟以飾夫人故斥言桓公以惡莊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按納幣遣大夫者也而公自往親逆或于境或于館禮之節也而公以納幣旣如齊則親逆自不容已委宗廟社稷之重僕僕以逆仇人之女

莊公眞有胷無心者乎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戊寅大
夫宗婦覿用幣
按自文姜滛亂齊魯交詬莊公雖若罔聞知丹
楹刻桷極其崇飾然諸大夫國人之心必不能
帖然無議者故夫人濡滯不肯同歸公羊氏云
與公有所約然後入者謂欲議其初迎始見之
禮及嫡妾尊卑之分耳入者倨傲陵轢之辭謂
盛其輿衛峻其防範如以師入國先聲以奪魯
人之氣也于是夫人未見宗廟而大夫宗婦先

見矣玉帛諸侯附庸之贄而大夫宗婦同用矣
此皆莊公先至而預爲之地者也夫昏義以正
始爲貴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則失夫婦之正矣
大夫宗婦同贄則失男女之別矣弑閔孫邾之
亂其兆於此乎
大水
汪氏曰莊公取仇女又奢僭以誇示之故有陰
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而萬
年宫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
誣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按公羊傳以曹羈爲曹大夫三諫曹伯不從而
出奔杜預以其事與鄭忽出突歸相類知是曹
君遂以赤爲僖公然史記曹世家與年表又皆
云僖公名夷其說都不相合而私考之說又本
于賈逵亦以意言之無所據也大抵曹雖小國
而其君出歸之際嫡庶之分存焉是亦世道所
關況又戎侵所致則以裔謀夏尤非細故春秋
特書之以見漸之不可長而伯主不當坐視而
莫爲之救也

郭公
按公穀以郭公爲曹赤胡傳引齊桓公父老之
問舉爲郭亡之證近儒又以郭爲虢即左傳所
謂制巖邑虢叔死焉者也此皆臆說也王氏輯
傳以爲闕文爲是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按女幾內地蓋周大夫采邑而因以爲氏女叔
者天子命仕于陳以爲卿者也是時莊公方成
昏于齊陳欲示親好故有此舉而不知聘非諸
侯之可行于與國者也或以其用齊楚並行之

禮似有挾楚抗齊之意未必然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衛背幽盟爲齊所惡故雖訃而不葬子赤嗣是爲懿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季氏私考曰日食而伐鼓所以助陽氣也左氏稱天子伐鼓于社諸侯用幣於社皆附會之說耳凡救日在朝故伐鼓亦必於朝伐于社以責神此何禮乎幣固遇災而禱者之所宜用但救日無暇禱神而事在責躬亦無待于禱也況倉

卒用牲乎

伯姬歸于杞

按伯姬莊公女公年三十七始娶哀姜當時割臂盟公如孟任輩必先有所出矣或以爲桓公女非也杞姒姓伯爵國夏禹之後歸杞爲惠公夫人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按水陰氣也古人遇水旱雖有雩禜祈禳之禮然必以側身修行爲本莊公娶仇人之女薦于宗廟以成好合故連年大水此陰逆乘陽之象

上天譴告以警戒也公不知修省以消沴異乃徒事非禮虛文卒致陰邪外通宗嗣不立以成弒逆之禍宜哉

冬公子友如陳

按友莊公母弟桓公之子故後世列爲三桓此內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季氏之始事也當隱桓莊之間周齊來聘魯魯無報謝而女叔一來季友旋往繼又會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皆出於季友原仲之私情矣春秋書此豈無意乎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按是時姜氏初入羣心未協連年大水正莊公恐懼修省之時戎雖隣我未聞侵侮何爲有是伐哉豈以濟西之追未遂所逞抑以侵曹之故聲罪以伐之耶忽蕭牆以圖戎落非急務矣

曹殺其大夫

按公羊傳曰曷爲衆殺之不死於曹君者也君死不言滅爲曹羈諱也夫曹伯不聽羈諫而死于位則書滅者正所以表伯之能死守社稷而顯羈之忠謀先見也何以諱也穀梁傳曰言大夫而不名爲曹羈崇也夫不名則羈雖賢後世

孰從而知之是掩蓋之也何崇之有季氏私考又謂赤因戎得立諸大夫不服惡魯伐戎故赤盡殺諸大夫爲戎也亦非確論大抵赤以庶孽奪嫡故殺其不附己者耳何其慘哉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按徐伯益之後嬴姓子爵國戎在徐州之域常相表裏爲魯患故書稱伯禽征徐戎今茲伐亦治戎黨也宋亦與徐戎隣近而嘗被患者故魯約宋乞師于齊以伐之然宋但遣微者則以非門庭之寇耳不修内治專事遠略莊公何不知

務哉

冬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按伯姬係莊公之女則洮非歸寧之地如係桓公之女則禮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不同席而坐况用兩君相見之禮乎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按盟者誓衆奬王室無私侵伐之意同者因其有未協而誓以同之也十六年同盟于幽矣而鄭伐宋魯納詹陳殺禦寇曹殺大夫未同也故再舉同盟之禮以申伯令而一諸侯之心然魯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遂伐衛齊於是專征伐而以主盟中夏之責自任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按慶父專權子牙黨惡友必有大不相謀者故與政未幾棄官而去可謂明哲保身矣但是時莊公無恙内難未萌乃遂托送葬之私交忘宗國之遠慮可乎且與其應君于疾革問後之時而卒無救于子般之難孰若調停于與聞國政之日而覩變以定奉般之策乎若友者亦明于

潔身而短于謀國者也故直書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不待貶而義自見矣胡氏乃云以王臣私交爲始亂故逼季子之私行而無貶豈其然乎

冬杞伯姬來

季氏私考曰女嫁從夫不得越境以寧父母葛覃之時所謂歸寧父母者蓋太姒嫁於周國在渭水旁自周歸渭乃境内也嫁於隣國而欲歲一歸寧恐非先王以禮制情之教矣伯姬以國弱求與魯親故先通杞伯將朝之意會洮必亦爲此也往來頻數非能以禮自防者矣

莒慶來逆叔姬

按慶莒大夫名叔姬莊公之女杞伯姬之娣也禮國君不當與大夫敵體大夫不得越境逆婚況莒本倔傲之國慶父又莒之强臣慶父越分求婚莊公自甲下嫁此春秋之所交罪也

杞伯來朝

按諸侯無相朝之禮況齊桓伯業方盛權有所攝而杞伯朝魯者以其爲甥舅之國禮可義起齊或不見讓耳然伯姬先通而後來朝則杞伯之不能自強伯姬之預聞國政具見之矣

公會齊侯于城濮

按左傳云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但衛立子頹在十九年至此已越十年而衛惠公已易世矣何伐之遲也竊意請伐者齊也蓋去年衛懿不與幽之盟齊桓方有志討不服而廖適來賜命遂因以伐衛請且以立子頹之事激怒天王蓋欲挾王命以震懾之耳魯衛兄弟之國莊公知齊謀遂會齊桓以講解之城濮衛地伐其國而即會于其地欲使聞之而來服也此見桓公之不得已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　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按齊桓倡伯尊周必先于攘夷攘夷必先于主盟中夏衛姬姓同盟之國豈忍伐乎因其不與會欲聲討以恐懼之故不自往而使卑者主兵書曰齊人桓公之心事白矣戰者亦衛之彊吏也左傳云受賂而還當亦是齊將之誤而歸咎齊桓豈伯者之所爲哉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子蘧蒢嗣是爲文公

秋荊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按鄭居王城之內與楚隣近實中國之藩屏楚欲侵中國則鄭實當其衝十六年楚文王伐鄭是時齊桓伯圖初就人心未孚故未敢輕救至是幽盟再同伯業已定而楚復伐鄭是肆其憑陵而旁無伯主矣于是約魯宋二大國救之不惟得救災恤隣之義而崇奬王室以張中夏之威靈者實藉此舉故穀梁云善救鄭也

冬築郿

按郿魯下邑或以爲戎常出沒及之欲以設備

似疑于城然臺囿曰築不曰城而曰築必築甚甫就而停工未畢者耶蓋郿與秦臺相近觀秦臺之築則郿工之寢可推矣

大無麥禾

按麥熟于夏禾成在秋而必總書于冬者五穀以禾為重麥雖無尤有望于禾之熟也先書築郿者見莊公興工役于夏八九月之間而忽省斂之政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按臧孫氏辰名是為文仲公子彄曾孫也不稱

使者觀外傳辰之言曰國病矣請糴于齊又曰辰也備卿請如齊則告糴之舉莊公未嘗有意皆出于辰之請也故不稱使以見辰之急于謀國公羊氏乃以為臧孫之私行誤矣外傳又云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則不惟見桓公不遏糴之信命抑亦正而不譎之一驗乎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王葆氏曰養馬欲其富故廐謂之延延長也猶庫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禮凶年歲不登馬不食穀馳道不修去冬大無麥禾而今春新延廐可謂不恤國矣

夏鄭人侵許

按鄭許雖世仇然許自盟幽之後凡有盟會必與滕滑小國附于大國故不登于史策即有背盟之罪伯主自在何與于鄭豈以去年荆之伐鄭以許人為鄉道耶則齊威方振許必不敢向楚以自外于中國謂之曰侵見無罪可聲著鄭之陵虐也

秋有蜚

按劉歆曰蜚一目虬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其國大疫羅端良曰負蠜今謂之蜚盤蟲好以清旦集稻上食稻花故春秋書以紀異若劉向以為淫風所生為哀姜之應則鑿矣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按叔姬于十[illegible]節歸酅至此歷十八年而卒則事定而節完外之無愧于紀侯之宗廟內之可以慰宗國之先靈始終不貳節孝兩全可以為賢矣故春秋不卒紀侯而特書叔姬之卒勸後世也

城諸及防

季氏私考曰諸城在莒東北一百八十里而莒西又距魯五百餘里魯安得有此遠邑乃紀之故邑而爲齊所併者也齊以諸近莒控制爲難而酅邑密邇齊都欲得之久矣今以叔姬老处酅無主焉乃先使魯受諸以爲叔姬喪祭之備雖曰重姬守義實以諸易酅也故叔姬方卒魯即城之而防在鄆西亦近于莒且又在齊南魯北境上城而及防備莒亦以備齊無制之術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按成魯北鄙地公羊謂鄣紀之遺邑紀在魯北境則鄣必與成相近者莊公聞齊將有事于鄣故次于成以待之則齊霸信義之未洽魯莊交鄰之不誠可見矣

秋七月齊人降鄣

按公羊謂鄣者紀之遺邑夫以紀之全國猶不敢敵齊而滅亡久矣豈有一邑之民能二十餘年獨拒齊乎或曰齊太公支孫封于章蓋在遂西而北鄰于齊者也小國孤危不能自固齊遂以兵威脅使降附故不曰鄣降而曰降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按紀國既滅則叔姬之葬無與爲主非魯葬而誰哉又何足爲莊公多而屬詞乃云恤典之厚也然亡國遺嫠而書卒書葬可不謂賢乎但伯葬以齊叔葬以魯則紀姓之凋喪誠爲可憫而齊之罪亦不可掩矣此春秋之微意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按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魯濟即今之濟寧州鉅野縣也左傳曰謀山戎也蓋齊桓圖伯業所與會盟者惟魯衛宋鄭陳邾等國皆山東諸侯吳越遠處東南荆楚勢方强盛俱未暇圖而秦晉燕之在西北者意欲伐山戎以威之而戎心叵測地勢險阻故約魯侯于魯濟以遇禮相見而謀之耳然捨近攻而事遠略困民力以爭不毛非計也而魯莊好勇躁動豈可與謀之人乎故下即書伐山戎見其謀之成于莊公也

齊人伐山戎

故公穀皆云此齊侯也夫山戎在舜之營州古孤竹國之地東距遼北距燕遠在千里齊桓雖喜立奇功以威諸侯然伯業甫就羣雄未盡服肯輕千乘之尊深入不毛之地乎以智謀雄略之王輔以管鮑諸賢其舉動必不然矣所謂將卑師少者是也非貶而稱人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按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境未聞築臺以備敵者也戎在魯之南界其南爲宋

而郎近之其西爲曹而秦近之其東爲徐而薛近之皆相屬于魯南鄙者也故築三臺以察戎之出没雖非遊玩之地然土木頻興非時動衆豈爲國之所宜哉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按薛已附屬于宋故自齊桓倡伯以來凡會盟皆不與卒而不日不訃也夫薛既屬宋與魯無交而魯乎之者謂將築臺于薛欲因乎示恩而求薛割近魯南界之地耳所以上書伯卒下即書築臺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按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諸侯不相遺俘捷囚俘也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以大國且伯主安得自屈于魯哉蓋有侈勝威服之意焉當是時齊欲伐戎戎亦懷疑畏故謀于魯齊莊公好勇必預料其勝而鼓舞之所以齊侯既幸已之成功又服莊之料敵乃屈體獻捷不自知其非禮也且獻俘必告廟魯有周公之廟在焉戎狄是膺公之所以翊輔王室也安知齊桓不自附于周公而爲此舉哉史臣據其所稱之

實而書之亦爲魯張大其事云耳

秋築臺于秦

秦在魯西境蓋濟西地也前築郿時必先爲基址此特培土而崇之耳一年之中三臺並築則民力無一時之暇矣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將何以爲國哉

冬不雨

按周之冬夏之八九十月也當是時穀已成實雖未甚害然陰陽不調亦嗣歲之災故特書之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按左傳曰爲管仲也杜預又泥楚申無宇齊桓公城穀而置管仲之言遂註云公感齊桓之德爲管仲城私邑而以小穀爲穀城殊不知齊自有穀如文十七年公及齊侯盟穀宣十四年歸父會穀皆濟北之穀也此小穀自是魯邑何與于齊蓋魯因齊來獻捷有威脅之意故城此以備之耳然不修政愛民而築臺城穀何益于事哉

夏宋公齊侯遇梁丘

季氏私考曰齊桓有志攘楚而中國諸侯尚多

未服魯以周公之後人望所歸齊常降心求魯而魯終懷疑不忘備齊蓋桓公滅譚滅遂降鄣之事足以使人畏也自會鄄以來惟宋從齊最固無役不從故就梁丘之地而託宋致魯若不期而會者且推尊之以示密厚之意魯服而諸侯之信可孚此桓公之志也亦可謂善糾合矣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按公子牙慶父同母弟莊公之庶弟也是爲僖叔左氏載莊公有疾問後及季友酖殺叔牙之事公羊云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不直誅而酖之使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季本氏以爲與書法不相應且此時友已奔陳牙乃自卒非酖殺也三說姑置弗辨但叔牙黨惡慶父不利社稷而書爵書卒何哉爲魯幸亦爲牙幸也蓋使牙不死而莊公薨則以慶父之奸惡翼以叔牙之比周季友雖忠勢孤而分單無以爲也弑逆之亂不待立子般而見矣幸而先公以死則慶父之謀既以無助而未發子般暫立國脉亦未遂至于淪亡故曰爲魯幸亦爲牙幸也聖人因舊史之文見叔牙不與于慶父之亂則亦直書

其爵與卒焉耳若必追其既往之非而削其爵沒其卒豈聖人恕以待人之心哉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季氏私考曰莊公精騎射狃戰勝晚年大興工作此有好大喜功之志者也然情于大義聽于私情母子兄弟之間多不能斷防跡宫壼而禍隱蕭牆矣非遇齊桓寬大不討舊嫌幾何而不辱身危國哉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按莊公踰年不娶哀姜歸纔九年且無所出子

般出于孟任其名不正啓方幼而非嫡獨僖公生在哀姜未娶之前其母成風雖賤亦非孟任之流當莊公疾革問後季友何不以立長之說擁戴僖公乃逢迎詼合爲以死奉般之議于是儲位未定奸雄在旁窺竊神器子般之立出于權時之策在國人當且不服况慶父乎是子般之弒莊公自貽其禍而實成于季友之一言也慶父之罪奚待言哉弒而書卒般不宜立且立而未踰年也書弒則成其爲君矣此春秋之微意而或謂左氏國人之說爲誣子般非弒不亦

謬乎

公子慶父如齊

按胡傳曰子般之卒慶父弒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季本氏曰慶父如齊以閔公幼弱無寵於哀姜欲謀自立也二公之說皆非也蓋慶父以國人賊般謂齊桓未必知出于已使故如齊以覘之而啓方爲哀姜娣叔姜所生乃齊人所欲立者于是同衆擁立已即如齊告立以見德則後雖有變必不疑已而會既無應立之子我可謀立而齊不爲阻耳此如齊之本謀奸雄之秘計兩公或未之窺也不然弒般之賊固伯主之所必誅簒立之謀亦豈可使聞于伯主者乎

狄伐邢

季氏私考曰邢姬姓侯爵國周公庶子所封狄之爲國其西南則邢衛其東北則冀燕冀封堯後燕封召公本皆衣冠之會而狄得雜處其間必緣後世安插降夷使親王化而周綱不振中國衰微則闢土漸廣而肆行無忌耳汪克寛氏曰此狄入伐之始

閔公

名啓方莊公庶子母叔姜九歲即位在位二年

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

按閔公本莊公之子子般之弟子般未立而弒則于次應立其不書即位者以大臣擁立事在先君之年耳然亦慶父藏姦從衆欲謀不軌利其不書即位也

齊人救邢

按狄伐邢已經四月何救之遲耶蓋去年十月

中魯方多難桓公初伯豈能超然不一經營雖慶父如齊告立尚在猶豫未信之間故狄伐邢之時未暇卽遣師往救况經于狄伐不書月日焉知在十月與否而齊之至邢亦非旦夕可至魯史但據齊師至邢之日記其事耳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汪氏曰莊公之薨至是十有一月而始克葬蓋以國亂子弒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按是時慶父秉外權哀姜爲內主蓋唯恐季友

之歸而左氏謂請復季友者非也况閔公時方九歲何以卽能出盟伯王蓋慶父既以擁立見功于齊因桓公在落姑遂奉幼王赴會見已翊輔嗣君之意以深結于齊而爲他日謀逆篡立之計耳但齊桓見閔公孱弱國乏老成深知季友平日爲人或言及召歸之事慶父遂聽其來歸以順伯王之心益見已之竭忠于社稷此正其包藏禍心飾詐文姦之祕計也吳臨川乃謂魯大臣有謀先以請復告于伯王使桓公召閔公而與之盟見季友之復出于齊而不出于魯以鉗制慶父後日驅逐之患何其迂哉

季子來歸

按季友曾誓以奴事般則子般被弒何不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慶父之罪而全軀奔竄奉召遄歸何自食其言耶蓋是時王綱不振征伐之權自齊桓出慶父既以立閔見德于齊儻不自量而必與之爭則桓公必曲庇慶父而不吾聽如以肉投餓虎必無幸矣故隱忍奔陳此豈特自全之計哉蓋逆料慶父終將不利于孺子而有申可輔則魯之宗社實在焉今奉伯王之

召而歸則慶父必不敢挾前日之仇抗伯王以加害而吾得從容觀變待時而動矣此實老成謀國之深慮豈悻悻然徼倖于一旦者哉公穀皆曰來歸喜之也謂其足以慰國人之望也朱子泥于左氏成風事友之說至謂友爲魯國之賊聖人著其專國爲禍之端則身後子孫之事季友安能豫料乎而于春秋不名之義亦難通矣

冬齊仲孫來

按仲孫名湫齊大夫卽無知之後也齊桓圖伯

取重于魯故嘗降志以相從胡傳信左氏之說以為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亦甚寃矣夫齊滅譚滅遂諸侯尚有離心豈有覬覦望國而能服天下者乎孔子稱齊桓正而不譎斷無是也蓋必齊桓見慶父如齊言立閔公之事似無他意近又從約召歸季子故遣湫來省難一以覘慶父之情僞何如一以觀季友之舉動何如故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見季子雖歸慶父猶可慮也公問魯可取謂慶父終能據魯國而有之否湫以秉禮之故斷魯

之難動而欲其君親禮覆亂以成伯王之器不可謂明于料事者乎但謂待慶父自斃則與覆昏之言自相矛盾耳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蓋齊人强移其宗社于他處而取其地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按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于始祖廟祭之而即以始祖配之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故無合食之禮或每年一舉或數年一舉與祠禴烝嘗四時舉行者不同禮記郊特牲曰春禘秋嘗祭統曰春礿夏禘王制曰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此皆孔門弟子及漢初諸儒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言見閔二年五月吉禘莊公乃今之三月遂謂之春祭見僖八年七月禘于太廟乃今之五月遂謂之夏祭耳蓋失考春秋之旨而妄為立論者也周公為魯始封之祖文王周公所自出之帝故魯以周公之廟為太

廟成王以公有大勲勞賜伯禽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追祭文王而以周公配之然亦必止于伯禽之世非以此為魯常行之典也其後親盡之世因借用之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况莊公大義不明綱紀盡廢是得罪于文王周公者而可以配享併及之乎且不禘于太廟而禘于寢又喪未畢而吉祭蓋一舉而三失者也當是時閔公纔十一歲耳魯諸臣不諳于禮成季亦無一言以沮之春秋書此罪有所歸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按奸雄欲逞簒弑之惡則必自泯其迹以逃罪故子般鞭圉人犖則使犖賊般閔公不禁傅奪卜齮田卽使齮賊閔見爲仇家所弑而人不疑已于是可施竊位之謀耳然接弑兩君罪惡貫盈天奪其魄人暴其情指視森嚴雖強自抑制而不能一息寧居者此姜氏所以先孫而慶父隨卽奔也弑而書薨例與隱公同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按哀姜雖特慶父以自固而婦人女子性自柔

脆閔公遇弑之時國人忿怒不平必有以不測之禍恐嚇之者故不暇與慶父謀約逃避于邾自姜氏孫而慶父失其內援亦不得不奔矣然姜氏不孫齊而孫邾者非但畏齊桓亦以成季僖公在邾思以自托耳此哲婦之巧雖顛沛流離猶爲身謀如此文姜孫齊哀姜孫邾俱已見絶其去氏與否亦仍舊史所書恐無軒輕范氏罪重罪輕之說非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按共仲握兵于外姜氏盤踞于內勢相依倚一旦哀姜孫邾國人共偪度其勢必不可爲于是奔莒以莒者嘗有恨于魯可以容身而樹黨也故成季以賂求共仲于莒亦恐其黨奸遺患未必非計孫氏以爲惡季子緩不討賊胡傳亦云譏失賊夫共仲行弑勢焰滔天成季度不可與敵乃以僖公適邾恐併害及于僖公耳身在他國而責其緩且失其亦未察于難易輕重之勢乎雖然成季歸國之後旣不能委曲通變以銷奸萌又不能維持保護以全幼主旣不能請命討賊又立孟氏與叔牙同是使魯人謂弑君者

不失爲有後于是東門踵亂簒逆成風誰生厲階哉

冬齊高子來盟

按公羊氏謂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故喜而不名穀梁子則云不以齊侯使高子說者遂美高子而不美齊侯皆非也春秋固深罪桓公也蓋桓公圖伯豈不以正名討罪爲尊周攘夷之本今慶父兩弑魯君不知請命天王以行誅討豈爲慶父如齊以立閔公之功欺誑蒙蔽之耶則姜氏孫邾共仲奔莒其罪狀

不待詰辨矣且仲孫湫省難而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豈忘其言耶何嘿嘿無所舉動也藉令季友不以僖公適邾而亦推慶父之難則高子之來將誰盟而誰立耶是所謂貪天功以爲已力者安在其爲伯王哉故書高子來盟罪之而非喜之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按衛自宣公淫穢繼嗣不明國亂無政至于懿公而土崩瓦解之勢成矣故狄人一至遂渙然離散不可收拾豈特懿好鶴之故哉然經文止

曰狄入衛而許穆夫人載馳之詩言歸唁衛侯則當時懿公亦暫出避狄權處于曹殘破之餘城郭室廬未能完繕故耳未滅也史記乃云翟殺懿公衛人憐之立昭伯子申爲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爲文公夫衛爲康叔之後齊姬姓大國而狄人得滅之此非細故而齊桓爲伯王乃急于救邢而于衛獨泄泄然不加之意耶春秋謹夷夏之防凡會盟侵伐無一不書乃于狄人滅衛反視爲細事而不書耶

鄭棄其師

季氏私考曰是時狄方入衛而鄭與衛鄰其地以河爲界故使高克將兵禦狄狄久不退鄭師亦久不還則未免逃亡潰散矣春秋書鄭棄其師以見其輕用大衆之失也左氏以爲鄭惡高克久而不召公穀亦謂棄師爲惡其將夫觀清人之詩未見其惡克也清本近在衛南而彭消軸則皆衛邑之在河北者清人因狄入衛而南避於近河之邑未見追逐則狄患尚未遽能渡河至鄭第遣一旅至河更番偵伺待有警急而後大發車徒未晚也今乃盡以其師次于河上

使之翱翔逍遙旋抽作好逾時在外竟不召還故書曰棄其師非真惡高克也

春秋翼附卷之四終

春秋翼附卷之五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按左傳閔公二年秋八月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或云立于慶父未奔之前故卽位不書於逾年正

月也此實季友以賢定國之功左氏乃云成風聞季友之繇事之而屬僖公則大失古人之心矣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按先儒皆以衛自盟幽以來背齊不會及齊見伐又抗不從故桓公棄衛不圖而盡力救邢以歆之非也蓋衛自宣公滛亂國勢崩解狄人猝至遂爾播遷欲救之事已無及故且聽其避狄處漕以俟後舉非棄之也若邢與衛隣近實當狄人歸路之衝藉令狄乘勝襲邢邢不能支而入于狄則北州一帶翟得縱橫出沒後雖欲恢復境土爲邢衛計難爲力矣故師宋曹之師次於聶北以爲聲援使狄不敢侵邢及邢遷于夷儀遂師二國城之以固其根本邢存則磁澶洛聶之間彼此猶得聯絡交制不爲翟所充塞梗閼庶人民安堵由是可以爲勞來還定之計而楚丘之城因可漸舉矣是救邢亦所以存衛也廼猥云棄衛不救豈知伯王之心者哉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按邢國號夷儀邢地夫古者立國建都必擇地

勢邢雖小豈其都漫無所擇且當時或未有城或有而狹小且瑕故乘狄人既退請城于伯王以爲根本計但三國師徒糾集事體容有不便故暫遷于夷儀以便工築之役城完日仍歸復國都是遷者爲都城計也吳臨川謂邢卽夷儀故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邢則混矣然夷儀必與聶北相近三國之師在聶故就之以自托防不虞也再叙三師見春秋以來悉力存亡唯有此舉得南仲城朔方山甫城東方之遺意美齊桓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按哀姜出孫于邾義雖絶于齊魯然實齊魯未了之事桓公身爲伯主豈不展轉于念但情法不能兩全使之歸齊不可歸魯不可殺之于邾不可殺之于齊不可于是使人陽爲召歸而陰縊之于夷夷者齊東鄙小國也死于夷則泯邾之迹使人奉命而召則不得不載屍而復於是魯僖請歸禮葬而書曰夫人之喪至自齊則桓公之情法兩全僖公之體面亦飾矣說者但知齊桓大義滅親之正豈知其委曲用意之深如

此哉

楚人伐鄭

黄震氏曰楚荆也今始稱楚者先儒謂楚至成王令尹子文得政國益強改稱楚以交于中國從其自稱非春秋改之也然而聖人之慮深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邾人于檉

季氏私考曰檉之會齊桓以楚伐鄭至再而欲攘之故卽宋地謀合諸侯也左氏以爲謀救鄭則楚兵已退鄭既預會矣何救之有乎是時魯以齊能定難乃始服從而大國如陳衛許尚皆未至則人心猶未盡一可知故與宋公定計而諸侯自此潛孚不待再會矣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按檉之會邾人在焉越月而敗其師何也蓋邾界于魯宋嘗兩事之自北杏之會邾專附宋魯久不能釋然矣及夫人孫邾事多不韙僖公深媿之而會檉之時必不能無語言睚眦之恨此其所以有偃之敗也何休謂公怨邾以夫人與齊當亦是此意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

按莒納慶父魯君臣已愧憤不平又以求賂不遂而加兵于魯則成季帥師敗之亦以雪先君之耻卽殺莒君之弟拏不爲太甚康侯以友主此戰而責之豈其然乎酈地當在魯東鄙僖公因是而賜友以費或酈卽費間之地歟至謂賜友以汶陽之田誤矣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按胡傳謂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氏者受于魯杜元凱以不稱姜爲闕文非也蓋齊桓既以大義縊殺哀姜絶之也絶之則必不容復稱姜矣

當是時旣從僖公之請而歸其喪必有復之之辭曰夫人者因魯人之稱也去其姜者齊惡而削之也齊曰夫人氏則魯使亦曰夫人氏史官亦書曰夫人氏聖人仍舊史之文耳不然夫人尊號且存之也而獨去一姜字謂之何哉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按楚丘衛邑文公旣立避狄而遷于此齊桓因爲城之以建國都焉先儒謂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非也蓋昔未有國而今始有者謂之封衛爲康叔之後其建國舊矣特爲夷狄侵陵都

邑雖殘侯封如故何待再封乎或以楚丘爲魯地至引魯襄公薨于楚宮爲証而謂定之方中亦爲美魯先君而作城楚丘亦魯事故以內詞書而無預于諸侯則誤矣蓋楚丘之城在文公初遷之時楚宮之作在文公旣遷之後非齊桓城築于先無以爲文公營立之地非衛文創圖于後無以成桓公與繼之美合而觀之始終本末昭然可見何與說之紛紛也

夏四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季氏私考曰先儒皆謂哀姜莊公之正配僖公之嫡母子無絀母之義得用小君之禮竊意婦人旣得罪于夫宜絕于宗廟而復得以小君禮祔焉則非所謂恩輕而義重者矣故以私禮葬可也以小君禮祔不可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按虞公爵出自太王長子泰伯伯無後武王封仲雍曾孫周章之子虞仲以爲伯嗣晉侯爵出自武王少子唐叔虞虢亦公爵出自文王季弟虢叔武王封于下陽以其兄虢仲先封東虢故名下陽爲西虢三國皆姬姓同出于周而相隣

之國也虢在虞南晉在虞北晉無虢地乃可以圖河南蓋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之潼關蜀之劍閣潼劍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旣舉則虞虢亡此晉獻公伐虢取虞乘勝圖南之計也胡傳曰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强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爲首乎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按江黃皆嬴姓國江伯益之後黃陸終之後乃楚之東北境也貫宋地當是時楚勢日强憑陵

中夏騷騷不可遏齊桓欲爲攘楚計思江黃不通則師入楚境江黃反在吾後可以絶餉道與楚掎角以制我宋爲中國捍楚屛蔽與江黃相近于是先使宋桓密約二國來盟是斷楚人之右臂而我可無左顧之憂矣此實制楚一奇策也説者見江黃後爲楚滅遂謂不出管夷吾所料豈達權之論哉藉令逆料不能救而弗與之盟則齊終無入楚之路是重江黃而輕中國矣蓋管敬仲之言欲桓公盟二國之後必能一舉成滅楚之功使江黃永預中國會盟不受楚人

荼毒耳非沮貫之盟也但桓公召陵服楚志漸驕盈諸所舉動既不足以服楚人之心而爲江黃之庇況齊處東海楚處南海千里遼絶又不能旦夕救援卒使楚氛復熾二國夷亡竟如仲父所料以貽後世之譏也惜哉

冬十月不雨

按十月乃夏之八月正禾苗華實之際而恒暘暵旱則西成爲可慮故特書之

楚人侵鄭

張洽氏曰楚自莊三十年楚頵已長用子文爲令尹兵勢騷强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專以圖楚爲事必未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按周之正月乃夏之十一月雖春華播種然農隙之暇索綯乘屋諸務亦在此時則雖一月無雨亦未爲大害若周之四月乃夏之二月春華垂熟需雨甚急即今民俗所謂春雨如膏是也而亦不雨則其害大矣況觀下書六月雨則自冬十月至夏五月八月之間無雨矣可不謂災

乎乃先儒咸稱僖公重農務穀閔雨憂民而天澤不降豈無實德致然與

徐人取舒

按徐國在下邳舒鄖姓皐陶之後有數種曰舒蓼曰舒庸曰舒鳩僖公時尚合爲一故總謂之舒魯頌曰荆舒是懲則楚之與國而共爲中國患者也徐人爲齊通伐楚之路故取之是有効順中國之義所以稱人觀十五年楚伐徐桓公率諸侯之師以救之乃知此舉徐蓋受命于齊者耳

六月雨

按周六月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農事將興待雨尤急故古者以是月雩祭況自十月至此久旱得雨則民情慶豫可知故穀梁傳曰喜雨是巳季氏私考謂二麥方熟宜暘之時彌月而雨非志喜也誤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按江黃在楚東北境乃中國諸侯入楚之路故齊桓托宋約二國盟于貫矣今欲謀伐楚則事機更宜謹密于是陽穀在齊西鄙離楚甚遠乃

致二國會焉觀明年八國同次陘而江黃不預則知齊桓爲二國免後患計不特以其兵力寡弱之故矣胡康侯乃謂江黃各守其境爲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彼惡知伯主用兵之道惜小之意哉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季氏私考曰齊桓將謀伐楚既與江黃遠國定議矣豈有中國諸侯不爲師期之理但恐蔡人洩機則楚知所備故不煩諸侯而但使大夫往受盟焉其有不協者則陰託宋公爲之招來受事卽還至國不限其先後也故不以大會書友之如齊涖盟趙鵬飛氏以爲聽伐楚之期是也而魯人從齊之心至是始固矣

楚人伐鄭

汪氏曰楚師三至于鄭連年侵伐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檉貫陽穀之會皆爲伐楚救鄭之謀故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按齊桓次陘之役可謂算無遺策矣方其與江

黃盟貫已啓入楚門戶而蔡自哀侯折入于楚不通中國者廿餘載是尤楚之東藩也齊不得蔡何由深入楚哉然當是時以九國勍師何難蹂躪剪除而顧爲潛師侵掠之計葢襲蔡本非齊意又恐兵威太張彼必知警報楚于是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如迅雷不及掩耳者然則蔡方奔潰不暇奚暇報楚然蔡潰之後或逗遛不進楚又得以從容爲禦我計若乘勝長驅卽薄其營壘迫逐攻擊則主客情形勞逸虛實之機未服審察勝負亦未可必也于是整兵疾進而次

于陘焉既以潰蔡先聲奪其氣又宿重兵據上游以示必勝之勢所謂以我而致人者也于是楚人畏懼屈完如師則退師召陵載書盟誓盍不待血刃而攘楚之功成矣孔子稱九合一匡兵車不以其在斯時乎說者謂次陘以修文告傳無考據即包茅不貢等語亦與楚使問答之言非傳檄之辭也至若楚僭稱王乃其本國私相稱謂未嘗以此名號抗衡中夏又安所質証以加之罪哉說者猥譏管仲舍大責小謬矣

夏許男新臣卒

張氏曰召陵地屬潁川去許密邇許男疾而歸卒故不言卒于師子業嗣是爲僖公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按楚卿未有通于中國者特使卿來重其事也召陵楚地左傳云楚子使屈完如師蓋畏齊師強盛而輸誠納款以乞盟也但陘乃駐師之所不可以行會盟之禮若遂與盟則以盟爲急戰爲緩是齊桓以楚來盟爲幸而欲速成者矣蔑禮示弱伐楚之謂何故退師召陵見因完之効順請乞而退師以緩伐也盟于召陵見諸侯行會禮以受楚完之盟也名正事肅豈不當于禮哉季氏私考謂師中已盟因完將歸又要盟以堅其志是預逆其敗盟而先示以不信也可乎

齊人執陳轅濤塗

按濤塗之執左氏以爲獻循海還師之誤竊以齊桓英毅夷吾才略觀其伐楚次陘始末算無遺策豈不知旋師便計迺輕許濤塗遵海之說哉且以一言之誤而執與國之柄臣以一言之合遂賜要害之重地其賞罰必不若是輕易也大抵陳與蔡皆近楚陳雖不如蔡從楚之堅其

平日亦必聽其約束者故江黃與陳隣近而貫之會獨宋江黃而陳不與恐其洩漏事機於楚耳至欲侵蔡伐楚必由其道則不得不羈縻同事示以坦壞而蔡人奔潰之時屈完如師之日陳人不無情偽敗露爲齊桓所覺察但機務鞅掌盟約未成故未暇糾舉今荆楚已服振旅班師不可不一懲創以圖善後之策于是執濤塗以數其平日即楚之罪師中不戮之過庶陳人知畏而江黃許蔡諸國各有所警耳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按及者蒙上齊人之辭既執其臣又伐其國罪齊侯之已甚也故貶而稱人穀梁子以爲內師則以會爲王非其義矣夫齊桓以江黃與盟開道伐楚故與之伐陳以張其勢然以蕞爾小邦既使獲罪於楚復令結怨于陳且齊遠處東海相去遼絶難爲聲援脫有後患其何能淑是庇之適所以害之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前事侵蔡後事盟召陵而致以伐楚者大伐楚之功也

葬許穆公

按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者許男實不卒于師而葬禮以侯者重其從伐楚也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按公孫茲叔牙之子魯卿也秋與江黃伐陳矣何又以卿帥六國微者侵之哉即以平呂事楚師中外比然既執其臣又伐其國亦云足創而侵陵無已齊桓于是失策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按申生之死晉國之亂說者皆歸咎于驪姬吾以爲晉之先後去公族甚慘天生驪姬以報其毒也語云披其枝者傷其根晉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而桓叔其季也桓叔以來覦文侯之子孫不啻寇仇必鋤其根奪其據而後已歷桓叔莊伯至武公而滅晉獻公乃武公之子莊伯之孫而桓叔之曾孫也則羣公子之出于桓莊者非獻公之諸父則王父昆弟耳乃聽士蔿之計諜譖以去富子于先圍聚而盡殺羣公子于後

屠之如刈草菅略無憯怛不忍之意蓋以去其偪而後嗣子可無患也豈知有驪姬譖殺吾嗣乎申生死二子奔自以爲奚齊可無患矣豈知有里克弑奚齊卓子兩俱棄之乎是滅桓莊之子孫者非文侯之子孫乃卽桓莊之子孫也然不有驪姬其毒豈如是之甚故曰天生驪姬以報其芟夷公族之毒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按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卽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也曹伯有疾遣

世子射姑待父朝魯春秋譏之況伯姬歸杞方十二年其子尚在十歲左右必未承命為世子何以朝乎疑杞惠公時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為魯甥令攝父行禮以託于魯故繫于母而曰朝其子然朝而命以婦人益非禮矣惠公是年卒其子立是為成公

夏公孫茲如牟

按左傳以公孫茲如牟為娶夫大夫非君命不越境娶為私事法不應書而此書則必非娶矣蓋牟自桓公十五年來朝已屬於魯凡侵伐會

盟則供其貢賦如附庸然公孫茲以去年冬帥師會六國侵陳必缺供貢賦故如其國以征之耳然以他國不令之役責小國以非時之賦以大字小者當如是耶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按史記周惠王太子名鄭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而立之齊桓率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此翼戴之功伯業第一義也然使出會而不由王命則在世子為植黨在諸侯為脅君齊桓創伯以尊王室豈鹵莽若是必先約八國欲行朝請之禮惠王憚于禮遇之煩辭其朝而使太子出會庶于情于禮兩無悖耳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按齊桓既率諸侯以會王世子則惠王之志可回太子之位已定然尤恐諸侯之懷二心也故又為首止之盟欲其終始翼戴無有與同耳春秋書此正以見齊桓之忠于為謀大有功于王室也穀梁云無中事而復舉諸侯尊王世子而

不敢與盟亦未得聖經之旨矣

鄭伯逃歸不盟

按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不朝于齊故逃歸季本氏曰惠王既使王世子出會則已從齊請安有會畢而盟復陰沮鄭伯者哉況鄭伯連歲從齊會盟同事何以見其不朝而懼也竊謂惠王本無心于世子迫于八國而從則沮鄭之謀未必無之而鄭伯見楚氛日熾齊伯日衰故樂于附楚而逃歸耳左氏之說非誣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按八國伐楚本爲攘夷尊周則既盟之後宜即以服楚之事歸報天王請貸其疇昔僭王猾夏之罪錫以爵命旌其來服之心庶幾權有歸攝事有終始乃于師中侵伐同盟是示以不睦之釁也旋師逾年不聞歸命天子是導以無王之逆也況齊處北楚在南卽欲有所救援非旦夕可至弦黃諸國在楚人掌握中耳何難滅哉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按左傳晉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今不先書虢滅者何晉既滅下陽志已得逞此復假道雖云伐虢意實覬虞故特書虞以見虢也然滅而書執者何蓋晉視周天子雖若綴旒然兩滅同姓志自忸怩且虢公已奔京師矣可復令虞公奔訴于是先執之以杜其口修虞祀以見德歸職貢以啗王晉獻之狙詐極矣故貶人稱執以重著其罪也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按齊以諸侯伐鄭討逃首止之盟也新城卽新密以其南近方城楚之伐鄭必以密人爲向導故越鄭都而圍之威鄭且以威楚也世子既會鄭復以逃盟受伐惠王亦不能無媿矣

楚人圍許　諸侯遂救許

按是時鄭已堅志從楚許與鄭世仇國在鄭之西實界楚鄭之間中國諸侯藉許以制鄭適楚之路楚人之圍實欲得許以爲鄭聲援非止攻所必應以解新城之圍也救稍遲緩則楚必入許將據其要害與鄭相爲掎角以制我矣故遂

釋圍以救之此見齊桓不爲敵所制如前緩于救衛而急于救邢皆伯王權時應變之術耳胡康侯但曰善之尤而不言所以尤善之意是明于書法而昧于兵法者也

冬公至自伐鄭

黃震氏曰伐鄭遂救許而獨書至自伐鄭者伐鄭其本謀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按鄭爲華夷之門戶楚得鄭則足以圖中國故桓公急于服鄭不曰侯而曰人者去年夏桓公

同五國伐鄭班師未久故不欲再勞諸侯是時江黄弦栢皆已親齊桓公必選驍將鋭卒帥諸國之師往伐故能動孔叔之畏耳非將卑師少也

夏小邾子來朝

杜元凱曰郳黎來也邾子别封故曰小邾始得王命而來朝也何休氏曰齊桓公請天子進之於是以爵通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按申本國名而邑于楚載觀左傳楚文王將死

之言則申侯故楚臣而來用事于鄭者也鄭伯背齊從楚申侯與有謀焉齊桓數數伐鄭孔叔請下齊以救國鄭伯度不能免于是以逃盟從楚歸罪申侯因殺之以自解不罪已而嫁禍于臣故書殺大夫以見殺非正刑也然申侯專利反覆爲佞不忠是足以殺其軀矣左氏濤塗譖殺申侯之說非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按左傳以爲謀鄭非也鄭既殺申侯以說齊桓矣何以謀爲蓋甯毋魯地在宋北而西近曹是時曹伯危疾桓爲此盟以謀定其後鄭伯恐桓公不解其殺申侯之故先使子華求通謝過以求盟而華適聞齊桓爲曹畫後嗣之計因有感于三族强横恐妨已立遂以去三族爲請以内臣自効忽父命而重私圖此夷吾所以深斥其姦而欲桓公之弗許也然左氏既謂齊侯辭子華乃又列于會盟豈盟約在前奸命在後而所謂辭者止辭其去三族之請乎

曹伯班卒

班僖公赤之子也赤卒在莊三十二年而班代立今班卒子襄嗣是爲共公

公子友如齊

季氏私考曰按諸侯無朝聘之禮故魯君臣之事齊也皆止言如齊桓主覇事多反正豈使人僭行朝聘哉然則公子友之如齊乃議時政聽事期耳至于僖公親往以五年爲期則必古者諸侯受成方伯之禮也而舊說相傳例稱朝聘則誤矣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

王氏輯傳曰左氏謂去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今年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據經今年十二月丁未方書天王崩恐秘不發喪難于經年而叔帶乃襄王親弟非外國遠人亦難以秘喪爲欺也且既云定位而後發喪則正月二月位已定何得至十二月乎

按秘喪之說王氏辨之當矣季彭山乃謂齊桓以曹共公始立恐國人未靖故復卽其地爲此盟非也愚以此盟與首止正相首尾蓋五年諸侯盟于首止矢心翊戴王世子鄭今且四年矣惠王于十二月崩訃此時非病則起居失常惠后叔帶時睥睨于側王世子內懷疑懼於是遣心腹王人通信于齊桓公旣倡義爲首止之盟今聞此信則不得不尋前盟以堅諸侯翊戴之心此盟洮之本意也鄭伯不合逃盟方懷愧懼近又聞太子華姧命齊桓聽管仲之言而辭之深以爲德故遣使求盟耳

夏狄伐晉

按晉自獻公殺世子申生之後百姓羣臣皆爲之抱寃而不相輯則國勢人心自覺頽弱故晉雖有剪滅羣狄之威而狄人猶乘隙而肆伐也小雅六月之卒章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言非張仲以孝友之德佐宣王以修內治則吉甫亦不能成薄伐玁狁之功于外也故曰內順治而外威嚴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季氏私考曰夫人之義不明久矣左氏以爲莊公夫人哀姜公羊以爲僖公夫人齊女夫哀姜之致是謂祔也哀姜薨在元年旣以夫人禮葬安得踰七年之久而始祔乎僖公之娶本在未卽位之前故夫人之至不見於經經無夫人始至之書何所因而有廟見邪此其爲說皆由不知禘致之非禮故也蓋禘之爲祭追祭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如魯則追祭文王而配以周公於致夫人何預焉是時僖公以私恩崇母又與諸侯娶夫人者異矣他日成風薨葬已見其僭則凡廟見之常弗書可也特舉禘祭而致之則

褻文王輕周公矣故特書禘致以譏失禮夫人去其姓氏義繫於夫人也夫人之致不當于禘蓋不特爲妾母也諸家多謂成風以妾僭嫡之故去其姓氏而不言禘無致夫人之禮則經之文義晦矣將使後之嫡夫人三月廟見者皆可以禘致爲常禮乎

按禮諸侯娶夫人在先君既歿之後則必三月廟見故致夫人于親廟禮之常也禘何以致夫人耶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于太廟立以爲夫人孫明復曰僖公欲尊其母故禘用夫人之禮

致于太廟是也但僖公既以夫人禮葬哀姜則祔于廟矣而又禘致其母是兩夫人也于是公穀皆以不稱氏姓爲立妾之貶而議論紛紛矣愚則曰禮可以義起分可以情遷不可槩以嫡妾論也左氏曰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是四者缺一不可而尤以終于正寢爲主苟其不薨于寢則必有他故焉雖或同赴殯廟祔姑之禮不缺必出于附會成禮者也況哀姜淫穢縊死于夷是義絶于莊公而得罪于宗廟者又安可祔于姑乎僖公雖請于齊而葬以夫人之禮亦其情之不自已而欲修飾莊公之體面耳未必祔于姑之廟也不祔于姑則不爲夫人計此時僖公已爲尊崇母氏之地矣況哀姜未至之先成風已生僖公藉令莊公未娶即遭不韙而僖公既以次立爲魯君則成風將終不得爲夫人耶太廟神靈將以妾而擯之耶故曰禮可以義起分可以情遷不可槩以嫡妾之分執一論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子鄭嗣是爲襄王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按齊桓始伯宋桓能同心翊輔以致諸侯攘荆楚則誠賢君也然魯僖公與同盟接壤而不會葬者何哉以宋襄方有子喪而出會諸侯于葵丘故葬禮簡而諸國皆不往會耳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按齊桓伯諸侯專以尊王爲義今惠王既崩未聞有奔喪會葬之舉襄王即位亦不聞有朝覲會同之事乃襄王以翊戴之功反使重臣錫命

是君先加禮于其臣也冠履之謂何即有天威下拜之恭亦不能三年而祭緦功者也伯王且然又何以責宋襄之背殯出會而貶稱子乎故千載之下以葵丘之會為齊桓侈威美而至美之中有不美焉實不能無遺譏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按伯姬僖公長女也內女嫁為諸侯妻則繫國此不繫國未適人也古者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之僖公未立而先娶則伯姬之生當在莊公時矣書卒者以成人之禮喪之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按宰孔與會而不與盟齊桓不敢挾王臣以令諸侯也載覲五命之辭悉軌于正道而無專殺大夫無有封而不告二語猶凜然尊王之義焉故但束牲載書而諸侯咸喻晉獻亦聞風而來會也當是時以齊之正輔以晉之強尊周攘楚之烈當必氣增百倍乃宰孔遇晉侯竟為寬緩不切之言以阻其行卒使齊晉不謀楚氛日横其關于夷夏盛衰之故豈其微哉

甲子晉侯詭諸卒

按晉處河北山西之境春秋之時猶為僻遠至是其國日強欲修喪紀以魯同姓故來訃魯亦遣使往弔故書卒然獻公方卒而國內大亂不得以禮會葬故不書葬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按據外傳中立之語則里克似與驪姬為黨矣又何以殺奚齊哉蓋當獻公欲廢申生之時惟恐巳亦不免于難故以中立之言托優施游揚於驪姬之前為後日免禍之本獻公既沒謂權柄在手勢力可以轉移矣于是擅殺其君之愛

子以滅中立之誤為他日叙功之地若里克者真剛狠暴横為臣不忠之尤也是惡可以末減哉故書曰殺其君之子深著其罪之不可赦也穀梁乃云國人不子何耶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按左傳始朝齊也季氏私考云諸侯無相朝聘之禮齊桓主伯事多反正豈使人僭行朝聘哉夫謂之曰反正則奔天王之喪葬覲新王之即位獨不可反之正乎乃泄泄然踰年不舉則齊桓之自尊大可知矣又安見其不受魯僖之朝

哉

狄滅温温子奔衛

温子爵國巳姓顓帝裔孫封于蘇其地南近衛而東界于狄狄利其近巳故滅之吳澂氏曰狄於閔之季年伐邢入衛齊桓雖存邢衛而不加兵于狄蓋其時方急圖楚故未暇及狄狄因此愈肆前年伐晉今又滅温亦伯圖之有闕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　及其大夫荀息

按于奚齊曰弑其君之子于卓曰弑其君里克之罪固難末減矣吾獨于荀息有遺議焉夫息

之傳晉獻股肱心膂之臣也觀其言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獻公廢長立少驪姬謀殺太子此其禍患之闕于公家者何如而曾無一言匡救忠者固如是乎又曰送往事居耦居無倩貞也彼蓋逆料奚齊必不免于難則輔立卓子云耳非謂逆獻事齊也以送舊事新塞受遺之責則托孤寄命之謂何貞者固如是乎蓋其言巳玷于獻公未歿之前故不可爲于獻公既歿之後左氏引白圭之詩實貶之也杜元凱乃謂息有詩人重言之義温公譏其失左氏之意諒哉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薛氏曰當是時患有大於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虢滅虞近又國亂狄入衛逼邢前年伐晉近滅温召陵之後楚滅弦圍許所當問者多矣曾不之及而壯戎之爲事君子以桓公爲失所事矣況許方患楚而驅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王氏輯傳曰里克弑二君其罪顯矣惠公申生之介弟於次當立齊秦納之周公忌父王子黨

臨之不可謂不正使能覲于天王而後受命然後治晉之亂以告先君求世子之所以死則驪姬二五優施之亥搆猶當窮治其黨里克之罪人之所知者弑二君惠公之所疾者懷二心而不知其在獻公時志在中立此尤其罪之本而不可不問者也如是則一舉而君臣父子兄弟之義明晉國百世之基定矣而惠公曾無家難之恤方且因亂以爲利納賂以求入外因秦伯内因里丕則奚齊卓子之見殺實吾心所利耳觀其告里克曰微子不及此則初未嘗有討里

克之心特以其志在重耳而不在巳故殺奚齊其言曰是又將殺我乎此之謂懷私而討雖亟不服故春秋不以討賊之辭書

按里克剛愎暴戾絶無人臣之禮愚嘗終始推究其大罪有四當其與杜原欵爲太子申生傅也安危休戚三人共之矣必委曲周旋免太子於難可也一聞優施之言則中立自持以固其謀而成其難罪一及驪姬置毒行譛當時獻公之疑牢不可解太子卽百口無能自白必兩傅剖心裂脰以死爭之庶幾可釋萬一乃徒曰入

自明則生以必不可得之數致太子于縊原欵亟而已獨全罪二驪姬之譛奚齊何與于誅況獻公既托之荀息則父命當立禮齒路焉有誅况君之孩子而可手刃之乎罪三卓子爲姬娣所生尤爲無罪克卽欲迎立重耳亦當與荀息及諸大夫計議勢不可得則奉身而退不爲之臣子巳矣既與息立之而又弒之何忍哉罪四故春秋一則曰殺其君之子一則曰弒其君葢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也獨惜惠公殺之非其罪耳故書曰殺其大夫累上之辭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春秋翼附卷之五終

春秋翼附卷之六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黄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僖公中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按丕里同納惠公克既見殺則鄭必自疑畏故如秦謝緩賂而因晝出晉君納重耳之策然惠公許内外之賂以謀立而入則負之食言背惠此鄭之譖所由興也况因秦召三子殺鄭而并及其黨棄德濫刑又豈君人之道哉故特稱國而不去其大夫惡晉侯之私也再考鄭告里克曰不信以疏之固太子以携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使克蚤與爲謀未必無救于太子之死也惜哉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家氏曰桓公始霸憤齊女之無度以哀姜爲首戮諸夏肅然知中國所以異于夷狄實在于是齊襄衛宣汙染爲之一掃庶乎古方伯之遺烈矣及其暮年志得而驕乃復與僖姜爲陽穀與卞之會霸業其衰矣乎

秋八月大雩

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爲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爲大雩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儆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

冬楚人伐黄

按江黄與盟從齊楚貢之不入者九年矣而不見伐畏伯王之威也自葵丘會後管仲死齊桓不無驕盈之志楚人已窺見其微至于陽穀之會則男女無别而夷夏之防潰矣楚于是有伐貢之舉齊果不能救而黄遂滅于明年敬仲其先幾之見耶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黄

按黄本小弱以强楚伐之必三踰時而後滅則其上下同力可見矣齊桓得其力而坐視其亡何負心哉春秋所以深罪之也

秋七月

按左氏載齊侯使管仲平戎于王夫王子帶召戎伐京師是天下古今之大變不在射肩問鼎之次春秋何以不書况是時管仲已死則其說

皆不足據也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子款嗣是爲穆公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按北狄之横肆當桓伯方盛管仲尚存猶敢伐邢入衛而滅溫矣今仲父云亡桓志驕怠則狄又何所顧憚哉夫陽穀一會而楚人滅黄狄人侵衛有志圖伯者可不愼諸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季氏私考曰鹹衛地而東界於齊是年春狄侵衛故爲此會以謀備狄也左氏謂爲淮夷病杞之故則杞都雍丘即今開封府杞縣淮夷在今淮安府東境淮水之南北距杞踰千里苟欲病之必東越郯宋西越徐陳諸國之境然後能至於勢爲難況當時淮夷未嘗爲中國患乎且於鹹爲會則去杞遠而不切於事情矣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按自公與夫人會齊侯于陽穀而齊桓之伯業遂衰數年之間楚滅黄狄侵衛中國之勢漸見陵夷此雖齊桓之驕惰僖公亦與有罪焉季友專執國政不知救正而徒往來于道路間何益哉況緣陵之役列國共事何獨魯爲鞅掌而君相絡繹不憚煩乎說者乃稱季友善事齊桓誤矣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按齊衛接壤而狄當其北三國所界之處是爲沙鹿而緣陵者其間華夷雜處之地也無有專屬故不繫之國大抵于齊衛最切而亦宋魯諸國通狄之要道故諸侯同役而自此狄兵不敢犯衛者十八年然不踰年而狄有侵鄭之役將復城之哉故曰在德不在險齊桓不修德安攘而徒以城爲捍禦之計抑末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按季姬莊公女也此當以左氏爲正先儒有謂魯公愛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而遂歸之者有謂女子許嫁笄而字既稱季姬則是許嫁于鄫而未歸故遇之而使來請者皆非也然左氏但言怒其不朝而不明言其故是以滋

議論紛紛耳此必鄫子雖娶乎魯而國小力薄不能備禮是以不敢來朝季姬來寧因道其實故僖公留季姬于國令鄫子止于防季姬出遇佐之以成禮使其來朝耳若先遇而後嫁是淫奔也怒其不朝而欲絶之是棄禮也即庶人猶羞之况于諸侯之女乎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按詩云山冢崒崩冢山頂也沙鹿以林麓得名非山也而何以崩公羊以爲河上之邑崩者襲邑也何休注云襲者嘿陷入地中則後世亦常

有地裂水溢漂沒民居之患亦大變也夫緣陵即沙鹿間之地城工甫畢沙土即崩春秋相繼而書豈無意哉左氏以爲晉地而附著卜偃之言誤矣

狄侵鄭

按狄在北視其東則入齊之衛東南則入宋衛之道西南則入陳鄭之道自緣陵既城衛少狄患亦非無益之舉然不越三時遂由西道以侵鄭齊竟坐視不救乃知城陵之役桓公實爲己謀耳當是時齊衛相爲犄角發一兵以截其歸路狄不一大創乎春秋書此見狄之强横亦以罪齊衛之寡謀也

冬蔡侯肸卒

子甲午嗣是爲莊公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此齊桓明禁報成之期也然公十年朝齊矣今又朝之是五年一朝之制迺事天子之禮也不亦過乎

楚人伐徐

按徐自僖公三年爲齊取舒以開入楚之路楚

素欲甘心焉者以其相距甚遠且畏伯主救援故未見報復今齊桓伯業駸衰威靈日弛又何所憚而不伐乎且徐齊之南土伐徐所以震齊之隣耳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　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按齊桓自同盟于幽之後列國協心奉命恐後故次陘伐楚而不盟葵丘載牲而不歃今則志驕威弛人心攜貳矣此牡丘之盟所由講也且

牡丘齊地與徐爲隣匡衛地與徐相遠欲救徐而至衛地伯主之倦行可知矣故諸侯盡僻各遣大夫帥師以救之書曰遂者見急遽畏避之意曰諸侯之大夫帥師者譏虛盟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按厲神農之後楚與國也牡丘之會齊桓畏怯既不能敗楚救徐于是欲伐其與國以塞責又不敢重煩諸侯獨念曹共公爲已所定遂遣曹師同往伐厲然厲非楚所急何益于事哉故冬

楚敗徐于婁林是激楚怒而禍之也至于宋人伐曹則同盟攻擊不待終齊桓之世而諸侯散矣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按楚師未退諸侯散歸譏公之無事空行而齊桓伯業之隳不待貶矣

季姬歸于鄫

按鄫子既成禮而朝則兩國之情已洽夫婦可以寧居矣斷非于歸之歸也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按晦者晦朔之晦非晦冥也震者雷擊之名夷伯猶言共仲僖叔成季云耳先儒以爲公子展亦無的據大抵天變雖不虛生但陰陽相擊多有觸物而起者若必欲求其人與事以實之則鑿矣

冬宋人伐曹

按曹自昭公與宋桓相厚盟會必從牡丘之盟血寒未幾何以伐爲此宋襄輕齊爭伯之心也蓋齊桓與伯多有藉于宋桓當襄公嗣立時齊

之威勢稍衰已不能無抗心而曹與宋壤地相接久懷睥睨近又獨從齊伐厲忿其私相親厚故伐之伐曹所以輕齊也左傳云討舊怨則曹與諸侯伐宋在莊十四年相報何其晚乎或謂曹共公薄宋襄背殯從盟故致見伐亦出臆度總之欲畔盟圖伯云耳

楚人敗徐于婁林

按左傳云徐恃救也然牡丘之會齊桓不親往救但使諸國大夫帥師又僅伐其與國楚已知其志怠矣故以討挑徐出戰敗之婁林春秋書

此所以病桓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嬴姓伯爵國周孝王封伯翳十九世孫非子於西戎地爲秦三傳而爲秦仲又十傳而爲穆公穆公之元年即僖公之元年也至此十五年而秦伯始見於經然則秦始封但得隴西近戎之地其後駸強則盡有岐豐蓋乘周弱而請乞併兼耳韓晉地古韓侯國東遷之後爲晉所併後爲桓叔之子萬食邑因以爲氏其地與秦連界

季氏私考曰晉惠公殘忍薄行人也弑君得國遂欲抗秦幸災怒鄰肆爲強暴故親至韓原以挑秦戰書晉侯及秦則晉志可知矣左氏以爲秦伯伐晉戰于韓原則與經文書晉及之意不同矣秦自僖二年虞滅下陽時百里奚入秦惟務息爭休兵未嘗輕用民力雖惠公弑立有罪可聲亦聽王朝所爲置之弗問穆公蓋深有合焉而公子縶子桑輩皆勇力之臣必娟嫉之穆公誤爲所惑於是忿然出與晉戰遂獲其君雖足以見將勇兵強之效然於反已責躬之道實有歉焉此秦誓之所以悔也故秦誓之作竊謂宜在此時其曰番番良士必指百里奚也仡仡勇夫必指縶桑諸臣也而娟嫉能容之說亦非無因而發者勇於受責不以責人有合於帝王之學故聖人序書特錄其篇也世儒不察乃以入滑敗殽之事皆爲穆公所爲則亦不知穆公甚矣

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石星墜於天至地而成石也故邵子曰星在地則爲石石在天則爲星鷁陽禽也雌雄相視乘風而孕者也故莊子曰鷁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

按劉原父曰人君遇怪異非常之變當內自省而已非所以告同盟也同盟有分災救患之義故水火兵戎之爲害則告告則弔之此所以待于外者也奇物妖怪之至天之所以譬人君雖有堯湯之智反而責躬此無待于外者也無待于外何告之有據此則杜元凱以爲災告于諸侯者固非若季氏私考孔子宋人之說似聖人

作經有私于先代矣竊謂齊桓創伯雖曰以力假仁然尊周攘夷名分賴以不墜自是宋襄晉文秦穆楚莊皆襲其迹者也當是時桓公志氣驕惰伯業漸衰宋襄有畔盟爭霸之心而隕石鷁退之異又適值其地則宋襄固欲附會誇張而諸國亦必心懷疑畏魯與宋爲隣故史官詳記其事聖人亦仍舊史而書之耳又齊之伯圖實始于東北宋晉秦楚則皆自東而西而南者也當齊盛時天下諸侯皆自西以向東今將自東以徂西此六鷁所以退飛而隕石五者或五

霸迭興之兆與說者以後五年宋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爲符六五之數則太無謂矣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氏私考曰季友之卒稱字與仲遂同皆平時爲其君所敬而不名也僖公以季友有翼戴之勤宣公以仲遂有援立之力故以殊禮待之字而不名如齊桓之於管仲稱爲仲父云爾蓋皆人臣之禮也故聖人於其卒也據實而書使人觀其所由而義自見矣先儒以爲稱字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此說出於程子竊恐不然蓋公孫之子將有承宗之責羈貫成童出就師傅則宜有族以別其宗不然則無可屬矣故孫以王父字爲氏禮之常也苟其賢也固有父子同朝者雖當祖父之存亦無害於命氏豈待卒而後賜哉且古者賜氏本爲世祿非以世官也後世命氏遂以世官自失禮意耳乃遂以生而賜氏爲禁豈禮也哉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按先儒謂僖公鍾愛季姬至令其自擇配則豈有卒而不葬之理必鄫子不以期告故史闕文

耳若以先遇後歸有乖婦道則聖人何不并去其卒而必書此以貽譏簡冊哉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按左傳云謀鄫且東畧也然鄫不與盟會亦不聞有難城鄫之役似屬虛妄意淮徐接壤必以去年楚人敗徐于婁林而爲徐謀楚也然兵聯七國大舉救援竟逡巡不果而爲楚人蔑眎此舉欲何爲哉邢本小國素附于衛者也今齊列

于會此衛之所以致憾而明年伐齊後年伐邢有由然矣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按英偃姓國後改爲蓼其西南界六安州即古六國皆臯陶之後也桓公爲徐謀楚以報婁林之役而徒伐其與國之小者豈非縱豺虎而搏狐鼠哉

夏滅項

按西亭辯疑云英項皆楚與國齊桓伐英滅項以報婁林之役承上文故不再舉齊也與四年及江黃伐陳同先儒以項爲魯滅僖公在會季孫所爲者非也夫季孫行父當祖友卒其父無佚早亡時尚稚年況當是時祿未去公室政未逮大夫終僖公朝未專國政焉得擅爲此事乎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

按項由齊滅桓何故止公左氏之說非實也卞魯邑齊桓歸國所經之道夫人齊公族之女故因桓公在境而會之但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況僖公尚未至國而私自出會非禮甚矣春秋書此不惟譏聲姜踰閑之罪亦以見

齊桓防範之不嚴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按齊桓倡伯爲五雄稱首然在位四十三年竟不聞有朝王之舉安在其爲尊周哉故當其盛時而魯衛諸國不即傾心終其身而不能服楚者爲是故也此豈特桓公伯業之虧而管仲器小功卑正在此耳及管仲既卒則其舉動尤多錯謬如陽穀會而男女之防潰不救黃而恤小之仁疎刁牙進而姦佞之風熾此尤其大者而至于好內多寵繼嗣不明先托孝公于宋襄復許共姬立武孟卒致五孽交爭國統幾絕身死不殯虫流出戶其亦可哀也夫信乎修身齊家爲治平之本而聖王之所亟圖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狄救齊

按先儒皆以舍長托幼罪齊桓以奉少奪長罪宋襄此未足以服其心也蓋桓公三夫人俱無子則衛共姬之子無虧亦不得爲嫡立長立賢

比義以從權可也齊桓以鄭姬之子昭托宋襄其父子兄弟之間未必無見但桓公既以昭托宋復以孟許雍巫故孟得挾長而先立此桓之誤也當是時齊喪在殯武孟既立宋襄宜且安撫其國以齊桓托昭之意上告天子以王命臨之或相機以爲變置或從容以圖終及未晚也乃遽興師致伐逼殺無虧大亂齊國此襄之誤也然宋襄豈眞爲齊桓哉其心欲速成伯以齊爲諸侯雄長齊服則列國可傳檄而定故乘喪事倥偬之際與順桓輔立之師昭既立則必委

心聽命惟吾所操縱矣昔也宋輔齊伯今也齊輔宋伯以德報德成伯業于反掌之間豈不有成算乎然而公義在人難以詐服圖伯未幾而執盂敗泓終于業之無成也宜哉故春秋一則曰伐齊以罪其伐喪一則曰及齊以罪其主戰至于書狄救而聖人惡宋襄之心蓋滋戚矣若曹共衛文皆齊桓所定而背德從伐何足貶哉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趙氏曰十一月而葬亂故也

冬邢人狄人伐衞

按穀梁云狄稱人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非也狄懷禍心于中國久矣當齊桓伯業方盛時已嘗侵衛伐邢致伯主有城邢城楚丘之役少沮其強橫今桓公既沒遂狡焉起南侵之志故以救齊爲名而興師伐衛其漸焉可長乎至邢與衛本兄弟同難之國而忘讐棄親助異類以攻中國可勝誅哉故以邢爲主罪加狄一等矣

十有九年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按滕自桓二年屬魯至十六年爲宋桓所致從

齊盟供賦從役終宋桓之世無有缺失何以見執必襄公無道屬國背之伐齊之役滕人不預故也不自反已而徒恃強陵弱執先人素與之國貶而稱人不亦宜乎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按曹邾皆從宋之國去年同與伐齊此何以盟蓋宋襄圖霸大邦不從僅能合此二國故又盟以堅其志曷爲不貶宋而貶曹邾齊桓既沒中國無伯去其公爵則不足以主盟此春秋微意然貶曹衛即所以貶宋襄也曹南曹之南鄙地

鄫子會盟于邾　巳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按邾與鄫隣鄫爲魯婿則仇國之親也宋襄欲爲曹南之盟必先號召二三小國如鄫邾之類是時邾不與鄫約先期至盟地必且挾仇行譖矣然鄫子何不告至于宋乃徒會盟于邾耶此必宋襄暴怒殘忍先諭意邾子不得令其至國即以後至之罪誅而用之既以示威列國且以殺戮之慘嫁罪于邾此宋襄姦惡之極也噫成湯剪爪以代牲其子孫殺人以爲牲何聖狂相去之遠哉然吾觀鄫子婚望國而畏縮不朝季

姬卒而不知會葬必其人委懦不振絕無生氣者宜其罹此難哉

秋宋人圍曹

按宋襄南曹之盟必誅求無厭責人以大難之事曹不能供應是以圍之故左氏云討不服也季氏私考謂討曹不親盟則當曹人在盟之時何不即加譴責而遲遲見圍宋襄之剛很暴戾何其能容忍也

衛人伐邢

按齊桓之城邢與楚立爲狄故也乃邢舍狄怨而從之伐衛衛亦忘狄仇而專事報邢何其愚哉左傳云衛方大旱師興而雨夫周頌桓之章曰綏萬邦屢豐年以武王克殷而安天下故豐年頻至此天之所以篤周祜也邢不可伐而衛伐之是天所厭也乃以偶然之雨附會于周甚矣甯莊子之逢君而左氏之好誣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按先儒謂宋襄暴虐陳蔡思齊桓之德而爲此會非也夫齊桓之德專在尊周攘楚豈有思其德而反納其所攘之人耶蓋陳蔡鄭三國皆隣

于楚即桓公在時已素爲結納特畏伯王不敢顯然服從耳齊桓既沒中國無伯宋襄陵虐小國恣爲無道于是三國合謀要致望國以盟于伯王之地是明以伯權與楚也三國之罪固不待言獨魯僖周公苗裔齊孝亦伯王本支而亦俛首以預盟何哉說者皆以南北之成自向始不知此會實爲之權輿矣此春秋之所深惜也

梁亡

季氏私考曰梁國名伯爵鄭漁仲以爲秦仲有功周平王封其少子康者其地在夏陽梁山界

于秦晉之閒者也是時秦穆公以賢稱晉惠公以惡著韓在梁西久爲晉併而梁界其東與晉接壤安知不爲晉有邪且左氏於此既曰秦取梁而文十年又曰秦伐晉取少梁則其說自相牴牾矣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按天子五門臯庫應雉路魯有庫雉路三門乃諸侯南面聽政之所故通謂之南門新者有故也作者創始也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爲重事況輕用于所不當爲

者乎故左傳曰書不時也

夏郜子來朝

按公羊氏以郜滅在春秋前則春秋以來且九十年失地巳經三世猶能朝其同姓無乃失實乎王氏云郜分爲南北皆附庸于宋而鄭氏以桓二年取郜鼎者爲北郜今來朝者爲南郜似爲有據意是時宋襄無道荆楚曰强郜以宋爲難恃而魯爲同姓望國故來朝以求依附耶

五月乙巳西宮災

按西宮者小寢也諸侯亦有三宮東宮世子所居西宮妾媵所居禮夫人居中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夫人君之過在朝路臨蒞之時者常少在深宮燕私之地者常多災見于西宮天之警戒深矣

鄭人入滑

按滑在東都王畿之內與衛遼絶左氏乃謂滑叛鄭而服衛非也載考二十四年左傳云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不聽命而執二子王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意是時頹叔方有寵于襄王滑必頼

叔之黨常倚勢陵虐隣境與鄭有隙故鄭報之耳夫造其國都之謂入齊桓既沒鄭首從楚稱兵周疆何無忌憚哉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按左氏云謀衛難也蓋前年衛從宋伐齊邢狄同敝而去年衛遂伐邢此齊狄所以至邢而爲盟也夫桓公征楚攘狄孝公既與楚盟于境復與狄盟于邢何其愚哉周書大誥云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此之謂矣

冬楚人伐隨

按隨姬姓侯爵國在厲南近楚雖常爲楚所侵而用賢圖治猶足自存觀楚武王欲侵隨而熊率且比以爲季梁在何益可知矣蓋漢東之國隨爲大猶能統率諸姬以張中國之勢故桓十一年隨絞州蓼欲伐楚今又以漢東諸侯叛楚雖未必能度德量力而黽勉自强其去陳蔡鄭許遠矣乃齊桓倡伯之日不聞與隨會盟謀攘楚不亦失計哉今子文取成而還則隨一服楚而漢陽諸姬無能自存矣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按去年齊狄盟邢今年侵衛爲邢故也齊桓沒後諸侯力攻四夷衛決書伐邢入滑伐隨侵衛著無霸之患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按是時楚勢日强宋襄妄圖襲伯列國無與獨齊孝懦弱兼以援立之故遂脅制之因與乞盟于楚將借楚威以號召天下耳然楚方欲憑陵上國挾制諸侯豈肯以盟主讓宋左氏所謂楚人許之者將豢而執之耳鹿上之盟其楚人之鳩毒乎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按宋襄欺罔不道乃諸侯所深嫉者況陳蔡鄭許楚黨也曹宋仇也掩執之討必楚倡羣附矣齊孝知其詐故不與會亦倖災樂禍之心乎夫宋以王者后裔居列國上公而爲夷囚執其辱先玷華冑固不容誅然蠻夷執其會主而中國諸侯拱手聽命亦何以立于世哉故以同執爲文所以著五國黨楚之罪也

冬公伐邾

按魯與邾本有舊隙又以執用鄫子怨毒彌深但其附宋方堅故有礙未動今宋已爲楚囚故乘間伐之然大旱經時不知貶食省用而興師動兵非其宜矣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按華夷者天地之大界名分之大閑天下有道則天子統諸侯而爲華夏之主天下無道則伯者合諸侯而主中夏之盟未有夷而可主夏盟者也宋襄雖無道實爲盟主豈非列國之冠冕

領袖乎楚顛設詐以執之若曰執一宋襄則中國諸侯皆我所制馭矣得一宋捷是得中國之捷也故使宜春來獻魯不曰獻宋捷而曰獻捷示併吞列國氣象也史官仍其獻辭據實直書而公羊謂爲襄公諱康侯謂爲魯諱穀梁又云不與楚捷于宋夫天下大勢散入裔夷已不可挽乃欲區區于一字之間提衡而砥柱之豈不迂哉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王氏輯傳曰宋公先代之後方修衣裳之會欲撫楚而納之而楚人包藏禍心潛伏兵車執之壇坫之上義甚不直而懸車深入淹歷秋冬師亦已老矣使中國有人焉以大義責其曲以重兵乘其老則走蠻荆釋宋公在我掌握耳豈至反與歃血要言求而釋之哉

按魯爲望國楚素欲假重以號召天下者盂之盟僖公獨不與焉故使宜春獻捷脅而誘之僖公畏楚之疆遂就會與盟必不敢言及宋公之事乃楚子既得盟魯即慨然釋之以見德于僖公蓋示已之有禮而堅魯之服從也夫楚得宋則上游之勢已據服魯則羣侯之心已萃于是可以横行中夏而逞其憑陵之志矣楚顛亦狡矣哉不言楚釋者蒙上楚人之辭亦不忍言也

穀梁謂不與楚專釋迂矣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季氏私考曰須句邾邑也左氏謂須句風姓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據此則須句乃子爵之國矣奔因成風則爲魯事矣國滅而與君奔而反皆事之大者且有關於魯故春秋何以不書邪此李廉氏所以言無此事也趙鵬飛氏直辯須句乃邾邑則益明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按鄭伯畔中夏而先朝楚啓盂盟以執宋公罪固可伐矣但此伐出于諸侯則爲聲討之舉王于宋襄則爲報復之私藉令鄭不附楚襄公能主盟而服楚不乎不自反而徒責人祇爲挑禍計耳泓之大敗將誰咎哉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按邾本附庸小國恃宋强援輒稱兵入魯以報

須句之役黷傲甚矣爲魯計者整頓師徒堅壁清野執詞以問其伐齊喪用鄫子之罪使彼知罪而退則兵不血刃尊俎折衝上策也不然而以猛將銳卒奇正夾攻則勞逸勝負之勢不戰而決亦不失爲中策也乃始焉輕忽無備既焉倉卒出戰觭令得失相當亦損威傷重矣况左氏有我師敗績獲胄縣門之說其辱不亦大哉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按行師之道必以仁義爲本故度德度義武王猶較量于商周之間况春秋世王可不自揣量乎宋襄甫脫釁鼓之餘以歸不能引咎責躬修德勤政内輯其國外和四隣蓄威養重待時而動乃伐鄭以挑楚及楚師臨境又藉口古人兵法重違子魚之言此何異螳臂以分均出後爲仁義者哉其敗績傷股宜足以報其伐齊喪用鄫子之罪固不足恤爲驅不教之民而殲鋒鏑之下則何罪焉公羊乃謂臨陣不忘大禮文王之師亦不過此謬哉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按宋襄雖不道亦一時盟主楚頵憑陵暴橫執之盂復敗之于泓亦中夏之羞也齊孝公不思乃父攘楚之烈及宋襄輔立之恩廼乘敗而伐其國以報伐喪之怨是先决其藩籬以待羝羊之觸見外侮之來而又鬩于墻以重其困者計亦左矣或謂孝公將繼桓餘烈不欲立楚下風謬哉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子王臣嗣是爲成公時僖公有志附楚不會宋葬故卒而不葬

按伯者爲其能攘夷狄以尊王室也雖曰假行仁義然其事亦有當于是者故孔子止論齊桓晉文之正譎而孟子則又併其事而薄之况宋襄公背殯從盟則不仁伐喪奪嫡則不義執嬰齊用鄫子而睦隣之道廢盟上鹿被楚囚而夷夏之防潰此實名教之所不容者而說者乃列于五伯何哉夫秦繆雖能悔過責躬而三良殉葬未免西戎習氣迹其舉動亦隨晉文行事而已于王室何功况楚莊之暴戾恣睢是侵犯我王畧者宋襄之迂愚殘忍是貽羞于中夏者此

皆秦繆所不道矧可厠迹于桓文乎
秋楚人伐陳
按左氏云討其貳于宋也夫曹南之盟伐鄭之役陳皆不與會盂盟薄陳皆從楚陳何嘗貳于宋葢頓在陳南素屬于陳陳因頓從楚必責禮于頓故頓訴楚而楚伐陳自楚城頓而陳頓之爭始于此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成公卒弟姑嗣是爲桓公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按左傳載襄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不聽命而執二子王怒以狄伐鄭夫是時天王號令雖不能行于列國然以臣子擅執君使亂常干紀卽聲言其罪以號召齊晉魯衛諸侯豈無仗義從王者何乃藉兵于狄襄王雖愚未必然也大抵頽叔雖見寵于王而實子帶之黨欲傾襄王以奉大叔必先以狄隗蠱惑王心王因召狄伐鄭以親昵之及隗氏寵替遂奉大叔以外師攻王而王出居于鄭矣啓寵納侮胚胎已成

雖有富辰之諫何能救哉
冬天王出居于鄭
按天子以天下爲家故三傳鑿爲異論曰天子無出然古者天子有時巡大狩之典則亦未嘗無出但出入俱有常期故省方則曰巡田獵則曰狩曲禮曰天子不言出是已周襄王始以頽叔善滑則遣使以請滑于鄭繼怒鄭不奉命則出狄師以伐鄭德狄人則立隗氏以亂後宮替隗氏則被狄攻以出奔鄭逆富辰之讜言受頽叔之簸弄顛倒錯亂自損其威故春秋不惟曰

出而且曰出居見其不得已而奔如寄寓于外而未卜歸期葢亦貶而示戒也豈皆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乎
晉侯夷吾卒
季氏私考曰夷吾之卒兄公子重耳代之是爲文公文公之立其歸自秦葢必晉人召之無所爭也故不書入亦非秦伯納之也故不書納左氏以爲秦伯納公子公子入于曲沃使殺懷公于高梁如此則弑君之賊也且重耳出亡知勵名節而舅犯輩從行又皆以忠肅見稱當里克

初殺奚齊之時遣使迎立重耳而辭不預亂觀
仁親爲寶之言則固以道義相規不欲失美名
者而謂殺懷公以收懷嬴豈重耳之所肯爲哉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按觀左氏稱文公大布之衣等語及定之方中
之詩似非無道之君也然伐喪以背齊德滅邢
以我同姓則所謂敬教勸學秉心塞淵者固如
是乎滅同姓大罪也故書名以著其惡使天下
後世曉然共知其人三傳得春秋之旨矣朱仲
晦乃泥滅國未嘗書名而謂爲傳寫之誤非也

但凡蔣邢茅胙祭皆周公之胤衛滅邢而魯不
能救以篤親親之恩則聖人之意豈特罪衛而
已哉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子鄭嗣是爲成公
宋蕩伯姬來逆婦
按伯姬當是魯公族之女而爲宋大夫蕩氏妻
者禮有親逆婦從夫也婦人既嫁不越境姬自
托魯女故親來逆婦亂婦姑之分失禮甚矣然
僖公以望國之君下主大夫之昏豈不慢宗廟
卑朝廷乎春秋蓋交致譏也
宋殺其大夫
按文稱大夫而公羊以爲宋三世無大夫穀梁
謂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夫春秋非孔子家
譜何用諱其祖名此皆不經之說也季氏私考
謂宋成公以襄公之敗由羣臣不忠所致故盡
殺其大夫追咎其辱國之罪亦非也葵丘之盟
曰無專殺大夫況宋成初嗣位其大夫皆父之
臣法即宜辟猶當議貸而任意誅之則不惟犯
王章違霸令且死其親矣故一時宋國人情洶

洶風聞于魯此實有關于繼述之義暴虐之戒
史官遂從而紀之何暇究其名姓哉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按頓偃姓子爵國經無頓子出奔之事而此言
納者何豈頓苦陳偪往楚控訴而頓之臣民爲
陳所脅欲拒君使不得入故楚納之耶先圍後
納制陳以威頓奪其氣使不敢拒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按左傳修衛文公之好及莒平也夫魯衛同姓

懿親原無嫌隙何待于修魯自元年獲莒拏之後彼此久絶何至今日特與彼平王氏經世謂衛文未平而卒嗣君成父志亦附會之說也大抵魯以望國覥顔從楚莒在東衛在西而魯處其中因欲致二國同事以爲掩飾計耳然衛成匿父喪以從會莒子遣微者以干盟一陷之非禮一受其倨驁僖公此舉亦誤矣

春秋翼附卷之六終

春秋翼附卷之七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僖公下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按莒子雖不忘魯仇但是時魯已從楚莒以拒魯必得罪于楚故釋怨就盟甯速卽莊子乃俞之父也時執衛政成公初立且在喪故不再行而使大夫耳向莒地越月再盟何急于爲楚植黨哉春秋所深譏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按左傳云討二盟也夫孝公不能紹父餘烈以圖尊攘之計乃欲禁魯之從楚惡洮向之盟耶不揣甚矣然追人之師而深入其境是亦危道故春秋一則曰伐我一則曰弗及交譏之也酅齊之近魯西鄙者非紀季入齊之酅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按齊魯本無深仇卽洮向之盟亦無妨于齊者

何侵其西又伐其北耶孝公于是乎悖道矣然衛于魯爲兄弟之邦于齊有存亡之德何不講信明義以聯兩君之好而遽稱師以伐之耶至于魯不勝其忿遂如楚乞師是將以蠻夷殘中國也尤大謬矣夫是時臧文仲柄國展禽一言足以却齊則折衝禦侮當必有道乃知其賢而不用竟與襄仲借兵强夷道伐齊宋何謀國之疎也夫子以竊位罪之宜哉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按楚祖鬻熊夔祖熊摯諸侯祀不過其祖則其

不祀祝融與鬻熊非失也楚頵貪其土地又疾其所對之直故假不祀爲名以滅同姓何其忍哉戎狄無親不待貶矣穀梁乃云以歸猶愈乎執謬哉

冬楚人伐宋圍緡

按左傳以宋爲卽晉是時晉文方養銳尚未與諸侯相通或以齊伐宋圍緡宋已從齊故楚與齊爭衡而伐之亦無所據或謂宋成追論襄公敗泓之故殺其衆大夫于是受戮之子孫以報怨雪恥之意奔訴楚頵故有是舉耳夫宋成果有不共戴天之憤如越勾踐臥薪嘗膽與諸大夫處心積慮爲生聚教訓之謀則盂之恥泓之恨未必不可報乃徒逞其私臆殲其左右以招荆楚之伐何其愚哉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按魯周公之後齊太公之後一爲望國一爲伯裔所宜同心協力以圖尊攘之舉者且齊既聞展喜之對而退魯宜再申先王之命與齊棄捐夙怨偕修盟好以踐世世子孫無相害之約則齊孝雖誇當亦媿服乃藉夷狄之師伐取其邑

大非其道矣歸而飲至不亦羞乎故書曰以曰至見僖公挾恃驕矜之意深罪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按杞迫于東夷國小力弱故禮幣薄惡不得擬于中華自降而稱子史遂仍之左傳用夷禮魯以爲不共故卑之非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按齊桓既沒中國無伯諸侯交横荆楚亂華孝公不能淬志礪行以紹前烈乃間楚勝以困宋襄挾魯僖而屢侵伐何爲謀之不遠也史記稱

弟潘殺孝公子而立事雖不經見覿其葬期之速無乃爲爭立國亂之故耶若會有齊怨而不廢吊喪會葬之紀可謂有禮矣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按杞成公魯甥桓公其弟也即禮幣薄惡猶當以親故諒之今既于來朝畀忽之矣又使上卿帥重師入其國何殘忍哉況東門仲巨姦也僖公欲甘心于齊則使如楚乞師欲責備于杞則令帥師暴入兵權在其掌握寵任無與爲二彼

又何所忌憚哉不再傳而逐國毋殺儲君幾危社稷孰非僖公自貽其禍哉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按是時魯與曹衛陳蔡鄭許皆南面服楚獨宋不從實界限華夷爲中國屏蔽故楚又率四國圍之魯曹衛不與圍者楚人以曹衛隣晉魯齊接壤故使三國按兵坐鎮以絕宋通晉通齊之道耳魯僖公不待楚徵發而往會四國盟于宋者恐齊間楚圍宋以報穀之役故示堅志於楚

以求後庇耳穀梁云人楚子所以人諸侯非也楚稱人而四國稱爵辨華夷也以楚人加于侯伯之上羞中夏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　晉侯伐衛

按是時中國諸侯俱已事楚獨宋尚存爲中華屏障而今且受圍晉所恃以協力排楚者齊秦兩大國而兩國之師又未能即至若遽擊四國以攻楚則楚鋒甚銳如肉投餓虎與宋俱斃耳若必待齊秦至則宋圍方急旦夕且下將柰之何于是出一偏師先分一支令將領統帥潛掠

曹境以搖四國之心親自統重兵整師徐進聲言伐衛以致楚顧之救即未敢與楚交鋒而聲勢遥懸彼此角立則楚人必欲救衛未暇攻宋及楚救衛晉又不與戰而入曹不過使楚人兩地奔馳寬緩時日以待齊秦之至也此兵家之詭道亦足以見晉文之譎矣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按子買莊公之子僖公之庶弟僖公以衛爲楚婚姻之國故遣庶弟爲戍厚衛以結楚也買知其非義故乘晉伐而避之可謂識變矣忠而受

戮豈不寃哉然不曰殺而曰刺者何蓋不殺則避晉棄衛必致楚頵之怒顯殺則畏夷滅親難逃清議之公故陰遣人殺之以泯其迹耳先儒以爲三刺之刺則不足以服公子或以内辭爲諱則不足以言春秋

楚人救衛

按楚人卽楚子也親自救衛則宋圍宜已得解乃左氏載門尹般告急及先軫喜賂怒頑之計則又似未解圍之說也豈楚頵易晉特遣將帥師救衛而身自圍宋耶抑躬自救衛而留四國

之師圍宋耶則下執曹伯畀宋人及宋師與城濮之戰又不相合意必宋人告急在未救衛之先而先軫亦設計未行也不然兵事倉卒之際分田授人亦甚迂矣且楚頵素恃强暴何畏于晉必待激怒而後戰乎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按楚頵悉四國之師以救衛必約曹以爲犄角之勢其鋒銳甚不可犯故度其未至卽移兵入曹此避堅攻瑕之術且使楚人疲于奔救而我得寬緩以待齊秦耳蓋是時宋圍雖解齊秦未至則兵力尚寡脫楚師救曹而曹爲之内應則我必坐受其困故執曹伯使宋人禁錮以爲贄而我據曹邑堅壁以俟兩國之師此老成持重之勝筭也晉侯可謂善師矣左氏分田之說未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按晉文圖伯必先定計當楚未圍宋之前已遣使往約兩國起兵來會預知定期矣故去冬一聞楚人圍宋春卽出一偏師侵曹伐衛及楚子

救衛遂移師入曹凡此不惟攻楚必救冀解宋圍實以疑兵搖楚使奔救不暇延緩時日以待齊秦之至耳不然齊桓之時楚氛不甚猖獗尚會八國之師方敢次陘今楚頵威勢十培曩時乃敢以孤軍深入以當五國之銳哉及宋圍旣解齊秦已至宜可逞于一決矣猶以齊秦之卒長于西北戎馬之鄉今欲馳騁中原則地形險隘彼我虛實之情一或不諳而輕動以取敗大衆一散不能復聚豈惟宋圍難解而楚氛且愈熾天下之勢必不可返矣故自丙午以迄己巳

月日之間遲疑孰慮虜已在吾目中于是整師徐行次于城濮與楚營對壘楚將子玉輕謀躁進遂出奇以大敗之豈不筭無遺策以萬全取勝者哉說者藉口于孔子正譎之斷遂交口訾其爲譎此不惟不識晉楚之時勢亦昧于兵家制勝之道矣城濮曹衛界上地

楚殺其大夫得臣

按楚頵希王夏盟欲圖萬全之計故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以避晉鋒惟恐一挫而喪前功耳及子玉使伯棼請戰尤怒而少與之師示不可

戰也不謂子玉輕躁致敗則楚頵數載之經營一朝決裂而晉文取威定伯之業遂成矣此楚頵所以不能無恨于子玉也顧子玉亦剛勇之將頵能如秦穆之待孟明使持重有謀者佐之以爲後舉則晉楚勝負亦未可知乃不許其入而以爲戮是楚再敗而晉再勝豈非天厭楚而厚造晉乎此晉文之所以喜也

衛侯出奔楚

按曹衛背華即夷情罪固不可赦然亦迫脅于楚頵疆暴耳但敗楚之後即宜復曹衛以開釋其罪使得自新以附中國乃曹伯尚拘宋未釋則衛成豈能晏然無慮乎然不奔中國而奔楚則猶然即夷仇夏故智此情之可惡而義之可絕者也左氏謂使元咺奉其弟叔武以受盟則衛成復國之時元咺不宜奔晉公羊氏謂文公逐衛侯則兩月之間衛成豈敢自楚遠歸此衛侯倉卒出奔以自絕于中國非文公迫逐以絕衛成也則書爵而不名又何疑哉蓋叔武之立實出元咺國亂無主一時權立以定人心則元咺猶宜未減說者乃歸罪晉侯誤矣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按三傳有天王下勞之說趙鵬飛氏力排其非謂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後未嘗書歸于成周踐土即鄭地天王久居于此何下勞之有此說甚是竊謂當是時王室陵夷諸侯放恣冠履倒懸已非一日況晉文有攘楚大勲又建納王大議襄王在鄭聞此安知不過自卑抑而往勞之乎且天子有賜于臣不論躬親遣使皆可言下又安知三傳所稱必謂天王自勞乎說

者必欲辨其事之有無以証左氏之誣亦拘矣但晉文至鄭禮莫大于覲王使能先覲而後會盟正聖人所深嘉樂與亟書以褒顯其美者今覲下但書公朝于王所則晉文之不朝可知而左氏所謂作王宮獻楚俘及天王錫命之隆晉侯出入之覲或虛爲溢美之辭不足信也故聖人皆畧而不書但書曰盟于踐土見諸侯自盟無預王事則晉文之失不待貶而自明矣又何必以諱會王爲說哉

陳侯如會

杜元凱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公朝于王所

季氏私考曰王所者襄王出居之處諸侯皆在而魯獨朝王王自辭之耳蓋凡諸侯入朝必有燕饗之恩車服之賜東遷以來王室衰微禮多不備不惟諸侯簡慢不恭而王亦因循自避矣不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五服羣辟豈皆盡無恭敬之心而況桓文一匡天下豈亦不能首倡此義乎故天子在是諸侯不朝王自不欲也而禮亦豈能盡廢哉要必若後世之以公服聽拜外朝而已惟僖公以周公之裔獨親厚焉故得躬入內朝面見而成朝禮蓋所以逼諸侯之情也諸侯雖不朝而勤王之美自見矣

按私考之說是矣但天王越居已久諸侯當以得覲天顏爲幸豈可望其禮意之備而天王行在亦不必備物隆禮拘以臨涖常儀故天子或得以爲辭臣禮斷不可自廢况晉文方以尊攘自任主盟中夏爲諸侯倡率乃亦因辭而不朝則失禮甚矣雖有僖公道達誠意亦何以展區

區懇款之誠勤勞之誼耶宜乎貽譏後世而踐土之會河陽之召致千古不决之疑也哉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元咺出奔晉

按衛成一出一復有五罪焉當晉文敗楚之後苟能輸情服罪則晉文必念其同姓咸與維新乃復背華奔楚自絕諸夏罪一懼罪出奔猶曰良心悚惕乃奔未兩月遂乘間歸國藉庇裔夷蔑視伯主罪二叔武權時受盟監國未嘗即眞踐祚况聞衛侯至而喜捉髮走出竟令前驅射殺之何其忍哉罪三歂犬前驅擅射叔武必有

所受之也乃枕尸僞哭殺歂犬以滅其口何詐也罪四叔武之立國衆所共擁衛侯旣使甯俞與盟而有居者無懼其罪之言則于元咺亦嘗未減乃逐之使無所容督過偏尅背盟食言罪五惟此五罪昭著耳目又奚待元咺之訟哉故春秋于衛侯書曰自楚見其倚强夷而强復絶之也于元咺繫之于衛見逐非其罪未絶之也

陳侯欵卒

子朔立是爲共公

秋杞伯姬來

按伯姬自莊二十五年歸杞至是三十八年亦云老矣匍匐來魯豈得已哉蓋杞桓公伯姬次子也繼兄而立朝魯而受辱又使卿帥師入其國伯姬不能自安來謝過而求平使僖公稍念親親之情能無愧乎

公子遂如齊

按齊素恃强侵伐魯鄙故二十六年使公子遂乞楚師伐齊以取穀是兩相仇之國也今曷爲而如齊哉以齊從晉敗楚于城濮恐齊之愬于晉爾此不惟見僖公之不能自强而襄仲之反覆不可見乎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按左氏謂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夫晉文繼桓倡伯專以攘楚尊王爲義故城濮之勝踐土之盟至今稱之若溫之會召王以見諸侯則好名犯義自貽千載不避之譏必不然矣自公穀祖丘明之說以來無有能白其寃者惟近世季本氏辨狩非巡狩之狩及講武存備之論卓然有見恨說之未詳若王樵氏所辨杜預之說亦甚善至謂襄王重晉侯之來狩河陽以就見則此時蒙塵旅處焉能舉田獵親侯之事又以晉侯數于會盟以勤君父爲召王是附會以成其罪矣可乎愚則以會踐土始謀納也會溫將納王也討不服又出狩後事所以肅侯度尊朝廷乃納王時急務但左氏言于會溫之時則失次耳蓋溫在河北河陽在河南時在會諸侯惟晉齊秦在河之北鄭宋等國俱在河之南晉文藉齊秦以勝楚又欲糾齊秦以納王故三國在溫諸國渡河而北會之耳但襄

王出奔五載綱紀蕩然人心蔑視則回鑾之際防範當嚴況頹叔之黨盡在滑洛閒尤不可不爲之備晉文乃命諸侯各整師徒爲扈衛從行之計先于河陽簡集訓練耀武揚威以振刷人心請天王大閱以觀戎備遂舉田獵如宣王會東都蒐狩以講武故事于是史官據實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見晉文公先事謀始預戒不虞爲勤王之大節而天子蒙塵之後復覲會同大狩威儀云耳聖人蓋有嘉與之意焉而可泥左氏之說以沒人善乎

壬申公朝于王所

季氏私考曰公再朝王所送王而面辭也然襄王得歸當以晉文爲功首而不預朝焉豈人情乎蓋當時必以戎服見王所謂赤芾金舄會同有繹者是已但不成乎朝禮耳況王有策命之頒禮數已特厚矣其不受晉朝豈亦尚有宰孔使齊桓無下拜之意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按衛成可執之罪有三晉文宜人之罪亦有三衛以康叔苗裔而締婚蠻夷且出入皆藉其力是背華孱先也叔武本不冀立鼓舞出迎乃縱前驅殺之是信讒賊親也天子蒙塵同軌奔約而獨不與盟會是黠傲無君也犯此三大不韙而晉侯執之誰曰不可且執以歸于京師又得討罪之禮春秋乃貶而稱人者何哉蓋自古君臣無獄元咺雖直不可聽也今不執于河陽未狩之前而執于君臣交訟之後縱臣坐君而天常人紀滅矣宜人一衛成既歸京師則廢置在天王矣乃使元咺歸衛竟立子瑕置其君如奕

棋然無王擅國宜人二河陽去王城不過百里天王復辟何不帥諸侯詣闕下一盡朝宗之禮乃獨執衛侯以責其不會盟之罪厚責人而薄恕已宜人三故書執以見晉侯能行伯主之權稱人以貶晉侯舉動乖張之失春秋書法豈不至公哉故曰聖人以天道自處

諸侯遂圍許

季氏私考曰許自二十二年從宋伐鄭不復與中國會盟後因宋敗則又從楚圍宋雖踐土河陽距許甚近而天子在是亦弗之顧諸侯罷朝

而卽往圍之其義豈不正哉然不能招携以德而徒以力服人又安能致其心服故翟泉之盟許猶不至而三十三年尚勤再伐亦不過得其救鄭及盟新城之二役而許竟終安楚宇下矣霸威及人之淺固如是夫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按曹共公爲楚偪從晉侯旣勝楚乃及朞不釋彼又見衛成之執則心益疑懼故貨筮史以爲解不得已也先儒率以是爲春秋書名之故不亦泥哉遂者幸歸而急趨事也或又以專執專

釋罪晉侯夫晉楚方持曹衛附楚兵機神速將必請命天子不洩露而取勝乎執非王命卽釋之且爲遲慢又何暇干[illegible][illegible]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按介莒之附庸東夷國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云齊伐莒取介根是也葛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能行朝禮也旣不見公何以書夷狄之君無故而來禮遇中不可無防閑故書

公至自圍許

按周自東遷諸侯未聞有朝王者卽兩伯迭興主盟中夏而此禮亦缺然襄王居鄭僖公獨兩朝于王所豈非百年來所僅見而可稱述誇美者哉乃春秋不以王所致而至圍許者何蓋當時諸侯皆以侵伐與國爲功而不以朝覲天王爲重故耳噫可慨哉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按翟泉在洛陽城內此必諸侯從狩河陽之後各遣卿大夫帥師徒扈衛天王至京師今將告歸故王命王子虎爲此盟以堅其崇奬王室之

忠且欲其歸致天王慰勞列侯之意也然君前臣名今以王命盟而稱人者何蓋襄王復位諸侯皆當朝會于京師今不自來而各以卿代若稱卿名則顯諸侯失覲之禮稱侯爵則掩遣人代朝之實故但稱人若親至者然耳此聖人寓意之微也公在河陽已兩朝王所豈不欲親自扈駕必王辭之而止然或所遣非卿或失于遣代故但曰會而無姓氏也此僖公之大誤也

秋大雨雹

按雹雨氷也陰脅陽也僖公卽位日久季氏世

卿仲遂專政其臣子侵君之象乎

冬介葛盧來

黃震氏曰春之來公園許未至未見公也故冬再來則魯之道路覘亦熟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按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狄與楚皆猾夏之類也晉文敗楚之後便當爲攘夷計乃舍狄而侵鄭使狄乘間侵我伯勝之國無論戎狄亂華伯主所恥而桓文繼伯所謂同功一體者寧無投鼠忌器之嫌乎乃坐視而不救安在其以尊攘爲已任也趙氏譏其老而懈信矣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按衛成背華即夷枉殺叔武不可赦也元咺以臣訟君擅立子瑕罪當誅也晉文既執衛侯歸于京師亦當執元咺以正其罪請命天子廢衛侯誅元咺則情罪俱當矣乃踰年不斷使衛侯久拘輦轂之下使元咺專擅國政橫行無忌于是僖公以玉請釋衛成以賂行誅則天常人紀國法王章澌滅盡矣春秋書曰衛殺見法無所主國人擅殺之也故雖元咺無道而亦不去其大夫子瑕爲咺脅立故稱及見無罪而併殺之也皆所以惡晉侯也先儒乃云元咺得罪衛侯有以自取故書其爵誤矣

衛侯鄭歸于衛

按情有曲直法有取舍事有結局晉文既執衛成歸于京師以聽王斷則其曲其直宜取宜舍當明白歸結則春秋當書歸自京師一以見天朝釋放之公一以見衛侯復國之正今曰歸于衛者何哉蓋論王法則衛侯屈志從夷忍滅同姓法不應復國今行賂求釋與逃歸者等耳故書法如此見衛成之僥幸苟免罪晉文之黷貨撓法也說者乃拘拘于名不名之間論之誤矣

晉人秦人圍鄭

按左氏云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夫踐土之盟溫之會鄭兩與焉豈至此始責其無禮乃討翟泉之不會耳然翟泉在王城內晉文主盟而不朝天王已職之不盡乃以責鄭哉狄人侵齊而不救鄭一不會即見圍是縱異類而虐同姓也且秦西州强國齊桓所不能致而晉以朝

甥之好得其同力以挫强楚此天之所以資晉伯也謂宜乘此一勝永與偕好共圖滅楚乃釋楚而圍鄭秦繆已知晉文失計矣故燭武一言秦師遂返豈非薄晉之背施忘德耶及襄公逞其詐力掩襲殽函人但知秦遭一厄而不知晉失一强援也卒之秦晉搆兵迄無寧歲而楚氛日熾晉伯頓衰豈非自圍鄭一役啓之哉

介人侵蕭

按介東夷之國遵海而南則入于魯境是魯者介所由以入中國之門戶也蕭爲宋附庸去魯

甚遠而介遠能侵之豈非二十九年葛盧來之故耶不特魯人闕譏無禁而迤邐以西如入無人之境矣晉文攘夷之畧安在哉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汪克寬氏曰經書天王來聘者惟此使冢宰兼三公下聘蓋非常之禮莫大之寵自春秋以來未之有也或者以僖有兩朝王所之勤而報之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季氏私考曰此專爲報宰周公之聘也以天子特遣重臣皆由晉文所致故使因便以謝晉耳雖先周後晉然志實以晉爲急故書遂而其不虔亦可見矣先儒謂罪僖公不親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於理甚正但覲禮不行積習已久雖桓文以義正天下猶不能復於僖公何責焉姑亦取其不忘報周之一念而已矣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按左氏云分曹地也公羊氏云取之曹也則皆謂濟西田爲曹田矣獨孫明復謂本魯地而王氏輯傳亦曰濟西田不繫曹魯故田也汶陽田

不繫齊亦魯故田也非吾田則繫國邾田是也乃季氏私考則云小國見侵之隙地是齊魯界上互爭之田夫春秋列國分土分民皆授之先王傳之子孫豈有曠土無所屬者哉及考莊公十八年追戎于濟西既非本國之地何敢輕于出境耶再考宣公十八年齊人歸我濟西田謂之曰我可見原屬于魯矣討此時必先爲齊所侵僖公以宰周公來聘有寵于王晉以吾奉事惟謹亦有足恃而齊昭又係舅甥之親故乘勢取之耶

公子遂如晉

按濟西田魯雖取所本有然晉侯勝楚納王齊皆與有事焉况無王命以正疆而擅爲侵取或晉有與說且齊昭初立懦弱似有欺虐之嫌恐齊訴于晉故遣襄仲先致規復舊疆之意耳非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按魯之郊禘本爲僭禮况周人以建子爲正則郊宜在子月禮之常也常則不卜今周之四月建卯郊不以時故卜而不從求吉之道三四卜

非禮也免牲者穀梁所謂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是也不郊故免之也望郊之屬也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但祭其封內山川則泰山魯所宜祭而云三望者兼河海而言非其分矣不郊亦宜無望故曰猶謂其可已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按求婦者求僖公之女叔姬爲其子桓公妻也杞弱爲魯所陵故伯姬方以二十八年來魯謝

過又因僖公有兄弟之親欲以其子求庇於魯魯輕杞不欲與爲婚姻故親自來求耳杞叔姬必毋賤愛微輕許而薄嫁故其歸不見於經然叔姬爲杞所輕至於見出其端已見於此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按衛之受狄患實自文公從宋襄伐齊喪始成公又不能勵精圖治乃背華即夷兄弟互立君臣交訟以致晉侯之執狄欲吞衛虎視眈眈矣然猶以晉爲顧忌也自去年侵齊而晉不救介人侵蕭而晉又不救蓋晉侯之精神耄而伯業

衰狄于是無復顧慮矣帝丘東郡濮陽縣帝顓頊之墟故曰帝丘蓋衛都朝歌左脇正受狄衝故徙居東南以避之耳說者謂成公自歸國之後用甯俞以爲政徙帝丘以圖安故三十年間國家安靖文公不能及乃知賢者之有益于人國雖以積衰播遷之餘猶能復振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子蘭嗣是爲穆公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按衛世受狄患似不可不一懲創之然先王之于夷狄惟修吾內治使不敢侵犯而已衛既遷于帝丘宜創艾圖存以自固其根本可也卽不然而必欲爲報復之舉謂宜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與中國諸侯連師聲討以雪偪遷之恥乃乘狄有亂苟且爲潛師掠地計及其請平遂入廬帳而盟焉何其立志之卑陋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子驩嗣是爲襄公

趙鵬飛曰晉文之霸功與齊桓同而勢與齊桓異齊桓之時楚不出蔡鄭而今直蹈齊魯之郊魯宋曹衛陳鄭蔡許自東以南皆楚矣晉文將起而收之不其艱哉故齊桓伐楚至於召陵楚地也晉文敗楚至於城濮衛地也自楚及衛蓋千里卻楚千里之外以收魯宋曹衛陳鄭蔡許半天下之諸侯其用力爲如何論者不察而妄疵晉文以爲不及齊桓此不識天下之勢書生語也

按召陵之盟城濮之勝二公伯業大畧相當乃夫子獨稱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似專右齊桓者何蓋春秋之始王室衰微人心瓦解諸侯削弱荆楚憑陵藉非齊桓起而攘之則中國悉變爲裔夷晉文後起雖欲撥亂而反之正其力當百倍于城濮矣是文之伯皆襲桓之餘烈而爲之者也故夫子生當定哀之世而曰民到于今受其賜殆謂此耳然其假借仁義以力服人二公心術若合符節孔子又胡爲有正譎之論蓋齊桓之時楚未甚橫諸侯合從故次陘一問而楚卽服不假兵家詭詐之術以決勝于矢石之間則其事直捷而無曖昧晉文之時楚已大橫

中國諸侯强半外屬計非語言文告之所能動必以兵家詭道陰謀而取勝之如所謂伐曹衛以解宋圍復曹衛以激楚怒者皆捭闔變幻之謀故其事多狡詐而不光明此正譎之所由異也夫子蓋傷晉文所遇之窮不若齊桓之易爲力豈誅其心而重貶之哉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按秦雖係顓頊之後然棄禮義上首功未免西戎習氣自晉文藉其力以勝楚始與中國通盟會抑楚以興秦儻亦有拒虎進狼之意乎嘗其

與晉圍鄭一閒燭之武亡鄭倍隣闕秦利晉之說遂背晉而去已有與晉爭雄之心使杞子三人戍鄭鄭已在其掌握中矣滑在河南偃師乃秦至鄭所經之道師經其國故曰入滑當是時使無弦高之計秦且得志于鄭而乘勝長驅諸侯必有再受其毒者幸而謀洩于滑師敗于殽此實秦兵不敢東下之一機而中國之大幸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按聘禮非諸侯可加于同列况先儒謂齊昭公夫人為子叔姬乃魯僖公女是舅甥之國也豈

有甥反以聘禮加于舅哉蓋晉文公沒中國無伯齊昭懦弱恐見侵于他國故親厚于魯以求自庇而是時聘問之禮視為交際故事遂忘其分之不得行併忘其舅之不可聘耳說者謂齊恃强欲主盟而修好故以大國臨之豈其然乎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杜氏曰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殽在弘農澠池縣西蓋晉河外虢畧之東境也晉在其北姜戎在其南故因秦人歸而相為掎角以邀擊之

按晉未報秦施而襄墨以伐其師固為不義然秦以虎狼之威窺視中原而以鄭為難首藉令得志于鄭則其憑陵僭偪之勢當有不減于楚者故先軫之言雖為晉畫永久計而實所以挫秦人南侵東畧之鋒也然晉文公藉秦以勝楚于城濮而今乃敗其師豈非自失一强援而生一勁敵乎故自殽之役而秦晉相仇殺者歷四五世于是晉之威力少衰而楚人得以復橫矣善乎唐應德之言曰晉之克楚也得策于結秦而晉之不競于楚也失策于仇秦而或者乃以

殽之役許晉襄繼伯不亦謬乎

癸巳葬晉文公

按論者諱行立號以易名傳之後世而示褒貶父子不得相襲者也晉先君有文侯今重耳復諡為文豈以公侯有別耶襄公父死未葬而衰墨以從戎追崇父號而混襲其先祖不知禮甚矣

狄侵齊

吳氏曰三十年狄侵齊傳以謂閒晉之有鄭虞此年狄侵齊傳以為因晉喪狄未嘗無畏晉之

心也晉縱狄而莫之攘是爲可罪焉爾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按左傳云報升陘之役夫升陘之戰魯以逞忿貪得自取困辱乃不知反已日懷報復徒以伯主會陘魯邾同事故銜怨而未敢動今文公既卒遂有是舉夏取其邑秋伐其國君臣交逞何貪黷無厭哉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

晉人敗狄于箕

按狄自伐邢之後垂四十年間十入而九得志齊衛交受其毒今又伐晉而深入至箕則門庭之寇矣晉敗其師獲其子雖稍見懲創然以伯國之餘威不能攘之使服而僅能敗之于國中其功不足多也故貶而稱人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按先儒謂齊昭夫人爲僖公女則公之如齊亦親親之情也謂之報聘且不可况曰行朝禮乎惟其爲親親往來之常故一往三月不爲久耳

乙巳公薨于小寢

胡康侯曰卽安也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小寢燕息之地也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按此乃冬燠之咎徵陰假陽威之象也蓋僖公世所稱賢君觀魯頌駉駜泮水閟宮諸篇固不無誇大之詞然禮樂政事亦庶幾不至廢墜故雖季友受費茲敖帥師以胚胎三桓專政之禍而當其身世猶可以彌縫補葺而無釁端之乘故三十三年之中亦無大災異之譴告及其方沒而卽有隕霜不殺草李梅冬實之異見僖公實基禍始而防微杜漸在文公所當警省也天人相與之際微矣哉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按許之從楚最堅雖以晉文伯業方盛而溫之會翟泉之盟皆不能致其來卽以諸侯圍之猶然弗服蓋深信楚之可恃也矧襄公絶秦之好則其威力日已衰弱而欲以三國之師伐之其能服許乎

春秋翼附卷之七終

春秋翼附卷之八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黄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文公上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夫人出姜在位十八年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季氏私考曰胡康侯於此論古者卽位皆以冢宰攝行告廟臨群臣之禮恐於時宜亦有所不合也何則易世傳授國之大事告廟臨羣臣人

君卽位之不可廢者在商以前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人無異心故人君得以三年不言至周成王三叔流言人有叛志則時異勢殊雖欲不言不可得矣而奉嗣王以見厥祖則事之重者禮宜親行雖商時亦豈得使人攝哉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季氏私考曰襄王當爲世子時位幾危矣而僖公附齊桓盟首止以定之爲天子時位既失矣而僖公會晉侯盟踐土以復之此所以德於魯而不忘也故當其存也則使宰周公來報其聘及其沒也則使叔服來會其葬錫命文公以及其子朋葬成風以及其親襄王之於魯厚亦至矣文公親被寵榮略無感激送死之禮不周奔喪之使尋復必致毛伯來求金而後使得臣繼任其負義不忠如此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按古者諸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天子賜黻冕圭璧命爲諸侯此穀梁所謂受命也周室東遷王綱不振諸侯喪畢固未嘗入見天子以待錫

命天子亦任其卽位而不敢錫之命相沿之弊久矣襄王厚待僖公故遣使會葬之後卽使毛伯來錫命是文公雖不行入見之禮而諸侯之命實錫之天王亦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之餘意也屯之九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其襄王之謂乎穀梁以非正譏之過矣

晉侯伐衛

按衛成公怨晉執歸京師何嘗一日忘報覲季年不與諸侯朝晉意可知矣襄公嗣位宜厚結强援修睦同姓庶可守先人之伯業乃衰墨從

戎自絕秦好以開納侮之隙况寗俞用事遷國自强衛亦豈可輕伐之國哉于是晉伐衛衛亦伐晉而伯國之體統隳矣左氏誤載晉襄朝王圍戚之事後儒因以爲克續父功豈不謬耶

叔孫得臣如京師

按得臣者叔牙之孫公孫兹之子也是爲莊叔如周拜錫命也夫襄王既遣叔服會葬以榮其親又使毛伯錫命以顯其子恩寵至渥文公乃不親詣京師而遣得臣拜命無禮甚矣

衛人伐晉

按晉侯親自伐衛而衛使孔達報伐以臣當君示輕晉也晉襄輕動以取侮衛戚伐伯以怙强中國自相蹂躪又何以樹外夷之觀望哉楚氛日横職此之由矣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按左氏云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夫是時晉界尚未與衛接壤越國而啓疆非晉之便也必晉襄伐衛之師未歸知孔達帥師報伐憤激而欲甘心於衛互相蹂躪兩敗俱傷藉令楚人挾卞莊之術從中起而持之則晉衛交受其制而貽害中國大矣魯與晉衛皆姬姓也故遣敖先會晉侯以講解之儻亦陳共公更伐我辭之計乎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胡傳曰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而以潘崇爲之師侍膳問安世子之事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弟謀及婦人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頵僭王馮陵中國戰

勝諸侯毒被天下禍發蕭墻不善之積豈可揜哉

公孫敖如齊

按齊昭公夫人叔姬乃僖公女則文公之姊也文公嗣立則兄弟親親情禮自不可缺穆伯如齊殆謂此耳左氏云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强援則廢喪而聘固爲非禮而齊昭昏懦安得謂之强援乎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按杜元凱云彭衙秦地則秦師之出尚在境内未至晉地晉侯若遣一介謝罪秦師且示有備之意則秦未必不逡巡退去是不戰以屈人之兵而軍興之費背德之罪豈不兩無累哉奈何不勝好殺之心出其不意迎擊以取勝何其譎也善戰者服上刑其晉襄之謂乎故不曰秦伐而曰晉及聖人責晉之旨深矣

丁丑作僖公主

按主者以栗木爲之所以刻謚而依神者也葬而後有謚始死未謚亦未作主但以木爲重而竪之以主其神迨既葬反虞之後始作主刻謚而徹重埋之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是巳虞之明日舉卒哭祭告神將祔廟是爲吉祭以哀殺故稱吉也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是巳當祔時復設祭于祖父之廟以安神而告祔是爲祔祭祔祭畢奉新主還故處自後凡宗廟四時之常祀新主皆還祭于廟祭巳復寢而練祥禫除之特祀仍于寢焉行之以終孝子三年之愛至喪畢而後新主始遷入廟社元凱以爲三年喪終則遷入于廟疏云新主既特祀于寢而其餘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不廢是巳王制曰喪三年不祭蓋凶服不可入宗廟則使人攝可也但未卒哭之前則宜暫廢宗廟數月之祭耳何也新主未祔生事未終則不可以易先君時高曾祖考之稱故祔必以卒哭爲常者恐宗廟徹祭之久也夫主以刻謚依神則孝子思其親而不見見主卽見親也神所憑依從一而終寧忍復易公羊氏乃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是兩主也夫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經書作僖公主正卒哭而祔時事也而曰練主豈周時而用殷禮耶若虞也卒哭也祔也皆在旬日之内何所見而用栗數數更易使神之不憚煩也如謂栗主堅久所以便藏則虞後卒哭之主何不卽用栗而用桑以致驟易耶且杜氏又曰主者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則殷練祔者始未必用桑而况周以卒哭祔者始乃用桑耶公羊兩主之說不足據明矣孔頴達謂左氏惟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巳非虞練所作諒哉然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illegible]公之薨至是十有五月而始作主

者何哉左氏公羊皆云譏不時穀梁云喪主于虞吉主于練譏其後也則又同公羊兩主之說不惟昧于時王之制且失春秋之旨矣夫孔子善殷之練祔以不急于鬼其親也今僖主作于練祥之後已過殷祔三月矣反以其後而譏之耶大抵文公以閔公爲僖公弟而位次居先因欲升僖于閔上以便祫祭而國是難協遲遲始決而作主之期亦遷延至十五月之久覩去冬不祫今既作主祔廟遂于八月大事太廟躋僖公可知矣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季氏私考曰此私交也晉處父雖未爲卿時已得君專寵將有掌兵之望魯人欲陰結之故使微者至晉私與之盟書及處父盟密其迹之辭也處父怙寵恣私而見忌於趙盾其端已見於此矣左氏謂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求之於經不見其然蓋無稽之言耳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按晉襄公以彭衙之勝欲合諸侯以嗣伯業故有此會然不親往而委之士穀卽士穀堪其事亦非所以令諸侯矣故魯亦使穆伯往而諸侯惟三國來預則晉德衰薄人心輕忽可知矣左氏云晉討衛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夫晉衛交伐何懼而求成且衛不預盟何從而執達左氏之言誣矣垂隴鄭地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按周十二月至秋七月乃夏之冬十月至夏五月也冬月農事已畢築場乘屋宜于晴春月多

氷水源將溢且大暘未亢則麥苗猶有灌溉不爲旱災故不雩月令疏曰若霧露霑濡壟中有苗雖歷時不爲災註曰有禱無雩卽此意也不雨止于七月則八月雨可知故不書穀梁云文不憂雨非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王氏輯傳曰躋僖公以僖兄而閔弟也而僖嘗臣閔矣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兄弟之不先于君臣禮也故以爲逆祀謂臣不可以先君也公羊穀梁以臣不先君猶子不先父故以昭穆父

祖爲嗣非實以閔僖即當以傳位爲父子也春秋之義止于如此至于宗廟世及昭穆之序又當别論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故僖閔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今升僖先閔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

按自左氏倡逆祀之説而公穀諸儒羣然附和或以父子言者或以君臣言者此皆拘攣之見也竊謂論天顯弟固不可以先兄論庶孽幼亦不可以先長閔僖皆庶孽也僖長閔幼兄弟之分不可亂也且閔公之立上不請命内無所承

乃慶父姜氏利其幼而擅立之者况九齡即位踰年遇弑與子般等耳即謂之未成君可也必欲僖公父之臣之何哉何氏祖公羊先禰後祖之説致謂僖公以臣繼閔猶子繼父閔公于文公亦猶祖也豈不大謬哉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按彭衙之役晉再勝秦師矣左氏以爲報復何哉此乃晉襄不務德而專事力爭窮兵黷武之過也卒致濟河焚舟之師以自取敗辱而文公之伯業消矣故貶而稱人左氏以爲尊秦伯非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按此娶出姜之始夫納幣非卿事也仲遂魯卿且成風寵子于文公爲叔父之尊何以行哉蓋遂握兵專政志在内交宮禁以濟其奸故當喪服未終而汲汲爲君求娶事雖納聘意在逆女而齊人不從不得已納幣以歸遂于是乎有忿心而出姜之禍胚胎于此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姬姓子爵國家鉉翁氏曰楚商臣負滔天之罪于今二年使晉襄仗義而前師壯詞直天下諸侯孰不鼓勇而從縱未能汙瀦其宮楚人必能以商臣爲戮更立君而聽命于中國晉之霸業有光前人矣乃視非已事使元兇得以樹其羽翼脅從諸小國以抗衡中夏懷二者豈獨沈哉襄公舍其大而議其細以諸侯之兵伐沈而潰之避豺虎而獵狐兎雖潰百沈何益於成敗之數乎

夏五月王子虎卒

按春秋之例外大夫不卒而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獨隱公三年尹氏定公四年劉卷與此王子虎三人書卒者何哉蓋王子虎嘗預翟泉之盟是王臣之有權勢而與諸侯結交通好者況襄王加厚于魯虎必與有力焉故使人往吊而書其卒也若尹氏之世執國柄劉卷之狹君崇黨魯人皆媚其權貴而私相比附者故于其卒葬悉盡禮焉春秋三書其卒豈非以此三臣奸足以動諸侯而欲人君察於朋黨之原歟

秦人伐晉

按自孔子序書有取秦誓千古之下遂稱秦穆爲賢君不知孔子當春秋之時干戈日起喪亂相尋皆起于小人用事而悔過自訟之君寥寥無聞故于秦誓有取焉亦取其言爲後世戒耳未必以穆公爲賢也何以知其然也蓋穆公始聽杞子而致殽之敗是不明也旣知悔過而興彭衙之役是二過也藉令其屢遭喪敗誠于創艾任蹇奚爲相三良爲佐則當時列國未有如其得人之盛者卽一變至道無難何有于晉乎乃又興師伐晉以報去年四國同伐之役不務修德而專事力爭則其所以不替孟明者不過爲報復之計而非有過人之志者也貶而稱人不亦宜乎孔子取其言以爲不知悔過者之戒春秋書其事以爲悔過不終者之戒合而觀之秦穆之賢否見矣左傳盛稱秦伯孟明子桑之賢豈其然乎

秋楚人圍江

按自齊桓貫澤之盟江黃皆背楚從齊後楚旣滅黃而久不加兵于江者以江能親中國而晉文繼伯威力足以庇之故畏而未動晉襄嗣位

仇絕秦好伯業始衰楚人已有侮心矣近又有王官之喪與秦爲敵無暇圖楚商臣遂憤然發兵圍江以威江淮間小國窺伺中夏非專報伐沈之役也

雨螽于宋

按螽蝗屬食禾稼者杜元凱曰自上而墜有似于雨來告故書豈春秋時列國以災來告者獨宋耶季氏私考謂孔子之先宋人不必魯史察知亦自有以考其詳則春秋聖人經世之書所以公天下萬世者寧獨私一宋哉蓋魯宋隣近

其蔽空之勢彼此共見乃其集也惟止于宋故魯史聞而書之如六鷁退飛過宋都皆先見後聞而書者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季氏私考曰文公先使人結盟處父而後如晉以盟其君托處父爲之腹心也魯人事晉之謹如此本爲濟西之田由晉以得倚晉爲重則齊不敢爭耳然齊昭昏庸無志不足有爲此又魯之所以專意事晉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按齊桓伐楚以魯齊宋衛八國之師晉文伐楚以齊秦宋三大國之師尚不敢輕進而先侵蔡侵曹以審機度勢晉襄時秦援已絕楚氛益熾乃遣處父以一偏師伐之何輕率哉蓋晉襄自知非敵且近又敗于秦兵力衰弱不得已遣處父帥師聲言伐楚救江以修伯國之體耳觀左傳云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可見矣明年秋楚人滅江無乃晉之速其亡乎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按逆者不名其人微也婦者既歸之稱也來歸而不稱女夫人而貶稱婦仲遂何惡哉然自後文公既長姜氏稱夫人矣而孔子修春秋以正名分何不改書耶蓋夫人之出仲遂逐之也遂之逆志已見于婦姜之書故留此書以著仲遂之惡且見夫人無他故也不然舊史聖經書辭不一寧無啓後世不韙之疑以滋夫人不白之冤乎此正聖人之深意也

狄侵齊

汪克寬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晉襄無攘却之謀而齊霸不紹故也

秋楚人滅江

按江本服楚自齊桓倡伯始服中國楚之圍江仍欲其背華從楚而已未必滅也江之滅蓋自陽處父之救速之耳晉買虛名江受實禍何不幸哉

晉侯伐秦

按此報王官之役也季氏私考于僖公三十三年秦人入滑即以爲康公時事則殽函彭衙之敗濟河焚舟之事皆非秦穆矣但左氏載穆公

任好卒于六年之夏經又不書任好卒則季說似亦無據耳載觀渭陽之詩則秦康與晉襄姑表兄弟之國也況文公得國攘楚皆藉秦穆是大有造于晉者而與兵結怨無有息肩之期是不惟背秦且忘親矣不仁不知無禮無義其晉襄之謂乎

衛侯使甯俞來聘

按衛成自任來夷夏爲晉侯執歸京師賴魯僖請釋歸衛尋又爲狄人侵偪遷于帝丘當是時雖任用武子國勢稍定然未與會盟偏安孤立

猶未暇酬魯自三年伐沈之會始與晉通故武子之來專拜僖公之賜也然聘非諸侯之所得行則魯衛皆視爲常儀而彼此不較矣

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按成風僖公之毋莊公妾也毋以子貴故稱夫人而先儒皆云嫡妾之分自此亂矣夫莊公之配孫邾之姜氏也既無所生且濁亂魯國即去其夫人也亦宜況莊公沒後子般既弒閔公又弒莊公之脉不絕如綫矣幸而成風有子長而且賢魯之社稷藉以復振蠱之初六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莊僖有焉家人之六四曰富家大吉成風有焉是有大造于莊公者成風也使僖公不能追崇其號豈惟輕其毋亦忘其父矣胡康侯乃云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眞拘攣之見哉禮庶子爲君爲其毋無服此必以嫡毋未薨之時言也故魯之宣毋敬嬴襄毋定姒昭毋齊歸其推尊皆在嫡夫人已薨之後惟定公夫人未薨故春秋于弋氏之文獨異若成風則何嫌何疑而爲此紛紛哉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按珠玉曰含殯前之禮車馬曰賵助喪之禮夫人薨在去年十一月故穀梁傳曰賵已早而含已晚然雜記云含者入致命既葬委于蒲席是重在情不在事也春秋列國事周惟謹者獨魯僖公覲于河陽兩覲可見矣襄王蓋有思念于既沒之後者故特加厚其毋以志不忘至于禮數之過何暇恤乎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按先儒于成風卒葬貶無餘力豈不以小君之稱與君敵體非妾可僭以是爲後世並后匹嫡

之戒乎然貶成風將以尊莊姜也莊姜取常喪
檢辱身辱國可與莊公敵體哉夫人卒葬舊史
書之聖人仍而不改自有深意何後世說經者
不求其意而徒滋紛紛之議耶

王使召伯來會葬

按召召公奭之後采地在岐周召公封燕其後
有留佐周室者以邑爲氏至平王時別于東都
受采爲天子大夫非受伯爵者伯字也與毛伯
例同

夏公孫敖如晉

按魯事晉甚謹乃成風卒葬晉一無加禮焉叔
榮含賵召伯會葬襄王情禮兼至矣文公既不
親往朝謝又不遣一介致謝而獨使卿聘晉何
其悖哉

秦人入鄀

按左傳云初鄀叛楚即秦又貳于楚于經無據
杜元凱曰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是兩國
所必爭者故秦人入鄀之後鄀又爲楚所滅而
楚昭王復國畏吳之强去郢而都鄀則鄀雖微
國豈亦要害可據之地耶夫秦自僖公二十三
年入滑將以窺東諸侯時楚勢方張志未得逞
故又入鄀以窺楚實窺中國之漸也諸夏衰微
夷戎交熾伯主之不可無也如是哉

秋楚人滅六

按六偃姓與蓼皆皋陶之後也晉襄公志驕才
劣但藉先君餘威欲以坐享朝聘未嘗親出一
會諸侯楚目中已無晉矣此滅江滅六之師相
繼而發歟臧文仲乃以德之不建民之無援罪
二國之君亦不諒其力矣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子錫我嗣是爲昭公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季孫行父公子友之孫是爲文子左氏曰臧孫
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王氏輯傳曰此因
行父之私行而當時爲之飾詞陳衛非魯之所
畏陳又未先聘于魯魯何遽遠求好乎季友嘗
再如陳行父蓋結先世之私好耳

秋季孫行父如晉

按王制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

五年一朝文公四年巳親朝晉五年公孫敖如晉今行父又如晉何數數哉夫文子專執國政不能以禮佐其君乃與敖相繼出聘阿結强援故既書如陳又書如晉所以著其私交樹黨爲三家僭竊之漸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子夷皐立是爲靈公

季氏私考曰左氏襄公卒靈公少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襄夫人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

此乃背先蔑而立靈公夫奸臣欲專國政未有不利於立幼者而趙盾豈爲社稷計欲立長君者哉況公子雍長而且賢又强秦所欲奉靈公幼而且昏又人心所不歸趙盾之所忌在雍而所樂在靈公不問可知矣而乃以立長君爲趙盾意是不惟不知盾本無忠謀而亦不知其時事權尚不在盾也蓋晉之六卿如陽處父狐射姑先蔑先都士縠箕鄭父數皆具足趙盾尚在下大夫之列豈能專主哉意其初本俯從衆議而實陰結於襄夫人以立靈公故其後權屬趙盾而能盡逐六卿晉人惟知有趙盾矣左氏之說多似爲盾文奸者烏得爲萬世之公案哉

按晉伯之衰起于楚强而楚之得以抗晉而稱雄竊伯者實起于襄公絶秦以自弱也至于北狄猖獗襄亦何曾出一師以攘之箕之敗如驅門庭之寇僅僅免于虜掠之辱耳是壞文公之伯業者襄公也李廉氏乃謂襄公戰殽以却秦敗箕以剪狄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可謂有伯者之畧不亦謬哉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按襄公卒纔三月葬何速哉蓋當是時國人既欲立長趙盾業已遣使逆雍及襄夫人啼訴又背先蔑立靈公儻公子至而執辭爭立何以爲辭計獨告葬諸侯先以夷皐爲喪主一節爲可執是以不嫌速葬耳此豈特襄夫人持議堅固趙宣子舉事敏捷哉亦以六卿在列皆垂涎晉室利于立幼是以拱手聽命耳然奇貨可居覬覦者衆則勢便力强者先起而攫之此趙盾所以招權擅政而六卿世族爲之殺逐無遺也歟魯文公事晉甚謹諸公子各欲私交于晉以樹

强援而襄仲又久懷異志閧晉室倥傯置君夫定因奉命而往觀其成敗以爲後事之據耳此實强臣結納效尤之端觀世道者不能無隱憂也乃說者拘拘論辨于弔葬之問豈不迂哉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按襄公卒國人欲立長君是時處父方得君專寵必主其謀趙盾乃迎合襄夫人意立靈公而處父以好剛自用之人執政掌兵于側襄夫人芒刺在背寧能一日安乎遂與盾謀中以他事而以國法誅之故稱國以殺殺非正刑故不去

其大夫左傳謂狐射姑怨處父易巳班使續鞠居殺之則何不直書射姑殺而乃稱國耶公穀又以襄公漏言射姑出刺處父于朝又何以書殺于襄公既葬之後乎蓋賈季本以中軍將易班在宣子之下居常必偃蹇怨恨兩不相能始又主謀立公子樂見處父既殺故不自安而出奔狄宣子遣臾駢送帑釋其憤且利其去也三家見殺奔俱出一時故以往事附會立傳與書法實相左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按帝堯命義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閏月者作曆之要也晦朔弦望乃日月常行之度閏月與常月同故曆于閏月無月建而有朔日古者天子以季冬頒來歲之朔于諸侯固以十二月爲正要之置閏之歲則閏月之朔自具于曆也至于諸侯餼羊告廟雖云重朔實重稟命君親也故閏月雖不必告朔而告廟之禮自不可缺文公以閏非正月倂告廟而亦廢之是重視朔不重稟命也失其禮矣故不曰不告朔而曰不告月見月當告也然朝于廟則失禮之中尚知

存什一于千百故曰猶即愛禮存羊之意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按左傳曰閒晉難也又曰寘文公子焉蓋是時邾文公子叛在魯公使爲守句須大夫郚魯邑城郚所以控制須句備邾難也夫據杜氏則須句魯封內屬國成風之毋家也據趙氏則須句乃邾之屬邑由前而觀則絕太皡之明祀以與鄰國之叛臣由後而觀則取祖宗之封邑以容背父之逆子無一可者也文子當國何狠狽至此哉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史記云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爲昭公
宋人殺其大夫
季氏私考曰宋諸卿蕩氏魚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成公之時桓族以懿親見寵而蕩氏尤爲强盛故昭公初立權寵獨隆將去群公子而用其私人此華氏諸遠族之不得志者所以起而作亂也云宋人者衆亂之稱凡國衆之亂未有不係巨豪爲王者特所重在亂故

不斥王名而但曰人耳大夫者桓族之私人昭公之黨也不名者殺者非一人也
按宋成公暴虐寡恩宗族不睦故世子見殺于其弟而昭公之立出于國人之手及初年桓族以君黨招權擅政欲盡去穆襄之族反致攻劫自取殺戮雖由昭公軟弱無爲亦成公貽謀之不臧耳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按趙盾立靈公其失有五父死子立禮之常也襄公有適嗣而外求君失一既爲難故而欲立長君則當善謀之穆嬴以定其計庶可無後悔乃不謀而遽遣先蔑迎雍失二既議迎雍又患穆嬴之言畏國人之偪遂背蔑而立靈公自相矛盾失三君位既定胡不遣使之秦告以穆嬴啼訴國人相偪之故亟止公子乃泄泄然不相期會以釀戰爭之患失四秦不失約送公子于令狐當是時猶可告以不得已之情退秦師而善爲公子計乃竟與師禦秦潛起以敗之信義何在失五故書及者深罪之也然襄公卒已九月葬亦久矣靈公之位既定秦康公豈不知之

乃不一顧慮而竟送公子來是欲導之爭鬭而亂文公之業也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不能充是心乎故皆貶而稱人春秋之義至公矣先蔑時與秦師至令狐秦敗復歸秦故曰奔左傳言將下軍則是既歸而復將與經不合令狐晉地
狄侵我西鄙
張洽氏曰間秦晉之爭也許翰氏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晉襄既沒莫之忌矣趙鵬飛氏曰魯有戎患未嘗有狄患狄蓋遠於魯今狄越齊衛

而侵魯其患深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按晉襄雖無伯畧藉文公餘威亦足以聯合諸侯襄公既沒則天下諸侯渙散無所適從矣況晉靈尚在襁褓趙盾雖招權擅政欲合諸侯而事權未一晉之諸卿自箕鄭父居守外其餘如先都士縠與同列大夫未肯相下並出外以事盟會故諸侯不序大夫不名齊履謙氏以爲散辭是也春秋之意蓋爲晉之宗社無主強臣縱横欲以主盟定晉望魯耳諸家乃祖左氏以爲

公後至而諱之則夫子何以明書公會或以大夫主盟責宣子之專恣則夫子又何不直名趙盾以著其罪哉扈鄭地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按徐爲魯患舊矣自服桓文伯令以來稍知斂戢今中國無霸復將侵魯故先伐莒以嘗之公孫敖於是往盟于莒修僖公兆向之好協謀以爲備也左傳謂穆伯娶于莒豈姻婭相恤未必出于文公之命乎至于爲仲遂逆已氏之說語近于誣亦喜談女德之故態耳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季氏私考曰襄王崩舊說以爲子壬臣嗣是爲頃王今按頃王之崩不見於經必未立也直當以頃王之子班嗣襄王之世是爲匡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按衡雍鄭地卽晉文公會諸侯朝王之處左傳云晉人以扈之盟來討蓋是時趙盾專政諸大夫不相下並出于外文公乃與之盟于扈盾于是不能無憾于公矣仲遂用事于魯素蓄無君

之心遂逢趙盾之怒以爲此盟陰結強援傾危主上其罪可勝誅哉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信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按戎本允姓世居瓜州漢燉煌郡地其後自稱四岳之裔冒姜姓國語云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則宣王時已有姜戎矣自晉惠公寘居于晉撫安使居南鄙號略之間其種類有流入王畿者因而處之近雒水南者謂之領戎近伊水北者謂之陸渾之戎魯距雒戎甚遠又素無交襄

仲驕橫專恣盟會自由既與趙宣子盟于衡雍而暴與雍皆鄭地遂與雒戎盟于暴蓋不惟陰爲趙盾植黨而私結強臣外通戎落其跋扈不臣之心見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丙戌奔莒

按敖之遣弔必在會雍衡之先不至者中道而返也復復逆之復以弔命來復也蓋是時列國視周天子如弁髦况公孫敖蔑視公室外結強援必以弔喪禮物爲私交之用而飾詞以復君命故曰不至而復是復以乙酉非以乙酉如也

果若汪氏之說則當書曰不往矣又何所復耶奔莒者敖于去年如莒涖盟約與備徐故有所要而奔耳左傳從巳氏之說似未可據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季氏私考曰司馬者公子卬也司城者蕩意諸也華氏鼓羣族作亂本欲得兵權以濟其惡樂豫舍司馬而去華氏心覬覦焉特以桓族相持不可得則以與公子卬而已卬者昭公之弟而亦蕩氏之所私也華氏自疑得罪則復鼓衆殺諸大夫以及卬而以華孫代之蕩氏欲抑奪華氏之權則司城重寄華氏豈肯復與意諸遇逐出奔而併及其屬必亦別置腹心而蕩氏黨幾盡矣以司馬司城之重而國不得制其權焉所謂義繫於官者也而華氏無君之心著矣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按天子無私求求金非禮也然公孫敖不至而復公任其奔而不問又不再遣使以共天子葬事獨不念先君成風之喪王使再臨含賵會葬禮無不至乎是不但忘君且忘其親矣春秋蓋

憫王室之卑而罪文公之慢也

夫人姜氏如齊

按出姜始至即爲襄仲所惡待之如妾誠有所不安矣及成風既沒文公稍長出姜漸得懽心已正夫人之位公宜以剛明自處刑家正國庶可懾服權姦之心乃柔懦不振任夫人如齊而不禁則襄仲輩固弁髦之矣卒至身死未幾而子弑妻出豈特仲遂之惡哉春秋之例父母在歸寧即合禮不書此書者以非常故且爲十八年歸齊張本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按天王之喪魯未有使卿者今遣得臣會葬可謂特重其禮矣然必待毛伯求金而後遣豈未察公孫敖誑復出奔之情耶且又不親往而遣卿亦何足以答天子加厚先君成風之寵光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都先軫族子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按夫人與國君儷體故其出其至必書者所以別嫌疑辨名分示衆妾不得與爲匹此禮之常

乃聖人于出姜尤致意焉蓋其始歸于魯不氏不稱夫人襄仲以忤意而貶之也終歸于齊襄仲因殺赤立庶誣以罪而逐之也故春秋之歸寧不書而特書曰夫人姜氏如齊其至也書曰夫人姜氏至自齊見其始終之際出至之間無纖芥瑕玷可出之道爲十八年書歸齊公案以著襄仲擅逐國母之罪文公不能庇其元妃之過耳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按趙盾當晉靈初年本在下大夫之列而先都士穀箕鄭父諸人皆先朝舊臣襄公初欲用狐射姑將中軍趙盾爲佐以陽處父之言易其班既又將登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又以先克之言而止盾以卑秩驟貴壓羣臣之上諸大夫已有不平之心及狐躬姑出奔乃卽代以先克使與趙盾爲伍諸大夫滋不平矣故先都等以失職怨望作亂使盜殺克則盾之心寧能一日安乎于是論以國法盡誅其黨冀得自全是諸臣之得罪皆起于盾之越次爲中軍及其見殺又以盾之猜忌而羅織盾之罪于是

乎不勝誅矣故春秋殺稱人以見非君意不得以累上之辭書死者不去其官見殺非其罪而非國討也或曰諸臣之死既出于盾夫子何不直書趙盾殺哉大抵晉史畏盾不敢直斥其罪故含蓄于晉人二字之中夫子以他國之事非得于目擊但仍其舊如趙盾弑君明出于董狐直筆夫子卽以良史賛之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按楚穆兇殘所以兵久不至鄭者爲城濮之役猶懼晉霸餘威耳至是聞晉君少不親事遂乘

間伐鄭然是時趙盾專權自恣主少國疑常居君側以杜絕同列之議已必不出師救鄭所謂晉人宋人衛人許人皆微者也公子遂自與盾會衛雍情孚志合故不請于君擅興師會救若代趙盾爲之者然春秋書楚伐鄭以見晉伯之衰書公子遂會四國以著其專擅無君之罪固不在稱人以賤諸卿亦非誌緩以懲不恪也

夏狄侵齊

張洽氏曰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故書以病晉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子壽嗣是爲文公

九月癸酉地震

按地道以靜爲體順爲用安以承天者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則逆其常理故震此君弱臣强之象也京房曰臣事雖正專必震況是時諸侯無王天下無伯弑君篡國者比肩接迹至連宋魯晉莒鄭陳齊七國皆弑君而楚子討徵舒之亂遂以夷狄而正諸夏矣然此其關于天下者也春秋記災異以魯爲主此震地當在魯境內文公怠忽荒政權歸襄仲身死未幾而妻出子弑禍獨慘于他國此其兆之先見者歟

冬楚子使椒來聘

王氏輯傳曰楚始以號舉狄之也既而書人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非漸進之也見其驕强耳范山曰晉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加兵于鄭通使于魯何爲者哉假曰進之則楚子執宋公以伐宋豈進其虐中國耶

按是時魯晉方好公子遂又合四國之師救鄭

楚恐魯合諸侯以助晉故遣使來聘以携其交且偃然以大國自居其輕中國甚矣張氏謂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信哉椒楚大夫鬭氏宜申之族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按僖公成風妾毋繫子之辭也婦人夫死從子況妾毋之于國君自當繫子爲稱非以子而先毋也秦人欲親魯以間晉而無其端故追贈僖公并及其毋彼但取禮爲重不暇計襚非其時矣公羊子何必以兼之爲非禮耶若穀梁子謂

卽外之弗夫人以見正而胡康侯遂有畢身賤
父之論又甚迂矣夫邦君之妻異邦稱之亦曰
君夫人尊之也秦欲求好于魯豈其歸襚之辭
乃直呼其姓氏耶況當時卒葬成風皆以夫人
禮書矣何直至此始假外事以見正耶但隔世
已遠時無喪禮若止書歸襚如王使榮叔歸含
且賵之例則混而無別故僖公成風者乃史官
核實之辭而先稱公則因秦國歸襚之意耳

葬曹共公

春秋翼附卷之八終

春秋翼附卷之九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文公下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按文仲魯之名大夫也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
乃四十餘年之間魯政多疵無所裨益坐視文
子叔敖之交結外援東門襄仲之專權驕恣而
不能規救則將焉用彼相哉孔子獨以不立展
禽之賢譏其竊位乃知賢奸不共國而治聖人
之意深矣

夏秦伐晉

按晉背秦施世相仇敵令狐之役又背盟詐敗
秦之欲甘心于晉也非一日矣近見晉靈幼弱
趙盾專權亂國機會可乘故先歸襚于魯以離
其黨與遂稱兵舉伐冀報令狐之恥此雖康公
之夙憤亦未必非公子雍導之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吳氏曰商臣弑君父天下所不容宜申為工尹
事商臣越十年而乃謀弑其義不足稱也然其

誅不遂而身見戮聖人不以其當受今將之誅而以國殺大夫爲文其意深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按春秋紀事非有大關係則不書正月二月不雨可謂異矣故總正月而書以志異且見文公之忘民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按蘇子卽蘇忿生之後爲王卿士而執政權者也女栗畿內地夫襄王喪葬公未嘗往頃王卽位公亦不朝且是時又旱暵爲虐不知敬天恤

民而徒爲此無故之盟書曰及者承上之辭貶之也非諱之也

冬狄侵宋

按狄侵魯侵齊猶曰偏于東表今侵宋則入腹心內地矣是時中國之患南惟荊楚而羽檄時警于陳鄭北惟戎狄而侵掠已徧于宋滕中夏之區幾爲夷狄所充塞矣不亦殆哉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按前年楚子使鬬椒來聘專爲通道中華以便北侵之計故此親自浮漢江東下陳鄭蔡則皆經歷之地也厥貉雖無明據意必在蔡之西北宋之東南界楚欲窺中原所必至之地也越此則歷宋都而楚亦不敢深入矣故曰次獨書蔡侯者陳侯鄭伯皆從事于晉當楚子經其國或一迎勞而不與偕行惟蔡背華卽夷已久故獨同次厥貉耳說者泥左氏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之說疑陳侯亦同事遂有失位降爵之說誤矣至于麇子逃歸左氏因下伐麇而附會者亦豈足據乎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按麇近楚小國楚窺竊中夏已久前已滅黃江六以大其勢矣特畏晉伯而未逞今中國無伯故又伐麇以肆其吞噬之威實蠶食上國之漸也故自次厥貉以後無役不稱爵見夷狄之日强聖人之心滋戚矣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按左傳云謀諸侯之從楚者說者遂謂魯欲爲晉致諸侯恐此時未必然也蓋趙盾見楚勢猖獗深懷隱憂已又不欲離君側特遣郤缺至宋地偵楚子之情僞及諸侯之向背而[illegible]

以前年闞椒來聘疑有式心于楚故遣惠伯以
釋之耳
秋曹伯來朝
按此曹文公也知魯諸臣有志輔晉與晉親睦
故特來朝求庇托耳
公子遂如宋
季氏私考曰謀禦狄也是時狄兵侵齊侵魯以
至于宋暴横甚矣魯之諸臣欲有以攘之故襄
仲如宋以定計蓋使之爲應援耳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按鹹衛地東界于齊者是秋狄方侵齊去魯尚
遠左氏謂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誣也意是時
文公懦弱三家彊盛諸公子或各統家徒私交
于外得臣偶遇狄兵于鹹遂設伏以勝之魯君
未必預聞也則爭伐之權盡出私門而政逮大
夫之漸不已胚胎于此乎說者乃謂鹹之役不
惟有功于魯且有功于天下亦見目前小利耳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按孫明復謂郕伯來奔爲齊所偪夫郕自降齊

之後未嘗改事他國何以見偪大抵八年夏書
師及齊師圍郕則以兵威刼之者實魯爲主也
今齊昭衰弱不能自振魯方與晉睦而襄仲彭
生輩又能爲國樹威故舍齊適魯以求庇耳書
曰奔者見郕伯急于歸魯惟恐齊之刼制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按此稱子叔姬卒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宣五
年齊高固來逆子叔姬成五年杞叔姬來歸九
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前後所記不一載

考杞伯姬于僖三十一年來爲子桓公求婦文
十二年杞伯來朝此時杞桓在位二十二年矣
左氏云始朝公也且請絶叔姬而無絶婚公許
之夫經傳未聞僖公長女有他故及歸嫁之事
曷爲而稱絶叔姬豈有無伯姬而稱叔姬之理
耶竊謂杞伯姬來求婦必是僖公長女魯輕杞
微小故婚嫁愆期至是桓公自來朝適值伯姬
病危勢必不起因請續叔姬而不絶婚故傳絶
字當是續字之誤而經于杞伯來朝下書子叔
姬卒叔字或當爲伯則魯史爲左氏所誤聖人

亦仍舊史書之耳及伯姬既卒杞桓遂逆叔姬
而歸故成公五年九年之書俱稱叔姬如此則
前後文庶不背戾耳果如左氏所言豈有叔姬
既絶而後復稱叔姬者耶且杞事魯素謹豈有
無端而請絶婚者耶文公雖至愚弱亦豈肯隱
忍而許之耶必不然矣若齊人所執自是昭姬
之生舍者乃杞叔姬之娣也因伯姬卒則叔姬
爲伯季躋爲叔亦家人序次之常杞因避姑伯
姬之號故不改請續時之稱魯遂稱其娣爲子
叔姬以別之猶云大叔姬小叔姬云耳若高固

所逆則文公少女以時君之女故亦稱子

夏楚人圍巢

按巢吳楚間小國地當羣舒東與舒接壤羣舒
叛楚故楚執舒子宗子遂圍巢則巢服而羣舒
服楚可知矣書者惡楚兼併小國以爲蠶食上
國之漸也是年楚子商臣卒子旅嗣是爲莊王

秋滕子來朝

季氏私考曰此滕昭公也滕自宣公娶齊見執
於宋而卽從之至是二十六年矣昭公嗣立始
復朝魯當時宋方有亂故不暇爭而昭公亦[illegible]

於爲善庶幾能保其國者歟

秦伯使術來聘

按九年秦歸僖公成風襚明年卽伐晉此又使
西乞術以大國之禮加于魯且是時晉方主魯
而遽言將伐晉蔑視魯甚矣中國無伯秦楚交
侵此衰彼進漸不可長故書此以嚴其防耳豈
嘉其有禮而書之哉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按河曲黃河之曲秦晉交界之處晉在河東秦
在河西卽今蒲同二州之間也晉文之伯實藉

秦師自晉襄棄絶秦好伯業遂衰自殽至此凡
六交兵故不暇攘楚而楚伯矣是秦晉之亟戰
楚國之利也夫令狐之役其曲在晉秦欲報怨
當晉國者宜善調停修舊好乃整三軍以禦之
是失策也然秦不念渭陽之情不咎納雍之誤
而興兵修怨黷武殃民亦非計也故兩稱人而
不言及蓋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按諸在莒東鄆在莒西由魯言是爲東鄆成四
年所城則西鄆也諸服魯已久鄆則新附是時

三桓擅國季氏尤專其食邑在費自費以東皆從其經界而諸鄆則皆近于費者故行父親帥大衆脅以兵威先城諸以及鄆名爲因諸制鄆爲國捍蔽實所以自固耳春秋蓋有誅心之意焉且志魯莒之爭端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子平國嗣是爲靈公

邾子蘧蒢卒

按左傳載邾文公遷繹之言寔有君子之道焉

而經不書其事以就其國而遷居近地非有關于大故耳于貜且嗣是爲定公其弟捷菑奔晉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吳氏曰周之王業自文武始故后稷居太廟文武廟謂之世室與太廟皆百世不毀此天子之禮非諸侯所得僭也成王賜魯重祭俾太廟得以天子之禮祀周公魯人以伯禽爲始受封之君欲不毀其廟故以其廟爲世室如周之文武以尊伯禽僭也文公久不修廟遂致室壞與書之因見魯世室之非禮也私考云世室武王之廟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按承篋公會公必以堅心事晉之意令彭生托冀缺矣于是親至晉國謀合諸侯而諸侯方困于楚北偪于狄無所適從故衛成公久不出預盟會聞公適晉而至沓以會之求通晉也觀衛而列國之情可見矣下泉之卒章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蓋小國困敝而思念周京也其此之謂歟

狄侵衛

吳氏私考曰自僖三十二年衛人侵狄及盟之後狄兵未敢犯衛衛成亦未嘗忘備故凡諸侯之事皆不親行至是會文公于沓沓必過晉之便道也去國稍遠矣狄遂乘間而侵之夷狄之心其可信乎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趙鵬飛氏曰晉之不能宗諸侯也權在趙盾也中國無霸王而楚人伐麇圍巢無復顧忌寖淫

然兵及衛鄭故衛因公之如晉而會公于沓鄭因公之還自晉而會公于棐蓋謀晉之霸也然衛鄭不敢直附晉而問交於魯者以魯深睦於晉而知晉强弱從違之計卜於魯焉故明年遂爲新城之盟公之一出晉實因之而復霸諸侯楚實懼之而終文公之世不侵中國則亦不爲無益於天下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左傳云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

季氏私考曰諸侯之事多矣惟水火兵喪有相弔恤之義故必遣使赴聞其或不赴必有故者也如弒君之惡辱國之名人誰肯自播揚哉然春秋不以不赴而不書蓋使命之往來鄰封之傳報亦必有得於所聞者但以非義所繫則畧而不書者有矣若有關於大故雖史官或爲所蔽春秋必求其實以明大義豈遂因循以罔後世哉況天王之崩事莫有大於此者亦因不告而不書則春秋之作全據舊文而不敢增一實事於其間也一何闊畧之甚邪竊意頃王雖襄王之子匡王之父而實未嘗立也左氏謬存其世次耳

公至自晉

按中國無伯楚氛日熾諸侯無所適從自文公朝晉而承筐沓棐相繼爲會明年新城之盟服楚之國皆棄輿而即同則輔伯之功魯實有助於晉矣歸而飲至庶亦宜乎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按此邾人報七年取須句之役也是時魯晉方睦諸大夫專政立威故邾人乘公在晉而興此

役又適與公歸相值此彭生帥師之命亟下而邾受其伐也左傳謂邾人討魯不敬則小國固不敢責禮于大國或謂文公如晉道捷菑以往托事或有之

夏五月齊侯潘卒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按晉自靈公幼弱趙盾專國伯業日衰諸侯携二中夏之勢寖寖南向楚矣然而下泉之思猶

未巳也是以文公一朝晉而衛鄭來會新城一徵約而六國翕從雖公侯不當與大夫盟弗恤矣故書曰同柰何既盟之後趙盾蒙蔽幼君挾害同列使晉國日就傾頽魯亦受制强家竟不能夾輔晉伯共成尊攘之勲豈非晉之有負于魯而魯之有負于列國哉新城鄭地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按何休氏曰孛者邪亂之氣狀如篲篲者埽故置新之象孫明復曰偏指曰篲光芒四出曰孛天文志云北斗七星在太微北魁四星爲旋璣

杓三星爲玉衡又云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逮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法紀皆繫于斗是北斗爲七政之樞機猶朝庭爲萬國之準極入者入于魁杓之中也是時王室陵夷紀綱廢墜所恃以匡扶翊戴未至于易姓改物者賴有一二伯主尊攘之力耳自晉襄矣策伯業始衰靈公幼弱六卿不睦則楚氛復熾雖厲悼之世間能一爲懲創然南北二伯中分咼峙中國之勢不可復振迨吳越迭興則中華文物之地竟爲蠻夷之所充塞而帝王之政教號令澌滅殆盡矣孛屬水陰氣也夷狄之類也孛入北斗夷據中原天象不亦昭然乎叔服謂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雖事應有驗儻未足以盡天變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按捷菑左氏云邾文公蘧蒢庶子出自晉姬夫邾本小國安得妾晉女且邾自晉文始伯時僅與溫一會耳僻處東海捷菑何由奔晉意邾魯素不睦菑以不得立奔魯構釁魯欲市恩于菑

爲他日服邾張本因托晉以納之耶夫楚方圖伯中國衰微晉不能秉新城之會聯合諸侯爲王盟之計迺區區遠納一亡公子又以少奪長爲邾見拒拂經損威所失匪細故春秋書此以示譏耳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按公孫敖廢命奔莒義絶于魯矣雖穀難哀請文公許復將歸而卒竟不得終于父母之邦狐死首丘弗若之矣故書此以爲不忠者之戒陸氏云既許其歸即我臣故書卒以明君臣之義

死生一也謬哉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按左傳云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于國多聚士因弒舍而自立是爲懿公夫商人桓公密姬子昭公之弟也昭公殺孝公之子天道好還何足怪哉然皆起于桓公舍無虧而托昭于宋宋襄殺無虧而立孝公也國君之貴誰不覬覦彼見兄可殺而奪之位又何有于兄之子哉故稱公子商人所以著五公子爭立之慘禍生有胎未踰年而稱君

所以著商人弒逆之惡無可末減胡傳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似非確論
宋子哀來奔
按左氏云高哀不義宋公而出書來奔貴之也夫高哀果見昭公忌嫉公族背逆祖母非可事之君則當樂豫舍司馬之時何不見幾而去及華族再亂賊殺司馬昭公制于惡黨不得有爲正危急存亡之秋也哀又不能達權通變少濟時艱業已混跡亂族浮沉六年矣今日胡爲來奔哉意者其希合苟容之態盡爲姦雄覷破欲中以奇禍遂爾倉卒出奔耶書曰奔著其急迫投竄之情狀也何貴之有子字衍文
冬單伯如齊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按單伯乃天子圻內大夫而命爲魯卿即莊元年逆王姬單伯之子孫也商人既弒舍文公以兄妹之情遣單伯慰諭併請歸寧之期左氏謂以王寵求昭姬于齊非也何以執之蓋單伯據理致辭不無觸忌之嫌叔姬含寃伸訴必多憤激之語故商人聞而兩執之然所謂執者亦禁錮之耳非徽纆拘繫之謂也公羊高齊人也誤

信故老傳聞遂謂單伯淫乎叔姬穀梁赤同受經于子夏之門亦從而附和其說至使叔姬蒙千古不白之詬寃哉藉令果有其事則以商人之凶暴何難寘大辟以暴魯事之非乃復令之歸魯乎即兩人負不赦之罪亦何敢晏然歸國而魯方且諱之不暇乃書執書至書歸以污簡冊貽羞後世耶必不然矣其稱人即商人也猶今雙名單稱之也胡氏謂窮治賊黨則迂矣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按商人弒君之賊人人得誅況魯爲望國即昭

姬不出于魯亦當上請天子下告方伯連師以辟討其罪況今又執使人與君女商人之暴橫甚矣行父爲執政之卿不能伸沐浴請討之義乃畏齊之强欲因晉以求齊則將焉用彼相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季氏私考曰華孫督之曾孫而華元之兄也宋昭公無道得罪于巨室戴族旣殺司馬而以華孫代之則昭公之威權已去久矣故華孫不由其君擅來盟魯以固私交而無所忌書司馬見其以掌兵之故敢自專也自是華元爲右師而昭公遂益孤立其卒至于弒也有以哉

夏曹伯來朝

畏齊托魯以求庇于晉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按敖廢命婬奔其于君臣兄弟之間無一可者迺其嗣穀難有哀請之誠二子有門死之諒天植之性信有父不能移諸子者乎故以敖之不臣而書卒書歸所以表文伯惠叔之孝克蓋前人之愆耳康侯云以敖著教諒矣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按左氏謂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則公穀之誣不辨自明矣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按蔡侯旣與楚子次厥貉不與新城之盟故聲罪以入其國都亦重懲之也但郤缺旣知君弱不可以怠何不勸僚宷同心修德蓄威以制楚楚服則蔡自歸矣乃窮兵黷武避虎狼而獵狐兎可乎

秋齊人侵我西鄙

按單伯旣歸則弒舍之情必明以告魯矣商人恐魯之有圖于晉故留滯叔姬以爲質又肆侵掠以張威刼制魯也亦示强于晉也

季孫行父如晉

按此爲西鄙之侵也然晉靈幼弱宣子專權亂國自救不暇安能庇魯哉故兩告難而皆不問文子當國不能佐君自强一歲中兩至于晉才智亦不足道矣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按自文公合新城之會以來諸侯日望晉伯于

魯亦有倚重焉是時行父如晉必先約諸侯聽
命于扈故諸侯亦同執而至柰何趙盾專擅晉
政日爲身謀不能輔幼君出會主盟行父不得
請而潛歸諸侯自相要結故陳傳良曰國君不
序散辭也左氏謀伐齊齊人賂晉之說未必可
據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按扈之盟晉雖不出而列侯在會亦足以衆商
人之膽矣故來歸子叔姬亦有懼心也藉令文
公能請命天王興師以問弒舍之罪縱不能以

商人爲戮豈不足以伸大義于天下雪恥辱于
先公哉乃逡巡畏縮惟晉是倚不知晉亦無能
有加于齊也故書齊人執齊人來歸見其操縱
自由閔魯且病晉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按齊侯知晉不與扈盟心蔑視魯然猶知畏懼
列侯歸叔姬以解諸侯之心遂躬自帥師侵我
西鄙見歸姬非畏魯也至于曹則國小而近且
惡其朝魯故乘侵魯之師以伐之是將以威諸
侯〃大郛外郭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

按齊人執我命使辱我君女又兩肆侵伐其鄙
傲凌侮甚矣匹夫有志且不能忍況國君乎行
父不知輔君請討以雪先公之憤徒往來于晉
竟不得其一旅之援今又忘商人之大仇而往
會求平又不獲盟而返商人曰請俟君間卽市
朝之撻豈辱于此乎故春秋書此病文公羞行
父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按四不視朔者自二月至五月也諸侯奉王朔
告于廟則曰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則曰視朔
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夫子錄之幸其禮
猶不盡廢也今書四不視朔是未嘗朝廟聽政
矣蓋委政襄仲自溺宴安公穀以爲有疾非也
魯視朔之禮廢自文公始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按行父秉國政不得與齊盟而公子遂得盟者
不特以賂齊之故也蓋襄仲驕恣無君其雍衡
之盟救鄭之專商人所素知者惡人自相爲類

肩塱人書此蓋有深意存焉豈止病魯之行賂
甲乙戌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按夫人聲姜也僖公之配而文公之毋也夫人薨與毀泉臺當爲兩事不相屬者自左傳云有蛇自泉宮出聲姜薨毀泉臺說者遂謂夫人由蛇妖所出而薨故壞其臺此皆附會之說也左氏好立異說如云蛇入于國適合先君之數直是無稽之言安可據以爲實但不知泉臺築于何年在于何地毀因何事疑以傳疑亦闕之而已不必求其事以實之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按巴姬姓子爵國庸商諸侯武王時助伐紂者當楚成王穆王求諸侯時直與中國爭鋒今莊王之興西連巴秦繞出西周之後西南既合而北趍晉則中國諸侯在其掌握矣蔿賈之謀其莊王强楚之資乎夫城濮之役秦有功于攘楚今秦與楚滅庸此春秋所以志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季氏私考曰昭公即位本無大惡特以欲去羣公子以攬政權耳羣族因而作亂遂殺逐其大夫則權在强家制其舉動而昭公拱手不得有爲不至於弑不止矣故稱人以殺衆亂之辭也左氏以爲昭公不禮於襄夫人而襄夫人使帥甸殺之則文姦諉罪之辭也若謂公子鮑所弑則當書曰公子鮑弑其君而亦不得云宋人矣蓋公子鮑者弑君者之所立也而弑逆之罪則當歸於亂族之大夫而華氏其尤乎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按宋人之弑昭公與商人弑君不同商人稱名以弑爲主在商人而宋弑稱人則出于亂衆也公子鮑貸粟于國亦好施之性未必豫爲篡逆

爲剪商計耶昭公無道國人亂殺之公子有賢計詩云王室如燬父毋孔邇亦豈得謂文王預行惠澤在人擁而立之亦有出于不得已者但立而不討賊實其罪耳晉不以文告之辭問罪公子使自討于國衆乃連師以伐之則商人之躬行弑逆者又當何以伐之也伐不當罪取賂而還故貶而稱人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按文公怠于政事是以緩葬其毋且不稱僖姜而別爲之謚非禮甚矣左氏乃以緩爲齊難故夫西鄙之役亦非纍卵之危燃眉之急何至于葬毋之無期也

齊侯伐我西鄙八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按郪丘之盟商人得利于魯故又侵西鄙貪得無厭也文公又親往盟自後遂專于事齊矣穀齊地即僖公二十六年以楚師伐齊所得者襄仲賂齊未必非此

諸侯會于扈

按私考謂即新城之諸侯宋文公亦預非也此即春伐宋之四國也聲罪而往受賂而還各將歸國至扈而再會齊魯方有侵盟之事故皆不與

秋公至自穀

按商人暴橫舉動叵測履虎尾咥人凶其穀之盟乎故書曰至危之也

冬公子遂如齊

按是時中國諸侯齊晉爲大故襄仲俱深結之晉人討扈之盟即與趙盾爲衡雍之會齊人兆及陽穀之盟即行賂以爲郪丘之盟其外樹强援內陵弱主跋扈之心昭然可見矣公至自穀遂即如齊豈眞拜穀之盟哉

十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按三家之强雖自僖公然當其世猶未敢專至文公之世孟氏則公孫敖爲戚之會垂隴之盟叔孫氏則得臣會晉伐沈敗狄于鹹季氏則行父如陳如晉帥師城邑至東門氏則襄仲見於經者凡九驕橫尤甚然究其源皆由文公之委懦也盟會不躬月朔不視怠忽荒政太阿倒持

魯之終于不振誰之咎哉夫前書毀泉臺此書公薨于臺下儻即其地耶信如左氏之說則虵之妖乃不係于聲姜而係于文公者矣或曰隕而斃蓋變之出于卒然者也

秦伯瑩卒

子稻嗣是爲共公

夏五月戊戌齊弒其君商人

按左氏以歜職二人謀弒懿公則于法宜書曰盜今曰齊此豈爲兩人末減哉蓋邴歜閻職亦齊人中受公子恩者也齊人各有良心弒君之

賊誰不知惡特結于私恩而弗敢動耳一旦見前人刖人屍奪人婦則誰不痛恨而思得甘心者乎是歜職之殺即衆之所同欲殺者也故不曰盜而曰齊者所以著人心之公惡天道之好還耳庶兄元立是爲惠公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杜氏云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爲介蓋襄仲專爲謀立宣公托以一卿賀立君一卿拜葬而已以大事陰謀欲面見齊侯而决蓋身在使外而

托以使行耳

冬十月子卒

季氏私考曰子謂子赤即惡也二卿如齊但謀廢立耳及齊侯既許廢黜則仲遂因而弑之以絶根本蓋廢立者魯國諸臣之同欲而弑赤者則仲遂之專主也然宣公受之而不討賊亦難乎免於與聞矣

按左氏載仲遂以君命召殺惠伯夫仲之邪謀行父得臣皆帖耳順命獨伯以爲不可不克則死之大臣分義皎然無可議者而經不書其節何哉或以其不發襄仲之謀令君及禍夫當是時逆謀已著攻之則禍愈速耳況成十五年公羊傳載惠伯荅襄仲之言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則亦未嘗不深折奸臣之心矣或又謂其死非君命故不得以死節書夫其却公冉務人之止豈不曰非君命而不入猶不免也若君命而弗聽則吾拒君也蓋亦籌之審矣君見弑而死之正也又安得以死于亂賊之詐命而苛議之乎

夫人姜氏歸于齊

按夫人赤之毋也仲遂弑赤遂誣以罪而出之故謂之出姜左傳載其哭而過市魯人謂之哀姜亦紀一時矜憫之言耳豈有與莊夫人並謚之理乎穀梁氏云惡宣公也娣姪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也蓋嫡夫人之于衆妾義亦猶一人也子無問于所生則毋無无子之戚故曰不孤子一人有子則喜樂之情均各得優游以展布四體故曰三人緩帶並有子則擇賢者就其養各無失所故曰就賢宣公媵妾之子即衆妾皆當奉養以不孤緩帶

之心失就實之意而况于嫡夫人乎乃與聞殺惡及視而代其位則雖嫡毋終養罪且不赦况致令大歸耶書曰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孫于邾者不特結正宣公襄仲之罪而魯之臣子孰能無罪哉

季孫行父如齊

季氏私考曰行父預聞廢赤之謀者也及仲遂弑赤則行父已在其黨中不得不爲之營解矣出姜南歸齊而行父遽如齊者亦實齊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訴而來討故往申遂得臣之初議

而請婚納平之端於是始矣

莒弑其君庶其

按許止以不嘗藥書弑趙盾以不出境書弑法至嚴矣乃左氏謂莒僕以子弑父而聖人以國弑書何哉此非莒僕弑之也蓋莒自莊僖以來强臣擅政如莒慶之類必時有之至文宣世則其國勢愈不振而紀公且多行無禮于國是必有大不厭衆心而得罪于巨室者况是時隣國以臣弑君者相望莒大臣遂効尤而與國人誅之惟是莒僕素爲父所黜平日不無怨望國人或疑之故懼而奔魯未必其手刃之也如果弑則何不自立而乃立弟季佗乎孔子觀左氏之書亦不能無疑故以國弑書耳况是時行父已如齊安得命司寇出莒僕左氏傳聞之說或未盡實也

春秋翼附卷之九終

春秋翼附卷之十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宣公上

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夫人穆姜在位十八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義與桓公即位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

按此必敬嬴襄仲本謀當遂與得臣如齊謀立之時必以宣公委托齊惠誓結姻好故喪未朞年即遣遂逆女其懼討之情悖禮之罪不待貶矣但出姜齊孝公女惠公之姪也前鑒不遠而復以女許魯何其愚哉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按公羊云遂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非也仲遂以喪娶之罪陷其君以倉卒之禮簡其夫人故惡其專且悖而削其公子也其曰不稱氏者貶夫人也亦非也喪娶者宣公也去一字以貶夫人亦何損于公之惡乎其曰稱婦有姑之辭也亦未得其義也婦以嫡爲姑出姜文公之嫡配齊姜之姑也出姜在齊姑在則稱婦故曰婦姜至自齊見敬嬴不得婦之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按左氏云納賂以請會觀下即書公會齊侯于平州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以賂請矣夫身執國政而佐仲以行弑逆行賂以甲宣公其罪豈中遂下乎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按河曲之戰呼軍門以撓㬰駢之謀者趙穿也今討不用命而獨放胥甲何哉蓋是時靈公漸長盾自知執政當國罪過多端旣以猜疑失位代巳者治河曲無功之狀穿必首誅故趙巳在位發覺其事薄治甲父而不置之死所以絕穿之禍根也

公會晉侯于平州

按仲遂弑嫡出正而立宣公以齊討爲懼今賂請得會則魯之疑畏釋而君位安矣故左傳云以定公位然齊惠公忘弑甥逐姪之仇懽然從請何也蓋惠公以歆賦得立故欲同惡相濟彼

又惡知甥姪之爲親哉

公子遂如齊

左傳曰如齊拜成胡康侯曰書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納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鎭以爲之援至于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王氏經世曰齊商人之弑立也惠公惡之終不曰公曰夫巳氏羞惡之心亦明矣及商人見弑而巳代之爲君謂當推此心以自强於爲善矣乃惡與視吾出也出姜先君之愛子也赤之死猶舍之死也援之立猶商人之立也出姜之歸猶昭姬之歸也出姜過市呼天之言雖市人猶爲之哭而惠公曾無惻隱之動於商人則惡之於魯之效商人者則不之惡何初心之反耶不過入於襄仲之姦貪于濟西之賂遂至忍心犯義安於爲盜賊之主藏而助其成也故胡氏以爲春秋討賊尤嚴於其黨諒矣

按濟西田原是魯物僖公取于曹以復先人之疆宣公賂于齊以免篡弑之討祖孫不相及有如是哉若齊取非其有嗜利忘仇何其鄙也然亦有說焉商人殺舍歸叔姬魯畏縮隱忍而不較故仲遂弑惡歸出姜齊亦貪利隱忍而不較若相報復然耳望國伯裔黨惡如此于他國何誅

秋邾子來朝

趙鵬飛氏曰邾舊附魯後屬于齊每視齊爲向背今魯與齊好所以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按春秋之初郜鼎祊田賂以公行同惡相濟如市賈焉譬之盜賊知賄而巳寧知禮義之所不可法禁之所不許耶此所謂亂法法在也有齊桓晉文者起而此類皆革面矣桓文既沒綱紀蕩然晉襄即世靈公幼弱趙盾招權黷貨齊宋弑君連師會討始以義往終以賂還此猶士師將治人之罪而求請潛入鈎考不竟兩解俱散此所謂侮法法亡其害深于盜賊又何以令諸侯而服夷狄哉故楚人曰北方可圖鄭伯曰晉不足與其應如響矣楚莊之意實欲侵宋以夷正夏陳其所經之道故先侵陳耳鄭穆背華即

夷罪不容誅稱人深貶之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按趙盾專執國政未嘗少離君側即齊宋之師名爲討逆亦不親行今何獨帥師救陳蓋蔽主于內黷貨于外致與國離心楚氛日熾恐諸侯一失不可復合則無所逃罪故不得已爲此舉一以張捍楚之虛聲一以襲恤隣之名義耳況此時楚兵已掠陳移宋彼尚逗遛于陳不敢前進恐遇楚也何益于救哉春秋書此著其專政握兵出入自擅之罪耳季氏私考謂靈公察知其姦故遣使救陳以遠之未必能然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按上書趙盾帥師救陳此書四國之君會晉師則爲趙盾之師明矣蓋潛師掠地之謂侵楚非屯宿持久之兵也盾遷延顧望亦無長驅疾擊之志不過聲言救陳而已方其起兵時楚已移師宋境及其逗遛在道楚已掠宋退師故宋陳二國得偕曹衛以會盾耳棐林鄭地會而殊晉地而後伐者見盾無伐鄭之志出于四國之濫也左氏云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則趙盾非丈人之貞矣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按穿盾之族子崇秦之與國趙盾見靈公既長漸有疑己之意及救陳伐鄭又皆無功故以兵權付托私人使伐小國以自解然秦晉自河曲之戰于今七年無疆場之虞蓋亦厭戰耳趙穿無故侵崇秦于是思報復而明年來伐是啓釁挑禍者趙盾也盾之心愈自疑畏則其爲謀愈深而桃園之變其端實在此矣
晉人宋人伐鄭
按左氏云以報北林之役夫解揚見囚既已無功受辱不思修其所未至而又興不戢之師挾有瑕之宋欲以伐人是將以繫宋之心實以速宋之禍也大棘之敗將誰咎哉故書人書伐交罪之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按左氏稱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而經不書伐又二國各稱帥師孔氏謂皆是將尊師衆故並具其文又云歸生下無帥師字皆非也必宋

文公以秋與四國伐鄭冬與晉人伐鄭俱未得逞故特遣華元爲將帥大衆以往伐未出境適遇歸生亦帥師來伐兩軍相當遂戰而致敗耳然左傳云囚華元獲呂樂而經不書樂者元大將而樂偏裨也華元督之孫大棘宋地

秦師伐晉

按此報侵崇之役趙穿之啓釁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按解揚囚華元被獲喪師辱國反詒宋害趙盾亦自知其無能爲矣茲又與三國侵鄭豈誠欲甘心于鄭哉意救陳而出之時必已與趙穿定計故遷延于外以避與聞之罪觀乙丑桃園之變未出山而復其詐顯然矣說者但謂趙盾以失諸侯見疑于君姑爲塞責之計惡足以誅姦究之心哉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按夷皐之弑先儒斷論詳矣然卒無有得其當足以服盾之心者卽董狐之言亦未盡情至如爲法受惡越境乃免斷非孔子之言也竊謂晉襄公托其子于趙盾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夫第不才耳且猶不免于怨况不能早教諭使陷于惡又不能防衛爲人所弑乎是弑之者人而所以致其弑者盾也籍令襄公有知吾不識何以舍怨于地下矣卽爲他人所弑盾亦不能逭其罪况弑之者卽盾寵信付託掌握兵權之族子乎故不曰穿而書盾者推極根源令後世大臣受托孤之寄者必先教論引之當道勿陷于惡以起弑逆之禍也至如所謂亡不踰境反不討賊與聞乎故者猶淺之乎其爲責矣何也族子弑君凡爲人臣者苟亡不踰境歸不討賊皆爲同逆况托孤寄命之元臣乎假令出踰竟矣反討賊矣遂可免其罪乎故曰非孔子之言也靈公卒季父黒臀文公之庶子也代立是爲成公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崩弟瑜嗣是爲定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按魯郊本非禮况文公之死尚在三年內天王崩于去年冬十月亡君父之喪行非分之禮故

郊牛未卜而先傷改卜而稷牛死上天譴告之意豈止如僖公四卜不從而已哉乃猶行三望之禮逆天甚矣

葬匡王

按四月而葬愆期也微者往會悖禮也王室之不競諸侯之無王具見之矣

楚子伐陸渾之戎

按楚憑陵中夏饕食無厭今陸渾在王都之側而肆然伐之其意固在窺竊周京矣周天子不能號令諸侯爲驅逐之舉迺使王孫滿勞楚雖問鼎之對足以陰折其心亦岌乎殆哉故夷狄相攻不志而此獨書之聖人爲慮遠矣

夏楚人侵鄭

按左傳云鄭即晉故也夫侵宋者楚也鄭特爲之輔耳晉不能攘楚而數伐鄭及貽宋大棘之敗是庇之適以害之也及鄭以郔之役而與晉平則又致楚侵而晉不救是挑禍啓釁使二國疲于奔命者誰之咎哉趙盾之罪不待貶矣

秋赤狄侵齊

赤狄隗姓別爲一種俗尚赤衣者也始見經傳

宋師圍曹

季氏私考曰晉宋陳衛曹同會棐林以伐鄭者也及華元見執于大棘戴族恥之故尋棐林舊好以侵鄭雪恥乃晉宋衛陳皆行曹獨畏避不出此宋華氏之所深怨也但楚勢方張懼曹與鄭合而啓楚釁故久而未報至是鄭即晉而楚侵之宋乃乘間圍曹耳非報武氏之亂也

冬十一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按穆公之子長曰夷次曰堅公子歸生屬意于堅故穆公卒未餘月而葬者夷欲定其位汲汲於治喪也夷立是爲靈公夷弒堅立是爲襄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按郯巳姓國郯莒壤地相連故多隙魯宣篡立齊得地而定其位莒子竊心薄之矣公乃以郯婚姻之故欲爲郯平莒且挾齊以爲重宜莒之不服也向即僖公之所城者公初意本欲以平見德求復故邑不虞莒之不肯也遂忿怒而伐取之是以巳之不平求人之平有是理哉故書曰及曰取深責之也

秦伯稻卒

子產嗣是爲桓公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按歸生自大棘戰勝必恃功驕恣而見疑于嗣君者故穆公没未逾月而夷卽嗣位子家固心嘀之矣時子公適有染指小過而靈公卽欲誅之豈有平日素以驕恣見疑者而獨釋然無校乎此子家益自疑懼而生心也故一聞子公謀姑爲畜老憚殺之言其所謂談笑而道之者乎及子公欲譖遂卽從事是本心欲弑而假手于

人者故以歸生主弑與趙盾同誅其心也

赤狄伐齊

按狄去年侵齊齊既不能追逐諸侯亦無救援遂狡焉啓疆連加侵伐春秋書此不惟罪惠公以無政辱先實傷中國之無伯而狄得以陵夏也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按宣公篡立卑屈事齊然惠公之所以從其請而與會者貪魯賂也豈眞忘甥姪之情耶公輕身至齊又安知不以爲奇貨羈留之而有所要求耶則公將何以自脫也故胡氏云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至者危之也

冬楚子伐鄭

按前年楚人侵鄭不服故復伐之其君親行故稱子聲罪致討故稱伐然楚師之來爲鄭未服非爲討罪也胡氏乃謂歸生弑君諸侯未能討而楚莊致伐故特書爵以予之甚非春秋攘夷狄尊中國之意也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按左傳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故去秋之書

爲公危也今春之書爲公恥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按子叔姬文公少女鄭伯姬之妹高固高傒之孫禮大夫不得與諸侯爲婚高固亦豈不知但是恃齊惠儒弱固執國柄宣公必卑辭曲意以阿事之固遂忘分請婚又恐越禮犯分乃使齊侯止公而請見出于主君之意耳但叔姬以望國之女强委禽于大夫卑辱已甚宣公又身至其地而許之卽鄉黨自好者不爲而國君爲之乎

叔孫得臣卒

季氏私考曰春秋之初官人未世故卿大夫猶有去其位者此公子益師無駭與挾所以卒不書日也猶書卒者卿大夫君之股肱恤典有加焉故耳其他如公子翬爲桓弑隱而桓公竟黜遠之卒不在位而恩禮亦不加焉則併其卒而不書此可見春秋之初君猶得以制其臣而恤典亦不濫施也自後三桓當國遂以世官而卿大夫鮮有不卒於位者矣故皆書日得臣於宣公有援立之功何以不卒於位乎蓋欲廢子赤者魯大夫之同情也豈獨得臣從仲遂之謀而弑君之事則仲遂之所專主得臣必有悔焉而棄官以去故與仲遂如齊之後竟不經見否則近在君所卒何以不書日耶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按左氏曰反馬也註云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蓋女子有行終遠父母不遑啓處故留送馬以示相依之念廟見之後既成婦道則遣使反馬亦示不復歸之義故曰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正義乃云若被出棄則將乘之以歸是于歸之日即懷大歸之慮有是理乎儀禮昏禮者士之禮也其禮無反馬故何休氏據之作膏肓以難左氏言禮無反馬之法今後世亦莫之行矣且三月廟見自舅姑既没者言若舅姑存則質明贄見已成婦道反馬當亦不待三月矣叔姬初歸未合歸寧亟來非禮也大夫非君命不越境委棄國事擅同姬來尤非禮也在齊惠固如麗贄在魯宣亦宜厚顏春秋書此交致其譏也

楚人伐鄭

按鄭當夷夏之交楚欲憑陵上國必以鄭爲嚮道故三年之內三被兵而不爲楚屈則其背夷向華之志堅矣晉何不乘此機會固結鄭志乃任其受伐而不恤耶左傳云荀林父救鄭而經不書未足據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按小國所恃大國爲能庇我也鄭背楚即晉三被楚伐而晉不恤則陳何所恃而不與楚平乎及其既平則又侵之是小國之被兵無已時也且趙盾既被弑君之惡而晏然在位統兵侵伐

則黑臀又在其掌握中矣春秋所以深惡之也

免良夫之族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胡康侯曰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歛日繁戾氣應之矣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孫良夫衛卿是爲桓子是時魯專事齊衛久睦晉晉成公將爲黑壤之盟故俾衛求魯結盟以

示信來盟者前定之約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按萊東夷小國近于齊齊惠得國不正材力懦弱不能振于中華屢見侮于赤狄乃欲侵小以示威不知務矣宣公自即位以來國勢卑削自救不暇乃從齊遠伐何其愚哉書會書至譏其不智而幸其得歸也

大旱

按春秋中凡書雩則不書旱旱以雩見也今書大旱則不雩可知矣公自二年郊牛口傷天已示警乃不知修省惟事往來彌縫祈以免禍故去年螽今年旱則天之譴告至矣且愛牲樂息雩祭不修恤民憂國者當如是耶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按趙盾既弒夷臯而立黑臀欲輔修伯業思得望國以懾服諸侯故先使衛與魯約則黑壤之會是欲倚重于魯矣左傳乃云晉人止公于會要賂以免豈有約人爲冠裳之會而行此詭詐之術哉趙盾雖姦斷不然矣又云黃父之盟公不與焉故春秋不書亦非也蓋盟以要神言必

以正名分爲本今在會六侯而以簒弒得國者居其四魯以仲遂殺惡而宣公立晉以趙盾弒夷臯而成公立宋以甸徒弒杵臼而文公立鄭以歸生弒夷而襄公立何以薦信于神明哉若謂宣公疑而不敢與則彼三君者獨能質之無媿哉必其會而不盟耳黑壤晉地

八年春公至自會

按宣公因得國不正重自疑懼故畏晉事齊每懷首鼠黑壤之會幸免獲戾故書至者志喜也然自是之後不復從晉豈以倖福于回不可再

乎抑見晉事日非不足恃乎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按禮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夫親喪身死者且然遂將命而以疾還越禮無君矣蓋仲遂弒惡立宣故使宣公極意事齊彌縫以免禍今公與黑壤之會則齊必見惡于晉遂恐以身觸怒故托疾而復耳黃齊地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按太廟者周公之廟也宣公即位八年而方有事何其慢哉蓋其與弒得國心懷疑懼又以襄仲擅權不能自主故遲遲不舉今襄仲如齊宣公一念覺悟心不自安遂乘間舉之而仲遂之卒適值其日謂非太廟神靈之所震怒誅殛不可也然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恐告則不得盡誠敬之心耳今以逆遂之卒而訃不敢後期者以其有寵于宣公也故春秋去其公子以貶之繹者祭明日又祭之名所以賓尸也萬者文武二舞之總名文執羽籥武執干戚凡舞入廟必先文後武舞則必先吹籥然後樂大合而以舞終焉去籥則不作樂可知矣猶繹之猶與猶朝于廟之猶同非譏辭也仲遂惡逆不當待以大臣之禮當時既祭而告諸臣已不愜于心故任宣公舉繹而不言亦見人心之公惡耳春秋之意若謂告既悖禮幸猶知繹然去籥徹樂則與不繹同矣故檀弓記仲尼之言曰非禮也卿卒不繹謂仲遂不當以卿禮待之既繹而去籥是非禮之禮云耳不然是欲爲弒逆大惡之人廢太廟先公之繹也夫經權合一之謂禮權非聖

人不能用孔子作春秋以定萬世之法乃不權于忠邪之辨而槩以卿卒不繹爲禮焉豈聖人之心哉故不以文害辭辭害意非獨說詩爲然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王氏輯傳曰敬嬴文公妾也稱夫人踵乎成風也哀姜淫乎慶父與弒二名齊桓討而殺之僖公之心必以哀姜不可入宗廟配其父而不敢明言故於成風生則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既資之以齊其父矣於其歿也豈肯別立宮如仲子

乎有二夫人祔廟自成風始也雖由僖公欲尊其母而實因哀姜義絶于廟故當時得生此義也此猶漢呂后負劉氏稱制王諸呂而文帝之後諸臣因尊薄姬以配高帝事正同也敬嬴見成風之事欲自附以爲尊襄仲緣季友之迹欲自文以非賊而豈知出姜無罪爲賊臣悖妾所逐歸死毋家非以義絶而不得奉宗廟配先君既不與哀姜同而敬嬴私事襄仲與之殺嫡立庶逐嫡毋僭夫人亦不與成風同惟王室不競中國無伯故得肆行而無忌然哀姜慶父先後

誅而敬嬴襄仲亦後先殞何其相類也孰謂天道遠哉

晉師白狄伐秦

按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間俗尚白衣者曰白狄與晉隣近故晉結爲婚姻非其類矣況晉秦自河曲戰後久已厭兵今共靈俱殁則侵祟報復之怨亦已易世晉胡爲復伐秦乎且糾異類以伐中國婚姻之好何其悖也經不書及偶晉于狄亦狄晉也

楚人滅舒蓼

按舒蓼杜氏云二國非也如舒鳩舒庸之類所謂羣舒也故不言及文公時楚人圍巢羣舒雖俱服楚其國尚在今楚欲彊之故云滅舒蓼偪近中國之南楚彊舒蓼則中國失其南門矣自是入陳圍鄭滅蕭伐宋誰能禦之此聖人之所深憂也故書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胡氏曰先是中華大國齊晉皆亂楚莊始强肆行侵伐觀兵周室鄭伯肉袒北敗晉師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易子此食既之應而五行志

以爲楚鄭分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趙鵬飛氏曰或謂嬴氏殺嫡立庶天譴故雨不克葬此附會之說耳葬定公亦雨不克葬豈亦天譴耶嬴氏之惡不重於文姜而文姜之葬不雨豈天亦私文姜耶其說不根甚矣

按左氏以雨不克葬爲禮穀梁以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爲禮惟孫明復曰雨不克葬譏無備也得之矣蓋有備則當從穀梁之說無備則當從

左氏之說孝子之心必誠必信弗之有悔焉耳
城平陽
高氏曰懼晉故也方舉大喪又城平陽重用民力也季氏私考曰平陽在魯北鄙近于根牟城之以爲偪根牟計也是時魯與齊睦去晉甚遠謂備晉者非也
楚師伐陳
按前年晉衛侵陳以陳之即楚也今楚伐陳以陳與晉平也中國無伯將誰適從亦難乎其爲小國矣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仲孫蔑慶父之孫公孫敖之子是爲孟獻子以慶父係莊公之庶兄故爲孟氏以庶不可先嫡故字曰仲
按仲遂援立宣公但知有齊之可畏而視周天子如贅旒故宣公即位九年屢朝于齊而于京師缺如也今仲遂已歿仲孫蔑必以勤王之禮請于公故即遣蔑如京師可見宣之無王皆出于仲遂而獻子誠魯之賢大夫矣左氏徵聘之說或未必然
齊侯伐萊
許翰氏曰赤狄北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之可見惠公畏强陵弱矣
秋取根牟
按根牟屬魯小國北界于齊前年平陽之城專爲取此計耳夫魯之不競當思修德圖政以振積衰之勢乃僻遠小國取之何益于成敗之數哉故書此以譏之
八月滕子卒

此滕昭公也子壽嗣是爲文公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文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按前年楚伐陳爲陳與晉平也今晉成會四國于扈乃不謀救陳而反遣卿伐之何其悖哉觀書林父帥師則諸侯之不與晉可知而晉成之昏憒甚矣其卒也宜哉會禮已畢故不言卒于會子孺立是爲景公林文荀息之後是爲桓子以其嘗將中行故又爲中行伯扈鄭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季氏私考曰衛成公初年向楚失國出奔君臣交訟兄弟相殘此孔子所謂邦無道之時而甯俞以沉晦全其身者也及復國以來帝丘再造抑狄抗晉國勢駸興境內既安息爭修睦自伐沈之後以至於終身諸侯之事無役不從此皆用甯俞之效也於是爲邦有道矣孰謂衛成公非賢君哉子速嗣是爲穆公

按魯與晉衛滕同姓之國也而葬皆不會何哉說者謂衛事晉謹魯有黑壤之怨于晉故并疏之則滕昭曾背宋朝魯何亦不葬哉此可見宣

公之怠于睦族交隣矣

宋人圍滕

按文十二年滕昭公背宋朝魯時宋內有國亂外被楚兵故未暇伐今昭公方卒宋伐喪爲不仁魯不救爲不義貶宋稱人而魯亦不能無媿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按左傳楚子爲厲之役杜預註云六年楚伐鄭取成于厲既成鄭伯逃歸故不以黑壤與戎而遂稱厲之役者志恨也是時晉景方立未修伯業郤缺雖救之而不能定然書救者與之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按洩冶以靈公宣淫直諫而死故稱國稱大夫殺無罪也趙氏譏其薦圭璧于泥塗爲疎觸虎狼以取死爲不智固非正論胡康侯又云仕昏亂之朝者異姓當如宋子哀貴戚當如魯叔肸此皆誤認家語之說爲眞孔子之言耳夫君子出處語默惟其時而已必于潔身遠害與必于出身犯難者皆非正道也洩冶之諫直而不激固非鬻拳先軫國武子之比亦豈貪位慕祿懷

寵而不去者乎必爲子哀叔肸而後可則忠言不入于耳淫虐之君靡所不至矣

春秋翼附卷之十終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宣公下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季氏私考曰濟西田卽今鄆范二縣之地蓋齊魯之所互爭僖三十一年魯旣取之而宣二年又爲齊取者也今齊與魯厚故中分以與魯范近於齊則齊有之鄆近於魯則以歸魯田之分屬於魯者謂之我濟西田齊履謙曰我者對彼之稱濟西之田魯不盡有者是也何以知鄆之屬魯邪蓋鄆卽成四年所城之邑則知其當分於魯也

按濟水甚長濟西田魯不盡有但歸其屬于魯者故曰歸我不言來者公在齊受之也大抵出姜歸齊已十年惠公卽懦弱亦豈能容忍終身緣宣公卑諂極事情有所牽况敬嬴在則嫡妾之間有難處者今嬴氏旣歿則歸魯以正嫡夫人之分于情于義可以兩全矣故先以賂田歸我使宣公自忖度耳左傳云齊侯以我服故穀梁謂由以兄弟反之皆非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子無野嗣是爲頃公

齊崔氏出奔衛

按崔氏出自丁公至崔杼九世杼父名夭是此歲至崔杼弑莊公凡五十一年則此時杼方弱冠安得以罪見逐而出奔哉大抵惠公之立出于國人崔氏之族必有異同于其間者今高國擁立頃公恐崔以世族逼已或致動搖人心故舉族而逐之以絕其根據難除之勢胡康侯曰以族奔是也或曰氏當作夭

公如齊

五月至自齊

杜元凱曰公親奔喪非禮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按左氏載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宣淫戲謔徵舒其言穢褻固不足道然季氏私考謂靈公之弑由徵舒專權生亂則太爲之掩飾矣夫

陳覆通夏姬則必寵任其子但謂羣臣就其室而決事則洩冶雖殺諸臣中寧無復有媿恥良心者乎載觀陳風所謂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蓋不敢斥言從夏姬而言夏南也詩人極其譏訕矣豈就室決事之謂乎豈誠由專權生亂者乎　子午嗣是為成公

六月宋師伐滕

前圍稱人刺伐喪也此伐稱師譏用衆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按惠公薨卒三月而葬太速者豈以孝昭懿惠兄弟相及國內羣從援故事而有爭耶觀崔氏見逐于君終之際嗣子稱侯于未踰年之前則必有其故矣歸父字子家仲遂之子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按晉楚交伐鄭鄭亦乍晉乍楚以應之則子良所謂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是已夫鄭之公族如子駟子展之輩不患乏人然其計策不過曰姑從楚以紓民患犧牲玉帛以待強者而已未聞有以修德自強輔其君者也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子展之言庶得謀國之萬一者乎

然鄭自三年即晉之後三被兵而不為楚屈壞扈之盟无不與焉未嘗不背夷而向華也晉顧泄泄焉不訴其志從楚則代楚伐不援亦何怪其轉徙之靡常哉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按王季子王之母弟也以其已仕故不稱弟自宰周公以來無有聘者則諸侯猶守桓文貢獻之制而不煩王聘也至是始復見焉豈以仲孫蔑之聘而為此報禮耶夫宣公享國十年朝聘喪葬靡缺于齊而天王之覲禮不修弔葬不赴縱未能舉法討罪僅一使聘而即報王靈何不振哉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按文十三年傳稱邾遷于繹今魯所伐取者必更有別邑近邾都之旁因繹山為名者耳但宣公以仲遂弒赤援立即位以來凡事受制于遂今仲遂死正宜痛加懲創洗心滌慮為自立之計乃反授其子以兵權使帥師取邾地不猶須鼠欺人不見而竊食于盆盎之間者乎下書歸父如齊傳云伐邾故也則魯之為魯可知矣

大水

按宣公篡立其弑君逐毋之惡實脅制于敬嬴仲遂而于月之者今嬴氏歿矣仲遂死矣出姜在齊未聞變故何不迎歸以正嫡母之分以蓋母氏之愆況齊人歸濟西之田亦明以啓我矣胡泄泄不加之意乎是故即位以來六年螽七年大旱今復大水咎徵頻仍豈非王討未加而天示之罰哉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按行父以當國正卿聘賀嗣君則伐邾之故當已致命歸父何必繼往蓋取繹之謀成于歸父恐罪有所歸欲自辭釋耳

齊侯使國佐來聘

按國佐國歸父之子齊之貴卿也惠公時魯君臣事齊甚謹絶無一使報聘今國佐親來者是時高固執政以頃公初立國中未靖恐崔氏以見逐之恨洩國事於諸侯耳豈特報行父之賀嗣君哉自此魯使不復如齊則亦有以微見其情實矣

饑

按天災時有賑卹在君周之秋夏之夏也而遇大水則禾苗淹沒矣宣公煩于事大竟不聞有救荒之策安得不饑哉

楚子伐鄭

按左氏云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經何以不書豈是時晉實不競于楚即有如左氏之言晉終不能有鄭秪爲鄭受伐之端故不書耶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按陳鄭當南北之衝陳鄭服楚則中國之門戶闢矣故序楚子于陳侯鄭伯之上見初主盟也後世以楚莊列于五伯實始于此聖人則何嘗許之哉蓋傷中國之無伯反爲夷狄稱雄耳書殺徵舒亦然胡傳謂聖人因此而予之無貶辭謬矣辰陵陳地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按伐邾伐莒皆以歸父將重兵而後此會齊侯會楚子則以大夫而主會國君矣蓋宣公德仲遂故寵其子使專權於魯豈知至崔之逐竟肇

端於此乎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王氏經世曰比事而觀上則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成乎伯主矣下則楚人殺陳夏徵舒行乎伯討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會狄于攢函其言外之意豈不深切著明哉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按或謂陳成公方與盟辰陵楚子即入陳殺徵舒此成公所請非也蓋寧父在楚欲除徵舒以

爲歸國之計故以入陳說楚子又恐先入則徵舒必逃因說楚子先遣衆殺徵舒故書法先殺而後入也觀楚子入陳即納寧父則知謀出于兩人而陳自後從楚不二者以兩人爲主于內耳夫遣衆亂殺無法也殺而復入不仁也納其亂臣容姦也豈聖人所樂與哉故書曰人曰入曰納蓋痛惡夷狄所爲不道而傷中國之無伯也胡康侯乃云深美其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豈得爲正論乎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按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今討陳之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以魯會葬而書也非末減陳之臣子也
楚子圍鄭
按楚子辰陵之盟口血未乾聽寧父之計以入陳雖從申叔時而不縣其蹂躪斬艾亦已甚矣鄭亦未聞背楚又圍其國都至有肉袒哭臨之辱叛盟肆虐夷情叵測至于如此誰謂聖人因其有討賊之功而末減乎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

敗績
胡傳曰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令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違偪陽之舉荀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而剿民焉用之矣諸師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

穀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按楚莊強暴蔑視中國入陳圍鄭莫敢誰何其威勢倡獗十倍楚成矣且齊桓召陵之師尚約六國爲援晉文城濮之戰亦以三大國爲助今景公初立伯業已衰駈文公時威力人心消索幾盡乃欲林父以偏師當虎狼之楚乎藉令諸將同心三軍用命勝負之勢猶未可知況林父節制不嚴計謀不一始惑于韓厥分惡專罪之言旣壞于錡旆致師召盟之請故楚師一乘倉卒無措然則致此敗者豈可專歸咎于先縠哉

自邲一敗而楚滅蕭圍宋勢益橫行東夏勝負之分從此決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按蕭宋附庸滅蕭蓋以偪宋也然定十二年辰佗彄地入蕭以叛則楚雖滅之尚不能有其地猶屬宋耳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按楚子滅蕭偪宋宋與衛國相脣齒求援于晉故有此盟然晉已爲楚敗何可恃也況原縠違命喪師又可使爲盟主乎清丘衛地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按宋因清丘之盟故爲晉討陳然徵舒之亂晉不能討而楚伐之則陳之服楚勢所必然者宋何能挽其志哉況衛與宋盟言猶在耳何即叛而救陳且其意非救陳也輸情以說楚也故一則稱師以責其輕動一則稱人以貶其媚夷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按四年齊魯平郯莒莒人不從魯人取向齊無所獲十一年歸父會齊伐莒莒又無所輸于齊

故又伐之是畏大陵弱之師也左傳云莒恃晉而不事齊無實可據

夏楚子伐宋

按陳鄭宋皆在河南中國要樞也鄭處其西宋處其東陳則介乎鄭宋之間得鄭則可以致西諸侯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得陳則可以致鄭宋陳鄭旣皆歸楚若復得宋則河南之地盡爲楚有自是可圖天下楚豈能一日忘情于宋哉而去年宋又伐陳攻其與國則楚有辭于伐矣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按邲之役當晉師至河時衆皆欲返獨先縠懼晉失伯奮欲濟師雖或失于剛愎亦以効武臣力士之忠耳況師據敖鄗地利已得若元帥能審機應變諸將能戮力同心豈遂無致勝之理卽不然林父果知無及于鄭焉用勦民則下令三軍堅壁清野違命者無赦則中軍佐必不敢先濟而勝敗猶未分也乃惑于韓厥倉卒濟河輕信錡旃釀成大敗是林父者罪之魁而魏錡諸人皆不應未减者今獨致罪先縠何以服其心乎夫越椒將殺王楚莊尚思子文之治楚而復克黃之所晉乃不念先軫之舊勳而盡㓕其族何刻哉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罪累上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按孔莊叔歷事兩君不聞缺德當成公出奔時請成不許至執達以說晉今晉來討救陳又以罪自任其言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是亦不避艱險衛之良大夫也況宋無故而伐陳以兆楚禍達主謀往救未必非解紛息爭之意衛穆懼晉而殺達以說焉不亦冤哉故亦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子盧嗣是爲宣公

晉侯伐鄭

按左氏云爲邲故也夫晉之救鄭緩故師未及而鄭已從楚若林父以勦民爲慮而卽還師則邲可無敗矣君不擇將故以卒予敵乃不知自咎釋楚怨而嫁禍于鄭可謂智乎

秋九月楚子圍宋

按是時陳鄭許蔡俱已屬楚以宋未屬則長驅中原尚有掣肘故㓕蕭以偪之不假道以挑之楚之圖宋亦甚亟矣賴宋堅守力撑寧爲析骸爨子之慘而不屑爲啣璧肉袒之羞逾歷三時纔得一平楚之力亦疲矣是宋以一國爲中夏之屏蔽而晉乃坐視不救何哉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按魯之西南與宋爲界楚人圍宋則魯有剝牀以膚之慮矣是時行父當國欲使歸父會楚謀其不免但魯素服于齊恐未得楚庇先受齊患

故頎遺歸父會齊侯于穀一以覘齊圖楚之志一以盡巳事齊之禮季氏私考云將謀救宋豈其然乎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按以千乘之魯爲之以道猶可自强齊晉諸與國猶可責以信義互爲聲援也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何其卑乎昔楚執宋公以伐宋因獻捷威魯而魯懼先諸侯而趨之今楚子圍宋威未至魯而魯震先宋之未平而求媚焉何其益卑乎孟獻子號賢大夫也而謀國若此亦可鄙巳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按宋被圍九月至于析骸食子而不肯下楚此豈特君將之令能行于士卒哉亦人人有忠君衛國効死勿去之心耳是楚之糧盡力竭而倦于持守者國人致其懲也華元之能以情實動子反者國人鼓其氣也不如是楚以虎狼之心懷忿怒之志將殄滅之無難何止于城下之盟哉故宋人國人也楚人楚子也言楚子之與平由國人也夫宋危在旦夕望援如在水火而四鄰環視莫之動心楚軍糧盡力竭而晉不能出一師以撼之豈不羞哉故書曰宋人褒國人以愧諸侯也不然宋竭力死守以捍中國乃反貶而稱人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王氏經世曰據左氏潞子與晉婚姻也其相酆舒傷君目弑君夫人而君不能討晉爲討之則執酆舒而誅之可也其君民無罪乃滅其國而以其君歸謂之何哉楚爲封豕長蛇以蠶食上國天下岌岌乎有胥而爲楚之勢不此之懼而以廣地於狄爲得計悖亦甚矣荀林父敗軍之

將不克報於楚而徒逞志於狄方以爲功而受狄臣千室之賞春秋畧而不書而書晉師以見其勞民動衆縱大敵棄諸夏而施侮奪於裔夷之爲可恥也

秦人伐晉

報八年晉與白狄伐秦之役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者王子札也天子之庶兄也一朝殺二大夫而政法不行焉此周之所以日替也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按無婁王葆氏云郎牟婁夫牟婁巳爲莒取齊魯方與莒爲讐安得往會其地季氏私考云是袁婁之誤亦無的據漢書光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無蔞亭考饒陽即古之深州今一統志屬眞定府之晉州春秋列國圖齊與深相去不遠彼時無婁當是齊地耳魯素服齊齊雖不振魯猶未敢遽背故欲使歸父會楚子則先爲穀之會今欲決意從晉則先使蔑與高固會皆覘其强弱以爲行止耳

初税畝

按公羊傳曰税畝者履畝而税也穀梁傳曰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蓋于公田租外又歩其畝十取其一是公私兼取也哀公云二吾猶不足正謂税畝耳若去公田而于一井中均行十一之法所得與藉何殊又何以謂之二乎後世賦法日重皆是計畝起科則皆宣公之作俑也

冬蝝生

按杜註云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是冬生者其常也寒則宜死今曰蝝生其變也秋螽未息冬蝝又生變之至重爲民災也故書公羊以爲幸穀梁以爲非災誤矣

饑

按王制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此自蓄之民間者言也公家當更有儲備故一遇水旱凶荒民固自有餘蓄而朝廷之上又議蠲議賑如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皆寛恤以助民之不給者也又焉得有菜色哉宣公虚内事外公私俱耗而十年大水民饑之

後又頻歲秋螽乃不惟無賑䘏之典而公田之外復有履畝之税則小民力田所得既盡爲公賦之輸甕橐私蓄亦備足取盈之數又安所得食也豈必天災流行五穀不熟乃謂之饑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按甲氏留吁皆赤狄别種是時晉畏楚强不能攘却而威加赤狄必欲盡滅之無遺種釋强敵而侵僻小可謂仁且知乎左氏云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藉令士會能攘楚以尊王室又將何以請哉故書人者貶士會亦貶晉

侯也

夏成周宣榭火

按成周洛陽也宣周宣王也榭講武屋也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謂屋歇前以便射事也宣王周室中興之王南征北伐嘗講武于此故曰宣榭是時王綱絶紐夷狄交侵至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能討無復中興之望矣此宣榭之所以火與公穀以爲藏樂器之所則何必獨以宣名也

秋郯伯姬來歸

按郯伯姬文公長女嫁在宣公時來歸者出也所以譏父母失教訓内女虧婦德郯君不能齊家也

冬大有年

按宣公之世災異頻仍饑饉荐至天之警乎君也民則何辜故大饑之後復遇豐年天之憫乎民也故書以志幸也康侯謂宣公獲罪于天大有年爲反常是因其君之有罪而并棄其民也謬矣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世子甯嗣是爲靈公

丁未蔡侯申卒

世子因嗣是爲靈公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是時許蔡從楚而魯亦與楚通二國皆來訃魯俱往吊故書日書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按是時楚已平宋中國甚危故晉恐曹衛復背而南向魯自歸父會楚子後則魯與楚亦已相通故爲此盟以固其心蓋魯衛曹邾皆相隣之國楚若以宋爲嚮道而東侵則四國實中夏之門户脣齒相依者也四國稍移則楚人長驅無阻中國盡爲左衽矣斷道之盟不可已也穀梁傳云同外楚者是已胡康侯泥左傳郤克徵會于齊齊婦人見笑之説遂以此會爲謀齊則徵會在未見笑之先豈預知其笑而爲會以謀之哉不知左氏自創此説以爲戰鞌張本耳但同盟謀楚實關天下大計而齊頃不躬與則四卿見執宜亦有之觀十八年伐齊之舉可見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

胡傳曰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肹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絶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按齊自翟泉以來恃強輕晉魯會無婁因晉徵會也而竟置不報故斷道之盟亦不與焉此晉之所以不圖楚而謀齊也但魯為姬姓宗盟之長久睦于齊近諧于晉正宜講信修睦聯霸國之好以為攘楚之計乃坐視晉衛伐齊而不一解息至于北鄙一侵而牽之戰魯實為之主矣不知齊晉構難則楚莽日熾故南北分伯中夏衰微不特齊晉之罪魯實不能逃其責也

公伐杞　夏四月

按杞與魯世為昏姻之國僖文之世杞桓各一來朝宣公篡立之後此禮缺然亦未必非叔肹之心也公不知反已乃憾而伐之哉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按邾宴鄫人不共戴天之仇也鄫服魯而邾嘗被魯侵則鄫亦必恃魯而凌辱之矣今魯與邾同盟斷道故邾乘閒而殺鄫子戕者支解節斷之謂夫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鄫之臣子安往而不救哉書曰戕于鄫痛責之也邾之殘暴不待貶矣

甲戌楚子旅卒

子審嗣是為共王

季氏私考曰楚莊之與志欲圖中國但以能審形勢故先為務本息民之計不汲汲於兵爭即位三年而始滅庸秦巴既合足以制中國諸侯然後漸圖陳宋動必相機辭足以屈中國亦一時之雄也然滅庸滅舒蓼滅蕭肆其強暴而宋陳鄭聖賢之後皆被其毒凡其所為皆貪慾之事非有假仁義以正天下之功說者乃以列於五霸而與桓文並稱豈不謬哉

公孫歸父如晉

按是時祿去公室三家強盛則左氏謂歸父欲

去三桓以張公室亦未爲非討但云與宣公謀而聘于晉則非也蓋歸父平日在齊必嘗謀及三桓事而露其端倪爲行父所暏況行父實與殺惡之謀歸父豈忍其父獨身弑逆大惡而不爲一分罪故行父恐齊稔知其故爲他日發難張本于是立主從晉之策以離齊交且使歸父如晉以疑于齊若曰背齊適晉者歸父耳討亦巧矣故謂歸父與公謀而適晉者非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按行父欲彌縫與聞殺惡之謀故宣公甫薨遂卽宣言于朝逐東門氏則知其慮歸父洩露于齊而故遣如晉之情矣然曰使我卽是與謀所謂欲蓋彌彰者乎歸父聞家既逐則必奔齊以訴辯不知如晉之間又墮文子術中矣至于壇帷復命于介諸家善其有禮獨王氏經世謂宜如箴尹克黃之報命以盡臣道行父必不敢殺以冒公義嗟乎彼欲絕禍根家且逐矣何惜一歸父乃養虎遺患哉

春秋翼附卷之十一 終

春秋翼附卷之十二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成公上

名黑肱宣公之子母穆姜夫人齊姜在位一十有八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季氏私考以齊姜爲母穆姜爲夫人非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按周之二月建丑時當極寒詩謂二之日鑿冰冲冲而無冰者何陽爲君陰爲臣丑月陽在內陰在外易所謂坤道無成而代有終之時是時三家僭竊成公幼弱故其象陰氣固結陽氣浮散所謂內陰而外陽故恒燠而無冰也

三月作丘甲

按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賦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卽五伍爲兩也甲士爲之長故亦名兩爲甲蓋每丘出十

有八人每甸四丘共出三甲是爲兵車一乘之數也作丘甲則一丘作一甲其于賦增三之一約一甸幾百人爲兵矣是時季孫當國以歸父在齊必以殺惡之故勸齊伐魯故丘甲之作益兵以備齊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按許臧孫辰之子是爲宣叔赤棘晉地主此盟者季孫行父也蓋三家專魯六卿擅晉行父欲托以爲聲援故使宣叔往會左傳云齊將出楚師夫魯方善楚齊與楚素不相爲謀焉得出其

師乎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按茅戎亦允姓戎之別種久居畿內未聞有犯闕之警劉康公爲王朝大臣乃無故興師及爲所敗損威傷重多矣書曰王師敗績痛惜天朝之體統而深罪諸侯之不勤王也夫言敗則戰與不戰不必言矣杜註云王者至尊天下莫之能校故以自敗爲文康侯遂以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爲說迂哉

冬十月

按穀梁傳載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聘齊齊頃公亦各使禿眇跛僂者御之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左氏又以郤克跛登房帷笑客之事載于盟斷道時傳聞不一要之非經所書皆不是據也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按此師未必非歸父之故不止爲斷道赤棘之盟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按衛以齊師在魯故乘其虛而侵擊之亦無名之師也况齊强衛弱本非其敵又不期相遇于道則衛軍次舍行伍俱未暇定此石稷所以欲還良夫不從倉卒進戰遂致喪師辱國春秋專罪良夫故以之主是戰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按左傳云晉侯衛世子臧伐齊齊侯會晉侯于繒以公子疆爲質則晉憾已釋胡爲復有此戰

此必季文子恐歸父在齊媒孽三桓會有北鄙之釁遂遣臧宣叔乞師陰以去强家張公室之說激晉之當事者晉遂以郤克出師而魯則四卿並將郎以三桓威勢恐讋齊頃箝制歸父使有所憚而不敢動耳是四國同仇而魯爲之主四卿並將而行父專其權故首書行父以著其專擅放恣之罪也季氏私考謂仲孫蔑不與則兵權尚不屬三家非也蔑有賢德或不足於武事故留守以免內顧之憂此正三桓同心舉事之謀耳衛之從戰則報新築之役獨曹不聞有怨于齊而亦同事者曹衛相近必衛之所挈也胡康侯乃云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故以四國主之爲憤兵之大戒誤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按國佐之來專爲賂免不是請盟袁婁之盟是魯及之非晉也齊侯命佐曰賂以紀甗玉磬與地蓋甗磬所以賂晉田則汶陽之田所以賂魯者及晉從魯衛之諫則甗磬已得汶陽之田尚是口許魯恐齊背約故要國佐盟觀八月書取汶陽田則知魯之汲汲矣袁婁當是鞌近地穀梁云鞌去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縣地五百里則已入齊國都矣經何不書入耶釋例鞌婁地名並闕故難別遠近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子固嗣是爲共公

庚寅衛侯速卒

子臧嗣是爲定公

取汶陽田

按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流于岱山之右今萊蕪縣屬濟南泰安州春秋戰國並爲齊地岱山則爲東魯境內之望是汶水出于齊而入于魯者也水經汶水出岡縣東北太山西南流經汶陽之田齊所侵也自汶之北平暢極目今之泰安州漢爲奉高及博縣地屬泰山郡隋改奉高曰岱山博曰汶陽則汶陽之邑春秋未有其曰汶陽者言田在汶水之陽也故諸家皆云是魯田獨季氏私考以爲齊魯界上互爭之地則周家析壤建邦犬牙相制中間即有小國如根牟鑄之類亦是大國附庸不應有曠而無屬者柯之盟曹沫曰願請汶陽之田謂之曰請則是魯

田也僖公元年獲莒挐賜季友汶陽之田益可證據再考宣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夫龜蒙梟繹皆魯境内之山龜陰之田齊既得取則汶田可知况季氏私考云鄆濟西田讙汶陽田彼既曰歸而此又云非魯田亦自相矛盾矣竊謂此田季友受于僖公者則季氏私家之物也後爲齊所取欲復无隙一旦賔媚人以甗磬與地來賂行父遂乗機闗白卻克請復此田故左傳云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行父遂追盟爰婁以堅其約不越月而卽自取之矣不曰歸而曰取見其假公濟私欲速攘奪之罪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按齊晉皆襲伯主之餘業雖桓文威勢日消而名號相沿猶足以聳外夷之觀聽故楚國强暴其視中國諸侯如兀上肉耳隱然虎豹在山之勢尚在齊晉也齊晉相睦猶可併力擯楚今晉與列國共敗齊師則齊弱而晉亦失輔車相倚之勢矣齊晉交弱則中國無可恃之强援而楚無所畏于是嬰齊侵衛而魯亦恐不能自保矣故公以元聖苗裔中夏望國而降班失列下與夷狄大夫會于境内豈得已哉春秋不但譏魯實深嫉晉之自決其藩籬也左氏以楚爲救齊者非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按季氏私考謂魯致諸侯以求成非也諸侯不期自會者也蓋晉既不足恃而魯爲望國又裂冠毁冕會楚嬰齊則中夏人心孰爲維繫故齊雖自恃强大且甘心附楚以傾晉况宋衛陳鄭曹之近楚而素畏憑陵者邾鄫薛之褊小而附于齊魯者其靡然從風又何足怪哉至于秦僻遠西陲而亦在會必其聞齊晉内鬨兩虎俱疲楚勢日熾因遣人窺覘中原爲抗楚爭雄之計是以適然與會耳然則此一會也豈惟尊楚主盟實亦引秦入夏魯成之罪可勝言哉故春秋序楚秦于首而八國諸侯悉貶而稱人則公之罪不待貶而自著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按諸侯冬從楚盟鄭春從晉伐鄭此豈諸侯樂

為反覆哉實以魯為之觀望也籍令魯以戰並四將之師輔晉討楚之罪則義聲一倡諸夏賓從晉之伯業可以復興而夷夏之名分復正矣不此之務乃日往來于晉楚之間使諸侯無有定志何其拙哉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季氏私考曰禮諸侯既薨七月卒哭而告祔既祔於廟則祧其親盡之祖及逓遷其祖父於他廟若新死者之主則反於寢而名其廟為新宮至三年喪畢然後入廟而廟以謚舉謂之某宮宣公薨至是巳及二十九月而猶稱新宮豈遷主如是之緩哉蓋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古者三年之喪必終三十六月而禮家所謂除喪於二十七月之後者豈亦短喪之漸衰世之制歟考新宮之書可以見禮意之猶存而二十七月之制非古矣

按新宮者宣公也神主未遷猶為閒靜之所何由致火左氏云天火曰災意者宣公篡立出姜無故見逐不知所終則嫡母未得祔于祖姑為人子者寧能晏然祔廟乎此祖廟神靈有所未安而致新宮之災耳成公有蓋愆之孝宜秉父主未入廟時先以祖母姜氏神主祔于廟俟三年喪畢遷父主入廟則于文公有配享之嫡于宣公無棄母之嫌豈不大快人心有光祖廟哉說者不以此責當時執政之臣乃以神主未遷哭為非禮致譏迂矣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汪氏曰僖公取濟西田而使公子遂如晉拜賜巳非正矣況以成公取汶陽田而躬朝于晉乎濟西汶陽魯之故田也以為霸國私惠而聘之朝之見魯之不振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按左氏謂許恃楚而不事鄭則鄭本服楚之國豈敢責許以犯楚怒季氏私考謂春諸侯伐鄭而許不救則陳蔡亦鄭同為楚黨而獜近者何獨責救于許蓋中國無伯亦强陵衆暴之兵耳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按棘是汶陽民居之邑二年八月已取汶陽田矣棘何以不服蓋魯初稅畝作丘甲賦役繁重民不甚命春秋之時樂土固少而魯法較密棘豈願為之民哉至于命將與師環攻其邑則過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按廧咎如赤狄別種卽晉太子申生所伐東山皋落氏也其地當晉東衛西晉滅赤狄潞氏甲氏留吁其餘黨散入廧咎如又欲盡殄滅之豈仁人之心哉况是時楚王夏盟華夷倒置晉景公不思修德崇禮為招携懷遠計乃忽剝牀之患而勤徼外之師何益哉故咎如雖潰削而不書聖人之情見矣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按左氏謂晉衛之聘尋盟非也蓋魯事晉素謹而蜀之會則實率天下諸侯從楚矣晉恐魯堅于事楚則中夏大勢不可挽回故聘禮久缺今特為成公汶田之謝遣使來聘迹似報禮實結魯歡心耳至于衛良夫實與魯卿同諫晉以許齊賓媚人之賂者今魯取汶陽田而衛一無所得故衛定遣來行聘亦要求之意耳乃宣公之心則軒晉而輕衛于是盟不同日則其禮文之厚薄可知矣

鄭伐許

按鄭許黨同事楚未聞有積怨深怒何一歲兩致伐蓋鄭為中國屏蔽楚人入夏門戶也楚絕鄭則自塞其蠶食上國之途此共王之所含忍故坐視其侵許而不較在鄭伯亦有所挾而恣肆不顧者乎此春秋之所深惡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按宋居中國腹心之間實為捍楚要地文公堅守拒楚致有析骸食子之慘雖勢窮力極强與楚平實未嘗相下也自成公會嬰齊于蜀諸侯靡然向風于是不得已而會之然豈其心哉今見成公會四國伐鄭晉衛又交聘于魯則中夏之氣似駸駸乎復振于是遣能臣來聘以相結納此實同盟共事抑楚扶周之心也季氏私考

乃云假以親魯實欲奪大鄰國以與晉抗豈其
然乎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子費嗣是爲悼公
杞伯來朝
杞桓公爲叔姬欲歸魯故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申臧孫許卒
子紇嗣是爲武仲
公如晉
按左傳云晉侯見公不敬夫爲晉亦與國耳且

晉伯業已衰亦何足恃而汶田則朝來聘則報
何其不憚煩哉其見侮亦公自取之也
葬鄭襄公
按諸侯五月而葬今纔二月葬何速也豈襄公
以弟代兄其後嗣子有爭耶不然何悼公未逾
年而稱伯也則必有故矣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按鄆邑在濟西宣十年齊分濟西田歸于我則
田歸而邑亦附矣近以取汶陽田之故恐齊復
來爭鄆故特城之備齊耳杜氏云以欲叛晉故
城以爲備非也
鄭伯伐許
按鄭自莊公以狡猾垂範子孫蹈其故智舉動
變幻陽雖從楚其心未甞不畏晉以許服楚無
二晉所深嫉且挾楚有籍于鄭必不庇許以絶
我故屢伐以圖見諒于晉然恃强陵弱衆怒所
歸故晉師救許而有汜祭之取許伯訟楚而有
皇戌之執况喪未踰年而以吉服從金革之事
則忘親胡康侯云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諒矣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按杜氏曰出也夫叔姬卽三十一年杞伯姬爲
其子桓公所求之婦也至今四十四年夫婦年
皆六十餘矣况杞本小國豈敢輕棄大國之女
必叔姬無子杞桓别有庶孽叔姬居常怏怏而
願歸魯故前年杞伯來朝先訴其情及叔姬卒
後杞桓復來逆其喪以歸豈被出而歸者耶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之聘也

夏叔孫僑如會荀首于穀

按荀首林父之弟別食邑于知號知莊子穀齊地齊自敗鞌殺未嘗與晉通好晉景欲求諸侯使首如齊議親歸至于穀而僑如往餌之文子之意也蓋鞌之戰實主自行父恐晉與齊合或間魯故耳

梁山崩

按大雅韓奕之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則梁山古韓國也後爲晉所滅然山之東南爲晉西南屬秦西北屬狄是當陝隔華夷之處天地之大界也而至于崩豈特晉一方之變哉故不書地厥後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六其應亦憯矣

秋大水

按小雅十月之交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言災異之甚也是時楚氛日熾中國寖衰天下大勢有必不可挽回者矣故梁山甫崩大水忽至天變豈虛生哉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子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按蟲牢鄭地齊晉久不相通鄭亦素服于楚今皆預盟實有復伯之氣象焉故曰同盟美之也然美之中有不美存焉蓋聖人所致望于伯主望國者實有隨時通變之權而胡康侯竟以不先赴喪爲責未盡得其旨也蓋朝聘喪葬之禮久已缺廢況此時中國諸侯强半服楚蔑視伯主誰問天王今幸魯衛相附號召羣集華夷分背在反掌間時哉不可失也爲晉侯者當乘此八國同聚帖耳聽命之時卽以奔赴王喪立爲盟誓並軌同臨此實定名分植綱常尊扶王室撥亂反正之一大機會也以是書曰同盟至美也豈非聖人之心哉乃徒襲盟會之故事羣而聚羣而散赴喪大禮若罔聞焉此豈可以槩責諸侯哉率先倡導實惟伯主之無能而翊贊周旋則望國亦與有責焉耳此春秋之所深罪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按左氏謂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譏其聽人

第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6 版反内

以救難不可以立武則是侈大武功之宮也公羊曰武公之宮然武公是伯禽玄孫隱公之曾祖至成公歷十一傳爲八世廟毀已久且於傳記未聞有戰勝之事何特復立爲不毀之廟而明堂位至比爲武世室耶服虔云鞌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夫廟毀既久曷從而禱且爲國家所軍旅大事何不禱于周公伯禽之廟而禱于既祧之遠祖乎此皆未察文子之心也史記云武公九年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周宣王王愛戲而立爲大子後繼武公而立是爲懿公

今文子殺惡立宣之事雖已隔世終不能自遣于中恐後世猶有發難者于是侈鞌之勝立武公之宮以告成焉使天下後世覩武宮者因得尚論其世若曰廢嫡立庶先王先公亦有行之者典刑具在後之人亦倣而行之可幸無罪云耳固非專侈成公之武亦非徒崇武公之祀也

取鄟

王氏經世曰根牟鄟邿皆微國也公羊皆曰邾邑然春秋未有取倣國之地而不繫國者苟曰諱亟則僖取須句訾婁可謂亟矣何以繫邾耶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按楚莊圍宋九月國幾斃而晉不救今宋預盟蟲牢未有二志諸侯未歸又謀再會晉令實繁而尤宋之以國難辭遂使魯衛與師迭伐晉之惡見矣然魯衛因晉久失諸侯故爲經營以修盟會乃不勸晉以講信修睦而遽承命以侵掠同好之國亦豈得爲無罪哉故左傳載晉伯宗夏陽說及鄭人戎蠻而經專書衛侵深罪其黨惡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按左傳云命伐宋季氏私考云晉人責魯不與衛同伐宋故往致謝夫命伐則晉當遣使至魯責不伐則魯事晉惟謹豈有命之而不行者耶此必致歲聘之禮也及衛伐而宋猶未服于是因聲伯之歸又命魯焉而二卿並出奉命恐後矣奚待其責而往謝哉

壬申鄭伯費卒

弟睔嗣是爲成公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按魯衛宋同盟事晉衛不修辭令以輯睦之已非其義矣魯望國也蔑賢大夫也聘問往來和好方切乃亦不能爲宋一解哉兩卿並將較之衛益肆矣此春秋所深罪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按子嬰即子重也蟲牢之會鄭從晉盟故有此伐以夷猾夏聖人所深嫉凡書爵書伐書會書盟非進之也傷中國之不競也自二年公會嬰齊于蜀則夷夏之防潰敗不可收拾故楚益肆然僭稱名號而君臣之禮盡同中國矣此楚書

大夫帥師之始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按左氏云賀新遷則新田之事經何不書季氏私考謂報侵宋之成未侵則上卿往謝既侵則執政報成何不憚煩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按易曰師或輿尸凶說易者但知軍旅之事徇衆則敗不知易之爲道變易無常政不可執一而用之者蓋輿者衆也言庸衆人也非謂豪傑善謀出衆之才也如河曲之師趙盾爲將而令出趙穿邲之師荀林父爲將而令出先縠與錡旆之輩則輿尸之凶如響應聲矣今欒書救鄭與楚遇于繞角楚師還而晉遂侵蔡是遷戮也遂復致楚救是時趙同趙括欲戰荀首士燮韓厥諫止之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竟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坐收救鄭之功乃知師固忌于衆王而衆謀亦不可不盡也王善爲師而已然則武子之言誠聽謀用衆之法而與易道相脗合者乎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

其角乃免牛

按禮記曰君召牛納而視之穀梁子所謂六月上甲始庀牲是也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穀梁子所謂十月上甲始繫牲是也庀具也繫者楅衡而養之于滌以待用者也是未卜者曰牛卜吉者曰牲牲則衣之緇衣纁裳有司奉以待殺不必更卜矣有傷則改卜牛謂卜稷牛而代之也郊特牲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自上養時言也公羊子曰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自將用時言也免牛者非免已卜而有傷之

牛謂免待卜而未牲之牛也蓋古人養牲必不止于二卜常牲之外宜有備焉雖非卜置上帝而皆繫之于滌以待不時之需者今改卜而又傷則郊不吉可知穀梁子所謂非人之所能為是已又何必再卜牛哉故免牛者專為不郊而發也魯之郊禘原為僭分況是時三桓子孫世橫祿去公室已久周公伯禽之祀將湮廢不舉況非禮之郊乎故鼷鼠小物郊牛至貴食而又食此變異至大天心譴告至明切矣劉向輩以事象瑣屑類應不亦鑿乎

吳伐郯

按史遷云太伯之奔荊蠻自號為句吳蓋伯讓國而逃欲匿其迹故變名為吳句是句芒之句春神托生萬物者也吳自大伯始故取義云于是伯卒而弟為吳仲雍矣然而當是時實未嘗君國子民也遷乃云周章已君因而封之則是以吳越之吳為句吳之吳誤矣其云太伯卒弟仲雍立云云周章立者乃從武王時得封之後追論其世次相傳如此非立君之立也蓋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伯無嗣雍後傳至周章

遂封章于今姑蘇之地而國號吳則因句吳之吳耳又封章弟于周之北故夏墟曰虞仲者為太伯嗣然虞已為晉獻公所滅則太伯已絶此伐郯者乃周章十五代孫壽夢之二年也是吳始封于周章而強盛于壽夢與句吳絶不相蒙後漢趙曄乃云太伯起城周三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且云伯卒葬于梅里平墟夫梅里在今無錫縣即無論荊吳遼絶而奔荊卒葬吳亦難附會其說況太伯讓天下而逃惟恐不能匿其迹乃顯然立國建號居人民之上則安所謂三讓無稱之美乎大雅皇矣之詩曰則篤其慶載錫之光亦謂太伯逃名絶迹王季無能推避因心則友益修其德以謙讓之光顯其兄耳若太伯果已為句吳君長王季豈忍晏然享周之封爵哉夫吳在今姑蘇郯在下邳隔絶江淮越而伐之吳之勢始大矣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按魯郊不經既以牛傷而免但當祭境內山川乃併廢其禮今特舉之而三望焉則失禮之中

又失禮矣故書曰猶譏慢且僭也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按前年嬰齊伐鄭欒武子以孤軍救鄭幸楚退師是以鄭不遭害而背夷即華如故今復見伐若復救以偏師豈特鄭必無幸晉師且受挫矣故景公大會諸侯親往救之同盟者協心戮力之意亦以宋莒相從故也夫自二年公及楚會蜀以來諸侯叛服靡常楚人憑陵益熾雖五年

有蟲牢之會而中國自相侵伐心離力渙天下大勢寖不可返此會稍能振之故既書救又書同盟善之也馬陵鄭地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按州來楚邑淮南下蔡是其地也是時楚僻江淮州來乃楚要害之衝雖去郢尚遠實吳入楚之門戶入州來則漸已偪楚且可以窺中原矣夫吳係仲雍之後乃太王之苗裔也史謂其斷髮文身此必仲雍始奔荆蠻匿迹逃名之日至

後武王求周章封蘇吳已在中夏文明之地其習俗自當一變矣後世誤傳其事遂以蠻夷目之而昭公之娶未必不以訛傳訛之故也陳司敗尚有同姓之譏豈孔子修春秋而忍夷之哉故鍾離之會人但知晉得親吳制楚之策不知天下大勢實自夷反華之一會也千載而下同聲附和誰肯置一喙其間與公劉太王生色哉

冬大雩

按周之冬乃今之秋正萬寶告成之候需雨甚急而亢陽爲虐陰潤無滋爲害大矣一時不雨

故舉大雩穀梁子乃曰冬無爲雩可乎

衛孫林父出奔晉

季氏私考曰孫林父良夫之子也是爲文子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內專兵柄外結鄰邦如孫良夫者宗强權重不易拔矣及良夫沒而林父漸不可制此衛定公所以逐之也晉爲霸主正宜明君臣之義使不得復肆其惡乃受逋逃而爲之調護使衛不得絕焉卒致奉之復位以貽衛禍晉霸之失諸侯也宜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按汪氏但知晉失信于魯不知魯取罪于晉當是時齊敗于鞌以晉受賂爲幸豈敢食言魯若待其歸田則晉見德而齊見信乃不勝欲速與師以取之則雖曰故土而若取非其有者矣是晉不見德而齊見怨也不直在我而晉得以有辭矣豈待韓穿來言而後知其必反乎然曰來言魯猶可緩詞以爲之解乃唯唯聽命歸之何易哉蓋亦自知取之非是而當國者之疎畧可見矣左氏載季文子私餞之言不足據韓穿韓萬之後

晉欒書帥師侵蔡

按蔡久服于楚故蟲牢馬陵之盟皆不與然蔡之背華即夷以中國之不競于楚也不能攘楚而徒侵其與國何益哉許翰氏曰侵蔡報伐鄭大國爭強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諒哉

公孫嬰齊如莒

季氏私考曰莒自文宣以來與魯交好久絶宣四年公伐莒取向十一年歸父會齊伐莒莒終不服也至是魯人從晉而莒亦同盟於是嬰齊如莒以求通好而莒並無交好之使報魯可見魯之忠信素薄而不足行於莒也先儒以爲託聘而自逆婦蓋本於左氏求之經意則未必然故趙伯循以爲妄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按宋魯前未嘗有昏姻之好且六年又遣二卿侵宋即無甚暴虐之怨亦何德可任馬陵之盟八國同在獨聘魯哉蓋聞伯姬之賢欲圖昏先行聘以通其情也故納聘未有使卿而特使貴戚之卿重伯姬因重其禮公羊子以書納聘爲

錄伯姬是巳夫人臣以事適他國未有不承命而行者況大昏之禮乎或云宋公無母自命之者或云諸侯之命不得行于諸侯于法不當稱使皆泥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按趙氏之禍據左氏則由莊姬據史記則由屠岸賈其說牴牾不可强合然左氏生春秋之末其傳聞較史遷爲近而有據但邲之役趙朔將下軍後不載其始末則朔之死疑是晉景三年爲屠岸賈所誅耳獨遷載程嬰杵臼立孤死難之

說似不可信蓋武爲晉侯外孫畜于宮中豈得爲外人抱匿岸賈即至横逆何敢遽索諸宮中而景公亦無一言以庇蔭者乎則孔穎達及黃震氏亦辨其誣矣然左丘明既謂莊姬譖殺同括武從姬氏畜于宮中乃又併廢其子而以其田與祁奚則其說亦齟齬難通耳竊謂朔則死于岸賈同括死于莊姬而莊姬之譖又主于欒郤何也蓋六卿擅晉權位相軋互相忌嫉趙盾父子雖死而諸趙尤有用事者且又國戚欒郤欲盡傾之故以趙嬰之亡唆姬譖訴而因以巳爲證及趙難既發遂欲窮究其族于是莊姬避入公宮不有韓厥之言則武廢而趙氏不血食矣然趙朔死于晉景三年同括誅于十七年計是時武方十四歲至魯成公十八年三郤誅欒書沒晉悼初立武始進用則趙氏之所畜養而成立者固由韓厥乃左氏即以立武事載于同括始誅之年則欒郤方熾正趙武危疑避匿之時獻子安敢盡言以忤權姦哉則左氏之說亦未可盡信耳至于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則以同括雖擅放趙嬰罪亦有所分而晉景信讒譖以族功臣之家政刑失當故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按是時諸侯放恣朝聘不修貢賦久缺故王室窘乏欲假錫命以圖報禮于諸侯然强大者或反以見侮微弱者難責以重報惟魯爲周公之後列國之望周禮在焉故錫之命以冀倡率羣侯耳此亦不得已之計也說者乃以輕命僭賞譏之何其迂哉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屬詞云杞叔姬歸老于魯非杞絕之故書國魯君爲之服而喪以夫人之禮故書卒杞伯來逆喪以歸而不書葬者魯不會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按郯近魯且昏姻之國吳前年伐郯實有震鄰之恐焉季文子雖有無吊之言而不能輔其君以救災卹鄰之舉今晉怒郯服吳而欲伐之因魯姻故遣文子先聘後言伐猶存忠厚之意魯當以情義勸解仍遣人責令郯子親詣晉前歸款則士燮未必不爲感動且有辭以復晉侯乃

遠請以賂綏師是啖之以利也士燮豈敢黷貨以干命哉于是不得事君之言一出而季孫惶懼宣伯之師出矣書曰來聘曰會伐見晉無必伐之心而魯實速郯之斃也

衛人來媵

按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則媵亦禮之常者故魯女如杞伯姬郯伯姬齊叔姬俱不媵此何獨書之詳哉公羊以爲錄伯姬穀梁以伯姬不得其所故詳其事夫伯姬之賢獨以遇災著耳當其未字之前其貞靜幽閑之德不聞于閫外三國何所見而爭媵史官安所據而錄之耶若謂不得所而書則于歸之始又安得逆覩其終而預載其媵以爲表揚之助耶此皆艷慕伯姬不下堂之節過于附會而反不得其說者也竊謂三國來媵已爲非禮而齊屬異姓尤不合義故書此以志禮之變耳

春秋翼附卷之十二終

春秋翼附卷之十三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成公下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按婦人謂嫁曰歸易曰歸妹詩曰于歸禮父母在則有歸寧之禮未聞既嫁而復歸者故曰出嫁從夫夫死從子蓋終身無可歸之義矣借曰無子則有繼嗣之禮在焉庶人且然況諸侯乎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庶妾且然況嫡夫人乎時至春秋閨門之教衰夫婦之倫斁于是有以失身被出而歸如齊子叔姬郯伯姬者有以無子寵衰不安其身而歸如杞叔姬者夫叔姬婦人不[illegible]已亘公縱其歸而不禁魯成公受其歸而不辭[illegible]卒爲杞也逆爲我也則曷不慎之于始而勿[illegible]歸乎乃知春秋書歸書卒書逆蓋交責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按招携懷遠徵會主盟非信不孚晉之不能統

一中夏非特汶陽反復之故也受林父奔則容姦矣欒書侵蔡則陵弱矣諸侯皆貳不亦宜乎衛方善晉致討爲地盟然信不由衷雖交質子無益況盟乎于是魯鄭皆有叛意而執鄭伐鄭止公盟公紛紛然無息肩之期矣書同盟譏之也卒之會瑣澤而與楚成會鍾離而借吳援晉文伯業不澌滅盡哉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按伯姬宜公女是爲宋共姬杜氏曰宋不使卿逆非禮也夫宋重伯姬之賢納幣且命卿況逆耶必以卿往逆爲常禮故但舉重書歸耳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按杜氏曰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篤昏姻之好胡康侯乃云伯姬賢行著于家故特厚其嫁遣審是則賢非伯姬將略其致女之禮矣不將自賤其女耶

晉人來媵

按同姓媵女不論賢否是何愆期也何氏云婦人媵于姤下伯姬至賢爲三國爭媵夫三月之內未成婦道何便見其不妬況從嫁之謂媵既嫁而來則媵者與受媵者皆非禮矣故書以志失禮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子環嗣是爲霛公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按鄭本姬姓同盟之國豈忍背華即夷特其地適居夷夏要衝楚所亟圖而晉又無禮義忠信以爲之固結則犧牲玉帛以待來者不得已之心也方蒲之口血未乾楚之重賂已至鄭亦奈之何哉然會鄧未幾旋即如晉其情亦可諒矣乃反蒙執辱既伐其國又殺其行人是盡情刻

處絶彼東向之心矣故楚一求成鄭即甘心北楚以撓中國凡二十年間諸侯之役無寧歲謂認然以失鄭爲憂尚誰咎哉故稱人稱執稱伐直書以著晉之罪也

冬十有二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季氏私考曰楚自入春秋以來兵未有至於沂上者今特遣貴卿越淮泗而沂沂以伐莒且是

時晉方執鄭伯以伐鄭乃不之救而長驅東向以攻所不急此其策果安出乎蓋爲備吳之計也吳自七年伐郯而尋入州來江淮間與楚之國已皆震驚楚人懼吳連合郯兵以出淮泗則自汝以東非楚有矣此所以遠出郯北以爭諸侯蓋郯之所畏者莫如莒莒潰入鄆則足以制郯而吳人不敢挾郯南下矣此楚人伐莒之計也

秦人白狄伐晉

按白狄界秦晉之間與鄭界華夷之交其勢一也晉執鄭伯則鄭棄晉而終事楚矣狄見諸侯攜二則與秦人伐晉矣晉之威靈氣焰日見侵削固不足道而中夏之勢日入于夷狄而不可復返且柰何哉

鄭人圍許

按春秋凡國君見執未有不書其歸者獨鄭伯不書豈以來朝就執晉景亦不自安而遂釋歸故一事不再書耶鄭嘗伐許以諂晉今反受晉拘辱故爲黠驁驕橫之態示終不服晉以自解于許稱人者著其移怒陵小之罪也左氏示不急君及立繻之說不惟見申叔子班謀國之誤並春秋于立君大事而有不書者乎其不足信明矣

城中城

按中城杜元凱以爲魯邑在東海廪丘薛季宣以爲在郛之內宮之外爲隄蓋魯鄰于莒莒以無備爲楚所潰而入鄆鄆即文十二年行父所城者也實有剥牀之危焉故城以備楚非懲莒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按黑背衛穆公之子定公之弟公孫剽之父也晉怒鄭伯歸國不遣人納款致謝而陵虐小國驕橫自恣故命背伐之夫納林父之奔既已爲定公樹怨今又以兵權付其弟是使林父生心而私相結納矣卒之衎逐而剽簒有由然哉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按郊天子之禮故有常期然禮亦有天子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云者卽周禮前期十日卜日之事非卜郊也魯郊非分故雖牲成而猶假卜以聽于神但正月至三月乃郊之時故

三卜禮也四月五月皆非時矣魯不知僭禮之爲非必欲用郊故至于五卜然褻天而天譴之矣穀梁子云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按左傳載子班立公子繻鄭人殺繻立髡頑欒武子勸晉侯伐鄭歸君以求成夫立新歸舊事非細故經何不書且云晉侯有疾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是晉景未亡而先立君春秋又從而書曰晉侯有是理乎乃知此傳之妄而所謂伐鄭者信謂鄭伯之歸而不服無

疑矣

齊人來媵

按諸侯一娶九女晉衛已備其數齊本異姓而亦來媵叛禮已甚況宣公與逐嫡毋終不歸養齊頃受賂而不加討已犯天下之大不韙而靈公又媵其女何哉故經備書之以見來媵者與受媵者之皆失也

丙午晉侯孺卒

子州蒲立是爲厲公

秋七月公如晉　冬十月

季氏私考曰晉之留公乃善意也自晉反汶陽之田於齊其心不能無歉於魯而魯人事晉不改於初厲公新立銳志報秦而孫林父獻謀又將圖狄欲合諸侯非魯不可故久留示好以致殷勤通情款而服貳闢遠之謀亦密以爲託矣故公既歸而郤犨即來報聘其意豈有不善哉然以國君而不能自立爲人役而不知所恥止之送葬則欣然獨留雖諸侯事天子未有是禮也有羞惡之心者豈能自安哉故晉景公不書葬諱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按成公適晉至是九月矣無論久留送葬忍恥受辱而輕棄國家逸遊忘返君人者當如是乎故至者譏之也

晉侯使郤犨來聘　己丑及郤犨盟

按犨郤克之從兄弟也晉厲公初立有志合諸侯籍望國以爲重而成公久留于晉有款洽之情焉故歸而即遣聘也盟者兩相欲之辭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犨之聘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冬十月

按鞌之戰魯實爲主而袁婁甫盟汶田即取齊之恨魯亦甚深矣今齊與同盟田亦歸復則齊晉之好可知魯恐其修舊怨故有僑如之行左傳所謂修前好是已或謂魯欲式晉或謂親齊媚晉皆非也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按左氏載周公與伯輿爭政怒而出王使劉子復之三日復出奔晉夫政出一人豈容私競復由王命何可再奸伯輿之曲直固無實證而周

公之罪自大矣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苟離其位皆出也公羊云王者無外穀梁云周有入無出泥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按瑣澤之會經書魯衛晉三國之君傳云華元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于宋西門之外絶不相合瑣澤亦無傳可據獨公羊氏作爲沙澤疑是沙鹿間近水之地與狄相連而入秦所經之路也晉厲公初立鋭志報秦以狄魯與秦伐晉恐師旅西向狄躡其後因先爲此會以塞其險阻窺其虛實以預後事之備秋即有交剛之役明年春乞師于魯夏即會諸國伐秦乃知瑣澤之會專爲報秦而設明矣若果晉楚合成關係匪細豈有不告諸侯之理經亦何爲不書其事哉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按交剛狄地在瑣澤之北既會瑣澤遂誘狄師而敗之蓋晉將伐秦以報復恐師臨秦地狄與秦相爲掎角以制我故先敗之以奪其氣耳左氏謂狄侵晉晉敗之豈窮追而入其地耶誤矣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按晉欲伐秦所徵諸侯之師必不止一國且魯事晉惟謹而獨卑辭以求之者何哉蓋晉之伐秦志在必勝而師徒繫與徵索不少是時諸侯以定王喪葬不赴簡王即位未朝將期有事于京師晉侯欲乘此時假托王命合中夏以伐秦而魯爲望國故先約會使多整師旅至京會同以作諸侯之倡則其所望于魯者甚切故曰乞觀夏書公自京師遂會云云可見矣

三月公如京師

按王者以京師爲室則諸侯如京師必朝王春秋之法見必以日如僖公朝于王所言日是也此言如而不言朝者何蓋成公初意亦必有事于朝自郤錡乞師之約乃以從晉伐秦爲重當至京師則晉厲與羣侯俱在遂整師偕行不入王城耳故不言朝而公之罪著矣季氏私考謂天子辭朝非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按是時與晉爭伯者惟楚而已秦雖漸盛猶未敢偪我諸夏也晉厲初立謂宜修文公之業懲襄公之誤捐怨修好藉秦以擯楚則楚人[illegible]衰之勢尚可撲滅迺號召諸侯避楚伐秦是以一晉中衰之力而敵兩虎狠之强國也必無幸矣伯業之終不振也宜哉

曹伯盧卒于師

庶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劉氏曰諸侯死于行則記其所例自如此非閔之而書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氏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也

冬葬曹宣公

按左傳載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夫負芻篡立威勢虐燄國人不畏而從子臧威劫不如德感信哉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子即渠丘公季佗也子密州嗣是爲黎比公

夏衞孫林父自晉歸于衞

按林父衞之罪臣也晉景納之已爲不義厲公初立宜修好與國正其君臣之分以蓋前愆乃又强而歸之卒致逐衎立剽衞國大亂是誰之咎哉故書曰自晉著其罪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按此女乃齊姜也成公即位十有四年國家無事迄今始娶又不親迎而使同姓之親逆之非禮也季氏私考謂此逆成公夫人穆姜後僑如欲去季孟而取其室處又云搆于君毋豈不自相矛盾哉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按是時鄭伯從晉伐秦歸遂移師以伐許然楚往年不救許猶以鄭亦在楚且欲藉鄭爲入華

向道今已背楚即晉而亦不救者以備吳爲急也是以明年六月始伐之公子喜字子罕穆公之子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按僑如舍族一事再見省文耳非尊夫人也禮諸侯雖不得越境親逆然或逆于境上或逆于所館禮之正也僑如以卿往逆未爲失禮至不待君迎而即以至國則專權悖禮甚矣穀梁子曰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子衎嗣是爲獻公

秦伯卒

其子嗣是爲景公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按衛定公識林父之姦而逐之亦非無能爲者然林父既復大姦在側立嗣之際可不慎乎夫人知衎之敗國而定公不知立爲太子卒被逐出奔則林父之所以得逞其姦以報定公者皆公之自貽其戚也葬不失期幸矣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啖氏曰時有叔肹子公孫嬰齊故稱仲以別之

季氏私考曰胡康侯以爲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曰仲嬰齊夫以弟紹兄可嗣其官而不可亂其世嬰齊若果仲遂之子於法當稱公孫至其子始可受氏今以公孫受氏而繼其兄則世次亂矣雖春秋時必無此例公羊云爲人後者爲之子此豈可以語兄弟哉然歸父字子家而其孫以王父字爲子家氏本非無後者也公羊亦何所據而爲此說乎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按晉厲公無故興師會諸侯伐秦左傳云戰于麻隧秦師敗績而經不書者以晉師無名諸侯遠從不義無罪而勝之不武是以聖人削而不書則當時諸侯之懈體從可知矣故復合諸侯而盟于戚且戚者孫氏之邑也林父去年歸衛晉即就戚而盟其君則晉厲之親林父而蔑視衛侯又可知矣以是爲盟主何以服諸侯之心哉故齊靈此時頗無恙而獨遣其大夫來耳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按左傳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則曹之罪宜討然諸侯請討而晉厲以役之勞欲俟他年則已成其爲君矣今日何以執之哉且當執則不宜與盟既盟則不宜復執竊意晉侯本無意于執者必負芻剛愎之人晏然自以爲當立不肯謙讓盡禮于是晉侯假公濟私執以歸于京師自附于文公執衛侯之事耳書法先盟後執聖人之意不深切著明哉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子成嗣是爲平公

楚子伐鄭

按鄭既從晉伐秦又同盟于戚則向華之志堅矣故楚伐之左傳載子囊新與晉盟之說非也十二年傳云晉郤至如楚聘楚子罷如晉聘而經不書從何而盟傳又云楚遂侵衛鄭子罕侵楚取新石則鄭可謂有功于中夏矣又何以不書凡此皆左氏之誤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三月卽葬必共姬以嗣子幼弱羣臣交爭恐有他變而急于襄事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按左氏云蕩澤殺公子肥華元自以右師不能治官奔晉以辭寵季氏私考謂蕩山魚石乘嗣君之幼共謀逐元皆非也夫宋昭公時桓族自恃君黨謀逐羣公子是時華元尚未爲右師且能致羣族作亂斥逐蕩氏使無所容今元以右師當國操縱在手蕩澤擅殺子肥罪在不赦豈

難據法正罪乃逡巡退縮而出奔哉此正元之深于謀慮也蓋方是時平公幼弱六官皆桓族聲勢相倚牢不可動而晉厲暴戾恣睢以伯主自任儻一輕舉事則山石必搆晉爲難反受魚爛故佯爲自咎奔晉以告亂則晉必直元而爲之誅壬矣晉無阻撓足爲援倚遂遄歸討罪誅蕩澤以國法則桓族雖強莫可誰何于是魚石懼以同族黨惡懼禍自不能安其位矣左氏乃謂魚石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蕩澤而許之則身已處無過之地何嫌何慮而出奔哉且奔于仇

國則已懷報復之心而彭城入亂胚胎于此矣蕩山不去其官非未滅也見其爲司馬握兵權而去之若振槁著華元之奸雄善謀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按鍾離古嬴姓子爵國壽夢時吳楚以此爲界杜佑所謂互爲吳楚邊邑是也吳自伐郯入州來之後勢日猖獗中國已甚畏之但晉以荆楚憑陵無可撲滅計獨援吳以制楚庶可緩其北爭之勢故使諸國大夫先自會集而後同往會

吳于于鍾離是兩會也蓋吳本姬姓之國又挾制楚之權蓋亦鄭重之意耳胡康侯云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失聖人之旨矣或云不以夷狄會中國故自相爲會然後會之則二年公會與齊盟楚人于蜀獨無華夷之辨哉

許遷于葉

按葉在楚方城北乃許南界之地此時猶未屬楚左氏以爲許居楚地非也夫許自此年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白羽定四年遷容城凡四遷皆避鄭也而卒滅于鄭豈鄭莊公得許而不能有終以爲恨故其子孫終滅之耶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高閌氏曰雨着木而成冰王葆氏曰陰陽和則雨雨者融陰陽之和氣以潤澤草木者也今乃封着於木則陰勝而陽不足甚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季氏私考曰此滕子左氏以爲文公然孟子時亦有滕文公不應祖孫同謚雖當時謚法已廢孫謚與祖同者容或有之然亦微有所別如晉文侯謚文而重耳亦謚文公是以公別於侯也

魯齊姜謚齊而歸氏亦謚齊歸是以歸別於姜也今滕有二文公則其後世子孫將何以別稱謂乎左氏所傳必有誤也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按鄭服晉五年楚既不能無憾近又偪許遷葉是離楚黨也鄭之疑懼滋深矣宋爲中國要樞楚所欲得况魚石在楚必爲楚謀宋故子罕乘隙侵之陰中楚欲以圖自解耳自是楚與鄭密以擾中國無有寧歲則鄭之狡于親楚也豈爲返魚石計耶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按傳稱晉侯將伐鄭范文子諫而不聽遣郤犨如齊衛乞師欒黶來乞師非示弱也知楚必救鄭也然自丙寅至甲午幾越月矣三國之師豈無一至者而鄢陵之戰晉獨以偏師濟耶則晉之號令不取重于諸侯可知矣而沙隨之會獨不見公何哉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按鄢陵鄭地晉楚對壘未及交戰而共王被矢中目其氣已挫及欲戰則子反又爲酒困是天奪楚之魄而驕晉之志也故書曰楚子敗績見師未大崩而晉不可恃以爲勝耳夫鄢陵之戰說者謂與城濮同功而厲公不能成伯惟其驕也惟驕故胥欒之譖得行而三郤駢誅國內大亂又安望伯業之成哉則范文子外寧內憂之說先見其微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按是時子重爲令尹子側爲司馬國之安危倚于將相乃兩人不深相結而相惡使敵國得以窺其隙況苗賁皇在晉君之側又熟知王卒之疲勝算已在晉人帷幄中即子反不醉恐亦未必能得志于晉也而獨以軍法殺之豈不寃哉雖楚共有自罪之言竟不及止子反之死則子重之姦足以蔽君而敗類也春秋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罪君與相之失刑耳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按晉厲不見成公左傳謂由僑如但是時魯國之權盡在季孟掌握而欲驟逐于成公將行之時即僑如亦知不能況有穆姜指偃鉏皆君之說是廢立之意也季孟乃任其君申宮儆備而行耶必平日僑如或有此謀而未遂故乘出師後期而行譖于晉耳但厲公倖以偏師勝楚尚未離鄭地楚鄭或整師復戰未可知也謂宜與諸國之師合威振旅以讋楚乃驕倨不見公何其悖哉然自僑如之譖行而讒門一啓則胥欒譖三郤晉國之危亂胚胎于此矣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按尹子王之卿士自此以後厲公凡三伐鄭而皆有王臣與焉以鄢陵之役徵兵不至故假王臣爲重以脅諸侯耳但鄭倚楚抗晉共王傷目而遁則鄭已知創何不修文告以來之而必連兵肆伐哉此則晉厲之驕志也

曹伯歸自京師

按曹負芻拘留京師二載是時晉侯方伐鄭而曹伯得歸必周以受賂釋之耳李氏曰衛侯之歸與曹伯一也而曹伯獨書歸自京師者釋衛[illegible]責晉釋曹王于責王室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按行父歷事兩君專執國政宣成事晉惟謹皆行父之謀也晉豈不知但僑如欲逐季孟以逞驕淫之志行蹟而深譖之耳苕丘晉邑舍置也謂拘留之使未得歸恐其歸而果叛入于齊楚且示不忍之逐以讐伯宗之賂也既侮其君又執其臣于此見晉厲公重賂容姦蔑宗亂紀之罪矣故稱人以貶之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按自聲伯請于晉則僑如情狀已白而行父舍後亦將寛釋與公偕歸故僑如自知無所逃罪遂乘公未至而即奔齊自此不復經見蓋終于齊而不返矣于是魯人立其弟豹以爲叔孫後是爲穆叔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按僑如既奔則情狀已明季孫可以即歸猶幾兩月而後至扈何留滯也蓋僑如之譖入之已深恐眞欲背晉事齊楚故遣郤犨伴行窺視情實至于盟則犨之疑已釋矣然曰及是行父乞盟以取信于犨也

公至自會

按王不得見臣被執辱可謂危矣故以會至幸之也

乙酉刺公子偃

按公子偃宣公之子成公之弟也未必僑如之黨但穆姜之言曰是皆君也似有廢立之意則成公行父皆斷之矣故歸而即刺之先刺後名不言其事見偃爲無罪而成公之忍戕同氣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衛成公會孫是爲懿子此晉欲伐鄭而使衛先侵之左氏救晉之說非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按晉厲公欲攘楚希伯當先以尊王之義倡率諸侯則師出有名氣自百倍乃自即位以來曾無朝聘往來徒欲假空名以號召諸夏故前年會尹子伐鄭無功今又會兩卿及五國之師往伐及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而諸侯即還矣誰肯同心勠力哉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按柯陵鄭西地上言伐鄭此言同盟蒙上之詞也蓋因鄭不服故復盟以固結人心冀圖後舉然晉厲驕盈無信雖盟何益哉況以天子大夫而亦與盟非禮甚矣此春秋所深譏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按高國既去崔氏則事權已自已出然慶克崔氏之黨也而使得私通宮禁蒙衣乘輦是誰之過與及聲孟譖高無咎鮑牽武子又不加察而刖牽逐咎反縱淫人之志此國佐卒不能自保而崔氏復進以釀成弒逆之禍哉

九月辛丑用郊

按天子郊有常期無事于卜魯郊非分即當其時猶不可不卜今九月非郊之時也不卜日不卜牲而漫然舉之非禮甚矣書曰九月辛丑用郊所以著成公逆禮褻天之罪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按晉自十六年秋至此三伐鄭尹子單子無不

與焉則役使王臣如在掌握矣魯成自沙隨不見之後亦唯唯聽命而猶言乞師者何蓋魯之兵賦盡屬三桓三桓六卿權姦自相黨護其來乞者亦乞之于三桓也則行父郤犨盟扈之時必私相結誓矣故晉但知魯有三家不知魯有公室周有天王則公與王臣雖在會晉亦頗指氣使之耳此春秋所深惡者也罃首之子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按左傳載是年諸侯兩從晉厲伐鄭皆遇楚師而逐蓋晉自鄢陵勝後上下驕矜辱魯君相如

翫嬰兒則諸侯誰不懈體宜其望見楚氛而解散恐後耳一年之中再書會至譏魯之樂爲人役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貍脤魯地黃震氏曰從公伐鄭還而道卒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子㹢嗣是爲宣公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季氏私考曰郤錡郤克之子郤犨之從姪而郤犨則郤至之伯父也欒郤自傾危趙氏之後權勢日張而郤氏一族三卿尤爲强盛不惟胥童惡之雖欒氏素爲黨者亦忌之矣况厲公以寡恩輕聽之君讒言安得不易入哉故謗言一至而胥童等遂奉君命以攻郤氏葢執之而治以國法也故稱國然郤氏雖多怨而未有必誅之罪也故不去其大夫左氏所載長魚矯等以戈殺三郤則是國人亂殺之辭非稱國以殺之意矣

楚人滅舒庸

楚敗鄢陵之後舒庸有異志于吳故楚滅之以振威于與國也

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按胥童既致三郤于死又欲併害書偃于是書偃以私怨執國法殺之故以國書然嬖倖惑主一朝而尸三卿罪難未減何以不去其大夫葢因厲公之弒而重書偃之罪也殺胥童者弒州蒲之漸也不殺胥童恐爲厲公耳目而先爲難也故長魚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則書偃之逆嬖倖胥知之矣且郤至之死實自欒書覩行子茷之間搆孫周之見羅織文致使無可逃避又安得以誅三郤之罪盡歸胥童不與分惡而獨殺之耶故不去其大夫深罪書偃也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按左氏載欒書中行偃執公于匠麗氏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則賊爲書偃明矣乃以國稱何哉此仍于舊史之誤耳葢是時書偃專國晉人畏懼不敢明言其賊以訛傳訛魯史遂涵以國稱聖人以事繫他國不及詳究亦仍其舊文而已若有董狐之筆則趙盾以不越

境書弒聖人豈爲未葳哉鄭氏云國無道則大臣稱名卑者稱人是以弒君爲國法也張洽氏云分其惡于衆是爲賊未葳也至臨川吳氏謂書偃將以匡晉國未有弒君之心尤爲悖謬康侯謂厲公可廢不可弒稍似近理然書偃有伊尹之志者乎是皆不明于春秋之旨者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按左傳云齊爲慶氏之難故靈公使華元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夫慶克通于聲孟武子殺之雖曰稟命專殺不能無罪實爲靈公正法也乃反殺佐爲慶克復讐何以爲君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稱大夫明其無罪也然蒙衣乘輦之姦寔自鮑牽發覺而處守索客亦兩人職守乃一聞聲孟之訴遂刖牽逐咎則國法何在自是慶封慶佐復進卒不自保其身又誰怨哉

公如晉

朝悼公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按傳稱楚納魚石而經書復入者何葢納者雖强其所不容然憑藉歸國猶是順辭至于入則乘勢逞强直據之而已此魚石奔楚之心也故伐宋乃鄭楚本謀不繫魚石然得彭城之入益足以助憑陵蹂躪之威入邑原魚石素志特難遽動惟乘楚鄭之伐遂得以逞跳梁跋扈之兇勢雖相援事非一體故稱伐稱入亦分爲兩據左氏稱納則專罪楚鄭未葳魚石季氏私考謂石據邑要君止求復位故不書叛豈通論哉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按士匄晉卿燮之子也是爲范宣子公朝始至報聘卽來晉悼之下諸侯可謂肅矣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李廉氏曰成公自晉而歸士匄來聘杞邾來朝蓋晉悼之初欲親魯以圖伯業故致此耳而成公遽自以爲安肆意于苑囿之樂所謂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者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按穀梁子云路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

以齊終也然成公柔懦之才謹于事大而疎于防禁者觀僑如欲逐季孟致有沙隨之辱可見矣向非仲孫蔑居守于內子叔聲伯營救于外則僑如不以罪廢而魯政盡移將何所稅駕哉

冬楚人鄭人侵宋

按宋爲中國要樞楚所必欲爭者今彭城有魚石則無以躡其後故一年之中侵伐者再楚人之陵暴極矣非晉悼之任賢圖治伯業一新則中國將誰恃哉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按士魴晉卿士會之子士燮之弟也左傳載華元告急于晉晉侯師于魚台以救宋遇楚于靡角楚師遂還而士魴又來乞師可見晉悼之急于恤隣而愼于師旅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按是時成公之喪在殯嗣君未立蔑以大夫會盟諸侯似爲非禮但晉悼初立救災恤隣親魯以圖復霸蔑以賢大夫輔翼伯主故乘喪盟會而不以爲嫌諸侯盟大夫而不以爲屈故觀虛朾之會而晉悼之厲精獻子之識體兩見之矣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翼附卷之十三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襄公上

名午成公之子母定姒成公之妾也夫人齊歸始至不見于經娶在先君之世故耳在位三十有一年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季氏私考曰魚石不書殺不書放不書以歸則何所終乎宋有華元在焉則魚石必無生全之理然魚氏自是無一人任職者必其宗已亡如崔杼之自縊耳宋以華元專恣之故致亡魚氏一族亦不能掩其失政之咎矣

按晉悼初政勵精韓厥當國善謀重以楚黨逆臣爲惡故冬會虛朾春圍彭城而魯襄甫即位仲孫蔑即稱師助義可不謂賢大夫哉中夏積衰之勢實賴此復振矣五國稱人者小國一卿其大夫多不備常以微者攝行故不登名于史策耳書圍宋彭城者著魚石跋扈專據之罪也胡康侯謂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是已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王氏經世曰晉悼公既禽五大夫於是伐鄭以討其從楚納魚石之罪然不重勤諸侯使韓厥將偏師而東諸侯次于鄫以爲之援楚兵不出則韓厥足以當鄭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撓楚此皆放於義合於節制而不輕用也悼公獻

子之賢著矣左氏謂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又謂自鄭以鄫之師侵楚並與經不合鄫鄭地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按公子壬夫字子辛侵宋者攻其所必救楚之救鄭亦云善謀然五國之師既次于鄫則以逸待勞足絶楚人衝突之路子辛亦何能爲哉故但侵掠而去耳

九月辛酉天王崩

子泄心嗣是爲靈王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按晉悼公方與伯圖屈己交隣屬意于魯尤切故遣荀罃來聘若衛魯交際久疎何以先晉聘且特遣公孫剽耶蓋孫林父德晉自歸國後毎偵晉之動靜以相結納此必察知將使荀罃聘魯遂使剽先期而至焉蓋剽者黑背之子定公之姪也林父怨定公逐已包藏禍心素欲不逞于獻公當黑背承晉命伐鄭之時林父必已交懽後竟賴之歸國故使剽來聘將以通剽于望

國以及伯王而逐獻立剽之謀胚胎于此矣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按天子七月而葬今五月而葬何速也意是時晉悼初立勵精圖伯恐後師旅煩興會盟鞅掌或至失于送葬乘此閒暇之時先期致禮故周之卿大夫遂輔靈王襄事以見伯王之勤于王事耳黃震氏云送葬之禮薄故速葬豈悼公之爲君韓厥仲孫蔑之爲臣哉

鄭師伐宋

按此報彭城之役也夫鄭本姬姓宗盟其背華

卽夷牢不可解已爲周室罪人矣况宋魚石恃楚強援據邑以叛此亂臣之尤王法之所不赦者晉悼公帥諸侯圍其邑以取之乃伸天討正名分以舒華夏之氣而鄭成奉楚令以伐宋罪大惡極與交質中肩者何異哉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季氏私考曰齊姜宣公夫人先儒以爲成公夫人非也何以見之蓋齊姜薨在是年定姒薨在四年定姒乃襄公毋而宣公之妾也必嫡夫人薨後始可推尊而成之爲夫人蓋凡春秋中推

尊妾毋如成風敬嬴者在嫡夫人已薨之後者也故定公之嫡夫人尚在而哀公之妾毋姒氏不得稱夫人今齊姜之薨在前則知爲宣公嫡夫人矣若舊說以穆姜爲宣公夫人則其薨後於定姒五年不應定姒先以夫人禮卒葬既以夫人禮卒葬則亦可以先嫡而祔廟乎是時仲孫蔑當國必不至悖禮如此之甚公羊傳曰齊姜與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蓋已有疑於此矣辨在葬齊姜下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按子髠頑嗣是爲僖公鄭成公疾革子駟請息肩于晉猶感楚共傷目之故而不忍攜貳則其背華即夷之志終身不變其得罪于中國大矣故不書葬者諸侯輕之弗會葬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趙鵬飛氏曰說者以爲鄭方在喪伐喪爲不義吾以爲鄭成終身陷于左袵而不返今新君即位苟一朝乎楚則亦未易歸也故以兵侵之要其速從中國而已晉悼公豈伐喪者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于戚

按王者制馭夷狄之道在德不在險春秋之世列國分競盟會兵戈無有寧日所恃者惟力而已晉悼公圖伯信義未孚諸侯未一即兵力亦少減于文襄之世故仲孫蔑建城虎牢之策蓋欲據險以偪鄭而威楚也然當是時中國惟齊最大尚未與晉相合而滕薛諸小國因懈散不與盟會此知武子所以欲請于齊與夫戚本孫氏之邑知武子主盟林父與焉而即會于其地見晉之親林父而驕其志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按世本俱以穆姜爲宣公夫人齊姜爲成公夫人定姒爲妾生襄公蓋自三傳以及諸家無有異同獨季氏私考以齊姜爲宣公夫人定姒爲宣公妾穆姜爲成公夫人蓋以定姒薨于襄四年穆姜薨于襄九年則定姒不得于穆姜生存之日稱夫人而齊姜薨于襄二年遂附會爲宣公夫人以爲定姒稱夫人公案耳但孔子以丘明所恥自附則其生當在孔子之前其聞當世行事之跡較孔子爲近豈傳所稱述皆浮靡無

實之事耶况僑如譖逐季孟私考已云搆于君毋則明以穆姜爲成公之毋矣乃又以齊姜爲宣公夫人不亦自相矛盾耶夫成襄父子相繼當時臣民共知共見故史官亦據實書即位以詔來世豈其以及作生誤謂襄公爲成公之子而左氏及諸家遂因訛傳訛至今耶必不然矣故齊姜斷是成公夫人而薨又在前定姒爲成公妾而薨又在後一以嫡毋稱夫人一以君毋稱夫人情義各當有何可疑安得以成風敬嬴薨在嫡毋之後稱夫人者而懸斷齊姜爲宣公

之嫡耶孔子修春秋于定哀之年世代既遠稱謂久安毋以子貴情理攸當而欲強貶削于其間聖人必不爲也況定姒實繫成公之妾與穆姜何嫌何疑而妄生異論哉至于定姒之生襄公當必在齊姜未娶之先如成風生僖公在哀姜未娶之前者故其年已長可勝會盟之事若據左氏所稱會沙隨之歲始生及史記成公卒時纔三歲之說則是以襁褓之子歲會盟于千里之外即仲孫蔑聲伯輩爲社稷計鑒慶父仲遂之陰謀隱禍欲令幼主出見諸侯以一觀聽

以杜覬覦亦不當若是輕率也故據私考之說則是穆姜定姒姑媳之分成公襄公昭穆之次一朝紊亂不惟駭當世耳目而先靈在九原之下者寧能自安乎愚求其說而不得遂不揣固陋妄爲之辨以質諸高明者

叔孫豹如宋

按魯宋本姻國宋以魚石之亂連年被兵魯襄公初立未及專問故特使豹往豹得臣之子僑如以譏敗奔齊叔孫氏少沮今行父老而在告仲孫蔑當國以豹賢而使之自是漸進用矣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王氏輯傳曰虎牢故東虢之邑鄭滅虢爲制邑巖險聞于天下楚鄭倚之以抗中國故晉帥諸侯取而城之以扼其要害虎牢城而鄭服鄭服而楚失其所以爭強於上國而諸夏息肩故城虎牢天下之大計也爲天下之計而城之故不繫之鄭非聖人有意削之也彭城爲宋之叛臣所據諸侯圍彭城爲宋也故可曰宋彭城若虎牢方爲伐鄭不服而城其巖邑以制之又豈可

曰城鄭虎牢耶諸儒不知此義或謂以霸主討不服之國地非鄭之所得私或謂鄭叛華即夷辱天子之封守罪當削奪故不曰鄭虎牢者削之於鄭也此皆非也

按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地險山川丘陵也鄭自平王東遷武公入爲卿士王賜之虎牢則自是鄭之分土鄭爲楚侵中國之門戶虎牢爲鄭守國之要津若鄭能申畫而慎守之是扼中國之吭而拊其背楚之蹂躪上國誰能禦之今鄭但知從楚而不知據虎牢以自固此天之所

以資中國也仲孫蔑有見于是故建此謀雖非
固國之根本豈非權宜之要策乎當秋會戚之
時惟恐齊不預盟今齊與而滕薛小邾俱至矣
故曰遂城見事勢不可緩而仲孫蔑之果于謀
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按公子申楚司馬也楚兵連年不得志于宋而
諸侯又城虎牢以制之無所歸咎故殺其用事
之臣然左傳載其多受小國之賂或誅以他事
亦未可知但不去其官恐其罪亦不至于殺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按吳雖姬姓之國其風聲習俗實與中原不同
而其威力强勁中國畏之則猶楚也但是時荆
楚憑陵方恣故與吳會鍾離借其力以脅制楚
在吳方圖弱楚以獨制中夏初當有內附之心
哉故楚亦惟吳自畏子重帥師伐吳欲與吳爭
伯也非輕舉也說者乃謂吳楚俱夷國楚不與
通好連和反毆吳以附中國爲失策誤矣趙鵬
飛曰自是天下之勢遂成鼎足晉吳楚是也諒
哉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公至自晉

按傳謂襄公生于會沙隨之歲即位時纔四歲
計此時甫七歲焉能遠會晉而任盟約之事乎
其妄可知矣長樗近城之地晉悼公謙以待人
不敢使國君就已故出盟于外盟訖還入于晉
故公歸書曰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
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按前年城虎牢鄭人請成今合諸侯而鄭列于
會則仲孫蔑之謀得矣故書同盟以鄭服也鄭
服則楚南向之路塞春秋之所與也然桓文之
盛未嘗王臣同盟以悼公之賢而亦爲此踵厲
公之弊耳况此會專欲援吳以威楚而左氏載
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則其輕
視中國之心不已萌蘖于此乎晉魯諸國何可
無思患預防之計也諺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
殆是之謂矣雞澤衛地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

陳袁僑盟

按陳自從楚盟于辰陵至是二十有八年今鄭已同盟鷄澤則不能安枕矣然念背華已久恐晉加罪故先遣袁僑如會以嘗之悼公方欲招携懷遠故畧其已往之罪使諸國大夫與僑盟則晉不屈已僑不抗君可以安反側之心可以廣招來之義此正見悼公之賢也論者乃謂諸侯在大夫不得專盟豈非拘攣之見乎袁僑濤塗之孫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按陳許皆近楚小國向以中國無伯不得已脅從于楚今陳旣遣袁僑如會預盟晉但當以德義懷柔使陳鄭樂附則許自望風來歸何必以重兵侵伐哉况許素畏鄭虐遷葉隣楚勢不得背楚卽晉今又伐之是反益堅其服楚之心耳卒之許終不服陳亦離心何足怪哉

四年春王三月已酉陳侯午卒

子弱嗣是爲哀公

夏叔孫豹如晉

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此襄公毋定姒也

葬陳成公

趙鵬飛氏曰陳成歸而卒于中夏諸侯會葬之賢于鄭成遠矣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按定謚姒姓成公妾也嫡夫人齊姜卒葬在二年故定姒亦得以夫人禮卒葬耳然薨纔二十三日而葬者孟獻子以吳楚方熾晉悼圖伯會

盟師旅輿發不時恐事出倉惶致生掣肘故權宜速葬觀下書公如晉可見矣季氏私考謂以妾毋爲羣臣所輕蓋泥于左傳不殯于廟無櫬不虞之說也毋以子貴豈以夫人禮卒葬而羣臣安得輕忽之耶

冬公如晉

按此必襄公爲晉會葬其毋定姒故往報謝耳非與晉謀合諸侯也

陳人圍頓

李廉氏曰陳圍頓以甚楚人之怒與鄭獲公子

樊以激楚之爭二事正相類其後皆連兵數載而不息非處已寡怨之道也且楚昔嘗圍陳而納頓今陳復圍頓以怒楚禍患之極安有已哉逃歸之兆在此矣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按鄭公子發子產之父也鄭與魯雖係同姓之國而乍晉乍楚叛服靡定故聘問不行今虎牢之城實據楚鄭上游有扼吭拊背之勢而其謀實出仲孫蔑鄭固有畏心焉且是時魯密于晉楚弱于吳故欲修好望國以求堅附于中夏耳覲鄭人侵蔡而獲子燮則背夷即華之志可知豈其甫從盟約遂肆然以大國之禮倨加于魯哉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按是時莒欲偪鄫鄫以魯為婚姻之國且近又屬鄫故世子特來求援魯衰弱不能自庇安能庇人乃遣豹助巫以託于晉與莒同會于戚不越兩載而卒為莒滅是蹙其亡也豈特望國之羞抑亦伯主之恥耳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按晉楚爭衛權實在吳悼公將會吳于戚又慮吳子如前不至惟魯衛近吳故重勤二大夫先就吳子所在而告以會期可謂急于趨附矣魯衛俱受命于晉故不言及善道在今鳳陽府盱眙縣是時吳地未必至此乃吳子欲窺中原適在其地耳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按壬夫楚令尹嘗帥師侵宋救鄭楚共王寵任之臣也今以陳叛楚服晉由子辛侵欲之故遂殺一上卿而不惜楚之欲圖中夏如此中國諸侯可不為之慮哉聖人蓋深警之也說者乃謂罪共王用刑失節則春秋之作乃夷狄刑賞之書耶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按成九年為蒲之會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大夫往會于鍾離三年荀會逆吳子盟鷄澤又不至故今使魯衛先會善道以期吳子之來然

稱吳人亦但使微者來故不殊會其倨傲尊大可知矣此會序似不可曉如宋陳係帝王之後次霸王衛鄭曹皆姬姓故又次之齊世子光未嗣位列子爵之後吳初預會鄫以微弱居末易知也若滕以姬姓薛以伯爵俱序莒子邾子之下豈以滕薛久不親與盟會而然耶則陳鄭久背華即夷何遽使列于前耶乃知聖人之意政不必拘求于一字之間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按趙伯循孫明復俱曰不言諸侯魯戍之也夫魯之去陳千里而遥兵力亦非勍于宋衛諸國且晉與魯方親睦豈其會戚諸國俱不遣而獨遣魯耶况范文子既云有陳非吾事乃令魯以不勁之師助陳當虎狼之楚耶左傳原載諸侯戍陳春秋之意見晉不能修德服遠徒勤諸侯勞師遠戍故省文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按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子代子辛為令尹伐陳以其從晉也晉悼即合五國救之勤于義矣然不能修德以固隣好服遠人徒事兵革以勤諸侯何益哉况楚共能懲貪子囊善謀國未可以威力勝也范文子預有喪陳之慮不三年陳侯果逃歸眞先見哉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穀梁傳曰善救陳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氏私考曰行父好深忌刻之人也論語謂其三思而後行豈非用智之深而謀身之密者耶

觀其黨仲遂之弒君傾歸父之用事而又結晉仇齊以專魯國之政惡可知矣左氏盛稱其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相三君而無私積全與行父平生不類雖有之則亦飾詐沽名之事耳但其末年能信用仲孫蔑而委政焉其猶以功名終也宜哉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子匄嗣是為孝公

夏宋華弱來奔

按據左傳樂轡以弓梏華弱于朝則放肆禁庭

罪在欒黶何乎公反逐弱耶借曰爲其勇力不足掌兵亦非可逐之罪也大抵華氏世掌兵權專擅縱恣素見嫉于諸族是時華元既卒華閱尚未爲右師而樂喜爲政則華衰樂盛必有不相能之勢黶之梏弱事或有之弱見陵侮遂慚媿而奔魯非見逐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按滕久不相朝近聞孟獻子當國晉與魯相睦凡會盟之事魯實輔之且會戚時滕以周室懿親班次反居莒邾下不無疑懼故來朝以求庇耳

莒人滅鄫

按左傳言鄫恃賂而不言莒滅之故穀梁云立異姓以莅祭祀爲滅亡之道但晉伯國也魯鄫姻也是時晉魯方親睦主盟豈有移人宗祀而伯主不問姻國不知者乎其事實無可據公羊云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所出則所出者乃鄫夫人之子而莒之外甥也承祧主祭鄫不乏人何得言滅趙伯循云莒以兵破鄫立其子使守之以爲附庸則鄫巳屬莒即穀梁之說也而昭公取鄫之時何不言伐莒取鄫耶竊謂滅之爲言有自宗社丘墟言者有自子孫絕世言者莒之滅鄫必殘其宗社而未嘗殄滅其子孫魯史因鄫國一時殘破遂直書滅其後子孫歸國名姓不能自通遂失記之孔子修春秋在哀公之世事無考証亦仍舊文故滅鄫取鄫各不相蒙耳

冬叔孫豹如邾

季氏私考曰自晉悼始霸以來邾欲依魯嘗兩朝之且虛朾諸會無役不同仲孫蔑之所欲親睦也故使叔孫豹往報朝焉高閌氏以爲無忘舊好是也至謂四年有狐駘之戰而往聘修平則過信左傳矣豈有邾莒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事關魯故而春秋可以不書者乎

季孫宿如晉

按左傳晉人以鄫故來討非也莒人滅鄫何關于魯耶宿行父之子初嗣卿位欲值私交故父死未朞即以吉禮奉使鄰國以見伯主三年喪紀爲之蕩然孰謂周禮在魯乎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按齊國大兵强雄據一方故悼公會盟靈公俱不親赴但遣崔杼及世子光今伐萊獨親莅行間其恥大陵弱之心居然可見矣且萊姜姓子爵而滅之是滅同姓也春秋滅同姓者例書名而此不名豈以東夷小國事在所畧乎

七年春郯子來朝

按郯自出伯姬後不通於魯兄成七年郯畏伐而從吳魯又會晉伐之矣此何以來朝意仲孫蔑當國其賢聲義問有足以動之者乎不然者

未必不爲吳窺探中原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按三卜雖禮然卜郊止於三月今書四月則過時不敬矣此仲孫蔑所以知有卜筮也惜乎魯郊禘之禮猶未能辨之耳

小邾子來朝

此小邾穆公也

城費

按費季氏私邑也其地在顓臾祊田之間而界于邾莒僖公以輔立勳勞賜季友不過使爲食邑而已然自季氏守此實爲要害之區行父雖專執國柄左氏盛稱其儉約則尚知忠于公室及宿嗣位卽有異志于是因南遺之請而遂城之不言季孫宿城者以國事舉也既世其卿又授之邑則據叛之禍雖季氏之不忠豈非僖公自詒其戚乎然自南遺既城之後南蒯卽繼爲費宰則不特季氏世卿陪臣亦世其邑矣恩寵一濫權柄漸移至于潰敗决裂而不可救藥有國者柰何弗慎哉

秋季孫宿如衛

按行父卒于五年十二月計此時猶未及大祥宿于前年如晉今又如衛卽奉君命而行逆禮甚矣且經不言聘豈非交結外援之故耶左傳云報子叔之聘則是時仲孫蔑當國專意睦隣豈有七年而始報者乎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按孫林父衛之叛臣季孫宿亦懐異志其如衛時必假國事以結交故林父卽奉命來聘植黨營私也觀左氏載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雖

穆叔相禮欲其少安而林父竟無悛容則蔑孫魯君之心見矣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按五年子囊伐陳范宣子即有喪陳之慮知晉不能終庇陳也今子囊復用大衆以圍陳其勢盛于伐矣而晉悼公遷延三月始會諸侯于鄬實有緩師畏敵之心故不書救陳罪之也楚之爭鄭急于陳而陳之從晉實始于鄭伯雞澤之

會今圍陳而晉不能救此鄭伯髠頑所以憂疑成疾而卒于鄵也子嘉嗣是爲簡公

陳侯逃歸

按陳成公之從晉非其本心實因鄭僖公同盟雞澤而然今晉救遷延鄭伯憂死哀侯方失其所恃而又聞公子黃之難遂倉惶失措而效匹夫之行耳藉令晉悼能鼓舞諸侯勇往赴救則鄭伯且未必憂死況二慶何敢通謀于楚以誘其君乎春秋不獨罪哀侯亦以譏晉悼之不能保有小國耳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按魯瀕東海晉界河汾地之相去千里而遥十二月公在會正月又如晉即車不停輸席不暇煖亦未及往返意公在會時見楚氛猖獗晉侯畏縮鄭侯憂死陳哀逃歸恐懼變患亦欲間道歸國又慮晉怒歸至中途旋復如晉者耶左傳云聽朝聘之數非事情矣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按陳蔡鄭比肩事楚陳之從晉鄭實先之楚欲

甘心于鄭久矣今又獲其與國大夫是速禍也簡公初立子耳子國爲政何謀之不臧乎乃怒子產之言異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按武子見襄公往來道途狐疑首鼠遂以會自任一以見代主之勞一以見奉晉之役寔招權擅政樹黨求援此正假公濟私大姦作用處也及覩左傳載晉命朝聘之數于諸侯鄭伯獻捷于會夫陳侯受圍危如纍卵而晉方玩寇而黷貨鄭且幸勝而獻功所謂安其危利其災者也

第一三五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8 版正內

故觀邢丘之會而中國之勢日趨于荆楚吳越而卒不可返也何足怪哉

公至自晉

按觀此則季孫宿會晉侯時公豈已在歸途耶廢棄國事倏往倏歸臣代君行政權旁落魯之國事日非矣仲孫蔑賢大夫也豈不在其位故不謀其政耶

莒人伐我東鄙

按左傳云疆鄫田蓋鄫田與魯接境莒自滅鄫之後疆界未明故伐魯以正之則黠驁不恭大

奸齊盟矣魯甘受而不報晉悼坐視而不討蕞爾小國且任其横行安能與楚爭鄭哉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按鄭人反覆往來于晉楚之間曾無信義且又獲蔡燮以激楚怒其致伐宜矣晉悼公希爲盟主既不能興師往救及鄭來告平又欲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是使鄭進退維谷而益堅其從楚之志也子展欲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將不有愧子駟之言哉

晉侯使士匄來聘

按左氏云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夫修内攘外伯業自有次序莒以小國侵魯晉尚不能救乃欲攘楚以爭鄭乎范宣子有喪陳先見何不輔君修德懷遠乃欲承武子彤弓之命豈亦未審于晉楚弱强之勢文悼優劣之分耶

九年春宋災

按公穀皆云爲王者之後記災非也蓋春秋之時王室不競夷狄交横中夏之國實有脣齒相依之勢休戚與共之情而魯爲望國尤爲諸侯

冠冕聖人深致意焉故以災來告者必書是寓救災恤憐之意耳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曰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按此宣公夫人穆姜襄公之祖毋也時方多故會盟師旅興舉無時故急于襄事私考以爲成公夫人無子故葬速非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
于戲
按上言伐鄭下言同盟自是鄭伯與盟也伐時
止許鄭成故未言盟既受成則盟故書同盟經
文自有次序原與傳相合啖氏謂傳所載是晉
鄭盟經所言是晉與諸國盟分析太過矣况戲
是鄭地豈有十二諸侯在會而地主受成之後
乃晏然高臥而不出者乎鄭伯既不在會則同
事諸侯何必再盟又何以言同盟乎然晉悼不
知憎修其德以爲招懷根本又不能修文公城

濮之戰以一矢相加于楚問其猾夏之罪而徒
有事于鄭何益哉故子駟謂鄭雖有禮與彊可
以庇民者是從明以八年子囊伐鄭而晉不救
之故也識者已知其無堅志矣若知武子欲三
分四軍黨亦疲楚之計乎
楚子伐鄭
按觀此伐則知鄭同盟于戲矣夫鄭偪近楚不
能自强晉伐從晉楚伐從楚固無息肩之期謀
國者欲以是庇民誤矣但晉悼公既欲得鄭及
其見伐于楚又不能救何以禁鄭之復從楚哉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按季氏私考云柤古偪陽國地豈楚人蠶食上
國已跨有澧沛間之地耶則柤者乃楚據中國
之肘掖亦吳人入楚之要路也故吳欲窺楚必
入于柤是時晉方與楚爭鄭悼公懼吳有異志
則楚無擾其後者將悉力以抗中國矣故因吳
子壽夢在柤遂率諸侯往會之將以牽制楚而
遏其北爭之勢也但吳威力强盛其處心積慮
豈在楚人下哉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按偪陽妘姓小國子爵水經註曰柤水去偪陽
八十里東南流逕偪陽故城東北杜元凱既謂
柤是楚地則偪陽必素服于楚者是時晉與吳
會欲絕楚北侵之路故遂乘勢以滅之偪陽滅
則楚之界益南徙而徐沛間楚亦不便于出沒
矣此亦制楚一策也故書曰遂或謂閉道不與
吳通中國諸侯欲爲吳甘心則偪陽在柤水東
北去澧沛甚遠非吳入中國處且晉悼雖傾心
向吳何便至此哉

公至自會

按柤之會意在親壽夢未必爲偪陽而行故不致滅而至會或謂滅偪陽魯所恥言者非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按九年晉率十一諸侯伐鄭今楚鄭止報宋何哉蓋鄭宋皆中國屏蔽故鄭服楚晉必爭之楚圖夏必先侵宋相持之勢也不言勝負者是時宋樂喜以賢臣當國故其謀定于先禦備于預完壁以守不與交鋒耳左傳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皇耳帥師侵衛孫蒯獲皇耳于犬丘經皆不書未足信也

晉師伐秦

按是時秦景公南向交楚又以其妹爲共王夫人晉悼公方用兵與楚爭鄭恐秦爲楚出師以議已後故先爲此伐但秦之兵力不弱于楚秦之仇晉實深于楚欲寢其謀而反以師伐之是激其蓄憤之心而動其犄角之謀也季氏攻心之說豈知兵家之術哉

秋莒人伐我東鄙

按莒屢同晉盟八年伐我東鄙而晉悼不討魯襄不報會戲會柤恬不爲怪莒復何憚哉故此復有東鄙之伐而下即書公會晉侯莒子伐鄭深譏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按晉悼主盟信義不孚于與國此會疎失尤多世子位在人臣而遽列于二伯之上則序爵之禮廢莒人背盟侵魯而得與于伐鄭之會則討罪之權廢如此舉動即在會諸侯且將解體乃欲與楚爭鄭安能服其心耶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季氏私考曰按左氏鄭公子騑當國發爲司馬輒爲司空騑與尉止有爭及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三卿于朝竊謂如左氏說則衆亂擅殺當書鄭人殺其大夫矣今書曰盜殺於戍鄭虎牢之上而戍鄭虎牢又蒙上諸侯伐鄭之文則似晉掩殺之是刺客之事也不稱大夫外他國大夫之辭也與桓六年陳佗同

按彭山之說甚善但鄭非小國時方背晉從楚

隄防必慎豈有一朝刺殺三卿而舉國不知慢
然不爲索客者乎竊謂鄭之堅于從楚其謀皆
出子駟而發輒則惟騑是從者觀子駟犧牲玉
帛待于二境及神明不蠲要盟之語所以拒子
孔子蟜子展者堅矣是不惟爲中國罪人而鄭
之君臣上下從晉則受楚伐從楚則受晉伐疲
于奔命必且恨入骨髓况是時十二國之兵壓
境惶懼不知所出故謀殺三人冀晉聞而緩兵
因得從容爲背楚郎晉之計耳觀下不言圍戰
而言戍晉實按兵不動以待鄭之歸附也陰謀

暗殺故稱盜不稱大夫則張洽氏以爲從夷之
人良是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按虎牢本鄭地自二年晉會諸侯于戚而城之
專以偪鄭鄭既從會雞澤乃復與鄭鄭得虎牢
之後子騑主謀從楚則負固不服而晉患之矣
今盜殺三卿國內擾亂晉遂乘間駐師戍守以
偪之鄭服則斷荆楚之路爲鄭屏蔽鄭貳則扼
其要以制其肩背南向足以禦楚反向足以臨
鄭亦一善策也故子囊救鄭晉不與戰而楚師
自退非以制勝之要在我乎胡氏謂城不繫鄭
者責在鄭戍繫鄭者罪諸侯不以義服書救者
許楚皆非經旨

公至自伐鄭

按以伐鄭至者以戍虎牢得制鄭之策爲有功
也故襄公飲至焉

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季氏私考曰魯千乘之國也而有百乘之家則
孟子之所謂千取百焉者也竊意此特可言於
當國大臣一人耳以其官盛務繁用度宜廣故

十分取一庶無困窮若其餘諸卿則事務漸少
數宜有差不必皆百乘也觀未至於百乘之家
已有馬乘之畜如陳文子有馬十乘之類則固
各有所入之賦矣不然則大國三卿魯至成襄
時已備六卿如皆百乘則去六百乘矣公室之
車餘幾哉且車乘之賦但賦其人千乘爲人三
萬則百乘爲人三千計丁出役以備賓客將迎
輿夫出入之需而已其車固通國所賦非就以
爲采地也苟有調發千乘同征而百乘豈私家
所得專乎百乘且不可專而况并千乘而分有

之乎今作三軍盡以國之千乘分屬三桓則公賦亦仰給於私家矣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宜哉

按周禮云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則魯侯國止有二軍宜二萬五千人出車三百三十乘史克誦僖公詩乃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已踰制僭分矣況成公作丘甲之後篴之役至于四卿並將則又不止于三軍之數可知但是時賦尚屬于公家而三軍之名亦未立也季孫宿欲三分公室遂

增立中軍而三家各有一軍左傳云三子各毀其乘采邑所出乃私家車乘也今既三分公室則所分得者既是已有不必更立私乘故各毀之以足成三軍之數使其乘之人即所分得者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也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役謂供官力役則令之人丁邑謂賦稅若今之租調也入季氏者則無公征不入者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以驅民使盡歸己也孟氏使半爲臣不論老弱公私各得其半若子若弟叔孫使盡爲臣歸其父兄于公家也則是三家已實有魯國民皆不屬于公公賦亦仰給于私家而季氏所得較之兩家尤實盡錙銖矣故春秋前書城費此書作三軍明年書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所以深著季氏之强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按魯郊本非其分況是時襄公懦弱三家僭竊自三軍作而魯國之民不屬公家則周公伯禽之業澌滅幾盡在天之靈實有餘恫尚欲舉非禮之祀以勞民傷財乎穀梁子所謂不時非禮者亦淺之乎爲譏矣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按鄭之謀國有二犧牲玉帛待於二竟唯强是從者子駟也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者子展也至是子駟既亡子展遂堅於從晉然觀左傳所載則子展所見者晉楚之力耳謂兩强則爭爭則難於兩與一弱則吾與固故侵宋以致諸侯之救從楚以激晉師之怒此其計亦甚拙矣苟能一於信義以從中夏致死不貳則以諸夏與國之多信好之重保鄭却楚有餘力乃黷武勞人冀小定而僅給耶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按宋方受侵晉不暇救而即伐鄭子展所謂我

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者也但是時楚氛稍息鄭欲來附何不修一文告之辭召之使來合十二諸侯同立盟好縱未能連師聲討以修城濮之業而堅壁虎牢輔車相倚聲言伐楚亦足以寒荊蠻之膽而安鄭人之心矣乃倉卒伐鄭疲民以逞是不惟子展拙謀而晉亦爲兒戲卒之伯業無成也宜哉齊世子光自十年十一年之會俱序曹伯後滕薛上者晉以齊國强大靈公不肯親與盟會故尊世子以悅其意蓋有歆動之意焉非謂先至而然也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按同盟者以鄭伯在會與盟而言也杜氏云亳城鄭地則豈有地主不與盟而可言同者乎季氏私考謂亳北之盟鄭本不至引啖叔佐之說爲證蓋彼泥于左氏七姓十二國之言耳不知晉爲盟主但以諸侯受盟者言故曰十二國又此時諸侯一心所慮畔盟者唯鄭故以十二國明神震懾之實非以鄭不在盟也况左氏既云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又云諸侯道敝而無成其言自相矛盾類如此安得據傳以疑經乎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按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伐宋此子展所謂楚師至吾又從之以怒晉者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按左傳云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此子展所謂晉怒甚而驟來楚將不能

吾乃固與晉者也以其觀兵東門鄭即行成就會故但會而不盟蕭魚鄭地自此會後楚亦不復爭鄭傳所謂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者也晉悼之有聲于再伯庶幾恃此會乎先儒云晉之制楚者三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至以子囊之言爲証夫子囊之所以賛晉者大要在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然考當時所謂晉君類能而使卿士讓善競教者不過才術相高名位相序未聞有穆穆明明師師濟濟之風獨魏絳息民一請僅有補于國然亦非格心正事之

功招携懷遠之本安得遂謂之善乎大抵鄭人連年用兵利無所得食竭兵疲人知悔禍故堅于從晉而楚人亦疲于爭鄭思一息肩遂聽鄭而不與晉爭耳是悼公亦不可不謂之幸焉得駕文公而出其上哉

公至自會

季氏私考曰伐鄭而至會不以伐爲功以會爲喜也蓋蕭魚會而兵得息矣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按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者也執

之則彼此情格勢禁無以爲聲援矣蓋虎牢在楚北鄭南今諸侯久戍其地寔阻絕其往來交搆之路而知武子又三分四軍更迭以疲楚則楚自知形勢不便兵力不支爭鄭無益故不勝憤怒執其行人由是三駕而不敢爭矣春秋書此亦以見晉悼之善制楚耳豈以行人不當執而責楚哉

冬秦人伐晉

按左氏載秦庶長鮑武交帥師伐晉以救鄭汪氏云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左夫人于是爲楚伐晉皆非也蓋秦倡伯西垂楚稱雄南服皆以戎夷猾夏而秦與晉又世爲仇敵去年詹帥師與子囊伐宋實相爲犄角冀得志于中國不謂鄭剏艾服晉楚亦退避不爭則晉伯功成秦人勢孤恐晉乘勝移兵聲討遂出其不意先爲必勝以制人耳然晉師敗積而經不書者楚方避晉中夏氣伸聖人不欲驕秦以抑晉也

春秋翼附卷之十四 終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襄公中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按三年之中莒三伐魯此又圍我邑黷驁放恣甚矣季孫宿當國自宜急救况鄆自文十二年行父所城後叛魯服莒乃助莒黨惡者即入之亦所以報圍而剪翼經以遂書者見其兵力之

重舉事之便非槩以大夫無遂事責之也杜元凱云瑯琊費縣南有台亭則是季氏私邑之近禍也故謂宿之救台入鄆不無自爲之心則可若直以專擅無君罪之儻亦下流受惡之意乎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黃震氏曰鄭人旣服遣人以謝伐鄭之師此晉悼公待諸侯有禮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乘即壽夢也子遏嗣是爲諸樊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季氏私考曰晉既得鄭而楚必欲得志於宋故復使公子貞侵之然楚兵加宋每無功焉自是亦不至宋矣蓋爲晉人不戰所屈而樂喜謀國之功亦不可少也

公如晉

謝士魴之聘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按邿小國在今濟寧州南夫國君事大以禮恤小以仁士魴以卿聘而親往拜辱非禮之恭也

邿素服魯而取爲巳邑殘暴之行也書至書取各有譏焉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共王卒子昭嗣是爲康王

冬城防

按防在齊南而近于莒莊二十九年巳城而此復城爲臧孫紇始受邑也然魯但知城防以備莒而自邾如防之請竟爲武仲盤據要君之地其所謂憂在蕭墻之內者與趙鵬飛氏因明年齊有圍成之役遂謂備莒亦以備齊則附會矣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按左傳云爲吳謀楚故也蓋庸浦之役由諸樊初立國威未振且伐人之喪以易取敗但中國實藉吳制楚而吳爲楚敗不無脣齒輔車之慮故遣諸國大夫往會諸樊于向所以助吳而威楚也叔老公孫嬰齊之子以卿爲介不惟見魯事吳之過慎而武子之專倨叔老之詭隨亦兩見之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按晉悼公自戲歸謀息民于魏莊子遂三駕而楚不能爭得勝算也秦關河四塞食足兵彊其勍十倍于楚背施逆報兵爭數世其仇晉亦十倍于楚今楚氛少息政宜休兵睦隣修秦舊好相安于無事以養中國之元氣何遽合十三國大夫以伐之哉况櫟之役乃晉自少秦師弗設備故敗未必秦欲與晉爭伯也觀諸侯濟涇而秦竟閉關自守可知矣秦自此養威蓄銳至孝公內修耕稼之政遂伯西戎非晉激之使成哉

己未衛侯出奔齊

按左氏載定姜答宗祝及師曠對晉侯之言則衛獻有可廢之道及載蘧伯玉出關之對則又未見其當廢但獻公君國會盟已十八年使無失道孫林父雖巨姦大逆豈能掩中外人心之公而遽逐之乎竊謂衎既非定姜所出則平日奉事之禮固萬無所謂暴妾使余之惡亦必有瑕隙不厭姜心者故林父得內交宮禁訛言惑衆耳至于人君令出惟行威儀定命而戒食失期皮冠馭下則命令之謂何旣以褻狎二卿復以詩譏孫蒯則易所謂君不密則失臣者也孫甯背逆無道罪不容誅獻公敗度忽微自取困辱故聖人不書逐而書奔以主君奔竄之狀著姦臣威偪之惡也專以爲歸罪于君者固害教之言或以史官直書逐君于策爲非辭者則書弒又何如哉

莒人侵我東鄙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按楚自失鄭而不與晉爭者非止晉悼息民之效實恃壽夢强勍能制楚之後也故楚之怨吳甚深今壽夢旣卒諸樊初立國勢稍弱遂有庸浦之役雖以向之會亦不足以懾楚招之心于是子囊之師又出矣伐吳將以圖中夏也左傳載吳敗楚于臯舟而經止書伐吳者聖人欲使中國震隣戒故外之勝負略之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按孫林父以臣逐君不能討正其罪乃聽荀偃定君之說使士匄與諸國大夫往會于其私邑夫荀偃與欒書弑厲公是國賊也彼方欲爲林父緩頰以自掩其罪而悼公竟爲所誤縱賊黨姦壞法亂紀莫大于此矣況是時魯有三家齊有崔慶衛有孫甯强家正以類相庇而晉悼復爲之主使彼又何憚不爲哉自是剽弑衎歸衛有二君者十年而齊光蔡固莒密州之弑接踵相仍皆晉悼啓之也雖能服鄭駕楚功過豈足相準哉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按宋與魯本婚姻之國自魚石亂後國事旣勤聘問之禮久缺合左師此來說者謂報二年公孫豹之往禮尚往來豈有隔十餘年始相報者乎意是時楚氛旣息晉悼又衰列國會盟雖云不廢而主持之權漸無所屬左師當國意欲觀望國與動以私相結納乎觀其尤獻子之室則屬望之情可見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按天子不親逆卿往逆而公監之禮也夏以士往逆是輕天下之母矣左傳于十四年載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豈已致往逆之禮此特遣士趣行耶抑王室窘乏欲求簡禮故不遣卿耶季氏私考謂靈公陰結權貴求寵于王王之柄臣易齊故禮輕非也是時齊方强大王取齊女實將有藉焉故未逆后而先賜命且旣已結權貴矣何反取柄臣之輕易耶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按齊靈素恃强輕晉而會戚定剽則助逆黨姦

莪晉尤甚然獨伐我西鄙者何以季孫宿主是會也書救者賢臣之邑義不容已也書至者公無卒乘力不能進也遇魯地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按成孟氏私邑郛外城也魯自作三軍之後兵賦盡歸私家君臣絶不相屬君有行而下不顧臣有役而上罔聞故上書救成而不言帥師所以憫襄公孤立無助之危下書帥師城郛所以著叔季植黨無君之罪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按齊靈素輕晉悼故邾雖陽爲從晉陰實黨齊近見莒屢侵我東鄙而伯主不討已益驕驁陵侮之心且氏屬三家襄公孤立邾亦惡乎憚哉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季氏私考曰晉悼公十四而立觀其對使迎立之辭已有大人之志故當晉室中衰之後而卽慨然欲復文公之業豈非衰世一英君哉但智及于鄭而治內甚疎以孫林父之懷奸而不能正齊靈公之撓霸而不能馴邾莒之肆行無忌而不能禁蓋亦適値楚方畏吳之際故卒成功耳使當熊頵強悍之世亦安能有成耶說者謂其功視桓文而德則過之未敢以爲然也子彪嗣是爲平公

十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按晉悼公雖云服鄭駕楚然信義不孚諸侯尚多弗恊況吳楚競強齊秦搆難平公初立實有懼心焉故未三月而葬恐有他虞急于襄事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于湨梁

按傳稱會于湨梁命歸侵田夫春秋時吞幷僭竊小國甚苦此最是正疆界收人心之善政說者以方在喪稱子之日而會聚諸侯燕享歌詩爲越禮忘親歸咎叔向不知此非出于叔向也荀偃實主之也蓋偃弑厲公把持晉國悼公雖不能去偃而英敏有爲尤足以懾服其心今平公嗣位叔向祁奚等用事偃已懷觖望而反田之令尤不便于豪強故倡爲歌詩必類之言以啓釁而生亂于是嫁怒高厚而有大夫之盟矣

湨水名梁水隄也屬晉地

戊寅大夫盟

按大夫盟者不由諸侯之命也夫荀偃忌叔向當國故因怒高厚而擅爲此盟是以巳之無君倡列國之無君其罪可勝誅哉然孫林父迫逐衛獻晉悼公聽偃而使士匄與諸國大夫會于戚則今日之盟何足怪哉傳稱高厚逃歸季氏私考謂齊方輕晉厚必無來會之理非也齊以平公始立欲覘其國事故遣高厚嘗之既違其令又逃其盟則輕晉之實益可見矣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按平公初立叔向當國首以反侵田爲令是欲和好睦憐也豈有一會而執兩諸侯之理此亦荀偃爲之以實同討不庭之誓耳蓋高厚雖逃齊國强大偃亦無能讓責惟邾莒素屬齊者遂駕言我故而執之以示辱于齊且反叔向反田睦鄰之意故稱人以執見非出于君也

齊侯伐我北鄙

按齊素輕晉故嫉魯事晉三年之間師凡五至此則以晉爲我而執邾莒故也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按日食地震皆天變之大者然日食猶有一定之數曆家可推測而知故得其常者亦不爲災惟地道以靜爲體安順承天者也陽爲陰所錮而不得出則震是時三家分魯襄公孤立乃君弱臣强之象胡氏以爲北鄙連歲受齊兵之變非也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按許既請遷則心巳服晉平公但當慰安其心諭鄭不爲陵虐使共爲中國外藩郎許大夫重遷亦聽之而巳何以伐爲此必出于鄭人仇許之討故首舉鄭伯非爲其君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按魯北隣于齊故屢伐我北鄙又三家惟孟孫爲弱故再圍之亦攻瑕之術也孟氏疲于役而懼則叔季動揺三家有外心則魯必背晉而從齊由是望國一倡諸侯向風便可與晉爭伯此齊靈之本心也家氏謂欲致晉而與之戰則其計迂矣

大雩

按周之五月建辰五陽用事而地震陽爲陰偪也秋月建午未申三陰用事而大旱陰不濟陽也陰陽反常魯之時事可知矣

冬叔孫豹如晉

按是時三家分魯國勢日傾齊之屢肆侵伐非止爲服晉故寔窺覘其衰弱欲乘危而翦滅之耳襄公不知內修德政以振積衰之勢乃欲乞憐于晉以禦誇詐强暴之齊是諱腹心之疾而徒假藥餌以療風寒也豈不愚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子華嗣是爲悼公

宋公伐陳

按鄬之會陳侯逃歸自是不復與諸侯會者十年晉楚報復相仍未暇圖陳今楚氛稍息鄭既來服許又請遷則陳當亦懷貳心于楚矣晉何不修文告以招諭其來乃因宋請伐而欲假手以服竊恐宋未能服陳而徒挑楚禍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按買衛卿也稷之子左傳載孫蒯田曹隧遭重丘人詬令帥師稱石買者衛剽德林父諱言逐獻公事故命卿爲將以蒯佐之君爲他事而伐曹云耳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按前年冬叔孫豹如晉未得晉庇而重受齊伐乃知人不足恃而修德自强當亟圖也桃防俱北鄙邑夫兵凶戰危故軍旅之事臣前君後或君行臣從靈公已在師而高厚復帥師致伐是主臣並將失制命從令之道矣是可以見厚用事之專而卒爲崔氏所殺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按華臣華元之子閱之弟也華氏世擅兵權自元卒而勢始衰于是公族之中有以素隙相傾者故七年樂轡弓梏華弱而弱反出奔以不容于樂氏耳況臣暴宗亂政于法應討自合左師以國恥之說衛沮其君則公族國人必不諧服于是國人逐瘈狗遂乘勢入其家而臣不能安其身矣然陳乃宋仇而奔焉是違適讐國也臣之心其可測乎

冬邾人伐我南鄙

按前年晉執邾子莒子不言歸國何復有此侵蓋執原出于苟假之意不歸京師以正王法而旋執旋釋不惟無所懲創反爲邾莒所覷故益恃齊蔑晉而肆無忌憚如此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按夷狄于天子世一見諸侯不得相通白狄去魯甚遠彼見中國無伯關防廢弛故潛入內地以窺覘虛實而魯之衰弱尤其所覬覦者此所以不遠數千里而來也春秋書此不惟危魯且

警中國爾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按伐曹由于孫蒯石買之帥師乃衛剽庇蒯之意且不執于曹人愬晉之日而執于衛使將命之時失刑甚矣傳云執孫蒯于純留而經不書蓋晉素黨林父未必執其子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季氏私考曰齊之伐魯自十五年伐北鄙始其志實在爭霸欲服魯以長驅中原耳魯所以久不報者齊方怙強勢不可敵欲俟晉圖大舉也

而靈公不悟方且恥視魯侯三年之中君歸臣出五伐四圍怒猶未巳而今年又以師伐暴亦甚矣安得不致十二國之同圍哉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按魯自僖文之世專意事齊其後背齊事晉而鞌之役魯實主之此齊所以不能無憾于魯者況晉文攘楚定伯齊實預有力焉而厲悼以來晉藉先人餘威以主盟中夏而齊以强國伯勝之裔竟望下風而不得一接殷勤聘問之歡故

靈公不肯親赴會盟結黨邾莒以數侵魯者此憤心也爲晉之計宜修文告申齊魯舊日之約使彼此捐忿修好同心戮力以爲擯楚之計此上策也不然而齊恃其富強不肯相下卽中分鼎足各睦其與國共立中國之藩籬以遥相應援楚犯晉則齊救犯齊則晉救此亦輔車相倚之勢未必非制楚一策豈不猶愈于諸侯交相見禮而成南北二伯者哉計不出此乃空中國之諸侯遠涉東海以圍其所必不可下之敵當是時無論楚子乘虛蠶食卽吳人亦熟知中國

情形者一旦出其不意以割據于東南秦人亦
逞其積怨而橫侵于西北强齊當其前吳秦制
其後十二諸侯不盡爲魚肉哉故三國按兵不
動而晉得與齊成實僥倖于萬一者也春秋書
同圍若曰不同擯楚乃同圍齊云耳說者乃謂
晉討得其罪與衆同欲豈不謬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

子滕嗣是爲武公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按楚自晉會蕭魚後不敢與晉爭鄭至此八年

今悼公既歿平公舉動輕率楚已生心且是時
晉方會諸侯圍齊故楚間鄭伯之出而伐之此
實憑陵諸夏之漸也幸而子庚量力而退師徒
凍死實天厭楚氛而庇中夏也不然中原空虛
何難蹂躪哉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按此即前年同圍齊之諸侯也因齊不服故爲
此盟以謀之其後衛伐晉侵更相爲害欲以服
齊計亦左矣祝柯齊邑

晉人執邾子

按左傳云以其伐我故似不盡然邾既從晉圍
齊同盟祝柯何以執必因齊不服疑邾漏泄機
事陰復從齊故執之以刼其歸地且泄怒齊之
忿耳實非專爲我故也

公至自伐齊

取邾田自漷水

杜元凱曰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
高平胡陸縣入泗蘇氏曰成二年晉人敗齊于
鞌使齊歸我汶陽之田書曰取汶陽田不言齊
田魯地也今以晉命取田于邾故曰取邾田非

魯地也高氏曰書田于至自伐齊之後明公獨
取之專罪公也自漷水者隨漷水以爲界著其
取之多也

季孫宿如晉

吳徵氏曰謝討齊且取邾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按林父以獻公在齊恐爲所納故乘圍齊之後
請伐于晉平公遣欒魴帥師從之經獨書林父
著其罪惡也或以此伐爲晉所使以荀偃不

舍之故非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按齊靈公背大虐小至立庶廢嫡尤爲反常故臨終之日瞍昧不明或疑太子光爲之然光後亦爲崔杼所弑豈天道好旋之理耶則皆靈公詒謀之不臧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王氏曰春秋之時侵伐四出或背殯帥師或冒喪伐人而士匄奉命出征既至齊地聞喪而還善矣劉氏曰公羊云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非也若兵未出境豈得擅還書至穀乃所以明境外得專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季氏私考曰孟獻子大學記其義利之言而孟子稱其忘家之友此誠魯之賢大夫而春秋中所僅見者也故雖與季孫行父同朝而不與同惡觀其始得預政卽請如京師而四卿並將蔑獨不與亦可見其特立之志矣其後莊子速僖子貜懿子何忌武伯彘皆能世其家法三家之中獨忠公室而南宮敬叔之賢又有以出於流俗者豈非蔑之遺教流風足以淑後哉但成六年蔑與僑如侵宋一事似非賢者所爲然宋人貳晉而晉命討之則亦當時諸侯事霸之常也所少者不能爲宋設解紛之策耳然蔑自襄公六年卽不經見豈尋以老疾在告而政皆委於叔季二孫歟考其所爲有不類者如三軍之作大抵非蔑意矣

齊殺其大夫高厚

按高厚高固之子無咎之舅崔氏之讐族也從君于昏固失守正之道然亦迫于君命不得已而爲牙傅實未嘗與廢嫡立庶之謀亦未見有爲傅無狀之罪崔杼既迎立莊公欲招權擅政故誅牙餘黨而殺之耳不去其大夫見殺無罪也而崔杼姦謀逆志胚胎于此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按公子嘉卽子孔傳載嘉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率國人殺之而分其室夫使嘉果隱盜召楚殺之誰曰不可然九年楚子囊伐鄭三卿欲從楚嘉獨持仗信待晉之議則已賢于諸卿矣況嘉以從

晉忤諸大夫當召晉師以去之胡乃召楚乎則純門之師未必嘉所召也又盜殺三卿爲其背晉堅從楚耳嘉既持待晉之議盜又何殺之若云知而不殺亦屬揣摩矣大抵嘉之爲人必剛愎自用忍于殺戮者觀子產焚書之勸則其專恣刻薄可知而國人危懼同列忌嫌于是羅織以隱盜召兵之罪而以國法致之死耳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大夫見其非必誅不赦之罪也

冬葬齊靈公

按齊靈素恃强暴侵伐我北鄙是敵仇也且諸

侯同圍尚未肯服而魯往送葬可謂交鄰有道矣其誠禮教信義之餘風乎

城西鄆

按鄆乃外城西鄆國都外城之西鄆城之者以城壞而備築耳若左傳以爲懼齊則魯之北境與齊接壤何不先城北鄆哉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按齊晉迭伯勢並强于中國故晉每以齊不同盟會爲慮今齊及晉平則兩强相睦矣魯恐齊修同圍之怨而晉不救援也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賦載馳之四章以感動叔向而向曰敢不承命則晉亦不能保齊之不侵魯矣故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城武城

按武城在費西北即子游爲宰處其地近莒齊之去魯尚遠莒素黨齊仇魯齊將有事莒必先之故城武城非但備齊亦以備莒觀明年春孟莊子即會莒人盟向可見矣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按莒爲齊黨魯懼齊故與莒會恐其挑齊以爲

難也仲孫速蔑之子是爲孟莊子夫蔑卒于前年八月至此纔六月速代父爲卿未練而從政是不能三年之喪矣故孔子稱莊子之孝獨取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爲難能蓋從俗短喪則其他孝行皆爲疎節惟任舊人行舊政則于所謂父沒觀行三年無改父道者殆庶幾焉而較之父死未幾紛更自便者爲不侔耳其褒中之惜乎

夏六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按齊靈無道久背中國盟會今莊公殺牙自立國勢人心揑扤未定故來與會盟而晉亦喜其來遂尊列于羣侯之上耳薛季宣以爲士匄聞喪還師修德來遠之驗恐未必然澶淵衛地春秋之例服異則書同盟此齊成而不書同者穆叔曰齊猶未也不可不懼殆謂此與或謂大隧巳盟則經未嘗書或謂仲孫速伐邾則盟在伐前俱屬附會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按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邾田報亦深矣況澶淵在彼何以伐爲且孟莊子父喪甫五月而會莒盟向又從晉伐邾可謂孝乎夫孔子乃稱其不改父政豈以三家之中獨忠公室而貢賦未嘗闕耶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按八年鄭執公子燮子囊伐鄭是敵仇也今楚既不能與晉爭鄭巳堅心服晉則燮之求從先君以事晉不惟免楚虐亦可釋鄭怨左氏乃云不與民同欲謬哉季氏私考不辨其謬但謂蔡燮必不欲從晉以與左傳相駁誤矣蓋蔡衆安于楚下燮欲以一人挽而之晉故犯衆怒而罹難耳履爲燮同母弟國人疑其同黨遂奔楚以明志而免禍何其卑哉故均蔡公子也一則稱國而存其官一則稱國而言奔楚褒貶之義嚴矣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按陳蔡同事一體之國蔡燮既欲從晉計必與陳黄通謀而陳人之不欲亦必猶之蔡人也虎寅專國遂愬諸楚而楚以爲討若奔晉必爲二

慶執以歸楚不自速其斃乎故奔楚亦猶履之奔也陳侯不庇其弟公子黄不擇所奔春秋蓋兩罪之也

叔老如齊

按魯素畏齊強澶淵未盟之前則會葬以通誠盟莒以結黨懼偪也既盟之後而仲孫速乃有邾之役是伐其與國而背盟好矣故又卿聘以解之何不憚煩哉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汪克寬氏曰魯自蕭魚以後連歲與强齊邾莒交兵是以不遑朝聘往來之事雖向戍來聘而亦未之報也今始平於齊遂交鄰國以尋舊好耳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按十九年季孫宿如晉吳澂氏云謝討齊且取邾田矣今左傳又云然非也蓋邾本齊黨晉人爲魯而執之于前澶淵既盟仲孫速復伐之于後于是魯哀公恐齊釋晉怨而嫁怒于魯故親至晉以求庇耳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王氏經世曰昔莒僕以寶玉來奔季文子使出諸竟今宿乃自受庶其之奔蓋納莒僕者宣公也故行父假公義以匡君而實陰以攬權焉今已作三軍分公室則納叛人與其邑皆季氏之私有故不復顧前日之言矣自是莒牟夷邾黑肱接踵而至曲阜之地遂爲盜藪然皆非公意也

按季孫宿三分公室身爲盜臣故庶其來奔不惟利其二邑而以盜納盜實庇護其黨類耳至于君之姑姊而擅以妻盜臣壞常亂紀羞國辱君罪可勝誅哉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季氏私考曰欒盈者書之孫黶之子晉卿也欒在晉專執政權嘗殲趙宗害郤氏而厲公見弒於國人實書所主書雖尋歿而黶之汰虐已爲同列所忌矣第悼公寬厚坦懷故得免於禍耳及平公時趙武用事盈爲公族大夫不相能于范鞅而盈好施得士尤其君之所易疑也故州

賔一謗而遂無所容矣凡此皆欒書專權怙勢之所致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楚晉之讐盈之奔楚實欲因楚力以復國耳此無君之心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家鉉翁氏曰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云朔相遇而道有表裏若月光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光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自漢以來曆家每以百七十有三日爲一交會未有頻月交會者而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

食漢高祖即位之三年十月十一月頻食以後
至今千有餘年未有頻月頻食者故知天度有
時而變其常茲所以為異也
曹伯來朝
按此曹武公勝也汪氏責其三年喪畢不朝京
師而朝宗國為非禮不知周室微弱徒寄空名
諸侯但知有伯主魯與晉睦故朝于魯將附大
國以通于晉耳豈得已哉 八年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
商任

按晉自悼公時六卿和睦修政息民故楚不敢
與抗平公嗣立威勢已衰而欒盈以私逆之冑
懷恨奔楚計必挑楚抗晉以報范鞅之仇晉實
有遺患之慮又恐其洩漏國機于諸侯以啓畔
盟之釁故為此會一以預防荊楚一以彌縫諸
侯耳自左氏有錮欒氏之言說者遂謂盈必徧
歷諸國以求入故晉預約諸侯使皆勿容以杜
其還是堅其服楚之心而報晉之無已也又焉
知諸侯必聽晉而弗納乎蓋所謂錮者拘禁之
使不得入楚又不得歸晉非勿容之謂此晉之

失討也　公羊傳十一月庚子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此叔肸之孫聲伯之子其子弓嗣為大夫是為
子敬叔子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按晉平公自度才智威力不及其父諸侯畏晉
亦不及悼公之時況齊之强大同盟未久尤其

所深慮者今聞欒盈去楚適齊故復為此會以
堅盟約以杜奸萌雖會十國之君意實專在于
齊莊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按追舒字子南莊王子也時為令尹左氏載子
南寵觀起之事康王告其子棄疾而殺之于朝
非也大抵楚自晉會蕭魚後不敢與晉爭衡者
十二年其覬釁圖復之志未嘗一日忘也近欒
懷子出奔楚晉且慮其挑楚啓釁為中國患故

會商任沙隨以豫防之子南當國乃任盈去楚
適齊自失一黨助此楚康王之所深悔莫追而
借觀起之事以置之法也觀其告棄疾之言曰
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專爲此耳不然寵臣多
馬雖非令尹所宜亦何關于國家大故而遽殺
一貴卿哉審是則殺之當罪矣何以不去其大
夫公子見楚欲亟圖中國法不貸于貴戚重臣
慮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朔日有食之

三月巳巳杞伯匄卒

弟益姑嗣是爲文公

夏邾畀我來奔

按畀我邾大夫名見逐出奔未必是庶其之黨
但魯既受庶其二邑則人視爲逋逃淵藪矣此
畀我亦來奔也然是冬臧孫紇出奔邾亦受之
出爾反爾又何尤焉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按公子黃本與蔡燮同謀從晉因二慶愬楚楚
將討遂奔楚反誣二慶陳侯如晉必且實弟之
言故楚信而來召至慶樂見殺則兩人自度不
免遂以陳叛矣于是陳侯藉屈建之圍殺虎寅
以滅其口是始旣不能正國法以庇其弟終又
藉夷狄以殺其臣在二慶雖不爲無罪實皆陳
侯激成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穀梁以
爲罪累上是已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按蔡公子履不歸者彼原不與燮同謀故不辨
而安于楚陳公子黃得歸者以反覆誣辨詒楚
而藉其力以歸也不然黃固自陷虎口而陳侯

亦且受累矣書曰自楚歸于陳危之也幸之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按晉錮欒盈者謂遇盈至國即禁錮之使不他
適勿令適楚以啓釁勿令入晉以生亂耳齊素
欲圖晉知晉女吳侄媵之際遂僞媵以歸父而
藩載盈及其士入晉使先發難而徐以師乘之
此秋卽有伐晉之役計亦狡矣曲沃卽桓叔所
封雄鎮也而與欒氏爲私邑晉之先大誤矣盈
于藩中潛入曲沃晉人不知後帥甲晝入絳敗
歸入曲沃晉人以其狀告故先書復入于晉後

言入于曲沃也夫盈本弒逆之胄深讐范氏必欲一報又爲强齊所納其稱兵入絳豈止報范意在傾晉也幸天厭欒氏故樂王鮒爲宣子畫奉君走固宫及魏氏可强取之策卒之范鞅迎舒宣子授賂則魏氏受困而盈失其所恃敗入曲沃晉亦有天幸哉不然利權雖在宣子鬧難而懼亦安能爲緩急乎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按齊本欲伐晉觀晏子告欒盈之言可見此先伐衛者欲出其不意且使欒盈得從容爲內應計不意盈已敗歸曲沃晉亦有備故無功而還左傳所載齊取朝歌入孟門登大行封少水之事未必實也畔盟納叛拒諫逞兵齊莊真無道哉然觀崔武子君于何有之言則踰墻之禍胚胎于此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按雍榆在朝歌東朝歌又在衛東去晉甚遠師何以次焉傳稱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再觀外傳記子服惠伯之言則穆叔非無功于晉也蓋兩人畏縮避其前鋒待齊師去而躡之者耳

己卯仲孫速卒

按此孟莊子也幼子羯奪其兄秩而嗣立是爲孟孝伯夫魯自仲遂殺適立庶公室於是乎失政魯卿自季孫宿以私意廢長立幼於是家臣效尤孟氏之豐點廢秩立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而立舍皆託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微矣作俑之禍其流弊可勝言哉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按臧孫紇以智名然廢嫡立庶悖道拂經卽愚者猶知其不可紇乃身任爲之其心豈止納交于宿亦欲自飾其奪貫爲之罪耳卒之公鉏怨毒孟氏作難卽季孫且不以爲功于是斬關奔邾甘陷畔亂美疢藥石之喩痛悔無及焉得智及其自邾如防據邑以請不過欲立已之後非爲宣叔也然要君之罪聖斷不爲末減而魯人亦洞燭其肺肝竟立臧爲不遂所願則又棄防奔齊逋逃竄匿不能自立于天地間矣智者固如是乎

晉人殺欒盈

按盈之入晉王不由君况既入曲沃則專祿阻兵無人臣禮故韓趙荀范之族卽羣聚而攻之國亂無政衆人乘勝共殺非以國法治也故稱人殺欒盈不稱大夫齊履謙氏所謂討賊之辭晉欒盈鄭良霄是也

齊侯襲莒

按莒素爲齊黨因十八年同諸侯圍齊故因伐晉還而襲之夫用兵當聲言彼罪執詞以伐若輕行而掩其不備是賊盜之爲也故春秋獨書襲以罪之然以千乘之齊帥三軍之衆而身傷

臣獲貽羞小國以是知齊莊之不能爲君矣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按晉有欒盈之亂齊國之師故遣穆叔通問并致次雍榆之故杜元凱以爲賀克欒盈非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按羯奪秩位懼伯主討罪故因穆叔師次雍榆無功于晉遂帥師侵齊見己才以說伯心意必公鉏教之者乎

夏楚子伐吳

按十四年晉會吳于向專爲伐秦之故然自蕭魚會後楚已不敢與晉爭衡故中國不與吳會者十年則楚無晉規于是釋鄭而圖吳蓋自諸樊卽位以來兩見伐矣此見楚窺中國之漸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旣

齊崔杼帥師伐莒

按莒素服于齊無罪可討齊莊晉還掩襲已非信義况旣懼而行成矣杼又何以伐爲蓋杼畜無君之志欲立威以脅主故因有莊公傷股杞梁見獲之羞遂帥師以伐之蓋張己之威以翹

君之過也觀其言曰君于何有則弒逆之萌豈待踰墻之禍而後見哉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按七月日食大水八月又食此陰氣盛而陽氣將絕也自是之後六君被弒楚子主盟滅舒鳩滅陳蔡伐吳討慶封中國勢權悉歸夷狄矣天象預見可畏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按前齊莊伐晉崔杼諫而弗聽其言曰羣臣若

急君於何有蓋欲弑君說晉以免難也今晉[illegible]
十二諸侯將以伐齊則齊國君臣之急可知矣
意是時杼必遣人陰致晉侯故師止于夷儀而
不進非以水而不克也明年夏晉方復會諸侯
而杼已先期弑光則密約之情昭然可見矣不
然弑逆大惡也晉侯盟主也何竟受賂而不討
耶季氏私考以剽儀之會本甯喜欲納獻公夫
是時衎尚在齊齊晉方不睦豈肯讓晉以納衛
侯之功而兩强虎視喜亦焉能居閒以成其計
哉緣夷儀衛地諸侯方會于此而衛獻隨入故

季氏遂附會成其說耳實不相蒙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按自蕭魚會後楚不敢與晉爭鄭心未嘗一日
忘也今齊晉交兵如兩虎鬭穴楚人欲收卞莊
之利遂乘閒伐鄭使晉來救鄭則與齊爲掎角
晉專攻齊則邀擊其疲憊豈非窺中國之勝筭
乎傳云伐鄭以救齊非也齊[illegible]今兩伯爭
衡至使夷狄救援中國之羞也闕[illegible]而聖人
何畧而不書耶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按左氏以爲討慶氏之黨則二慶之殺楚實主
之宜咎不應復奔楚意是時陳侯從楚子伐鄭
公子黃監國復謀從晉國無專主人懷洶洶故
咎奔楚以愬黃耶不然則必以他事奔者也

叔孫豹如京師

按自宣公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後五十年來始
有此聘媚于天子故聖人喜而書之然魯之聘
周又止于此則喜之中實有憾焉耳

大饑

按穀梁云五穀不升爲大饑又謂之大侵是時
公室之民盡歸私家魯君特孤立于上耳天災
流行民亦何辜詩云不自爲政卒勞百姓襄公
之謂矣

春秋翼附卷之十五終

春秋翼附卷之十六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黄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襄公下

二十有五年春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按左氏云以報孝伯之師非也崔杼無是心也孟公綽知之矣蓋杼既欲弑君悦晉前夷儀之會必先密約故假意伐魯以示爲國効力之忠于是設謀誘弑見罪在莊公而于已無預云耳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按齊靈公以會盟之事專屬太子光縱其出入不爲檢制驕奢淫佚所自來矣既嗣君位遂恃才傲下陵大虐小與國離心羣臣側目崔杼之言曰君于何有自此言一出易所謂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君幾事不密則害成斯之謂矣杼能不先爲之圖乎故欲弑光以悦晉而不獲間遂設棠姜之事以爲誘傳云遂取之莊公通焉機械成矣饗莒北郭崔子稱疾陷穽成矣三請不許二命不知干掫之討何巧乎崔杼姦回弑逆陷君不義罪不容誅莊公淫邪失道身被慘戮孽由已作靈公貽謀不善社稷幾危亦豈得無罪乎至于晏子之言甚不執于道王氏辨其爲鄙夫附益非也蓋靈公暴虐崇怨莊公姦淫殺身齊之國脉不絶如綫耳晏子量景公才足以有爲自量其身可以爲輔故佯爲不必死亡之説以免崔杼之難卒之君臣相悦伯業再振功烈表于東海聲稱被于來兹皆其力也豈若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溝瀆而莫知者耶故藉口于嬰言以爲脱難計者固非臣子之道而以其言爲鄙夫附益者亦未深知晏子之心者

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按此因前會既以崔杼密約還師逾年未見如約故復有此會而杼已先期行弑矣故受隰鉏之成慶封之賂遽爾旋師若聞喪而不進耳是心乎成惡而與亂賊同情也故上書崔杼弑君下書晉會夷儀所以深著晉與諸侯之罪也季氏私考因傳載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之事于下遂以此會亦謀納獻公誤矣蓋晉平因受

杅賂不討其罪故假以納衛侯爲功見非無政事耳豈其本謀哉況崔杅止㡀求地則顯然特晉爲援恬不以弑逆爲意此聖人所深惡也故削而不書爾亦何必强執之哉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按子展本欲從晉今見楚氛稍息遂倚晉以爲安不知晉釋楚圖齊已爲失策豈能終庇鄭則入陳之役適所以激楚怒而釀後患耳但是時子產當國何不輔其君以講信修睦乃帥車七百乘同舍之宵突陳城耶蓋子產子國之子于

舍之爲父輩不能阻其行故相從以入使不至蹂躪陵轢之害此則子產所斡旋耳故春秋不書子產而專著其罪于舍之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王氏經世曰書同者見崔杅弑君之賊與焉春秋之微辭也

公至自會

按魯方與晉睦襄公能佐平公討崔杅之逆謀置齊君則豈惟俾益齊邦亦輔王室三家當亦怵惶懼焉于魯亦大有造矣乃袖手旁觀晉之受賂繕賦而往無事而歸愚哉

衛侯入于夷儀

按獻公君道雖或有虧然爲林父所逐則義猶未絶故聖人亦不絶其位而稱衛侯不然臣子逐君伯王既不能討以定其位聖人又絶其位而直書其名則亂臣之權不惟肆行于當時且得籍制于後世矣季氏私考以此衛侯爲剽而非衎夫春秋之例出外復歸則書入稱兵衛突則書入夷儀本衛地剽所自有何以稱入況衎在齊正剽所忌從晉伐齊恨不得乘勢剪除以

絶復入之端今諸侯受賂各歸剽亦必歸國以據根本杜奸萌乃獨遷延留滯于夷儀之地耶故此例正與鄭突入櫟事同後書復歸于衛者乃還國都以復位之辭也書法昭然何必生疑强辨哉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按屈建屈到之子子木也薳子馮卒代爲令尹羣舒本楚屬國因前年吳人召舒鳩舒鳩叛楚楚子欲伐之以薳子之言而止今建代馮當國遂滅之恐其導吳伐楚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按子產當國不務修德睦隣而日與陳搆難宵突陳城已爲不義況夷狄之功則有獻捷兄弟之國止告成事身爲執政戎服將事不亦大奸先王之典乎且獻捷未幾子西復出何窮兵黷武也此子產聽政之疵孟軻氏所以譏其不知爲政與或者乃以此爲謀國自强之術謬矣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按諸樊威勢已減于壽夢之時故兩見伐于楚巢服楚小國在羣舒東遏本欲伐楚以報舟師之役乃恃其彊勇先事侵巢竟不出牛臣所料而以親門射殪此固遏之輕敵致然實天之所以資楚而使之復振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按衎入夷儀則書曰衛侯甯喜弒剽則書曰其君此是則彼非衛國乃有兩主耶蓋衎爲林父所逐人心尚繫位望未絕故入稱侯不然是與林父以逐君之權矣剽雖非正臣民共主盟會久列故弒稱君不然是與甯喜以弒君之權矣扶綱常正明分兩不相蒙總歸于道非聖人孰能定其衡哉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按林父專權逐主及獻公反正之日又據邑以叛視衛國如已有視故主若寇讐其勢有必不相容者其罪可勝誅哉但戚本林父私邑何以言入意是時林父聞甯喜之亂必往赴救見事已無及旋即歸邑恐邑人畏懼甯喜歸順獻公未必相容遂逞兇以入故書入書叛深著其姦雄跋扈之罪狀也左氏乃止以專祿周旋爲罪杜元凱又謂林父事剽而衎入義可以退豈不誤哉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按衛獻之罪原不至于可廢則位義未絕于人心今反國踐祚無論其所因之正與否所言之當與否而位號復明綱常復正實天地間一大關係也故繫名于衛侯之下以昭示天下萬世使知君臣無終絕之理耳或者曰衛獻公不知改革季氏私考以衛獻屈于臣下故書名亦淺之乎窺聖人之旨者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按晉素庇林父一旦甯喜作難奔戚以叛又爲衛人所侵殺晉戍三百于是晉平欲爲黨助解釋其罪度不與諸侯同事難以一衆聽而魯爲望國與衛最親必得魯爲盟主乃足示信然事涉黨逆又難顯以告人于是遣中行穆子行聘致襄公報謝因假公以濟私耳左氏直以爲召公恐未必然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按澶淵衛地近戚當是魯適晉所經之地林父始逐獻公今又據邑以叛悖常亂紀乎公雖欲庇之亦有難與諸侯言者意必遣趙武約鄭宋曹三國之人先至澶淵襄公以謝聘經歷其地遂逆爲會主于是致乎公將有事于衛之命而襄公柔懦不振惟晉是聽則傳所謂疆戚田取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者能保其必無乎蓋晉平公不欲目黨逆之罪故籠絡襄公假手以爲之又恐多諸侯不無異同故皆會其大夫而止于三國此晉之狡詐也先儒謂諸侯鄙晉平黨逆故皆不至及宋向戌後至稱人趙武稱人尊公之說或非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按先儒皆云與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義同竊謂春秋書法雖同而事體不類宋平之昏愚殘忍尤甚于晉獻者夫驪姬之譖申生其爲謀也久其爲計也巧獻公溺于驪姬固不能不聽而事涉曖昧申生亦難措辯故縊死新城然當時獻公亦止殺其傳尚不召太子亦謂其事或出于輔道者之謀耳藉令申生辭辯知其不自白乎今痤之與佐未聞有睚眦之仇也棄之于痤亦未聞有一言之譖也秖向戌畏痤之狠欲謀廢立未得其間適楚客過宋知爲世子交遂詒世子爲野享之請又使惠牆伊戾請從以爲告變之地然平公既知伊戾世子所忌而又遣之是授以行譖之資也及牲書告亂又不令大臣往視而使左右近習誰非黨于伊戾者乎夫郊享人民叢聚之所歃盟耳目見聞所屬卽有亂萌豈無可蹤跡者何不令一再勘而遽囚世子哉觀世子佐也能免我之言可見其和于兄弟矣豈其能諧順于異母之弟寧忍懷逆于生我之父耶卒之左師聒語使召過期而世子不免矣

以此而較申生之事同耶異耶吾故曰宋平之昏愚殘忍尤甚于晉獻者此也

晉人執衛甯喜

按左傳于六月會澶淵後云于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經書執衛甯喜于秋宋殺世子之後意晉平囑託趙武必要獻公出會併執甯喜而衛獻君臣恐懼疑畏遷延不出直至于秋始會而執之耶然獻公之復國晉人亦不得以爲非其執甯喜特以弑剽耳但剽不可弑則衎亦不可逐喜當執則林父焉得獨免此平公

之所以忸怩掣肘愚襄公爲會主代執之以塞責者也故隨執隨釋不以歸晉而傳所稱使女齊以先歸又云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者皆誤也不然執衛侯比執甯喜其事尤重而經不書有是理哉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按許受鄭侵侮雖甚荼毒然鄭猶中夏同盟之國與其終事夷狄孰若和鄭以從晉乎乃不勝仇怨請楚伐鄭至有師不興孤不歸之誓卒之楚未必能大創于鄭而八月之卒竟不自食其言可哀哉子蓋嗣是爲悼公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按蕭魚而後楚不敢與晉抗雖嘗伐鄭諸侯猶知救援故不能得志於鄭是時晉平昏庸大夫專恣霸業已怠楚是以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爲陵駕之舉也鄭雖未服於楚明年晉楚爲成而中國諸侯皆朝楚矣華夷盛衰消長之勢如此經世者可不慎哉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按慶封出聘說者謂晏嬰初輔景公未能大有所爲先勸其君息爭修睦以安崔慶之心不知實離崔慶之黨也蓋崔慶同惡聲勢相倚而杼尤專政柄欲亡崔當先間慶于是謀之于崔遣封聘魯一處一出則慶必懷嫉杼之心而後可行吾間比其反也崔氏適有廢成立明之釁成彊有殺無咎東郭之討慶遂不沮而謀于嬰嬰曰崔之薄慶之厚則慶封滅崔之志已決由是爲杼討亂授甲盧蒲一鼓而崔氏盡殲已當國柄矣然封荒淫嗜酒剛愎寡謀又爲嬰所愚弄

反癸何以作難而封卽出奔此必平仲之密謀
也不然嬰伐崔而國人助之癸伐慶而陳鮑助
之不有所恃其能然乎乘亂去奸不勞巳力期
年之內二族皆亡蓋至此而後知不必死亡之
說與枕尸三踊之心蓋有待而爲之者也君子
之所爲豈衆人所能識哉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
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按是時晉楚爭衡諸侯奔命人人厭兵矣向戌
因迎合輿情爲弭兵之說故小國賓從齊秦交

許然此特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撥亂反正之急
務强內弱外之永圖不惟向戌不知卽以趙武
韓起陳須無羊舌肸諸賢亦不知也卽後世學
士先生尚論當時之事者亦不過曰宋之盟中
國不出夷狄不入百姓免于兵革者十餘年耳
又不過曰于溴梁而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夷
夏之防南北二伯天下大變巳耳何嘗設身處
地爲當時畫一善策哉夫弭兵之計乃中國諸
侯之同心實非楚人之心也觀衷甲爭先及子
木請晉楚之從交相見實欲陵駕晉伯盡得諸

侯耳楚豈肯安于無事者哉故爲晉計者政不
必于一國體統間爭勝負但當諭以大義曰自
晉楚搆難列國困于兵輿是以久闕朝貢置周
天子如贅旒實我兩國之罪今幸天啓其衷弭
兵息戰小大之國各得寧謐自今以後晉帥東
方諸侯若魯宋曹衛之國楚帥南方諸侯若鄭
蔡陳許之國各修朝貢以夾輔王室有奸盟者
天下共伐之此所謂撥亂反正之急務可以合
諸侯可以正名分上策也又不然則當告曰諸
侯閒于王事則相朝玉帛來同拜天子誰敢當

之雖先君文公及齊桓公皆未曾有今楚欲通
兩君之好毋亦二三友邦從楚從晉各守封疆
以修職貢閒歲行聘問之禮以聯晉楚之交安
疆息民于是焉在惟大國圖之楚從其計于是
伏信義以固邦交薄賦斂以厚邦本時訓練以
詰戎兵數年之內徐爲圖荆楚計此所謂强內
弱外之永圖可以尊周室可以繼桓文中策也
若趙武所謂楚能使秦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
請于齊之說是彼此相挾勝負相持不惟不能
和楚且以中撓之權與齊秦又樹一敵也不示

弱于楚哉于是楚康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斯言一墮而中國事去矣卒之諸侯南向楚遂主盟桓文數十年攘夷匡夏之業敗之一朝豈惟趙武之愚而僨事抑亦中華氣運之不可反哉觀世變者不能不爲之歎息

衛殺其大夫甯喜

按衛獻之出無甚罪狀其歸則大有辭于君道蓋喜之復辟既受父囑獻公只宜諭之以大義動之以公情喜既欲蓋父之愆必欲結君之意亦何辭之有乃不勝欲速而許以政由甯氏夫政者人主之操柄也豈可假人卽一時失言歸國之後苟能翻然改悟以政權自攬善馭甯喜假以凡德喜亦豈敢貳心自罹罪辟乃深以得歸爲幸盡挈而授之是導之以專也患之亦曉矣且甯氏與孫氏一逐一復勢如水火兩不並立喜豈不思托君自庇故其所謂專者意亦反林父所爲而更張太驟震主駭衆者或有之未必睥睨神器與君爲仇也彼公孫免餘必係林父之黨遂乘隙請殺之公雖以前言自礙竟弗顧矣是佯爲不知而假手免餘也逐已者舍復

已者誅恩仇不明信義不立尚焉得爲君哉春秋以國殺而稱大夫專罪衎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王氏經世曰書弟罪衛侯也書鱄出奔於殺大夫甯喜之後見鱄爲甯喜出奔亦以罪鱄也衛侯無君兄之道殺喜不以其罪使鱄至于出奔其罪鱄柰何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已雖急納其兄不思剽既立矣爲復之道欲兩得而無害則何地以寘剽甯喜不顧盟而顧得子鮮之一言重其義也欲堅其意豈無君臣之大義可指陳以感動而乃從獻公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云乎此信之不義言之必不可復者也而子鮮爲之殺甯喜者固政由甯氏之一言也夫言必信行必果而不唯義之所在未有不至於賊者也重於失信而不知兄弟之恩之尤重也不忍負甯氏而不知君之尤不忍離也爲子鮮者初決於出以感悟獻公可也公再三止之則可止矣夫亦念國之無人公之無恒也而與大叔儀竭力以輔之勸公以立甯氏之後則亦無負於喜矣乃決於自絕止使者而盟于河終身不向

衛國而坐不巳甚乎魯宣公弑立公弟叔肸非之而不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於春秋知肸之所以取貴於春秋則知鱄之去未合於春秋矣然穀梁以爲與人之臣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則亦過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按會以盟爲重夏雖巳會于宋而晉楚之事未有成議故未盟令晉示弱于楚交相見則許之

爭長則讓之楚得勝弃晉求卒事遂相與盟故夏書會秋書盟一事而兩時也豹不氏前見也而左氏以爲違命故不書族夫視邾滕乃季氏恐公室不能供賦必徵及三家故假爲此令焉得云違命而去其族乎諸侯之大夫者傷之也蓋此盟一定則中夏諸侯皆將南面朝楚華夷例置名分蕩然擅盟者大夫而受辱者諸侯也聖人蓋重傷之穀梁乃以是爲恭不亦異哉獨公羊云殆諸侯似有所受但訓以爲衛石惡在是夫惡名也非行也即一人之惡諸侯何以殆乎至于楚人衷甲說者以爲欲刼盟王氏經世以爲示强嚇晉皆非也楚自蕭魚會後亦甚懼晉况此時在會諸侯無論本從晉者即陳鄭蔡許原是中夏同盟之國故楚人疑畏而防不虞在晉人見之則不勝恐懼遂一一不敢與較而甘受盟耳夫孔子相夾谷之會所以折齊侯却萊夷者雖大聖人作爲不可槩責于人然文事武備當事者不當預爲之計乎吾不意趙武叔向一時稱賢大夫而臨事倉惶失措一至此也然則晉之失伯豈特平公之罪哉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按周之春是建子丑寅之月重陰在外微陽漸長使陰能固閉則陽得藏畜而不驟發所以凝結成冰無冰者陰不外固陽氣疏洩故溫燠而無冰也是時三家僭竊盤固于內襄公昏庸孤立日以會盟之事奔走應酬于外豈其徵應如此耶梓愼以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爲蛇乘龍宋鄭必饑蓋以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斗牛七星在北爲玄武龜蛇象角亢

七星在東爲蒼龍象歲星木屬角今失次出虛危下故曰蛇乘龍而角亢氐爲兖鄭之分野心尾箕爲豫宋之分野故曰宋鄭饑夫東方青龍木北方玄武水歲在玄枵雖云失次然于歸母卿不可以言乘水能生木何反占爲饑且九州分野各有所屬特主方向而言五行之利在在有之豈以木星專主宋鄭耶此術家之曲說也觀此年經傳不言宋鄭饑則梓愼之言不驗矣況于春無氷之義絶無可解處

夏衛石惡出奔晉

按左氏以爲討甯氏之黨非也夫甯喜雖專未嘗樹叛逆之黨況石氏亦不聞與喜深交焉得爲甯黨而獲罪見逐乎竊意甯喜弒剽定獻公之羽翼而林父之仇敵也林父豈能忘情于獻公者哉今甯喜以無罪見殺則獻公失其羽翼而林父得逞矣公亦必深自悔之而惡父石買魯以重丘人詢孫蒯之故而伐曹則惡乃孫黨而非甯黨也今在朝用事宗强衆附獻公豈能晏然無所疑畏乎故逼之出奔寔所以剪林父之黨也晉素庇林父故惡奔晉

邾子來朝

按邾自元年來朝後素黨齊伐魯十九年晉執其君魯取其田則國益微弱乃不以爲怨而來朝者何蓋自盟宋之後晉楚之從交相朝見則邾以小國供兩大國之賦必不能堪而齊以强自恃未必誠服于楚且多誇詐邾不敢相托故來朝魯者欲附魯以通楚也不然事晉事楚惟恐不給何暇事魯哉

秋八月大雩

按春無氷者陰不固閉陽氣發洩也秋大雩者

陰不從陽雨澤不降也皆三家縱肆而襄公孤立之應也

仲孫羯如晉

季氏私考曰羯之如晉本事晉也公將如楚故羯先如晉左氏以爲告將如楚非也蓋宋之盟晉楚之從已交相見由是魯於晉楚遂兩事焉當時晉弱楚强故臣如晉而君如楚耳若告晉以公將如楚而後往則豈晉人之所欲哉此不近於人情矣書此以見趙武爲政威不足以重於諸侯也

冬齊慶封來奔

按慶封之奔由盧蒲嫳反盧蒲癸王何以釀成其見逐之端此實晏平仲陰與有謀者而王氏輯傳云莊公之弒幸臣與死者十人今為之討賊者亦幸臣為卿大夫之恥此不覈當時事蹟之實而未察乎平仲之隱忠也其謂兵之弭必各守其度無為不順則爭端自絕魯為望國首納齊之凶人何以示諸侯則論之確者也然晉嘗納林父之奔受崔杼之賂襄公其有所倣而行之者乎故春秋書崔杼弒其君光諸侯同盟

于重丘齊慶封來奔楚子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其義昭如日星矣

十有一月公如楚

按宋之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然左氏載魯宋鄭如楚而如晉者止于蔡侯且陳許亦同如楚而不如晉則晉之不勍于楚可見矣經不書蔡侯如晉者同盟朝于伯國常禮不足以為榮也削四國而不書者不忍中國之同執而朝楚也獨書公者傷望國之輕身以為諸侯倡也卒之親禭送葬唯唯奉命覲在楚之書聖人之心不滋戚乎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泄心崩子貴嗣是為景王

乙未楚子昭卒

按楚康王昭卒子熊麇嗣是為郟敖夫天王崩于甲寅至乙未四十有二日矣公在途聞計而不奔喪楚子既卒則途中畏縮而不敢還魯之臣一則曰我楚國之為一則曰遠圖者忠畏楚國如狼虎視天王如弁髦甲寅乙未以日而書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按襄公箝制于三桓毫不得有為于國今又羈身夷楚旅瑣無依春秋書此于歲首悲之也亦譏之也左氏載公親禭之事夫禭所以依尸禮死而襲襲者浴也襲後小斂大斂乃殯楚康之卒公尚在途至楚則殯已久矣既殯而使公親禭其說似誤恐只是留公送葬耳

夏五月公至自楚

按書至者危而喜之也左氏載季武子取卞之事經何以不書是時三桓僭竊襄公特寄空名

于魯蓋有國而無國矣季孫宿罪惡滔天書之則不可勝書如人罪應於死斷案已定則其餘雜犯科條皆畧之耳豈聖人末减之哉

庚午衛侯衎卒

子惡嗣是爲襄公

閽弑吳子餘祭

按閽門者也刑人也禮刑人不在君側吳子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然越俘以刑餘之人而報千乘之主其處心積慮已非一日既復已仇亦洒國恥何其壯哉豈有勇知方之士而混迹于

行閽者乎　餘祭弑弟夷末嗣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季氏私考曰左氏云晉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竊意晉德方衰人心已散雖以義驅之猶恐不集若欲戍毋家妄興大役則不惟諸侯不聽雖其羣臣亦必有辭矣蓋杞在雍丘即今開封府杞縣也其地東近於宋西近於鄭西南近於陳許今陳許以南既皆服楚而宋鄭之地則楚之所爭也杞在二國之間足以通往來之路苟爲楚得則南連陳許楚可以長驅北方矣故杞之城本爲中國計或者念毋私情亦屬其間耳然晉平公不能修德睦隣攘夷安夏使楚人畏懼不敢北轢而區區以城杞爲務抑末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按魯素謹于事晉晉人報禮亦未數數也前年公如楚仲孫羯如晉本重楚而輕晉而士鞅即來加聘恐魯之事楚專且密耳左氏載公享獻子公臣不足三耦之說而聖人不書以著三家

之罪與不書取卞同義鞅匄之子

杞子來盟

按魯杞相距爲遠春秋初杞常事魯魯實未嘗侵奪其地左氏載晉使司馬女叔侯治杞田事非也此盟必以謝城爲由而欲附于魯耳蓋是時中國諸侯皆已南向事楚杞伯不能安處而國小力薄難于供賦近見襄公留楚七月事楚必專楚必睦于魯可相依附故來盟者爲通楚也

吳子使札來聘

王氏經世曰有太王之父季歷之弟文王之子則泰伯當讓季歷當受此所謂聖達節也若季札則亦當守節耳壽夢之欲立季札與諸樊之舍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蓋聞其先太王泰伯之事慕而欲効之者而不知其時義之非宜徒啓後日之爭也不見宋宣公之事乎假令夷眛死季子不度而即之吳國其靖乎僚與光何人哉僚固不憚於襲光固不憚於弒徒以季子之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二子故二子佯讓之以爲名而內不失其有國之實豈誠心

死於先君之命而季子之立則無辭者耶以後日之利害既如此以今日之事理則立長正也立少非正也壽夢過中而反謂季子不成父之非正爲過中古今有幾太王乎立子正也傳弟非正也諸君之輕死爲勇飲食必祝爲過中而反謂季子不成兄之非正爲過中古今有幾季歷乎穆公問於子思曰昔文王舍嫡而立其次是何法也子思曰文王舍嫡立次權也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知聖人不以權教則知春秋不貶季矣且春秋褒貶各當其事札辭國乃後日事而逆於來聘貶之史家有是法乎

按季札讓國之事古今傳爲美談自胡康侯倡爲辭國生亂之說諸家遂同聲附和貶之不遺餘力不究當時事迹之實而隨人口吻排詆前賢可乎夫壽夢四子札最次當夢在時札年甚少君國子民之道未見一班何得便以爲賢而欲立之耶且壽夢英敏有爲方與楚抗乃遽爲廢嫡立少之舉以啓後世爭端必不然矣況諸樊輕而勇豈肯讓國與弱弟而爲兄弟迭君以

次及札之言者乎即或有之亦爲能保餘祭夷末必如約乎大抵諸樊卒于門之日公子光尚幼羣臣見國家多難議立長君故以餘祭嗣位及祭又爲閽人所殺則國亂無已危疑難定遂援餘祭故事傳位夷末及夷末卒則次宜及于札于是國人共欲立之而延陵之逃意在于此矣若聘魯之時餘祭未弒夷末未立焉得逆料季札辭國僚光篡弒之事而預以生亂削其公子之稱耶若謂追論其失而削之又非春秋編年紀事之道矣何以服當時而信後世耶況僚

嗣父位君國子民者十二年札亦久居臣位在僚左右故光之弒僚必遲遲于十二年之後札聘上國之時則擁衛之功札實有焉而事僚且終身矣傳所稱強立固避之狀何足據哉不然旣已辭國而又徘徊于危疑可畏弒逆相仍之朝可謂知乎或又議其歸不討賊是又不通時勢者也且無論光爲諸樊子宜立彼時遏卒于門矣祭弒于閽矣僚弒于諸矣使札必于討賊則光且應無赦太伯相傳之業將屬之他人乎抑札自受之乎此其不討光之隱衷而人未之

諒也說者又泥左氏通嗣君之說謂是夷末所使夫吳魯相去千有餘里書來聘在夏計其遣使出疆時當在五月餘祭未弒之前又安得爲夷末所使而稱通嗣君耶傳又載其周流列國觀樂衛人之事夫是時吳與楚競吳見襄公久留于楚恐魯與楚睦則諸侯或以望國爲領袖故遣賢公子來聘冀離楚交耳札豈不諳世故而爲此遨遊迂緩之事耶

秋七月葬衛獻公

按諸侯五月而葬今纔三月耳葬何速哉豈以林父在戚恐有他變而先期以襄事耶

齊高止出奔北燕

按止高厚之子本惡族崔氏之仇也崔杼死止始與政城杞之役亦得從焉傳稱其好以事爲功必其人貪戾專恣爲同列忌嫉是時城杞未還公孫蠆公孫竈作難于內使不得歸止恐歸而受辱故遂奔燕其子高豎卽以盧叛豈非族惡之故態歟齊人欲弭高豎之亂故立其曾孫酀爲後而左氏云良敬仲飾辭也然高止奔燕而燕遂亂燕伯奔齊齊侯伐燕則止之爲人可

知矣

冬仲孫羯如晉

按前年公如楚羯如晉軒輊昭然而范獻子卽來聘襄公之心滋不自安故又遣羯報之至于楚則遲遲報禮公亦無若彼何矣晉楚强弱之勢魯國事大之繫不具見乎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按楚郟敖恃强放恣陵轢中夏何有于魯近因吳使季札晉使士鞅來聘恐魯與吳晉睦諸侯視望國爲向背故聘以報公朝而維繫其心耳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按蔡本姬姓之國同盟中夏因迫于荆楚遂與陳鄭叛華即夷自會厥貉之後獨甘心事楚者七十餘年故風聲氣習一染于夷狄而不可變則其父淫子惡有自來矣何足怪哉且訃以疾卒故魯人會葬如常此又其文奸之罪也非聖人孰能直著其惡哉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按程氏季氏之說欲共姬從權辟難與左氏女而不婦之言相為發明是或一道也竊謂行權之事可通于處常之婦不可槩通于孀居之婦何者婦人寡居如執玉捧盈毫不可忽必獨行不媿影獨寢不媿衾與處女無異乃為完節故雖同毋兄弟不可踰閾相見矧莫夜倉卒可不待保傅而下堂乎易恒之六五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謂丈夫當從權婦人宜守經無一可變也者列女傳云宋伯姬既嫁恭公十年恭公卒寡居三十五年則其處心積慮別嫌明微之力即執玉捧盈不足以喻其嚴者一旦以

失火不待保傅而下堂當是時雖以宋之忠臣義士擁衛捍護得免于難然離幽闇而混譁雜迹涉嫌疑媿于從一之義矧急遽倉惶之際奚暇辨其為忠義與否故其答左右之言曰婦人之義保傅不至夜不下堂越義求生不如守義而死壯哉斯言此伯姬素定之見實與恒其德貞之說相脗合者也春秋書此所以風厲千古使夫不當辟而辟以失節于造次顛沛之頃者知所警耳季氏私考乃云伯姬至是年已不下六十亦宜知所輕重何大不諒伯姬之心哉若程端所謂寧捨身以就義弗害義以行禮者尤為拂經矣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王氏經世曰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稱罪以明罰則政有經靈王崩儋括欲立佞夫佞夫不知景王立儋括圍蔿逐成愆佞夫不預則佞夫無罪也王之恩素篤罰有章而尹劉諸人敢以無罪而殺其介弟乎且括亂首而免則是所急在佞夫耳故書王殺以見忍親失刑雖天子不免於首惡而况其下乎王子瑕佞夫

之黨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杜元凱曰共姬從夫謚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薛氏曰古者婦人無謚從夫之謚東遷之後其制廢矣共姬執禮而死宋人不敢加非禮之謚一人守正天下莫之違矣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季氏私考曰良霄汰侈嗜酒則害於國政宜去者也雖與公孫黑有爭爲其所惡然亦當國者主之而後能逐公孫黑必不敢因其醉而攻之也故子皮推亡固存之語當在伯有未奔之前非因既奔乃始聚謀也許鄭讐適讐國將以因其力也良霄見逐本無大訶今乃籍讐兵以復國不既爲亂乎此則國有常刑矣故其殺也不稱大夫蓋先絶於仕籍以罪討耳此與二十三年晉人殺欒盈義同是時子皮當國故其政事如此此子產所以不主疆直也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按春秋之例君弑不討賊則不書葬蔡般弑父何以書葬其以疾訃也夫弑以疾掩葬不愆期

歟天罔人般之罪加一等矣不討其罪而會其葬豈特蔡淪于夷狄中國其胥爲夷狄矣乎或曰蔡久服楚討則楚必救夫宋之盟猶在也晉楚之從可交相見獨不可交相討乎即畏楚而不敢動獨不當以大義責楚令其行討乎楚或庇護不從則徧告諸侯仗義興師併討楚罪如齊桓之侵蔡入楚其直亦在我也理直師壯又焉知楚不爲我勝乎春秋書此不惟譏伯主亦以譏望國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按晉爲伯主不討蔡般之弑逆而大會諸侯以恤宋國之災輕重倒置貶之誠是矣然凡會盟會未有不與此獨缺何季氏私考謂叔弓已往吊恩則以襄公柔懦謹畏豈有十二國同會恤憐而不與者乎必其遣會澶淵之人即如蔡會葬之人先期至蔡隨即往宋謂可兩全而道路紆緩時日躭延遂不及赴會耳與其納交楚敖而會弑逆之葬孰若恪遵晉命以恤神明之裔乎黨惡于亂賊後期于伯主廢禮于同盟是一

舉而三失也故春秋之例會不書所事此特書宋災故見其重于葬蔡景也相繼而書聖人深致貶焉而説者或未之察乎傳云不書魯大夫諱之也救災恤鄰何用諱乎叔孫豹實不在耳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王氏經世曰公淹恤于楚受親襚送葬之辱歸而不發憤自强修其德政乃效蠻夷之居又章其號處而終焉其志可知矣小寢猶非正况楚宫乎然此非止以即安不正書也公在楚公薨于楚宫皆襄之特筆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按左傳云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裯然昭公十一年書葬我小君齊歸是敬歸雖長而實襄公之妾也豈有舍夫人之嫡子而先立妾之子爲太子者耶季氏私考云齊歸乃襄公之夫人子野昭公皆其所出似爲可據然子野以毁卒昭公在慼而有嘉容是天不幸魯國也夫

己亥仲孫羯卒

于獲嗣爲大夫是爲僖子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按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然楚康之喪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于西門之外不以爲異况滕以魯爲宗國何嫌過禮乎但靈王崩未聞諸侯有行弔葬之禮者又豈獨滕君爲可罪哉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季氏私考曰莒子虐國人患之其稱人衆亂而殺之也然則弑君者非展輿也蓋爲亂衆所挾而制其命者耳故展輿奔吳稱爵以其未立爲君也左氏謂展輿爲弑與經意不合矣

春秋翼附卷之十七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黄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昭公上

名裯襄公之嫡子子野之弟在位二十有五年孫齊在外七年薨于乾侯謚法威儀恭明曰昭毋齊歸襄公夫人左氏以爲夫人之娣非也觀十一年書葬我小君齊歸可見矣夫人吳孟子季氏私考因娶與薨皆不經見故疑其非夫人然觀陳司敗同姓之論孔子亦自任爲已過又何疑乎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按胡氏云穆叔不欲立昭公其書即位有子野之命非也左氏謂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卒立敬歸之娣齊姜之子裯而經於齊歸之葬書曰小君是齊姜夫人也裯嫡嗣也襄公在時必見裯有童心子野賢行欲援先君廢嫡立庶故事而子野之賢又足以服人故公卒羣臣立而安之天禍魯國子野毀卒則舍裯誰立矣雖穆叔焉得而沮之哉穀梁傳曰繼正即位正也是已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戍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按公子圍共王之子康王之弟夾敖之叔也時執楚政專恣暴横諸侯患之左氏載其聘鄭且娶于公孫段氏其意實欲乘間襲鄭耳故晉會十國之大夫于虢雖云通好尋盟實陽以結懽于圍而陰以戍守于鄭也襄三十年澶淵之會傳首公孫豹而經不書者意是時豹必以往蔡送葬愆期亦見其藐晉薄宋之意今楚圍在會其勢不敢不往而昭公之立又非其所欲故雖

嗣君踐祚之始而乘機遠出擅主會盟則穆叔之偃蹇昭公之不振具見于此矣楚圍設服離衛蒲宮前戈儼然以君威陵轢列國大夫且但讀書加于牲上而趙武唯唯聽命則亦甘處下風矣楚氛益熾中夏愈弱聖人于虢之書蓋三致意焉虢鄭地

三月取鄆

按是時三桓分魯邑入盡歸私家故季孫利于兼併鄆雖魯莒所爭然宋盟在耳鄆人無罪宿乃乘莒國之亂昭公之弱擅自取之獨不念晉

楚戢兵之禁乎利則歸已怨則歸君季孫之罪不可逭矣但莒方獄君久不預會而突往訴晉左氏之言或未可信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按鍼秦桓公之子景公之弟也是爲后子史記云景公母弟富或譖之恐誅乃奔晉夫親欲貴愛欲富仁人待弟之道也鍼而至于恐誅則必其兄疾之已甚有不能一朝居者蓋景公即位三十六年老而圖嗣恐后子有異心故忌嫉之觀鍼母曰弗去懼選其言當不誣也但諸侯地

方百里出車千乘正卿始得百乘是時后子尚未爲卿雖富安得遽有千乘遠從哉且人臣見逐於君雖欲竊貲懼有追奪觀士會奔秦荀伯以同僚故而爲之送帑可見矣安有自雍及絳八反歸取酬幣者哉此則左氏誇詡之辭不可盡信者然晉秦仇也奔適仇國則鍼之懷恨可知藉令晉平而鄭莊則鍼且爲宋殤之公子馮矣史謂景公卒子哀公立后子復歸景公可不有天幸哉故書曰伯尊之也曰弟親之也見母爲諸侯而不能庇其弟也曰出奔晉始危之而終幸之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子穿嗣是爲莊公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按狄在今廣平府北境宋地理志曰地雜斥鹵則當是近狄之地與交剛相近者杜元凱以爲太原晉陽縣則鹵者鹺液不毛之地原者廣平產物之區不得假借混稱也狄自僖公時勢甚強悍又赤狄爲導故雖西距晉陽五百里而敢深入于箕至宣公時晉滅赤狄拓地漸廣遂至

狄地設伏而敗之交剛今荀吳復即其地敗之大鹵則狄地漸多歸晉矣然是時晉楚狎主夏盟華夷倒置乃不圖楚而圖狄何益于成敗之勢哉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輿出奔吳

按去疾雖密州長子然展輿立既踰年則事勢已定臣民皆服何去疾一入即能逐展輿而安其位哉蓋莒人本患密州之虐故衆亂而弑之實未嘗繫心展輿也特展輿以已曾立爲[illegible]遂乘亂篡位去疾不合又即奔齊是則[illegible]

倉卒危疑之際只索奉以爲君耳至于去疾長而當立未嘗不知之也又安知奔齊之後無有輸款通謀者乎況齊又莒之所素服者去疾藉齊力以入則其名正其援强孰能禦之哉國人旣已帖服則大勢難挽展輿不得不奔矣書莒去疾與齊小白同例見當有國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按疆者正其界使莒不得復侵也必用師者乘其危亂而震攝之此皆季孫宿之陰謀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巳酉楚子麇卒

按[illegible]經斷也案非斷不決斷非案無據今[illegible]豈左傳之說皆誣聖人別有所諱[illegible]聖人萬物一體豈忍華夷異視但[illegible]必類性與人殊聖人待之若犬馬舊史[illegible]於卒之巳不深究其實也其意若曰弒逆大惡夷狄或有之中國爲帝王自立之地禮樂政教所自出之區今且比肩接踵矣于夷狄何責焉他日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故弒逆在中國者必書在夷者間有不書使天下後世讀春秋者知惟夷狄閒爲聖人所畧中國斷無未減之理生于夷者猶當用夏變夷生于華者安可變而爲夷云耳然則商臣亦夷也何以書弒彼弒父也君臣之義夷狄或有不知父子之情稟于天性何閒于華夷夷狄且不可有況于中夏故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則知父子之親尤篤于君臣之義而臣與圍豈可以例論哉胡康侯之說固大有關于世教或落第二義矣圍卽位之後改名虔

楚公子比出奔晉

按楚共王子五人長爲康王昭次卽靈王圍次比字子干又次黑肱字子晳又次爲平王棄疾楚麇未屬纊之前靈王方以公子奉使出聘于鄭比時爲右尹居守睥睨神器巳非一日麇旣疾作比將待時而動矣不意靈王聞疾遄歸卽行簒弒計無所出乃含忍戴奉其兄然意氣怏怏自度不免于獲戾遂奔適仇國則乾谿之難實胚胎于此矣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季氏私考曰韓起厥之子也是爲宣子晉自趙

武與楚狎主夏盟諸侯由此不專事晉韓起代
武爲政欲致諸侯故親來聘魯起可謂有志於
治者矣惜乎人心已散勢不易回而德又不足
以服人卒不免於示威平丘耳

叔公如晉

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按子晳三犯不悛罪固應死然謂之作亂則罪
狀猶未著况逼以議親議貴之法獨不當末減
乎然子產之失不在更數尸衢之日而在幼賤

有罪之言夫婚姻人道之大兄弟長幼之分何
可亂也子南先聘徐妹而復强委禽徐妹旣適
子南又操戈入室黑之罪豈可逭乎子產乃曰
直鈞幼賤有罪執子南數以五奸而放之于吳
夫律以畏威聽政養親之條楚亦無辭可解至
所謂尊貴事長者不知欲楚以何者而尊下之
是難以服其辜矣况子晳則片語不折使得晏
然在位是容縱以驕其志也彼亦何憚于吉而
不謀代其位乎及其志雖欲亂迹尚未露乃遂
致之死地是羅織以成其罪也尸衢加木不滋

慘乎始則養奸以成人之惡終則故入以伸已
之法僑也不能無遺議矣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按魯自宋盟之後親往朝楚而于晉實缺然及
昭公初立韓起以貴卿來聘僅遣叔弓往報絶
無慇勤伯主之情此晉所以見憾而不受少姜
之弔也然是時魯之邑入盡歸三家晉不能爲
魯反正而乃督過其禮文之薄何不見諒哉季
武子繼公而往必有不自安于心而求免罪戾
耳項氏以晉抑君助臣非也若昭公以弔寵妾

受恥辱不待貶矣

三年春王正月

丁未滕子原卒

子寧嗣是爲悼公

夏叔弓如滕　五月葬滕成公

杜氏曰卿共小國之葬禮過厚葬襄公滕子來
會故魯厚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此小邾穆公也高閌氏曰公卽位之初大國來
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爲之國也而終之以流[illegible]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汪氏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而昭公之世有七焉是年旣遭旱暵未幾而連月雨雹昭公昏懦畧無遇災而懼之意終及于難吁可歎哉

北燕伯欵出奔齊

按左氏云燕簡公多嬖寵史記云惠公多寵姬簡惠未知孰是然欲去諸大夫而立寵人燕大夫比殺公之外嬖是嬖在外寵在內必與外嬖

謀立寵姬爲夫人也載考襄公二十九年高止奔北燕豈止之爲人貪慾專功在燕則使燕國亂而燕大夫所比而殺者或其人耶燕伯因變止故卽奔止之舊邦耶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劉原父曰申豐言聖王在上無雹可也言雹之爲災由藏氷故非也魯雖藏川池之氷未爲不藏氷如五帝之前未有藏氷之時豈長雨雹乎且豐之爲人姦佞人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雹災歸之藏氷欲以諂媚強臣抹㩻災異此與張禹谷永何異哉所以使昭公死於外者未必非此人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按左氏載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又謂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夫盟宋會號晉旣甘心讓楚矣楚何必再求且盟宋之後魯衛諸國悉已如楚今楚子自爲盟主大會諸侯又重之以晉侯之許乃敢托辭不至耶蓋楚之與抗者惟晉所畏者惟吳今晉旣已通好則思

爲拒吳之計而拒吳之計莫要于絕中國之通吳故若鄭陳蔡許之素所服者若淮夷居徐魯之間爲東諸侯通吳之路者若徐頓胡沈居淮上流錯居于魯衛宋之區者若宋鄰于鄭與滕邾之近宋者此皆楚入中國要害之地故合而會之淮夷會則中國通吳之道絕宋鄭諸國會則楚入中國之路開不必召魯衛曹邾等國而實已掣其肘掖使不敢動矣此楚人之善計左氏之說或未可據以爲實也若其爲會而用齊桓召陵之禮蠻夷妄自尊大以臨其屬國何[illegible]

怪哉

楚人執徐子

按徐子左氏以爲吳出楚將伐吳恐其懷貳泄漏國情故執之然徐之通吳事無可考觀史記季札解劍繫墓之事或可爲徐吳通使一證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季氏私考曰此卽會申之諸侯也徐子方見執鄭宋小邾稍遠於楚楚不欲煩而先謝歸故獨與蔡侯陳許頓胡沈淮夷伐吳中國之道旣斷而吳無救此楚之所以肆行無忌歟吳本中衰之日季札勸之以通上國方修內治固不足以當楚之强也

執齊慶封殺之

按楚子身行弑逆本非討賊之人然慶封與弑莊公奔吳受邑自爲得計非楚虔伐吳之役幾何不漏網于天地間哉詩云躍躍毚兔遇犬獲之此之謂也春秋書此豈特爲齊紓憤亦使天下後世知弑逆之賊卽遇弑逆之黨彼且知奸名而不爲末減云耳不書楚者蒙上之文也汪氏以爲移其善于諸侯不使楚虔竊討賊之名聖人未必如此作意

遂滅賴

按賴本近楚小國必素服役于楚者何罪而滅之蓋楚虔欺天罔人自以殺慶封誇大故乘便長驅滅賴以逞其志耳書曰遂深著其驕恣暴橫之惡也

九月取鄫

按鄫與魯爲婚姻素屬于魯但鄫雖褊小自君其國子其民則邑入與魯無預今曰取則并其邑入而有之矣此季孫宿之謀而春秋書取以專罪之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季氏私考曰叔孫豹歷事襄昭執政三十餘年初與仲孫蔑同朝未有失德及蔑以疾在告而國事委焉則遂見伐於齊莒雖郝本事魯小國而亦來加兵非賴君臣朝夕晉庭幾於無以自立其後又使襄公見辱於楚昭公見辱於晉謂之社稷之臣可乎而豎牛之禍則平生盡見矣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按舍者對取之辭自公家而言也蓋初作三軍分中軍上軍下軍爲三而掌于執政之三卿中軍則正卿所掌也始作之時中軍遂掌于仲叔但叔孫臣其子弟孟孫取其半則中軍之賦公家尚有所取而未嘗舍也若季氏使邑入盡歸于己則其所掌一軍公家既舍之矣今宿代豹當國掌中軍則邑入亦盡征而無公賦若仲叔掌上下軍亦仍有賦于公故獨曰舍中軍也然則前所舍者何以不書曰三軍以中軍爲重書舍中軍則前所舍一軍併見之矣既損上而益下復豐己以瘠人此春秋所以專罪于季孫也至于左氏四分公室之說何如曰即三分中之四分也季孫一分仲叔各一分兩家輸于公者爲一分是所謂四分也非分其軍爲四也初作時已然非始于今日也又云季孫擇二者何如曰仲叔各于所得一分中分一半與公家是有公私二分獨季孫全征于己是併公私而兼有之也是所謂擇二也非二軍也左氏渾說而解之者又不察其詳則不可通矣公穀又以爲復古復正非也苟後此二卿二軍則十年意如亏獲之伐莒及哀二年斯仇何忌之伐邾何以三卿並將三軍並出耶

楚殺其大夫屈申

按屈申楚卿屈建之後也左氏稱楚子以申貳于吳乃殺之夫二心仇敵則殺當其罪矣何以不去其大夫意楚虔篡弒得國以暴戾恣睢箝制羣下申或有所咈逆其意耶抑是時徐子求釋欲嫁禍而誣陷之耶此皆不可考然稱國以殺又稱其官則必殺之非罪而爲累上之辭耳

公如晉

按昭公即位五年未嘗朝于伯主此必因晉楚爲昏將爲送女而往朝晉實畏楚也當公初立穆叔即謂其居喪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此其人必屑屑于威儀間者故自郊勞至于贈賄舉無失禮女叔齊之言可謂切中其病矣豈必陳司敗同姓之論而後見其不知禮耶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按牟夷莒卿于法應書三傳俱以爲重地非也牟婁本杞邑爲莒所取防茲二邑莒本封地及者有別之辭見不但以外地來奔左氏謂不以

私邑累公邑亦非也夫元年取鄆莒訴于晉叔孫豹幾執于晉秋叔弓復帥師疆鄆田莒必深仇之矣今莒亂已定魯勢愈衰牟夷何事竊地來奔豈以公方在晉故爲此以甚魯罪欲陷公于晉耶季武子晏然受之實逋逃叛逆之主矣

秋七月公至自晉

按左傳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不可乃歸公故書至者危昭公而罪季武子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按蚡泉魯地左氏謂莒人不設備非也豈有追

討故地而慢然不爲戰具者耶必叔弓以彼孤軍深入左右無援乘其未陳而擊之耳納其叛臣又敗其師旅此皆季孫宿之主謀也

秦伯卒

子嗣是爲哀公史失其名公羊云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非也既尊稱伯矣何獨夷其子而不名哉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按此爲楚通越制吳之始越姒姓子爵國夏少康之庶子封于會稽其國在吳之南當晉與楚爭衡時常通吳以制楚今晉與楚爲昏以疏吳則楚亦舍晉以圖吳矣故帥陳蔡許頓沈徐之在吳北者以當吳之前而通越之在吳南者以躡吳之後此即晉通吳制楚之故智而吳自此不易報楚矣噫晉欲藉吳以滅楚而楚卒爲吳所勝楚欲藉越以勝吳而吳卒爲越所亡是晉楚欲用吳越而反爲吳越之用也勝敗興亡之數雖曰人力詎非天之所爲哉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弟郁釐嗣是爲平公

葬秦景公

按自晉襄公背施負德與秦搆難中國會盟久不從事故雖以繆公之賢而卒葬不赴今何獨會景公之葬哉蓋是時晉伯已隳盟宋會申之後華夷倒置綱紀蕩然吳越且乘間迭起矣秦倡伯西戎晉楚仇匹也天下無伯諸侯無所適從有力者皆可攘臂而起寧獨吳楚哉此魯之所以不鄙夷乎秦也

夏季孫宿如晉

按魯受莒牟夷之奔時公在晉宿實主之及莒

愬晉公幾爲晉所止以范獻子之言得歸故武子如晉謝歸公且偵晉也左氏以爲拜莒田不甚鹵莽哉觀固請徹加之慎則亦結納大國求免于辱耳但晉既受莒愬又不止公何不出一言以讓宿乎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按臣子出奔有蒙譴逐而奔者有事迹敗露而奔者有憂讒畏罪而奔者有竊邑盜實而奔者敗與盜不足言矣被譴憂纔者果皆其罪乎華合比自以右師柄國可擅生死故逢佐怒柳遽曰我殺之反爲柳所中易所謂機事不密書所惟口起羞比之謂耳實未聞有可逐之罪也況坎牲埋書事于叛逆卽世子座且見拘囚合比乃未減而姑逐之耶此正所謂憂讒畏罪而奔者也季氏私考云凡言奔者皆有罪而見逐至謂宋平公深知華氏之專恣故能勇于去惡是以柳之譖爲實矣恐宋平未必有此力量也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按楚虔至是三伐吳矣而再不競于吳至于移師陳蔡復事伐徐則避强陵弱玩武啓寇而入郢之禍胚胎于此矣故春秋屢書以見窮兵自侮之辱而中國之有藉于吳也許氏乃云敗楚師者非薳洩而洩伏其誅故書薳罷伐吳以正之則非其旨矣

冬叔弓如楚

季氏私考曰魯自吳札來聘已貳楚通吳及昭二年韓起爲政又專意事晉及楚會申之後連年伐吳楚勢方强而事晉又不見答也於是使叔弓通好于楚明年公復親朝懼勢惕威中無所主如此魯君臣何以自立哉

齊侯伐北燕

按燕伯欵自三年奔齊四閱歲矣左傳云齊侯伐北燕將納簡公二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不克而還故但書伐而不言納亦外事不具顚末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按襄公之世齊數伐魯魯亦倚晉爲援終不相下雖齊遣慶封來聘亦不報禮今晉伯盡衰諸

侯皆已服楚則晉不足倚强力者皆可趨之故秦景公之葬且會矣况齊本接壤素恃强輕魯者乎此所以無故而與平耳杜元凱許惠卿以爲燕與齊平非也

三月公如楚

按昭公昏弱從楚從晉反覆不常故屢朝于晉而不納鄙之也前冬叔弓如楚先導達誠意楚人已矚見肺肝矣故遂啓疆曰臣能得魯侯夫以堂堂望國之主至爲蠻夷臣子所召屈體章華可勝歎哉

叔孫舍如齊涖盟

按舍左氏作婼豹之庶子也是爲昭子觀涖盟之事而暨齊平益可據矣夫豹卒距此二十七月舍始見經則其初未嘗與政其亦庶幾能行三年之喪者與盛以賢稱蓋本于此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按日者天子之象休咎關于王躬士文伯乃以衛侯當之非其分矣且日躔自有常度而曰去衛地如魯地其説亦甚不經至所謂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而以擇人因民從時爲慎政之務則不易之論也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按左傳衛襄公夫人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及元縶足不良孔成子立元是爲靈公竊謂縶生而跛孔成子與史朝早欲謀廢故預設康叔之夢以神其説及二年婤姶生子而遂命之曰元則人心咸繫屬之矣此亦權謀之術也然不能選擇賢臣後先疏輔而會同軍旅之重徒托于子孫權佞之流故孔子言靈公無道而僅以不喪幸之則成子不得辭其責矣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汪克寬氏曰此季文子之子武子也子紇嗣是爲悼子季氏私考曰悼子之卒不見于經必未爲大夫也或曰卒在武子之前子意如即以孫繼祖是爲平子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按偃師既稱世子名分已定哀公必以留屬之招與過者何蓋二妃嬖留有寵則嫡妾長幼之

間平日不無嫌隙公慮百歲後不能保其毋子故托之兩弟冀得萬全豈意身尚未歿遂見弒逆之慘哉憂傷自縊其情誠可憐矣然皆自溺愛一念基之也故春秋書此以爲萬世戒若招之罪又何待貶而後見哉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按晉平伯業盡隳虒祁崇侈民懷怨讟石言徵妖國之將亂符驗顯然史趙預見之矣昭公權臣僭偪姬祚將傾楚有章華則晉有虒祁

則賀之是誠何心哉吾不知將何所稅駕也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按干徵師陳卿也以哀公之喪訃于楚故稱行人夫殺偃立留罪在陳招徵師何與郎勝之奔愬必愬招也乃竟執殺徵師何枉哉此夷狄之所以爲無政也說者謂楚欲滅陳惡言立君則陳久在楚宇下廢置在其掌握苟欲滅之何論君之立與不立哉

陳公子留出奔鄭

杜氏曰留爲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高氏曰偃師曰世子留曰公子別嫡庶也季氏私考曰留奔而陳無君矣此楚之所以利于滅也

秋蒐于紅

王氏經世曰公羊云以罕書穀梁云正也皆非此三家既分公室假蒐禮以數軍實陰擇其才勇之士以强私黨耳春蒐者獵之淺秋獮者獵之深比秋而行蒐禮姑淺獵而寡獲示不貪於從禽其實則數軍實而已諸家非時之論未盡其情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按公子過雖與公子招同受屬留之命而殺世子偃師招實主之孔奐助之過則知情而不與謀者也陳人何以殺之蓋陳人之中必多招黨招見徵師特以隱蔽國情見殺已必不能倖免故使惡黨以過奐協謀之說簧鼓陳人使衆亂殺之滅過口洩國憤播衆聽爲紿楚避罪計而放越之幸基于此矣賣國賣友何其狡哉故不去其大夫見過無罪也稱陳人見招主使也孫氏謂不與公子招殺大夫悖矣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按楚人之窺伺覬覦者在中國陳久在宇下何心于滅因陳國亂故遣棄疾帥師定之但陳國雖無人孫吳猶在行閒也乃舍之而立穿封戌則姚墟之祚已湮胡公之祀已絶故書曰滅楚虔身爲弑逆覩殺世子恬不爲異而招之善詐又嫁其罪于孔奐且陳人之殺過又楚子先入之心則招雖見執而竟放之于越矣誅其脅從而釋其首惡其斯以爲夷狄乎

葬陳哀公

按是時楚已滅陳何以書葬蓋哀公卒于四月訃至于魯則吊葬之使必已遣行比至陳時適值楚滅陳而陳之人民倉惶殯葬故遂致其禮而歸書曰哀公葬而加之謚也所以係陳民之心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按左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蓋魯宋鄭衛皆東方之國也是時楚子在陳則東方諸侯恐其乘滅陳之勢長驅中原故各遣大夫朝楚必非敢行會禮聖人謹華夷之辨故諱言朝耳然四國同事而單書魯者舉望國以見其餘又叔弓八年四月如晉今春又如楚往來反覆卽戰國策士朝秦暮燕者不頻于此故獨書魯以致譏焉

許遷于夷

按夷卽城父在淮北隣于陳許自成十六年已遷于葉至是楚以葉爲方城外蔽欲兼有其地故遷許于夷夫以四岳之裔而遷于夷狄之區其所與于滅國也者幾希況由此而白羽而容城遷徙不常民亦何辜而罹此播越也蓋楚未得中國諸侯則以許爲重旣得中國諸侯卽以許爲輕夷情叵測無足怪者獨許自楚莊以來甘背中華堅心事楚竟何益哉

夏四月陳災

按陳亡孰爲告災而書胡康侯以爲叔弓目擊其事則會楚子在春陳災在夏亦難附會大抵魯畏楚威偵覘之使常爲往返必有見災而歸告者楚子旣幷陳國未必不以楚災來告而責存問之禮于諸侯聖人與滅繼絶是其本心況

聞災變則惻然有餘悲矣故特書曰陳災以寓存陳斥楚之意穀梁子所謂閔陳而存之者得其旨矣

秋仲孫貜如齊

按仲孫貜羯之子也是爲孟僖子魯既示弱無故與齊平齊益輕魯雖叔孫莅盟之禮兩年不報而魯益自疑畏故又遣貜往然僖子從公如楚不能相禮又焉能取重于齊哉故雖公出孫外處亦不過呴呴致唁而已曾不一仗義爲納公之計也此豈獨昭公柔弱致然亦魯之諸臣

無虎豹在山之勢耳

冬築郎囿

王氏經世曰桓四年狩于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今又築爲囿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淫于觀游昭公之志可知矣或曰意如虞君於耳目之玩而有其權也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按欒施字子旗公孫竈之子高彊其惡黨也與陳鮑相攻因敗而奔季氏私考謂晏嬰爲政以國法治之是逐而奔也然觀左氏載子良之言曰先得君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使王黑三敗之而來奔則非逐明矣况攻宮拒戰其罪寧止于逐乎夫晏嬰既能去不肖何不于兩人嗜酒多怨之日預治以國法必待其作亂而後治之耶且晏子端委對徒數語及待召而入殊爲泄泄藉令不召將無入乎大臣急君之義何如也况前晏子對叔向之言既謂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今桓子又分邑粟于公族則無尊卑貴賤盡德陳氏矣乃不一爲節制而復勸陳鮑以所

分欒高之室致諸公何救于國哉故常妄謂晏嬰是遠嫌避難之人觀其處置崔慶皆假手于人而泯其迹可見矣故後世稱其智孔子稱管仲一匡九合而晏平仲止稱其善交則二子之優劣不較然乎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按此三卿並將則三軍實未嘗舍而傳所謂復古者非矣夫莒素黨齊伐我雖有夙恨然魯勢寖衰何敢伐之必三家僭竊欲倚强援而惟齊爲近故前叔孫婼仲孫貜如齊以致結納且告

以伐莒之故于是三卿並出重師壓莒而無所顧忌知齊必不援救耳然季孫仲孫各自將而叔氏之兵獨統于叔弓者姑欲居守爲根本之慮也說者以姑賢不欲與其事或未必然

戊子晉侯彪卒

子夷嗣是爲昭公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庶子佐嗣是爲元公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季氏私考曰內大夫未有會宋公葬者叔弓以卿葬宋平公何其重哉是時宋元公卽位豈季孫意如將聘其女而特重其禮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王氏經世曰般弒其君諸侯與通會盟者十三年于茲以楚子爲之會主也以弒君之賊會弒君之賊同惡相求諸侯非惟力不能討亦勢不敢討矣今楚已得陳又欲舉蔡故爲此詐誘之舉烏可於十三年之後以倡義致討責之懷惡之人哉楚子未暇治也而責其討般胡氏之義疎矣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按蔡久服楚宇下既殺其君矣又何用圍哉蓋楚虔以賊誅賊恐蔡人不服必立主以圖存卽晉而仇報故遣棄疾圍之勢不至毀其宗廟變置其社稷不止者此虔之所爲殘忍也豈意乾谿之變乃卽在蕭墻之內哉

五月甲午夫人歸氏薨

季氏私考曰歸胡姓歸氏者齊歸也齊歸乃襄公之夫人而子野昭公皆其所出也其始至不見於經者爲公子時娶也左氏以襄夫人爲敬歸而齊歸乃其娣非也自昭元年至哀十四年凡六十一年無卒襄公夫人者而齊歸以妾乃得書卒此何禮乎然則齊歸爲襄公嫡夫人明矣

大蒐于比蒲

按春田曰蒐大云者僭天子之制也魯自作三軍後三桓竊據兵已不屬公家昭公徒擁虛名凡蒐苗獮狩之事皆不與知故蒐紅不言公公不在也況此又初在君夫人之喪而有與其事

者乎叔向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不忌君也謂三家以馳騁田獵間君喪也諸家乃謂譏昭公居毋喪而蒐則非矣但昭公初喪父穆叔怪其在慼而有嘉容今喪毋又無慼容則失其本心矣故叔向以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君不顧親臣不忌君信然矣然則書大蒐者固所以深著三家之罪亦以罪昭公之薄于父母而爲强臣所忽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汪克寬氏曰自邾倚齊靈屢致兵于魯魯賴晉伯之力溴梁祝阿兩執邾子又取其田旣而魯納庶其之奔邾受臧紇之奔讐隙益深至同盟重丘齊晉旣睦襄二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魯會悼公之葬此盟祲祥以修好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按蔡般弑父晉爲伯主宜上告天子誅討其罪而變置其君乃養惡容姦列之盟會十有三年反以誘殺之權假手楚虔及其國勢將亡勢不可爲矣然後合十國大夫會于厥慭何爲哉蓋不待孤父之請子產已知其不能救矣春秋備書諸國深罪其輕動以取辱也祲祥厥慭地俱無考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按羮曰夫人葬曰小君齊歸之爲襄公嫡夫人不待辨矣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世子有以歸用之

按胡康侯以世子有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于力屈就擒虔用其身而不顧爲得世子之道是大不然當是時使有以父死不報非孝也而欲逞于一擊以快其志則勢必不可得然楚圍方亟城旦夕且下則國非其國死守亦無益也爲世子計者但當棄國奔晉晉必憐而立之苟得一丘一旅足以圖存則强于爲善以蓋父般之愆以延先祖之祀以創後人之緒事勢稍定由是臥薪嘗胆處心積慮徐爲報復之謀未晚也又不然而輿櫬出迎降心臣服使楚虔不疑于我冀得一近左右以效專設諸之事此雖匹夫之勇乎亦可報先人于地下也計不出此而徒欲守孤城以抗敵欲何爲哉卒之身隨國亡覆

宗絕祀使不共戴天之仇竟付之無可柰何若世子者固非求生以害仁亦豈得爲殺身以成仁者乎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按傳稱燕欵以嬖寵失國或謂自高止奔燕之後燕國始亂其大夫相比而殺者未必非止也故自後止不經見高偃者高止之族也燕伯在齊必以止故與偃交善偃納燕伯則燕大夫有畏心矣故强臣見拒不得入于國都陽者燕之別邑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子寧嗣是爲宣公高閌氏曰鄭去中國即楚久矣至於簡公秉晉悼之方輿以國反正遂息諸侯之兵子產相之薰然慈仁民蒙其惠蔚爲春秋之賢諸侯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按前年魯使叔弓以卿會葬故遣華定來聘報葬也非通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按是時晉伯雖衰猶藉文悼餘威以事大之禮責備諸國魯政在三家公室不能具賄晉已不能釋然于魯且三家者又不利魯之親晉以國是相告則必與晉當事者結納陰爲居間之地故公至晉輒爲所拒耳傳謂取鄆之役莒愬于晉則當面爲剖斷使歸莒之叛臣叛邑乃拒而不見耶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按成熊令尹子玉之孫與鬭氏同出于若敖宣四年鬭椒自以作亂伏誅何與其祖熊又爲得臣四世孫古者罪人不孥且善惡即父子不相染況遠代苗裔乎成熊未有罪狀虔以猜忌信讒而殺之淫刑以逞衆怒之本實在此矣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按慭字子仲襄公之弟于昭公有叔父之尊是時南蒯爲季氏費邑宰欲竊其權見昭公昏弱遂結納于慭而謀傾季氏以歸室啖公以更位啖慭于是慭以其謀告公事未及舉而謀先洩則平子必不釋然于慭此慭所以懼而奔齊也

慭奔則蒯豈肯𩦎首就戮遂以費叛矣春秋之例在位而奔者則書出奔左氏所載似前後例置與經文不合

楚子伐徐

按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執徐子以徐出于吳楚欲圖吳故也是時楚覇滅陳滅蔡勢益猖獗將伐吳故先狩于州來使諸將圍徐以懼吳躬統兵至乾谿以為之援得志于吳則中原在其掌握矣觀其與子革論求鼎之事此其志豈在小哉而乾谿難作實天之所以未絕乎中華也

晉伐鮮虞

按鮮虞子姓國狄之别族也當是時楚虔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侯般吳入郢於越入吳夷狄交横天下大勢漸不可返而晉猶圍鮮虞忽剝膚之患而圖迂緩之事此春秋所深譏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按公子慭出奔之後南蒯即以費叛而經不書者蒯叛季氏非叛公室也季氏闇奸君位罪之大也南氏家臣背主罪之小也隱其大而著其小非聖人意也且蒯之言一則曰歸其室于公二則曰我以費為公臣雖未必誠心為公室亦痛惡季孫而為此言也聖人恐書其叛乎然則圍費何以書見季孫之擅役大夫叔弓之聽命强家也此春秋微意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季氏私考曰楚虔暴蔑小國虐殺大臣而又築章華之臺三年不成國人怨之羣失職者皆有亂心觀從本蔡故臣志尤不靖而虔又常至章華荒於逸樂人莫以告也晉昭嗣世父業久衰欲合諸侯衆皆畏楚厭慭之會討無所施故衆

楚有隙而[illegible]歸則尋小開門延納而即鼓[illegible]汭都而觀從在蔡亦從亂為[illegible]卒不能禁止孫辟自溺使惡黨不疑則或有之但棄疾素有才智又握重兵必非亂衆所能刼持而觀從以亡國遺孽勢亦孤立豈能倡亂於蔡公之側哉故楚虔之弒公子比倡亂而弒也其歸晉人奉之而歸也則主此謀者專在晉矣考之書法其義自見

按棄疾時為蔡公則楚之兵權在其掌握觀申無宇欲靈王少戒則棄疾之處心積慮可知矣

然而是時實未倡亂也公子比歸自晉則挾兄之尊馮晉之勢因衆之推擁遂偃然自任而變起倉卒棄疾亦遂相從入楚耳藉令子干未歸則衆亂未起觀從卽欲假棄疾之命以召二子亦焉能旦夕遂及郊哉故成乾谿之難者惟比則主弑逆之惡者亦比春秋所以專罪之也與及比位將定則棄疾欲貴之心不能一朝忍于是設謀偪殺而奪之位矣上下各自成獄固不得以子干見殺而併以弑虔之惡首坐棄疾亦不得以弑虔專主子干而假棄疾以討賊之名則聖人書法兩不相碍而比疾之罪各無所逃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按兩書公子先儒以爲子干棄疾君臣之分未定當矣然未盡得春秋之旨也蓋共王子五人比疾與圍俱爲公子之列及圍旣立爲王則兩公子合謀弑圍比位將定則棄疾又殺比獸相食且人惡之豈有同爲公子而手足相殘殺戮無巳較之獸相食加一等矣此聖人之所深惡而痛絶之者故其書法如此奚暇辨其君臣之分哉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按傳稱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非也晉自宋虢二會以來不敢與楚爭先至楚虔暴橫遂專主夏盟則晉之失諸侯亦久矣是時楚篡弑相仍國勢搖動晉昭公乘此隙欲大合諸侯而天子之老十三國之君輻輳而至亦可以見人心嫉楚之同實中國復振之機會也爲晉計者當乘諸侯之集大整師徒同心戮力以問楚滅陳蔡之故討臣弑君之罪縱不能梟疾首墟郢都而義聲一震亦足以奪楚人之魄而紓中夏之氣庶幾哉召陵城濮之績而有光桓文矣卽不然而惇信明義固結同盟以擯斥荆楚使華夷之界秩然不亂則數十年憑陵之耻不亦可少雪乎乃徒耀車甲之盛以示威諸侯是欲合而反使之離也何顛倒至此哉平丘杜元凱云在陳留長垣縣南一統志云在陳留縣西北九十里風俗傳云平丘城衛靈公邑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按同盟者何不同也夫春秋書盟之例或王臣與列國共事則書同或中國諸侯有背畔而復來者則書同今王臣諸侯俱在而何以言不同以公不與盟也魯爲諸姬之長列國之望桓文之伯先屈意交魯以爲糾合羣侯之主晉昭公欲復伯業乃聽邾莒之譖責歲幣之薄而先治魯使公不得與盟則諸侯且將懈體又何以樹夷狄之觀聽哉此非公之恥實晉之羞也故上書同盟下即書公不與盟以譏之胡康侯謂平丘之會具五不韙得不與焉爲幸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按季氏內分公室外納叛人欺君壞法罪不容誅即無邾莒之愬猶當執以正國法者但當執于公在會之時而不當執于公不與盟之日何也公在會而執則人將曰是必魯君以分公室之事愬于晉也而在晉爲遏惡鋤姦之舉公不與盟而執則人將曰不可執其君故執其臣也而在晉爲信讒辱宗之惡况意如魯命卿也劉子在會則當以王命執之歸于京師乃私執以歸國何其悖哉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斯言實啓之也故春秋人之以交責君臣之罪

公至自會

按吳徵氏謂公雖不與盟亦既與平丘之會故以會至非聖人意也聖人蓋悲之也夫以堂堂望國之君至不得與杞薛小邾之主同登盟壇而秉國大臣復見拘執怏怏而歸豈不悲哉公羊以爲君子不恥不與亦非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按廬者世子有之子是爲平公吳者世子偃師之子是爲惠公胡康侯云歸者順辭不與楚滅也不言自楚不與楚封也此祖公羊不與諸侯專封之說而實非也聖人蓋幸陳蔡以媿晉侯取棄疾而追恨虔也當有以守國戕身師以無寵見殺陳蔡之滅晉侯固置之不聞而廬與吳自謂死灰不復然矣此非棄疾之假義寧有今日也又焉得以爲虔而及其功哉未嗣位而即稱侯聖人慶幸之意恍然矣晉侯聞此能無媿心乎

冬十月葬蔡靈公

按蔡平侯歸國即以禮改葬靈公魯任會故紀之夫蔡般弒君父天實假手于楚虔是失德不葬之例也聖人何不削而書之哉蓋與平侯之亟葬其祖且悲隱太子岡山之事而憫其志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按晉執意如專以魯賦微薄之故是時季氏三分公室公既不能具賄何不令季氏出所竊于公家者以自贖乃輕身如晉以請耶宜其見擯而不得入也王氏經世謂公之意以為此除季氏之機恐未必有此胆智

吳滅州來

王氏曰州來本近楚小國楚嘗取以為附庸及茲楚亂吳遂出其不意而滅之不書帥師不書侵伐以見其滅之之易也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按去冬昭公往請之而見拒今豈有為夷執親之悔而遽釋之耶必意如知晉意嚮而私有所浸潤之耳拒其君而歸其臣見昭公無德于季氏而魯之君臣終于不相得者實晉有以離之矣

三月曹伯滕卒

子須嗣是為平公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著丘公卒弟庚與嗣是為共公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按著丘公之子郊公居喪不慼國人弗順而欲立丘公之弟庚與意恢者亦公子之儔也蒲餘侯善庚與意恢善郊公故蒲餘侯殺恢公子鐸

迎庚與于齊而立之郊公奔齊

春秋翼附卷之十八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昭公下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子僚嗣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王氏經世曰曾子問當祭而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皆廢而未及大臣檀弓記衛大史柳莊寢疾君曰疾革雖當祭必告是知舊不告也不告禮也衛當祭而告神明已接而禮不終乃以請于尸而往示全于祖魯襄仲之喪卒事而聞而不知廢繹乃以萬入去籥示全于臣是皆失之今年有事於宗廟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得禮之變矣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緣孝子之心禮儀既行神明已交不可以卑廢尊故去樂卒事而可也宗廟合禮者常事不書此記禮之變而書之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季氏私考曰朝吳國威世子殺而不能死反面事讐至於蔡之復封則楚平王欲假義耳豈朝吳之功哉先儒以朝吳爲蔡之忠臣誤矣朝吳之奔以罪黜也蔡平公之歸也朝吳必以舊臣故挾楚而侮之楚平王方救患詰姦亦同惡焉故啖叔佐曰凡奔皆惡也不然則吳乃平王所信者蔡侯豈敢逐之其奔鄭鄭方從晉可以知吳有所避矣左氏序此多失其實如曰微吳吾不及此則平王本不預弒方假義以爲名豈得有此言哉

按左氏載費無極害朝吳之事固屬影響季氏私考舊臣挾楚之說亦無証據竊意觀從既事朝吳則從之舉事未有不與吳關會者也從欲爲封蔡計乃假棄疾命召子干子晳而與之盟則其意已不屬于棄疾及棄疾見逃又與子干坎牲加書而行則知朝吳寔結納子干爲後日得國封蔡之地矣蓋子干兄也且有晉援此吳之所以豫結也豈意君楚而封蔡者乃疾而非比乎棄疾方假義矯虔固未嘗置口頰間而吳實不能自安其身矣此吳之所以出奔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按晉爲平丘之會本欲乘楚亂以圖復伯乃徒陵辱望國以自失諸侯之心及楚平即位假義有爲如封陳蔡復遷邑施舍寬民宥罪舉職諸所舉動志豈在小晉乃因其不擾中國遂釋南顧之慮逞伐狄之師玩寇敵而事遠畧何悖謬哉且十二年巳伐鮮虞伐之又伐荀吳本以殄滅爲期者也觀十七年陸渾之滅無非拓地計何嘗有不納叛不受降之心者耶左氏載圍鼓之事誣矣

冬公如晉
臨川吳氏曰平丘之會公不與盟大夫被執公既往朝而不見納辱亦甚矣至此又往朝焉蓋畏大國不敢以辱爲耻也
十六年春齊侯伐徐
按徐在江淮之間實吳通中國要路當晉悼公結吳以制楚時與盟會自昭四年楚靈王主盟中夏恐強吳爭伯因執徐子于申以斷其道若齊距徐甚遠且無仇隙何以伐爲蓋齊吳姻好聘問往來是時吳方不競于楚徐必爲楚斷道則不便于齊多矣勤兵遠畧爲是故與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按戎蠻戎之別種其地在申葉許鄭之間南界于楚之白羽稱戎蠻者猶赤狄之有潞氏甲氏留吁舒之有舒蓼舒庸舒鳩也旣稱爲子則必酋長巳封久居中國者矣夫外事不書蠻夷相殺何以書向化之戎屬居邊鄙楚疾誘殺孜焉啓疆故聖人書之以戒中國也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巳亥晉侯夷卒

子去疾嗣是爲頃公
按晉自文公倡伯奏勛城濮威行中夏匹休齊桓襄公雖藉文之餘威志欲繼伯而絕秦樹敵楚患尋肆靈成景公政在權臣大廢伯業無足論矣厲公挫狄伐秦敗楚鄢陵視襄有光焉而志于强戰歛怨必多亦倖勝耳悼公毅然修伯與楚爭鄭六卿和睦駕楚蕭魚其善陣成功者乎故晉之能攘楚者三君文節制者也得上策焉悼寬紓者也得中策焉厲剛急者也得下策焉自平以下無策矣平公資性優柔權家益横

纍開分伯楚遂主盟晉伯之所以終衰而不能復振者乎公實爲之也昭公雖欲懲平之弱而大勢已去力不可挽况其德不足以服諸侯則國事日非又何怪乎頃定之日替也哉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吳徵氏曰卿共葬事畏晉也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按三年穆公來朝至此十有五年又朝魯雖不競小邾可謂有禮矣而魯終無一答何傲慢如此哉又何怪晉之屢却辱公也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按周之六月於夏爲四月建巳是爲純乾之卦正陽之月也陰氣未動而侵陽孫齊之兆預萌于此矣意如陰懷逆志自謂人所不知而天戒顯然寒其肝膽故飾詞以禦昭子豈真不識正月哉

秋郯子來朝

按左氏載昭子問官之對仲尼見而學之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信矣然孔子删書斷自唐虞而下至於論官惟曰揆岳牧伯公孤卿士等職而已若雲火龍鳥之類不少概見何哉蓋上古時朴事簡故可因瑞紀事以名其官中古文明漸開世變事繁故必分職正名命以民事孔子欲立萬世宜民之道是以舍遠而取近也郯子乃謂顓頊以來不能紀遠而紀近則聖人固有以折衷之矣所謂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者非耶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按諸戎雜處伊雒偪我諸姬陸渾則又素服楚者也是時晉伯已衰不能抗楚而欲剪其羽翼當奉王命約與國驅而逐之以夾輔王室爲義則師直氣壯諸夏傾心亦足以固根本而備荆蠻乃以楚誘殺戎蠻之故篤言有事三塗掩其不備而襲滅之是利爲已有而非攘以尊周也藉令非萇弘先見戎備素警則爲王室之震驚大矣觀此則前左氏所稱荀吳圍鼓之事不益誣哉故書名書滅以罪之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季氏私考曰大辰心星也星之有名或以其形或以其位或以其事或以其人星本無名名因象立上別三垣下分列宿所以定天體紀日躔初無預於占驗也故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焉春秋時始以辰爲商星參爲晉星龍爲宋鄭之星鶉火爲周分而分野之說因之以起循至戰國游談之士附爲惑世之言凡占休咎類三星名殊不知名星之次雜出無倫而事變無窮亦非星名所能盡紀其說有不可通者而牽以私智推求偶有神合遂謂天常是先王敬授人時之實理反爲術家之所晦矣故彗孛之流氛祲之大者也其爲咎徵明矣而王室嫡庶分爭在五年之後乃其偶合者耳豈專屬加心之應哉故以心名天子明堂前星名太子後星名庶子則可而以爲占必在是則不可知此則知春秋書孛但當求占於氣而不必指應於星矣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按是時楚勢盛强晉巳不敢與抗所與爭衡者唯吳耳吳屢受楚兵襄二十五年吳伐楚門于巢卒兵亦未及楚也今闔閭始以兵入楚境雖師徒敗衂餘皇被獲然光隨以計勝楚則兩敗相當而吳之日張楚之日削實基于此故春秋志之見吳楚代稱之會而中國之勢不可復支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子午嗣是爲悼公

夏五月壬午宋[illegible]鄭災

按辰爲火孛爲水水者火之牡孛在辰是水失其位而反伏于火下則火無所制其出必盛而周之五月乃夏之三月正火出之候故災見于此月耳然天無二辰火行無地不流寧獨王于宋衛陳鄭但梓慎裨竈既專主四國同日之災則魯必將以火否驗其說四國聞二子之言亦惟恐有災以應其象而四國地方千里則以是日火者必多有之故各以火來告而二子之言于是乎驗其實列國之以是日火者未必無也特不告耳何足異哉公羊謂異其同日而俱災則泥于說經矣乃聖人亦何以書焉蓋前書象此書事見天人相與之際捷于影響欲後世之見災思弭也子產很云天道遠人道邇岐而二

之是豈善言天者哉

六月邾人入鄅

季氏私考曰鄅妘姓子爵小國而宋之姻也宋爲大國近在邾南邾雖事大恤鄰猶恐獲罪而無故入鄅以追其從寧非召兵之道乎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按白羽即析本楚西北鄙地杜氏云自葉遷非也九年許已自葉遷夷矣季氏私考又謂許人遷夷惡治可居楚人欲築章華臺故又遷白羽

亦非也臺在許未遷夷之前也許畏鄭樂遷故楚從其欲耳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按鄅夫人宋向戌之女故向寧請師以報入鄅之役然君親師師以報其女怨不已過乎春秋乃書爵以與之何也蓋中國無霸強陵衆暴綱紀蕩然邾以蕞爾小邦而侵魯鄙用鄫子黠驁素甚故宋元親討之以懲其暴橫非過也稱爵而予不亦宜乎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按許世子弒君以毒弒也先儒紛紛辨論皆爲止不嘗藥故耳竊謂餽藥不敢嘗以未達也侍醫和藥亦不可不嘗慎之至也藥由己進則不必嘗决無毒也今觀左氏云飲太子之藥卒則毒由太子又何問其嘗與不嘗哉藉令藥本無毒病劇而終然飲未幾而卒則悲痛悔恨無可柰何有死而已何故奔晉奔晉者重死也無論有毒與否有重己死之心即有輕親死之心況欲速求位之心勝寧保其非以毒藥進乎是以觀其奔而弒君之罪無可解矣故聖人直書之

曰弒其君公羊云止進藥而藥殺得聖人之旨哉

己卯地震

汪氏曰經書地震者五昭公之世再見此年及二十三年是也夫地道安靜以震動爲反常之異臣道恭順以悖逆爲犯上之惡是時季孫強僭已甚天之示變欲人君之有所警而以德銷之也昭公漫不知省遄及於難悲夫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季氏私考曰高發偃之子也莒與齊密邇而不

事齊庚輿又以郊公在齊之故尤不相能齊欲服諸侯當自莒始蓋欲逐庚輿而歸郊公以爲利故伐之此齊景窺晉襄而爲鄅陵爭霸之端也

冬葬許悼公

王氏輯傳曰君弒賊不討不書葬者非史策故不書也亦非孔子削之以爲義例也必是賊自當國不肯禮葬其君不赴於列國故也間有書者或其人自隱罪逆同繼位之常禮葬其君如蔡般是也或賊已就討或出奔而他人繼葬之如禮列國往會如許止既奔而斯繼之是也公穀不知此義乃以君弒賊不討不書葬爲春秋定例至于悼公書葬謂之赦止恐非經旨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按會者子臧之子鄸者子臧之邑曹自成公京師歸後歷武平悼三世國内安靜未聞有叛逆之臣意必子臧之清風令德有以薰陶之者況爲之子者乎公羊氏乃以會之出奔爲叛又謂經不書叛爲賢者諱夫叛逆而以其祖父故諱之是管蔡不當誅于周也況春秋書大夫自其叛邑出奔者必先書叛如宋華亥向寧自南里出奔楚先書入南里以叛宋公弟辰自蕭來奔先書入蕭以叛今書自鄸出奔而不先書叛又安得槩目出奔爲叛乎但出奔之故無傳可考則亦闕之而已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按據左氏所載則殺縶者實齊豹北宮喜諸人是衆殺之也而何以書盜蓋明家作仇脅權相戕皆盜賊之行不必刺客竊殺方爲盜也況公子以跛坐受白刃非盜殺之者乎但靈公受國于有疾之兄而不能曲爲庇護以全其生反令其干政取罪巨室是縱兄以誨盜也故稱衛侯尊之也稱兄親之也稱名憫其以疾孫位而終見殺也皆所以罪靈公也胡康侯乃因仲尼責宗魯之言而歸獄宗魯夫魯知豹謀欲周事之而不以告其主誠爲食姦受亂蓋不義犯非禮矣然能以死自明亦不學無術之人耳若將與手刃殺人者同科而論可乎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季氏私考曰華亥華合比之弟華定華弱之弟向寧向戌之子二族本宋之强家也至於華元則專恣無君而宋昭遇害向戌則奸邪蔽主而世子痤遭讒此其不忠之大者也然其才智猶足自文而子弟效尤遂成惡族矣宋元公惡之於理亦正豈可以爲無信多私哉但平公在位四十餘載僅去華族三人法以漸行故無他變元公乃欲一旦併去三大夫之族則施爲已無序矣安得不生亂哉君子違不適讐國陳宋之讐也故三大夫皆往奔焉則欲依陳以爲亂而

宋其危矣

按觀左氏前後所載華向之事似失實難據夫丙申華向殺諸公子癸卯取太子欒等爲質則其心已甘于叛逆勢甚猖獗不可犯宋元何由得取華向之子與之盟而爲質乎及華亥與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猶知有君臣之分未爲甚訽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愛子之情何切也乃不忍其訽遂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是不惟不諒華氏食公子之有禮且忍棄太子而不顧矣豈人情乎及公既殺華向之質則華向之仇公者當何如乃華亥止向寧之殺太子而遣華牼送三公子歸何其始之横逆而終之柔順也于情于勢俱自矛盾故曰盡信書則不書無書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子朱嗣明年朱奔而隱太子之庶子東國立是爲悼公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季氏私考曰晉頃公即位五年魯君未嘗朝賀

而晉侯先使士鞅來聘亦猶二年韓起之結好也晉卿來魯多爲求賂而况鞅賢不及起乎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按宋元公殺華向質子亥寧等懷恨已深其初出奔時不即爲叛者獨以華貴遂爲大司馬忠于公室故未敢動而貙僚之間則未必無交搆之情且奔適仇國其志可知矣今華貙既殺多僚刼父以叛則内應有恃遂藉陳入叛惟恐失時奚待貙召之而入哉南里宋國城内之里名蓋盤據腹心之地不特城狐社鼠已也藉令費

遂父子無數三人者亦焉能直入都城之內哉
春秋甚爲宋元危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杜元凱曰叔弓之子伯張
冬蔡侯朱出奔楚
按朱平侯廬之子也左氏載費無極取貨于東
國嚇國人出朱而立東國東國者廬之弟朱之
叔父也夫朱曾祖靈公般爲楚所戕祖世子有
爲楚所用今廢置之權又出于無極之手乃忘
其世仇而復依于其國何其愚哉
公如晉至河乃復
按公之如晉報士鞅之聘也士鞅不遂所欲故
又爲見拒春秋蓋傷魯之削滋甚而不能以義
自強耳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按莒素服于齊自庚餘以郊公在齊之故遂與
齊不相能九年齊高發伐之而倔僵如故今北
郭啓伐之而反敗于壽餘則庚餘之強暴甚矣
于是景公親帥師致伐始得其行成然猶彼此
莅盟不甚相下則莒之民力亦疲于奔命矣寧
不大惡其君乎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按前書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此書自宋南里
出奔楚必繫以宋者見華向之出入自由而宋
若無人也然當是時不有楚遠越之援則華向
猶有所顧忌不有戎諸侯之請則宋人亦未必
相從故凡亂臣畔逆之事不特其身甘犯不避
亦爲之羽翼主持者樂于亢不秉獎亂人以助
成之耳春秋前書自陳此書奔楚併罪之也
大蒐于昌間
按八年秋蒐于紅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此年
春大蒐于昌間乃三家假蒐禮以數軍實擇材
勇以強私黨耳故蒐不以時公不預事春秋屢
書爲後世戒也昌間魯地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叔鞅弓次子輒之弟也本以奔喪如京師而景
王葬期太速遂因會葬故併以葬書夫天王喪
葬諸侯久不奔會此特遣貴卿亦春秋所僅見

者但昭公本意以屢爲晉拒故歸奉天王又適値王室之亂則明年叔孫舍復如晉矣其不能自立固如此哉

王室亂

按景王太子壽早夭猛與匄皆其母弟子朝庶孽也猛長而貴朝幼而卑王愛朝將立焉不及而崩子朝恃寵爭立諸大臣不服于是劉子單子欲附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欲附立子朝彼此相持皆未即位所以三月即葬景王者蓋劉單欲使王猛急成喪以行事也于是子朝作亂

劉單相攻諸王子皆奔走于外而王室空矣王室即京師也不曰京師亂而曰王室亂者蓋京師者統一國而言王室者主王家而言景王寵愛子朝使孽子配嫡則亂自內作非由乎外也故曰王室亂如周誥所謂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之類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按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至是八年矣猛既爲長于次應立劉蚠單旗身爲世卿何不勸王早立以定國本乃泄泄不爲之計及王崩子朝作亂始欲挾正以令人不亦晚乎故成王室之亂者劉單二子也皇與王城相去不遠不居王城者子朝在焉人心未一故居皇以待其歸耳以者專擅挾制之辭猛稱名者不成爲君以見劉單之私而奸雄之所以冀非望者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按王城即武王定鼎郟鄏處東周之京師也王室既亂國內無主故不稱京師而曰王城然是時子朝實在焉故入者難辭也左氏載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

王城而經不書者何以猛入即卒未成爲君無以成晉納王之功耳

冬十月王子猛卒

季氏私考曰王子猛與王子虎王子瑕王子朝同稱則猛雖于次爲正而實未立爲王者也不書日不討喪也書卒魯往弔也此可見昭公之習儀以亟矣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按叔孫婼見執左氏以爲由于邾人之愬季氏私考辨之當矣至謂叔鞅如京師將假王靈以抗晉亦非魯之所敢也大抵是時晉至元公文襄厲悼之餘威澌滅殆盡且偪于吳楚之强一毫不得自逞惟圖誅求一二弱小以足國用故昭公數數見拒意欲有所利也而昭公不解其意竟使叔鞅如周似有輕晉之心矣此婼之所以見執也

晉人圍郊

按郊子朝邑也是時王室棼亂天位無統皆由子朝之故晉爲方伯不躬率諸侯以赴其急直取子朝以定王位乃徐遣大夫帥偏帥薄之爲援勤王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胡氏曰失德不葬若蔡侯東國是也王父殺父見用又奔之失德也弟申嗣是爲昭公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按庚輿以弟嗣兄郊公在齊日懷覬覦且庚餘逞其凶暴敢與齊抗則齊之欲納郊公也可知矣烏存之逐夫亦有所藉而爲之者其來奔也以魯吊去疾之喪故託以爲好耳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按六國皆素服于楚今楚徵師救州來惟胡沈君至餘皆遣其臣則吳子光所謂畏楚而不獲已者是已陳蔡許乃中國諸侯而序于頓胡沈之後貶之中又加貶也雞父楚地在鍾離之西州來之東吳將伐州來而未至故禦在鍾離而戰在雞父也滅者身死而全軍敗沒之稱生得

春秋翼附　卷之十八

曰獲六國皆敗而喪師之凶三國尤甚故特言之左氏稱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而經不書楚者蓋當是時楚師殿後實以六國先嘗之六國既敗則楚師遂奔而未嘗與吳接戰矣故不書楚見楚之畏吳以愚六國吳之强勁而無楚也然其謀實出于公子光則僚之禍不亦胚胎于此乎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按天王者敬王匄也匄爲子猛同母弟猛卒則匄于次爲正使劉單當猛卒之後卽迎立敬王

于王城則名位一正孰敢不從乃遲疑觀望自失機會于是子朝兼閒自郊而入以依尹氏尹氏遂以世卿之權擅立子朝奸天位居王城覦君固有至二十六年冬敬王始入于成周子朝奔楚則四載之中正統絶天下無王矣故春秋于尹氏立子朝之年即冠天王于上所以黜子朝而明正統也非聖人孰能書之哉至于子朝纂位尹氏擅立之罪不待貶矣狄泉在王城之東

八月乙未地震

按左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與乙未差三日是周魯皆震也蓋子朝七月纂立而即有此變示不可以一朝居而昭公陽州之孫亦預兆于此矣天人相與之際可畏哉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按昭公五如晉而四爲所拒今爲請叔孫婼而往然晉人貪財非賂不可公受制三家賦幣何出徒自取辱耳故幸其有疾而書也觀乃復之辭可見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按孟僖子不能相禮卑君辱國無可書者獨知尊重孔子以說與何忌屬而學禮焉其與侮慢自賢不能式穀其後人者大有徑庭矣

叔孫舍至自晉

季氏私考曰舍固魯之賢大夫也其見執於晉以禮自持不爲所屈所以抗晉也而晉亦自此不能責魯矣考之經文或當如此若謂舉周制以折諸大夫之並坐則此時邾不至晉也恐別是一事而附會之耳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子成嗣是爲悼公

冬吳滅巢

季氏私考曰州來及巢皆楚東屬國而近吳界上吳欲凌楚所必爭之地也而況襄二十五年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巢又吳之世讎乎吳自壽夢卒後累被楚兵遏及餘祭之輕死寡謀宜其終身不振矣夷末圖治國力日振亦不急於復怨直待楚平王之怠始滅州來至於王僚益

勇於鬬長岸雖父之兵相繼而起尋又滅巢漸恢楚境夷末所養之銳其在今日乎楚平王知謀才畧不下於僚然而兵頻境蹙漸非吳敵豈非委政費無極等小人用事政日非而姑欲厭戰以息民耶柏舉之大敗已蠱於此矣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公孫舍如宋

按左傳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說者遂以是譏意如之專妄昭子之卑辱但意如預政行事始見于十年伐莒卽以

正卿列于叔弓仲孫貜之上至此又十五年巳幾强仕何久逾時不娶耶卽係是繼室然以昭穆論之公若爲平子庶叔父則其姊爲庶姑姊所生宋元夫人與平子爲弟妹行元夫人所生子于平子爲甥女是豈宜相配者乎且身爲貴卿苟非大卑汚無恥者必不爲同寮逆婦况以舍之守正不阿者而肯爲辱人賤行耶此左氏之說未敢信以爲實也然則舍何事如宋哉此必以華向之亂遣人相弔而宋與鄭近則王室之事因可覘問耳或又謂意如當國專利事大

缺禮致昭子爲晉所執故因宋元係意如外舅謀往行媿蓋屬揣摩矣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按是時楚氛稍息吳越競强中國之勢已不可反而王室糾紛天王播越則東周共主又無其人此實姬祚將傾之漸也藉令桓文再作其爲力且當百倍于前又何責于昏庸之晉頃哉故非鄭游吉以嫠不恤緯之言動范鞅大國之憂則黃父之會無矣然當是時兩鞅當國專政一

則曰期以明年一則曰明年將納王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其此之謂與及至于會又皆諸侯之大夫此春秋之所重傷也

有鸜鵒來巢

按鸜鵒穴居北方之鳥南不踰濟濟經齊魯之界魯在汶水之南今來魯而又巢居非常故書也大抵國家運祚傾頽氣象消索則物怪人妖自爾叢集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此之謂也是時魯之國事日非昭公將孫聖人感于鸜鵒而記異若曰此類亦有來巢云耳胡康侯謂鸜

鴰宜穴處于下季孫宜臣順于家或謂公子宋有國之祥則迂且鑿矣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按大雩有書於秋冬二時者以一雩不雨而三月皆雩也然未有一月再雩者况六月已修龍見常雩此又再雩則太黷矣况辛爲郊日雩而用辛豈倂祭帝乎是失禮中之又失者也

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季氏私考曰左氏載昭公伐季氏事輕率寡謀如兒戲然皆不足據當是時魯之兵食已不屬公而季氏權勢已成威行中外不惟羣小不敢輕犯雖公亦豈得遽有爲哉苟有動焉彼必先察怙衆懷奸豈能無抗而肯歉然登臺請罪邪若叔孫舍仲孫何忌皆魯之賢大夫也公果欲去季氏則二家自宜與公同謀必無不助之理傳乃謂叔孫氏陷西北隅以救季氏孟孫氏殺郈昭伯以伐公徒則二家亦黨季氏不可以爲賢况舍本爲公謀弱季氏者也而何忌方居喪學禮未預國事安可以助逆之名加二賢哉左氏所傳蓋皆爲季氏文奸之說也

按魯君失政已歷四公季氏專政已經三世其所以隱忍而未動者徒以區區名分尚存耳是時王室大亂晉伯已衰季氏又何所顧忌乎昭公年已逾强童心未改聽讒人之計忽懿伯之言而遽然致伐則季氏得以自救爲名而伐公徒殺郈伯惟其所逞矣彼雖不敢剚刃于公而公豈能自安其身乎陽州齊魯境上邑公倉皇出奔惟齊爲近而十年受欒施之奔恐齊猶懷舊怨故不敢直入而徘徊顧慮暫止境上以覘齊侯之意耳造次無聊之狀不亦悲乎

齊侯唁公于野井

按唁吊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吊野井齊地在濟南與陽州交界公知齊人不拒遂漸進以至于野井齊果出迎而唁之雖見景公之不失禮然實拒公使不至于國都耳觀取鄆居公可見矣乃欲以千社致公何其詐乎此子家覊所以預見其微而以無信薄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按舍魯之賢大夫也左氏載司馬鬷戾陷西北隅之事固爲甚誣然觀舍之爲人亦柔順有餘

而强幹不足者也夫舍與子家羈均以賢稱但子家駒經無所見卒亦不書而舍則書如書至書卒照耀簡策則雖未嘗秉國執政豈非魯國之所倚重者乎當議人與公謀伐季孫之時舍卽不能爲公家畫萬全之計以袪除宿蠹亦宜善爲調停使公私兩全無害可也乃泄泄然無端如闕罝理亂于不聞而公家之事遂潰敗决裂不可收拾矣及季氏肆逆君父蒙塵又不聞有竭蹷救援之舉迨自闞歸而平子稽顙有得改事君之悔遂爲緩頰于公然猶曰將安衆而納公亦未定之辭耳後見平子有異志卽祈死自裁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死何以塞責哉故曰柔順有餘而强幹不足者也李廉氏以爲遠不及寗俞信哉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按左氏云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胡康侯遂謂宋元意如外舅不比之顧而欲求納公正倫恤患賢于當時諸侯遠矣是不然當曹氏許妻意如而遲疑未與樂祁告元公曰與之魯君必出失民久矣是知季氏將逐君而嫁之女也夫以上公貴女與外臣爲繼室老夫女妻豈其所樂配哉不過利意如之有魯耳使誠明于君臣之義則平日舅甥間何無一言抑制意如僭偪之行乎今意如逐君恐爲伯討故將往晉居間以爲蓋衍免死之計耳卽或有意納公亦不過爲意如解釋豈眞有正倫恤患之心者哉但中道而卒事無踪跡宋人爲君文飾故以納公意來訃曲棘本宋封内而書地者史官亦因訃直書之耳恐非特書地以别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按鄆在濟西與讙龜陰遙相望者自宣十年齊分其地以歸于我則田歸而邑亦來附矣成公四年以取汶陽田故恐齊復來爭鄆而城以備齊則鄆非齊之所必爭而垂涎有日者乎今昭公寄寓是齊奇貨也遂假托居公以取之至二十九年鄆潰而其田遂爲齊故物矣此景公自利之術也而說者或以爲塞責或以爲善處寓公不亦謬哉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按此書法有二義公每出書至必見廟而居寢今曰居于鄆見爲姦臣迫脅而不敢見其先公居于寢廟也所以罪季氏也公之孫齊望其討罪而反正耳今不惟不知請討之義且置公于魯邑與姦賊爲隣是不以寓公之禮待之矣所以罪齊景也審如胡康侯存防之說是齊之取鄆居公爲得其道而昭公亦可久安于此邑者乎

夏公圍成

按齊景既欲謀納公何不親帥銳師討正季氏

之罪旋奉公歸國乃聽梁丘據受賄緩兵之計僅遣公子鉏帥師從公是塞責也孟氏世忠公室公乃釋逐君之賊而越郕以圍成是遷怒也公離齊居鄆勢方孤立今又以偏師遠涉險地藉令季氏逞其不軌以一師截其歸路吾不知何所稅駕是蹈危機也春秋特書曰公圍成所以罪昭公之誤與師旅齊景之爲謀不忠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公至自會居于鄆

按季氏賄梁丘據使以宋元公叔孫舍事怵齊景之心故景公逡巡畏縮而鄟陵之會亦不過數小國之君耳又安能同心戮力討季孫之罪以正魯侯之位乎故上書會盟下書至自會居鄆所以譏齊景之無能憫昭公之遠于寢廟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子壬嗣改名軫是爲昭王平王奪太子建嬴氏所生也

按左史具載子西孫國之事其賢于商臣虔比之徒遠矣孔子云夷狄有君黨謂是與然他日又以彼哉外之豈以其負賢大夫之名而不能

革僭王之號歸順中華卒召白公以亂楚室耶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吳氏曰王城曰東都蓋以鎬京爲周之西都東對西而言也成周曰下都蓋以王城爲洛之上都下對上而言也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于成周而居焉

按左傳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經何以不書蓋敬王自居狄泉已經三載晉頃公泄泄不爲之討今又不親自奉王歸正僅遣躒鞅帥師納王眞弁髦視其君矣故特書曰天王入于成周一

以見敬王不爲權臣所以而踐阼之正一以見
大統始定于今日而人心咸歸則不惟于朝之
僭僞者不得久奸凡爲臣子而不以勤王爲義
者寧不惕然知懼矣乎說者拘拘以京師成周
及以即位內外爲辨則非聖人之大旨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按先書天王入于成周後書子朝奔楚見子朝
盤據王城不肯屈服必待大統既正而後倉惶
奔竄也尹氏首惡召毛朋黨故併及之以者見
子朝之立與奔其權皆制于三臣也稱王子者
國人不與爲王也不奔中國而奔楚者三臣以
妄奸天位必不容于中國且欲倚强夷以睥睨
王室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按如齊求納也居鄆不遂所願也公亦甚窘矣
夫以景公之賢一惑于梁丘據之說始終不能
納公况其他乎傳稱晏子以其君顯不識晏子
此時在不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按傳稱公子光使鱄設諸刺僚則宜以光爲首
惡而經書爲稱國以弑蓋僚之嗣夷末父子相
繼自是正禮而國之臣若民奉之爲君亦既十
二年矣但公子光以傳至夷末札又不肯立而
逃則弟及之禮已終而已當嗣統踐祚以奉父
樊之約理雖長而勢實不順心懷覬覦未嘗一
日以僚爲君也故以光論則是欲貴之心必不
能不弑僚以臣民論則有捍衛之義必不可使
光弑僚若書曰光弑其君僚則不足以服光之
心若去其君而書弑則不足以服天下之心聖
人于是權委罪于國人而書吳弑其君僚若曰
國人不能捍衛即同國人弑之云耳蓋當是時
爲季札者雖懷避位之貞苟有爲國之念當權
受夷末世及之序隨即擅光以全諸樊父子之
情則臣民咸服僚必不敢相競而爭豈不兩全
而無害乎此實春秋之微意隱而不發者也或
云王僚在位勇于戰鬬殺戮太多人人共憤而
欲殺之故以國弑則凡百姓有怨于君皆得而
弑之乎或以光者諸樊之冢嗣夷末既終季札
逃位大臣不當立僚而當立光故不以光首惡
則樊光父子也夷僚父子也光得執父子相

之禮而弒僚僚獨不能執父子相傳之禮弒光光弒頻仍而終無已時也此皆不繹乎春秋之旨者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按楚無郤族豈晉之郤氏被難流寓于楚長子孫為卿者乎宛之行實無所考據傳但稱其直而和國人說之意其為人必善翹同類之過而好行小惠以得衆者故貪婪讒佞之徒忌嫉生謗以至殺其身也坤之六四曰括囊無咎無譽蓋無道之世不惟咎足以取禍譽尤足以召殃故象曰慎不害也郤宛之殺殆未知此道乎稱國以殺見楚國無政也非以國法殺之謂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按是時天王入于成周則大統既正諸侯不可無朝賀之儀魯侯被逐居鄆則冠履倒懸諸侯不可無援納之舉晉頃公襲文悼餘威忝為盟主而無涓埃之助于敬王之入則其心實有歉然者故遣士鞅會列國大夫謀戍周以自飾而齊魯不至卒無成謀則晉令不振諸侯無王具見之矣又焉望其納公乎況晉之六卿猶魯之三家也宋衛固請而士鞅難之必季孫獨賂士鞅蔑視犂喜故從中作梗耳左氏聞此遂謂原有納公之謀不亦誤哉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家氏曰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又來奔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兇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為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快邾之賤者春秋録無所遺誅季氏之無君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按左傳載陽虎伐鄆之事則公之如齊當必訴此然齊景享公使宰獻以褻之使重見以汚之無禮大甚則范獻子謂季氏有齊楚之援非虛語矣孰謂景公晏子之君臣而有是耶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按公見齊數數加辱必不納我故如晉以求託然晉之六卿與魯之三家實黨惡相濟者也故

又從中沮抑而不得入進退維谷不亦悲哉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子蠆嗣是爲獻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子結嗣是爲頃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按昭公不見納于齊故求託于晉晉乃止之于狄地使問不通絕無待寓公之禮則與野井親唁取鄆居之者大有間矣此公之所以復歸于鄆也而高張之唁竟貽公以譏誚焉何其淺裹褊見哉夫以晉頃柔闇其受制于士鞅不足言矣景公有晏子以爲之佐亦爲梁丘所制終不能加禮于望國之君何哉故春秋書公如至不厭重複所以深著頃景之罪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汪克寬氏曰意如剛忍兇悖必無歸馬之事昭公居鄆四年始適乾侯鄆猶未潰而左氏云每歲歸馬於乾侯不亦謬乎脫有是事亦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此小人之欲掩其惡者也又云昭公黜公子務人而以公衍爲太子是時昭公在外何暇易太子乎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按叔詣欲納公而卒意如遂謂天命無公非已之罪則梁丘以宋元昭子之事沮齊景士鞅以天贊民助之言沮宋衛非意如賄囑者乎矯詐誣罔縱肆無忌如此千載之下聞斯言者猶髮上指冠而齊晉之君乃若罔聞知耶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按說者謂意如間公如乾侯誘其民而使之潰事誠有之然昭公平日既無德澤固結而居鄆之日又不知反躬自咎以收拾人心而圍成會鄟如齊如晉之役車無停轍則勞民動衆而區區小邑何以堪命鄆之潰豈待意如之誘耶春秋書此憫昭公之無所歸以戒後世爲人君之失道寡助者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范淳夫曰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唐史列

武后于本紀不沒其實以著其惡竊以爲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于高宗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安得而間之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

按是時公在乾侯不得以通于晉而頃公書卒葬者季孫遣使以弔喪送葬也代君行事不臣甚矣子午嗣是爲定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按徐在江淮間寔爲勾吳通中國適荊楚之路四年楚虔恐吳爭伯因執徐子以斷其道則徐久服于楚而吳深憾之矣今楚勢既衰吳欲伐楚故先滅徐徐子懼死逃命奔楚左氏乃云章羽斷髮携夫人以逆吳則既降矣何必奔哉其書名先儒以爲不死社稷非也竊謂國君死社稷與奔降者皆當書名使後世知其賢不肖以爲勸戒若謂死社稷不名則反沒其令聞而萬世之下焉知死節者之爲誰哉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按荀躒盈之子而罃之孫也適歷晉地是時晉定公初立有志復伯故欲納公以收諸侯之心觀其城成周會召陵其志可見矣乃士鞅以受賄之故蒙蔽新王私囑意如意如遂敢肆然就會虛辭惑聽則不惟無昭公且無晉定矣故會以意如爲主所以著其權謀智力之大而卑晉之君臣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子定嗣是爲宣公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按意如之賂士鞅畏晉討也未必沮納公也故士鞅私于意如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而意如答荀躒亦曰從君而歸臣之願也蓋昭公柔弱素刼制于季孫歸與不歸等耳當時若不伐季氏豈遂見逐乎故荀躒唁公而猶曰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使公能乗晉定之意忍恥歸國季氏豈遂逞其不軌以冐弒君之誅乎乃遽曰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是與晉爲誓也于是荀躒掩耳季孫歸祭而公卒死于乾侯矣豈非一言必逐之說誤之乎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邾大夫濫邾之邑名許翰氏曰邾快黑肱相繼來奔季孫當國以類至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闞
按昭公爲魯國之君四封之内皆其土也况闞者魯羣公之墓在焉公爲季氏所逐越在草莽不得奉宗廟之祀者八載于茲意如會荀躒而歸亦必有不能安于心者故以闞與公使得近先公之墓而奉祀焉公因得而取之耳不然流離瑣尾又安所得甲兵而爲畧地之資耶書曰取者見向非公之有如取諸外也
夏吳伐越
按五年徐越從楚子伐吳前年吳已滅徐今又伐越欲剪除楚黨以爲入郢之計耳不知越之强實勁于楚吳之命已懸于越此夷狄消長之會實係中國難返之勢也故聖人深致意焉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季氏私考曰王以正得國而又能自樹立故既入成周即於此定都不復返王城以劉單羣族在焉遠惡黨也成周之城非爲城圯以其狹小不足以容衆故擴而大之如狄泉本在城外今則遷入城内矣若爲圯而城則完舊而已何待勞諸侯之大夫耶工役大興侯邦咸集非敬王輯和人心豈能恊一如是哉書此以見王澤之未竭而晉定之霸猶能率諸侯也成周既城新都定焉則後遂謂之京師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黄震氏曰昭公在外者八年卒客死乾侯蓋季氏之專政四世矣民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君矣至此極豈不悲夫然史墨對趙簡子反譽季氏君臣無常位此非君子之言蓋借季氏之惡耳

春秋翼附卷之十九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定公

名宋襄公庶子昭公之弟也母不詳何氏夫人娶不見於經在位一十有五年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三月

季氏私考曰凡首年首月雖不書即位必存正月以國有君則有政也定公始于六月即位則歲首猶未有君故不書正月而直以三月起後事也胡康侯曰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是已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按晉定公志修伯業則當務之急莫大于朝王今嗣位三載此禮缺然則成周之城謂之義舉則可謂之尊王則未也何以令其臣故輦轂之下慶賞刑威皆當請命天子即晉侯親在督役且不得擅執見事之百工即宋公亦不得自執天子之命卿況以大夫而可執列國之大夫哉今范獻子以宋仲幾不受功不請命于王而私執又不歸于王之士師是不知有王也蓋晉之六卿招權擅政素不知有王室而定公初立又未甞倡以尊王之義故率意妄行其在京師猶其在國都耳春秋人其大夫非即所以人晉侯乎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季氏私考曰昭公既薨魯群臣必當即議立君矣以左氏考之則昭公生務人及公衍二子從在乾侯季氏之所忌故不敢復入公子宋以昭公母弟雖亦從公在外然於季孫無忌子家羈所謂貌而出者也故喪至壞隤而宋先入正爲國久無君也意如必欲抑使聽己所爲故不以時定位意如之於昭公禮皆從薄如葬則太速祔則太遲是也豈爲喪紀而君宋於五日之後哉況昭公喪自外歸斂事已畢何待五日而後殯乎不過假此以持宋而市己擁立之恩耳意如悖逆無道豈可勝誅魯之羣臣有能如晏嬰之輔齊景公者則季氏之族將必與崔杼同夷

矣卒無一人倡明大義雖賢如仲孫何忌亦以聲勢相倚懼弱其黨不能盡心一力以奬公室使宋卒爲意如所制而不得有爲魯衰自是不振咎將誰歸哉

按王氏經世謂定公受位于賊曾不念先君之有適在至比于桓宣非也公衍公爲不惟意如之所忌嫉而昭公之出奔客死皆起于謀伐季氏二子實不能無罪焉藉令宋孫位于適則意如固必不相容即國人之心亦有難使帖服者篡弑之事勢所必至與其冒萬世大逆之罪孰若順一時之人情以安國祚乎故定公雖不無欲貴之心揆之理勢亦合如此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按昭公薨半載始以其喪歸固因國未有主季孫欲久暴露于外以洩其忿若喪既歸定公已立何踰月遽葬當是時仲孫何忌學禮于孔子亦不執禮以爭之何畏懼之甚哉若非桀驁爲之言則溝而且謚意如之害公不遺餘力矣

九月大雩

立煬宫

按煬公季氏私考以爲伯禽之子考公之弟萬孝恭氏謂煬公以弟繼考公猶定公以弟繼昭公故季氏立其宮以明舊制避人譏已亦無的據左氏云昭公出平子禱于煬公則禱祖以滅孫理所不順意如必不若是之愚也此必淫邪之神世仰托之以祈禍福意如因欲逐公而偶應其求遂立宮耳不經之事聖人何以書所以甚意如之惡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汪克寬氏曰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亦但舉易殺者而言非霜殺他苗而不殺草也此年殺菽則舉難殺者而言他苗亦傷可知矣苟禾稼已收則耐霜晚熟之菽爲霜所殺又何足以煩聖人之筆乎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按禮天子五門雉門當中其外爲庫門而皐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爲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魯有雉庫路三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之制與天子同矣兩觀在

雉門外兩旁築東西各置一臺作樓于上以懸法象示民觀故謂之觀其狀巍然高大又謂之象魏臺下不爲門空虛洞達闕然爲道故又云魏闕蓋中門惟天子出入則開而兩觀之下則臣民往來之常路漢書所謂伏闕詣闕者即此處也觀魏闕一物而三名也然大雅緜之詩稱大王曰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則諸侯止宜二門而魯之雉門兩觀皆非其分子家羈所以爲僭而後世陳祥道云爲周公故則又爲魯解耳及者災起于門也非不以微及大也權歸季氏定公無爲則臨民布法之地亦爲虛設故災非爲僭也僭不始于今日也

秋楚人伐吳

季氏私考曰楚自平王以來國勢漸弱至昭王抑又庸劣適與吳子光同時而光則同辛苦以親其民修禮文以大其國又非王僚時比矣滅徐伐越此其志何嘗忘楚哉而昭王不能內自修德息民務寧外患而信任囊瓦誤聽舒鳩氏之誘而遣人伐之以弱臨强力豈能敵自是大爲吳困而不復能再報矣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按魯之有雉門兩觀相仍久矣災則必作作則必新春秋亦因事書之耳未必有他意也自左氏載子家以設兩觀爲僭公穀有修大加度之譏而後之譚經者遂同聲附和不知此時公室貧困興作甚難焉能侈爲美大而定公柔弱劫制强家豈可遽責以撥亂反正之事乎但攬權之志亟當淬礪更新則聖人書作兩觀而感慨寓之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按定公初立權歸季孫凡事掣肘不可槩責獨朝王一節乃綱常名分所係人心之所不能昧者試一舉行而諸侯不聳動亂賊不寒心者未之有也乃不朝周而朝晉何昏愚至此哉及河而拒亦六卿爲季孫之計也魯定之恥不待言矣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子益嗣是爲隱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季氏私考曰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邇近於費蓋依季氏也邾莊公必嘗懼黑肱導釁爲患矣至是隱公初立以先君時嘗與仲孫何忌同城成周來求爲此盟而何忌實受邾託矣惜乎何忌仲尼之徒庇邾者甫十三年而復以兵伐他何望其不失信哉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子柳立是爲懷公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趙鵬飛氏曰楚昭昏庸四鄰不親故晉定一揮而諸侯雲合一舉而淸南服誠反掌矣然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楚來盟晉文以四國戰楚而楚大敗今三倍於桓五倍於文纔一侵而退定公蓋制於六卿而不能進也卒之救蔡敗楚之功乃歸於吳終春秋之世諸侯不振吳越爭長其機實失於此

按晉定公志修伯業而坐失機會不足責矣[illegible]獨取蔡侯之工于謀審于觀釁而決于報復也蓋昭侯隱太子之子也含祖父之仇矢不共之志見楚昭昏庸囊瓦嗜利遂製兩佩裘如楚以蠱惑其君臣釁可乘矣遂沉玉誓漢質子乞師當其時天子遣元老會者十八國豈晉定力能致之亦憾楚人之暴橫而憐蔡昭之苦也及荀寅求貨蔡申豈惜一賂哉料其事不濟而激楚怒遂適吳以謀伐楚于是初戰栢舉而囊瓦奔鄭五戰入郢而楚子奔隨人知伍員之復父仇乎而不知蔡昭侯夙世之恨亦少紓其萬一矣故春秋序蔡侯于十五國君之上大其志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按沈與頓胡皆服楚之國召陵之會頓胡皆從沈獨不至必平日輔楚爲惡頓胡蔡許諸國常受其毒故疑畏不敢偕來耳觀蔡既滅其國復殺其君苟非懷恨之深何至此乎然蔡之所不共戴天者楚也楚雖不勁于吳欲以取蔡如兀上肉耳昭侯既與諸國侵楚今又滅其與國藉令楚子釋晉之恨而肆毒于蔡則如之何春秋

書臧書殺罪之也亦危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按魯積衰之勢至定公而極矣公之在國呼吸動静皆刼制于强家似不能出疆以請討今元老王會列國同盟儻能以季氏四分公室之事迫逐先君之惡極言申訴請移師以正之此非一機會乎即不然而表暴其罪施之文告令悔過自新季氏亦未必不少知懲戒柰何蔡昭侯以亡國之裔猶能集十八國之君以報父祖之仇定公以堂堂望國之主而不能出一言以雪

恥何昏庸畏縮一至此哉程子謂皐鼬之盟出于公意抑不知何作用也皐鼬鄭地

杞伯成卒于會

子過嗣是爲僖公皐鼬之諸侯即會伐楚之諸侯召陵爲伐楚而盟而不言卒于師者不成乎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按容城在白羽之南白羽在楚北鄙與中國爲鄰召陵之會許男預焉楚怒其内附故遷之容城以離其交耳先儒謂其違害就利而願遷故春秋以自遷爲文則何其不憚煩哉然盟會甫臨偪遷隨至許亦難乎其爲國矣

秋七月公至自會

按會以盟爲重然盟必先會皐鼬之盟王臣不在諸侯將歸乃會之要盟也此召陵之會故以會爲主侵楚無功不待言矣

劉卷卒

按卷即劉蚠當王猛之時挾君崇黨幾危王室非純臣也陳傳艮氏以爲敬王之難有劉子焉

是以卷爲賢故書卒矣然單與劉同事而不卒尹氏專權亦書卒是春秋亦從訃告云耳豈以卷有功于敬王而書之哉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按蔡昭既集諸侯以侵楚又滅沈以翦其黨則楚師之圍實其自取但晉既主召陵之會而坐視不救則荀寅之故也晉定之受制强臣輕棄與國有如是哉春秋書此危蔡且罪晉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按召陵之役荀寅以求貨不遂怨蔡故以無損于楚而失中山爲慮今蔡圍不救而鮮虞是伐酬其言也范鞅黷貨之夫與寅朋黨孔圉者達之玄孫無利于衛而繕甲相從不亦愚哉

葬劉文公

李廉曰天子三公稱公曾爲三公而有土爲畿內諸侯者亦曰公皆以其地配公字言之若祭公周公州公之類是也天子卿大夫爲畿內諸侯者皆曰子溫子劉子單子尹子之類是也然周末畿內諸侯卒皆諡公如成肅公單平公春秋因劉文公之葬特書以志其僭耳生稱劉子卒稱劉卷葬稱劉文公皆聖人謹嚴之筆也而何氏注公羊乃以其稱公之故而謂劉子本外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故上係采邑下係本爵其說無據不可從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按是時蔡圍已解故昭侯得去國而如吳吳之謀楚已非一日然舉兵之期寔自蔡侯趣之故稱以見其能驅使吳也非以吳形晉之難也吳雖夷習出自太伯之後與蔡同姓一時相與實有同仇之義焉蔡稱侯故吳稱子亦理也非特進而書爵也柏舉楚地楚聞吳師將至遣囊瓦帥師拒敵遇于柏舉吳遂進戰而三勝之可謂勇而銳矣合將衆而言故稱楚人囊瓦其主帥也瓦見得臣子側之殺楚法無赦故懼而奔鄭主帥奔則衆無統吳之入郢遂如破竹矣

庚辰吳入郢

按上稱子者以出師之始言故稱爵以見兵興之有主此稱吳者以戰勝之後言故但稱國以見師徒之深入蓋一役再有事則從其恒稱也胡康侯順天命奉天討之說亦祖公羊而爲之者似未安郢楚都也雖吳之行事無道不足以蔵楚而二百年中國神人之積忿亦少舒矣此非天之假手于吳者耶春秋書此非以大吳實爲中夏幸蔡昭幸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按左傳云周亟矜無資則蔡未見告饑公穀稱諸侯歸粟又何以獨書魯皆不得當時行事之

實而爲之說者也此季孫意如之謀也意如見蔡昭侯報父祖之仇吳能遂其所請不若齊晉君臣貪賂以棄與國者比儻魯昭之後亦有圖報如昭侯者乎將何以自免于罪戾故歸粟于蔡以悅吳計亦甚狡矣不然魯蔡雖皆姬姓之國實未嘗有一日之好于魯也況魯公室困乏國用且不給何得餘粟濟人哉

於越入吳

高閌氏曰吳之伐楚有安中國之意焉越乃乘其士卒罷敝掩入其國至十四年又敗吳哀十

三年再入吳若爲楚復讐者是以君子惡之嗟夫闔廬爭入郢之利而於越入吳夫差取盟晉之功而於越又入吳意有所逐而愛有所忘矣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子斯嗣是爲桓子杜氏曰于桓公之年書公子翬所以貶桓公也于宣公之年書公子遂所以譏宣公也于此年書季孫意如卒所以疾定公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婼之子成子也子州仇嗣爲大夫是爲武叔季氏私考曰季平子專權爲惡必以陽虎爲腹心虎之預政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及平子與叔孫成子相繼告終而桓子武叔嗣之皆稚弱不能自立國命遂爲虎所執矣公山不狃爲費宰侯犯爲郈宰皆虎黨也政安得自大夫出哉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報觀虎之役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游速子太叔吉之子也季氏曰此鄭叛伯之始

也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晉許以大岳之裔不能屈節於鄭而甘心向楚其亡固宜獨至是而晉楚俱弱春秋以終則世變亦可感也夫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按左氏載公爲晉討伐胥靡固不足據而季氏私考謂魯鄆田之故疑鄭與齊合故伐以威之尤牽強獨高閌氏謂晉以鄭滅許命公討稍是但晉與鄭近何不自討乃使魯越宋衛而遠侵

耶竊意三家分魯公室無民安所得師徒之衆是時季桓子稚弱陽虎欲竊其政柄故乘晉有惡鄭伐許之意遂具卒乘與公自將使魯之兵權先屬于公漸以歸于已耳故上書侵下即書至見無功往返公特爲陽虎假公濟私之媒耳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按陽虎欲竊季氏兵柄故使公自將以暗釋之然公既歸則尚未有所屬故遣斯如晉而何忌者斯之儔亞也兩人俱遣虎始得專執之矣此其爲謀不甚巧乎左氏云桓子獻俘陽虎强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是已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按晉卿黷貨爭權擅執國使固當稱人以貶之矣然樂祁犂未致君命而先飲酒通賄是以私交爲重國事爲輕已失使人之職分故稱行人見不稱其官宜執者也杜元凱以爲非其罪失春秋之旨矣

冬城中城

汪氏曰是時政在三家公室無民定公豈能役衆修城以備外患哉蓋陽虎欲去三家故託於懼齊鄭而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按鄆自昭二十五年齊取以居公三十年鄆潰而貳于齊齊亦以爲有功于昭而視爲故物矣况貪詐恃强即善其辭令以求復且不可得乃帥師以圍之耶蓋由斯桓初當國未諳事體忌習于禮不知兵討陽貨欲去三桓以奪其政遂給二卿以取罪于齊耳明年國夏伐我西鄙兵連禍結竟無寧歲誰生厲階乎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按是時晉伯既衰楚氛稍息齊景公欲乘閒圖伯計必得望國以爲號召乃可糾合諸侯而魯衞爲兄弟和好之國非得衞不足以致魯故因鄭方有仇魯之志結鄭以盟于鹹鹹者衞地也將使地主必出遂結衞以感動乎魯耳而靈公不出于是乎有行人之執侵衞之役矣

齊人執衞行人北宮結以侵衞齊侯衞侯盟于沙

季氏私考曰沙公羊作沙澤蓋一地也但自其近水者而言則曰沙澤自其遠水者而言則曰

沙耳其地近沙鹿在齊衛之間沙之盟齊侵衛而衛服也李廉氏曰此齊衛合黨之始夫當晉楚衰弱之餘吳越之禍未至於中國使齊景公果能撫霸國餘業尊事王室輯寧中夏則齊桓之功獨不可復乎柰何今日之會明日之次無非包藏禍心以圖晉爲事此春秋之所深慨也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按昭公羈棲鄆邑惟齊是依而齊不能一出偏師向魯鄙問季氏之罪及鄆潰則攘之爲已邑是但知利其有不知急其難矣桓子稚弱當國不量時勢妄興圍鄆之師固自取此伐然景公舉動如此欲圖伯得乎國夏國佐之孫是爲惠子

九月大雩

薛季宣氏曰一秋而兩大雩旱甚也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按二卿圍鄆反致西鄙之伐公豈自謂武勇才智足可復鄆故自將侵之耶必陽虎讒斯忌欲其再往二卿怏怏不樂委其責于公是以公爲孤注耳春秋蓋危公而罪三臣也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按是時陪臣執國三桓拱手虎已無復顧忌獨以公在國猶有掣肘故正月無功勸公再往枕干席戈久居敵境公何不自危哉春秋屢書所以深恨陽虎陷君于死地也

曹伯露卒

子陽嗣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按瓦衛地齊師壓境而公反出境外者何蓋國夏此役報兩侵之怨其師徒必衆二卿畏懼不出公不敢輕敵故求援于晉而至瓦以會士鞅然曠日持久則齊兵已退矣故晉救不書而書公至見公之親勞征役以罪魯臣之避事也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子越嗣是爲閔公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按鹹沙之盟鄭衛皆爲齊而叛晉晉不與較則

諸侯皆望風而趍齊又自度力不勍于齊恐致損威傷重一敗不可復振故不敢聲二國之罪大肆爕伐以挑齊怒但爲侵掠之計以飾體面遂者急於後事之辭齊聞侵鄭則救兵之來必先至衛故侵衛以急辭書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按前年圍鄆之役謀復故邑尚致西鄙之侵今以晉故而並將以侵其與國挑怒速禍爲人損已計甚左矣桓子少年不更事何忌學于聖門亦復如是耶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元凱曰曲濮衛地高閌氏曰去年公侵齊今年二卿侵衛皆爲晉故而士鞅又自帥師侵之故二君同爲此盟以固其謀

從祀先公

按昭公爲季氏逭逐不得正其終其神主久不祔廟定公不得正其始凡事刼制于意如卽位八年禘祫大祭尚未舉行故祔廟之禮至今缺然叔孫何忌學禮于孔子當是時必嘗以此事與桓子酌議建白于公而陽虎欲殺季氏專國政遂亦從其議以暴季氏之惡而取媚國人所謂托于正以售其不正者也馮允南云昭公始得從祀于太廟較諸說獨爲確當而季氏私考又云何不直指昭公今曰先公則豈一公之專稱哉竊謂定公以弟嗣兄則以昭公爲先公非過也若杜元凱所謂正閔禧二公位次事雖合義非權時之急務西亭辨疑又謂從祀如今制五品以上得陪祭之謂尤迂謬矣

盜竊寶玉大弓

按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成王以此封魯公而受賜藏之宗廟者也虎自以昭公祔廟從祀爲大有功于魯遂肆然欲取爲已有夫充類至義之盡凡取非其有皆盜也况竊取太廟之神器乎故書之曰盜或曰公行刼掠之謂盜潛伏匿取之謂竊既稱盜又稱竊何也蓋列聖神靈於昭在上羣臣百姓叢集在下虎雖大盜其良心亦是內荏盜者著其迹竊者誅其心或謂虎以公從祀計不出已故使盜竊以撓

其事者迂矣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子駟嗣是爲聲公
得寶玉大弓
按陽虎權勢在手恣行無忌何爲既竊復歸此正良心之不容昧處也三后在天靈爽昭爍萬民在下公論沸騰虎豈能晏然有之耶故潛納太廟以自泯其跡穀梁子所謂虎以解衆是已非無用而歸之謂也
六月葬鄭獻公
按是時魯鄭方仇鄭懼有變故三月而葬然魯不以仇故而會其葬者此仲孫學禮于仲尼而以禮相其君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杜氏曰五氏晉地季氏私考曰衛地任氏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又次于蘧蒢至哀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孫嗣是爲惠公許氏曰秦自晉悼以後寖不見於春秋則知秦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季氏私考曰及齊平見魯之睦隣非復如前日之用兵矣孔子用魯其務於講信修睦者如此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其驗與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王氏經世曰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齊侯將許之以鮑文子之諫而止至是魯之君臣能用孔子魯國大治齊人慕義故今年三月及齊平而爲夾谷之會焉安得有使萊人以兵劫魯侯之事乎是會也聖人相禮將使兩國繼好謀闕敦于信義以從先王之典何以盟爲經言會而傳言盟足知其誣也其盟辭曰齊師出竟而魯以三百乘從是欲以邾滕視魯也及魯使茲無還荅之則要其反我汶陽之田而已何其不倫乎使齊反汶陽之田則魯將爲齊役乎他書載景公之言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晏嬰之言曰小人之謝過也以

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是齊人歸田以謝過此爲是則左氏之說爲非矣

按是時魯用孔子齊相晏嬰實一時聖賢之會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則平日之臭味相投可知晏子既久而能敬寧有見聖而不知敬任其君使萊人以兵劫魯侯者乎孔子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不是軒輊齊魯實欲感悟變化俾兩國偕之大道此正是志三代夢周公本心甚至公山佛肸亦欲應召其惓惓濟時

行道之志何嘗一日忘哉今齊魯兩君相見正其所夢想而惟恐不得逢其會者乃不感動之以誠心開導之于禮義而徒以解紛息爭盟誓交責之言應酬之豈大聖人施爲氣象哉

晉趙鞅帥師圍衛

按是時晉業傾頹齊思復伯故鄭衛所以敢于叛晉者恃有齊在也晉畏齊强不能與敵而徒今年侵鄭明年圍衛適足以堅其從齊之志耳何益哉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家氏曰取濟西取汶陽書取不言歸以其仗大國而得歸故書曰取歸濟西歸讙及闡歸疆也言歸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歸也惟鄆讙龜陰之歸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聖人道化所感疆畧爲之革心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讀春秋至此可見聖人之道不爲空言儒者之學果非無實左氏所載茲無還之對陋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季氏私考曰侯犯宰郈公山不狃宰費皆倚城以自固而陽虎與之爲黨所恃以亂魯者也孔子用於魯感以誠心而季桓子信之革心改行陽虎既不能安其位矣則郈費之叛勢所必至也春秋內叛不書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恃强不服亦可知矣孔子所以處此亦得仲孫何忌之力蓋仲孫氏叔季二家之親信者也何忌方受學於孔子能以聖人經國尊君之意諭使信從故先以兵助叔孫而處郈繼以兵助季孫而處費中間所以感格侯犯

與不狃者亦多術矣此孔子之用也不然叔孫二家且不相信安能使叛臣避邑而墮城耶

宋樂大心出奔曹

季氏私考曰宋景公寵用桓魋諸卿皆有離心君臣之迹睽矣故聞子明譖大心將亂而遂逐之景公不能禮遇大臣信讒猜忌固爲有罪而大心以國卿之重挾詐不忠亦安保其不爲亂哉書奔罪之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

按宋景以嬖寵之私而逐庶弟則親親之恩廢公子以愛馬之故而挾寵臣則尊尊之禮忘尊尊親親國之經也而皆棄之此君臣之所以交失也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心與地辰佗彄雖非宋之賢臣然以國卿之重介弟之親而一朝以嬖佞逐之體統亦甚褻矣宋其能國乎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按鹹沙之會鄭衛單至曲濮之役鄭衛自盟今兩國同會于齊地則服齊之志益堅圖晉之謀愈亟矣夫晉定公受制六卿其以衰弱開釁固不足言獨齊景公在位四十八載又得晏嬰以爲之佐然卽其行事絕無有良法善政足以基伯而紹桓者又安所稱君臣相悅以其君顯乎

叔孫州仇如齊

按此役爲謝歸田致郈也齊以致郈見德叔孫答云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君豈以爲寡君賜義正辭嚴可謂不辱君命矣然魯論語稱其毀仲尼于朝豈其才能應對而獨昧于知聖耶竊謂州仇亦爲身謀者耳蓋郈叔孫之邑也仇恐齊責望于己故假公以庇其私豈盡爲公室慮耶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家氏曰辰於君爲同母弟而地則衆公子也景公以嬖臣之故而奔其二弟辰以地故而自絕於君兄又率仲佗石彄與之偕行佗彄身爲卿佐有君不事而與辰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此一書而並貶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按辰宋景公同母弟也當其爲地請而公弗聽卽垂涕泣而諫之可也乃倖然率佗彄以出奔

且其言曰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盡言懷恨何不忍廷其族兄而獨忍絕同母之兄耶卽在陳之日三人者亦必視辰爲行止苟有愛兄憂國之心卽三人懷異志猶宜委曲調停使不至于亂從容諭兄爲復國事君之計乃藉陳之力入邑以叛此雖四人之同謀而因情定法辰實亂之首而罪之魁也故書曰宋公之弟一以見景公不能制其弟一以見辰之忍絕于君兄而三人則在末減之條矣故曰及及與暨同義而康侯爲之分辨迂哉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按大心被子明譖逐怏怏居曹豈忘思亂之心特無釁可乘耳一旦聞四卿首難則扼腕而起豈顧後哉不言叛者蒙上文也夫宋昔遭華向之亂國祚幾搖今又以寵䠠之故致五卿同叛主勢孤危偏聽生姦啓寵納侮豈虛語哉故左氏曰大爲宋患寵向䠠故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按鄭黨于齊者也自孔子用魯講信修睦平齊之後不復與隣國爭故鄭亦忘六年之怨而求平耳朞月而可效驗固如此家氏乃云魯既背晉不得不樹黨以自固不亦謬哉叔還叔詣曾孫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子比嗣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按杜元凱曰墮毀也患其險固故毀壞其城夫城者所以盛民叛者人也非其城也州仇既藉仲孫之力以圍郈而侯犯奔齊矣又何必毀豈慮犯復入故毀之以絕其來耶然此皆自謂身謀非有意于公室者藉令侯犯不叛叔孫公山不叛季孫卽以孔子潛乎默奪之機當亦非旦夕間可取效者况仲由哉今叔季既欲甘心于二家而仲孫又能承孔子之德意開諭其心所以決于墮之耳不然何公之圍成而不克耶則豈非以處父不叛孟孫之故耶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按彄公孟縶之孫也是時曹伯陽在位公孫彊當國日馳騁于田獵而不恤國事故衛乘隙而

伐之蓋欲其從齊自以爲功耳豈知文瑕伐于宮寢國本將已動摇逦忽蕭墻而圖遠畧靈公眞可鄙哉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按季桓子能用仲尼則其處心積慮已非悼平儔伍而聖人德化又自有以潛孚默奪其心故一聞城池甲兵之對即悅而從之耳然非何忌相爲夾助豈易爲力哉故二都之墮雖叔季善于承聖而維持調運之功仲孫實居多也雖然郈費墮矣狃犯奔矣大夫可無陪臣之禍矣未幾而女樂來受膰俎不頒豈非桓子慮漸將及已而故追聖人之去耶故嘗謂分公室而致魯之削弱者宿也沮聖治而使魯終于不振者斯也見行可之仕孟子豈爲桓子多耶亦恨其不能終用耳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季氏私考曰黄齊地黄之盟齊魯睦也蓋因孔子用魯政化大行有所感焉然忌而沮之之意已閒之矣女樂之歸其在此盟之後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按定公習見三家惟季氏最强叔孫次之孟孫獨弱强者且墮况弱者乎不知郈費所以易墮者以叔季受制狃犯自欲墮之而又得仲孫以爲之助耳孟自獻莊僖以至懿子世稱賢大夫而公斂處父宰成亦職貢不缺何罪而欲墮之耶不當圍而圍則孟孫必不心服此處父之謀所以行而成之所不能克歟書圍書至見定公之輕動也穀梁子乃云大公何其謬哉康侯謂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則不待兵革而自墮則亦以成爲當墮誤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垂葭一名郥氏在鉅野其西南爲曹地季氏私考曰衛蓋懼曹召晉出兵而與齊次以備之且以遥制曹也與九年次五氏義同左氏以爲次于垂葭使師伐晉河南則非矣

夏築蛇淵囿

蛇淵囿在汶陽讙田之東界李廉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自以爲齊人

已服疆都已墮國家間暇可以般樂乎此决非
孔子爲政時
大蒐于比蒲
按此三桓之爲也蓋狃犯出奔雖叔季所樂而郈費之墮實非其所願使定公秉聖治維新之始兩都毀壞之初卽親賢攬權則三家斂迹國勢改觀豈非復振之一機乎乃女樂受而孔子行矣蚍淵囷而君志怠矣太阿之柄置之道傍于是三桓急攫而收之遂大集師徒蒐于比蒲一以張私家之威勢一以杜外國之窺伺耳春秋上書築囿下書大蒐其罪定公之昏惰而著三桓之驕橫乎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按晉陽本晉始封之地非趙鞅私邑也鞅見地險兵强心懷覬覦故欲以衛貢五百歸舍晉陽爲後日私據自封之計則叛志已有胚胎矣午邯鄲大夫晉之臣子也因奉命不速遂擅殺之籍秦晉上軍司馬也擅使圍公家之邑則叛狀顯著矣其不聽安于之言豈眞畏國法耶恐先舉事以奸君命則晉陽戒備不得入耳故傳言奔經書叛非聖人孰能定其罪哉公羊乃謂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寅射爲以地正國謬矣且寅射未逐則伐君之罪未露何以見爲君側惡人哉穀梁子云叛直叛也得聖人之旨矣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按荀寅吳之子是爲中行文子吉射士鞅之子是爲范昭子二氏固非善族然以邯鄲之故逐鞅則雖奸始禍之命于理亦非大逆但韓魏二家鞅之黨也三家鼎立欲共分晉室惡中行范氏窺瞯其旁故乘趙鞅之奔遂以同罪異刑之言請逐二氏則二氏恨定公之不察而甘冒無將之誅矣是寅射叛狀在旣奔之後實韓魏激成之也豈可與趙鞅同日論哉况朝歌本衛地離晉頗遠不能爲亂亦豈若晉陽之切近爲國患者乎
晉趙鞅歸于晉
季氏私考曰趙鞅之歸韓魏爲之請也荀寅士吉射逐而趙鞅歸可見趙鞅以叛脅君逐二氏也歸易辭晉於是乎大失政刑矣其後趙籍韓

虔魏斯共廢晉靖公分其地而自爲諸侯其勢
蓋成於此

薛弑其君比

家氏曰泰山孫氏言舉國之人皆可誅此求經之過也儒者辨理未詳立論失中將如秦漢之用法一人爲非流毒一州一道者非獨法家之罪亦學者用意刻深有以濟其爲惡不可不謹也啖子曰稱國以弑自大臣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按戌公叔文子之子陽趙黶之孫戌富而驕縱

宋朝輩倚寵宮闈彼此自不相能必有飛語中傷之者此戌所以見惡于衛侯也乃又不自揣欲去夫人之黨能無逐乎陽戌之黨也語稱公叔文子能薦家臣撰則衛之賢人當有引類同升足爲後人憑藉者今戌以驕戾見逐而卒無一人救援豈皆在黜逐之列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按是時楚勢衰竭諸侯莫從故頓雖素服于楚亦欲背楚事晉而召陵之盟頓子在焉所謂用夏變夷者陳以盛德之後乃專事楚益堅相從滅國是變于夷者也此春秋所深罪乎

夏衛北宮結來奔

王氏經世曰衛靈沈耳于閨戌陽岐途而出結又來奔婦之口可以出走婦之哲可以傾城可不戒哉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按檇李杜元凱云吳郡賈逵云越地然左氏謂吳伐越勾踐禦之則越反先渡江至吳地吳駐師境內以待越之禦也則檇李當從賈逵爲是

或云此是勾踐加兵于吳又與傳不相合光卒子夫差立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至自會

按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謀救范中行氏夫朝歌近在衛西衛自宜警備齊方爭晉伯則利其有叛臣之難故欲救援二氏以樹黨而傾晉至于魯兩都甫墮紀綱未振孔子一去三桓復張內顧且不暇何暇遠出以會齊耶春秋書會書至罪定公之輕動而深危之也牽衛

地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按洮杜元凱云曹地曹在宋西北衛之西南是時宋有五卿之亂勢未能定故乘齊侯在牽而來會以求援耳左氏以爲范氏故則宋豈能舍其國而急人之急哉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按脤祭社之肉盛以蜃器以賜同姓諸侯與之同福者也然禮諸侯朝天子助祭于宗廟然後受俎實故成肅公受脤于社是助祭而受俎實

也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是獎王室之功而加以殊禮也定公卽位十有四年未嘗朝聘而千里賜胙何哉豈以晉伯既衰中夏無統自孔子相魯國勢漸振故敬王假此以親望國耶柰何膰肉不至孔子已行則魯禮蕩廢歸脤之意又何足以感諷魯哉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季氏私考曰蒯聵衛靈公夫人南子之子也其稱世子立嫡之恒詞也嫡子已立而可輕出乎此靈公之罪也棄父出奔蒯聵須有貶焉蓋南子淫亂蒯聵所羞不能爲親隱惡以道諭心而憤激過中施爲無序迹亦不能無涉於亂矣不惟南子惡之雖靈公亦有所不安也當時羣小畏誅豈無媒孽者乎故南子譖其將殺已而靈公信之矣此蒯聵所自取之禍而非有殺母之心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高閌氏曰比年志公孟帥師此衛國用事之卿靈公疑其爲蒯聵之黨而逐之屢書大夫之奔著靈公之無道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按辰自陳入蕭與佗彄地心同叛三年于茲矣宋景既不能開釋其弟使之歸國以全手足之義而今年與齊侯會于洮必以靖難之事求之故辰疑懼來奔耳奔而入叛叛而復奔辰亦計窮力極矣宋景不能容一弟使奔竄無門心何忍哉故三書宋公之弟以著其罪也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按前年大蒐三桓以墮都之後威勢稍弛故大集師徒以震耀之今何以蒐蓋三家僭魯時慮

大國見討齊宋方會于洮以議靖難而公子辰來奔恐齊舉兵見伐故預爲警備耳此三桓爲私家之計而公不與謀者也邾隱公因比蒲相近來與公會而不及三桓則三桓固心銜之矣此哀公二年三卿並將伐邾而不念其來朝弇喪之禮歟

城莒父及霄

按三家分魯公室困乏安得財力以城二邑此亦三桓備齊宋而城之者也元凱謂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則助范之事不經見未可據也

十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按邾隱公去年來會今又來朝未幾又奔魯喪卑屈甚矣子貢何以謂其驕乎蓋非其志之驕以定公之卑俯形之見其驕也賓主禮貴相稱況以小事大尤宜謹慎主俯而賓不顧謂之驕也不亦宜乎三家于是有辭于伐矣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杜氏曰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改卜禮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按晉會召陵侵楚頓胡之君皆在後楚有吳患不能報今吳越構難故去年滅頓今年滅胡蓋不能報之於中國而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夏五月辛亥郊

按正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郊於五月蓋卜四月而不吉又卜五月而後郊也過時慢禮不待譏矣

壬申公薨于高寢

按諸侯三寢路寢正寢也小寢燕寢也小寢在路寢之後高寢又在小寢之後高寢之後則後宮矣定公爲意如所立失正始之義然當其初年陪臣執政國勢分崩固不足責而陽虎出奔之後三桓亦微孔子爲政紀綱粗立正可以有爲之時也乃內淫于女樂外荒于臺囿使孔子不得行其道則魯國之終于不振者非公之失其機會哉薨于高寢非正終矣

鄭罕達帥師伐宋

季氏私考曰罕達虎之孫也鄭秉晉楚之衰即有許斯之虜盟鹹以來雖從齊黨而安甫一會之外恒不預焉蓋已傛然有爭雄之志矣故罕

違乘宋亂而伐之不然則宋方與齊會洮罕違豈宜畧不相顧乎至哀二年遂敢與晉戰鐵矣杜元凱以爲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王葆氏以爲納宋叛人蓋仍哀十二年左氏說耳然於經未有據也

齊侯衛侯次于蘧蒢

王氏經世曰欲救宋則失久好之鄭欲勿救則失新附之宋故爲是觀望之役又云五氏垂葭之次皆爲代晉此次疑亦爲謀晉而出故明年伐晉蘧蒢地闕

邾子來奔喪

按禮諸侯爲天王服斬衰崩則奔喪而會其葬若諸侯或同盟或同位或外姻告終易代弔賻贈襚固不可緩而奔其喪則非禮也直書于策而失自見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按此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蓋僖宣昭卽位既久嫡母已薨故成風敬嬴齊歸皆以妾母尊爲夫人哀公初立定公喪在殯嫡母又未薨故定姒卒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未備尊崇之禮也左氏云不赴且不祔夫國君之母卒則史書之何待于赴祔在小祥之後豈待朞而始書薨耶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按禮諸侯葬列國使大夫會之諸侯親會是以事天子之禮事鄰國非禮甚矣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按葬日虞所以寧親也敬嬴日中克葬葬後猶可虞若日下昃而葬則失虞之時矣故當爲雨具而不爲雨止若不爲雨具而雨不克葬烏寧有待焉葬而虞可也

辛巳葬定姒

按襄母定姒卽哀母定姒之妾祖姑也告祔之所必配同舉一謚此何禮乎左氏曰不成喪禮杜元凱註云公未葬而夫人薨煩于喪禮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夫赴猶可言煩禮適妻祔于嫡祖姑妾祔于妾祖姑禮之正也豈亦可以煩而廢耶王氏經世云姒氏哀公之母定公之妾巳君未君皆不得稱夫人書姒氏卒葬定姒皆

正名也則成風敬嬴齊歸稱夫人皆爲非禮而
禮自哀公時始定耶公羊子曰有子則廟廟則
書葬自是確論

冬城漆

按漆本邾邑庶其以來奔者也三桓自邾子會
定公時已有所憾而執玉驕傲伐已有辭故恐
漆有貳心遂城以杜其釁耳于是元年伐邾二
年取漷東田七年俘其君所以肆毒于邾者不
遺餘力而朝會奔喪之禮意不少加念矣此皆
三桓之罪也或歸咎于哀公之憍宂哉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

明嘉禾後學廣寓居士黃正憲著
男承鼎編次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夫人定姒所生也在位二十有
七年其十四年春春秋絕筆謚法恭仁短折曰
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按楚憑陵氣焰無可撲滅自蔡昭侯集十八諸
侯會召陵以侵楚又以吳子戰勝于柏舉而楚
遂衰弱則楚人之欲甘心于蔡久矣自吳牽制
于越而楚患稍紓則滅頓滅胡勢復張大于是
合三國以圍蔡報柏舉之仇也春秋蓋懼楚氛
之漸熾罪三國之從夷而胡康侯乃以楚子復
仇爲可恕豈聖人之旨哉或者謂康侯爲高宗
不復金仇而發是以一已君臣之義而決萬世
華夷之防也可乎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高氏曰魯不當郊故天示變以警之而改卜牛

是違天也雖改卜牛猶非郊時况公斬然在衰經之中輙行天子之禮以見上帝可乎

秋齊侯衛侯伐晉

按齊衛五氏垂葭蒢之次本為懼晉出師之故及晉師不出而遂伐之霸統亡矣春秋書此所以慨中國之無霸而罪齊衛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按邾之于魯朝會奔喪數數加禮何罪可伐况何忌又學禮于仲尼者乃獨先叔仲伐之何耶蓋邾隱公執玉高仰其容若驕子貢見疑則何忌可知矣且哀公卽位又不朝賀則前日之禮似屬虛文顯然有輕蔑嗣君之意此仲氏所以益疑而先伐之也儻猶有公室之念乎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句繹

按季桓子初政時孔子用魯故其行事無甚驕恣及受女樂之後則其年力漸强志亦放縱而武叔之為人尤輕倨暴戾觀其毁仲尼可知矣故見何忌伐邾遂起侵田自厚計約孟氏並將伐之此則盡為私謀而毫無公室之念者也然漷東沂西之田近于費邑而郚在魯西鄐成在魯北鄐去邾田為遠則季氏實獨專其利而叔仲徒有虛名耳故二氏與邾子盟而季孫不與焉蓋必何忌猶有矜憐之意而州仇亦怏怏與之同盟者也胡康侯謂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又德叔孫救意如仲孫救桓子因以邾田盡歸叔仲故二家各盟其所得則豈當時行事之實哉句繹邾地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按衛靈公主威不立而盜殺其兄家政不修而妻逐其子姑置弗論但世子出奔于今四年矣猶未絜其無罪而使之歸國至于身死而繼嗣不明卒使孫禰其祖子拒其父竟為釀亂基禍之主豈不貽羞于康叔哉孔子詆其無道而又稱其以三臣免喪非與之也見賢之有益于人國也使其能用蘧瑗則必以道正君而衛國之亂未必至此豈特免于喪乎

滕子來朝

按滕子于定公之喪既來會葬哀公新立又復

來朝蓋國勢衰微而欲求庇于宗國耳豈知魯之削也滋甚而諸侯之來朝者竟止于此乎春秋之感慨深矣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按蒯聵出奔原非其罪雖有戲陽速之言其所謂顧乃殺之者意必欲殺其私人非欲殺夫人也速誤認之耳故曰速禍余稱世子見未絕于先君也況靈公臨終欲立子郢未嘗言及孫輙輙之立乃出于郢口而擅成于國人者何以奉先公而服天下乎藉第令靈公遺命立輙輙猶

當迎父歸國讓位于父不得已則以國養可也乃他人納其父而反拒之耶孔子正名而書曰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不特罪輙亦罪一國之人也穀梁氏乃云弗受以尊王父則反常拂經啓天下後世父子攘奪之禍者必是斯言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按趙鞅范中行之仇也鞅師在戚則離朝歌不甚相遠范中行恐移兵襲擊必遣人求援于鄭而鄭方有窺晉之志且欺鞅以孤軍深入衛地罕達遂帥師至鐵以爲二氏聲援鐵在戚城之南則已與晉師相薄顯然有輕敵逆戰之勢矣于是趙鞅整兵邀擊而敗之是鄭之不量力也當是時齊人輸粟范氏適與鄭師相值左氏遂云罕達送之然衛在齊南鄭在衛北是逆而非送也且齊果有粟何不遣兵徑至朝歌主衛以爲防護而乃使鄭越疆代送耶謝氏以罕達爲衛討蒯聵趙鞅爲聵禦之者是已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季氏私考曰州來本楚屬國而爲吳所滅則吳邑也蔡欲恃吳以抗楚故遷州來則遷州來蔡之本意也左氏以爲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則當書吳人襲蔡蔡亦不當以自遷爲文矣況先王封國當效死弗去棄而從吳豈謀國之善哉公子駟議必主於不遷未爲失策乃以其志在從楚而寘之死故不去其大夫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按以子拒父以臣圍君此衛之大逆而以齊爲首者何蓋齊與晉仇蒯聵入則衛必從晉此齊

之所亟爭而晏卿之師未必非齊鼓之也故以
齊爲惡首說者但謂抑姑于齊以明臣不可侵
君離戚于衛以明子不可加父是未臧乎齊矣
豈春秋誅意之法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
正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按先王制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今
桓僖親盡又無功德何以不祧蓋季仲叔皆桓
公之子而季友實相僖公叔仲之後皆僖公所
立故三家尊桓而德僖是以宜祧而不祧耳孔
子聞災曰其桓僖乎蓋必之以理也然晉悼朝
于武宮晉頃獻俘文宮則親盡不遷之廟無國
無之故春秋特書桓僖災以示戒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按杜元凱註啓陽即今瑯邪開陽縣水經云開
陽在祊之東南沂水流逕其東故鄅國也昭十
八年邾人入鄅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
帑于邾則啓陽鄅之別名也二年春三卿伐邾
取漷東沂西之田則啓陽必已屬魯而費在祊
之西北與啓陽相望故季孫欲城之以鎮沂西
之田且以備邾而先以兵威脅制使無後變也
獨仲孫不與共事則前取邾田亦豈何忌所願
者乎
宋樂髡帥師伐曹
按髡樂喜之裔曹自定十八年春樂大心入蕭
以叛故伐之以修舊怨薛氏謂討大心之亂則
是時大心已不在曹況髡與心同族宋景雖昏
庸亦未必誤遣之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按斯之初年其秉心制行頗異前人又知任用
孔子故一時國體亦覺改觀其能脫陽虎之囚
逐公山之畔則皆尊聖近賢之驗也自女樂一
受孔子既行則動多咎錯如工築師旅之興竟
與州仇附和而何忌之賢有不相聞者矣此豈
直係桓子晚節之不終實關聖道用舍行藏之
機也至左氏所載正常之命卒成殺嫡之慘則
又不特桓子之誤亦其先武悼平子之餘殃乎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按蔡姬姓之國昭侯能報楚仇嘗序于十五國
君之上矣今何貶而稱人蓋棄分土而遷州來

是背違祖宗也子駟沮遷吳而殺之是專殺大夫也猳爲駟黨不附遷議又併逐以媚吳則剛愎自用政刑紊亂矣貶而稱人不亦宜乎說者以人爲衆亂之稱非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孫嗣是爲惠公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按彭山私考謂漷東沂西之田近費獨季孫專制其利邾亦惟納税于季孫故叔仲圍之非也蓋邾雖小國亦甚倔僵襄昭之世屢黨齊伐魯

今哀公卽位三年不來朝聘則其輕蔑嗣君可知况三卿近又取田以滋其毒而季康子肥新立非彼所畏寧保無啓疆報復之志乎故二卿帥師以震懾而制服之使知所畏而不敢逞耳然無故與師二卿亦不能無罪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辰盜殺蔡侯申

按盜者刺客之稱昭公殘虐大臣爲衆所惡故仇家陰刺殺之左傳謂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則當書翩弒而不當書盜殺矣又云翩以兩矢門之文之錯後至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則錯之殺翩事闗討賊不應盡没其實皆不足信或謂楚使人殺之

蔡公孫辰出奔吳

按左氏謂文之錯射殺公孫翩逐公孫辰殺公孫姓公孫盱則弒賊既已討何以不書翩弒此獨書公孫辰出奔耶則翩之弒未必實也但辰爲正卿不論盜賊與否聞弒與否而坐視國君被難自不能逃其罪而昭侯方密事吳故懼吳之討而奔以說之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按是時晉之伯業既已掃地齊景圖伯迄無成功故宋景有志爭雄乃置五卿之亂而欺陵弱國以自張大是亦宋襄之故智而已何能爲哉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季氏私考曰蔡成公討弒父之賊而以公孫姓公孫霍爲同謀也然姓霍皆國卿罪狀未明而殺之豈足以服人心哉故不去其大夫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按戎蠻近楚之國楚所不易服者卽昭十六年楚子誘殺之者也屬居邊鄙素服于晉今爲楚所陵而自㧞投晉晉宜嘉其志援其急而鎭撫安輯以爲禦楚之助可也乃懼楚人之責設策城之計誘其聽卜而執以畀楚其與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者何異哉是不惟孤戎蠻之望失霸國之體而四隣諸侯有不羞顔而解體者哉故于戎蠻而人晉深惡而痛絶之也

城西郛

按杜氏曰備晉也夫是時晉伯已衰故齊衛交伐鄭師抗敵甚至執戎子以歸楚則文悼之餘威掃地盡矣魯爲望國不思自强以爲王持中夏抑制吳楚之計乃猶城西郛以備晉何其愚哉

六月辛丑亳社災

按孔穎達曰亳社殷社也武王伐紂以其社班賜諸侯使各立之以戒亡國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穀梁曰亡國之社以爲廟屏夫王者易姓改物營建必先祖廟武王旣代商以有天下而立亳社于廟門之外以爲屏蔽雖云示戒恐非王者盡制之道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是周之社也又云决陰事于亳社含國社而求亳社非其宜矣季氏私考云魯外朝在庫門之內朝廷政事所出東有亳社西有國社夫左祖右社此廟社配陰陽定位也乃以亡國之社居左陽位耶郊特牲云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乃建立于東方生旺之地耶意必遷置他所以存商迹耳書災者重先代之意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子虞毋嗣是爲隱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高氏曰國亂故緩春秋於定哀之際錄蔡昭尤詳者哀其不幸也當齊桓晉文之隆蔡猶不能自㧞於楚凌遲至於標季而昭公乃銳然合中國以興召陵之會卒能以吳破楚入郢此其志力有過人者遭晉德之不競而不能遠撫使之卒陷于楚禍君子是以哀昭之不幸而爲之數見於經也使昭公出於晉悼之世其功烈當如何哉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與城西郛同義

夏齊侯伐宋

涇氏曰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距此六年未有釁端而景公忽興師以伐宋豈以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恃强凌弱故託是討之以圖霸歟然景公内不能正其國屢屢脅制以爭伯權是以鄭衛魯宋雖從而不心服也老將衰而耄及之猶不知省無何身殁于弑卒以國與陳氏公孫丑稱晏子以其君顯抑末矣

冬叔還如齊

高閌氏曰使卿弔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按春秋之例閏不書况喪以年斷者不以閏數以月斷者則以閏數景公卒于九月即閏十二月猶爲非期况長曆是年閏十月則三月而葬矣是時國勢人心漸歸陳氏荼又以非次得立恐生他變故爾速葬耶

六年春城邾瑕

按高閌氏曰瑕邾邑魯未嘗取于邾而强城之汪克寛氏曰邾瑕如魯濟之類魯有負瑕故稱邾以别之哀公即位纔二年而啓陽西郛毗瑕凡四城邑語曰城民不以封疆之界不修德政而徒勞民傷財以爲捍蔽之計此豈特無益于公室亦三家自盡之術耳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按左傳云治范氏之亂蓋謂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故也夫既伐衛又伐鮮虞是益仇之黨而樹已之敵也鞅討亦左矣然晉之于鮮虞于今五伐而卒不能服之者則鮮虞亦豈弱國乎

晉趙鞅帥師伐衛

按是時齊與晉爭伯而中國諸侯堅于黨齊者衛鄭耳荀寅士吉射乃趙鞅之仇又處衛朝歌鞅自度齊兵力强盛未可與爭寅射附衛未可猝動于是討納蒯聵以爲衛主是將制其心腹掣其肘腋一舉兩得耳奈輒以子拒父則討不得行而蒯聵在戚存亡亦未可保故又帥師伐衛仍欲納之耳不專以甯跪弦施救范氏之故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子荼嗣是爲安孺子

按齊景公于晏子自稱君臣相悅論伯業者亦稱晏子以其君顯及觀當時行事之跡大有不然如助衛輒以拒父爲寅射而伐君則其于父子君臣政本所在昧昧然不知況其他乎乃一聞聖對則曰善哉偶有興發遽宣諸樂亦好名之主耳卒之後宮寵盛繼嗣不明死肉未寒子弑國亂社稷移于陳氏而太公東海之勳桓公召陵之績蕩廢俱盡晏子曾無一言以救正之又安所稱畜君何尤而以其君顯哉

吳伐陳

按陳堅于從楚當吳入郢之後楚已削弱吳使召懷公猶以逢猾之言而不往于是元年受侵今又受伐皆修舊怨也夫陳以明德之後與其堅事衰楚以受强吳之侵孰若附晉以修同盟之好豈不義正名美乎卽不然而背楚卽吳吳猶太伯之裔不猶愈于荆蠻乎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王氏經世曰世子國之本也大臣國之幹也齊景公廢長立少輕其國本屬諸高國旣愚且懦故陳乞逐之如振槁葉而弑君立君皆在其手莫或敢難使景公早定樹子擇任忠賢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雖百陳氏豈能盜其國哉春秋書齊國夏高張來奔於前陳乞弑其君荼於後其爲輕國本托國非人之戒至明切矣

按陳氏厚施專爲竊國計卽景公繼嗣得人其處心積慮且姦險叵測況荼係孽孽乃諸大夫所不欲立者又立于國高其臣之手則陳乞復何顧忌乎故先搆二子與諸大夫成釁遂帥甲入宮逐之當是時若發蒙振落安孺子焉得而主乎說者乃謂高國恃功專恣故乞得行間爲嗣君所逐非也夫景公身死未朞而國內大亂固其貽謀之不善及觀傳所載高張晏圉弦施來奔則圉已在位平仲知世其卿而不知謀立世子以禍其國齊亦何賴于嬰而稱顯君哉

叔還會吳于柤

許氏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魯政不修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按楚本以夷猾夏況昭王委政囊瓦寵用無極致子建奔亡父平屍戮何以書卒志其世系尚存欲諸侯無忘楚備也非進而與之也然左氏載其有死讐之志及不肯移禍于令尹司馬及却大夫祭河之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其楚昭之謂乎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陽生齊景公庶子荼之庶兄也陳氏乞名陳文子之曾孫也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弒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

入陳乞召之荼之弒陳乞爲之加陽生以弒君之罪則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罪焉高氏曰觀從召公子比而虔死陳乞召陽生而荼死乞蒙弒君之惡而從乃受弒公子比何也從陪臣也能始禍而不能定其所立比以衆立而不顧其君是比弒之也乞大臣也荼已有君而又外求陽生陽生雖入而不能自定其位乞以彊立之而不顧其君是乞弒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按三家惟季氏獨强故凡師旅工築多主季孫自桓子卒康子嗣則州仇何忌寔以父輩而國事權衡亦歸之矣然四年之中兩伐邾三城邑勞民傷財不減季孫執政之日乃知三桓竊權妄作之罪不特叔季素相附和卽何忌學禮于聖門者亦不免爲風聲氣習之所移其有媿于獻莊僖不既多乎

宋向巢帥師伐曹

按樂大心寄寓于曹曹亦何利其入蕭以叛宋必曹唆之也宋景不知自反既使樂髡伐之今

復有向巢之役豈惟督過太甚毋亦蹈黷武窮兵之咎乎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按宋景公寵任向魋故致五卿叛亂乃不知自反而督過于所奔之國去冬伐曹今春伐鄭以報罕達老丘之役疲民以逞欲何爲哉豈謂晉伯既衰齊景復歿故妄意圖伯蹈祖襄之故智耶左氏謂其爲晉討鄭[illegible]戴公子皇父之後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按晏多魏絳之會孫也趙鞅兩伐無功故以晏多爲帥而侵之其與師之意畢竟原以納蒯聵爲主蓋蒯聵入則德晉無二可以携齊衛之交而洩朝歌之憤耳高氏謂晉不以此致討而以范中行氏加兵于衛故書侵恐未必然

夏公會吳于鄫

按鄫張氏云即舊鄫國與邾鄰近者也吳夫差至鄫邾子必往見三桓恐其以連年侵伐愬吳故使公往會以致殷勤之禮及吳子歸遂伐邾以虜其君猶慮其奔愬耳此亦三桓之謀也然

焉能盡執邾人而箝其口乎故明年吳伐我左氏云爲邾故以邾人之奔告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按連歲伐邾皆三家之謀此獨公自往者何三家欲歸其咎于公見前此之伐皆出于公耳以邾子益來者絶其愬吳也蓋三桓畏吳之甚故爲此至愚之計而公又爲三家之所愚眞可哀哉王氏經世云獲則三家享其利討則公獨受其惡誠哉是言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按曹伯好宋固爲有罪但宋景不能自治焉能伐人此向巢之役不足以服其罪而今復圍之是欲坐困以偪其降也鄭與曹最近故相救援亦藉以報皇瑗之役耳豈眞有救災恤憐之心者哉駟氏弘名公孫夏曾孫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按去冬書鄭救曹此書宋公入曹蓋宋景惡鄭之救遂悉賦親征以攻破之耳曹伯陽親佞好弋不恤國事固不足憫然宋公徒以曹奸命之故而遽入其國虜其君何暴虐之甚哉曰入曰

以歸深罪之也左氏以爲執曹伯以歸殺之則經當舉重而書滅書殺何以不著其實乎

吳伐我

按吳既傾楚即鋭心圖伯今畧地而北入中原魯爲望國尤其所欲亟圖以爲諸侯觀者即無邾愬亦必見伐而左氏專以爲邾故非也伐我不言四鄙者吳師壓境兵勢衆盛實有席捲長驅之勢則四郊纍卵不若齊莒之侵偏在一隅而已城下之盟未必有無然非魯已降服吳師亦豈遽退乎夫楚子憑陵諸夏氣燄雖烈未嘗

敢及于魯今吳遠來見伐此實宗國存亡之會也然觀左氏所載獨孟懿子與景伯謀及其事而叔季若罔聞知所謂利則歸己禍則歸君者歟夫公山不狃叛亡囚虜猶能折叔孫輒之對觀其言亦若繫心宗國者何叔季反不若斯人耶

夏齊人取讙及闡

按是時齊乘晉衰而圖伯聞吳與魯盟恐魯地為吳所有故取此二邑讙在汶北非魯本封闡在汶南則魯封內地及者有别之辭所以别疆

理也左氏載季康子以妹妻悼公及公羊為邾子故賂齊之說皆不足據

歸邾子益于邾

按齊欲與吳抗故吳伐我齊取田相持不下左氏謂齊請師于吳非也然則邾子益何以歸蓋魯始以益來不過絕其嚮吳之端非欲終錮之也今吳既與魯盟可無他慮矣故歸之春秋書此見魯以妄動取辱說者乃謂善魯能悔過故以順辭言之謬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遇卒

子維嗣是為閔公

齊人歸讙及闡

按齊素恃强輕魯貪而好詐其取讙闡實與吳角利也邾雖與有甥舅之情何嘗加念觀魯數數伐邾而齊無一救可知矣豈以邾子之歸而遂舍其所取之邑耶左氏曰季姬嬖故是已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按許瑕以嬖故請邑于勝罕達任瑕帥師以外

取覬覦隣封與兵攘奪且孤軍深入前後無援狂悖甚矣皇瑗一鼓而擒之何足怪哉故宋景所為無道春秋未嘗假以與詞而此書取書地者見鄭師之横投陷穽宋雖盡俘之非過也雍丘杞地界于宋鄭之間者

夏楚人伐陳

按陳本明德之後不能自强以內附中國而堅心事楚然夷情叵測屢戚僅存今又以即吳之故而伐之嗣公子結公子申相繼侵伐此雖楚之暴横哉亦陳之自取爾

秋宋公伐鄭

按宋景不自揣量妄圖與伯前年以曹伯陽歸而齊晉不加討則其志益驕横且皇瑗又盡俘許瑕之師則視滅鄭不啻入曹之易矣但鄭非弱國亦嘗雄視中原豈肯遂爲臣虜哉故連年侵伐不能得志于鄭而喪師于嵒與雍丘之役得失相當兵驕者敗宋之謂也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按左氏謂邾隱公齊甥也齊爲邾故與魯爲仇今何復來奔哉蓋齊之歸讙闡本以嬖季姬故

實不甘棄其利因駕言爲益歸而欲以取償于邾此益之所以見窘迫而來奔也邾子奔後不知所終左傳謂遂奔齊則齊怨方新恐無是理

公會吳伐齊

按魯之併邾乃其素志故連年侵伐今邾子不懷恨而來奔魯寔視之爲奇貨矣且邾方附吳而吳與魯盟好故會吳以伐齊冀以釋前日侵伐之仇而固將來依附之志耳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按左氏謂齊人弑悼公而經以卒書胡康侯又設爲中國禮義之君故沒其見弑之説似未確然夫觀陽生對鮑子數語欲進退以義不茹不吐似無取弑之道獨君異于器之言陳僖子不對而泣且曰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陽生遽遣朱毛遷孺子而殺之則僖子必不能自安故弑逆之胚胎或在于此矣但當時齊人畏僖子而不以弑訃故魯史遂以卒書聖人亦仍之耳

夏宋人伐鄭

按宋景親自往伐直欲入其國虜其君如曹伯

陽故事而不得遂其志故又遣將伐之欲使疲于奔命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按晉伯之衰雖由于君臣不令吳楚日强然中國諸侯所以背晉者實齊啓之也況范中行氏乃趙鞅深仇齊又帥鄭衛黨援之則鞅之欲甘心于齊久矣今悼公既歿國事劻勷彼方幸其釁之可乘又惡知伐喪之不可哉

五月公至自侵齊

按三月公會吳伐齊既聞其喪猶久而不歸者

公之進退制于吳也

葬齊悼公

按陽生卒三月而葬以吳晉交侵懼生他變故速于襄事也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按彄蒯聵之黨定十四年被逐奔鄭何以自齊歸衛蓋彄本衛用事之臣後見聵不能入必思反國以于舊寵而齊實助輒拒父者也故復奔齊以自託而來歸焉則其從輒棄聵之情可知矣是以十五年春蒯聵反國而彄復奔齊

薛伯夷卒

秋葬薛隱公

冬楚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按陳本堅于從楚者六年吳伐陳而楚不救則陳必背楚從吳矣故楚伐吳救自然之勢也春秋亦直書其事耳胡康侯謂救在夷狄則罪中國張氏謂楚近于中國故免其夷狄舉號之稱吳純于夷狄故雖有小善而猶以號舉尤非正論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按前年魯會吳伐齊而齊獨報魯者魯近吳遠且畏吳也不書四鄙者師衆盛也左傳載冉求用矛獲甲及孟之反奔殿策馬之事未可據以經不書戰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季氏私考曰陳轅頗濤塗四世孫凡列國卿大夫之奔必有關於一國之故而後書頗之奔在楚伐陳吳救陳之後其必志在向楚爲衆所惡而見逐也若賦公田以爲大器則當時權臣之常事國人豈遽至於逐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按魯雖抗齊故會吳伐之而戰亦不與觀吳子呼叔孫之言是驕魯也艾陵齊地在嬴博之北國書必亡于陣故左氏云公歸國子之元經書獲者總言所獲而冠以主帥其死不必書也夫齊恃强以陵宗國魯招夷以伐同盟均失講信睦隣之義春秋固交罪之而說者但知罪魯則失聖人之旨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按世叔齊即大叔疾儀之孫申之子也其出奔不知何事竊意世子久居于戚輙在君位輿情必不相愜疾或以此通謀于世子故見逐而奔宋宋瓉之毋家也若左氏所載孔文子之事始終顛末悖常拂經似非文子所為且此亦何關于國是而聖人書之哉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王氏經世曰賦之本義專為出軍計丘而出兵車賦之常法今計田而出故曰田賦漢計口而出則曰口賦蓋春秋諸侯盟會禮繁兵戈事廣不能復守先王之籍故魯用不足則初稅畝益兵則作丘甲至哀公遠事强吳事充政重二猶不足復用田賦蓋托以軍用加斂于田計田而出貨財也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大約稅畝多乎什一田賦又多乎稅畝矣稅畝私田始有征也田賦私田又加征也
按古者田出租里出賦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魯自宣公稅畝則公田之外又計私田之數而征之矣作丘甲則自十井一乘之外又增三之一矣此曰田賦則田不惟出租而里賦亦欲取于田較丘甲之賦不啻數倍故孔子曰丘亦足矣言丘賦亦足以供軍需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按吳姬姓國昭公娶吳女嫌于同姓故諱姬稱子先儒皆以為昭公夫人獨季氏私考云單舉姓氏妾之恒稱昭公尚有嫡夫人也又云孟子無子不成喪故不書葬書卒與吳故耳然考之正義云禮夫人初至必書于策若娶齊女則云夫人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是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直云夫人至自吳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文是實坊記去夫人姓之說以明孟子爲夫人也況終春秋之世不見書昭公嫡夫人之薨又何疑孟子之非夫人乎藉令果非夫人則例不當卒春秋垂憲萬世豈亦以畏吳而卒之乎夫吳雖强必不索觀魯史且葬尤重于卒耳目所難掩輕者既畏而書之矣禮之重者反不畏而削之乎私考之說亦過矣

公會吳于橐皋

按橐皋吳地魯以吳敗齊爲德故至其地而會之蓋將合諸侯以尊吳也觀鄖之會可知矣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按鄖吳地此會致衛宋以從吳也夫衛輒拒父魯爲宗國不能救正而又將率輒以事吳吳雖太伯仲雍之後乃其風聲習染未免有荆蠻之氣故後世率以夷目之今以輒事吳是教猱升木如塗塗附也哀公于是乎大得罪于名教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按宋自十年夏伐鄭無功息肩二年訓練儲積爲必勝計于是遣向巢爲將伐之左氏云取錫殺元公之孫亦云憯矣猶乘勝圖嵒履危玩寇宜其有覆師之禍哉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按宋自雍丘之勝目中已無鄭矣故向巢出伐自秋徂春兵已倖勝而不思振旅將驕卒惰遂爲鄭之所乘全師覆沒竟蹈雍丘覆轍佳兵不祥其事好還豈虛語哉

夏許男成卒

按薛伯滕子許男卒後皆無可考豈其國勢陵夷子孫盡已銷滅而不能復振耶未幾而勾吳滅于於越齊祚篡于田常晉室分于三族春秋又漸入于戰國矣觀世道者能無慨乎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王氏經世曰按楚人秉甲以脅趙武而楚先歃吳人挑戰以脅趙鞅而吳先歃其事一也以齊桓之盛未有能責楚僭王之罪豈以晉之衰弱而能使吳黜其淫名乎借曰吳有越憂急於成

長而歸然勢未應肯遽自貶也經意公羊得之言及吳子固會兩伯之辭亦殊吳於晉也

季氏私考曰黃池之會魯欲媚吳尊之使與晉並霸故夫差喜其得諸侯而樂於先晉也經序晉於吳上本紀其實非謂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左氏國語皆載吳晉爭長之說左氏則曰先晉國語則曰先吳此豈當時爲會之實事哉當未會之前魯大夫往請之日必有以感動二霸之心者故晉遂不辭而會吳吳亦不爭而讓晉此雖忘夷夏之分而亦足以交彼此之歡果能

因是而兵革弭焉則猶衰世之幸而魯不失爲畏天保國之常矣

按王氏之說主外傳季氏之說主內傳但歃血之禮專爲要盟于神而設今會而不盟無事于歃則吳晉爭長先歃之說誣矣當是時魯君臣見晉伯盡衰吳氛日熾勢必至陵轢列侯主盟中夏故欲使兩伯相會爲弭兵之計誠有如彭山所謂者但晉素爲盟主魯惟恐晉不肯會吳故先與晉侯會而後會吳于此其所以言及也實非有外吳之意也況吳爲泰伯仲雍之後與魯晉同宗非荆楚於越之比誠得吳晉同盟和好豈非中夏息肩之期乎故與其竊據于荆楚寧爲共主于勾吳此魯計亦未爲大失也柰何黃池會好之禮未畢勾踐入吳之計已成則天下大勢復歸于夷狄而不可復返矣此春秋之所深痛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按十年楚子結伐陳吳救之今吳出會黃池且有越寇故楚乘間而伐陳也申非子西史記以爲別一人乃昭王弟

於越入吳

按先儒皆以吳輕楚驕齊竟爲於越所入故一書柏舉之後一書黃池之後以垂戒後世見滿損謙益之理然此非聖人本旨也聖人蓋傷諸侯之失策使天下之勢竟歸夷狄而不可復返也蓋春秋之始爲中國患者惟楚自齊桓倡伯稍能服楚乃其子孫弗率則楚氛復熾而不可撲滅浸淫至于晉文繼伯功埒齊桓其子孫亦克自振則當時諸侯又往來于晉楚閒而勢不歸一故晉不能有加于楚而楚之強自若也逮悼公援吳制楚楚日削弱矣而平定之際懦弱不振則威楚之功竟讓于吳而天下之勢亦歸于吳中國諸侯但知自相攻伐而于吳則不敢迫視也魯哀公欲息夷夏之爭故爲黃池之會使中國庶幾息肩而於越入吳則天下之勢又不在吳而在越矣夷狄代興中華失勢此聖人之所甚傷者也豈徒爲吳越之故而書以示後世哉

秋公至自會

按黃池之會魯娟吳也公未至國而越已入吳

則吳自救不暇而何暇庇魯哉書至自會慨虛會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按晉襄伯勝之餘威而黃池之會權已讓于吳矣然於越入吳則天下之可畏者又不在吳而在越釋此不慮而侵衛不已欲何爲哉豈以蒯聵之未入耶抑爲范中行之憤未洩耶許翰云此王伯道盡之時信矣

葬許元公

季氏私考曰許人從楚遷國已遠然魯嘗與楚通好故從楚之國亦多親魯計死送喪之使尚皆未絕但君臣自怠者則至廢禮耳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按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也文十四年星孛北斗昭十七年星孛大辰皆言孛之所加今不言所加者蓋旦見東方與日爭明不可以宿言也大斗屬水陰氣東方陽位太陽初升而陰慝互見此伯氛迭熾王氣久湮之象越夷亂華之徵也

盜殺陳夏區夫

按區夫徵舒之後徵舒弒逆楚人殺之而陳人猶使世執國政此必有得罪于國人而陰謀賊殺之者也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按麟爲仁獸王迹久熄曷至哉爲世道之常明聖治之終塞也慨自周室東遷王綱解紐諸侯放恣夷狄交侵弒逆橫行綱常幾墜自孔子修春秋而典禮明亂賊懼而人心正則王化雖不見于天下常道實未絕于來茲是亦一治也此麟之所以爲世道常明而至也然聖人之道實欲見諸行事豈徒托諸空言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但孔子生于衰周之季雖歷襄昭定哀四君轍環徧于列國而終不過于是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所志尤在于春秋春秋成則聖人行道之志窮矣麟悲聖人之窮而見大野以示終塞之機仲尼傷麟之死而歎道窮以寓絕望之意交相爲感也胡康侯謂經成麟至自是實理但與蕭韶鳳儀並論以爲瑞應則聖人

之心不與麟溘戚乎

檇李胡元貢書
金陵楊應元刻

春秋翼附卷之二十終

自叙春秋疑問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斯義何義也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道路即義也而在人心無偏陂好惡之間

周衰王道寖微人心陷溺而不知義爲竊爲借爲瀆亂或入于夷狄而甚則幾淪于禽獸有不忍言者孔子有憂之故因魯史作春秋明指所謂道路者以示人即書所云是彝是訓是訓是行者耳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正謂惇庸命討此天子與天下公共之事人人所宜共由亦人人所可指示以詔天下萬世者是孔子所謂其義則丘竊取焉者也竊取云者

亦謙不自居耳而或者誤認遂有道在位在之說甚謂假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是非天下嗟乎使夫子而果假南面之權以是非天下則經所書天王某事某事者又將假何權以是非之哉斷不然

矣頋春秋一經斷也其寄在傳莫尚左氏矣去聖未遠聽睹紀載甚詳足備後代參考是大有功于春秋者然時或有闇于大義處公羊穀梁知求大義矣而附會穿鑿時亦有之宋諸儒輩出胡氏而下

互有發明豈不燦然悉備哉然千谿萬徑雖可適國而周行大路要在折衷程子曰春秋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朱子曰學者但觀夫子直書其事其義自在有不待傳而見者此真善讀春秋者矣

而惜皆無全書百世而上百世而下豈無善讀春秋若程朱二子者乎牧非其人也唯童稺時先贈君淳菴翁誨牧曰兒曹欲知大義須讀五經竊志不忘間取易書詩禮次第讀之輒筆所疑請問海內大

方兹來粵西甚暇得復從大全諸書竊觀夫子之春秋無有偏陂無作好惡眞恍若見其心者恨不敏不足以發也因竊評諸儒之論有合于經者錄之而又輒筆所疑就正有道焉亦謂涉獵斯道路也仰

慰先君子誨牧之遺意也云爾若春秋制科一稟胡傳載在令甲是即義之所在諸士子所宜遵守而無岐者余何敢及而諸士子方習制義請亦無視乎余言

萬曆歲在癸卯七月丁丑烏程後學姚舜牧書于粵西臬憲之吏隱齋

春秋疑問卷之一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夏秋冬是謂四時夏建寅以寅爲正月商建丑以丑爲正月周建子以子爲正月則正月二月三月其時爲春故夫子特筆曰春王正月以正繫王以王繫春自後又有曰春王二月者曰春王三月者正著此正月二月三月是周王之春也非夏商之春也再考正月無冰

則書二月無冰則書春無冰則書及雨雪隕霜非時之類則書則知周自以正二三月爲春夫子尊周之時故曰春王正月春王二月春王三月以立訓耳未嘗行夏之時也若謂以夏時冠周月則正月二月及春無冰正得時令之宜何屢書于經以著其異哉大抵吾儒誦法春秋但當以聖經爲主不可妄立意見若謂行夏之時爲見諸行事之實無論生今反古卽經書無冰雨雪隕霜之類大與夏時相戾其何以解哉故謂夫子尊周之制書春夏秋冬于冊令後人考驗時令不若夏時之善也

因而行夏之時則可謂夫子行夏之時卽以夏時冠周月也則不可敢問高明

按隱九年三月大雨雪是夏正月也桓八年十月雨雪是夏八月也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是夏十月也時在霜降以後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是夏八月也時在霜降以前故皆書其異則知夫子所書春王正月果用周正紀事非行夏之時也讀春秋者請細詳之

曰春正月足矣何以繫一王字平王東遷周室衰微列國莫知有王卽魯莫知有王也夫子慨然嘆曰頒正朔尚有天王在也故特起義大書一王字見天王大一統而凡奉正朔者皆宜禀命焉不可謂周無王也此一字所關於春秋極緊要其有書王與否者正見天下一日不可無王而無王者之不知天道也

夫子於春秋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故一經之中有大書以起義者若春王正月之類是也有特書以起義者若天王狩于河陽之類是也有不一而書以起義者若公在乾侯之類是也然又有不書以起義者卽隱公之不書卽位是也隱桓皆庶而隱居長於大義當立不得追父志立桓爲太子而身爲攝也曰攝則不正其始未有能善其終者故夫子不書卽位而於其盟也其會也其遇也其觀魚于棠也其敗宋於菅也其薨也皆大書曰公焉見此爲魯國之君而不同於仲子之子者於子氏薨則書曰夫人子氏薨見此爲魯國君夫人而不同於仲子之稱者載書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考仲子之宮見此仲子非君夫人而其子不宜立爲君者隱何以攝爲隱宜立不宜攝而隱以攝故成父之邪致弟之簒自取寫氏之禍春秋不正其始故

不書卽位明大倫正大法示大義於天下

按春秋魯十有二君而書卽位者七桓文宣成襄昭哀是也隱宜立稱攝不正其始不書莊未復父讐而立不書閔幼爲人所利而立不書僖內無所承而立不書定爲季氏擅廢太子而立不書而於均書卽位之中又大有別隱實欲讓桓者桓受羽父之譖弑隱而自立宣雖不殺子惡及視然與聞乎故也不討襄仲而爲其所立是皆欲卽位而大戾乎世及之禮者故皆書卽位以示其譏蓋異乎文成襄昭哀之所書卽位者矣胡傳云美惡不嫌

同辭此類也夫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凡諸侯自相為盟各自為私計耳隱公初政豈無尊天子交鄰國撫萬民所當汲汲若乎不是之圖與邾儀父盟若弗及焉謂之何哉書曰及曰盟而隱公自為計之情著矣況七年即有伐邾之師盟亦不足固哉是故春秋惡夫盟者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凡人有孝友之誠心而又明乎彝之大義則母子兄弟之間必能委曲承順而區處得宜若舜之與

象其極也乃鄭莊處心積慮唯在狥母之情養弟之惡而一抉以為快斯真忍人已哉再觀其交質于周結讐于宋輸平于魯種種處心皆積為不善以肆其奸逞之計是入春秋來極殘極忍不容誅之首惡也
再按此鄭事也魯春秋何以書當時魯娶于宋為一黨齊鄭相倚為一黨而宋與鄭則世讐莫解也觀是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三年八月宋公和卒十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塟宋穆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五年邾人鄭人伐宋宋人伐鄭圍長葛則當時宋魯齊鄭之事可識矣乃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夏五月公會齊侯盟于艾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十年春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公敗宋師于菅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自是魯與宋絶專與齊婚終春秋之世故夫子於此特書鄭伯克段于鄢見鄭莊處母子兄弟之間尚忍心害理

思一抉以為快凡友邦必不可輕與之以入其陷穽也隱何以許其輸平何以許其歸祊攜宋之黨反翬之師助鄭之虐一至此之甚哉此一語專為後日來輸平歸祊助鄭伐宋起非謂此事極大浸書於魯之春秋也識得此處書旨分明則凡他所書事事有原有委總是為魯而發夫子作春秋本旨可思過半矣敢問高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賵以賵死決無未死而來賵之禮左氏認夫人子氏即仲子故以豫凶事為言耳不知子氏乃隱公

之夫人非仲子也胡氏不因其說為是但此條大義秖病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故書之于冊見大綱陵夷之一至此耳畧天王使宰之大綱專罪宰咺來歸之一節恐未得夫子書法之旨敢問高明

再按仲子惠公繼室非夫人也當時惠公溺愛為夫人卒訃于周天王使宰咺來賵則天王亦夫人之矣以是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竟致桓公弒隱而自立是誰之咎哉夫子特筆此條謂天王宜持大紀以正邦不宜狥所請以成亂也

仲子惠繼室不書卒而書賵子氏隱夫人書薨而不書塟皆有大意在是謹嚴春秋為夫子特筆

又疑當時周室已微宰臣未必多人四方侯國星列不獨一魯也若賻賵侯國皆唯宰臣是使恐二三宰執東西奔走不能若是之僕僕也按三年宋公和卒傳稱周制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則此所書宰或亦宰夫之宰耶又按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塟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則此書宰咺斷非宰執之宰也敢問高明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王政修舉諸侯自相友睦何事于盟君能自立信義自然遠著何藉于盟隱公方汲汲與邾儀父盟玆又汲汲與宋人盟毋亦藉為黨援以立國故若此其不憚煩歟春秋諱公不書盖有深意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胡氏主王臣無外交之義亦是程子謂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

不與其朝以明其義似更見得名義正

公子益師卒

通春秋十有二君公子公孫亦夥矣而志卒者無幾盖必有大關係於其國者始志之冊使後世按冊而指其人某也賢某也奸某也任國之重某也壞國之事莫逃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亦可畏矣哉其日不日胡傳謂視恩數之厚薄或其然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此無王正月之始

古者會同有時諸侯無王事不宜會有事宜告諸

天子不宜私會而况與戎會乎况進戎而會于內地乎此舉甚非王政故書春不書王正月胡傳謂正朔所不加也是

夏五月莒人入向

無駭帥師入極

二事比書胡傳又比解然獨不明無駭之所以入唯公羊傳云向我邑也豈向爲我邑極爲莒邑莒人以向姜故直入我邑無駭以入向故帥師入極以報之耶敢問明者

莒以一向姜故直入人之國都故稱人以示貶

罪無駭擅兵不臣可罪魯君不制其臣亦可若論到非王命入人國邑見諸侯之不臣擅興而征討不加見天王之不君似爲太迂

觀五年書公子彄卒則無駭與翬之卒不書公子或以此二臣平日之擅帥師故削而不書耳恐非未賜族而不氏之說也敢問高明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我所欲曰及及邾儀父盟及宋人盟猶曰與國也戎不類也汲汲與盟哉春會于潛秋盟于唐亦戎而已矣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逆女必親使卿爲君逆非禮也故書然程子有辯矣諸侯親迎迎之於所館故有親御執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詩稱文王親迎于渭周國自在渭傍未嘗出疆也况文王時爲公子未爲君也又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使卿逆亦無妨此辯甚爲有禮

再按魯莊如齊逆女春秋書以示譏則知諸侯之親迎不必至于其國也此書紀履緰來逆女或非以著譏蓋志伯姬之所由以歸紀耳敢問高明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此爲叔姬歸于紀紀侯大去其國叔姬歸于酅起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照前入向入極看魯與莒有隙矣紀昏于魯故參盟以修好左傳云魯故也明甚第伯作帛云裂繻字則疑所當闕耳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公妻也極看得是此夫子之正名處正君夫人之名則仲子之賵仲子之宮自然非君夫人之比而仲子之子不得爲

適而君國矣左氏誤認子氏即仲子也故於歸賵

仲子曰豫凶事也可笑

唯子氏爲隱夫人隱稱攝故不以夫人薨耳使子氏即仲子也五年考其宮且獻六羽矣豈今日之薨不以禮薨而著于冊耶子氏非仲子此其一明證也

鄭人伐衛

鄭莊惡養天倫以戕其弟又以公孫滑之亂擅興師以討衛其惡特甚故書人書伐以著其罪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正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

通春秋日食三十六每食必謹書月日非獨示治曆明時之法而已也日君象也爲陰所掩修省所宜汲汲耳讀書胤侯之征詩十月之篇可識春秋每食必書之旨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王天下所共尊者故謹書日月以志其崩然有志崩志葬者有志崩不志葬者有崩葬皆不志者則後世臣禮之失此春秋之所由作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左氏謂尹氏爲隱公之母公羊謂尹氏爲天子大夫此疑所當闕者

秋武氏子來求賻

天王崩諸侯皆宜親赴皆宜親賻魯以秉禮先侯國可無赴而無賻乎至于來求罪在魯矣然王朝但宜執此禮以罪魯耳武氏世執朝政不講于禮秉此遣其子徵求于四國褻體統卑朝廷又焉用彼相哉故大書武氏子來求賻以著當時上下之失

曰秋見魯已踰時不賻也一字不苟下

武氏子即仍叔之子之稱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生講會同沒有赴告故書且爲後來與夷與馮之事起

通春秋列國豈無一二得與其爲諸侯者乎例書曰卒蓋別於本國之君之稱薨耳聖人貶黜之刑不在告喪書卒之一字上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王政不行諸侯放恣欲逞戰伐而敵讐先結盟會以樹黨是時鄭莊極狡自思與宋爲讐非得齊之援不可也是以爲石門之盟而宋與許紀諸國交受其入其伐不可勝紀春秋特書此盟于冊蓋使人考其本末知鄭莊之多詐齊僖之不義相與合黨以禍鄰而非所謂救災恤鄰之美意也
外特相盟不書必關天下之故而有係於魯始書之若此條是已蓋他日輸平而歸祊卽今日盟于石門之故智也

癸未葬宋穆公
生講會同之好沒有葬送之禮後使不宜受鄭之祊會齊鄭以伐宋矣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聲罪致討曰伐伐而取其土地焉可謂討罪乎書人書伐書取所以深著其惡也較上二年入向之師又甚矣
按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則知切近于魯之事魯史所宜書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桓公已立而州吁行弑其罪不可勝誅追罪莊公不能教子是端本清源大議論此春秋削公子不書也讀庶姜孽孽庶士有朅之詩則知衛之必有今日矣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魯宋昏姻之國故書及宋人盟書宋公和卒書葬宋穆公此書及宋公遇于清亦可謂交厚矣第時遇之禮似不如是故特書及書遇以著其失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鄭共叔之亂衛嘗納公子滑侵廩及延矣今州吁

弑君自立恐爲鄭所討故先討交宋及陳蔡共伐之是時宋殤之立適有公子馮奔鄭一隙亦喜與合兵耳要之皆修怨而非義擧也衛州吁不足責矣宋殤不恤其難且欲定其位何爲哉此春秋以宋主兵先正其黨惡之罪也然宋陳二君獨書爵不與蔡人同者豈以先王先聖之後不宜同蔡人以黨賊故稱其爵以示貶耶愚實所未解也敢問高明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魯隱夏遇宋公于清原不因衛事故宋使來乞師

公辭之也翬乃固請以行帥師與四國會伐鄭其罪可勝誅哉隱初不能止其行後又不能正其罪而奪之柄卒令往來搆譖以及鍾巫之禍尚誰咎耶此宜重看一帥字要見國家大事皆翬主張隱固其所弁髦焉者

桓三年書公子翬如齊逆女則此削公子不書者深罪其擅兵藐主之惡也

再書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云者見所會者此四國之君所伐者此無罪之鄭而所欲定其位者此弑君自立之惡賊也春秋辭繁而不殺煞有大意寓

其中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已自立爲君矣經書殺書名蓋許衆人之討賊不與此賊之爲君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上書衛人殺州吁于濮此書衛人立晉晉曾無覬覦其間爲衆所推而立何謂不宜立但既立之後則宜請命于天子耳聖人忠恕春秋只是如此不必充類至義之盡也敢問高明

衛宣後來歡行致新臺之刺然不可緣足以罪其始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方春之時豈無王政可以及民者不坐朝堂圖惟政理乃遠爲觀魚之舉耶廢時失事故特書以示戒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賊討故志葬

秋衛師入郕

衛與郕皆文之昭也郕秉亂侵衛非禮然衛宜初政豈不能以禮止其師乃帥師以入其國耶毒衆

棄親其何能國

九月考仲子之宮

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桓未君也可爲其母立廟乎隱爲是者明已之終讓桓耳不知奸人窺此意有所屬此篡弑之所由作也故特書之

初獻六羽

張氏曰獻者不宜獻也書初以見八佾用於羣公之廟書獻以見六羽不當用於仲子之宮此說得極好

朱子曰使魯不曾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雖欲僭無此樣子此是正本之論

邾人鄭人伐宋

邾見侵于宋當告之天子請之方伯聲罪以致討不宜間鄭宋之隙偕鄭以伐宋也鄭亦不宜乘此以釋憾故首邾次鄭皆人之以示貶

螟

水旱蟲螟皆關於國政而本於君身故有則特書示君人之修省

冬十一月辛巳公子彄卒

書時月日稱公子以志其卒必其賢者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宋鄭爲仇民則何罪圍長葛至經年不解必取之而後已宋亦不仁之甚哉此書人書伐書圍來年書人書取可識夫子惡宋之情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謂輸寫其情平謂兩國昔有忿怨如地之不平今悉剗削而使之平也鄭初與魯隙甚茲曷爲一旦肯輸其情哉蓋彼知魯素與宋合而今幸有可乘之隙於是傾寫以求成爲他日報宋復讐計鄭莊之用情亦狡矣魯啗其利而不知而向也與宋盟宿遇清之好一變而爲取郜取防之讐可嘆哉此宜重看一來字蓋魯初無意於鄭而鄭自來輸其平於我也春秋特誅其心故稱人

春秋之初魯宋衛陳蔡爲一黨齊鄭爲一黨今鄭伺宋魯之隙先來輸平以離其黨而通合齊魯之交他日自可藉援以逞已之欲觀三年齊鄭盟于石門及下文公會齊侯盟于艾及十年中丘之會伐宋之舉則鄭莊之情可見矣其有戰國策士之風乎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盟不書及而書會見齊欲爲盟而非魯志也然從鄭人輸平來蓋鄭既輸平于我又欲平齊與魯可藉爲他日伐宋之助其用情亦譎矣然自是齊魯相親世結姻好此實其托始云

秋七月

無事亦書時書首月備四時以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宋殤忌公子馮之在鄭移怒興師經年圍邑取非其有罪不容誅矣若鄭視圍此邑不加戚戚任其

取而不校豈保國恤民之道耶春秋書此蓋不獨罪宋而已也

鄭不是甘捨長葛念己力不足以大逞姑以此爲餌餌之我但輸平于魯以離其交又平齊于魯以合其黨然後窺利乘便合齊魯以共伐之取郜取防而併取三國之師是今日之任其取者將他日之恣爲取也讀春秋者於此等處通前後細心審之然後知鄭莊之積慮也甚深爲謀也甚遠而其爲人也特狡詭而莫可比倫

王朝不施九伐之威列國不修連帥之職及守土

者不能保有而無君自是一部春秋總罪案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此本不宜書者但叔姬後來歸于酅其賢特著於春秋不可不錄其始耳待年非禮意恐不甚重也敢問高明

滕侯卒

卒而不葬者怠於禮怠於禮者弱其君也若强大則以禮赴葬矣

夏城中丘

周之夏夏之二三四月也此時農務方殷可爲與築之舉乎卽中丘宜城亦非時使之義也特書以示譏

城非月日事故書其時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因艾之盟遣使結好是也然聘宜卿大夫執玉帛相存問何必其弟耶齊僖愛弟太過聘魯致女交政鄰國一一使之卒致亂嫡庶之分啓無知篡弑之禍豈一朝夕之故哉春秋特書其弟二字于冊所以爲萬世寵愛者之戒也

秋公伐邾

邾與宋有隙與魯無隙也今此之伐何爲哉蓋公拒宋而與鄭平今聞宋及鄭平故伐邾以求宋耳若是用心亦勞且拙矣哉

元年嘗及邾儀父盟于蔑矣又及宋人盟于宿矣受鄭之輸平則棄宿之盟聞宋之平鄭則棄蔑之盟隱之見利而忘義如此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隱卽位以來未嘗通朝聘于京師天王反使凡伯來聘上之替也嗣此又無上答之禮且凡伯緣聘以受侮亦無問慰之辭下之傲亦甚矣哉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戎伐凡伯罪不容誅然凡伯何人哉楚丘何地哉衛不能謹加呵護坐視王臣爲戎所俘而不救侯職安在哉舉事直書于冊罪自見矣若凡伯召怨于初而失節于後又當别論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按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故遇于犬丘然前此宋衛未嘗有隙曷爲平是年七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左傳又云齊人卒平宋衛于鄭宋衛與鄭之讐豈齊所能

平哉觀十年齊鄭伐宋宋衛入鄭及宋衛伐戴鄭伯伐取之兵無止期則此宋衛之遇蓋其意專在于謀鄭耳左傳所云似未可爲據也敢問高明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此鄭結魯也非魯結鄭也前年來輸平則約之以言今年來歸祊則啗之以利總是離宋魯之黨故不恤此湯沐之邑以求好耳魯曾不思此祊不可入也而入之斷在乎孟子矣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

高氏曰鄭始於結魯以拒敵故歸祊以市魯魯桓篡君以求援故賂許以償鄭其地雖若相易而事不相涉也此極勘得明白若鄭于此有易許之意何直至于桓始以璧假許田耶左氏以泰山之祊易許田語亦見其後來若相易也者書之耳未可據爲實案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宿男赴不以名故不名其不葬者弱其國也非禮也後倣此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按左傳云齊侯卒平宋衛于鄭經文曾不及鄭豈齊僖嘗致此意于宋衛宋衛卒不與鄭平故夫子特削之耶程子曰宋爲主盟與鄭絶也斷極當再按十年書齊人鄭人伐宋又書宋人衛人入鄭則知宋衛之盟自固與鄭絶而齊雖與此盟終未嘗絶鄭也左氏之案不若經文之斷爲分曉敢訂正以質高明

八月葬蔡宣公

未五月也簡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公何汲汲與莒人盟也人莒而公亦不足重矣

螟

以災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二年無駭帥師入極爲大夫專兵之始卒不書公子或以此故削之歟若曰未賜族也則舉朝大夫皆然五年曷書公子彄卒耶或曰如挾何挾行事不經見其人未可知不得援是以爲例敢問明者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按周制天子時聘以懷撫諸侯亦常禮也然臣子

獨無朝聘之禮乎魯於春秋稱秉禮之國隱公未嘗朝聘于京師天王不正典刑則亦已矣而反來聘至于再謂之何哉夫子大書于冊豈獨譏王朝之失禮蓋深著魯隱之不臣耳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三月是夏正月未宜大震電大震電後又不宜大雨雪八日之間兩者交作異亦甚矣寧無事應乎哉故謹日以志其冊

挾卒

爵微者不書卒書卒必其嘗爲大夫有關于國體者矣賜族與否可勿問也

夏城郎

按桓之世三國來戰于郎莊之世陳蔡之侯亦次于郎齊宋以兵窺魯亦宿師于郎此非魯要地而宜城者乎但城有制而役有時隱自受祊來將爲鄭伐宋而恐他國之議其後也乘夏之時城之則非所宜耳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今日會防之謀爲他日伐宋之地蓋魯隱受鄭之

輸平而入其祊志在昵鄭而讐宋故先與齊侯遇來年始會齊鄭于中丘帥師伐之耳照下文自見傳稱鄭伯以王命討宋者鄭伯嘗爲王卿士故假王命耳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按左傳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又盟于鄧爲師期夫子削而不書謂斯會即爲宋討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翬帥師不顧又如此

四年秋翬嘗帥師會宋衛伐鄭矣兹翬帥師又會

齊鄭伐宋何反覆無忌若是其汲汲哉奸人所嗜者利耳兵柄在手唯利所使鄭能以祊中魯之欲豈不能以利饜翬之心哉此有國者必慎所任不可以兵柄假匪其人也

會猶可言也伐不可言也故會竝稱爵伐貶稱人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魯無二師也上書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矣此書公敗宋師于菅何師也帥師者翬而所以主之者公也唯翬悻悻帥師故不待齊鄭之同力又不待宋師之成列用詐以敗之于菅耳不十日取郜

又不十日取防豈不勢如破竹哉然按之于律非有制之師故于翬帥師見將之專而莫制其命于敗宋于菅見師之詐而倖成其功于取郜取防見兵之貪而不顧其義魯君臣之罪蓋畧見于書法之內矣

魯與宋本無纖芥之隙徒以鄭歸祊故爲渠效勞若此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本與衛合宋既被伐故連衛以報鄭鄭方幸勝不設備宋衛乗其虚入之此修怨之事也故各貶稱人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胡氏據公穀二傳謂鄭因三國之力以取戴左傳則云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三師謂誰豈非宋蔡衛之衆乎然何三國伐戴而鄭亦圍之也程子曰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此勘三國之所以伐鄭伯之所以取極明白臨川吳氏曰取猶哀九年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哀十三年鄭罕達取宋師于嵒之類謂敗其兵而悉俘其衆也說得

是

宋衛伐鄭猶有名伐戴則莫及無辜矣故三國各貶稱人鄭稱爵以伐取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高氏曰戴鄭所與也而三國伐之郕衛所與也而齊鄭入之是效尤也故謹日而各人之

五年衛師入郕郕服屬于衛

夏而三國伐宋秋而宋衛入鄭又偕蔡伐戴鄭莊又伐取三國之師猶以爲未足冬又偕齊入郕一伐一入迭勝迭負而各交侵其黨與以爲快與兵

搆怨蓋莫有甚于此時者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則未有私相朝者况一旦而朝兩國之君乎且兩君爭長于朝魯君出辱既爲請之語則偃然以旅見爲宜者豈禮也哉此其驕盈而及于禍也
魯未甞入覲天子偃然旅見二侯即一魯而列國可知矣書之于冊蓋所以明王制嚴侯度也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此會專爲伐許計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臨川吳氏曰鄭莊以小利餌魯隱既與之伐宋報怨矣又將與之同伐許而會于時來蓋許與鄭接壤鄭之所利而齊魯無與焉者也鄭伯以計鈎致齊魯之君而借其兵力呑併小國以利益已甚哉鄭之不仁而齊魯之不智也
伐許鄭志書曰公會謂公餌於利而甘與會也入許鄭利書曰公及謂公急於助而思爲報也
據鄭伯之志以呑許爲快然借二國之兵以共伐似難獨專其利故陽假存許之義而陰使公孫獲鈐制許叔于東偏蓋隱然爲鄭之內臣矣甚哉鄭伯之爲謀深而其爲辭狡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隱死于弑書曰薨蓋臣子所不忍言也然不地而實已著矣
凡人先明大義然後可自立于天下隱與桓皆非嫡也而隱爲長使隱謂長宜立也請命天子正位君魯以奉周公之祀誰曰不宜是謂能明大義于其始或誠代攝而欲讓桓也及翬之請即行誅戮以杜讒邪之端而亟召桓公以授之位是謂能明大義于其終若是其何能及哉唯其心欲竊讓國之美名而又難舍擅國之大利姑順于始而遲疑于終致彼兇逆交搆其間以成篡弑之大禍則無所歸咎矣甚哉欲自立于天下者不可不明春秋之大義也
廬陵李氏曰隱公立十一年六年以前黨于宋六年以後黨于齊鄭原其即位雖以次當立然出于諸大夫之扳己故元年盟儀父其秋盟宋二年盟戎四年遇清春秋皆書及蓋隱欲結諸國以自安

也雖然自安而大夫之專迭見于無駭翬帥師時矣輸平以後隱漸得志故伐邾而忘蔑之信伐宋而棄宿之盟入祊入許無所不至而有寪氏之禍使隱公初立上請王命則長幼之義自明君臣之分自定又何必屈巳于諸侯委政于大夫以成後日之變哉杜氏以為讓國之賢君吾未之見也

大抵看春秋當知以魯為重如隱公一君凡所書魯事其是非可否固不必言若書天王來賵來聘來求之類要見魯何以致此于天王者是不可不自反也其書宋衛齊鄭滕薛盟會伐取歸朝之類

要見魯何以致此于列國者是不可不自治也勢焉而不參合焉而有條貫未有不關魯事而漫書者亦未有關魯事而書無其義者識得此意明白則夫子志在春秋曰其義則丘竊取之者吾亦可以竊窺其萬一矣

春秋疑問卷之二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桓之意在即位夫子如其意書即位于冊蓋其辭與傳文等而義不同矣

家氏曰桓以臣弒君以弟篡兄罪大惡極而魯之先君也夫子修春秋以誅討亂賊為事而於魯之先君不容直正其罪故特立法以垂示萬世書王書正書即位皆所以討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鄭伯聞魯篡逆之事特為好會蓋度桓之意急欲會諸侯以定其位可必大遂其所欲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前年鄭使宛來歸祊原無易許意蓋以祊近魯魯所欲得者以此小利中其欲將唯我所役而不辭故魯宋本為好者隱寧渝盟而從鄭以伐宋至入郕入許而鄭之讐無不報鄭之欲無不遂矣及入許而許田在其側鄭復垂涎焉而未敢啓齒也桓篡弒自立將必求會諸侯以定其位鄭始為垂之

會托辭以壁假焉其名曰假其實逼取之也桓不能拒以許田與之而謝其壁若曰以此易祊云爾蓋魯自爲飾之辭也左氏不達其情誤書以祊易許今觀春秋隱八年明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竝無易許之意越四年爲桓元年明書曰鄭伯以壁假許田竝無易祊之辭則其情事可知矣讀春秋者不據經文而但從三傳未有不爲其所誤者敢訂正以質高明

鄭伯以壁假許田即秦以十五城易趙壁之意其假許田一假字即劉備借荊州一借字

歸祊暗餌也魯隱吞其餌而諸役不能辭假田明挾也魯桓爲所挾而賜邑不能守鄭莊之懷計亦狡矣哉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及者公所欲盟也鄭伯已得許田方與公盟是謂極狡

鄭名爲王卿士與會與盟而桓之位定矣胡傳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爲埀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爲越之盟此四句勘得極明

秋大水

書時不書月則水之泛溢爲害必歷時而未平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弑隱督弑與夷偶在冬春之交故春秋順時序若此書之耳其他弑者未必皆在冬與春也竝不書夏王某月秋王某月冬王某月豈皆不以天道王法正之耶可發一笑

督馮之黨也欲弑與夷久矣所憚者孔父耳故必先殺孔父然後可弑其君今書宋督弑其君與夷

及其大夫孔父蓋深誅宋督之造意且明孔父之死之爲其君也此二句宜聯讀方可得情而正其罪胡傳畜無君之心一段說得極透快

就宋督論罪不容誅若宋穆舍馮而立與夷與夷反索馮於鄭必欲戕之而後已則無人心甚矣其及于禍也宜

滕子來朝

桓爲弑逆滕首朝之春秋貶而稱子是也然自此終春秋之世皆稱子豈以此故直貶及其後嗣耶當時大國身爲弑逆壞法亂紀者不可勝數或一

書人旋復書爵獨貶一黨惡之滕及其後嗣乃足示儆于來世耶朱子取沙隨陳氏之說謂春秋小國不堪大國之侵削朝聘往來自降爲子而一切從省似大有理

再按莊五年郳黎來來朝僖七年小邾子來朝杜氏曰郳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邾之別封故曰小邾何氏曰齊桓公請天子進之據此二說則在僖之世天王尚能以爵予人矣隱桓之世不能奪人之爵乎滕始侯而今子終春秋之世未必非天王所貶也敢備一說以問高明

再按隱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莊三十一年夏薛伯卒自是薛伯終春秋之世此黨何惡亦貶及其後嗣至此耶朱子謂胡氏以義理爲穿鑿誠哉是言也

愚謂滕子罪案在來朝二字上不在一子字上

二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周天子所賓而不臣者不幸而有華督之亂列國苟能聲其罪以奉天之討亂何自成哉奈魯桓之弑隱而方以類合也齊陳鄭之黨惡而謀以賄行也乃相與定焉立督以成其亂焉天常人紀不自此而胥壞哉春秋書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此非與其事而稱爵蓋目其人之黨惡不可勝誅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成人之亂已爲不義況可利其有乎書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而必謹其時月日蓋深罪魯之貪賄而辱國也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宋不義取大鼎于郜而魯又取郜鼎于宋且納之大廟可稱宗器乎臧哀伯云滅德立違而寘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

官象之其又何誅焉蓋謂一示此賂器于臣子他日不可復誅其違亂也其語意特正而嚴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穀程氏皆以杞爲紀

杞侯之朝與滕子同而其所以朝迫于齊也非爲桓之立也故論罪與滕子殊科

蔡侯鄭伯會于鄧

于鄧乃外諸侯相會之始而實楚患之萌櫱其關於天下之故不小故春秋特書之自此以後鄧首被戮蔡逼于侵凌服屬同於鄙邑終又不得已遷

州來以求託于吳鄭則數遭侵伐疲于奔命曾無寧日卒至於肉袒請命願爲俘囚觀後來之變若此之甚則今日會鄧之舉固中國陵替之端所由繫也左傳云始懼楚也此豈可不爲寒心哉

九月入杞

左氏見此入杞二字即於前杞侯來朝下埋不敬二字不知春秋雖稱亂世然兵革未有輕用者豈來朝一不敬而魯即入其國耶若承上文謂蔡鄭入杞似又無謂闕之可也

照後來滅項取鄟取邿等書法似皆魯事然所以

入之故則不可曉闕之

公及戎盟于唐

按左傳隱因戎請至再而與盟君子猶或非之今戎未嘗請而桓及之盟何汲汲哉蓋身負大惡唯欲結好以自固無問其華與夷也參及鄭伯盟于越看則桓之情不能覆矣

冬公至自唐

與戎盟義乎不義乎及在九月至在冬何事盟好而歷時之久耶此深傷盟戎之非義故特詳志其終始也

此書至之始恐非皆危之之說茅堂胡氏曰書至者或危或久或爲不義或策勳而書愚謂猶有與有榮者與有辱者各觀其時事則其事居然見矣此條蓋舉其不義而自辱者至之也

三年春正月

隱立十一年止書一正月桓立十八年僅書三王字不可謂無其義然必指此元年書春王正月以正桓之罪二年書春王正月以正督之罪十年書春王正月謂其數已盈十八年書春王正月謂王法所不赦自三年而後不書王見桓無王與天王

失政而不王則恐不若是之穿鑿也敢問高明

公會齊侯于嬴

桓以篡弒得國懼方伯之見討也乞昏于齊以爲此會夫昏姻有媒妁所以別嫌明微重大禮之始也桓自爲此會締好于齊匪媒而昏始合不以其正矣自是而逆以私人送至越境會非親迎而卒蒙敝笱之譏至于彭生之乘而其禍不可言矣春秋于嬴之會謹書之蓋深著禍亂之所從始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易曰大君有命命王命也諸侯安得有命哉且何

以爲胥命也訓胥曰相則其相命也必相從而後可不相從而相命何爲者今考此後十年齊衛同鄭來戰于郎十一年齊衛鄭盟于惡曹豈所胥命者胥此命耶抑非此命耶讀春秋者先解胥命二字明白又考當日之所爲胥命者何如然後可論去取若但曰春秋善胥命則吾不信也敢問高明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公穀程傳皆作紀郕公羊傳作成魯邑是時紀主于魯

程子曰自桓公簒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日食天變之大者況食之既乎

但記天變事應自然隨之似不必一一以著其應

公子翬如齊逆女

大昏雖稱重禮然諸侯統有民社豈得親至于其國但或逆之于境上或迎之于所館耳魯逆女可無其人然不必公子翬也唯桓與翬謀所以定位而乞昏于齊故即使翬往逆以重自結納耳觀宣公之世公子遂爲宣弑亦即爲宣納賂逆婦以結齊援則奸惡之肺肝于斯畢露矣此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似不宜以親迎之禮律之也敢問高明

春秋於隱世去翬之族以著弑君之罪於桓世復稱公子以明其與桓爲逆若曰翬國之大賊而桓之私人所謂不誅之誅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齊侯送姜氏于讙不獨愛女之過當時桓使翬逆女不知其辭令禮幣當何如者齊侯因厚答之故送女至于讙耳而桓又趨出爲好會故是冬即使

其弟年來聘也讀春秋者但從公子翬如齊逆女直至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細細詳味自可得當日二君之用情矣

原魯桓之意在結齊爲援而娶其女故桓所行事但重在于會而不在于昏諸傳皆以昏禮責桓恐不得夫子春秋之旨敢問高明

夫人姜氏至自齊

禮無其女之父送女至人之國者亦無其婿不爲親迎但往會其父而受其女者今齊侯若是爲送魯侯若是爲會則親御執綏之禮廢直夫人自至

于其國耳故春秋特書若此以著其失易曰物不可以苟合又曰君子以永終知敝永終之敝即可知于苟合之始也謹昏禮者尚三復于春秋之義哉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隱七年齊侯嘗使其弟年來聘矣今桓弑隱之人也以昏故復使其弟年來聘焉但從其盟其娶以致情而其家君臣兄弟之篡弑悉置勿問茲所謂以利交者乎可慨已

有年

此不宜有年而有年即此歲之有年可知他歲之無年矣此春秋書法之意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周之正月夏之仲冬也于時宜狩但于郎則非其地耳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以臣弑君以弟篡兄而自立靦然南面四年矣不請命不類見其不臣何如者天王不加殘執之刑反使宰糾來聘夫子蓋傷之也而不敢明斥天王之失職故但名宰以見其意且不書秋冬二時謂刑誅之不舉不成其爲天道也其意微矣讀春秋者不逆夫子所以名宰之意而但專罪宰恐未爲得之也敢問高明

或曰子前辯宰咺之宰非宰執也今宰渠伯糾云何曰聘與賵自不同

五年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

甲巳二日傳疑也或以其國有大逆故不能謹其日耳

夏齊侯鄭伯如紀

春秋之初齊僖鄭莊皆小人之雄而相與合謀以

吞噬小國爲事如許近于鄭鄭所欲也齊與伐之而鄭入許紀近于齊齊所欲也鄭思報而助之故與共如紀焉假朝事之禮行盜賊之謀其同惡相濟何憯哉然實齊之意也故夫子首齊而次鄭而必稱爵稱如若真往朝者然所以抑強暴而存務小也

紀主于魯故書之詳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桓負大惡天王不能討反一聘之再聘之而使仍叔之子示重焉夫子不忍斥言故就所使者著貶

以見意耳恐非專譏世官也敢問高明
仍叔柄用而其子承聘分明是世官但春秋書旨
似專重在使聘上要識得
高氏曰桓王失信諸侯皆叛欲謀昏而諸侯莫從
桓以篡立懼諸侯討已欲自結於王故因紀之故
而爲王謀焉故桓王三遣使來聘也春秋書之見
桓公以紀之昏姻結好于王以掩大惡此照後祭
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看似爲有因存之
葬陳桓公
知會葬而不知討其賊

城祝丘
高氏曰據文姜享齊侯于祝丘則祝丘齊魯兩境
上邑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
備之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當時弑逆大惡王不能討若鄭莊不朝罪止貶爵
削地又甚則命六師移之耳乃不忍一朝之忿而
屈萬乘之尊以犯積怨之強臣寧不自取辱乎春
秋于戰于敗績悉諱不書但書蔡人衛人陳人從
王伐鄭蓋所以存名分耳
春秋之法有天子在則諸侯稱人蔡衛陳雖讐鄭
甚深然此舉名義爲正 故特與以從王二字若鄭
莊之惡則罪不容誅矣
大雩
魯於禮不得大雩故因事特書以著其僭
螽
雩爲旱祭旱則螽生矣故併記其災
冬州公如曹
州公事實無傳胡氏罪其自取不知從何得來但
論有國者統承先世之業全在自強爲善或不幸

遭侮當思所以圖存之計至勢窮理極則死之可
矣奔曹適魯非所爲訓故春秋書公書如曹書寔
來以深貶之
州公公字即晉人執虞公公字蓋汎焉者之稱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諸侯失國名書來則無歸意矣故春秋特書以深
罪之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郕公羊傳作成
左氏曰諸謀齊難也與二年來朝三年會郕同旨

秋八月壬午大閱

當時懼鄭畏齊故爲講武計然諸侯不得大閱也況舉於盛夏其妨民失時有不可言者書譏之大雩大蒐大閱皆僭也夫子不忍斥言但各因事書之以見意

蔡人殺陳佗

陳佗當討之賊也陳不能討而蔡人能殺之故以討賊之義歸之蔡若曰此賊也蔡人今已殺之矣可爲世道一大快也其名佗者見非陳所宜君非陳人不以爲君也春秋之意專罪蔡非善陳也觀

經文自見敢問高明

前此陳人爲衛討州吁今蔡人爲陳殺佗皆鄰國義舉春秋所深與者

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猶云本國也蔡人殺陳佗則鄰國矣春秋特書之冊所謂篡弑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者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按春秋文公亦僖公嫡嗣也不書此子同生獨書何也意者文姜如齊淫行及所傳聞之世猶藉藉耶故夫子於桓三年書夫人姜氏至自齊今六年書子同生而其後文姜如齊之事皆一一謹志之冊蓋一則明莊公係桓公之子非齊侯之子也所以絕後代傳聞者之疑一則著文姜至魯三年已生有子矣何後來不安其室也所以示萬世淫奔者之戒此子同生之所以獨書也如曰正國本以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則其他嫡嗣獨非國本之繫而曷以無書哉敢竊訂以質高明

冬紀侯來朝

紀侯主于魯會而再會朝而復朝可謂無奈齊何矣抑知魯莫可恃耶觀公告不能一語事可知已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按禮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即火田也亦焚一叢一聚焉已耳豈焚一地哉況咸丘地近乎齊何焚直至此也宜重看一焚字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按公穀皆稱二君失國似未可據然穀與鄧皆去魯絕遠魯何德以招來二國亦何慕而歸嚮求之莫得其故也且自此來朝後二國絕不經見則此二國者其不能爲世有無明甚矣當時方伯連帥環視魯事而莫恤豈望此二國以爲動靜哉即二

國來朝亦何重於魯者能禁方伯連師之不復舉
也夫子削去是年秋冬二時謂刑政之莫舉果係
此二國之來朝耶恐不其然然則二國君何以名
是年何獨無秋冬夫子嘗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
及史之闕文也自夫子時追及魯桓非所傳聞之
世乎傳聞與紀載合夫子可加筆削以垂世訓或
但有紀載無考證且中間或有闕文則存之仍之
而已若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則存之以傳
疑者也是年或原闕秋冬則仍之以俟考者也妄
立意見過爲穿鑿曲加附會似皆非善讀春秋者

敢僭論以質高明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此爲夏五月丁丑烝張本傳再烝見瀆語極明

天王使家父來聘

四年天王嘗使宰渠伯糾來聘矣五年又使仍叔
之子來聘矣方逾二年耳家父復何爲乎來哉凡
聘之殷勤其中必有所爲也無所爲而三加聘於
簒逆之賊是周之大無綱也承三聘而一不仰答
於君父之前是魯之大無紀也家父爲周世臣徇
王命而瀆聘亦可謂大失職矣書之册而罪自見

或曰王殷殷三聘蓋逆紀女爲后欲魯主其事耳

夏五月丁丑烝

魯秉周禮之國也桓雖簒逆而昏不應春夏之再
舉烝也意亦舊文之誤夫子仍之不改耳

秋伐邾

隱之世嘗與邾盟于蔑矣此豈以不修舊好故伐
之歟然桓負大惡恐未可討人之罪也書曰伐邾
其貶自見

冬十月雨雪

是夏八月也未宜霜而雪特異矣故書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紀侯再朝再會謂齊逼而莫之存也天王三使來
聘謂謀昏而莫之從也則魯之所以主是昏者是
必嘗報可於王矣然於禮王當使大夫請昏于同
姓之諸侯同姓之諸侯爲請于所昏者復命于王
王乃遣禮于宗廟使上卿往逆而公監之是之謂
重大禮今王使祭公來不請期而遂逆魯亦唯所
逆而與主之殊與請昏廟遣卿逆公監之禮大爲
有闕故春秋書來書遂若祭公此來爲私行而以
逆女爲遂事以深譏之耳魯之慢於通禮王之苟

於遣禮祭公之專於行禮具見此書法之內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高氏曰古者后夫人必娶嫡女故天子求后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若姑姊妹則曰先君之遺女若而人於諸侯則曰不腆先君之嫡是以伯姬歸紀則叔姬爲媵今曰季姜則非嫡矣不可以母天下故春秋嚴其名

按紀侯托魯請王命求成于齊公告不能今幸王有命魯求昏之事魯主歸季姜于京師所以託紀者至矣然不十餘年齊卒逼紀紀侯大去其國以

天王之尊不能下庇后氏之宗其亦太弱矣哉乃知桓告不能蓋不能于齊而非不能于王也傳春秋者動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爲辭立論甚正且大而在當時實有所不能者

自紀姜歸京師後周聘不復加于魯乃知以前三聘特在諜昏耳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世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君行則守有守則從而代君行朝禮於諸侯及與諸侯會盟救伐皆非世子之所宜也故春秋於世子之出皆謹書之此條蓋譏曹伯之不宜使耳

十年春王正月

夫子書王之意恐非若傳所云云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辛射姑已歸國得立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衛宣矜約無他意中爲齊鄭所攜故失信耳以公

會故書其爵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按左傳鄭以班後故乞師于齊然齊與魯昏再會來聘何殷殷厚哉而一旦爲鄭主兵無亦以魯託紀于周大拂其意耳矜二國好會魯桓以定其位不知弑逆之當討茲挾私忿小怨約衛來戰于郎何不知類之若是耶書爵書來戰蓋目其人而深責之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惡曹之盟何爲者豈以郎之戰未得利而復有所

謀耶結怨固黨不知禮義爲何物故奪爵以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鄭莊處心積慮最奸最險入春秋來所未有者而身死之後受禍亦酷孰謂無天道哉

秋七月葬鄭莊公

鄭忽既立不待五月而葬是生亂階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凡春秋於大緊關處煞有大意在不宜於一名一字間求之如此三條宜聯書而聯看要見宋人何以執祭仲祭仲何以被其執突何以在外而歸鄭

忽何以已立而出奔則當日之情罪具在目前矣謹詳于左

按左傳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按公羊傳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要見突生于雍姞而其身在宋也宋與鄭爲讐久必藏突爲奇貨伺祭仲往省于留塗執之逼令立突而出忽耳假鄭莊存日忽與突俱孜膝下明嫡庶之分成兄弟之懽豈寧有此哉此是鄭莊不善處父子兄弟之間處故貽禍至此耳然宋雖與鄭隙安可匿人之子執人之相逼令其廢長而立少也祭仲輔忽立未幾豈宜卽離左右身往省留爲人所誘而執也卽爲所執而逼令安可卽從其請擅廢立而不顧也突稍知義安肯藉人之力篡兄而奪之位忽能自立明正祭仲與突之罪可令俛首屈服也豈宜皇遽而出奔春秋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

出奔衛則數人者之罪案昭然於書法十五字之內矣不是之求而分列爲三條泥推其一字則所謂固哉高叟之爲詩也陳氏曰春秋之褒貶名號不足以盡意則見乎辭此善讀春秋者學者從陳氏之言凡遇大緊關處但通前徹後細玩聖人之辭以求聖人之意則自得其情罪而莫掩矣敢僭論以質高明

夫子罪宋不獨在稱人以執上罪祭仲不獨在稱字上罪突不獨在不稱公子上罪忽不獨在稱名上統前後論主謀逼令皆宋之罪受執廢立皆祭

仲之罪不知名分使人以己爲奇貨皆突之罪不能自立使人視己若贅疣皆忽之罪而究之不善處于家庭唯結怨于隣國致有今日之禍亂者則鄭莊之罪也

忽已嗣立矣而不君與突無異故一書突歸一書忽出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魯大夫也何不一經見耶大夫何重于會而宋陳與蔡皆與之盟耶且盟必有所爲此何爲者耶皆不可曉或曰魯與齊衛鄭爲讐桓欲合黨以敵

之於是結宋與陳蔡然何以使大夫會且盟也斯亦不足恃矣闕之可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自此以後盟會凡關宋與鄭者當參看乃得其情蓋魯桓憾鄭忽而欲定突也故先爲盟會求宋鄭之平宋初不絶其會者將因魯以責賂於突也而突卒不償魯因屈已往來爲突以求免焉此于夫鍾于闞于穀丘于虛于龜屑屑不憚煩也然宋之心未厭而卒辭平焉公于是與鄭突盟謀爲伐宋之舉矣屢盟以長亂數會以厚疑而結怨以取辱曾有若魯桓之不肖者乎故春秋屢書而不削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夫鍾未幾而復有此會公之爲鄭突亦汲汲矣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羊傳作紀

紀爲齊難危急甚矣魯桓切切爲紀謀故屢與之會然莫得強有力者僅與小國之莒偕其能救乎春秋書此見雖有恤患之心而莫之濟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觀下文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則知燕素附于宋故公與宋公會而及之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不塟

公會宋公于虛

自于折至此凡五會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于折于夫鍾于闞猶魯地也于穀丘于虛于龜則宋地矣委宗社人民兩年而六出總爲憾忽之一念使而卒不爲宋所與而取辱桓亦可羞矣哉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魯桓憾忽于郎之戰卒鄭莊之卒結好於突以洩其怒而突篡忽自立亦欲反忽之所爲求善于魯以爲之援此武父之盟所以兩相合也

丙戌衛侯晉卒

晉烝父妾奪子妻滅絶人道其後朔爲二子所逐出奔于齊晉貽之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魯朸汲汲于宋之會兹汲汲于宋之伐交道反覆如此哉書曰及鄭師伐宋書曰戰于宋而貶自見矣

李氏曰宋莊之得國鄭有力焉今鄭突之得國以宋之力也其交宜固矣然宋莊之立華督之相于稷之成以魯齊陳鄭之皆有賂也今責賂于鄭是以已之前日望鄭也春秋書郜鼎之取以見宋魯鄭之交以利合書武父之戰以見宋魯鄭之黨以賂離吁嚴矣哉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齊欲呑紀宋責鄭賂忽奔于衛燕附于宋齊宋衛燕非合爲一黨乎紀弱幾滅亾而魯爲計魯欲平宋鄭而宋辭平是紀與鄭皆德于魯者公故緣是會紀與鄭汲汲與齊宋衛燕戰而幸一勝焉在魯自爲得計矣不知此戰非解紛息爭之舉實結怨益讐之師也卒也紀爲齊滅而公翻覆於鄭宋之交若反掌焉孟子曰春秋無義戰蓋未有不義之至此者書曰公會紀侯鄭伯云云蓋深著魯桓之罪也春秋先自治而治人正在此等書法

觀紀對齊鄭對宋而衛燕序其後便見當日戰事犾紀先于鄭者紀之于齊尤甚鄭之于宋也且是時齊宋等師加于紀故公會紀鄭與諸國爲戰耳左傳謂鄭宋相怨穀梁謂齊紀世讐恩謂合而言之始備敢質高明

三月葬衛宣公

於葬衛宣公見前此惠公之未宜即戎也比事以書自見

夏大水

不月見通夏皆水災也故書時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王氏曰公於鄭突比之至矣十二年屢會宋平鄭而不克則爲武父之盟爲宋之戰十二年偕紀侯之戰今又會于曹同惡相濟明矣

無冰

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此時無冰大失時令矣故書周政失之舒秦政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

夏五

史闕文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會于曹已有約言矣未足效信而釋疑遣使固結之而必以其弟者謂親屬之可信也不知弟之不宜使也

桓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親之以著愛也今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親之以著信也然皆非所爲訓也故皆書以示譏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粢盛之所藏不愼重以致災其何以承廟祀哉此書以著罪

乙亥嘗

遇災宜懼未宜遽事于祖考且嘗以八月供未易災之餘可乎書譏其不時不敬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雖怨必赴禮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鄭突賴宋之力得入簒國背其賂反約魯爲丁未之戰惡矣然宋何責賂不忘積憤不釋連師直入其國至取其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讐毒之一至此乎夫子案宋不自反黨簒徇賂之失而擅用

列國之兵以洩其私忿也案四國輕以兵假人而使宋得逞其志於鄭也而又案鄭之背宋之有以自取也故書曰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而宋與四國及鄭之罪之輕重大小自昭然于簡冊之內矣是爲孔子之春秋

齊蔡衛陳與鄭無甚大隙然平日合黨于宋故出師爲助唯其所以耳經書曰以而以之者與爲其所以者罪自著矣可稱爵乎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求私財斷得是

一桓王也前此使家父來聘今使家父求車一桓
公也前此致天王之聘今致天王之求一家父也
前此承使以來聘今承使以求車噫是可觀當日
之爲君臣者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葬在莊公三年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天王加禮於魯桓亦厚矣崩不即赴而又不葬何
臣禮之衰薄也比書葬齊僖公其罪自著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突以庶孽奪嫡初與權臣比而簒位今又與其親
戚謀殺之致爲所逐而出奔故雖不去其爵而特
書名以示貶忽本嗣位而不能君其在外四年又
無自強自立之策足以旋復其位今之復歸也不
過乘突之出奔耳故但書世子忽以著突之罪而
不與其爲君是爲夫子之筆
曰鄭伯突見突已君鄭數年矣以著忽之不能君
曰鄭世子忽見忽本爲國之冢嗣也以罪突之所
爲簒

許叔入于許
許叔宜歸于許者但不宜乘鄭之亂以竊入故書
曰入
鄭莊入許居許叔東偏以奉祀今由東偏入許故
都故云入于許

公會齊侯于艾
此爲定許叔之位故盧陵李氏曰許之失國本鄭
莊欲滅而并之故糾合齊魯以爲入許之役然又
以三國共利難於獨專滅國之罪齊魯既遜而不
受則鄭不得不假許叔奉祀以倡存許之說其實
許地已入於鄭矣今許叔乘鄭亂以入而齊魯會

艾以定之蓋鄭莊方強則二國挾鄭以爲利鄭莊
既卒則二國定許以爲名會艾之謀豈非自解其
入許之非已意乎然春秋於入許書及則已推見
至隱雖今日之得不足掩其前日之失矣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滕先諸國來朝稱子穀鄧自遠而至稱名邾牟葛
如旅見天子稱人統責其不宜朝桓然實責桓簒
弑之惡不宜受朝于小國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大都耦國櫟鄭之大都也突入于櫟則鄭國之命

制于突與入其國都無以異矣此自後經文一不及忽盍忽日寖以微不足書也諸侯不平而共謀伐突者以此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左傳云將納厲公弗克而還非也秋九月鄭伯突已入櫟矣櫟大都耦國足制鄭國之命忽雖在故都一齪齪竪子耳突將何事于納而諸侯又將誰納哉唯突篡位奪嫡諸國所共憤憤會袲以聲其伐爲春秋之所予故各書其爵及其弗克次年春會于曹謀伐之夏又舉師以聲其伐爲春秋所亟

予故皆各書其爵與僖四年伐楚之師各書其爵以稱伐者同蓋春秋正名之書唯討篡逆奪嫡之師及討蠻夷猾夏之師乃始稱爵以示與而其餘未有不稱人者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正若此師之伐鄭突者是也左傳乃錯認爲伐鄭忽以納厲公而諸儒不察因曰始疑於辭正終變而與邪與邪之師而夫子肯各書其爵以與之耶凡讀春秋先當考經文以爲據不可泥傳文以仍其錯誤也敢訂正以質高明詳具于左

十一年夏五月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此是忽突一宗文卷夫子判有斷案在不知忽宜伐突宜伐請高明者虛心一評之

鄭莊寤生卒嗣立宜在世子忽矣忽不能君突藉宋之力竊歸焉而鄭忽出奔衛自是突君于鄭凡會盟征伐皆所主之然其實篡兄之賊罪不容誅也故夫子於突之出奔蔡也特書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以明立突一大罪案及突入于櫟制鄭之命列國始不勝憤而爲于袲于曹之師夫子乃各書

其爵以著其伐正伐此篡世子之鄭突也左氏不識大義見魯嘗黨突而一旦會宋以爲伐疑于納突而不知突之無事于納也且魯會齊于艾以定許亦已漸攜于突矣是又通玩經文而可自得者

或曰于袲于曹之師子謂討篡位奪嫡之突各書其爵是矣乃十四年冬宋齊諸國伐鄭之師亦伐突也何各貶而稱人曰春秋不下一以字乎宋以齊蔡衛陳之師伐突是責賂之師而非討罪之師于袲于曹之師則方伯連帥之師也是不可以同日語者夫子稱爵稱人書法毫髮未嘗差錯

或又曰當是時突雖入于櫟忽猶在故都也十七年高渠彌始弑忽而立亹十八年齊人殺亹而立儀至莊十四年傅瑕始殺儀而納厲公子何以入櫟者之爲鄭而謂在故都者之非鄭也曰自鄭人論之謂在櫟者爲厲公在故都者爲昭公爲亹爲儀矣通春秋前後論自桓十一年鄭莊公卒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及次年書公會鄭伯又次年書公會鄭伯又次年書鄭伯使其弟語來聘書宋人以齊蔡等師伐鄭則皆指鄭伯突也廿五年五月突出奔蔡秋九月突入于櫟皆以

鄭伯書莊四年齊陳于垂之遇亦稱鄭伯十四十五年于鄄于幽之會亦稱鄭伯二十一年書鄭伯突卒則春秋所書之鄭皆鄭厲公突而非忽與亹與儀也唯是突簒嫡而奪之國春秋所痛惡故於其出奔蔡也雖繫以鄭伯而特書鄭世子忽復歸于鄭以正突之罪故於其入櫟耦國而制忽之寖微也則與列國討突之師而各書其爵此是夫子作春秋正名討賊一大緊關處學者所宜深考而明辨之以爲萬世法者也獨恨左氏不察于衰之代謬書曰將納厲公也後儒因仍而莫之改正耳高明幸加詳察焉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此謀伐鄭突也說見前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亦伐鄭伯突也說見前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或曰據子伐鄭突之爲正則此書公至亦予魯桓乎曰國家亦有許大切己事不專在討人之罪上自去冬從人征伐至今秋始旋亦非先自治而治人之策也故書至以譏之

冬城向

隱二年莒子入向無駭帥師入極豈即此向耶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搆兄簒國二公子逐之請命于王立公子黔牟故其出奔也書名以示絕宜叅後王人子突救衛看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十三年會紀敗齊以益其怒齊豈能忘紀哉唯時衛朔奔齊將納朔而無暇及紀故姑聽魯之請平耳不二年遷紀三邑六年後紀侯大去其國則知

此盟不足恃矣齊襄禽獸也不知兄妹之倫安知盟會之固哉而桓亦安用與紀爲此盟哉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隱元年盟于蔑隱卽渝盟而伐邾桓八年伐邾十五年邾與牟葛來朝始欲尋蔑之盟故與盟于趡然未幾又與宋衛共伐之矣隱尚渝蔑之盟而況簒弑無義之桓耶書固所以著譏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此戰傳稱彊事無關于公然志月日而書及非公與戰而誰哉然則次年何以卽會于濼曰十二年公不會紀與齊戰耶曾未幾時又會齊紀盟于黃戰可復盟則盟可復戰戰又可復會也春秋列國大抵皆然而況簒弑之桓淫亂之襄乎此愚不據傳而據經雖係彊事而戰是必有關於公者敢問高明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以赴書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之陳封人卒反歸奔喪無怨心斯不誠賢矣哉書曰蔡季自陳歸于蔡賢之也

癸巳葬蔡桓侯

葬速

因書桓侯不書桓公啖助遂附會蔡季知請謚也然考左傳未嘗有請謚事

及宋人衛人伐邾

二月方爲趡之盟八月卽連宋衛以稱伐反顏刑牲詔神棄若敝屣甚矣其無足責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弑君之賊身沒不赦矣然恐不在復書春王正月四字上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此行全是夫人意上年五月及齊人戰于奚公何嘗欲爲好會哉唯是夫人欲往齊公不能制故假于濼之會攜夫人以同往會畢遂與同如齊耳書法在與字遂字上易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不制義而從婦以往若時刻不容緩者可稱夫子哉彭生之乘宜其及矣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朱子曰孔子直書義在其中云公會齊侯于濼公
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夫
人孫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可解
齊襄不知有妹安知有魯夫人但知有兄安知有
桓
高氏曰濼之會不書夫人出以遂如齊見之喪至
不書夫人入以孫于齊見之不與其出不與其入
聖人之意微矣
廬陵李氏曰桓公在位十有八年首亂兄弟之倫
而天理隳終瀆夫婦之倫而人理喪魯國亂臣賊

子之禍接蹟於史冊實始于此故春秋一書再書
又屢書以貶之不書王者十四年去秋冬者二年
貶宰糾之聘誅滕子穀鄧郜牟葛之朝紀大水雨
雪無冰日食之災志有年之異其意亦備矣其憂
亦深矣然其爲人往往亦不義而得衆故即位之
一年棄許田以結鄭而有垂越之成二年因宋賂
以立督而有于稷之會三年假姻好以協齊而有
嬴之會讙之會弟年之來矣及其得志天王屢聘
遠國屢朝於是宋之戰紀之戰伐郳納突無所不
至自以爲莫已害矣孰知禍之起於帷薄哉此蓋

天理之應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未討不書葬此志時月日書葬豈已除彭生爲
賊既討耶此賊通于內外非直彭生而已者書葬
我君桓公而二心以外我棄親以戕我者自不容
人世矣

春秋疑問卷之三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莊公不書即位說者謂世子必誓於王爲諸侯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得擅有其國也然當時世子未有請命者不得獨絀莊公一人其以未討弒父之賊不應安然即位耳敢問高明

三月夫人孫于齊

孫字下得極妙夫人與弒桓公雖與喪歸然衆怒

羣詬未有不見之辭色者夫人內慙不安故出奔齊夫子書一孫字若曰彼自孫去而非爲人所逐者云爾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者魯之命大夫也王姬下嫁于齊禮應魯主其事今莊公以喪故辭乃以單伯主之故書曰單伯逆王姬觀下文築王姬之館于外自見得蓋向來王姬下嫁館于魯國之內此以喪故特築於國門之外也所可恨者魯莊不能鳴父讐於王朝絕齊之昏乃改命單伯以主昏特爲築館以逆迎云爾

高氏曰王姬下嫁禮雖不傳而以義推之諸侯固當躬至京師天子置館命同姓之尊者行賓主之禮然後逆歸本國此亦男下女之義也今齊旣不朝王又不親迎而魯之單伯反往逆之莊王不以魯之先君戕于齊命之主昏魯有大喪不因而辭之陷王於不義故不書如京師而直書逆王姬猶曰魯自逆耳

禮天子使其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單伯貴伯夷伯魯監國三大夫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館于外似禮以義起者然忘父讐而築館實爲非禮之禮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桓公之死魯諱之故不赴然天王獨無所聞耶天王若不聞也者而錫之命魯承其錫命而竟亦不復言天理人心幾乎滅矣

桓王三使來聘欲魯求婚于紀莊王來錫追命報魯主婚于齊天命有德恐不若是之私用也故春

秋皆書以示譏

王姬歸于齊

築館猶主其事故書歸以結其事

齊師遷紀郱鄑郚

三邑爲紀守齊用大衆強逐之而有其地故書曰遷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于時公年十五矣寢苫枕戈孰有先于不義之齊者舍是不讐而興兵於無罪之小國且使庶兄慶

父主兵而擅伐大權一移後莫能挽以致異日子般閔公之禍是誰之咎哉此聖人特書之以志亂本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當時必有因齊告喪制主婚之服以爲媢者故書之且爲夫人姜氏會齊侯起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前時孫于齊猶有內愧不自安之意此則靦然不知愧而且假禮以爲行矣

易家人初爻云閑有家悔亡魯莊有家之始宜以防閑其母爲第一事此閑一放後其可制裁經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不一而足皆所以罪魯莊也曰夫人見於魯莊爲國君之母曰姜氏見於齊襄爲分形連氣之人乃公然好會甘禽獸之行此春秋不志其入但志其出以著其惡之不容誅也

家氏曰姜氏身負弒君未討之誅甫除喪而往會其兄齊襄方有王姬伉儷之喪未踰時而出淫其妹此皆覆載所不容故春秋聯書之冊以示誅也

乙酉宋公馮卒

高氏謂宋莊枝求敗類繆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

知之此足爲其斷案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齊何人也父讐也衛何人也同姓也同姓有難方憫恤之不暇可會仇讐之國興師以伐之乎經文雖不書公然溺何人也會師以伐何事也而可令擅爲之乎書此罪魯莊併罪溺也溺不書公子與無駭與翬帥師書法同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桓王崩在桓十五年至此始葬可謂匠禮乎比葬

宋莊公以書而罪自著矣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二年齊遷紀三邑茲紀季復以酅入豈有所利而助齊之惡哉若曰以酅爲附庸庶紀祀之不滅耳如以宗國之分析也以求利此與邾庶其莒牟夷何異春秋當深絶之矣不絶紀季乃所以深罪齊也

冬公次于滑

公誠有救紀之意當勇往直行之矣不書救而書次誅公之意不在救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禮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安得假會享之大禮而肆行于兄妹之間乎前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此書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蓋深著禽獸之惡爲萬世淫奔者戒也

記曰唯禮可以已亂夫人無會享之禮魯莊曷不執此禮止其母之行也

三月紀伯姬卒

此爲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伯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于垂之遇何爲哉齊意在滅紀恐陳鄭爲之援故假不期而遇之禮結二國之懽心使紀失左右援而莫之助也書法專主于齊是罪案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之去其國豈得已哉遷三邑不可以酅入不可而結陳鄭之懽必爲吞滅之計若終守其國則以所養人者害人矣故幸季之存祀于酅而身去其國焉蓋出于大不得已也故春秋特書曰大去其國讀者傷紀侯之去之大不得已則知齊襄之滅之大非人情矣宜深味一大字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凡書葬者魯會葬也紀伯姬宜會葬而葬在齊侯則不可會其葬何者殺吾父未報也今又滅吾君之女之國而假禮爲葬以掩其惡是可與其葬乎春秋書此蓋不獨罪齊之奸惡實罪魯之不知愧且憤也敢問高明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何與齊狩乎齊何人也吾父所爲殺之人也禚何地也吾母所與會之地也忘父所爲殺之人而

與共狩于毋所會淫之地莊于是乎無人心矣夫子於齊襄書人著其行同于禽獸而於公書及蓋亦有所不忍言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曰會曰享猶假禮之名也茲如齊師何爲哉翱翔焉遊遨焉怡然自適無復羞愧之意而且歷時而後返故春秋但志其時蓋甚傷魯道之有蕩也凡人爲不善始猶知愧一縱之後如水方至莫知所極文姜之謂也

嘗讀載驅之詩曰載驅薄薄簟茀朱鞹四驪濟濟垂轡濔濔敝笱之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如雨如水兄若妹之野合何侈然車馬僕從之盛多若此耶知二詩之意則可知夫子書法之旨矣

秋郳黎來來朝

高氏曰子服景伯云蠻夷郳莒則郳又其陋者也而能自進於禮當時齊魯宋衛以列國爲天下望而日以敗亂不知尊王蓋有愧於黎來矣故書黎來之朝相形於中以示譏焉

後來齊桓公爲其請命于王進爲小邾子亦以禮待之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極明然此是齊襄主師當重看公會二字已之父爲人所殺不思報復反從讐人共伐衛以逆王命可謂知天理者乎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朔搆兄篡國天討之所當加也王命已立黔牟矣齊魯反抗而納朔逆命不亦甚乎子突奉王命爲救其義正其辭順即事雖不成然王法猶伸於幾絕之際此春秋特書字以示褒褒王人所以貶列國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前書衛侯朔出奔齊蓋以王命絕之矣茲列國犯王命而強納焉故復書名書入以示貶

秋公至自伐衛

伐衛義乎不義乎不顧義而唯齊之從暴師一年何爲者故特書至自伐衛其貶自見

觀夫子直書衛侯朔出奔齊書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書王人子突救衛書衛侯朔入于衛書公至自伐衛則其義自著矣傳可無覽也

螟
志災也
冬齊人來歸衛俘
語曰受馘獻俘俘軍所獲也非寶也說者謂俘當戰後即獻此歷秋冬而後歸因引商書俘厥寶玉一語謂所歸爲朔之賂不知師雖起于去冬事實終于今夏六月方朔入時用強武以取勝其所獲者未暇歸也朔入而公旋在秋齊舉所獲分歸魯宋諸國乃在冬耳若朔所賂則能自致之魯何經齊手且所歸爲寶即以寶書亦可夫子何取巧於

俘之一字耶況書稱俘厥寶玉謂所俘之有寶玉耳未嘗云寶厥寶玉也不得以俘字作寶字解敢訂正以質高明
魯廢政暴師一年纔得齊來歸俘一節恐立國不應若是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前尚如齊行淫今引姦兄入內地矣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星亦懸象著明之一也恒星常明而不見衆星常懸而亂隕亦甚異矣哉觀此而當時事應可知已

秋大水無麥苗
周之秋夏五六七月也麥于是時熟苗于是時秀也大水經時漂沒無餘民命何賴哉天災即民命所係不宜兩分說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春會于魯地冬會于齊地出入無時內外無忌未有若此之淫奔者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秋師還
自師次起至師還止宜通看此師何爲者哉如魯欲取郕也何俟于陳蔡何及于齊且齊必不爲魯所役也如無故而興師魯莊于是年二十一矣未有若是之兒戲者且何以及齊師圍郕也臨川吳氏謂齊欲取郕徵兵於魯與陳蔡庶幾得之愚因思是時陳蔡未即應齊而魯承命唯謹先次師于郎以俟陳蔡之至然陳蔡竟不至而我師欲久于外恐其或至故俟也故甲午治兵以聽命焉至夏齊師出魯始汲汲從之圍郕郕故降于齊師耳郕

降而從齊之事畢矣秋乃引師以還旱則此師之本末也然前年嘗從齊納朔于衛而師旅之暴露矣去年螟及大水無麥苗而饑饉之洊臻矣今又爲此師而歷三月之久供讐人之役吾不知魯莊若何其爲心者夫子於春書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書甲午治兵於夏書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於秋書師還而罪魯之情具見於書冊之內矣

玩師及齊師一語見我師汲汲以從齊師而唯所命也春時突書師次繼焉特書治兵總是爲齊師

圍郕故故郕一降于齊師齊師即魯師亦還耳讀春秋者能細察其中緊要提綱語則前後節目不難解矣

齊師圍郕降郕其罪不足誅獨恨魯莊之國不應若是之從讐暴師耳夫子春秋意專在自治

考魯莊五六年間興師會齊納朔暴露一歲今入年興師及齊圍郕閱歷三時無論朔不宜入即宜入於魯何與無論郕不宜圍即宜圍於魯何干獨不念諸兒之殺而父乎即幼時無知今即位已數年矣視而母今日會齊侯明日享齊侯如齊師如防如穀奔奔不已則亦必察知其情者苟反納朔圍郕之師奮然爲討賊之舉取諸兒首奠告先君之靈豈不稱魯孝子哉而乃忘父之大讐縱母之淫行而且今年暴師以納朔明年整師以圍郕而所與納所與圍者又即殺而父淫而母之人可唾哉魯莊之大無恥也夫子嘗爲國諱惡而獨於此大書特書不一而書蓋亦憤之甚而不覺其辭之詳也此可爲千古之痛恨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八字宜聯書見當時齊有此

一大事夫子特志月日以記之然後就此事討求無知之所以敢爲此者由向來僖公寵愛其弟養成積漸以至于斯而非一朝夕之故又討究他國之弒其君皆有所及之人此獨無所及者由平日襄八淫蕩不端唯便嬖私暱之是任今即有死者而非死于其國之人故春秋悉削而不書耳如此乃爲解經之法截齊無知爲一解截弒其君爲一解吾不知夫子當日書法之意是如此否敢問高明

就齊論無知弒君自立罪不容誅就齊襄論拒王

納朔暴同虎狼淫妹殺桓行同狗彘豈人世所宜容哉所可恨者不刃于子同子突之手曰爲天下殺此賊乃刃于無知曰弑其君耳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弑君之賊衆共殺之是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管仲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公汲汲欲納之故汲汲與齊大夫盟卽降尊損禮勿顧也書及所以示譏朔出奔齊齊欲納之衛糾來奔魯魯欲納之齊當時諸侯大抵知有納之之利耳不知其他也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案諸兒小白糾皆僖公之子諸兒遭弑無嗣齊人初欲迎糾旣而當國者知糾不如小白拒糾而召小白故魯伐齊以納糾耳然小白先至而立爲君則齊國之所共戴也春秋於糾不書子而曰納於小白繫齊而曰入蓋已權衡于其間矣

魯莊初無報讐之念也自以爲出于齊倚齊爲援故於襄之死要齊大夫至魯地謀納糾君齊以植黨耳向使衛父寃而思報因無知之死伸大義以爲伐劉其棺而暴其罪誅於齊衆擇僖公之賢子而立之豈不爲堂堂義討哉而惜乎其不知此也經文書伐蓋謂齊初許而終拒有可伐之罪耳非與魯之能伐齊也要識得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凡書葬者會葬也齊襄於魯莊爲不共戴天之讐生不能刃其首死不能剖其棺而可以禮會其葬乎莊于是乎無人心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此戰何爲者哉照上文看爲納糾耳糾不納而且至于敗照下文看齊人取子糾殺之則此戰非獨

無功且大損威重也曷云雖敗亦榮哉所謂沒公以見貶是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據齊論子糾雖爭立然越在他國可置勿問矣必請魯殺之而後快於心是謂不仁故於糾書子於齊書人書取書殺以著其罪若以魯論初時伐齊納糾何等執言之正一至戰敗不能庇其身且殺之生竇以快齊人之心大義安在哉迹其事若齊取之魯魯畀之齊而殺之者故書法若此而魯亦可自愧死矣

冬浚洙

洙在齊魯之交魯雖奉齊命殺子糾然猶有畏齊之心故浚洙使深以備齊師之至春秋書此著魯不能強仁以致大國之畏而重勞民力務以深溝自守之非國計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據左傳齊師伐我我敗之然何以致此師哉由納糾故耳嗟夫使莊公卽位之初悉索敝賦問罪于齊而有此一勝豈不大快哉而此所敗齊者非以報讐乃以致釁是可爲魯愧不足爲魯榮也

二月公侵宋

宋於魯未嘗有隙今乃以倖勝齊之勢爲潛師掠境之侵莊亦挑禍矣哉無怪宋與齊合而致郎之師也

潛師行掠曰侵無故興師亦曰侵

三月宋人遷宿

宿界宋魯之間本屬於宋而親魯宋人以爲貳而遷之則遷之罪雖在宋而所以致其遷者魯之故也故書以交譏焉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照上敗齊師侵宋看此書齊師宋師次于郎非責齊宋也責魯所以致此師者非也魯既致此師又不自反思所以止此師乃用詐以取勝則其非益甚矣故又書曰公敗宋師于乘丘春秋先自治而治人凡關魯事皆責重在魯恐非交譏而已者敢問高明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據書法荊楚之惡甚矣然考之左傳蔡侯實有以自取也既不能死守又不能出奔爲荊人執以歸故春秋書名以示絕

自會于鄧諸侯已懼楚矣然其敗鄧敗隨敗隕皆不書雖滅申滅鄧滅息亦不書此獨書荊敗蔡師以獻舞歸何也蓋蔡與宋衛陳鄭皆中國之望非鄧隨申息等比也蔡始挑怨于息首受楚禍而其勢將不可遏矣于是乎楚日強大爭霸主盟中國爲所魚肉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故春秋特書此以志蠻夷猾夏之始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特不禮于齊耳何至于滅其國譚子不能支而奔莒猶愈于甘爲臣妾者故不書其名

以前未有書滅者滅國自齊桓始合上荆敗蔡師以獻舞歸看桓亦能貲之爲耳其惡不待貶絶自見矣

此與上條皆於魯無與然所關於天下之故不小也故春秋並載之

按李氏曰莊之十年其王伯夷夏消長之大會乎齊桓方謀魯以圖伯于東而荆亦執蔡以爭強于南魯蔡皆文昭之親而所遇若此春秋豈無意乎其不知者以爲伯事成而中夏盛其知者以爲王道消而中夏衰也故執君之禍滅國之禍皆始于

此年天下無王齊爲之天下無中夏楚爲之也此一段識見甚大議論甚確而感慨於世道亦甚深故備錄之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魯至是再敗宋師矣宋敗而不知懲不足責也魯勝而不知止不亦重困民命乎

秋宋大水

宋魯比年交兵矣恐不廢禮而以告災書此古意之猶存者

冬王姬歸于齊

王姬下嫁亦多矣其書者必其有關于魯也豈以魯雖兵交于齊齊之逆王姬也魯猶主其禮乎左傳云齊侯來逆共姬傳言來逆經書歸齊是足以見其事矣恐非若公穀所云過我而書也且此不專主王姬下嫁說若論王姬下嫁之禮則宜載之禮記不宜載之春秋也敢竊訂以質高明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叔姬雖伯姬之娣然諸侯夫人卒則次妃攝治內事紀侯去其國叔姬從之行紀侯卒叔姬歸于酅

不以國之存亡二其事君子之心不以身之榮悴變其奉宗廟之志易歸妹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叔姬有焉此春秋錄其本末以示婦道之正也

紀侯卒後叔姬不歸魯而歸酅桓公生時文姜如齊會其兄薨後孫于齊會齊侯享齊侯如齊師如防如穀不一而足比事以書蓋以紀叔姬之正形文姜之大無良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凡稱弑其君其君必有以自取者不足責也春秋

但誅弑君之賊以爲萬世懲録死節之臣以爲萬
世勸耳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萬弑其君陳豈不知耶不以爲賊而納之黨惡
甚矣後雖能殺莫贖也而况受賂以計殺乎使如
蔡人之殺陳佗則春秋亟與之矣比事以觀自見
在宋當如衛人之殺州吁在陳當如蔡人之殺陳
佗斯兩得之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之會齊桓獨書爵而宋陳蔡邾皆書人何也

入春秋來王綱不振侵伐相尋兵革幾已不成世界
矣當時得一人焉主盟約束以爲一匡之舉豈不
世道一大幸哉然在當時則不可無此人而在列
侯則不宜私所事今齊桓一倡而宋陳蔡邾自相
推戴以爲盟主天王安在哉故夫子就世道之陵
夷而莫振也書爵以與桓之伯就列國之蠅附而
無王也各書人以誅亂之始蓋一字之間而權衡
之輕重毫髮不爽矣且自此以後凡會也盟也遇
也皆書齊之爵而凡滅也伐也執也降也遷也皆
書齊爲人則夫子之與桓而不盡與者其情又不
可以想見哉

方王綱之既弛也列國諸侯更相吞噬而紛然莫
之統一也天下思有伯及伯圖之既興也列國諸
侯更相雄長而羣然莫不聽命也天下竟不知有
王此世道一大變非人所能爲者

以上三年書春王三月是年獨不書王其有傷於
伯圖之興耶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人僅不會北杏耳何至于見滅示威于小國所
以脅大國之聽命也斯所稱霸哉前滅譚今滅遂

桓之功不足以蓋惡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魯莊自齊桓入國來屢與戰而不屈今爲此盟蓋
見齊修軍政圖伯業假以尊周爲名不得不赴耳
旁觀者謂齊爲魯世讐魯莊不知爲讐也况襄已
易世何不可盟乎朱子曰見讐在面前不曾報得
到桓公時又隔一重了斷得極當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按宋去冬方與北杏之會此何以致伐其必有所

自取者然北杏之會何爲哉齊桓將立伯圖以匡天下也宋有弑逆之亂齊不能伸大義以致討玆即有背會小過獨不可告諭而使之改乎輒連陳曹之兵而且請命于周焉甚非伯舉也故夫子于齊于陳于曹皆書人而于單伯之來但書曰會伐宋若謂周亦令大夫會伐以遂齊桓之謀耳觀後來凡盟會與遇皆書爵凡滅伐執降等皆書人則可得夫子之旨矣說者曰齊自管仲得政後未嘗動大衆出侵伐將卑師少而稱人其然豈其然乎敢問高明

夏單伯會伐宋

去冬公盟齊侯于柯則今宜與伐宋之會矣乃經但書單伯會不書公會則知此時公雖與柯之盟而心猶未誠從齊也故但承王命單伯往會之耳據左傳春書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書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則單伯似爲周大夫然按成十七年公會尹子單子伐鄭昭二十一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則未有以單伯稱者再按莊元年單伯逆王姬文十四年單伯如齊則單伯魯大夫也但與費伯夷伯皆王命之以監國者則亦周大夫也或者魯雖與柯之盟而猶未服齊桓公因伐宋請師于周周遂承桓之意命魯單伯與其會而併以示魯耳

單伯凡三見非必是一人但繼其職者則稱單伯耳

秋七月荆入蔡

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已不可言矣今且入其國焉自是而後横行江漢與中國爭衡不可復制此春秋舉其號書入以著其惡也荆之入蔡蔡哀所自取然哀與北杏之會今玆之被害齊桓豈獨不聞乎何不以滅譚滅遂之威伐宋伐郳之師加之荆也要見只是自爲計非眞有尊周攘夷之志也比事以觀自見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據左傳春書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書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冬書會于鄄宋服也則此一會也齊桓以得請王師克平宋亂歸功天子故以單伯會諸侯爲辭耳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鄭伯會于鄄

去年冬鄄之會齊桓以宋之服歸功天子故書單

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今年春鄄之會齊侯將主盟中國而先要約於諸侯也故書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左傳上條云宋服故也此條云齊始霸也正與經文相合

夏夫人姜氏如齊

齊襄已死矣夫人此行何爲哉襄陽許氏曰鄄之再會魯尚未從桓公未能比近無以示遠務求合于魯是以受文姜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張氏亦曰文姜不如齊八年矣至此復如齊桓公欲求魯好以定伯業而不之拒也二公之言必有所

本然文姜播惡於襄公之世桓公絶之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復許其歸豈不聞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之法乎春秋書之以累桓也

當時魯勢稍強與齊爲抗齊不得魯之好無由主霸中國故柯之盟唯魯是聽而二鄄之會不與假文姜之行以致之蓋滅譚滅遂威小國以脅大國合魯之好比近國以服遠國固霸者用計以牢籠天下之要術也不然胡始絶文姜而兹許其通好哉此可以得其情矣

夫人如齊信由桓公聯好于魯之意則去年單伯之會蓋出于王命而非魯之本意也

夫人以淫奔行固不是以好會行亦不是蓋總之皆失國體也責在魯不在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據左傳諸侯爲宋伐郳是黨大而侮小也故首宋次齊邾而皆貶稱人

鄭人侵宋

左傳云鄭人間之而侵宋極分曉張氏曰間諸侯伐郳而侵宋不誠服齊以背二鄄之會鄭之反覆於齊楚之間蓋始於此故書侵以惡之此看得極

好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鄭突以庶篡國嫡忽既返國突復據櫟以逼之忽以弒死突之爲也齊桓是時使能聲突舊惡請于王以正其罪宣示遠近以警羣聽豈不爲伯業之光哉釋此不爲首列于二鄄之會及其侵宋三國伐之又以宋故爲辭亦何足以服其心哉宜乎于幽之盟方成而旋有鄭詹之執也

秋荆伐鄭

桓二年于鄧之盟鄭已懼楚矣至此三十餘年楚蓄威養鋭未嘗輕用一伐蔡而虜其君再舉師而入其國而今又加兵于鄭蓋駸駸乎不可復遏也中國之患可勝言哉蓋陳蔡鄭許適當齊楚之衝而鄭尤爲要害中國得鄭則可以拒楚楚得鄭則可以窺中國此固内外必爭之地也而鄭又善爲反覆自是鄭被兵於中國者三十有九於楚者二十蓋其勢亦岌岌哉

比事以觀鄭侵宋孰與荆伐鄭哉會鄄以來盟幽以後胡不一奮討荆之師也齊桓亦浪稱霸矣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此桓公糾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始入春秋來所未有者故經於此盟特下一同字見齊桓之倡圖列國之推許有不類于他盟焉者

此盟書會不及公非獨爲鄭詹故公納糾不成再戰不已其心原不與齊也柯之盟出于不得已故二鄄之會不與焉茲幽之盟列國皆至公亦不得不與耳夫子逆探公心故此僅書一會字若公不與焉者學者但觀次年鄭詹之來自可得公不與齊之心而知夫子不書公之故矣謂以鄭詹來先不書公以爲諱愚不敢謂是也敢問高明

齊忌魯必得魯國之好姑爲此盟魯亦忌齊無奈列國之與乃就此盟

郳子克卒

卒而不葬弱其國也後倣此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去年于幽之盟左傳云鄭成也此何遽責其不朝哉即鄭不朝宜修文德以來之何執其用事之臣束縛之以強其服哉及逾三時終不服而逃歸難稱伯舉矣故書人書執以示貶

夏齊人殲于遂

不曰遂人殲齊戍曰齊人殲于遂見齊戍之殲齊之自爲殲也遂人復讐之義齊人棄衆之惡具見此五字之内矣

滅譚譚子奔莒其君不詘也滅遂齊人殲于遂其民不與也伯者以力服人能令人心服乎

秋鄭詹自齊逃來

鄭詹行同匹夫罪矣魯納其逃亦罪也然伯主執

人之相逾三時不服而致其逃豈得無罪乎書曰
鄭詹自齊逃來三罪俱著
冬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戎狄易制耳諸侯守在四境拒其來驅其去皆將
吏事入而追巳非計矣況公自追直至于濟西乎
損重甚矣
秋有蜮
原少而今多曰多本無而今有曰有麋與蜮皆陰

類去冬多麋今秋有蜮蓋必有所應矣可畏哉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此魯媵于陳者媵事不宜使公子　然公子結既承
此命當必致之于陳而齊宋之盟非所與也今結
方送至于鄄聞齊宋有會遂汲汲赴盟焉是其心
若甚輕陳者故夫子書法亦若曰結媵陳人之婦
云故至于鄄不終其事遂及齊侯宋公盟也此是
深罪公子結之意非誠謂陳人之為微者也若誠
微者則安得有媵如列國之君之禮哉此須細讀
體認之莫輕草草
此條全重在下段上段引起下段耳重看一遂字
觀成八九十年衛人晉人齊人來媵則媵必侯國
而後有此魯所媵蓋媵同姓之國之女之婦于陳
者本陳侯之婦也今曰媵陳人之婦者非輕陳侯
也病結輕媵巳女之事若謂此媵陳人之婦者故
可委棄而繼事于會盟云爾輕言媵他人之婦者
所以重罪結慢國之媵事也要識得

夫人姜氏如莒
為國君母出入恣遊於非父母之國雖曰不淫吾
不信也較齊詩所刺魯道有蕩齊子攸歸者抑又
甚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上書曰遂及齊侯宋公盟則齊宋既與結盟矣後
思為魯所輕故以不終媵事激陳連兵來伐耳然
其始曷不以媵事責結今罪結而併及魯哉書人
而稱伐蓋著伯舉之未當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齊襄死後夫人八年不出矣十五年托國事以至
齊十九二十年一再如莒何爲哉非淫而何不安
其室也是時夫人年已六十矣淫姣之行老而彌
篤如此唐武后年且八十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
供奉綱目於其將殂之際書周以張易之爲奉宸
令周賜張昌宗爵鄴國公其亦春秋志姜氏如莒
之遺旨歟
春秋非穢史也何備載夫人醜行哉蓋深慨關雎
葛覃之化至今日無復存而纂亂之所由作也與
詩變風無以異其關係於世教不小而其寓意也
特深

夏齊大災
來告往弔書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說者謂此舉爲攘戎狄尊周室然是時周有子頹
之亂桓爲盟主若罔聞知而鄭伯虢公以兵討頹
王入于王城齊亦不預也唯去年伐魯今年伐戎
耳安在其爲攘夷尊王也故春秋原其逐利自私
之意貶而稱人非將卑師少之說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說者謂突始終能君故春秋以爵予之然其奪嫡
篡國事昭昭在冊安可磨滅此志其卒無亦備其
始終聽後世之予奪耳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夫人薨必志然其淫醜甚狀胡不薨于桓之十七
年免其夫死于非命俾其子得全其令名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王氏曰據左氏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勳在王室然

不免謚爲厲者其始以賂而篡立中以虐而出奔
周室雖衰公議尚在臣子私謚不敢妄加美名古
意猶可攷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書曰眚災肆赦眚謂過誤災謂不幸此其情有可
矜事有可原故可縱赦之也若大眚則非過誤不
幸之比矣而亦可縱放之耶縱有罪則虐及無辜
此非可爲國典故特書示譏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夫人之葬宜七月耶再按詩莊姜宣姜共姜及經

宋共姬婦人皆從夫謚此别桓而謚文是一變且其行甚醜其謚甚美又一變豈莊特以此掩母之惡耶抑故美别桓以見刺耶殊不可曉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按左傳曰大子經文曰公子或以未誓于天子歟然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據傳謂衆人擅殺則稱人即御寇自處非道足以殺其身然一公子也可擅殺而不討其罪耶書此著陳之不能救公子又不能制國人總之所謂亂政也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十六年同盟于幽十七年鄭詹自齊逃來十九年齊連宋陳伐我西鄙是魯與齊未嘗和也今高傒何以來防魯莊汲汲與盟耶有謂齊桓謙接諸侯以崇伯業故遣高傒來者有謂魯莊將求昏于齊降心而不顧者愚謂二說皆得之蓋齊遣高傒來合魯以崇霸而魯欲求齊昏即秉此以爲盟也觀是冬公如齊納幣則可知今日盟防之意矣然大非國體也特書以示譏

冬公如齊納幣

莊公大不孝一在不討父讐一在請昏讐女莊公受制于母非姜氏不娶故母死而急于昏寧屈已與齊大夫盟又寧輕身如齊以納幣不知視禮爲何物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爲一求昏竟忘拜正之禮

凡書至告于廟也蓋原於書巡狩而歸格于藝祖用特之意固甚重之也今莊公忘父讐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至逾時而歸以此告廟此心何心哉此禮何禮哉此經於其後觀社逆女皆竝書至以著譏也

祭叔來聘

自桓中年後王室無來聘者今祭叔假王命來實非天子之使故春秋不與其使而以法正之

夏公如齊觀社

諸侯社稷人民之主也齊有社魯亦有社祀社稷爲人民祈年國之大事也舍己祀社之大事如齊觀社何爲哉說者謂齊俗每因祭社則蒐軍旅示以衆人觀公因昏議尚疑假此名再往議之審爾則公必盛其車輦其服玆惑婦人以要其從已是

淫誨也穀梁謂以是爲尸女豈無所見哉人君舉動大不宜爾故特書以著其失

觀魚于棠尚不可況如齊觀社乎

公至自齊

請問往齊何事春與夏兩書至也

荊人來聘

荊能修聘于魯可進也故春秋書人予之然四五年來加兵于陳蔡無已時豈誠慕禮義而來哉是又可爲深慮者陳氏曰進之也者憂之也說得極好

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齊地莊公爲齊尚難于昏故因齊侯至穀爲不期而遇之禮求偶亦太急哉

蕭叔朝公

朝禮有常期有定所魯莊方遇齊侯于穀蕭叔郎于此地朝公可謂禮乎書所以交譏之也

秋丹桓宮楹

據穀梁云禮天子諸侯黝至則天子尚無丹楹也況諸侯乎莊公爲此無亦因祭叔來將荊人來聘蕭叔來朝而不覺侈心之萌歟說者謂將娶齊女

欲以夸大示之若此則宜徧飾其[illegible]恐不宜獨丹一宮之楹而已也敢問高明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此條恐不宜罪到不孝處國家昏姻[illegible]禮君人舉動有法莊公先時受制于母不足責[illegible]今則可以自主也可求則求可止則止豈無他[illegible]而必遵此亂命耶始盟高傒既親納幣幾同於[illegible]委禽者矣尚疑而觀社以請又疑而遇穀以請至此又會盟于扈踰年乃如齊逆女焉豈稱所謂昏禮哉豈成所謂君舉哉易歸妹曰君子以永終知敝哀姜之不終君子蓋豫占于始合之際矣愚謂請只如此解不必說到不孝處敢問高明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丹楹刻桷未必爲娶觀其後築郿新延廐築臺于郎于薛于秦則其所修飾所興作蓋亦多矣豈皆爲誇姜氏耶讀春秋者正不必若此附會敢問高明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以前未有書逆女者迎之於所館而親御執綏此常禮不必書也公舍國政親逆女于齊逾時始歸而又不與夫人同至非禮甚矣故特書于册

秋公至自齊

爲一娶事如齊者三而遇與會盟弗計焉故特書至以示譏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夏逆而秋歸則今日夫人之至非親御執綏而來者故書曰入若夫人自入也云爾此只譏公迎之不以禮夫人進之不以禮非謂仇人之女不可

見于宗廟也敢問高明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書覿不宜覿也書用不宜用也

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此公禮也宗婦見夫人疑亦在大夫執贄以見之後此亦公禮也公禮則皆公見然男女之贄有別焉今大夫與宗婦見皆用幣而無別則禮雖公見而實若私覿者然故春秋特書大夫宗婦覿用幣而傳載御孫之諫以示譏也當時夫人何嘗不見宗廟哉自公義論之此不可見于宗廟者耳若謂此不可見乎宗廟者不可以臨羣臣故以私言之恐非夫子筆覿字之旨敢問高明

汪氏曰男女有別人倫之本也莊公以大夫宗婦同贄俱覿而致哀姜通共仲弑嗣君之禍唐高宗以百官命婦同宴于麟德殿而致武氏淫毒遂移唐祚嫌疑之際可不愼夫

自盟防納幣至大夫宗婦覿用幣共書娶夫人事十有四條何辭繁而不殺也昏禮王教之始無亦以瀆禮異常潛基家禍故書之不一而足歟

大水

水陰德之應也即今日莊公之政可以知今日大水之故矣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赤戎所出也戎侵曹欲納赤耳曹羈不能立而出奔其責固莫可逭然戎而可制曹之廢立也中國亦虛無人哉

郭公

傳疑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諸侯交聘可嘉也故特書之然或謂季友原仲有

舊好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焉是以公禮而申私情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汪氏謂治其罪而不葬恐當時未必然也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凡救日食宜鼓于朝不宜鼓于社鼓社且用牲非禮甚矣故書

伯姬歸于杞

不逆而歸志禮之失又爲下文會于洮伯姬來起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大水于社于門何與哉且未聞伐鼓用牲以爲救者

冬公子友如陳

李氏曰此内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季友之始事也當隱桓莊之間上而周近而齊有來聘者矣魯曾無報謝之禮而女叔一來季友旋造陳庭繼又私行以會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蓋出于季友原仲之私情矣至行父衫立首講陳好猶前志也春秋托始于此豈無意乎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此雖報濟西之役然何至公自伐哉而又至逾時之久哉春書公伐戎夏書公至自伐戎而譏自見矣

曹殺其大夫

前年戎侵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當時必有擁而立之者矣亦豈無不義而非之者乎茲所殺大夫必不義而非之者也殺不義而非之之大夫則歸曹纂立與夫擁而立之者其罪自不可逃于此冊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戎嘗合爲魯患宜一加創治然獨不可先之播告乎不先播告而輒同舉兵恐非所以馭戎夷之道也故人宋人齊而併以譏魯非將卑師少之說也敢問高明

凡春秋伐非其義者皆稱人不得獨私齊桓爲將卑師少之說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婦人無相會之禮于洮非歸寧之地公曷爲爲此

會哉杞伯姬不足責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十六年冬嘗同盟于幽矣此亦同盟于幽說者因謂有惡其反覆而書同者有出于同欲而書同者是不然凡書同者謂同會同盟而書之也而中有誠出于同欲者惟其人有懷反覆者亦惟其人夫子豈逆此為反覆也者而故書同耶又豈遽信此為同欲也者而遂書同耶唯是前雖同盟矣齊執鄭詹而逃來魯媵陳婦而致伐未見言歸于好自此盟以後諸侯不相侵伐數十年而救鄭救邢伐

楚之師無敢違命似是齊伯主盟之力視他盟為稍愈耳固不可分別同盟之例然之有二也敢問高明

前盟于幽魯與而書會此盟于幽魯與而書公此春秋書法獨得魯公之心者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此條宜先擬季友違王制委國政越國而會葬之罪然後擬魯容季友私行之罪是為正案若正本之意只可作罪案一結局耳

冬杞伯姬來

禮父母在女子已嫁者歲一歸寧伯姬春會于洮矣而冬可復來乎書此不獨罪伯姬譏魯之不能嚴其制也

莒慶來逆叔姬

諸侯嫁女于大夫無自主之禮公違禮以自主故書以示譏

杞伯來朝

杞向不來朝矣茲儼然造于魯庭豈以伯姬故致親親之情耶然大非國體也特書之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齊侯至此將以伐衛也魯莊曷為會之毋亦求為親好耳春秋以為非禮也書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齊桓再盟于幽衛獨不至假王命以為討而實不足以服其心也故春秋書人以稱伐　然齊既假王命為討衛宜引咎以祈免可也乃抗焉而與之敵至于自喪其師故春秋書人書及書敗績以著其罪

于時王賜齊侯命且請伐衛豈亦將甲師少耶要

知春秋不貴戰伐也、齊與衛並稱人耳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茍其國故不趍

秋荆伐鄭

十六年荆嘗伐鄭矣茲復來伐者鄭當齊楚之交

歸齊則楚不復可窺中國故也然則中國之救其

容緩乎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此㨿亢安夏甚義舉也齊宋書人者何照前齊人

伐衛照後齊人降鄣伐山戎豈其姑自爲計未暇

謀鄭待魯會而始爲救故人之耶不然荆蠻來伐

勢必奮張決非數旅之所能驅也傳謂將卑師少

稱人則魯侯且親往矣齊宋之將可卑師可少耶

恐不其然敢問高明

冬築郿

前有師旅後無麥禾郿不築可也

大無麥禾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歲杪而總計其入

之寡始知是歲之大無麥禾也此可獨歸之天時

哉陳氏曰不言水旱而言大無麥禾天時人事兩

足也此言極爲有理

臧孫辰告糴于齊

此時告糴亦不可緩但經國家者須閑暇之時思

恒足之計平時費出無經蓄積無素至救荒無策

而告糴于鄰國是爲可愧耳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方在告糴輒新延廐是不問傷人而問馬者

夏鄭人侵許

鄭許世讐然十六年同盟于幽矣鄭曷爲侵之豈

盟幽之後許不與齊桓之會而鄭承齊命加之歟

然非春秋所予也書人而稱侵

秋有蜚

按諸說蜚係臭惡之蟲且能害穀特書以著災異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執節守義故春秋始終志之以示勸

城諸及防

冬時宜工築矣然又宜權之歲時也去歲大無麥

禾今秋有蜚築郿新延廐之役方息肩也可復一

時而城二邑乎

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或謂此爲救郕之師或謂此爲助齊之師皆不可考然照八年師次于郎下書郕降于齊師看則此書師次于成下書齊人降鄣蓋助齊聲援之師耳此豈可稱義舉耶卽曰救鄣之師然鄣終降而莫救亦無取於此師矣

秋七月齊人降鄣

或謂鄣係紀遺邑或謂鄣自爲一小國皆不必論但齊桓方主夏盟當使大畏其威小懷其德而可以威力脅取人之國邑乎不曰鄣降而曰降鄣蓋

言齊以威逼降之而非其心也書著其惡特甚故稱人

郕降于齊師降于力既屈之後齊人降鄣降于師未加之時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書齊侯葬紀伯姬見其身死國亡齊僅藁葬也爲可閔書葬紀叔姬見其身亡節存魯特禮葬也爲可嘉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前時行之今遵爲故事而不知爲非禮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齊伐山戎道經魯濟公往遇之致親親之意耳說者謂與魯謀戎齊國多計謀士且齊桓非計定不出也何取策于魯莊耶

此譏魯莊遇齊之非禮

齊人伐山戎

齊去山戎甚遠卽山戎病燕職貢不至直播告之耳何以伐爲桓之意蓋不過假服遠之威以定霸耳春秋不與其伐故特貶而稱人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築郿猶邑也築臺遊觀計耳春秋重民力特書譏之

夏四月薛伯卒

隱之世來朝稱侯此始稱伯

築臺于薛

春方築臺于郎夏又築臺于薛秋又築臺于秦三時皆用民力不知其若何爲心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侯親伐山戎有恃威服遠之意故抑而稱人躬獻戎捷有矜功失節之恥故揚而稱爵一抑一揚

皆貶也然魯桓始遇之濟今受其捷亦豈所謂禮
接乎書此蓋交譏之也
秋築臺于秦
莊公暮年驕恣尤甚天災見于上歲比不登工築
無虛歲甚至一朞而築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怠
敖者也不踰年身死而蕭墻之禍再世不定有由
然哉
冬不雨
築郿之歲書大無麥禾新延廐城諸及防之歲書
秋有蜚築臺于郎于薛于秦之歲書冬不雨聖人

之意深哉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一歲三築臺冬又不雨即小穀宜城亦宜少緩其
力也春書城小穀閔甚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齊侯爲楚伐鄭將會諸侯宋公請先見爲不期而
遇之禮故以宋爲主當時宋魯輔伯故齊伐山戎
而魯遇于魯濟齊將謀鄭而宋遇于梁丘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季友酖叔牙而微其跡若疾死者然處得極妙蓋

當時慶父秉執兵權叔牙潛設弑械而且通哀姜
以爲內主胎春禍本固已成矣直需時耳使牙不
酖則莊公之薨是二人者不知當作何狀今以計
取之而立其後上下若不知也者誠可謂忠于國
而適于權矣
慶父莊公庶兄叔牙慶父同母弟季友莊公同母
弟皆桓公出後慶父者爲孟孫後叔牙者爲叔孫
後季友者爲季孫稱三桓終春秋之世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莊公之薨雖不絕于婦人之手然初制于文姜繼

壞于哀姜而終貽于孟任之嬖雖有嗣子卒爲外
權內主所摧折擇立幼者以爲利君道尚先正家
哉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子般實弑而書卒者諱之也莊公主魯社稷上不
能正其母使出入淫縱于齊莒內不能閑其家使
慶父得通于哀姜嬖孟任生子般矣又不能辨內
外使圉人犖得戲女公子鞭之樹怨明知其可殺
而不斷卒使子般終賊于犖之手可恨哉春秋自
夫人孫于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內治之失

而終之以此所以罪其爲風教之本而不免于首
惡之誅也

公子慶父如齊

大抵有國者當先正名分以絕大奸之覬覦總攬
威權以杜不軌之縱恣莊公自即位來以兵權付
之慶父而上制于其母配偶不早合冢嗣不早定
即子般宜立然出于孟任而分位素微不足以壓
權奸之望是以慶父潛通內主竊行賊弒擇立幼
稺以爲利而身且自往齊邦不知其意將何如者
春秋於公薨後書子般卒隨書公子慶父如齊意
深哉

慶父事恣行于魯將必傳聞於遠近豈以齊桓至
親且近而弗知哉釋此不討而一任其往來是之
謂霸者之心

狄伐邢

邢周公之胤也何犯于狄而來伐茲可占狄人之
橫矣

春秋疑問卷之四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按左傳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
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則閔公乃共仲所立者故不
書即位

齊人救邢

救未有不善者況卻狄之救乎此齊桓攘夷一善
事也經曷以書人或以去冬十月狄伐邢今春正
月始出師耶觀後二年次于聶北則其情可見矣

廬陵李氏曰按胡氏稱師例以齊師宋師曹師救
邢爲矜其盛則救兵不貴于將卑師少此書人者
其亦桓公未力于救患也此看得有見

救如救焚拯溺盡心力而爲之稍有怠忽便不成
救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薨至是十有一月矣而始葬由權奸潛謀而國主
之孱弱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是年公僅九歲耳慶父握外權哀姜爲內主蓋利其幼立之唯恐季友之復歸也誰爲啓誘而使盟齊侯于洛姑耶愚料此時慶父哀姜雖專國政然魯必有不當權而忠于國如石䃅其人者深謀秘計告之霸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霸令召閔公與會使若復季友之意出于齊不出于魯故盟以要其從而使魯復之桓公又使召季友于陳閔公次于郎以待之若不敢違霸主之令者然季友以是歸于魯慶父哀姜亦不能去之耳春秋書公及齊侯盟于洛姑下書季子來歸蓋深幸魯之猶有爲是謀者

季子來歸

不名而書來歸者季友足爲國輕重且從魯人喜其來歸之辭也

稱季子者賢之也然其始不能防叔牙之萌制慶父之逆雖酖牙而般猶弑也即復歸而閔猶弑也然則何賢乎季子微季子則慶父之簒即在莊公問後之時矣唯酖叔牙以奪其心立子般以定其位即圉犖賊般于掌氏卜齮賊閔于武闈然季子猶得奉僖適邾而入立而哀姜孫于邾慶父奔于莒終不敢簒莊公之統而奪之國秋毫皆季子力也是故奔陳不書如邾不書而特書其來歸者所以賢季子而全其節也

冬齊仲孫來

仲孫之來爲魯事然使齊桓誠有拯難之心討慶父之罪不使旋國聲哀姜之罪不使當國則閔可無弑而魯事定矣何消遣仲孫來得唯遣仲孫省視是爲霸者之心霸者之事耳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齊以威力逼陽使遷以從已故稱人書法與齊人降鄣同

邢遷夷儀自遷以避狄也齊人遷陽逼遷以從已也

說春秋者類以齊桓主霸戰伐不煩師旅以將卑師少而稱人則齊人降鄣齊人遷陽亦以將卑師少故耶愚謂凡戰伐稱人者皆人之以示譏也不得獨私齊桓而異其說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細味吉禘于莊公五字是魯臣子謂喪制已畢可以從吉遷莊公主入禘其所自出廟故不曰禘于

莊宮曰禘于莊公耳抑知二十二月未可從吉莊
公主未可入廟而禘亦非魯之所宜行乎
成王未嘗以郊禘賜魯伯禽亦未嘗受郊禘之賜
也唯是成王幼時周公或攝行此禮傳之後代遂
謂嗣周公者亦可以行此禮故僣用之若三家見
魯八佾亦八佾見魯雍徹亦雍徹不知其爲非禮
耳漢趙伯循附會魯禘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而
以周公配之程子亦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
也而傳訛以至于今可慨已朱子曰春秋書郊禘
大意不過見魯僣禮耳此言極有分曉敢妄訂千

古相傳之謬以質高明
秋八月辛丑公薨
照下孫邾奔莒看便見閔公之所由薨矣張氏曰
諱國惡者臣子之禮存事實者傳信之法聖
經兩存禮法以垂訓萬世故不徒隱諱而已
書地以變其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實將使後人
因例啓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家致
後嗣再弒國幾滅亡雖欲諱之而實不可掩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哀姜欲致國于姦人慶父忍兩弒先君之子嗣
惡豈減于文姜哉唯是文姜孫于宗國非削其姓
氏不足以見其罪哀姜孫于邾其罪狀已著而姓
氏可無削耳傳謂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豈其然哉
哀姜不奔齊而奔邾者身負淫行弒謀二大惡畏
齊桓之討耳然終縊于夷儀天道哉
公子慶父出奔莒
胡傳譏失賊也說得是
莊公將薨之時苟非季子在側則叔牙必已行其
謀閔公被弒之時苟非季子在朝則慶父必已奸
其位一使俛首而飲酖一使出奔而就縊可謂非

季子力哉然恨是時不明正慶父之罪而且立其
後耳或曰慶父執兵已久勢未易取然今日曷爲
其出奔哉似亦畏魯人之討與伯國之誅也不加
罪討于莒而且以賂求焉失邦憲矣春秋畧慶父
之死不書閔公之葬其亦有慊於季子歟
冬齊高子來盟
程子曰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
善其能恤魯
仲孫但書來見徒來覘魯國之事體不能弭其亂
也高子書來盟見實能定魯國之要約故能靖其

難也比事以觀賢否自見
公羊高子將南陽之甲云云不知何據而來
魯危而復安內則季子外則高子故皆以子稱
十有二月狄入衛
狄深入無忌罪不容誅唯是衛積淫亂已久國虛
無人爲狄所深入則其所自取耳
狄入不有其地故得城楚丘以再立
鄭棄其師
左氏未嘗言禦狄比事以書想是鄭文惡高克見
衛有狄禍借此名出之境上耳然未聞以師爲戲

者書曰鄭棄其師其君之罪惡甚矣

07432

春秋疑問卷之五

僖公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卽位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齊救邢齊師進而狄
退故不言戰二年冬狄入衛又移師于邢其勢蓋
甚猖獗矣齊桓有志于救當如救焚拯溺可以存
邢於未潰乃約宋曹之師次于聶北何爲者致[illegible]

不能支而就三國之師故經文先書次于聶北方
書救邢以譏其緩然邢當蹂踐之餘不復可立國
矣賴三國之師具其器用而遷之夷儀而又爲之
築城以居以存今日尚存之祀以遏他日狄人之
攻是其績亦不可泯也故經文書邢遷于夷儀又
復提三師城邢以著其功蓋齊桓之功過自不相
掩而聖人之錄功錄過亦無一毫假借滲漏于其
間也是之謂春秋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此邢之自遷也抑諸侯助其力而遷之者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遷于夷儀夷儀卽邢也城邢者城夷儀以立邢國也然非諸侯之師不能也故再舉三國之師以著績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文姜弑桓公得逃刑辟而淫縱已甚使魯三四十年濁亂昏迷卒釀哀姜再弑其君之禍至此齊桓舉方伯之職殺哀姜于夷取其屍歸于齊可謂能討魯賊而正綱常于天下矣魯蓋重有賴焉者是之謂伯討

觀齊人以歸語分明取其屍歸于齊自非魯人之請不復歸諸魯也故下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曰至自夷
再觀文十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書法則知此所書以歸者誠歸于齊非歸于魯也
楚人伐鄭
荆必改號爲楚故稱楚
莊之世荆嘗伐蔡又嘗伐鄭矣然其國亦多難不能自逞至是子文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難楚之勢于是復強乃興伐鄭之師是其漸有不可長者故經稱人以伐以著其惡且爲下文伐楚盟召陵起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此會謀救鄭是攘夷安夏大義舉
邾稱人者國小之稱也然向不與盟會而一旦與焉豈以夫人孫邾畏魯之討故耶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魯惡邾專爲邾受夫人故然既會于檉則亦已矣不請于會而輒敗其師于方會之後是則魯之過耳

檉之會無師也今書公敗邾師要見會後魯卽舉師加邾邾亦興師出禦爲魯所敗耳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莒人納魯之賊不能殺反責賂于魯而興師誠可罪也然魯獨不能正辭以責其非乎季友專主魯政親帥以敗其師又獲其主將恐非以禮止亂之舉也春秋之義不貴幸而勝不貴幸而獲書敗書獲而貶自見矣
友酖叔牙縊慶父是魯公子中表表者胡亦帥師爲此舉耶自是叔牙子公孫茲帥師會齊宋等國

侵陳慶父于公孫敖帥師會諸侯之師救徐而三家帥師不復顧忌與魯相終始皆友之作俑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夫人淫行齊國恥以爲子故春秋特去一姜字以著淫婦見絕之實譏魯人之可以無請也然則當如何蒿葬死所可矣

玩齊人以歸之文則知不歸于魯玩喪至自齊之文則知不至自夷此自秋七月至十有二月閱歷三時之久也說者謂齊以其屍歸魯誤矣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此齊桓合會檉之諸侯以城之者也不言桓公又不言諸侯若魯自城焉者不與齊桓之專擅焉耳

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書夫人姜氏孫于邾書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誅絕之義明矣其葬一無所貶蓋不必復加貶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雖垂涎于虢然非虞假之道其能飛越耶今虞受賂而助師是先導爲主也書曰虞師晉師滅下陽蓋深罪虞之滅虢併以自滅也故此後竝不書滅虢滅虞但書晉人執虞公若曰此獨夫執之而已是夫子春秋之筆

虞貪利爲晉所愚故首虞然愚虞滅下陽取虢以取虞其惡豈可勝誅哉書師書滅春秋固未嘗末減晉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楚人伐鄭駸駸乎意窺中國矣此不可不深爲慮者幸齊桓主霸聲及江黃之間二國願來歸附齊宋因與結盟焉蓋二國迫近楚境遠交此二國則

吾之勢張而可絕楚之援矣此齊桓攘夷安夏一大規畧唯宋與盟而不他及者不煩諸侯也

當時狄入邢衛楚又伐鄭中國幾不能支齊桓此等盟會得制馭蠻夷大機括此卒能成安攘之功也

冬十月不雨

僖公志在恤民故每月不雨必書以見其勤

楚人侵鄭

去年伐鄭今又加兵焉暴惡甚矣故書人書侵下文有次陘之師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每時首月書不雨見僖公無一時不在斯民也爲下文六月雨起

徐人取舒

林氏曰舒者楚之黨徐人取舒爲齊桓通伐楚之徑也春秋以其效順於中國也故書人書取

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正謂徐之取舒有裨于中國故耳盖徐戎共爲魯患是其所可罪處而取舒以孤楚黨是其所可與處春秋于奪人固不一而足也

六月雨

歷三時不雨此月雨是民所甚喜可以紓君之憂者特書之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齊桓志在伐楚宋魯鄭衛同盟已久然未敢即聲其罪也必待江黃皆至而後定計出師故去年盟于貫今年會于陽穀先攜其黨使不爲援一舉以致其服茲所謂慮勝而動好謀而成者故春秋于貫之盟陽穀之會皆特書以著與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據左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公子友如齊涖盟是齊有意乎魯之盟也魯君何以不與豈于檉會後公敗邾師自反而不縮故耶

涖者居官治事之稱如齊涖盟云者專爲治此盟事而往也唯公子友可信于齊可治其事故魯使之而齊信之來年公與齊會無一間言者以此盟故耳

楚人伐鄭

元年伐二年侵今年又伐楚于鄭何相陵之急也伐楚之師不容緩矣

楚比年伐鄭齊不救然于檉于貫陽穀之盟會皆是爲謀楚救鄭計故鄭伯欲成于楚孔叔謂齊方勤我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楚病中國齊桓志在伐之久矣然畏其強暴未敢先聲以啓侮也唯時蔡服于楚姑以侵蔡召諸侯先加于蔡蔡潰而兵即加楚焉故書曰遂伐楚言其志不在蔡也及伐楚而且次于陘使彼自款求盟焉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勝於戰伐之功萬萬

矣桓公此舉爲節制之師夫子春秋所亟與者須
深玩一遂字
細玩此條書爵書侵書遂伐書次之意皆夫子所
深與者蓋齊桓攘夷安夏一匡天下大機括正在
于此不得于此猶譏其專也敢問高明
夏許男新臣卒
許男從會卒于師可也疾不能從歸卒于國亦無
不可者何必苛責哉必責其卒于師乃爲得正而
斃恐非忠恕春秋之旨敢問高明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齊以楚之猾夏聲罪致討然持重而不輕進深入
但次于陘以待其自來楚詘于義使屈完來盟于
師是時齊即退師于召陵與爲盟焉若曰既來服
義即退亦不爲怯也此書法總是與齊桓之善師
服楚處嘉屈完意當於書法外見之恐不可揷入
爲偶也敢問高明
齊人執陳轅濤塗
齊桓次陘之師召陵之盟何等名正義立可服天
下之心持此不數豈直霸而已哉乃其旋師也以
陳轅濤塗一言之誤即執之以洩其憤且及江黃
以伐陳使人稱是師也何師哉量隘而莫容憤凝
而難釋是爲霸而已矣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曰及江人黃人伐陳可見齊宋諸侯所不與矣且
江黃可藉以伐楚也其可引以伐陳耶
據濤塗之意不過欲免其國師從之犒擾耳何罪
之太深執其人而併伐其國耶及字從執字來言
已執濤塗憤猶未洩及江黃之師皆返自陳而即
伐之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伐楚本是齊事然公與此會則與有榮矣故前書
公會齊侯云云此書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玆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
人曹人侵陳
陳之罪獨在求免資糧屝屨耳齊桓何惡之太甚
已執其臣再伐其國而復加以兵耶故貶書人而
稱侵魯不能解使公孫玆帥師過矣
看此條上書帥師下皆書人便知是罪其侵陳非
將卑師少之說也他倣此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世子縊於新城斥言晉侯以殺者何前有譖而不見則其君之罪也

莫親於父子也嬖一女子而忍死其世子而不恤可謂有人心者乎哉

杞伯姬來朝其子

世子國之本也伯姬歸寧成風不得攜國本以行杞伯任其攜伯姬敢攜以朝了公公受其朝而莫之止皆非禮也春秋書此叅譏之

夏公孫茲如牟

桓之世年朝于魯魯未嘗答也公孫茲意在娶請命以往實自行已事耳故書如牟以著譏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當日首止之會分明王世子不稟王命而出齊桓亦不請于王但率諸侯以會王世子者然惠王以惠后故將廢世子鄭而立帶其勢蓋岌岌矣不一匡之可乎而桓獨計王心已蔽溺之甚矣議之於朝覲貢之以諫辭之不能必其從也莫若爲會以尊王世子使天下曉然知世子之爲鄭而共尊之則雖以惠后之愛天王不得以行其私而終可不易也此是桓極善處君臣父子之間所謂一匡天下之最可紀者胡氏謂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爲主此言足以斷之

世子天下本也本危則王室亂王室亂則天下搖矣齊桓首止一會定世子於危疑之際使惠王無易樹子之過而王室以寧天下不搖所謂治之於未亂者故春秋深大其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程子曰世子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

會世子之禮已畢復與諸侯爲盟蓋約諸侯同奬戴此世子也此殆亦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者歟故春秋再書首止以嘉與

鄭伯逃歸不盟

按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分明是個亂命鄭伯其曷以從之從亂命而違大義此莫逃諸侯之共討也

凡人不可一萌私念私念一萌而極其所之即親如父子將忍爲戕賊而莫知恤矣況於家國乎觀

惠王私嬖叔帶惎齊桓首止之盟之定世子也忍撫鄭以從楚甚閒中國其究不知若何幸齊桓亟討逃歸之罪必王人來會鄭伯乞盟而後已此所謂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者爲人君父者尚事誠意正心之學以遏邪萌毋貽天下之亂本哉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稱人稱滅深罪楚也書弦子奔黄其以罪齊乎楚雖盟于召陵豈其志哉齊桓執濤塗侵陳已啓諸侯之叛心而首止之盟惠王又出撫鄭從楚之語楚必探知之而鄭亦必忠告之矣故楚人敢爲滅弦之舉耳然弦不服楚而奔黄是尚可救也桓是時能討楚以復其國豈不足立中國之威制楚之横哉釋此不爲而啓救鄭圍許之紛紛至楚滅黄而憑陵之莫制于貫陽穀之誼安在哉此爲霸而已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下陽者虞虢之捍蔽下陽既取則虞虢已亡矣故書滅下陽于前而書執虞公于此若曰虞之滅不待此時也奪去正爵曰公執云者獨夫之辭耳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齊桓會盟諸侯翼戴世子而鄭伯辟義逃歸是以執言以致伐鄭未服罪故圍新城以困之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觀楚人圍許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則可証鄭之私與楚通矣是時齊桓即令釋鄭而救許得討罪拯急之義故書諸侯遂救許以深與之家氏曰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移伐鄭之師而救許所謂權時之宜而合乎義者也

侵蔡遂伐楚者志本在楚一乘蔡潰而遂伐之也諸侯遂救許者志本在鄭一聞許困而遂救之也二遂字不同然皆是齊桓之妙用處

冬公至自伐鄭

志至者大伐鄭之舉而志之也不嫌出外之久

七年春齊人伐鄭

前已致伐且圍新城矣即釋圍救許而師返是亦可以已焉者齊侯必求其服又再舉師焉過矣故春秋據鄭之不服罪也書曰伐而據齊之復加伐也書曰人

夏小邾子來朝

左無傳諸儒謂郳犂來也齊桓請王命進之爵故稱子

鄭殺其大夫申侯

臨川吳氏曰鄭伯因惠王撫女從楚之命而逃首止之盟故齊興問罪之師鄭能服罪則齊師退矣今不自下齊而乃歸罪于申侯蓋信讒而頗于刑也故春秋不罪申侯而責鄭伯殺大夫之罪

據左傳申侯者反陳轅濤塗之言以間于齊侯與之虎牢之邑者也今鄭用濤塗之譖以殺申侯則

重得罪於齊矣而乃云說于齊不自相矛盾耶愚謂此時鄭內主于王外憑恃于楚怒齊之再加伐也故殺其所賜邑之大夫以洩憤耳觀下鄭世子會盟有子父不奸之說鄭又必待王人會盟乃始乞盟則其情可見矣故謂鄭殺非其罪之大夫以怒齊可也謂信濤塗之讒殺非其罪之大夫以說于齊不可也敢訂傳之誤以質高明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據左傳謀鄭也齊桓因管仲之言辭鄭太子之會矣今春秋乃列鄭世子華于會且與其盟豈深惡鄭伯之逃義而亟與其世子之進耶抑謂鄭世子不宜與此會盟春秋故列之以罪齊耶皆不可曉敢問高明

又按左傳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則太子宜從父之命也乃其言欲去三族且曰我以鄭爲內臣自爲主張若無父者然管仲云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又云子華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齊桓亦云有釁可從要見子華之來非由鄭伯之使也疑當時鄭伯內主王命外恃楚援負固而不服而子華素

與父有隙乘此來就齊盟齊侯幸釁而與其盟故管仲有子父不奸之說耳鄭伯既見太子之與盟又見王人之來會無復可走故始來乞盟此其前後情事可據傳而相見者若謂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其事似不如此敢問高明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修聘以勤霸國之好始此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

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臨川吳氏曰左氏以爲惠王已崩然天王之崩天下所共聞豈有一年秘不發喪之理竊疑此時王雖未崩或是有疾襄王唯恐一旦大故而叔帶篡立周之大臣亦有爲襄王謀者故遣下士告難于齊桓公于是合諸侯以謀之王人本不當與盟但所謀者王室之事而王人特爲此事而來故亦與盟至冬王崩而襄王得安其位則齊桓此會此盟之力也

鄭伯逃首止之盟全是徇惠王之邪心不欲定世子也今見王人來會齊桓再會諸侯以定其位襄王將嗣爲王鄭故懼後禍悔前非而乞與此盟焉乞有哀懇必求容之意亦可醜矣總由其不知大義故至此耳此乞字正與前逃字相應看

王人不來盟鄭伯必不來乞盟以是知甯母之盟鄭世子華與焉必非出於鄭伯之使也左傳誤矣誤矣

夏狄伐晉

晉何犯而狄伐之狄其狄而稱伐所以深著其猾夏之罪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上句是喝起語下句是實其事也致字下得極妙妾與夫人之分相懸甚矣僖公因禘于大廟時尊妾母成風爲夫人以正其名于國中是之謂用致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崩而不赴塟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宋公與魯會多矣何卒而不塟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周公承襄王命來賜齊侯之胙蓋答首止于洮之雅意也是故齊侯乘此復會諸侯于葵丘將申明五禁以示尊王之大義此會之特善者李氏曰桓公翼戴襄王之事始首止中于洮終葵丘是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此無可考但書之冊則必其所以治喪塟者或戾其禮制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讀孟子所載五命之辭則知桓公此會此盟大有功於王室此春秋之所亟與也故月日以特志之

稱諸侯者前目而後凡也

此盟以前楚與戎狄非無來侵者而赫然出師爲救爲城爲伐小國俱有所恃而無恐此以後則任其侵而不救即有救而不力而霸業漸以衰矣惜其始振奮以安攘而終壞于一念之侈懈也論者謂葵丘未會時如自朔至望之月葵丘已會後如自望至晦之月誠然哉

甲子晉侯詭諸卒

晉獻嬖一寵姬釀莫大之禍色慾之蠱讒嬖之搆可畏哉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其君之子四字是夫子特筆只此四字而晉獻首惡之罪案定矣穀梁國人不子也一句極善發明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自莊公爲昏事一再如齊後二十年未有復往者茲公如齊豈嚮慕其霸而自求爲親耶抑列國憚齊有往爲朝者而魯不得不往耶

狄滅温温子奔衛

成王時司寇蘇忿生之後國于温稱温子

閔之季狄伐邢入衛齊桓雖能存之而不加兵于狄蓋時方圖楚未暇也狄自此益肆前年敢伐大國之晉今又敢滅畿內之温温子寧奔而不屈齊桓曷爲不救哉說者謂其會盟葵丘之後志滿而氣盈誠哉其然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此亦夫子特筆奚齊稱其君之子謂晉獻私嬖而國人不子也故下一殺字卓稱其君謂里克中立已成其爲君也故下一弑字荀息之死死於不食其言蓋異乎世之依違以苟免者故下一及字

書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先正晉獻之罪故且寬里克書里克弑其君卓方正里克之罪又書及其大夫荀息加甚里克之罪蓋里克申生之傅也當時若以正對何至有今日哉雖然晉獻嬖寵已深殘忍弗恤即里克正言恐亦未必能解但恨其不死于殺申生之日乃死于弑其君卓之日耳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此戎或犯于許故與許共伐之也然當時所宜亟治者非狄乎入衛逼邢伐晉滅温温子方奔于衛望援也舍滅温之強敵而伐遠絕之北戎豈所謂伯討哉齊桓不務德而勤遠畧蓋如此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在獻公父子則稱賊然惠公幸奚齊卓子之死而得立初未嘗有討里克之心也獨以其志在重耳懼其又將以已為奚齊卓子也是以殺之則其事與專殺大夫無以異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不與以討賊之辭也
里克中立大不是然殺奚齊又殺卓子亦可大洩申生受譖之憤矣不知此時妖嬖驪姬曾見二子被殺否
秋七月

冬大雨雪
此夏時八九十月也未宜雪況大雨雪乎故書以著異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惠公志在得國而無君人之度殺里克將及其黨丕鄭父謀召重耳立之惠公因執以殺之則非大義公天下之誅戮矣故春秋書以累上之辭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夫人齊侯之女也宜以時歸寧不宜從夫以行與兩君之會然夫人婦人耳許其偕行者誰乎許其

與會者誰乎魯僖齊桓罪宜首擬矣
秋八月大雩
旱宜雩不宜大雩書以志僭
冬楚人伐黃
楚之伐黃為其會盟于齊也齊可無救乎管仲江黃遠齊近楚之言甚剴切桓公志得而驕不復能聽黃遂為楚所滅可嘆哉春秋書此蓋深以罪桓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楚何以伐黃楚何以滅黃始藉其力服楚終不救任其為楚所滅甚哉齊桓之不仁不義也
自此不救黃黃為楚滅後來年狄侵衛又來年狄侵鄭又來年楚伐徐而無復忌憚矣可惜于貫陽穀之盟會首止葵丘之威名之墜於一旦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管仲在日力勸救黃而不聽任其為楚所夷滅況管仲已死能禁狄之侵衛侵鄭耶淮夷之病杞耶

楚之伐徐敗徐耶比事而書所以深著齊桓之怠荒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據左傳于鹹之會爲淮夷病杞思所以遏之且以王子帶召揚拒泉臯伊雒之戎蹂踐京師思所以靖之則是會似大不可已者但不能激奮諸侯爰整義旅攘夷以安杞伐戎以勤王若前日于貫陽榖之盟次陘召陵之師赫然震懾于天下耳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七年公子友如齊此又如齊要見魯國之政皆其主持故其往其來若不聽命者耳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此當參城邢城楚丘看城邢者邢已遷于夷儀齊侯師諸侯之師共城之使就此而自立有同立共拒之意故特書曰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城楚丘者衛已爲狄所入矣齊侯憫其亡而建之城使居此以中興有興滅繼絕之意而獨病其專封也故但書曰城楚丘若此緣陵之城雖亦出于諸侯之力然非城此以共拒也亦非城此以繼絕也特以淮夷病杞之甚無可奈何姑城此以遷杞焉耳觀左傳所書可想見當日之情事矣傳註云云恐未得夫子所書之旨敢妄訂以質高明

城邢是同心戮力做城楚丘是自立主意做城緣陵其事似同心戮力然其實自家做主不得姑爲此以塞責焉耳此是齊桓伯業之漸衰處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毋論季姬已適鄫子未適鄫子但季姬與鄫子遇于防便不是了使鄫子來朝更不是然此豈季姬

所能爲哉罪在僖公任季姬之自往耳鄫子亦不足責也傳著三罪恐失輕重之節敢問高明

重看一及字一使字女子在家從父季姬豈能自及鄫子于遇僖公使之也僖公任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故季姬敢使鄫子來朝耳僖公首罪無疑季姬往外與鄫子遇鄫子從命來朝于魯皆非禮所宜有者書之足沾青史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此有關于天下大故者與梁山崩同特書以紀異

狄侵鄭

祊伐邢入衛既滅溫侵衛今直侵至于鄭可畏哉
攘夷安夏之霸主安在也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十年如齊矣此又如齊五年一朝不過如此

楚人伐徐

徐雖亦夷然齊桓九合諸侯徐華面而即諸夏且取舒以通齊伐楚之徑楚故惡而伐之也桓可置之弗聞乎而可救之弗亟乎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救徐極是但不宜次于匡使大夫救之耳然細玩盟于牡丘書法要見當時諸侯心力已不齊矣必待盟焉而後次始各遣大夫帥師以行苟無此盟則共次于匡有不可必者况于救徐乎以是知桓德之衰不足以率諸侯而諸侯亦各安于惰委兵柄于大夫而大夫自是得專征伐于天下也諸傳云云恐未得夫子書法之旨敢問高明

夏五月日有食之

失日不志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與國也伐楚與國以救徐是力于為救者故稱師稱伐以伸中國之氣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牡丘之會本為救徐而出而師統于大夫且未見救有成功故但書公至自會以示意

季姬歸于鄫

觀此所書則去年季姬遇于防使鄫子來朝皆其未歸時事也魯稱秉禮望國豈宜有此哉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按夷伯單伯貴伯魯之三監天子命大夫也天變不虛生况震在命大夫之廟乎易於震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當時魯侯遇此變不識亦知恐懼修省否

冬宋人伐曹

張氏曰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至今憾之今諸侯始貳曹方伐厲救徐宋襄乘虛伐之尚可繼桓而圖霸乎于是見桓德之衰而襄志之私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楚伐徐桓公合八國之師救之矣且伐厲以攻其必救矣然徐卒敗于楚人何爲哉夫亦其救之不力耳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侯背秦之德來秦之伐宜自反以求止也乃不自量汲汲與秦戰其見獲也宜哉然中國自是有秦患矣說者謂桓公霸衰宋楚秦晉之變遽見爲王伯迭興之會其然哉

及秦伯戰是晉之不自量處然秦何至于獲其君哉即不書以歸而秦罪亦不可逭矣各書爵者以

秦獲晉侯不得不爵秦伯耳是所謂斥其人以罪之者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此星化爲石也而隕在歲首誠可爲大異矣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是月云者春正隕石五已爲可異而六鷁退飛又在是月何怪異之警之多也故疊書之

或問洪範配合庶徵有理否茅堂胡氏曰但不可泥如漢儒牽合附會耳春秋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而襄公被執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而隱公被弑雨木冰而季孫被執鸜鵒來巢而昭公出奔豈不是應驗是以人君須克謹天戒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友在莊閔之際如何在僖公之世如何皆於魯有大關係故月日以志其卒使後之人通考其行事自見其賢否耳恐不以季友二字爲示其褒貶也敢問高明

此時政自大夫出而大夫世族爲多故稱公子公孫以志其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季姬適鄫禮不宜卒而卒之者必僖公愛憐之太過而臨服祭葬有愆于禮制故特書以示譏也恐非書卒葬之說敢問高明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茲叔牙之子叔孫氏也孟孫叔孫季孫皆執政于魯故皆書其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鄫爲淮夷所病故有于淮之會然不果城鄫齊與徐且去伐英氏魯季氏在家却擅兵以滅項齊侯

不究季氏罪反移怨魯君止之直待夫人會于卞始釋而歸請問齊侯此會做得甚事來魯君與此會亦做得甚事來故自此冬十二月而春而夏而秋備書其事總一結語云公至自會蓋甚傷齊伯之不終魯弱之不振而此會之不足稱也

是時僅能號召耳其實心力不齊大異於城邢城楚丘之時次陘盟召陵之日讀之其氣索然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齊徐此舉報楚婁林之役也然曷以及英氏英氏楚與國也舍強大之楚而虐區區之與國何爲者

故稱人以伐以著其罪

夏滅項

魯君在外未聞項加于魯何如者季孫胡不請而擅滅之魯君胡不禁而任其滅之魯君不能禁爲齊所止宜矣然齊曷不討其臣而魯君見止之後又曷爲竟不一問也可嘆已

據胡傳滅項出自季孫然當是時季友方卒豈其子卽統兵柄能滅人國若是其無忌耶按左傳師滅項夫淮之會公方有諸侯之事未歸也何爲而取項齊人何爲討魯而止公或者君行師從公卽未歸而其師因便以取項公亦與知其事者故齊以爲討而止之耳敢問高明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會淮後諸侯各歸其國唯魯侯以滅項故爲齊所止夫人齊女也聞公見止要齊侯于卞而會之請以釋公此於情爲迫切然於禮則未之有也故春秋特書以著譏

九月公至自會

諸侯有宗社人民之寄會僖舍國事不理而赴會蓋已十月矣然未聞有救患恤鄰之功但無端滅

項爲齊所止而幸脫于夫人之一會亦可醜也春秋書公至自會蓋以微事責而深爲諱也

桓會不至惟牡丘于淮書至蓋牡丘本爲救徐而出不曾救得徐于淮本爲謀鄫而出不曾城得鄫故皆書至自會以見意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吳郡李氏謂桓公未興與桓公方霸及桓公既沒爲春秋之世盛衰有三變又就桓公圖伯之初與定伯之日及成功之後其一人之身盛衰有三變誠哉是言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按齊桓無適而庶子六人無虧居長桓公不知大義以公子昭屬宋襄又許立無虧于雍巫宋襄是以執桓公遺命納公子昭以伐齊
齊桓伯業亦稱赫然於春秋矣乃好內多嬖不明繼嗣之大義既屬公子昭于宋襄又許立無虧于雍巫此豎刁易牙立無虧以拒宋而宋襄執納公子昭之名糾曹伯衛邾稱兵以薄伐也是誰貽之咎哉春秋書伐著齊有可伐之隙而衛邾書人所以人宋與曹著其奉少奪長之不知大義也書法之謹嚴蓋如此

宋襄約曹伯主其事故各斥其人衛邾則從之伐者也故直人之耳
夏師救齊
宋糾諸侯伐齊在春而魯師之救之者至夏方出豈未忘滅項見止之恥姑爲此以塞責耶春秋傷諸侯之莫救也故書救以與魯然憾其救之不亟也故書夏師救齊以著其緩一字字不苟下蓋如此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宋襄執桓公遺命汲汲與齊戰故春秋書及以正其罪是時齊無當國者莫能敵宋而致師之敗故書曰齊師敗績
曹衛邾雖同宋伐齊而實非其志故宋師獨與齊師戰
狄救齊
魯師救齊亦謂婚姻之國姑修體面耳況狄乎狄蓋將加兵于中國假此名以爲救也然夫子傷諸侯之環視特存不削以深罪中國云
永嘉李氏曰桓公舍當立而屬公子昭于宋不可

謂之正又蔽于雍巫之言而許立無虧不可謂之明身死之後豎刁易牙立公子無虧其名則立長也宋襄伐喪而立公子昭其名則桓公之所屬也彼此交爭國內大亂凡皆桓公之爲也春秋不書昭之當立與否而但書其戰伐敗救之事其義深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統齊桓行事看儘大有不滿人意者然看其未伯時若何一個世界已死後若何一個世界便自知此人之不可少

據桓公之霸宜有聲於生前據桓公之所以霸宜貽禍於死後

冬邢人狄人伐衛

衛賴齊復存助宋伐齊是爲可恨然邢可與狄連兵乎進狄人著衛有可伐之罪先邢人著邢有從狄之非一字字有意義是爲春秋書法恐非善狄人之救齊也敢問高明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滕子不與齊盟失事大國之禮固可罪然宋襄不以德綏諸侯虐小國以立威豈得爲伯討乎名滕子人宋而書執蓋深著宋襄之暴以見其圖霸之不終也

當時無王久矣此但論宜執不宜執以評是伯討與否耳不必說到歸于京師處

據滕子不與盟會其罪亦小未便宜書名以示貶孫氏發微云娶齊名者遂失國也疑爲近之然二十二年滕子與宋公衛侯許男伐鄭是未嘗失國也此不可曉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宋襄是盟意在圖伯然所與唯曹與邾何從者之寥寥也春秋於桓歿後姑與之故書其爵然人曹人邾則其意亦見矣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鄫子後至而會于邾不能無罪然何賊虐之一至此乎即非宋襄之意然邾人方與盟而敢爲此是亦宋襄縱之也春秋志日而不忍言焉惡可知已

秋宋人圍曹

曹雖反覆然未盟而執滕子既盟而用鄫子其誰心服乎宋不自反且圍曹焉故書人以黜其伯

宋襄繼齊桓稱伯自春徂秋其執其盟其用其圍如此又三年爲楚所執晚矣

衛人伐邢

邢連狄爲菟圃之役宜伐然衛獨不自反從宋伐齊之非乎故貶而稱人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楚懷侵軼中國之志已久唯是齊桓力爲匡攘故不敢肆耳而後桓之志稍衰也戚黃敗徐始騷騷抗衡中國矣然尚有所懼也桓公既沒宋襄以威定霸諸侯不服鄭與陳蔡最近楚鄭首叛從楚與陳蔡合倡不忘桓德之言以欺齊齊孝不察納之

國都而與盟焉管亦偕之同歃夷夏之防從此潰矣春秋深惡是盟故首人陳蔡以罪其倡謀抑鄭下楚以罪其首叛但志齊地以罪其忘句而沒公不書且不至焉其所以防夷楚者亦嚴矣哉其所以慮中國者亦甚矣哉

甚哉齊孝之無知者桓公征楚而服之已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攘狄而卻之已乃與之盟于邢此春秋于此特抑齊于下于後特首齊而稱人也

梁亡

梁亡梁自亡也傳魚爛二字極妙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僖之世無興作工築之事唯此南門書新作或以其踰制而上僭耶

夏郜子來朝

春秋郜不多見唯桓之世取郜鼎于宋此書郜子來朝耳

五月乙巳西宮災

西宮或謂小寢或謂新宮皆不可考但災見于宮廟則譴告爲足畏耳

鄭人入滑

滑與鄭鄰齊桓時嘗與鄭同盟于幽矣今中國無伯鄭首從楚而長驅入滑何暴橫之一至此耶書人稱入蓋深著其罪且爲天王出居于鄭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前年邢人狄人伐衛去年衛人伐邢皆爲齊故也齊今爲邢謀衛難且與狄人盟焉可稱桓公之子乎故竝書人特首齊以正其罪項氏曰邢人狄人伐衛見邢之中國狄也齊人狄人盟于邢見齊之中國狄也此言極有感慨然齊桓攘狄而孝廿盟狄其罪尤甚于邢

冬楚人伐隨

隨姬姓之國在漢東鄰楚楚不得志於漢東唯隨率小國以爲拒耳楚今方盛猶未屈服故來楚之伐也然以前楚事不經見于齊盟後來告始書之冊此足驗楚勢之盛漸爲恐動中國之計矣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中國無伯狄得假名義以亂中國然前以衛伐喪之惡有罪可數而且與中國之邢連兵也故稱人稱伐此雖以邢故然自爲師也故還其本號而稱侵春秋一字不苟下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襄求諸侯于楚然于齊之盟齊孝實主之故合齊楚而盟于鹿上不知楚固齊桓之所攘伐者今盟楚則亦楚而已矣故首宋次齊皆書人于楚人之上

夏大旱

旱甚且久故志時以記災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宋襄意欲圖伯然德義不足以服人曹南之盟僅能脅至近之曹至小之邾其餘未有從之者然曹且攜貳矣當時楚人勢盛乘間以合諸侯不特陳蔡鄭許而魯且從之此宋襄必求之楚將藉其令使諸侯之從己也抑知楚非族類乘機與盟而意實將駕於其上主盟中國乎此于盂之會各書爵而稱執宋公以伐宋蓋深悼宋襄之不知義而自取戮辱之大可恨也

于盂之會宋雖首事然召致諸侯實楚也楚安肯致諸侯聽宋之約束哉姑致而與盟者正將乘此示威以陵駕中國耳宋不自度為楚所執以致伐而在會諸侯縮首聽命莫敢出一言以相抗可謂有中國哉春秋不與其執故書執宋公以伐宋在會于盂之下若曰同會諸侯共執之以共伐之云爾其存中國之體統亦嚴矣哉

宋襄欲示威圖霸執滕子嬰齊今求楚致諸侯其身為人所執執人與見執于人總之其不度義也盟鹿上使獻捷皆人楚此獨子楚者何執宋公不得不稱爵則不得不爵諸侯爵諸侯不得不稱楚子耳然四夷雖大止稱子則抑之之意實寓其中雖然以楚子亞宋公位中國諸侯之上而曾莫見一救宋公之執者彼僭爵在會諸人其皆可自愧死哉

冬公伐邾

按左傳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魯聲罪伐之似亦有名但為母氏成風故則非方伯連帥之師耳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宋求諸侯于楚本足以致辱然楚約宋以乘車會以兵車執其可稱捷哉茲幸執而來獻捷蓋分明以威勢脅魯耳故特斥而稱人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楚來獻捷時魯僖若與諸侯修文告之辭明宋之
直正楚之罪楚人當情愧理屈歸宋公之不暇矣
乃脅于其威會諸侯求盟于楚請宋公而後得釋
正中楚人之詭計謂之何哉然春秋于此不書公
會楚于盟而曰公會諸侯盟于薄不書宋公歸自
楚而曰釋宋公其會其盟其釋若皆中國諸侯自
爲之而於楚無與者此春秋所以立中國之防而
全中國之體也
凡此等書法皆孔子特筆爲魯諱爲諸侯諱然實
所以罪魯罪中國之不知義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按左傳伐邾取須句是反其君然須句來奔不見
魯史且據此書法與僖二十五年楚圍陳納頓子
于頓亦不相似左傳之言恐未可爲信也敢問高
明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宋襄雖不成霸然楚非可與之國也鄭棄宋如楚
有反中國之罪故春秋於是師也各書爵以稱伐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魯無故伐邾取須句致邾師入我升陘又不設備
而輕戰取敗是可恥也故春秋諱不書公但書及
書戰以示貶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宋襄輕信楚盟而見執宜深加警惕求所以全勝
之策乃不量力之不敵急欲雪盂之恥其一戰而
取敗也宜哉書及書戰書敗績皆所以罪宋也
宋襄是個不明大義的人但曉齊桓之托孤不知
公子昭之不宜立但求諸侯之從已不知楚人之
不宜會但知盂執之可恥不知泓之不宜戰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齊孝非藉宋襄之力不能有國茲乘其敗討不與
于齊之盟則鹿上之盟又何爲與之反面爲讐以
惡報德眞刑戮之民也春秋書爵書伐書圍蓋目
其人舉其事而深誅之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魯方讐宋故卒而不葬
秋楚人伐陳
陳未嘗貳於宋也楚伐宋之後鄭畏朝楚而陳尚
遷延楚即誣以貳宋之罪伐之其暴横如此
陳頓之爭始此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志卒從其來告夫子於此等處恐亦只從魯史耳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鄭執王使無王之罪不可逭也然王可啓狄師以伐之乎春秋但書狄伐鄭而沒其所以伐之事其意深矣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按左胡二傳襄王之出居其所自取也成何世界

叔帶召戎伐王都已萌禍亂之階矣奔走踰十年而王復之宜示之大倫不至褻狎立之綱紀俾無怨惡亂何由作今乃帥非類之狄泄憤于叔伯之國而立其女爲后又不致謹于內外之閑使其淫泆於宮庭卒致叔帶又召狄以內攻出奔鄭氾其可復君天下哉書狄伐鄭即書天王出居于鄭其亦不能爲尊者諱矣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同姓兄弟之國即有外侮猶宜念宗祖一脉相爲救援可懷詭計險謀使臣反其君下叛其上以快兼并之欲乎此與他滅國者不同特書名以甚其罪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蕩伯姬以姑逆婦非禮也然僖可自主昏以聽其逆乎春秋責備重在魯

宋殺其大夫

義繫于殺則止書其官蓋罪其君與國之用事者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圍陳所以納頓子也是一事故不言遂

頓國小而鄰于陳楚之間陳欲迫而兼并之故前年楚伐陳城頓而還此圍陳以納頓子保全微頓以示恩責義于陳以示威其意皆豫爲圖伯地也中國豈無諸侯哉胡不恤小國以定其位而使夷狄之得行其義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莒以元年酈之役怨魯衛文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故爲是會序先衛子者以其主是盟

且以莒慶之爲大夫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洮盟莒子不親至僖公必欲其來盟故是條序先莒子且以甯速之爲大夫也
按洮向二盟魯皆可以已焉者聽衛爲之所以致齊之討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衛伐齊喪奉少奪長不爲無罪然洮向二盟實乎莒魯之怨齊何疑魯之黨衛而來侵耶故書人以著其惡然公則宜以義止其師耳不宜與較也親追至酅弗及而後返不亦損國之威重乎故直書其至以著其非
夏齊人伐我北鄙
此書伐者齊以魯不服罪爲辭耳然魯則何罪哉故斥其橫而人之
衛人伐齊
衛以已平莒故致魯受師于齊故伐齊以爲魯報然究之則必忿兵耳人之
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雖可伐然不念荆舒是懲而可反乞其師耶討莫有姘于此者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楚同姓也曾無可滅之罪楚不是顧滅之而以其歸中國可無故而與爲援耶當時魯方乞楚師而楚適有此事故夫子特竝書之冊
冬楚人伐宋圍緡
按左傳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楚因致伐焉然伐國而圍其邑不亦橫乎春秋人楚稱伐稱圍甚之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魯惡在一以字上借援強楚結讐與國雖能取齊之邑刷西鄙北鄙之恥實以甚其恥耳書以書伐書取書至深著是舉之大辱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此爲公子遂帥師入杞起當時伯姬尚在其子來朝亦是修好于魯耳左傳謂杞用夷禮不知何據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無責孝公他事只忘宋衛之德盟楚于國以伐宋盟狄于邢以伐衛將其父攘夷匡夏之業一旦廢

墜其人便可知了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何葬之速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杞姬尚在杞子來朝卽有不共何至帥師以入其國乎分明欺其弱小耳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圍宋之役何隹而諸侯各書其爵蓋楚雖欲恃力以主盟然陳蔡鄭許之君苟自立而不助其横亦

不至此極也唯是諸侯畏其威而先爲所脅故楚得以肆其横耳春秋人楚旣不與其主盟而次列諸侯之爵若曰此數君者不但同楚之人而又在楚人之下者及會往宋會盟夫子不書會楚但書曰會諸侯雖存本國之體其實謂此會此盟亦同陳蔡鄭許之君之所爲也此爲不貶之貶凡學者看到此間要見夫子書法之抑揚予奪煞有大不得已處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朱子曰晉文公詭譎如侵曹伐衛皆是當時出亡不禮之私卻只名謂治其從楚

晉文志在圖伯欲善宋以屈楚然不明出救宋之師顯爲伐楚之舉也但先事于侵曹再聲于伐衛使楚自解宋圍然後因楚之救衛也糾齊宋與秦之師爲城濮之戰其用意蓋特詭矣且侵曹伐衛之師實修出亡不禮之怨此夫子所謂譎而不正也以是圖伯不出齊桓下乎經書侵書伐再書晉侯蓋斥言以著其罪耳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會盟于宋受楚約束遣公子買戍衛旣而懼晉

之威也以不卒戍殺買以說于楚可謂無奈矣經不書殺書刺且書其故貶自見也

楚人救衛

衛服罪請盟晉文修怨不許也故春秋與楚恤患之名甚晉文之深刻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胡傳暴譎二字斷得妙稱晉侯者欲爵曹伯不得不爵晉侯耳

自晉侯侵曹至此皆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蓋晉侯本欲屈楚以主伯緣昔受楚惠不欲背之而實

欲取之故用計若是之詭耳

臨川吴氏曰晉之用師于曹衛也實欲致楚而與之戰先以假道啓衛之釁衛既不許則還師自南河濟畧侵曹境不深治曹也移師伐衛責其不假道之罪取其邑衛服罪請盟而猶不許以致其君出避魯戍逃還則楚人不得不救衛矣楚既救衛則又移師臨曹入其國而執其君又以曹君畀受圍之宋多方以激楚之怒則楚人不得不與晉戰矣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楚師敗績

據春法及戰字而春秋似不甚許晉者然楚執中國盟主諸侯不敢與之爭戰于以中國不能與之敵魯乙師戍穀以逼齊陳蔡鄭許合兵而圍宋曹衛亦受其節制成何世界晉文謂楚不大創不足以定國也故致戰取威而後霸業定是一戰也亦春秋所不可少者但跡所行事用譎爲多故夫子書法若此蓋於深與之之中致深惜之之意也

參齊桓召陵之師看似爲少異然晉文之楚之暴横大異於齊桓之楚也桓次師于陘將以服強楚之心文主爲是戰所以挫強楚之勢蓋不得不爾也但加兵曹衛以致楚又許復二國以攜楚拘宛春以怒楚退三舍以誘楚其作用則大異於齊桓耳譎而不正夫子一句已斷盡了

無端又惹一個秦師來入在齊師宋師下却羞中國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子知晉不可敵豈不能止其師但見子王如此爲請且與之師看其抵敵功績若何蓋亦有僥倖萬一之意耳及其敗績則罪子王致之死然而棄

師棄將之罪其誰任之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繫以累上之辭

衛侯出奔楚

晉文念衛文不禮之故舉兵伐其後嗣已大非禮矣然使許其歛盂之盟衛將輸情於我諸侯相率服從以此執言伐楚豈不堂堂媲美齊桓哉乃初不許其盟致其國出君以爲說及城濮之戰雖曰私許其復然其詭譎之情衛亦勘破故不得不出奔于楚耳自此以後衛兄弟相殘君臣交訟則誰任其咎焉此春秋書之冊而深咎晉文無主伯之

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此本天王下勞晉侯春秋但書諸侯會盟于踐土若曰晉文合諸侯以尊天子所以存王朝之體統也
此衛叔武也不居君禮故稱子
陳侯如會
陳侯本與楚今聞此會而來棄異即同其意有足嘉者故春秋亟與其進

公朝于王所
禮聞朝于京師矣朝于方岳矣未聞朝于王所者夫子傷天王下勞晉侯赴踐土之會尊卑倒植之不可訓也故先書諸侯之會特筆起義曰公朝于王所見王者所至之地即為王所而舉公以見其餘見當日羣會之諸侯皆朝于此地即如五載巡狩共朝于方岳之下也存欲墜之乾綱定莫踰之人紀皆在此等書法
會本晉侯之所召也曰公會朝本晉侯之所率也曰公朝魯臣記魯事合如此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當晉文伐衛時國人出其君以說于晉元咺立叔武奉如踐土之盟蓋未嘗以君禮自居也且請復衛侯聞至而喜則叔武之心可見矣唯衛侯信讒怒元咺之立叔武也而殺其子且疑歸之有變也先期以入故前驅歂犬探知其心陽為不知叔武而射殺之既衛侯枕其股而哭之使殺歂犬亦許為是以歸獄云爾春秋書名示絕且曰自楚復歸于衛則其所從來可想見矣元咺奔晉亦出無奈但以臣訟君非所為訓故亦書出奔以著其罪

陳侯款卒
秋杞伯姬來
莊公已故矣魯辱亦甚矣伯姬何復為此非禮之歸耶
公子遂如齊
魯嘗以楚師伐齊取穀齊未嘗忘也晉文主霸齊魯均往受盟故魯使公子遂聘齊講好以釋前怨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天王狩于河陽

按左傳會于溫討不服也討不服是霸者事然曷以召致天王晉文大合諸侯意在尊事天子然自嫌強大難入王城且恐諸侯之不能從也詭辭請王出狩因行朝事之禮是亦召致也而夫子謂此不可爲訓故先書諸侯之會于前特筆起義曰天王狩于河陽若曰諸侯共聞天王將出狩河陽也先齊集于溫待其至也共行朝見之禮若朝于方岳之下也云爾此等書法皆夫子扶天常以立人紀處

踐土之會出自天王猶可言也于溫之會出于晉侯不可言也夫子以狩字替出一會字於溫外特出河陽字面煞有大關係在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文之意欲致此狩以夸諸侯夫子之筆特著此朝以存名分

覲下書公至自圍許則知于溫之會原以討許召諸侯也以討許召諸侯而又召致天王以夸示故夫子特筆天王狩于河陽又特書公朝于王所以扶將墜之王綱以遏欲踰之霸志是謂名分之書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侯不爲無罪但晉聽元咺之訴刑其臣執其君歸之于京師將假託王命以廢黜之則爲太甚耳書人書執書歸之于京師皆以著晉文專擅之罪上方稱晉侯此即貶稱晉人春秋一字不輕假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君臣無訟使廷辯曲直已失大體曲其君執歸于京師直其臣復歸諸本國大分安在哉毋論王法即伯討亦不若是須重看自晉二字

諸侯遂圍許

于溫之會本將討許特已致天王而不得不朝適有衛事而正可爲辯故纔一了此即帥諸侯以圍許若有弗及焉者此挾天子令諸侯是晉文之極詭譎處須重看一遂字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曹伯復歸于曹是正理特以其賂免也故生亦名之名義之所繫蓋如此然拘執逾年纔一得釋亟會圍許之役亦太共命哉此亦足以徵晉之威令矣此遂會諸侯圍許與上諸侯遂圍許一遂字正相照

看晉文此會執一諸侯釋一諸侯率諸侯以伐諸

侯無不凜凜奉命亦稱強盛矣哉然獨恨其不明大義而專事詭譎故即以此加許未有成功耳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此東夷之君也何爲乎來哉時魯侯在會守國者饋之芻米以許其來過矣

公至自圍許

此行也有朝王一大事何不至而至自圍許蓋晉爲此會本意在于謀許也故從其初意至之且曰此行本在謀許今止亦圍許而已也

看三書圍許總見許未嘗服也詐力果足以服人

哉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此晉文三大盟會之一也何以書人而不爵踐土于溫致天王翟泉盟王子總皆非禮然就其中細論之踐土王實自勞非晉之罪于溫召王事雖逆而情猶順故皆曲爲諱以存尊王之名若翟泉則可無盟矣乃召諸侯羣然叢聚于王都之側上與王子虎歃血以約言既非踐土子虎涖盟之比又無于溫懷自嫌之心下陵上替莫此爲甚故春秋各人之以顯其慢王之實以深正晉文之罪此當合三會看方見夫子大斷案之收結處

不獨人列國先人王子虎見下之陵皆本于上之替也沒公不書且不至皆爲魯諱而特書一會字自不可掩

秋大雨雹

記變也而事應自在

冬介葛盧來

無故而來至于再其中必有所爲也明年乃爲侵蕭事此夷何可與進哉不得與郳黎來來朝比

自古有識者凡遇外夷無故而來必謝卻之是正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按左傳則狄之此舉窺伺中夏而爲之者晉文何大較與國而啓夷狄之侵哉既又不能卻狄之師救援與國亦淺之乎其爲霸矣

春秋凡書夷狄之侵皆有罪中夏之意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此宜聯書聯解方可正衛侯之罪

元咺以臣訟君君被執而咺偃然歸國假伯主之權易置其君如奕碁然罪固不容誅矣然衛侯得請而歸也宜明著元咺之惡之必不可容也使之自盡又明表公子瑕之立之非其本意也使之自退而後復歸于衛以君其國其誰得而議諸今乃陰行其賂以殺元咺且忌公子瑕之在也而併及之於是始歸于衛則於咺非正名之討於瑕爲克忌之刑其可謂知大義者乎故春秋稱國以殺咺而不去其官於瑕既書及且冠以公子而深著其受刑之枉其於衛侯則仍名之若自楚歸衛之日

蓋深惡今日之殺瑕猶甚昔日之殺叔武而總非禮法之所容也書法之謹嚴蓋如此

及云者以元咺故及公子瑕殺咺而併及瑕若是其殘忍也穀梁子待其殺而後入句誅透衛侯鄭心事

晉人秦人圍鄭

晉文以出亡不禮故銜鄭唯踐土于温皆在而莫可啓釁茲以鄭之一不與翟泉也即連秦師圍之可謂義擧乎故人晉人秦稱圍以著其暴

恩怨分明莫如晉文凡昔所不禮者無不讐報而獨深德秦人故城濮于温翟泉無不召致即圍鄭之師亦及也不意鄭燭之武厚薄一言深入秦穆之心而私與爲盟自此秦晉之爭繼世莫解乃知其所以修怨者不足以見德其所以修德者適足以致怨譎而不正之譏總之非所以服人也春秋詳書之冊蓋令後之覽觀者必先正其心術耳

介人侵蕭

介夷昔日之來專爲蕭也其奸惡如此故稱人而書侵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天王以兩朝王所故特使宰周公來聘可謂重其禮矣魯宜如何仰答者乃使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焉獨不能命一專使耶況晉未嘗聘魯也魯昉聘晉獨不能更後數日耶答王之禮兼以事霸行奉晉之意畧與尊王等魯僖其可與言侯度耶

宰周公不來公子遂不往其罪一如京師遂如晉其罪二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非彼所欲我取之曰取非我所強彼歸之曰歸

按諸傳謂晉分曹所侵地亦是但晉已得地如何

背分與人有謂魯此時藉晉之威不以兵力而收復濟西故地若我有而我自取之者似爲有理敢問高明

公子遂如晉

按左傳拜曹田也但聘在去冬今又拜賜似奉晉之太過禮耳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魯諸侯也安得郊蓋周公相成王初年嘗攝行郊祭魯後世聞見上世之有此也因僭用郊若三家僭用魯侯之禮樂云爾成王未嘗有此賜也夫子嘆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正謂周公之後不體周公秉禮之心僭用之一至于此耳非謂成王有此賜而魯子孫世行之之爲非禮也敢問高明

按前魯史郊禘之禮惠公請之於是僖公始爲作頌則知僖公以前未必嘗舉郊祀也自僖以後則始爲歲事之常耳謂郊禘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者此足以徵其說之謬矣

郊禮行於冬至夏十一月周正月也夏四月何爲哉且郊安事卜而況於四卜哉自此以後成十年四月五卜郊襄七年四月三卜郊十一年四月四卜郊視爲故事可嘆已

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茲僭用郊而三卜四卜五卜以決疑也亦此心之天之不容泯歟卜皆不從乃免牲免牛不郊也龜亦受命如響哉

猶三望

胡傳明

魯有郊禘三家乃有雍徹之歌魯有三望季氏乃有泰山之旅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據伯姬之情謂必親來乃可得婦藉援以存弱小然於禮其可以出閨闥乎於法其可以豫國事乎書此不獨譏伯姬併譏魯不宜與叔姬之來也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狄去年侵齊今又圍衛若無中國然者由晉文出亡在狄久感其惠深故卵而縱之也然衛至遷帝丘以避而晉曾無一旅之加一辭之及豈所稱伯主哉書狄罪狄併以罪晉也

僖元年邢遷夷儀下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此年

第一八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2版反內

衛遷帝丘下不見晉師之出但次年書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而已齊桓晉文之霸其相懸蓋如此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去年衛受狄圍至遷都以避此讐可一日忘哉今自量其力不能聲罪致討則宜自固以養其威以圖後日之恢復可也乃乘其亂略侵其境因其請急許其盟去狄曾幾何哉故再書人書侵書及以示貶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桓文雖竝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晦始能問罪於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于召陵桓公屢盟屢會遲迴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温之事斂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會乃會鄄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而大侯小伯莫有不至此其功多于桓公事速于桓公名盛于桓公者然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於伐楚文公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不肯為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則伉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不敢為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奬臣抑君不可為訓文公為元咺執其君則三綱五常於是廢矣此又桓公不忍為也夫子正譎之論其眞一言以蔽哉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滑在莊之世與齊桓于幽之盟今雖弱小猶然一國也秦人敢入而滅之其罪可勝誅哉然所以召致之者杞子而所以養成之者晉文公也文藉秦力歸國無會不與無盟不同無役不從交莫有固於此者而非我族類終懷異心卒聽燭武之言以圖異因杞子之請以興師入滑而滅其國而于殽以後必至于強霸而後已晉文烏得諉其咎哉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二十八年公子遂之聘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按傳人晉狄秦皆由狥其臣懷利之謀是固然矣然愚獨謂夫子之意則專罪晉也秦棄禮義之國謂有德於晉文也潛生窺伺圖謀進取已積于踐

土于温之日矣唯是機有未便耳一入燭之武之言深然杞子之請過鄭入滑而來其心豈知有中國哉此夷狄之恒情不足責也獨晉襄在衰絰之中應以禮義自處且以禮義止其師使彼自知退卻上也如其不已則以彼伐喪之惡告之諸侯命將以遏其旅曲直勝負亦未可必也何至汲汲與敵至引姜戎以為助哉吾恐雖敗秦于殽而所得不足以償所失也春秋大意蓋在于此若秦固狄道也夫子於狄乎何誅敢問高明

癸巳塟晉文公

據傳墨塟也墨塟禮所不載

狄侵齊

按三十年狄侵齊左傳謂聞晉有鄭虞此狄侵齊左傳謂因晉喪則知狄未嘗不畏晉也晉自以出亡在狄久感其惠而縱之耳此從其狄而書侵固所以罪晉也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升陘之役已十年矣魯君臣猶懷是怨間晉秦之訌交伐邾以取利是可罪也況君已伐取訾婁臣又帥師伐之不亦太甚乎

家氏曰齊桓之沒宋楚爭霸魯乘之以伐邾歲至于再今晉文方沒秦晉交兵魯又乘之以伐邾歲至于再每乘伯國之多事而侵陵小國春秋備書所以貶也

晉人敗狄于箕

按左傳狄伐晉及箕晉侯敗狄于箕則罪在狄矣春秋何以人晉蓋晉文嘗出亡在狄矣感其惠而不忘侵齊不救圍衛不救養成其惡至晉文沒而復侵齊且舉師伐晉則其惡固不可不痛懲者但

晉襄方在殯喪宜鳴其伐喪之罪使之自卻不已則告之諸侯令一偏裨帥師以致討未必不取勝以立威也而乃墨縗臨戎以敗之于箕是亦狄而已矣故書人書敗以示貶

齊桓伐楚而齊孝乃與盟于國齊桓攘狄而齊孝乃與盟于邢今晉文與秦為盟而晉襄敗于殽晉文縱狄為橫而晉襄敗于箕則晉襄遠逾于齊孝矣其稱再伯也固宜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僖公但使公子遂如京師遂

如晉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僖公乃躬往朝之何慢王而畏與國至此哉經書如齊至自齊蓋深譏是行之可已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廬陵李氏曰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實爲魯之賢君當其初歲内用公子友臧文仲外則堅事齊桓故能去慶父之奸慝使魯國既危而復安觀詩所頌如務農重穀春秋享祀立閟宮復泮宮克淮夷牧坰野雖一時誇大之辭有過其實然禮樂政事之修明君臣上下之協洽槩可想矣但盟檉未返遽

有邾師之敗葵丘稍怠遂肆陽穀之樂則公豈眞能以禮信輔齊耶宋襄繼起雖其伯事有不足以得魯然與其南向以從楚孰若尊獎先代協贊姻鄰以爲中國之重乃乞師於荊道之以伐齊宋其失大矣蓋自十六年季友卒後臧文仲之竊位公子遂之專權如滅項會楚之失備見于經向非晉文肇造一戰勝楚則中原擾攘之禍僖公何以逭其責哉先儒曰棄夏盟而即楚則有從狄之非先晉室而後周則無敬君之節須句之功不足以掩升陘之辱取穀之師不足以洗至酅之恥此僖之不得全爲賢侯也況乎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茲帥師而叔孫氏始公孫敖帥師而孟孫氏始三桓之基皆肇于僖公之編則僖公亦魯國功之首罪之魁也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周十二月夏十月也霜降已過宜小雪矣乃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有陽舒無陰慘能成歳乎天時人事之應可想見已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晉文末年再三圍許而不服許誠有罪矣然晉襄

胡不增修文德乃乘敗秦敗狄之威約兵陳鄭伐先世所不能致之國耶以威力求霸春秋所不與也故晉及陳鄭各書人以示貶

春秋疑問卷之六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此即位與桓宣大不同然不請命于天子則非禮之甚也觀下文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則知此書公即位之意矣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魯未嘗會葬天王也天王乃命使來會葬魯侯不幾于倒植乎書之冊不獨譏天王蓋深以罪魯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當時天王雖微弱然魯爲秉禮之國自宜請命京師也不朝請而反來錫命魯何以承此禮乎故特書以正文之罪

晉侯伐衛

衛成怨晉文之執故季年不朝而且侵其鄰國襄公修伯業先以其罪告于諸侯復聽先且居之言朝于王所乃命大夫伐衛極得名義之正故春秋書爵以正其伐

此晉襄命大夫先且居等伐之也春秋茍其君意雖卿帥不書故此伐特書晉侯以是知凡師稱人者必探其本非義舉故人之以示貶耳曰此微者曰人曰將曰師少曰人吾不敢盡信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不朝請而受王之寵命又不親往京師以拜命可稱臣禮乎書叔孫得臣如京師罪魯文之不臣也

衛人伐晉

晉討衛不朝因取戚田非是然衛獨不知自反其非禮乃舉兵以相伐耶故書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按左傳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往會之然禮卿不得會諸侯也他日及晉處父盟或亦基此乎故書以示貶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此楚事也何以書楚漸與盟中國且以其事非人理所宜有也故書以爲誡

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早辨則可以絕

其禍不則未有不蒙首惡之誅者春秋之義責在君父蓋深契乎易之大旨也是故讀春秋者不可不先學易

公孫敖如齊

據左傳但云如齊始聘未嘗云聘齊女也諸家皆以此爲喪娶不知何所從來再考公子遂如齊納幣在次年之冬則此年公孫敖如齊或亦專在通好耳未可卽以左傳始聘二字附會其爲議聘也敢僭訂以質高明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

績

前年晉敗秦于殽秦宜知自悔責乃復憤而舉師何爲者然在晉則宜諭之辭命使之自卻汲汲與戰亦何爲哉秖以益怒深怨耳春秋書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其罪主是戰者加於憤而與師者一等矣

丁丑作僖公主

事死如事生虞主練主皆所依神不可緩也緩非禮矣書

二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方晉之徵朝也魯宜以居喪辭萬不得已以往彼使與陽處父盟則宜明執與國之名分正言以折之彼雖強而屈于禮必將謝過之不暇矣魯君臣曾不見此乃降尊與盟甘心忍辱豈不大損國體哉經文但書其事沒公不書玆可識夫子深悼是盟之意矣

國家同一體面去年公孫敖可與晉侯會今年陽處父可與魯侯盟是以君子必先以禮自處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晉襄繼霸宜以禮接諸侯今垂隴之會乃使大夫與諸侯盟豈禮也哉春秋抑晉士縠于宋公陳侯鄭伯之下又以公孫敖加于會晉士縠之上所以正名分存國體著晉君臣凌忽與國之大罪也魯以公孫敖往會宋公陳侯鄭伯似爲非禮然主盟在晉但使士縠則公孫敖相與爲偶亦其宜也但在本國則會盟唯君是主不宜專之大夫耳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書法在至于二字上若曰旱至若是之久而一不軫念乎非君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此專爲躋僖公故特大書于大廟不知僖公雖兄閔公雖弟然僖嘗臣于閔也可升僖于閔之上哉罪案在躋之一字上

此只宜以君臣斷不宜以父子斷僖閔本兄弟或昭或穆同一世與父子昭穆各一世者不同當時有知禮者設僖公位于閔公之下同一世以昭兄弟之倫中隔焉以正君臣之分則得之矣

諸侯之事莫有大於祫祭者故稱大事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秦旣以忿兵取敗矣晉復摟諸侯以伐之不知此兵爲何兵也殘民結怨莫此爲甚故各貶而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此年十二月方大祥卽命行納幣嘉禮可謂秉禮之國乎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所稱伯主者謂能伸大義於天下也楚商臣負弑逆之惡晉不能聲大義以致討乃約與國伐其脅從之小邦不亦可醜乎故春秋各稱人以示貶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公之世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世有劉卷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故各志其卒

秦人伐晉

尚書載秦敗于殽有悔過之辭矣乃不懲而戰于彭衙又爲此濟河焚舟之役恥懷報復尚戰功蓋不可進中國之禮義也故尚書錄其辭春秋責其事

秋楚人圍江

江黃近楚而從齊楚人憾之甚矣前滅黃而兵未及江者時未暇也玆閒晉無意南國故有是圍

雨螽于宋

異甚且來告書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以前未有朝聘而盟于其國者前年魯侯朝晉晉旣以處父盟于其國矣今雖改盟猶要公之朝以約誓可謂有禮乎甚哉晉襄之敢爲肆而曾文之重甘辱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楚商臣負滔天之惡宜伐江以中國故受圍宜救然其伐其救皆宜合諸國之師聲罪以致討斯可褫亂逆之膽可伸中國之氣而區區之江其保全有不必言者今但命一大夫帥師云伐云救焉其辭緩其氣不揚其事若塞責而已者而可以屈人兵乎此處父之師僅門于方城一見息公之來即退避而無成功也春秋書伐楚以救江可以得晉侯之心而正其罪矣

四年春公至自晉

往朝而受盟且逾時廢朝正大失國體故書至以見辱

夏逆婦姜于齊

自僖末年至今已三年矣豈不可娶即以前年納幣爲非禮然不應誅其意直至于今娶之日也但失以卿往逆之禮自輕其配故不曰夫人婦直稱婦耳六禮不備貞女不行卿不逆而夫人行自輕其身故但稱姜去其氏耳愚謂春秋書法之意疑是如此若謂禫制未終思念娶事爲春秋誅意之效則愚所未解也敢問高明

經於出姜一則曰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姜氏至自齊一則曰夫人姜氏歸于齊然曷不以夫人婦正其始曰夫人者君夫人也君以爲夫人誰不夫人之而逆不以卿則簡其禮矣在文公以爲苟若而可而不知小人在側即因此以生凌忽之心而他日姦奪之端皆基于此春秋推見至隱故于此但書婦姜不書夫人婦姜氏此非譏出姜不足夫人于魯實罪文公不重以夫人之禮也然則國君於妃偶大禮尚加慎重毋忽焉以啓奸嬖之窺伺哉婦者有姑之辭照宣成二世所書夫人婦看自明白傳謂方逆也而已成爲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則愚所未解也敢問高明

狄侵齊

晉敗狄于箕不四年狄復放肆如此抑晉襄攘卻之未力歟

秋楚人滅江

晉但揚聲救江實不能救故江受圍周年而竟爲楚所滅也若是則小國復何所恃哉書楚人滅江所以深罪晉也

晉侯伐秦

秦楚肆横於中國攘卻之師不可少故晉報王官

之役書爵而稱伐也獨恨其能爲報怨伐秦之師
不爲仗義伐楚之師耳
朱子曰謂書晉侯而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而以
王事責秦穆恐未必如此
衞侯使甯俞來聘
晉文之季衞成獨不朝晉晉襄伐之而尚未服也
陳侯爲請于垂隴執孔達以說于晉自是甯俞代
之爲政從晉以伐沈今來聘于魯事霸主睦友邦
以爲安社稷計國家信不可無人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僖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此卽以夫人書志禮
之由變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用致夫人稱于國中耳玆致王臣歸含且賵則必
以成風之喪赴于京師矣是天王成之爲夫人也
如人倫王法何書以譏王正罪魯之僭且肆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薨葬禮並夫人志魯禮之變自此始
王使召伯來會葬
歸含賵又來會葬恩數亦大稠疊哉再書王使可
見春秋上下之交矣
不識魯曾會葬王后否
夏公孫敖如晉
三年冬公如晉今又使卿往聘春王使歸含賵又
使來會葬曾不遣一介仰答焉報王之慢事晉之
謹何輕重之倒施也
秦人入鄀
鄀在秦楚界上卽秦則楚討卽楚則秦討今秦以
貳楚入其國微小之邦奈何居虎狼之衝也
秋楚人滅六

六本服于楚者今叛楚卽東夷豈其所欲哉而楚
人竟滅之亦慘矣
夷狄之動靜每視中夏之盛衰西戎敢入鄀南蠻
敢滅六抑晉襄伯業之衰莫止其吞噬之橫耳春
秋書此皆所以罪中國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魯陳未嘗通聘行父欲迎婦于陳借聘禮以往玆
可徵魯事矣

秋季孫行父如晉

文公卽位六年朝晉者再卿則比年往聘焉然京師之朝終其世不見也知有霸而已矣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戰殽以卻秦敗箕以剪狄伐許以離楚晉襄之後霸蓋亦有足稱者獨恨其後稍懈弛俾秦楚之後縱橫耳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前此未有使卿送葬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非禮也故書以示譏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是時襄公已卒矣而稱國以殺者若曰處父今日之死由襄公漏言之故是襄公殺之也然先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繼書晉狐射姑出奔狄則射姑實殺處父之罪自著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用朔字用月字極有意若曰閏原有是月也可無告乎猶者幸其不已之辭幸朝廟尚存而不已或告月之尚可復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傳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據左傳謂已反其君矣茲復伐邾取須句必須句又爲邾所取逐其君故也然魯聲罪取邑義應復反其君今乃寘邾文公子焉納叛臣而與邾抗豈前日崇明祀保小寡之義乎明書取須句于冊而諱其所與蓋所以深示貶也

遂城郚

遂字緊承上文來既納其叛臣守須句之地卽重勞民力城內邑以防邾師之至不知此等舉動是何意思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宋昭方卽位欲去羣公子以啓亂階致公族悖逆而大夫之無罪者多被其殺戮經書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明年又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其君安在而使國人殺逐其臣之一至于此乎書殺稱人加甚于稱國以殺者明罪昭公不足以君國人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晉此舉何爲者哉舍適不立迎公子雍于秦及已

立適不謝秦以卻其師乃先人以致其戰是其曲皆在晉也秦之失但在以師納公子雍耳書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不書秦人敗績則罪之輕重昭然矣先蔑初不審可否而往迎後不辟下軍而出奔則其罪有不待言者

狄侵我西鄙

狄之侵魯間晉難也使晉襄尚在而狄敢至此哉魯間晉難伐邾狄間晉難侵魯其情一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經文明書公會矣左氏何以有後至之說即公後

至何以不列序諸侯而隱其不及也愚謂此條罪案全在晉大夫三字上靈公初立諸侯皆至即其少也諸大夫豈不能輔之以盟會乎乃趙盾自主其盟與諸侯爲會夫子深不與焉故不序列國之君但書曰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見此盟非晉大夫之所宜主故不屑書列國之君之爵耳穀梁傳曰其曰諸侯略之也深得夫子春秋之旨敢訂正以質高明

冬徐伐莒

徐本戎也後進而向中國之禮義故進而稱人今間中國之無盟主也敢爲伐莒之師春秋仍其本號而夷之

公孫敖如莒涖盟

涖者親治之謂也一見于僖三年公子友素信于齊故往治其盟再見于此公孫敖素親于莒故往治其盟春秋一字不苟下如此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遂盾皆國正卿自相盟會豈魯晉無君耶且衡雍在王畿內即晉文會諸侯朝王之所何無忌憚若此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暴亦王畿采邑雒戎雖雜處王畿內然於魯何與者公子遂乃與盟會哉且壬午乙酉僅四日耳盟晉趙盾又盟雒戎講信修睦何若是之汲汲也遂不臣魯無政可兩見於此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公孫敖不共君命罪不容誅矣獨怪僖公母子之

喪天王加恩禮于魯何如者今天王訃至已三月可僅遣一公孫敖而已乎及敖既不共命又不復遣他使魯于是乎滅天理無人道矣春秋詳書于册蓋所以深罪魯文也傳專在奔莒二字上發揮大失本旨敢僭訂以質高明

釡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當時公族之横豈唯宋宋昭惡之亦是但除害以漸而馴化有方欲一抉以為快則非矣況所與居職者皆已之私黨其何以壓衆乎然則司馬之殺

司城之奔雖云國人之擅肆實昭之自致也經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出奔則宋昭不能君宋之罪殆甚于宋人之蔑其君者矣是謂春秋之筆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自王朝論冢宰秉國之均不宜以用度之闕令大夫下求於諸侯自魯論王朝加禮於僖公母子之喪甚亦已厚矣天王訃至但使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奔遂不復使以供天子之喪事可謂臣禮乎書之冊不獨譏周蓋深以罪魯也

夫人姜氏如齊

臨川吳氏曰出姜當是齊昭公女蓋有所不安而歸寧以愬于父母云爾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文公不親往且過時始遣大夫送葬故書以著罪前年八月晉侯卒十月公子遂如晉葬去年八月天王崩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今年春毛伯來求金二月得臣始往葬豈獨夷周于晉而已乎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按襄公夷之蒐將登箕鄭父先都使士縠將中軍以先克之言而止故先都等陰使賊殺先克時趙盾秉政先克其佐也惡先都等賊殺其佐不明正先都士縠鄭箕父之罪而使羣下殺之夫士縠之徒以失職而謀亂其罪大矣然陰使羣下殺先都士縠等其誰乎趙盾也趙盾秉國之政既不厭諸大夫之心而先遏其賊殺之事又不明正諸大夫之罪而且效其賊殺之謀此豈可稱刑政哉春秋先書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又書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蓋深究諸大夫之殺皆出于趙盾之

尊而假手於羣下也不然諸大夫不爲無罪何皆不去其官且不稱國以殺而特稱國人哉人國人人趙盾也是春秋書法之謹嚴處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之行不至此至者文公無正家之法強臣僭妾將有姦奪之事故夫子謹志之爲後日夫人歸于齊起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箕鄭之死由士穀之失職士穀之死出趙盾之代其位也故書法若此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自城濮以來其君臣何嘗一日忘鄭哉茲閒晉而伐鄭正嘗試中國之一大機也趙盾茍知出此力爲救援以振中國之威楚氛其可遏已今乃視爲常役緩不及事師至鄭楚已囚鄭公子去矣豈救焚拯溺之舉哉故凡救皆善此各貶稱人蓋深罪趙盾之不知救也

夏狄侵齊

狄不侵齊五年矣茲見楚得氣去故復來侵耳此可占夷夏之盛衰矣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地道安靜以動爲異書

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商臣弒父與君滅江滅六且肆無忌而伐中國之鄭茲來聘魯豈誠有嚮慕之心哉但就其遣使一節儼然執有禮幣而來大異於執戈以相向者聖人即進而與之書曰楚子使椒來聘蓋亦取其一節之善耳若楚之駸強將漸與中國並及魯因來聘宜思爲不然之防又自默寓于書法之内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僖公尊妾母成風已久即成風薨迄已五年餘矣秦人何親于魯至此始來歸襚哉其意蓋藉此嘗試以觀魯之情耳魯可進而受之乎經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蓋不獨譏秦之不知禮抑傷魯自處于非禮故不能卻其來也

魯事晉甚謹秦將伐晉故來歸襚以閒其交觀下文自見

楚使椒聘秦來歸襚此足爲魯榮乎非也秦欲伐晉楚將圖北方故先爲結好之計以止其援耳戰

國遠交近攻之策已略見于此矣識微君子宜覘此無故之交之足懼不可幸其聘其歸之足與也

葬曹莊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臧文仲亦稱名大夫矣然自莊公以來與聞國政四十年魯無善政文公尤甚此夫子所稱竊位者歟

夏秦伐晉

晉秦相讐已易世矣秦猶報復不已誠狄道也故春秋狄之以示貶

觀今日伐晉之舉則知去年歸襚之意矣

楚殺其大夫宜申

就當日之君臣論宜申宜受今將之誅然其所謀弑者弑君之商臣則義舉也獨恨其晚且不成耳春秋猶原其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不雨一至于此而文公之心不一至于此

及蘇子盟于女栗

此蘇忿生之後國于温又稱温子是時頃王初立求親于魯命蘇子與魯盟沒公書及者諱不朝王但與蘇子盟耳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此本二事而聯書者狄方侵宋而楚又將爲伐宋之舉也

狄來侵宋中國友邦宜何如爲心者蔡侯乃首附楚次于厥貉將伺便以加于宋以憑陵于中國其罪可勝誅哉故特斥其人且抑居于楚子之下見楚之敢爲肆者皆蔡侯厥貉之次有以傅之翼也

此與他書爵者不同欲定次厥貉之罪不得不斥言蔡侯既斥言蔡侯不得不並書楚子耳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次于厥貉若遲疑而未行然實待人之釁耳故麇子一逃歸即加之伐

楚侵伐皆書子益強盛矣然是時中國無盟主即欲遏抑之不可得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此會謀諸侯之從于楚者未爲非義然大夫自爲會禮謀國事則諸侯之政擅之大夫矣故特書以志其始

八年公子遂趙盾自盟于衡雍此年叔仲彭生郤

缺自會于承筐

秋曹伯來朝

即位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魯聘宋始此據左傳復司城來奔者且賀楚師之不害也似猶有相倚相恤之義

狄侵齊

十餘年間狄四侵齊矣于鄰之戒其可已乎此晉有于鹹之師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照上必同一狄也或以長狄爲將故三傳因生此語耳然毋論長狄與他狄但來侵者則宜驅之出境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按莊八年郕降于齊師則郕已入齊爲附庸矣此之來奔或爲所迫故耶然於魯義不容受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按左傳於杞伯來朝下云始朝公也且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許之於子叔姬卒下云不言杞絶也書叔姬言非女也非女則已適杞矣經何不書子叔姬來歸春秋將録其末必詳其始不識杞何故以絶叔姬姑闕之以俟考

夏楚人圍巢

按巢與舒六相鄰左傳云羣舒叛楚執舒子遂圍巢是也然小國所馮依者大國也大國誅求無厭動輒受圍亦難乎其爲保哉

秋滕子來朝

按左傳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

春秋此等書法亦因其來聘姑進之耳其實秦結魯好將以伐晉此左傳亟發之也張氏曰秦人以賄結魯魯亦以賄答之賓主相與以貨利而坐視伯主之受兵此言極說得痛快

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十年夏秦即伐晉今年秋秦伯使術來聘冬即與晉戰于河曲玆可識夷狄之情矣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此條不言及無曲直之辭不言敗無勝負之辭是固然矣然究竟此戰何爲哉晉計不早定以召戎

秦納非其正以取怨遂非積怒易世不解而不知毒衆殃民之可痛二國其皆無人心者哉故各稱人以著貶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春秋之法城非其時貶城非其制貶興兵以城尤在所貶行父帥師一朝而城二邑何為哉無亦以公孫敖在莒故耳然自是以後莒魯爭鄆無已時乃知事有倚釁者反以啓釁謀國者尚熟思而無妄動哉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三年來自某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已三見書矣文公獨一不注念乎

世室屋壞

記曰春秋修其祖廟世室時宜展視時宜修葺可令至于壞乎至于屋壞其為祭主者可知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當時衛鄭舍晉而從楚豈得已哉強弱之勢不敵滅亡之徵可待姑為一時之計耳今幸魯與晉合且聞將謀從于楚者故二君候公此行前後來會要皆求通于晉耳據禮會非其所然一出能致二國之附且聯來年新城之盟是亦一時輔伯之功也故春秋備書之冊不曰公會曰會公者見非公求會于衛鄭彼自介以求通也

狄侵衛

數年來狄數侵齊侵魯侵宋今又侵衛何無忌若此耶亦閒中國之無伯耳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雖至其國與其君盟猶愈與其臣盟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十三年間公三如晉矣初及處父盟辱甚故不書至次及晉侯盟雖于其國而稍有禮也故書其至茲與晉侯盟禮雖如前而往來之間衛鄭就會于沓棐亦足為道路之光也故書其至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以取須句故因弔事修怨伐我非也然魯償不

能以禮義諭止其師乎叔彭生帥師往伐曲直無
以異也故並書伐以示貶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爲商人弒舍起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
酉同盟于新城
是時楚方橫肆諸侯唯晉是視故去年公朝于晉
衛侯來會于沓公還自晉鄭侯來會于棐蓋懼楚
之甚而汲汲欲爲此盟也知衛鄭則可知宋陳許
曹之心矣故列爵志日書曰同盟于新城晉主盟

趙盾書名序列其下者嚴君臣之分不與大夫主
是盟也是春秋書法之謹嚴處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北斗有環域有星孛入其中異甚矣君不修德爲
環域能禁逆亂之橫入哉變異事應毫髮不爽所
以禳變者要先於修德
公至自會
此會當時所不可少者故謹書其至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晉納捷菑于邾豈無威力之助邾但辭以齊出貜

且長即晉之強不足以強之書曰弗克納蓋困于
理而自卻也此書法善邾爲多敢問明者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敖廢命奔莒宜誅主齊爲請不宜復此以月日志
其卒者譏魯壞典刑以結前案且爲後日齊歸其
喪起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世子一嗣立舉國皆以君稱矣唯朝聘大禮則自
以子稱耳今商人弒舍自是弒其君不必成之爲
君始重商人之弒也此等處要認得的確

宋公子哀來奔
子哀絜身亂世其節可佳故特書字以示褒然不
能見幾于未命之先又不能退託于受命之日不
義其君而出似猶未見其善處也故書來奔而不
泯其實春秋非與其人併謂來奔之爲善也敢問
高明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單伯在魯爲天子命大夫故必請而後遣遣命卿
以爲請可謂重其事矣齊商人不以王命爲重執
單伯不遣歸且執子叔姬不與魯其罪惡可勝誅

哉春秋謂其人男女異類也其執內外異所也故再斥齊人以著其惡經文自極明白左傳亦云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又執云者又執之也非幷執之也胡氏乃云執單伯幷子叔姬而誣之以罪吾不知其何所據也敢辯正以質高明

單伯如齊請叔姬也必朝請于公所豈私請于叔姬所為齊所幷執耶公穀無端為道淫之說可恨而諸儒之共為吠也可笑

齊人即商人也商人弑其君執王命之使且執其

主母其惡特甚故春秋奪其爵稱人以正其罪若曰其人之惡有若是者耳非窮其黨與之說也敢問高明

單伯雖魯大夫然命之天子魯侯不敢輕遣莊元年單伯逆王姬為王姬下嫁也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因齊請師于周也此單伯如齊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也而齊商人敢擅執之是為大惡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齊商人執單伯又執子叔姬魯不能義討其罪乃使上卿聘晉藉伯主之重以請釋于齊是為可恨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按屈完來盟高子來盟皆春秋所予此書來盟獨可以專行無君罪乎高郵孫氏云昭公闇亂國事廢弛大臣外奔耦懼鄰國因間以謀其國於是請來盟以結好而紓難張氏及廬陵李氏皆取是說是誠有理敢訂問于高明

十一年公子遂如晉華孫因是來結魯好稱來盟善之也

夏曹伯來朝

十一年來朝今又來朝不翅如事天子之禮矣然是時諸侯唯強弱是視文公屢朝齊晉而不見答亦猶曹伯之于魯耳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春秋明大義以教天下此論魯事豈因其二子之哀即寬赦之罪以著教耶是時商人行逆于國蔑視我魯單伯承王命請昭姬則執之公孫敖負大惡死于齊故歸之魯不得已從其歸然後釋單伯釋子叔姬次第歸于魯春秋去年冬書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今年夏書齊人歸公

孫敖之喪六月書單伯至自齊秋書齊人侵我西鄙十二月書齊人來歸子叔姬其罪案昭然著于簡冊恨諸儒不比事以觀獨於此條從許翰之見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巳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家記其事仲尼因而不改以敎著教也獨不案前後諸齊人字面耶齊人者人商人也五齊人總同一書法敢訂正以質高明

左傳載二子之請非誣但不識夫子春秋記魯齊之正意耳公羊傳脅我而歸之一語極勘得好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文公謂此為先朝故事不知其非禮也

單伯至自齊

書單伯之至著商人蔑魯併蔑王命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蔡與楚次厥貉不與新城之盟宜伐入之似過矣然蔡不服罪然後入之也觀經書戊申于伐蔡之下則知晉師之不遽入而夫子蓋深罪蔡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商人負大逆魯不加伐而反肆凌侮焉故稱人而書侵

季孫行父如晉

行父此行特往告以齊侵故胡不自振至此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是會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豈非義舉哉乃晉受齊賂不克而還列國亦無敢言者書曰諸侯會于扈不獨鄙諸侯之不足序亦削晉霸而著其黨逆之罪哉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子叔姬何罪齊商人弒逆自絕而歸之且其歸也以諸侯會扈故不則猶執未釋也其滅天道無人

心如此故稱齊人以著其惡

以上稱齊人皆人商人也非齊人以商人為君之說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商人弒君自立且執君之母執王之使其罪惡特深春秋於上五條皆人之正其罪也此與上侵西鄙事同乃陡而侯之何也此非與之也諸侯會于扈何為者竟受賂而寂寂哉商人至是始成其為侯無復忌憚矣故侯商人者罪晉與諸侯受賂而不知討罪之義也

一歲再侵魯又乘此伐曹且入其郛惡甚哉重看
一遂字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商人滅我親戚執我命使侵我邊鄙伐我與國可
宴然寘之懷已乎今不自愧不自振乃使其臣求
盟以平往日之隙竟不得盟而歸書曰季孫行父
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言我本欲及齊盟而
齊弗及我盟也可赧甚矣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上書夏五月下書公四不視朔蓋追言之也諸侯

奉王朔告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則謂
之視朔不視朔云者不承王命以授民之事也怠
惰廢弛至于數四尚可稱侯職哉尚可稱民牧哉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家氏曰齊魯皆千乘之國齊能伐魯魯豈不能扞
齊況直而壯者在魯曲而老者在齊彼以其力我
以其義吾何慊於彼而行父襄仲乞盟不得至納
賂求盟魯之君臣可愧甚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有其築之莫可毀也毀用民力且彰前失故特書
譏之
此只但譏不宜毀不宜直推到弑父與君處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乘楚饑帥百濮叛楚是爲可伐然何至夷其宗
社乎若秦與巴助楚滅人之國抑又甚矣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宋昭公無道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
此衆所共惡者公子鮑素結諸大夫爲外援又結
襄夫人爲内主故襄夫人寵使人因衆惡而戮之

今此案若但歸罪襄夫人公子鮑則昭公無道取
惡於國人者其實既不可知若不書弑其君則襄
夫人公子鮑與諸大夫國人之所共戮者其罪又
不可宥春秋推見至隱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既
足以著昭公無道之實又斥宋人大惡之罪而襄
夫人以君祖母助公子鮑縱國人之弑其君其與
弑之罪又不書而自見矣是天下至公之論是夫
子春秋之筆
謂公子鮑結襄夫人爲内主襄夫人竭心力助之
則有此事謂襄夫人欲通公子鮑或恐其年不等

未必有此事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晉合諸侯伐宋討曰何敢弒君此春秋以來所未有者乃不克討而成其亂則何如弗討哉左傳猶立文公而還一語大得春秋貶各稱人之意
好一个盟扈却受齊賂而退好一个伐宋却立文公而還知有利而已成何世界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故齊猶以不親盟爲討上書齊侯伐我西鄙有逼致其盟意下書公及齊侯盟于穀有乞免其伐意齊商人至是傲而日益盈魯文至是卑而日益索矣
諸侯會于扈
前扈之會謀齊今扈之會平宋皆受賂而退則凡所以糾合諸侯者皆責取賄賂以共成黨逆之事者也會何爲哉伯安在哉故春秋於兩扈皆削晉伯斥稱諸侯而不列
秋公至自穀
脅盟而往幸盟而旋書至志辱也
冬公子遂如齊
上卿納賂請盟又以兵脅往親盟盟後即使卿往聘卑屈亦何甚哉總在文公不克自振耳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臺下不知何地總之非正寢也
總覽文公一傳只是一个偷惰自安耳後來寵嬖敬嬴致戕冢嗣是其惡也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商人弒君自立宜稱賊以殺而稱弒其君殺商人者邴歜閻職也宜書盜而書齊人此何以故商人固當討之賊然齊人不以爲賊北面稱臣而君之者且三年于玆則已成其爲君矣成其爲君而一旦被弒可無以弒其君稱乎然舉齊之人雖北面以成其爲君而據商人當日弒君以自立則舉齊之人皆得執鈇鉞以誅其爲賊者而特偶出于歜職之手耳安得書盜而不書齊人乎此春秋書法蓋以弒其君罪齊通國之人而以齊人弒誅商人當日弒君之惡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據左傳惠公立故且拜葬二事也宜並使然一使不可兼二事乎當時公子遂與敬嬴謀將殺適以立庶恐後日齊以為討故假此使事使得臣同往請命于齊耳其實意原不在賀惠公之立與拜葬也此處要勘得明乃可以正公子遂之罪

冬十月子卒

左傳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即子赤也

志月不日者其謀秘密不知其卒在何日也恐非

不日見弑之說敢問高明

但書卒不書卒于何所即不地以見弑也又何須不日以見弑

自古論治者以去讒遠色為首務國君昏于寵嬖委政大臣則妾媵權奸必相與謀賊君嗣以成其私計而君實不能察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文公之謂也

子般子赤之被弑一也何以一名一不名莊公夫人無子般孟任出也不名無以見其立赤夫人之子文公之適也名分素定而安用名為乃知夫子春秋一名一不名皆有深意存焉不可草草看過

夫人姜氏歸于齊

傳極明自古適庶之亂未有不始于妾媵上僭夫人失位而致之者斯可為永鑒已

齊人弑舍而歸叔姬于魯魯人弑赤而歸出姜于齊皆可憐可憤之事

書子卒即書夫人姜氏歸于齊欲人于是求夫人之所以歸可知子之所以卒也

讀春秋者不必詳考多傳但細心默誦經文自得當時情事如讀此年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

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則宣公之所以立由嬖妾權奸構黨結援殺適以得之者此其為正案再讀明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如齊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則宣公之既立也嬖妾權奸急為求婚以結其好納賂以安其位有若弗克焉者此是其結案又讀前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夫人姜氏至自齊此是其起案再又讀前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則文公不重妃匹大禮

致茲嬖妾權奸得藉爲奸而卒致夫人子亦不得其所此又宋之所由起皆可細覽而自得者學者識得此竅春秋不難讀矣

季孫行父如齊

夫人方歸于齊行父即如齊者亦本齊甥恐齊聽夫人之訴以爲討也此必載賂而往無疑者魯國臣子于是乎不可勝誅矣

宣十八年行父云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則行父雖不與謀亦實知其情矣

莒弒其君庶其

稱國以弒者其君無道其子其臣其民皆叛而弒之不能斥其人也

傳載莒僕來奔事經文不書以宣公黨僕惡傷其類諱之也然讀行父拒命之詞凜凜不少假借豈以此暗刺宣公耶抑托莒僕以刼持其君耶

春秋疑問卷之七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敬嬴與公子遂謀見接于齊侯而請之爲謀此位也今弒赤而居其位可不稱即位乎特非天理人情之所安耳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宣公居喪未朞也且前未見納幣于齊何公子遂即如齊逆女三月遂即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耶蓋遂於去秋雖見接于齊侯而請之然子赤齊出也子赤被弒夫人大歸能必其無怨乎齊一受夫人之愬赫然興師爲討宣公不得安其位矣是以敬嬴與遂日夜爲謀思娶齊之女而宣其討故宣公今日即位公子遂明日即如齊逆女三月遂即以夫人婦姜至自齊而喪娶與否皆所弗顧焉春秋推見至隱直書其事于冊令後人讀之知嬖妾敬嬴私事公子遂而以其子屬之也如此其相爲謀殺世適兄弟逐主君夫人而立其子也如此又深

爲謀娶齊之女以結好定其子之位也如此而宣公居喪之不宜娶與遂之不宜爲宣公娶與齊女之不宜歸宣公之在喪者具見于書法之内是夫子春秋之筆非他人之所能修也

公子遂居公族之尊不宜爲宣公逆女且文之出姜亦遂所納幣者能無汗顔乎

此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書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傳云舍族尊夫人也非也同姓之卿不宜逆女然逆女猶可言也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不可言也故並去其族以別嫌也

敬嬴以子貴爲國君母自然娶夫人婦春秋豈特稱婦姜二字以顯其罪顧出姜何人也主母也子亦何人也主母之適子也公子遂何人也主父之叔父也私事主父之叔父謀弑主母之適子因遂主母而已居夫人之位則其罪其惡雖潛隱于公子遂得臣如齊之時而實顯露于子卒夫人姜氏歸齊之日矣何待至今日之謀娶齊女特稱婦姜二字以顯其罪耶

稱夫人婦姜而去其氏若罪夫人然夫人一女子耳何知罪齊侯耳齊侯不知子赤之自齊出也又不知國女之不可嫁于居喪者也知有濟西之田而已矣

公子翬爲桓弑隱即爲桓逆女以結齊援公子遂爲宣弑赤即爲宣逆女以逭齊討其事同其惡同

夏季孫行父如齊

傳文極明

行父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豈不名大夫哉而所爲若此只緣身家念重朱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者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臨川吴氏曰河曲之戰至此八年矣豈有不用命之罪八年而後討哉必胥甲以他事取惡於趙盾而逐之也

放者屏諸四裔晉衛同姓近國放有罪于衛晉視衛爲鄙耶

公會齊侯于平州

前結婚好後歸濟西田方得此一會以定其位齊何足責哉獨怪秉禮之國其君以賄寶土地事人而得國其臣就中市恩而專權以取利不知名節爲何物耳

公子遂如齊
去年既見接于齊侯而請立今平州之會合宜復如齊以拜成也傳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一語極勘得明白
請婚割地當時原有此約故前番如齊以逆女此番如齊以割田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此取非攻取之取乃我授而與之彼承而取之者也先人土地不思守而甘以與人爲得國計曾宣其無人心哉

秋邾子來朝
邾子但知朝曾新君而不知此簒立之君之不宜朝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受宋賂而不討鄭謂晉不足與是也然曷以從楚乎又助楚以侵中國乎稱人于楚子之下而兩書侵陳侵宋蓋深罪鄭而且不與楚伯也
書侵蔡遂伐楚是與齊霸書侵陳遂侵宋不與楚霸玆可見春秋之情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此只宜就書法著其救陳之善毋究說到不救宋處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趙盾帥師救陳初無伐鄭之意宋與陳毒鄭深思報之而衛曹亦欣然來會同爲伐鄭之謀故春秋序其爵書會晉師于棐林伐鄭若曰趙盾方帥師來列國諸侯即會是師爲伐鄭之舉也此是據情直書其事非故抑趙盾之師于下謂臣疑于君不可爲訓之說也觀是冬一則伐鄭而不競于楚次年一則伐宋而托辭以逃則趙盾之情見矣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河曲之戰士會謂趙穿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則今日侵崇謂秦急崇可以爲求成計亦其狂不知事之言獨恨趙盾不能審而授之師爲此無故之侵耳若謂欲得兵權托於伐國以用衆恐狂奴當日未便有此心也但若此狂奴一與兵權卒難收取後來桃園之事實基于此耳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帥師原不是小事
晉人宋人伐鄭
同一伐鄭也前後褒貶不同何也家氏曰鄭背華

而即夷諸侯會晉而討之公也晉受宋賂而輔之篡今復偕宋伐鄭私也蓋鄭可伐也爲宋而伐鄭則不可也此斷得極明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去年鄭與楚子侵宋宋既爲棐林之役報之矣冬又與晉人伐鄭遂致此役華元當國宜明大義以諭止鄭師否則慎固封守使鄭不得犯焉可也乃遽帥師出與之戰至于三軍大敗身且不免謂之何哉故春秋不書歸生伐宋但書宋及以著華元之罪

宋與鄭皆中國諸侯也因楚故自相殘使楚張盔甚可恨哉

秦師伐晉

穿盾之情自是後事此但以無故之侵召有名之伐責穿之妄爲謀盾之輕授師乃爲公斷耳敢問高明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鄭背晉從楚正謂晉受宋賂以立賊也晉不知愧猶爲宋報鄭可稱仗義執言之舉乎且趙盾亦非眞欲伐鄭也受宋賂厚無奈其求故約與國一行耳觀其托辭而返則其情可見矣春秋書人書侵而不書伐煞有深意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

盾專晉政二十年國內外知有盾不知有公公固修虐哉然實不堪其專欲殺之也盾私屬敢與公徒敵不復有臣禮矣是時非盾弑公則公殺盾勢固不兩立也穿盾之族子平日所最深信者承望其意以行弑盾初陽爲不知而既亦不討其罪非首惡而何春秋書曰趙盾弑其君誅其心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魯本不宜郊者郊牛口傷改卜又死乃不郊如不傷不死則郊矣不郊而猶三望是亦不可已矣乎故詳書以著其僭

楚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戎肆侵凌于中國則宜伐陸渾近在王畿未聞有所肆也楚執辭稱伐且至雒問周之鼎其橫惡可

忍言哉故春秋斥子稱伐著其無王之罪

夏楚人侵鄭

鄭今背楚歸晉矣楚興師爲討春秋所不與也故書人而稱侵

秋赤狄侵齊

狄種非一書赤狄侵齊見中國無伯主非類之交侵也正氣弱邪氣侵固勢所必至哉

宋師圍曹

宋鮑身爲篡逆且逐武穆之族致曹之師乃不自反責恃衆強以圍曹故春秋特書以著其惡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莒郯二國相惡公爲平之是也然平無私也私郯昏姻之國而挾齊以強莒其能服其心乎莒人不肯宜自反也乃加伐以取其邑義安在哉春秋詳書其故蓋著魯之失以戒後世之挾勢而徇利者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子公弒君之賊其惡易知歸生位上卿執大權不能鎮奸以遏其萌致爲邪謀所脅反撓而從之何取于大臣哉春秋書爲戎首戒大臣不能持正而附惡人者所以示國討之公明事君之義也夫子論由求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與此正相發

赤狄侵齊

赤狄又侵齊可以知齊之禦守矣可以傷中國之無伯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傳極明可誦

冬楚子伐鄭

鄭有弒君之賊中國不能討夷楚討之春秋書楚子伐鄭所以傷中國也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宣公以篡得國全賴齊侯之力故薦之貨賄獻之土田以定其位而不知卑屈適足以取侮安危榮辱係于齊君大夫頻笑之頃若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婚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禦其何以自立于世故春書公如齊夏書公至自齊而秋即書齊高固

逆子叔姬之事是可爲長歎息巳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高固挾齊之勢逆子叔姬非敵也而公自爲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莫此爲甚故春秋特書之爲自卑取辱者之戒

叔孫得臣卒

公子遂如齊定弑立之謀得臣與之並使豈曰不知其事知而不救將焉用彼相哉特書其卒蓋使尚論者指爲公子遂之黨耳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據書法似罪高固叔姬併及齊然夫子之旨恐只罪魯宣非禮得國爲人所脅而婚而來辱朝廷羞宗廟爲可恨耳敢問高明

楚人伐鄭

楚兵凡三至鄭矣上書楚子伐鄭者許其討鄭之賊也今賊之不討唯服鄭之爲事故貶而稱人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背晉即楚者以鄭棄楚而事晉晉無以討其亂又無以救其伐也晉不自反乃約衛孫免加兵焉則前會諸侯以救陳者義安在哉故並斥名書侵以著其罪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魯專事齊爲晉所疑衛欲爲晉致魯故遣良夫來盟此案在魯宣不能自立致人之疑而卒受侮上發揮

夏公會齊侯伐萊

齊欲伐萊公隨其役故稱公會而不稱公及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聽役于齊至于踰時始歸曾不思毒衆之可憫卒致怨咨感動天變魯宣可辭其責哉書公至自伐萊隨書大旱可爲萬世無故興師殃民動天者之戒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此承良夫之盟而就會者公唯知事齊不知事晉故往黑壤爲晉所止而不及盟但書公會者爲國諱也

魯君一不自立前年爲齊所止今年爲晉所止所

謂自侮而後人侮者書此可爲萬世戒

八年春公至自會

連書如齊至自齊今書公會至自會總見不能自立往來聽命于人再至受侮而不知恥耳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遣遂如齊不過明已往晉出于不得已實無懷貳之意耳

公子遂主謀弑立不知託孤寄命之大義區區使命之禮節似又不足責者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仲遂之卒適與有事于大廟相會魯侯不知禮之變故詳志之

仲遂逆賊本不宜卒但宣公恃之得位生而賜氏極加寵任則其死也偶遇廟事當盡卿卒不繹之禮耳

上書公子此改一仲字既見會宣非禮賜氏之失而問其所爲賜氏故則遂之惡逆卒不宜書亦自見于言外此爲化工之筆

戊子夫人嬴氏薨

文十八年書夫人姜氏歸于齊此書夫人嬴氏薨分明嬴氏是妾亦從其夫人也者夫人之耳

家氏曰哀姜淫亂與慶父同弑二君齊桓討而殺之僖於是尊其母成風爲夫人以配其父此僭也然非哀姜已終則僖亦未敢遽如此今敬嬴之事則異於是嬴以嬖妾私事襄仲弑子赤立宣公遂嫡母歸齊而已僭夫人之位出姜無罪爲賊臣悖妾所逐不得與哀姜同例嬴與其子弑君逐母僭號夫人亦不得與成風偶使遇齊桓則敬嬴襄仲皆當比而誅戮王室不競中國無伯得以肆行無忌孰知天道禍盈至是八年仲使齊死于路後八

日嬴隕于魯與哀姜慶父先後即誅其事相類但有天討人刑之異耳

晉師白狄伐秦

傳極明

楚人滅舒蓼

傳亦明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日食既是大變當參十月之詩看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敬嬴一婦人耳私事奸權弒適君逐主母僭夫人號以國君養者八年惡甚宜誅而苟逃憲典今甍時始著天譴弗與安曆乃信恢恢之不漏也

論敬嬴宜遭此譴若論國制則甍時宜先修兩備

城平陽

盧陵李氏曰城平陽三傳俱無說豈非黑壤既歸魯仍事齊故城邑以備晉乎

楚師伐陳

陳以晉衛見侵棄楚而從晉楚又以爲討書師書伐蓋著夷楚之強傷中國之無伯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有母喪亦不忌而外出耶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無禮及也歲首即親往朝齊春王使來徵聘夏方遣大夫如京師事天子不如事大國之謹魯罪可知已

齊侯伐萊

此齊事也何以書七年嘗會齊伐故並志之耳

秋取根牟

此小國也何干於魯而取之是時征伐自大夫出必大夫有所利而取之也故諱不言公耳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晉主夏盟久矣成公繼業誠以大義倡天下其誰不服哉唯黑壤止魯公公以賂免則今扈之會固宜陳之不至耳晉不自反責乃爲林父之師雖曰師出有名然不以德綏而唯以兵討則恐其未有成功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會事已終而身猶在扈故不書卒于會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凌小伐喪至圍其國橫甚矣故書人示貶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楚加于鄭者屢矣今復以重兵至何堪此凌虐也晉師之救甚得恤患之禮故上書楚子伐以著夷之橫下書郤缺救以與晉之義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冶之失在不能委諷諭以過君之邪耳若目擊

淫泆之惡不憚殺身以極諫豈人所易能哉春秋稱國以殺正其君大夫之罪蓋所以深與之也後學毋苛責治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宣公不一而往春秋不一而書蓋深著其自取侮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

濟西我土地也何以在齊而歸曰歸我則必有所以取我者且曰歸我田則必有所以致其歸若我賂而彼取我順而彼歸其愧有不可勝言者矣夫

子書法之意專重在魯不在齊敢問高明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按家氏曰是歲至于弒君蓋五十餘年使杼得年七十此時方在弱冠不應權勢已盛爲人所畏此辯得極有理乃知崔氏非崔杼也必其族屬素盛強爲高國所忌故因公卒而逐之奔衛後則有崔杼者復歸任政乃始行弒耳

崔氏是非崔杼不必論但據此書法一著齊惠寵任崔氏之失一著崔氏恃寵凌人之非一著高國素忌崔氏不稍容於其君方殁之日也之過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往朝猶可言也奔喪不可言也魯宣事齊惠何一至此哉讀之令人愧赧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如此宣淫即閭巷小人亦所不爲何身爲國君而昏放若此斥臣以弒蓋不獨討徵舒亦所以治平國也

六月宋師伐滕

自宋執嬰齊後滕已爲宋私屬今必欲稍自立故宋圍之不已復加伐也稱師稱伐蓋甚宋之惡非滕眞有可伐之罪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魯宣不獨傾身於齊惠蓋傾心於齊惠也故生事死葬之以禮也如此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桓文之霸攘夷狄以安中國故夷狄有所畏而中國有所恃晉襄以來日益不競而楚日益強大鄭居其間莫適從令今郤缺繼趙盾爲政不敢犯荊

楚之鋒不能討弑君之賊但率三國爭鄭而以討
逆遺之使夷國挾仗義之名以風示天下則此之
伐鄭何爲者哉故各書人以示貶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魯闕事天子之禮不可言定王始徵示徵聘之意仲孫蔑一往厚賄之今又命貴弟報聘不幾太褻哉故自此後不復書王命蓋甚傷之也而魯罪可知已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宣公篡立惴惴自保唯恐人問子赤之故也茲稱

兵于邾以取其地蓋欺晉伯之不振強齊之我援耳然下書公孫歸父如齊傳云伐邾故則魯之畏人亦太甚矣哉

大水

七年大旱在伐萊之後是秋大水在伐邾之後水旱固不虛生哉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行父如齊爲初聘歸父如齊爲邾故不逾時二使相及以往凜凜稟命猶懼獲戾焉其何能自立哉

齊侯使國佐來聘

據魯使之殷勤似宜一[illegible]然衰戚之中其可亟行吉禮乎傳所責者是也

饑

入春秋百餘年魯未嘗書饑今大水之後書饑著宣公煩於事外國用無節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

楚子伐鄭

是時士會救鄭諸侯戍鄭夫子皆削不書獨書楚子伐鄭蓋明以伯與楚也所傷深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楚莊此盟將討夏徵舒也春秋所望者齊晉二大國齊方勤莒晉方會狄而討賊大義遺之楚莊雖欲不與其伯其可得乎故特書楚子於中國侯伯之上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莒何罪哉齊惡其不事己伐之魯承其命會伐之而且委兵柄於歸父與[illegible]舉動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不能攘狄則已矣乃往其地與會焉亦狄而已矣書晉侯者著伯主之尊自變於夷狄之道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弑君之賊人所宜討何問夏與夷哉唯是夏不能討夷討之是為可愧耳稱楚人者衆辭也謂楚人猶能討賊不如諸夏之亡也

丁亥楚子入陳

討徵舒所以平陳也入陳不已過乎此傳有蹊田奪牛之說也然先殺而後入則猶知討賊之為重

蓋勝于先入曹而後執曹伯者矣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公孫寧儀行父與君宣淫君由以弑其罪不減徵舒唯時陳逐二子二子陷楚而楚入之故復納二子于陳耳使楚子但殺徵舒不入陳不納二子其伯不居桓文上哉唯若所為乃稱楚莊耳然猶愈中國之不能討賊者故並列于桓文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以討賊葬書然所以討賊者在楚不在中國此為可恨也

楚子圍鄭

入陳自是入圍鄭自是圍春秋據事直書初無末減之說敢問高明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以討陳大義遺楚已是失着及為救鄭之師則楚已服鄭矣而林父不能返旆却從先穀之專制將焉用彼帥哉故書及書戰書敗績著林父棄師辱國之罪且見晉自此失伯使楚得專制於中國而莫之禁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楚得陳鄭敗晉師遂深入無忌憑陵諸夏滅人之國故斥書楚子以著其橫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同盟曰恤病討貳是已獨恨其不盟于楚未伐陳之先而自失討賊之大義也又恨其既盟之後不能自固而亂用是長也故雖書同盟而各稱人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伐陳失先後着其興衆也徒召釁於強楚耳若救

第一三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4版反內

陳則自渝其盟矣故於宋稱伐而書師於衛稱救
而書人蓋兩罪之也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伐云者欲加之罪耳稱齊師甚其動大衆以虐小
也
夏楚子伐宋
楚方滅蕭以脅宋宋乃伐陳以怒楚楚有辭矣故
予楚而稱伐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先穀宜殺也獨恨不膏邲帥之鉞耳然主國者不
能擇帥至爲敵國所窺今始議殺已晚矣故稱國
以殺而不去其官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孔達爲衛社稷計非是若衛過聽其左計令殺之
以說于晉非刑也故與以累上之辭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晉救鄭而敗于邲鄭遂即楚可伐也然當時小國
唯強之適亦其勢然耳晉不自反自修復與爭鄭
之師故直稱晉侯以著其失
秋九月楚子圍宋
春秋内中國外夷狄此圍也責宋挑釁強楚是矣
若楚去年伐今年圍其橫暴可忍言哉書曰楚子
圍宋固罪其所以致圍者亦斥其所以圍人者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魯宣德公子遂結齊侯以立已也故事齊謹任公
子遂及其子歸父深齊亦素信狎其父子也故歸
父敢伉與齊侯會齊侯亦肯降尊與會焉而魯政

在大夫魯宣與歸父蓋亦俱忘其非禮也可慨已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楚子圍宋至今三時矣魯不能爲援又不能自守
乃薦賄以求免焉其何以立國哉無怪楚氛之日
盛而中國之日衰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受楚圍至于易子而食析骸以爨可謂效死勿
去矣當時楚莊雖暴而有圖伯之心宋苟能以大
義責楚楚未必不聽也不聽則終守死焉楚亦何

以霸天下哉華元見不出此乃吐情實以求平非
復前固守之意矣故春秋書人書及書平以罪宋
若楚固不足責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據左傳潞之惡在酆舒一人耳晉爲親故討此人
正之典刑撫安其國而還豈不稱義舉哉今大興
師旅滅其國而虜其君非義也故春秋詳書之冊
以著晉貪暴之罪

當時楚氛甚惡然其圍宋也能與宋人平晉以其
姊故興師討罪也乃滅潞氏以其君歸比事以書

晉惡蓋浮于楚矣此中國失霸而楚得主盟于中
夏也

秦人伐晉

元年晉以侵崇故致秦之伐九年晉以白狄伐秦
至今不相搆六七年矣茲秦之伐何爲哉非間晉
略狄而乘其虛則執晉滅狄而聲其罪也書人書
伐罪固兩分之矣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二伯王朝之上卿也王札子可專殺乎書之冊見
王朝不能正其典所以不能令天下也

秋螽

六七年來書大旱書大水書饑書螽不一而足今
又書螽災戾蓋亦頻仍矣在官在民能無匱乏乎
而言利剝民之議且自此起此春秋之所以謹書
也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此大夫與大夫會與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同
即以公事會然大非政體也

初稅畝

什一中正之法三代所共守者宣公以篡得國不

能修德以弭災唯知奉賂以結好致國空虛乃廢
定制改爲稅畝之法使萬世而下不復蒙世業而
困重斂皆其作俑之罪也

魯國空虛大半費在事齊事晉上以後却爲故事
所以愈加稅而愈不足

冬蝝生

蝝生于螽之後災無已時矣書

饑

稅斂繁重螽蝝爲災而歲且薦饑民奈何爲生哉
五年之間而再書饑所以重傷民困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假討賊以滅潞氏已爲虐矣況興師不已盡滅甲氏及留吁乎經書人書滅書及深罪晉之不仁也
夏成周宣榭火
周宣赫然中興尚於榭存其迹今一旦被火非獨宣之盛不可得而見而宣之迹亦煨燼而無遺矣書此盖深致痛也
秋郯伯姬來歸
按左傳出也然有被罪而出者有無罪而遭出者總之則人倫之不幸也內女不幸故書之冊

冬大有年
記異也然此時此民亦賴有此耳勝於復書饑矣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志同欲也非不得已而要之者也是同盟若所可與矣然究所同心謀伐齊者不過欲釋其憤怒耳則亦何貴此同盟哉
此爲來年晉衛伐齊及成二年鞌之戰起
秋公至自會
謀齊爲釋憤計何事逾時遠出耶書至譏此會之可已也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稱弟明其得弟道且稱字以著其賢見其尤異于他稱弟者然弟之所以稱賢者何由宣弒而非之也則宣不肖可知矣此春秋之深意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齊頃不謹于禮有可伐之罪故晉衛書爵以稱伐然晉侯爲釋憤故至與衛世子偕伐焉可以復伯乎是亦五十步之走而已矣

公伐杞
稱伐必加之罪也然是時公傾身于大國加兵于小邦可稱有名之師乎書公書伐盖著其尖也然自是征伐自大夫出無復書公矣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甚哉邾人之虐也僖十九年文公用鄫子于其會今定公又戕鄫子于其國滅人理而悖天常可復

以名爵與哉故貶而稱人然郤之臣子始不能守護以致其戕終不聞告諸侯以誅其罪亦何縮懦之至此也

甲戌楚子旅卒

此楚君也本不足卒然宣公十年後春秋辭多予之而世稱楚莊與桓文等亦春秋一人哉

公孫歸父如晉

按左傳歸父此行爲欲去三家以張公室故然世家盤據日久可藉外勢一抉而能去哉斯其計亦左矣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宣公得國大略與桓公相類其在位之舉動則不逮桓遠甚矣然桓薨于齊而宣獲正終焉是其幸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據左傳壇帷復命云云似爲有禮然曷不復命于殯耶大臣事君以義進退以禮義禮所在不避斧鉞之誅可至笙而遂奔耶諸家據左傳壇帷云云與其善愚獨據經文遂奔二字著其罪若子家捐殯而忍於東門氏則其罪又不必言矣

春秋疑問卷之七終

春秋疑問卷之八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此即位之正者但不請命于王朝耳然相沿爲故事矣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周二月夏十二月也豳風詩曰二之日鑿冰冲冲此日無冰大非其常故特書之

三月作丘甲

易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四丘之甸共出甲士三人即此意此古之制也成公乃始改制每丘令出二甲士甲士之數既加則長轂牛馬步卒之賦悉加其四之一夫子惡其紊亂先王軍賦之制故特書作以罪之

有國者宜務節用以足民而宣公務稅畝宜務修德以耀武而成公作丘甲蓋是時攻在三家三家欲自殖而偶因國用之乏即議增稅三家欲自強而偶因軍賦之絀即議益甲即宣成不能爲主也

此又尚論者所宜知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此魯大夫也曷爲及晉侯盟季氏專國恨齊納歸父且聞將出楚師而又懼晉之見討也故令臧孫許往結此盟耳説春秋者首責成公不宜爲此不知是時諸侯之大夫多自結於伯國不特私結其君而先以賂結其大夫故君嘗見踈于伯國臣反挾伯國之援以脅制其君即伯國之君亦拱聽其大夫之言有不容不與其盟會者即是盟觀之而可識當時上下之情矣此宜合下文看唯先有此赤棘之盟故來年始有鞌之戰也

當時魯成聽命于三家晉景聽命于郤克等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劉康公徼戎輕爲伐戎之舉其取敗也可恨哉經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蓋存王者之體以訓天下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齊頃以歸父故伐我北鄙非義也而曷以爵書蓋目其人而貶之耳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當時齊衛同舉師遇于新築石稷等欲還深得易師左次之意孫良夫以私憤故必進與戰致敗師而辱國何深怨於民之一至此哉故春秋以良夫主是師而著其罪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張氏曰兵法爭恨　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今晉爲盟主興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于郤克一怒之憤故春秋不以齊爲主見晉魯衛曹之大夫爲志乎是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貴也

此一戰也但書晉魯曹衛大夫帥師若無君者然而魯又詳書季孫臧孫叔孫公孫辭繁而不殺夫子蓋傷當時征伐皆自大夫出而又重傷魯兵政之出於多門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國佐之至與屈完之來初不甚異然齊桓伸中國之大義屈完情屈而不敢校故書曰來盟于師盟

于召陵見義在中國而彼自服以求盟也郤克挾主盟之勢以逞其私憤一旦戰勝而以不義求多于齊及爲國佐理折而辭去乃悔追及之而與盟焉故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言齊侯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袁婁言汲汲與盟者在晉而非齊所欲也書法極有分曉

齊桓不戰而屈完自來晉郤克等戰勝而齊侯使來齊桓退三十里而受盟于召陵郤克等追及國佐而與盟于袁婁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據左傳厚葬用殉始自此人殊可痛恨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汶陽我故地也書取者因晉力而取之齊也唯因晉力而取之于齊故八年復因晉韓穿來言而歸之于齊可赧已

此與取濟西田同濟西本魯田爲曹所侵晉人命以歸魯汶陽亦魯田爲齊所侵晉人命以歸魯故春秋書取亦同

冬楚師鄭師侵衛

楚師何以加于衛鄭召之也鄭召夷楚與大衆以伐衛喪是授戈與敵而攻其親戚也各書師而列鄭楚下蓋深罪鄭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公使臧孫往致賂爲質與夷楚之大夫會辱亦甚矣然又不獨會而已者歃血要神且與夷楚之大夫盟焉是尚忍言哉經於此書公會下書公及蓋即欲爲國諱不可得也致楚師由于盟晉盟晉由于季孫之忮忿故胡傳推究其罪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程子曰楚爲强盛陵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務責諸侯則魯可知矣

楚人嬰齊也稱人宜矣秦宋陳衛皆有國卿在而例貶稱人者何與嬰齊夷是亦人而已矣所以人而不序而上書公及者蓋深痛魯君之與此盟不能爲國諱也

楚主盟中國莫盛於此而聖人有深懼焉故會書

嬰齊之名氏以著夷楚之彊盟首貶稱人以存中國之體

魯凡盟會皆主之大夫此何獨公主其事可恨可恨

會不書公子嬰齊則疑於楚子貶稱人而不見望國之君下夷於楚大夫盟不書楚人將恐天下後世以荊楚之臣可以主中國之會盟而無惡而中國諸侯之卿大夫又可以雲合景從以服屬於荊楚之臣而無貶也故春秋於據事直書之中特示抑揚予奪之意

項氏曰蜀之盟與棐林之師皆事之難言者也棐林之師難以趙盾將諸侯也故先書趙盾之出師而後書諸侯之會晉師蜀之盟難以嬰齊主盟中國也故先書嬰齊之會而後書諸侯之微者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去年之役分明鄭導楚師陵轢中國宋魯衛曹不得已而與之盟耳茲四國會晉伐鄭名正言順故各書爵以稱伐雖敗不書蓋伐鄭所以攘楚攘楚所以尊中國春秋之所嘉也

看到于蜀之盟不成世界曷勝忿憤之氣幸賴有此舉耳

辛亥葬衛穆公

六月葬雖非禮然金革從戎伐鄭以攘楚是可恕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伐鄭雖無功然因是可洒盟蜀之恥故書至爲榮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此宜看一新字新則未遷神主也故哭爲非禮

乙亥葬宋文公

於七月克襄見宋文之厚葬傳責其臣棄君於惡

而益其侈是矣此可爲萬世戒

夏公如晉

公立三年于茲矣不如京師而如晉拜汶陽之田是可罪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鄭從楚致晉之討方奔命不暇也乃怒許不事已動大衆伐之是可惡已

公至自晉

僖取濟西田使公子遂如晉拜賜成取汶陽田躬朝拜賜故書至以志其弱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汶陽故吾土取則宜其心服矣而棘猶不服者必吾撫綏之未至耳不反其本而命將出師環邑以攻焉可謂義乎故備書以示譏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晉滅赤狄潞氏又滅甲氏及留吁可以已矣而餘黨入廧咎如又約衛興師必欲殄其類而後已是不仁之甚者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晉衛各遣使來聘禮也二卿承君命來聘亦禮也然諸侯有聘無盟二卿即各以尋盟告魯獨不可以非禮辭乎乃今日與晉卿盟明日與衛卿盟若弗克焉者其何以為國春秋兩志日兩書及蓋深罪魯也二卿之遂事抗禮似不足深責之矣敢問高明

鄭伐許

鄭於晉楚不知擇從乃憑弱犯寡一歲之中再動干戈以伐許非狄而何故經稱國以伐而狄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始聘魯以去年春同謀伐鄭故或又謂聘共姬故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怨不廢親志其卒葬是禮也

杞伯來朝

左傳歸叔姬故然小國有朝新君禮此或以成公即位來朝未可知也觀六年邾子來朝則可見矣似不必因明年杞叔姬歸先為此穿鑿之說也敢問高明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魯始與晉合連兵伐齊則宜與晉無貳矣後復受盟于楚或恐其見討也故再如晉以致殷勤自掩其所以渝盟之過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公以盟蜀故不為晉所禮乃不自反而欲從楚焉其可乎哉幸季文子之諫而止故書其至

冬城鄆

公有叛晉意先爲城備是大無討者也書譏之

鄭伯伐許

鄭襄伐許至再春秋嘗狄之矣悼復可冒喪從戎乎不書子而斥稱伯絕之于名教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僖三十一年杞伯姬爲子求婦僖公以次女叔姬與之歸爲桓公夫人至今四十四年矣今之大歸何爲哉蓋必其無子而自欲歸魯非杞伯之絕之也故春秋書其卒書其逆喪歸葬無貶辭然究竟叔姬之歸非禮也杞伯任其歸亦非禮也特後來逆喪以歸爲合禮故今爲可略耳

仲孫蔑如宋

汪氏曰蔑與華元交相聘問其情厚矣而明年逼於晉令遽與侵宋之師朝玉帛而暮干戈謹于邦交者固如是乎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荀首逆女而僑如往饋之是謂非禮之禮

梁山崩

此與書沙鹿崩同皆志天下之大異見天下之治亂中國之合離皆自是而始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不書葬罪魯之不臣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此盟也服鄭外楚豈不足與但惜其已聞天王之訃不秉此會共修奔喪送葬之禮耳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此至也至自奔喪則春秋一賢侯矣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此與定元年立煬宮同傳明

取鄟

鄟亦微國也未聞有過而曷爲取之即諱不書公而實不可掩矣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按左傳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今皆削不書特書衛孫良夫帥師侵宋蓋不與晉人率蠻夷以攻中夏且併罪孫良夫之承晉命也廬陵李氏曰春秋凡奉霸主之命或爲伯主而興師者皆書侵蓋

本非有怨但屈于不得已故無志于深入但淺侵其境也此極勘得透快下仲孫叔孫侵宋同宋何以辭會辭之則不是但一辭而即加之兵主命承命者似爲太遽耳

夏六月邾子來朝

以成公即位故

公孫嬰齊如晉

初公有叛晉意或恐見疑故使往聘以致其殷勤耳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此勉承晉命耳然二卿專擅帥師殊非國體無怪征伐之自大夫出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稱師以伐其勢横矣中國可無救乎

冬季孫行父如晉

晉人擇地利而徙都故命行父往賀之

晉欒書帥師救鄭

此書救以著其善也雖然胡不二年欒書又帥師以伐鄭耶使晉能修德攻以懐鄭使之不叛而又助之守禦以保鄭使之不至于叛則爲盡善矣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牛曰一元大武何物鼷鼠能傷其口又能食其角哉斯誠小害大下賊上之異兆也

吳伐郯

按郯爲太皞之後昭十七年來朝夫子訪之以官名則其國有典刑可知矣吳以僭王之國伐之故舉號以示貶且今日伐郯他日入州來異日入郢皆兆于此特著其始

夏五月曹伯來朝

成公嗣位來朝

不郊猶三望

免牛即應不郊不望矣至此乃書不郊猶三望何殷勤望祭之不能已者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去冬嬰齊伐鄭矣以欒書之救不能逞故復加伐焉晉君自行會諸國共救之蓋深懲楚人之暴横也春秋深善是救且與其同盟

廬陵李氏曰晉景公之編書同盟者五唯此盟無譏焉則以二救之善矣欒武子之德在民其此也夫若非此二舉則盟蜀之後晉之伯業衰矣惜乎蟲牢不能謹于義于蒲不能謹于信是以馬陵雖善而竟不能復文襄之業也然彼善於此君子猶取之

公至自會

諸侯會而楚師退是會與有榮焉故書其至

吳入州來

入州來又不止伐剡焉爾矣故舉號書入以加貶

吳楚之爭始此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孫林父專衛政定公惡而逐之是也然不思所以制其後卒使反衛復專政逐其君以邑叛乃知權臣之擅國未可以輕議也

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大抵外交強國以抗其君若衛之孫氏魯之季氏其尤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分明晉有二命故使韓穿來言蓋亦自知其不順姑爲之緩頰耳魯何以竟從其請視晉卿一言重於三軍而不敢固拒亦太孱弱矣哉

晉欒書帥師侵蔡

晉盟馬陵來又得齊矣恨蔡不與故興師然非執言之伐也故但書曰侵

公孫嬰齊如莒

魯卿假聘以逆女者多矣春秋止書曰如不與其託公以遂私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春秋諸侯相聘必有事焉而非專爲聘也如此來

爲聘共姬故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華元先致請婚之意此媒氏之事也公孫壽則納幣之使也其禮是但公子公孫爲國君納幣非所以遠嫌耳書之冊而失自見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晉侯聽讒一朝殺二大夫故以國殺爲文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臣不往請命王使來賜命於心安哉書此特深罪魯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宣十年剡伯姬來歸不書卒此以後有逆喪事故書卒以錄其始

晉侯使士爕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爕齊人邾人伐剡

吳伐剡晉不能救故不得已從之耳晉不自反責思所以招來乃使爕來聘約魯同齊邾共伐之此何爲者也魯季孫知剡之不得已宜恤而不宜伐也乃竟從晉之令亦何以自立哉春秋詳書其事所以交譏之也

衛人來媵

左傳謂同姓媵異姓則否不識同姓何以肯媵胡傳謂嫡夫人行則娣姪從二國來媵亦以娣姪從不知無娣姪及不備數者如何大抵媵非正娶必庶女與非敵者肯從之即娶在本國其國之娣姪或未必備數况他國之媵肯皆備娣姪之數以來從耶今衛人之來媵或一人或二人三人皆不可知而必曰二國來媵亦以娣姪從吾不信也且此衛晉之媵不足書也特以齊人非同姓亦來媵故先錄其始耳左傳同姓媵異姓則否語自分曉敢問高明

書人非貶也以媵淺事耳

按左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然共姬歸宋在來年二月此來媵者必來會而後媵也而晉人之媵何以在季孫致女之後齊人之媵又何以在共姬已歸之後唯二國之來後而齊又以異姓來故春秋詳書之耳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逆喪以歸是正禮其失禮在順叔姬之來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于蒲

同盟春秋所予但蒲之盟其始也先疑諸侯之貳其終也不能保諸侯之不貳則非所予耳至是亦無取于同盟矣

公至自會

始本有貳志矣不得已而往故一會即旋

二月伯姬歸于宋

以其後之賢也故錄其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行父之致女過于禮晉人之來媵不及于事春秋

並志其失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居晉楚之間莫知適從文宣以來晉楚交伐無已日令鄭就盟馬陵尋盟于蒲而楚復以重賂求勢莫能卻也晉故執其君伐其國耳然獨不能制楚之強使鄭有所恃而不貳乎不能制楚以服鄭而徒執其君伐其國戮其行成之使亦暴矣春秋書人書執書帥師書伐皆所以深罪晉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楚逞強大之威帥師伐莒乘潰入鄆其陵轢弱小之罪不可言矣莒當此時不設備不固本致潰而楚入庸足恤乎然馬陵于蒲之盟莒子皆在晉與諸侯視其難而不救又焉賴此盟主為也愚謂此條宜如此看不宜專罪一莒敢問高明

秦人白狄伐晉

晉偏聽讒言殺其世臣主盟失信諸侯攜貳固有可伐之罪然秦可黨楚乃白狄以伐之乎書人書伐所以深罪秦也

鄭人圍許

據左傳圍許之舉鄭人若曰不急其君使晉自歸我君是亦一計然臣子之所以救君者其道豈若是乎書鄭人圍許蓋深罪其用事之臣也

城中城

宜城不書書城中城必其不宜城者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執君伐鄭已甚矣可復使衛侵鄭乎衛侯從晉命侵鄭非也寵其弟命帥師以侵衛尤非也齊年之子無知衛黑背之子剽皆篡國自立皆以

其君寵弟之太過也春秋書衛侯之弟黑背帥師戒深哉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使五卜而從則郊矣甚哉其瀆禮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討不急君可歸君而竟立公子繻是宜致伐然晉執人之君使其國變亂後伐之而歸其君可謂義乎至生立太子州蒲為君以代人之國抑又甚矣經備書諸侯以稱伐蓋獨就鄭論耳若晉君臣之罪固不待書而自見者

生立太子州蒲諸儒有辯然照丙午晉侯孺卒則左氏未爲無據不然即晉侯亦抱病矣何汲汲爲此會以伐鄭也

齊人來媵

異姓來媵非禮也書

丙午晉侯孺卒

秋七月公如晉

公之如晉也弔耶塟耶塟則未宜往何急于行而受其侮也晉止公名送塟實待糴茷之返幸茷返驗魯無貳于楚耳驗貳則公不得還矣危矣哉

冬十月

不書塟晉景公爲國諱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原非以送塟止公疑公貳于楚待糴茷返楚以爲驗耳雖驗無貳然猶待公請盟而後歸是以至今三月也經書公至自晉即書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隨書夏季孫行父如晉嗟乎可憐哉魯成不能立之一至此哉

此書至是危之也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公留于晉九月晉侯不與公盟乃反公于國使大夫來聘盟之無禮甚矣沙隨不見公其基于此乎此是晉之無禮處然要反看公何以致此由平日之不知自立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郤犨方歸行父遄往報聘其畏晉亦甚矣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僑如之聘豈得已哉迫于晉之辱故捐歸汶陽之忿以明非貳于楚耳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王使復之盟而復奔是自絕于王朝者也故書出奔然晉可以受其奔乎書此盖併以罪晉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據經文無楚無宋如何爲宋合晉楚之成諸儒辯之極明但據晉楚爲成一事家氏說甚好詳載于左

家氏曰晉楚爲成關係不細春秋略而不書豈無意乎盖春秋所以待夷狄者乃帝王御外之道猾

夏則禦之無王則伐之未有舉中國之大而求與裔夷爲盟好者也晉自靈成君昏闇而臣偷惰以通楚爲得計至是因俘囚以通意遂交聘以爲成晉固苟求安佚而楚實恃其強大略無息肩之意後三年渝盟伐鄭無所恤也又其後宋向戌復持弭兵之說爲盟而長楚遂使中國諸侯北面於夷楚之庭申之會冠履倒置其禍端實兆于此瑣澤之會書法如此不與晉爲此會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據左傳狄間晉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晉人敗狄

于交剛夫狄嘗與秦人伐晉矣今又乘間侵陵若此是宜大創然論禦狄之道侵則宜驅之出境耳而直敗之于其地不無殃民之尤也故書人書敗以示貶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名爲乞師其實徵師也

三月公如京師

公本以從晉伐秦行過京師初未嘗一朝王也書如京師所以存君臣之大體耳

通春秋止此書如京師然却不以朝王行可恨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書晉乞師書公如京師分明爲晉以行原無朝王意此書公自京師遂會晉侯云云若爲繼事然者亦以存大體耳然合八國諸侯帥師王都之側以伐秦不一先請命而進反可稱臣節乎晉合諸侯之罪固不待貶而自見者

晉文實召天王而書狩河陽魯成實從晉伐秦而書如京師唯其無禮故正而訓之以禮

曹伯盧卒于師

是死于行者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喪負芻弒太子自立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不以如京師至以伐秦至其命辭特嚴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人臣不惟義之爲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大國不顧義之所在而欺壓小國使必從已皆非也書

曰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而林父與晉之罪不待貶而見矣然衛侯不能以義自斷唯大國之爲聽能免後來遂弒之禍耶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公即位十四年國家無事何至今始娶耶卿逆宜異姓僑如貴戚之卿易以別嫌也書之冊譏自見矣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連年伐許圍許此許之所由遷也曾不思許視我猶我之視晉楚而又加伐焉眞無人心者矣稱

師以伐罪鄭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去族以別嫌也見宣元年遂以夫人婦條下

文四年逆婦姜而不氏宣元年婦姜至而不氏愚皆以魯先失禮而齊不校也以是爲齊罪而先儒陳氏則曰不氏者別妾姑也是以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却亦說得好

此稱夫人婦姜氏異于文宣之世稱婦姜不氏者以嫡姑穆姜存故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歸父既出不得後襄仲宜以嬰齊後之惜當時無知禮者不去嬰齊上一仲字耳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戚之會晉厲本討負芻也苟先執以會諸侯其誰不聳服哉今假他事召使既與盟而後執則使其後有辭矣故雖書爵書同盟以致與而實致其譏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執未有書爵者此書晉侯執謂執負芻得討賊之義而且歸京師得侯伯請命之禮也然獨恨先使與盟開釋姦之門故不以負芻名曹伯耳

晉文執衛侯歸京師晉厲執曹伯歸京師一也文稱人厲稱侯文以私怨討而厲以公罪討也

公至自會

如此條書至是與有榮者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晉楚爲成未幾也楚即背盟伐鄭故直斥以著貶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據左傳云云華元似未嘗至晉以魚石之止而歸

今詳書法華元分明出奔晉又自晉歸于宋然後殺蕩山出魚石左傳恐未可盡信也且據魚石請討蕩澤則自處無過之地矣既討之後何事魚石復奔假石以與蕩氏同族慙而自出則是知恥之人也後來何復入彭城爲叛乃知左傳之不足盡

信也請一以經文爲正敢問高明

華元出奔晉全是欲仗晉力救正公室此時晉必助之故歸宋而殺山魚石自懼出奔也廬陵李氏引公羊小註言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而誅山魚石與山有親恐見及故奔楚也此一段勘得極明大勝於左傳蓋左氏不知大義凡遇事先尚浮誇故嘗失中間緊要關節也

一曰宋華元再曰宋華元幸宋賴有此華元也曰宋殺大夫山者言宋以華元歸能殺之也曰宋魚石出奔楚言山又有此黨懼華元歸而出奔也統重在華元上

山去族甚其罪也然稱國以殺而猶存其官者華元司君臣之訓非一日矣待事至此而後殺不無累也

魚石出奔全是懼罪而必奔于楚後來便應有入彭城事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會而殊會雖似外吳然吳在鍾離列　諸大夫齊

集以往俛而聽命可驗中國之衰矣舉號以狄吳亦所以狄諸大夫也

當時中國病楚甚故求與吳親而不知吳之又一楚也

許遷于葉

許之遷葉楚遷之以自近也中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暱蠻夷以求安亦可傷矣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木性少陽着雨而成冰則少陽微甚而不能勝其陰之凝也故書以志異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服中國五年矣中國不能庇又附楚而侵宋豈獨鄭罪哉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爲伐鄭計

丙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侯欲合諸侯之師伐鄭鄭伯告于楚楚子往救晉遂不待諸侯師至而與戰幸獲一勝焉然逞威非所以服叛幸勝不足以守邦故春秋于此特以晉侯主是戰而斬其與之之辭

春秋所不予晉侯者謂不以德綏而欲以力勝也此自責晉耳若當是時楚夷方張而中國殆甚似不可無此戰者敢載汪氏說于左

汪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國勝楚者惟城濮鄢陵而已自宋襄泓之戰楚覇衡行諸夏至城濮而沮其志自荀林父邲之戰楚之陵駕尤甚盟齊盟蜀諸侯之大夫從之者十有一國至鄢陵而挫其鋒前此未有中國諸侯助楚以戰中國者惟鄢陵之役鄭伯佐楚共以敵晉使無呂錡射月之勝則楚將倚鄭爲援長驅中原其害可勝言耶所可惜者厲公始無制勝之大計不能堅忍持重從欒書固壘之謀以困楚終乏持勝之實德不能修政於内而徒務求逞於外是以三假王命以服鄭而鄭終不服聽讒譖之言而刀鋸日弊卒及於難迹其所爲去楚虜無幾耳由是論之鄢陵之戰固不可不勝而厲公無取勝之道所以不遂霸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楚子躬臨戰陣以罷卒致敗而歸咎于司馬側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晉厲乞師于諸侯不待至而與楚戰至是諸侯皆至會于沙隨乃過聽僑如之譖獨不見公然魯以内難而後至非其罪也故直書以著晉厲之失晉侯不見公則不得與會矣書曰公會者原公之意固欲會晉也其不見者晉之罪耳

公至自會

公以會晉伐鄭出不及戰故但書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纔書公至自會隨書公會尹子云云蓋晉假王命伐鄭魯恐又後故即往會之耳而晉厲猶不見公亦甚矣春秋後書公會云者蓋存國體也

會伐未有書王人者此其書尹子者何初以王卿士與伐也以王卿士與伐乃與齊國佐邾人序王朝亦太辱矣哉晉厲亦太恣肆矣哉

汪氏曰前此未有以王臣與伐者厲公嗣霸以私怨伐秦則挾劉康公成肅公以偕行以攜貳爭鄭則要尹武公單襄公而屢往於是王臣奔走道塗轍不及息而爲霸者之用矣春秋於伐秦不書劉

成者所以削其請王師而著因行朝王之慢也於伐鄭洊書尹單所以彰其瀆王臣之失也夫苟伐秦書劉成則爲朝王請命而伐秦爲善矣伐鄭不書尹單則無挾王臣之罪而討貳抑楚不爲過矣聖人筆削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曹伯歸自京師

據左傳曹伯之執之歸操縱皆自晉厲然既歸于京師天王宜有處分今天王而一任晉厲之主張他尚何罪哉故書法一累天王而止耳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晉侯聽僑如之譖執季孫因嬰齊之請舍之苕丘舍置也苕丘晉地安置苕丘未即放歸也春秋惡晉厲執舍季孫非當其罪故去爵而書人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僑如聞季孫舍苕丘必將釋與公偕歸也故懼而出奔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晉厲不見公乃使郤犨與行父盟分明是下比而故輕其上也此爲可惡

不書釋季孫但書及晉郤犨盟自見其釋

公至自會

公會伐鄭如弗及晉厲竟不見公但執季孫釋季孫命郤犨與一盟耳然於魯實無罪也故書公至自會以存國體不書至自伐鄭者以晉初無乞師也

乙酉刺公子偃

穆姜指偃之言不過脅公使從己非眞有廢立之謀且偃初無今將之心也今僑如既出奔矣成公則宜修身齊家感化其母使無他行已耳怒其母竟殺其弟可乎書曰刺公子偃見先公之子之不

可刺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

晉命也凡爲霸主而興師者或非其情侵之已耳故據實而書侵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晉又假王命討鄭重以王之二卿士矣且從伐諸侯較前爲多胡不能服鄭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前此征伐未嘗出王官也去年王官出矣未嘗盟卿士也今年卿士盟矣王官列諸首卿士書同盟則夫子特筆以存體也

秋公至自會

公凡三會晉伐鄭矣唯此得與晉然晉初無乞師也故但書至自會不書至自伐鄭

齊高咎出奔莒

此著齊亂也高咎身爲卿佐不能謀國正君以致疑間之生也至于見逐可云無罪乎故以出奔書

九月辛丑用郊

記曰禮行于郊所以事上帝也郊可行不可用蓋行則遵禮而莫踰用則唯我所操舍故行于正月者可遲至於九月耳夫子謹志月日下一用字極有意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晉因魯後鄢陵故沙隨以後伐鄭者再並不乞師於魯今柯陵既已見公復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晉三假王命伐鄭矣鄭卒不服似無可書者春秋屢書于冊辭繁而不殺何也當時楚勢甚張且挾鄭爲援睥視中國若無人焉者不有晉厲假王靈以薄伐不知其憑陵中國當何如者此雖伐鄭不服不猶愈縱彼肆行直入而莫之忌耶所恨者晉厲無德以服衆不能迄成攘楚之功耳然春秋但書晉之伐不書楚之救則其意未嘗不與晉也敢僭論以質高明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以晉來乞師故書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季孫之執非嬰齊莫釋也亦魯一大夫哉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三郤雖多怨未嘗負有大罪也晉厲聽讒嬖之言一朝而尸三卿亦可駭矣哉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與以累上之辭

楚人滅舒庸

書人書滅正楚之罪也楚摧于鄢陵後其餘烈尚如此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道君爲惡罪應殺然恨書偃不能正其罪故

書法如此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王氏曰經不罪欒書中行偃而稱國以弒者以厲公之惡有以取之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知此然後知聖人之於天道

高氏曰宋督殺孔父而弒殤公春秋書及其大夫書偃殺胥童而弒厲公而書晉殺其大夫蓋孔父忠於殤公者也胥童嬖於厲公者也嬖臣導君爲不道亡其身以及其君故春秋兩治之以爲萬世戒

齊殺其大夫國佐

國佐當國不能制慶克之亂至于專殺不能無罪然齊侯婦言是聽使士華免以戈殺于內宮之朝其能服其心乎故經以國殺大夫爲文

此爲齊崔慶專國之始事

公如晉

以悼公立故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楚鄭間晉之變伐宋取彭城與魚石守之以逼宋其惡甚矣故春秋斥書楚子鄭伯伐宋繼書宋魚

石復入于彭城蓋不與楚鄭取宋邑以居叛臣且著魚石自入犯君其罪爲不可赦也

公至自晉

此以禮而往以禮而旋者

晉侯使士匄來聘

公方往朝晉遂答聘此可見晉悼之所以下諸侯者矣宜其復霸

秋杞伯來朝

勞公且問晉故

八月邾子來朝

即位來見也

築鹿囿

成公朝晉歸見士匄來聘杞邾來朝即以爲安而將爲苑囿之樂也故書築以示譏

己丑公薨于路寢

盧陵李氏曰成公在位十有八年自鞌戰以後汶陽未歸之前魯事晉甚謹自汶陽歸齊之後魯之於晉嫌隙已生然方其事晉也東讐於齊南屈於楚丘甲作而兵政變四卿將而公室弱魯已無一事之可取矣及其得罪於晉也會塟而見止來聘而及盟沙隨困苕丘執而辱於外僑如譏夫人失德而亂于內魯自隱公以來未有如是者也及其末年幸悼公之興國家無事而又一時諸臣如季文子孟獻子子叔聲伯臧宣叔臧武仲皆賢智之資故能維持協贊以綏內難不然魯蓋不可爲矣李氏曰四卿得志于齊僅能免二鄙之侵而十年三朝三聘于晉不能免沙隨苕丘之辱如京師似可求尊王之名而會盟于蜀莫掩背華之恥成公得不救失而不悟其非也斯言信哉

冬楚人鄭人侵宋

夏楚鄭伐宋取彭城與魚石今又加兵焉惡甚矣然終非義舉其氣不能揚也故經書人而書侵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悼公復興霸業而乞師以救宋猶遵厲公故事耶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諸侯師至而楚鄭之師已退故宋公辭諸侯請其師圍彭城而先爲此盟此同盟之善者

丁未塟我君成公

春秋疑問卷之九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此繼體之正者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虛朾之盟全爲此而設楚取宋邑居宋叛人極爲可惡今晉連師圍彭城討魚石諸叛臣是爲義舉不獨書圍彭城書圍宋彭城抑強夷黜叛人全在

宋之一字是夫子特筆

彭城已爲楚有晉悼討魚石而還之宋書曰圍宋彭城虎牢鄭所取于虢者中國城之以抗楚不書曰城鄭虎牢或追書宋一字或削去鄭一字緊皆有大意在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鄭棄晉從楚且助楚取彭城納魚石等以逼宋其罪甚矣悼既禽五大夫但命偏師往討鄭罪而不動東諸侯之師唯使次于鄫震懾鄭心備楚師之至其得行師之體故詳書之冊以示予

盟虛朾有崔杼圍彭城杼不至茲杼至又益杞人豈聞風而來者接踵耶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楚憤宋復彭城且欲退諸侯之師以援鄭故釋憾于宋而攻其所必救也然師出無名而其氣不振故書侵以示貶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始朝嗣君也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俱聘新君之立

諸侯初立小國朝大國聘禮也然獨不聞天王之訃耶春秋於王崩後書朝書聘則朝者聘者與受之者皆有罪矣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稱師稱伐非伸其氣也懲其從楚令動大衆以自壯中國耳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鄭雖有罪然喪不宜伐故書師書侵示貶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此謀鄭也然獨不恤其喪乎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論理不宜乘鄭喪以爲謀然論當時事勢近楚舒庸等小國楚已吞噬無遺日在窺伺中原若陳若蔡若許皆已服役於楚夷於屬縣而鄭以王室懿親畿内大國又屈而從楚苟非阨險以爲守則楚越鄭而東蹂踐中原之境其害有不可言者故諸侯之大夫不得已爲城虎牢計虎牢原屬東虢鄭滅虢爲制邑故削鄭不書見此關天下之險要非鄭之所宜有也自平時論城虎牢爲無策自當日論城虎牢爲上策所謂急則治其標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據左傳申爲右司馬受賂外國以偪子重子辛故楚人殺之然以畏偪故殺之而不明正其罪非體也故與以累上之辭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楚非無事之國也不能入中國則竄東吳矣然不知其所執者何辭也春秋但志其時事耳
公如晉

始朝也高氏曰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高氏曰出國都以與公盟此悼公之敬也
公至自晉
如晉及盟而歸故書其至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據左傳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則其會諸侯尊王室也故假王官以爲重耳春秋上書

公會單子晉侯云云下書己未同盟于鷄澤其褒貶之義自著
當時諸侯同畏楚氛且聞晉悼初政故悉來與盟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向屬役于楚今聞鄭從晉盟故俾大夫求成于晉此本非召而來來又後時故書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既盟袁僑後至無盟可也此諸侯之大夫與袁僑盟雖受命于君與溴梁大夫自爲盟者異然終是大夫多此一盟非政體之所宜也

秋公至自會
會且盟焉而至宜書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鄭服陳自來陳亦許將自至矣何必帥師爲伐哉唯帥師爲伐此叛者之不至而來者之復攜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據左傳報知武子之聘然去年公已如晉矣何俟復報哉高氏曰且爲鄫世子故是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如晉聽政且請屬鄫即有母喪勿顧焉非禮也

陳人圍頓
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向畏楚不敢討今陳後從中國而頓爲楚間故圍之然不思楚方怒已之從晉也而我復圍頓以益其怒楚肯偃然而已耶甲兵之禍從此起矣此于鄬之會之不免于逃歸也

五年春公至自晉
公時年纔七歲耳而奔走道路可危也故如晉如會皆書至以危之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鄭自輸平來盟後未聞聘使之及也今以鷄澤之會來聘可以見晉悼之盛諸侯之睦矣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按左傳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蓋魯欲借助于鄫以事晉鄫大子亦欲依魯以自立皆不得已之計也觀後來魯告絕鄫而鄫爲莒成則當日

之事可知矣此志其如晉爲下莒人戚鄫起
看此書法鄫世子巫受命于魯藉以植國也後竟
不能庇爲莒所滅安用此如晉爲哉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張氏曰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
志於親中國辭謝鷄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
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之自來足矣至使魯衛
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邦而爲蠻吳屈此二大
夫會吳之所以特書也
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討陳叛歸罪于壬夫殺之非當也故書法如此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悼公合十二國之諸侯爲會而吳且聽命則中國
之威亦少振矣吳進而稱人者喜其聽命也不書
盟者爲晉諱也吳晉之盟春秋所不與也

公至自會

公年尚幼有會則謹至之

冬戍陳

戍陳非獨一魯也在會諸侯皆受命還國遣戍此
特記魯事耳與僖二年城楚丘書法同
戍陳即城虎牢意皆一時不得已之計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壬夫以陳叛得罪故貞帥師爲伐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諸侯既戍陳陳爲楚所伐相率往救是義舉也春秋
予之故各書其爵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從實以書其至

辛未季孫行父卒

行父於魯宣之立不能無罪然相三君而無私積
誠可謂忠於公室者也不得例以季氏議之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據左傳華弱之奔不爲無罪然宋亦失刑也魯曷
以受之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始朝公也

莒人滅鄫

據經文鄫原有世子巫在此稱滅者必莒人去世子巫及其族而立其所自出也恐非穀梁子立異姓以涖祭祀滅亡之道也之說敢詳辯于左

按鄫世子巫鄫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杞出鄫後夫人莒女也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故鄫世子巫託于魯魯命叔孫豹與如晉耳既魯謂鄫爲不利而辭之鄫世子無所依爲莒所滅故謂莒人因

鄫子欲立外孫故助之力去世子巫立其所自出滅其宗祀可也謂鄫子以莒人之子爲後云莒人滅鄫非也左傳鄫恃賂也一句自分曉蓋鄫世子託魯必有賂不意魯不終其託爲莒人所滅耳學者但由左傳恃賂一語細繹七年叔孫豹鄫世子如晉書法則當時莒鄫之事如在目前矣如穀梁之說則鄫世子當何着落且謂立異姓以涖祭祀滅亡之道也則經當以鄫子自滅爲文此莒人二字又何着落耶愚敢竊訂正以質高明

如謂鄫非莒人所滅何八年夏莒以疆鄫田伐我東鄙耶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晉以鄫故討魯不討莒魯命卿如晉謝亡鄫不爲鄫請討莒當日事可知已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不一而足至是竟滅之書以著其惡

七年春郯子來朝

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子來朝

始朝公也

城費

當時知有季氏不知有公季氏知有家不知有國其城費也若以爲公事然足可嘆已經故書城費以別于城郎城中丘者

秋季孫宿如衛

報聘且辭謝緩報非貳也當時邦交之禮亦煩矣哉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來聘不宜盟也當時蓋習爲故事耳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前歲伐今又圍惡甚矣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此專爲救陳而會無奈陳逼于楚而逃歸不成其救然晉悼安攘之志不可泯也故經備書其所爲會者所爲逃者于冊使讀春秋者可考見荊楚猾

夏之强陳侯震懾兼華之罪耳而或者併罪晉悼安攘之怠愚不敢以爲信也敢問高明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諸侯卒未有不書名者鄭伯來赴于鄬之會已出國都至鄵而疾卒既不可書卒于會又不可書卒于國自然應書卒于鄵傳春秋者無端揑出一意來謂出諸大夫之弑春秋爲諱而書卒于鄵且曰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鄬是貴禮義爲中國之君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荊楚是棄禮義爲外夷之民以中國之君見弑于外夷之民聖人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書法若此嗟乎以貴禮義中國之君爲外夷之民所弑而尚可沒其實而不討則春秋於蠻夷之猾夏者何誅廬陵李氏引趙子不取三傳之說而以爲髡頑本非見弑者其說眞爲有見敢據此爲訂

鄭伯適晉不禮適楚不禮之事愚不敢謂其無唯使賊弑而以瘧赴則不敢信其有蓋愚所信者經也經書卒不書弑也愚所信者理也未有實弑而經書卒于鄵見其弑而隱之也

陳侯逃歸

自陳侯當日論爲楚所嚇恐以出無奈然國君宜知自擇尤宜知自立已擇從中國方在合諸侯爲援救而可效匹夫逃歸之行乎書之冊蓋所以深著譏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公凡四朝晉矣自是晉悼定朝聘之數于邢丘非魯往聽朝聘之數也要認明白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鄭何爲此師也豈將求媚于晉耶抑侵蔡致楚可

告絕于晉耶皆不可曉故書人書侵書獲以著其罪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廬陵李氏曰此條左氏得其事胡氏得其義論其事則不欲煩諸侯者晉侯之美意也論其義則不可以委大夫者春秋之深意也

晉侯此會總是欲不煩諸侯故魯君在晉而不與鄭伯偶來獻蔡捷乃與其會耳然要知委會于大夫是苟且之政不足訓也故列國大夫皆書人獨書季孫宿者正見魯大夫之與此會也然人諸國

之大夫則人宿可知已

公至自會

逾時在晉故書其至

莒人伐我東鄙

莒滅鄫晉不加討魯不請討反以疆鄫田伐我東鄙惡甚矣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前年伐陳圍陳今又伐鄭楚貞之惡甚矣然貞不足罪獨恨鄭因此伐又背晉與楚平耳

晉侯使士匄來聘

據左傳拜公之辱且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春宋災

來告書且鄭國有災本國所宜軫省也

夏季孫宿如晉

報聘也高氏曰公朝晉而晉來聘又使報焉事大國之禮勤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成十六年僑如故徙居東宮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文姜別謚穆姜亦別謚其行同其別謚亦同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上書公子貞帥師伐鄭鄭已服楚矣於是晉約諸侯之師伐鄭鄭人請成即與同盟于戲極得善勝之道春秋予之

齊桓次陘之伐在服楚晉文城濮之戰在勝楚晉悼數爲伐鄭之師在敝楚蓋楚非無事之國也唯使其疲于奔命乃稍休息耳其時不同而所以制之者亦與出于不得已耳

楚子伐鄭

汪氏曰楚書子者國君自將恃強軋弱憑陵中國之稱也不書鄭及楚平不書盟不與鄭之從楚也明年諸侯伐鄭則鄭與楚可知矣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汪氏曰成十五年晉率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不敢屈吳而往與之會已爲過禮今悼公霸業方盛乃合中華十二國之君世子而往主吳以爲會則是舉天下之諸侯皆宗吳矣雖曰資吳以困楚

然楚弱而吳興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庸愈乎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據左傳荀偃士匄請伐偪陽封宋向戌及滅偪陽與向戌戌辭不受乃予宋則宋非汲汲於此者何以滅爲有曰此通吳晉往來之道也若爾則是在懷柔撫鎮之耳又何以滅爲豈以此或爲楚所窺得之而吳晉之道終不可通耶然以理論寧吳楚之道不通而終不可以無故滅人之國也書遂滅偪陽于會柤之下吾不能爲晉悼解矣齊桓滅譚滅遂降鄣遷陽晉文執曹伯逐衛侯霸者大抵如此此孟子謂三王之罪人也

公至自會

公不與滅偪陽事故但書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高氏曰以宋公受偪陽故是也鄭背華即夷且助夷伐宋經次鄭公孫輒于楚公子貞下蓋貶鄭爲楚屬輒爲貞役也

晉師伐秦

報九年之役也然宋方受楚鄭之伐胡不移此師爲救耶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與我屢同晉盟前年疆鄆田伐我東鄙今又乘間加兵于我其無忌憚如此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去年盟于戲鄭已服矣而楚子來伐鄭復與楚平晉悼因是會吳于柤絕楚之援而後約諸侯伐鄭誓必讋服而後止故一伐不已再伐不已以至于三得鄭爲蕭魚之會而中國免干戈之患二十餘年其行師甚有次第共作事甚有結果而其於中

國之控御夷狄也甚有規模世稱晉悼三駕媲美
召陵不誣哉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鄭從楚以勞中國統出公子騑之謀而發與輒唯
騑是從上慢下暴致盜之伐書曰盜殺鄭公子騑
公子發公孫輒不獨罪羣不逞之徒蓋深著三大
夫之罪宜爲盜所殺爲當官失職者之明戒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二年會諸侯于戚遂城虎牢非他謂鄭逼于楚唯
城此以爲守可以禦楚可以得鄭耳是以三年雞

澤之盟鄭伯來赴五年于戚之會救陳之師七年
于鄬之會八年邢丘之會鄭伯皆無不在盖鄭知
此虎牢可守自戍以拒楚故得息肩數年也唯八
年楚公子貞帥師伐鄭鄭不能支將玉帛以待強
者晉于是爲伐鄭之舉及鄭來盟于戲而楚又伐
之莫可誰何故一面通吳集黨以爲援一面連約
諸侯以爲伐而又勤兵爲戍虎牢計其戍虎牢而
繫之鄭者蓋前此爲鄭城虎牢鄭即來服而戍守
是中國共爲捍禦事不必書鄭以爲別今鄭棄城
以從楚晉合諸侯共守之不得不曰戍鄭虎牢耳
觀下文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則知鄭不能守且棄
之今諸侯爲戍以扼其衝鄭不得通楚之援此楚
之所爲救也此等書法統是責鄭有險不守唯楚
之恃爲可罪耳讀者不察但泥凡救皆善之例謂
虎牢繫之鄭者原係鄭之分地非列國所得專也
而反罪戍之者之爲不義則何不通前後經文細
繹之以察當時之情事而但執臆見以失夫子特
書之大旨哉敢訂正以質高明
戍鄭虎牢扼其險要以間絕其黨援是伐鄭一大
緊關處

公至自伐鄭
此雖未服鄭而以伐鄭出故若此書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創始曰作恐非魯舊也考僖公時詩頌公車千乘
公徒三萬則車徒俱屬諸公無所謂三軍之稱也
今季孫宿主議創立三軍之制三家各征其一權
不屬公故書法下作之一字耳子曰政逮於大夫
正是此等制作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一第(八)研 續修四庫全書 第36 版反內

據左傳鄭已欲服晉矣唯是外從楚令伐宋激晉
之怒待晉至而楚不能敵然後可固與晉也然既
知楚弱于晉亦速從之耳何必若此之用詭哉春
秋書公孫舍之帥師侵宋蓋深罪鄭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以前伐未得志且鄭復侵宋故會諸侯再伐之
秋七月已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
當時十二國伐鄭未服晉侯恐其志之或渝故同
盟以申結之非必鄭服稱同盟也如鄭已服而就

盟何即從楚子伐宋耶啖子謂此盟上言十二國
鄭未服而諸侯自爲盟也似與下文公至自伐鄭
合
此盟詞中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數語甚
足動人其後鄭卒來服豈亦聞此盟語耶
楚子鄭伯伐宋
夏止鄭大夫侵宋今鄭伯從楚子伐宋雖非其情
然其事不應若是也故斥言其人以示貶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書公會晉侯宋公云云伐鄭書會于蕭魚書公至
自會書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書秦人伐鄭則知鄭
服于晉矣蓋晉悼之伐鄭雖臨之以威而實感之
以信是以其來服也但禮其囚而歸納斥堠禁侵
掠而盟誓有所不立使鄭心服而無貳如是餘二
十年此是伯者之大駕馭處世稱晉悼之三駕足
追乎召陵有以哉
觀此蕭魚之會不以盟誓爲信可證前亳北之盟
固與諸侯同而鄭所未與也
自鄭人侵蔡後晉楚爭鄭凡數年晉用知罃之謀

但聲言伐鄭而未嘗加兵于楚使楚自不能應遂
全師以服鄭其庶幾召陵之師乎故春秋特書蕭
魚之會以深予之
嘗觀晉悼之霸莫善於蕭魚之會矣以盟則不如
屈完之來以戰則不如城濮之師然以楚審方強
子囊爲政而凜然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帥師徒以
示不怯而卒不能陵駕中國者豈無故哉勢窮力
屈知義之不可敵而不敢抗也是故論晉之制楚
者云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信夫
公至自會

會專伐鄭而鄭已服故不至自伐鄭而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高氏曰鄭使良霄告絶于楚楚不能得鄭故執良霄以舒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鄭于是堅從晉矣
冬秦人伐晉
秦爲楚伐晉報去年之役非義也故稱人以伐
十有二年春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莒人間歲伐我今且圍我邑不可無救台之師但

受命救台而遂入鄆則季孫之專爲可惡耳
魯之弱也外竭於修朝聘從征伐而内齕於三家之攘取此雖以莒小國數加侵伐于我也季孫宿帥師救台其事似公然實取鄆以爲已有是更益魯之弱也故書遂以嚴其誅
文十三年城鄆矣魯不能守爲邾所有故復取之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此拜伐鄭師也晉悼服鄭制楚而聘謝與國可謂善持勝矣
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此同秦人來報晉之取鄭也經削秦而書侵意可知矣
公如晉
親往拜士魴聘禮亦過矣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以一拜聘往晉竟闕朝正之禮書至示譏
夏取邿
取邿未必爲義且恐非入於公家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審亦思横行中國矣唯大困于鄢陵而再扼于三駕故終不能逞耳
冬城防
莊二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又城之蓋臧武仲始受邑也書以示譏然會向以後晉悼卒齊先叛而侵魯則此防之城也其亦豫爲疆事之備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人于向
成十五年晉合諸大夫會吳于鍾離襄十年晉侯

合諸侯會吴于柤皆欲親吴以制楚也今傳稱吴
告敗于晉此必以晉故爲楚所敗耳故晉大夫合
諸大夫與會于向焉然魯國乃使二卿晉士匄以
下唯書鄭公孫蠆餘皆書人而吴亦進稱人豈以
崔杼華閱北宫括等皆慢不攝故貶以督率奬成
伯功耶抑謂吴可進而罪諸大夫不宜若是其不
攝耶晉與吴會從此止其或由此故也歟或曰會
吴于向謀伐秦也照下文伐秦看甚有理蓋是時
秦與楚合伐秦亦所以攘楚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
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十一年經書秦從楚伐鄭十二年秦從楚侵宋經
削不書然不可不一懲也故爲是師然經但書伐
秦而不計其成功與否自此秦不復窺中國焉未
必非此一伐之力也

諸大夫或書名或書人左傳以惰懾二字正之趙
氏云按經意以事之邪正爲褒貶不爲其小小幹
舉惰怠生文然邪正無可爲考也姑從左氏

已未衛侯出奔齊

衛獻之奔雖有所以自取然實爲孫林父所逐書
名非所爲訓故但書出奔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然自滅鄫後侵魯者四可謂無忌憚矣宜
其有溴梁之執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吴

楚不得志於中國深恨十三年庸浦之役故爲伐
吴之舉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閲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
人邾人于戚

按左傳會于戚謀定衛也然衛侯何以出奔哉孫
林父逐之也晉爲伯主不能討其罪反聽其立君
又爲會以定其位可乎經具列諸國卿蓋曰此皆
林父之儔耳悼公伯業喪盡矣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已亥及向戌盟
于劉

聘可也報聘而尋盟焉非禮也不與盟于國而特
會以尊外臣焉尤非禮也如國體何

劉夏逆王后于齊

逆王后禮宜卿往而公監劉夏官師也可輕逆國

毋乎特書以著失

桓八年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罪其失之苟簡

此書劉夏逆王后于齊罪其失之輕忽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衛衎在齊季孫宿爲戚之會以定剽齊故加兵于魯公親往救而兵力不敵至遇而反可以知當日之魯矣

書齊侯非伸其伐目其人以示責也

莒人圍台季孫救之遂入鄆而不忌齊人圍成公親往救僅至遇而不能前蓋當時丘甸卒乘皆歸之私家私家可整旅而公實不能卻敵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春秋凡帥師而城者書以示譏況二卿帥師以城成郛乎且城成郛在不能救成之後其計蓋亦晚矣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莒伐我東齊伐我北邾又伐我南魯何以自支哉

此全重在責魯上邾人不足責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李氏曰晉悼公其猶有君子之資乎不獨伯功之美也齊桓歷變履險以數十年之經營而行事未免過舉晉文老于奔走晚而復國然血氣之驕悍未除悼公之齒淺矣乃能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有四顧卻慮之謀無輕逞輒快之舉其亦稍知以道養心歟

悼公之伯業在服鄭而駕楚然使其徒以詐力相長未必能服諸侯也悼公先以謙德臨之使其但以盟誓爲信未必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使其唯以戰伐爲威未必能駕楚也悼公一以容

量處之斯其有君子之資乎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按左傳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則此實平公會諸侯之始也始會宜整紀綱令諸侯大夫有所稟守今特以一高厚故使大夫與之盟高厚逃歸諸大夫竟自爲盟視諸侯若贅旒然其何以令天下哉經文上書公會晉侯宋公云云下書戊寅大夫盟若兩截焉

者見政在大夫實自此盟始之也
鷄澤之盟諸侯已盟而大夫又盟蓋受命而盟袁僑也今雖使盟高厚然高厚已逃大夫可自爲盟哉此閒不容髮而所關於名分世故不小故特書之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謂莒邾侵魯爲罪則不宜會會則不宜執執則宜歸之京師而晉皆失焉故書人稱執以歸以罪之

齊侯伐我北鄙

齊靈凡會不親唯合邾莒以侵魯今高厚逃邾莒

執乃益以怒焉親帥以加我故春秋目其人稱侯稱伐以著其罪

夏公至自會

與晉平初會且以齊邾莒故非徒行者故書其至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按左傳許將從晉不果晉同諸大夫帥師以伐鄭伯以宿怨親行且君宜首敘故書法若此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一歲再伐矣而且圍邑也書著其惡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魯不能自強自立禦無道之齊乃乞憐于晉如此耶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志其卒見已執而歸矣其子濟惡故他日又執也

宋人伐陳

陳侯逃鄬後不復與會楚鄭連年侵宋宋請晉伐之蓋釋憾于陳春秋所不與也故書人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曹負芻負大惡於天下衛不能伐乃今所伐以孫蒯私怨重丘故將何用此大衆哉書帥師以伐衛罪著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君臣分師以來圍我二邑抑何讐之深暴之甚也異日犯衆怒被同圍而幾亡其國其所自取哉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暴宗室亂國政宋何以失刑而使之奔也書出奔不獨罪華臣蓋深罪宋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乃父被執何爲子復濟惡耶
國有政雖弱而強國無政雖大必弱曾幅員尚廣
而三面受伐非以政在大夫若病瘧者然不能捍
衆邪之攻耶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狄也豈可以禮義接哉但因其來自知所儆戒以
禮義外之而已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之執以伐曹故然彼以修聘來豈可執耶稱

人稱執行人晉罪著矣
秋齊師伐我北鄙
齊又恐大衆來伐矣曾雖不敵然寧無犯衆怒耶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此本伐齊之師也緣犯衆怒齊集以圍之故書同
圍齊耳
齊背盟主四年之中六伐我鄙四圍我邑又縱邾
莒以助其虐得罪於天下是以諸侯同心圍之若
匪出于號召焉者此之謂公舉
不書伐而書同圍便見諸侯公舉以共圍伐有所
不必言也
此與鞌之戰略同春秋何不與彼戰而與此圍也
蓋事有似同而實異者鞌之戰晉雖爲魯衛而出
師其實大夫共逞其私憾今齊靈背棄盟好陵虐
神主以肆暴横於弱小晉合諸侯問其罪蓋從衆
怒以出師非爲其私也故書曰同圍齊以致予出
夫子之特筆
曹伯負芻卒于師
此記其實耳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楚聞鄭伯之出也乘其不備以興師是黷武之可
惡者故書帥師爲伐以正其罪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此從同圍齊來前目後凡以志其盟詞無褒貶
晉人執邾子
邾子濟惡宜執但執于既會且盟之後非伯討故
貶而稱人
公至自伐齊
公原以伐齊出同圍出于衆怒耳故但書至自伐

齊
取邾田自漷水
取邾田自漷水者自漷水至我疆皆取之也從伯令疆我田挾伯勢併邾田且過取是爲不義之取直書以著罪
季孫宿如晉
謝討齊併取邾田故
葬曹成公
負芻負大惡不宜葬魯德其同圍齊會葬之故書志其失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林父逐君奔齊伯主不能討且與會伐經削晉獨書孫林父帥師伐齊蓋著其暴惡不臣之甚且不與伯主爲此師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志環卒不以怨廢禮也
齊靈無道溺嬖而禍其家是天報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當時攻伐多有乘人之喪以取利者士匄獨聞齊喪引師而退是爲知義者春秋予之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此賢大夫也志卒而其人自見
齊殺其大夫高厚
據高厚逃盟伐魯及平日所爲於國者宜殺但今所爲殺者實以其傅公子牙故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召楚人伐其國是背叛之臣國人所共惡者使子展子西正名誅之而不利其室當如良霄例稱人以殺而削其官矣

冬葬齊靈公
怨不廢喪
城西郛
諸侯守在四境城西郛則四境可知矣書罪魯不自強徒與工役以疲民無爲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齊雖及晉平而魯猶懼齊故爲柯之盟以自固
城武城
魯畏齊甚城西郛以自守矣又爲柯盟以自固矣而猶城武城以爲保焉可謂守在四境乎書所以

著譏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魯自圍齊取邾田來莒不敢肆而魯亦不欲爲讐于與國也故有此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向強梗不赴盟會今以士匄不伐其喪且以國內多故居喪而赴會是晉有以感服之也君子猶取于斯盟

秋公至自會

以齊成故則此亦非徒行者故書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據左傳此師雖以邾人驟至故然祝柯之盟執邾子而取其田魯亦甚矣又可復報乎書此以著魯過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據左傳燮蓋善於謀國者蔡不能從反殺之故稱國以殺以累其上履燮之弟也燮殺非其罪履自宜奔然不宜即于夷故書出奔楚以罪履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二慶執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黃素不自檢爲二慶所逐而甘即於夷皆非也然黃陳侯母弟也而可令至于此乎書曰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而陳君臣之罪自著矣

叔老如齊

魯數爲齊所陵然報之亦過今幸澶淵之盟也故修聘以解讐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魯自蕭魚以來連歲爲齊邾莒故不遑往來朝聘

之事至是始報向戌之聘蓋亦欲求援以自固耳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伐齊取邾田已遣季孫宿往今又親往可謂報德之唯謹矣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叛臣以其地來奔罪不足誅唯是利其土地而納其叛人則非中國之所宜爲耳春秋責魯意爲深或曰是時公在外季孫宿納之也然魯襄歸國後何不令其臣終出諸竟耶

叛人之奔必適讐國庶其來奔以南鄙之怨也然

魯於邾也再執其君矣取其田矣伐其國矣而今
又納其叛人不亦甚乎
夏公至自晉
逾時而至書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盈之奔士匄不爲無助然據左傳云云則其家
平日之稔積與今日之醜惡蓋亦有所自取矣且
其出奔也必于楚將亦有所挾也終罹于死亡宜
哉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不獨比年食又比月食雖天文度數難測哉然必
有譴異之儆也謹載諸冊
曹伯來朝
即位三年來朝此見天子之禮也當時皆以朝大
國其朝者與受其朝者皆不以爲非禮是可歎已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
任
據左傳此會爲錮欒氏也夫一欒氏故曷以動諸
侯哉襄陵許氏曰欒氏之出非其罪也徒以權門
私相忌怨何有於國而平公受其激怒勤動諸侯
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
憤卒與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爲古今之至戒
是時中國無事晉無所發政以亟會諸侯則知徒
以欒氏信不誣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魯以晉欒盈故赴其會逾時而反失拜正之禮故
書以著譏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爲錮一欒氏朞年之間再合諸侯士匄何讐之深
疾之甚也晉平于是失霸者之義不足以令諸侯
矣
公至自會
朞年再會皆以晉錮欒氏故書至示譏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之罪在寵近小人耳楚康不以正刑黜乃與
其子圖殺之而輮其黨豈討有罪之義乎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庶其之黨也納庶其又納畀我魯于是乎無政矣

葬杞孝公

杞不卒不葬久矣杞孝公與晉平公母兄弟也晉重杞魯會其葬當時之邦交其皆世情哉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據傳二慶奔其君之弟致楚之討以陳叛爲國人

所殺其罪甚矣春秋乃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者不與夷楚制中國且病陳侯不能自主殺非其罪故爲此累上之辭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黃奔楚晳滅二慶二慶殺則黃歸陳矣然黃不無所挾也書自楚歸于陳而黃之有挾及陳侯之不能主國與楚之專制人國其罪具不可掩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欒盈爲國所逐又爲國所錮知其非義有死而已不能死而思叛至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其罪豈可勝誅但以公理案盈無弒父與君之大惡也逐之去國則亦已矣何動天下之諸侯一會再會以深錮之哉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其復入也晉有以激之耳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齊未嘗一日忘十八年之役也晉錮欒盈不足以服其心于是潛助以復入因舉師先伐衛遂伐晉焉此雖晉所自取哉然齊莊不應若是之陵暴也故春秋書齊侯以目其人書伐衛遂伐晉以甚其罪

齊莊本意在伐晉特伐衛以先之耳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齊伐晉報十八年之役以魯故也魯可無救哉而況在盟主可無勇往以直前哉今次于雍榆則無取于此救矣故直書以著其失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孟莊子卒舍秩而立羯成之公鉏公鉏季武子子悼子兄也武子舍公鉏立悼子成之臧紇孟氏因惡臧紇於季孫季孫逐之以防求爲後於魯正是

此事

按左傳臧孫紇阿附季氏廢長立少自取奔亡然季氏自亂其家復亂人之家而蔽罪於臧孫紇遂之亦過矣書臧孫紇出奔邾其罪自見

晉人殺欒盈

稱人以殺從討賊之辭與鄭良霄同例

齊侯襲莒

齊憾莒十八年之役故襲之然乘人不備以掩取盜賊之爲也書著其罪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慰受齊師且伸致救之意

仲孫羯帥師侵齊

救齊無功故爲此師以報晉然實興于無故也故書曰侵

夏楚子伐吳

楚向憾吳親晉故爲是師稱楚子者斥言其人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春秋書日食既者三桓三年宣八年及此年

齊崔杼帥師伐莒

去年襲莒與莒平矣今又帥師伐之何無信若此也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不獨比月食且比年比月食是爲大異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會諸侯欲伐齊而不能伐故書會不書伐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楚子伐鄭以救齊春秋不與其救故但書伐鄭爵蔡陳許而首楚子見三國服役于楚亦楚子而已

矣

晉合十二國之君不能伐齊楚合四國之君足以伐鄭而十二國之君又救鄭而無功此可觀夷夏之盛衰得失矣

公至自會

不能伐齊又不能救鄭故但書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宜咎以慶氏之黨逐宜咎黨慶氏陳窮治慶氏黨胥失之矣

叔孫豹如京師

齊侯叛晉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郟叔孫豹如京師聘且賀城夫亦城郟之意乎不然不往也書以罪魯

大饑

民有殍曰大饑是年僅大水耳而大饑無凶荒之備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上年仲孫羯之役也雖齊之無禮亦魯所自取哉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崔杼罪不容誅獨怪齊莊勢陵大邦衆暴小國而又躬往巨室淫亂不君致杼之弒耳此足爲世鑒者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儀

此會本以伐齊也聞齊有弒君之賊不能討以定其亂反受賂而許其成何以宗諸侯哉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去秋夷儀之會楚閒鄭合陳蔡許以爲伐今歲復會于夷儀鄭慮楚復來先帥師于陳以奪其心是則然矣然國不爲備以待人之侵乃先慮其來以入人之國非禮也故春秋書入以示貶

自來入人之國未有若子展子産之有禮者然何如勿入人國之尤爲有禮哉不得以此從末減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號召伐齊而會重受齊賂而盟是盟莫有不善於此者故但書諸侯同盟罪晉亦齊也罪諸侯皆齊與晉也

公至自會

至自會有與有榮者有與有辱者此與有辱者也

衛侯入于夷儀

衛侯衎蔑其家卿失國出奔然其實無大罪于國也有歸道焉故書入于夷儀而不名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楚強甚大夫帥師能滅人國此春秋所特惡者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叛華即戎幾年于茲晉置不問夷儀之會陳從楚師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則鄭亦有所不堪矣故帥師以稱伐獻捷于晉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吳報二十四年之役親往爭強于楚爲楚所殪其自取也然楚不以戰勝啓門以誘其入射而殪之可謂義乎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寗喜弑其君剽

孫林父寗殖逐其君衎立剽而事之已十餘年名義一定不可復易而况于弑乎殖之命其子悖也喜不能諫父于未逐衎之先乃承命于已立剽之後則今日之弑雖欲辭可得乎

衛衎與剽與鄭忽與突頗相似然鄭忽但書世子突前後皆稱鄭伯即突入櫟與在鄭故都同是鄭

止一君也衎出奔雖不書剽立然于此書弑其君剽後又書衛侯衎復歸于衛要見衎未歸衛時凡國有盟會征伐皆剽之所主也衛當是時蓋實有二君矣學者但從衛侯出奔齊至衛衎復歸于衛逐一細看則中間二君之出處自有分別耳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據土背君曰叛孫林父逐一君立一君若奕棋然今所立者被弑所逐者復入林父以戚而如晉可勝誅乎故春秋不與其如晉但書入于戚以叛以明正其惡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衎之奔也不名未絕于衛猶有望也及待弑剽以歸猶夫人耳雖曰歸居其所然實不足以君國故特名之此可見春秋抑揚予奪之意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孫林父以戚如晉晉人以兵戍之衛人伐戚殺晉戍晉不自反將會諸侯以討衛故使荀吳來聘非禮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是會也晉趙武合諸國大夫疆戚田取衛西鄙六

十以與孫氏且執衛侯黨叛助逆莫此爲甚故春秋於晉宋曹大夫各書人唯鄭良霄書名者以子産新得政鄭伯爲衛侯如晉故也其辨析甚精

家氏曰晉平之爲此會率天下之爲人臣使之盡叛其君也霸者無他主張名分而已今林父據邑叛君而止獻公取衛田以益林父平固至愚亦何利而爲此由晉之諸臣各爲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之交起爲亂以爲彼剖分宗國之地而其君不悟良可喟也

是會也諸侯各懷憤嫉與會者唯四國之大夫耳

魯君爲季氏所驅而出則季氏之惡又過於趙武
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傳極明白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身負大惡可執也趙武不討其弒君之罪討
其伐戚殺晉戍故稱人以執以罪晉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許男卒于楚似可憫也然欲報鄭十六年之役而
請諸楚曰師不興孤不歸也則亦無足惜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楚以許故約蔡陳伐鄭蓋知晉之不在諸侯而復
爲陵駕之舉也雖曰目其人以示貶然亦病晉霸
之衰乎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汪氏曰自齊人媵伯姬僑如逆婦姜二國不通好
者三十年今景公不事征伐先遣貴卿聘于魯亦
云賢矣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高氏曰此會楚意也楚人患吳而結諸侯也諸侯
之大夫不詳其故殆狥弭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
之盟自是華夷蠻貊莫辨而諸侯俛首兩事晉楚
桓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百姓雖暫免于
兵革之苦而天下之大勢遂大潰而不可收拾矣
彼向戌者豈足以知天下之大勢哉
隱桓之際天子無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
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
之事皆大夫持之

陳氏曰晉楚始同主夏盟也以諸侯分爲晉楚之
從而交相見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
變也于溴梁而無君臣之分于宋而無夷夏之辨
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此與夷吾殺里克同故不以討賊書以殺非其罪
書蓋里克甯喜之罪不必言也所病者二君之失
刑耳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此與陳侯之弟黃出奔楚書法同皆罪其君之不

能安其弟也然黄以專爲二慶所逐而其奔也又如楚而自理後藉楚以歸陳其人無足取者鱄始也曲承母命以狥兄既見君失信刑而遠去終不立人之朝以昭君之失是有合於春秋之義者美惡不嫌同辭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再言宋者初時會而今始盟也稱諸侯之大夫雖曰先目後凡然實傷晉楚之同主此盟且楚人爭先大失華夷之體故於其會也先趙武次屈建而於其盟也曰諸侯之大夫字字皆有深意

說者謂宋之會弭諸侯之兵百姓免兵革之會十餘年趙武屈建之力可以當齊桓非也汪氏曰是時晉楚皆怠於出師偶有六七年之安靖然楚人東甲而伯州犁之言則趙孟爲宋襄之執矣況魯帥師以取鄆晉帥師以敗狄兵亦未嘗戢也楚圍既讀舊書未幾篡國大合諸侯伐吳滅賴安在其爲弭兵也哉此斷得極是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自正月至三月爲春在夏時則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也此三月内無冰則豳風所云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皆無所取無所用而周官凌人之職廢矣故特書曰春無冰以著異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書名所以著罪也

邾子來朝

自執君取田後弱甚矣故來修時事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公將爲宋之盟故如楚先使羯告晉是時俛首兩事亦難爲國哉

冬齊慶封來奔

慶封崔杼之黨也爲倖臣盧蒲癸等所逐而來奔來奔者其罪著矣而魯受其奔可乎故書以示譏

十有一月公如楚

桓文既沒夷狄熾而中夏微魯以望國且朝楚而況其他乎春秋書此有深悼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不書葬諸侯不會也諸侯初知有晉今知有楚而

已矣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朝夷楚之君失朝正之禮是可悼矣且其在楚也止送楚子之喪在四月而其將歸也又以季氏取卞故而不敢入焉苟非式微之賦不將終于楚而已乎此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後書夏五月公至自楚讀者必爲魯三嘆息矣

夏五月公至自楚

以一朝楚故不能即歸而其中更有不可言者故

但書至自楚以爲辭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春秋未有書閽弑者閽弑止此一人邇怨近刑人未有能免者此可爲萬世戒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杞曷爲城哉晉平杞出也故爲母城杞也當此盛夏時合天下之大夫動大衆以修其私親之城郭豈救災恤患之舉出於勢不得已者乎其心私其事甚悖故春秋列十有一國之大夫書曰城杞以著其失

閩伯圭有城夷儀者矣有城楚丘者矣有城緣陵者矣未聞城杞以爲其私親者宋之盟楚爭先晉宜哉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故且言杞田陋哉

杞子來盟

觀書杞子來盟於士鞅來聘之下則知其爲田故矣晉治杞田非出于公義魯歸杞田非出于誠心

故杞子親來要結之耳賤之故稱子

杞前後皆稱伯此稱子似爲春秋貶之然史有闕有訛或未必非一字之錯也

吳子使札來聘

此書法本與楚子使椒來聘秦伯使術來聘同讀春秋者但平心易氣隨夫子書法到面前先看當日之所使聘者何事其所以使聘者何心然後看所使聘者何人如此條所書要見當時晉楚交主夏盟晉楚之從者交相見也而一不及吳且二十四年楚子伐吳二十五年吳子伐楚爲楚所戕以

是吳子使札來通魯聘致其殷勤此雖爲國結援計然其以禮來亦有可取者故春秋進而稱子若楚之子秦之伯焉其稱札也亦若楚之椒秦之術焉蓋此以使事論而非以人品論也若以人品論公族之賢非蔡季公子哀魯叔肸其人乎然一則因其歸也書蔡季自陳歸于蔡耳一則因其來也書公子哀來奔耳一則因其卒也書公弟叔肸卒耳倘使此三子者生于楚秦吳之國而來聘亦未有不書其名者何獨於札之來聘書名謂夫子之特致其貶耶且此條正意在吳子使聘上撇去正意獨罪札之一字恐非夫子當日書法之旨敢問

高明

不問天王使來歸賵是否止罪一咺不問吳子使聘是否專罪一札此等讀春秋朱子所謂以義理爲穿鑿者也

若要罪札遜國致禍之非當發揮在吳弑其君僚下不宜書在此條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按左傳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然有

君在也公孫蠆公孫竈可得專放其大夫乎書曰出奔蓋交罪之也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鞅之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公朝楚踰年而歸麋新即位遣使來聘儼然若桓文之所行于列國者而春秋書法亦與齊晉書法同蓋甚傷之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世子般罪不容誅然景通子妻能無召子禍乎蔡本中國自厥貉從楚至今餘七十年染于商臣之習無疑也由此以觀習俗移人此理勢之所必然者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此記事以著其賢者春秋撥亂秉禮書之于冊不獨風厲婦節使凡不當避而避以失節於造次顛沛之際者知所警也

宋之臣子安在祕不知備後不知救至此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按左傳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也

景王聽尹言多等殺之可謂親親之仁乎殺非其罪故特書天王殺其弟以爲萬世不相容者之戒

王子瑕奔晉

臨川吳氏曰瑕天王之子蓋亦與聞乎儋括之謀括事敗而佞夫見殺瑕懼及禍而奔晉瑕不明爲子事父之孝而自比於逆亂之黨蓋逆子也奔以逃死而自絕於父有罪而奔不可復入與王子朝奔楚同故不言出

按吳氏云云瑕即景王之子也瑕何不利其父之立而黨括欲立佞夫耶左傳載尹言多等殺佞夫

括瑕廖奔晉瑕與括與廖同書未必景王子也或佞夫母弟亦可稱王子耳存以俟考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共姬執禮而死魯使卿共葬事蓋重其志節以爲世表也不嫌過禮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之出公孫黑不能無罪然迹霄所爲自有喪身亡家之道且既亡尚不知省自許伐君大亂其國豈世之所容哉書曰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益明著其事正以討賊之辭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逾三時而賊未討何以書葬蔡人從夷蓋不以討賊爲事耳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宋災故特書也宋災何以望人之助鄰國即有恤助者亦自歸之耳何得哄然爲會若竹社斂分爲劇者乎而況有慳不肯歸者乎此會散而無統故皆書人而又特著其故蓋深鄙此會之非國體也自有會以來未有若此之非禮者會本不足貴今

且併此會禮盡廢棄之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往楚不知愧赧歸楚不修德政反效其宮制勞民傷財爲之而日安樂于斯焉固宜其卒于斯歟

書譏其不得正也

廬陵李氏曰襄公在位三十一年當其初立外則晉悼之伯方務綏睦親鄰內則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皆賢大夫故魯國自事伯外皆無他虞奈何自五年季文子卒後武子繼之專權肆欲城費

而私邑張作三軍而公室卑入鄆〻君命不行於下諸大夫則而象之城成郛而孟氏強矣城防而臧氏亦強矣悼公既沒齊邾交伐魯之不振益甚蓋以兵權分於三家故也至其末年乃俯首南面而朝于楚雖晉伯之失使然而魯之人望亦泯矣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宣成以來已然而實成於襄公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野以過毀卒書蓋愈於不知喪者矣野已立故〻子然胡女敬歸出非夫人之子也故書名與前書子般卒同此春秋之謹嚴處

己亥仲孫羯卒

羯雖與會盟征伐然較之城費城防城成郛入鄆作三軍者大不同書卒使覽者㫁別其賢否也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雖伯主未有君親會葬者公及陳侯鄭伯許男會葬于楚亦出于不得已耳滕固微弱躬來會葬于小魯非禮也故特志之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二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書莒人弒其君可以爲國君暴虐者戒此宜信經莒人弒之文〻宜信傳罪展輿之弒但展輿既廢于父而立于國人則宜討弒父之賊不討賊是其罪也

07432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行即位之正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此亦宋之盟也讀舊書不歃血者楚欲仍舊先晉故春秋爲中國惜不使夷得以僭華是故長晉

華夷本有分中國之尊豈可與夷狄並峙唯向戌持弭兵之說甚武不明內外之分而但目前苟且之安故首蔑常經倒植冠屨俾中國諸侯咸北面于夷楚之庭而然始曰弭兵以合晉楚之成既而楚盛兵以臨諸侯滅陳滅蔡滅賴遷許莫小國逼陵中夏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皆自宋與虢之會始此春秋所以深致其防而必不以楚先諸晉也

三月取鄆

季孫與莒之亂奪取其邑叔孫幾爲楚人所執是不足爲魯榮而實足爲魯辱者春秋特書取鄆于冊蓋深罪季孫之非所取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仁人之於弟也必約之禮義之中使知所檢飭苟常守富貴而不致奔亡之禍此之謂善用愛若寵愛之太甚則反益其過矣益其過而致于出奔是誰之咎哉春秋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所以教萬世之爲人兄者如其弟不知自檢若鍼之至于奔亡則其罪又不必言矣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夷狄交侵不可不一攘斥然何如絕之于未來乎而帥師以敗之蓋亦晚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按左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而弒之去疾奔齊展輿立則展輿雖立自國人然弒父與君之賊不可不討也不討賊而立謂非與聞乎故可乎而且其既立也奪羣公子秩又誰堪之乎羣公子之召去疾于齊而去疾之自齊入于莒宜也去疾入則展輿出固理勢之所必至者故春秋一書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蓋據其實以書入而非所謂篡辭也一書莒展

與出奔呉亦據其已立踰年不能君而出奔而非所以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蓋春秋之抑揚予奪雖具于書法之内然學者當先究其所由而後考求於字義以定其褒貶不是之究而徒泥執一字之間恐非所謂善讀春秋者敢問高明

照今日之莒之事統由犂比公不善為君為父以致其身之弑其子之出入又由展輿不能討弑父與君之賊也故雖已立君位而終不免于出奔是則春秋所書以為萬世戒者

叔弓帥師疆鄆田

鄆本莒邑然莒魯爲爭久矣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之復爲莒所取今乘莒亂取之又帥師以疆其田蓋明挾勢以欺之也前書取鄆此書叔孫弓帥師疆莒田不待貶而罪自著

塟邾悼公

高氏曰入春秋來邾始書塟蓋邾滕薛小國也秦遠國也至昭公而書塟魯衰甚矣小國如大國遠國如近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本公子圍所弑春秋書卒不書弑者圍晏然爲赴于列國而其國臣子聽焉相與設爲後之詞甚矣其無人紀矣從而書卒蓋深誅楚臣子聽賊之所爲而于圍則所謂不誅之誅也大全陳氏極看得好較勝大合于申之說敢問高明

楚公子比出奔晉

圍弑麇并殺其二子自立惡甚矣比爲右尹不能制故出奔晉然圍之惡豈自今日乎比何不早見幾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起以上卿執政茲來聘魯可占晉覇之衰矣

夏叔弓如晉

報韓宣子之聘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據傳三罪皆黑所有但乘疾而逼之死殊非國體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凡人君舉動必軌於禮晉少姜之喪昭公何事往弔至河乃復輕身辱國至此哉公既見卻宿不宜復往宿復往則必公之所使也是再辱國矣經文備書諸冊蓋志魯昭自輕以取晉之侮而猶不知

止也愚謂此條之義宜只如此看若謂季氏逐君之漸則宿之如晉是自往而不命于君者恐當日之事不如此敢問高明

再按左傳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子慭如晉則此年晉辭公季孫宿如晉亦猶公子慭之如晉耳未必宿專擅而自行者此可為一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成公

卿不宜共小國之葬叔弓之往蓋答滕子之親會葬耳然總之則皆非禮也

秋小邾子來朝

高氏曰公即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為之國也而終以流播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雹戾氣也大雨雹戾甚矣

北燕伯款出奔齊

北燕之君不足書乃其出奔故有足為萬世戒者故特志之冊胡傳發得極明可玩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去年冬大雨雹今年春又大雨雹天變昭于上將必有人事應于下人君可無深儆哉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稱楚子併爵諸侯非與諸侯也爵諸侯之同於楚子也並於淮夷也是為至貶

家氏曰宋之盟虢之會晉楚同之猶以柰夷夏內外之辨春秋譏焉今楚虔新立逞其狂悖從晉人求諸侯晉之君不知為中夏惜輕以許之楚遂合

夷夏之君十有三國而為此會夷主夏盟會盟之反常也是會也夷會也中夏諸侯而與于會者辱也

當時楚子求合諸侯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又曰諸侯其來乎則固自以為不足服諸侯而懼其未必從也使晉稍自強其誰敢與爭晉強而諸侯從之則楚亦不能肆其志也而晉方且溺於嬖寵故楚偃然得專諸侯諸侯舍晉無所附亦不得已而從楚是夷楚之盛強中夏之自衰也中夏之自衰中夏之君之不自振也而乃自諉曰晉楚唯天

所授不可與爭又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又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然乎哉然乎哉

是時猶幸魯與齊衛曹薛邾杞不與其會猶有中國哉然亦可悼矣

楚人執徐子

徐子既與會矣何以執蓋必加之罪執一人以威諸侯耳執非其罪故稱人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楚子以諸侯之師伐吳非伯討也而各稱爵者何也爵屬楚之諸侯相從不舍實與淮夷比肩一心以事楚也經文上書楚子下書淮夷中書諸侯有意哉

執齊慶封殺之

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者何慶封奔魯而又奔于吳吳處之朱方故執而殺之也春秋以慶封黨弒君之賊所當討故繫之齊而不純以討賊之法與楚虔故但書曰執而殺

遂滅賴

遂滅賴者以諸侯之師遂滅之也是爲極惡重看一遂字

一會也而執徐子以示威一伐也而殺慶封以示義而又滅賴以遂利楚子之不道如此

九月取鄫

莒滅鄫以爲附庸魯曷以取之蓋欺莒去疾之不能撫耳

冬十有二月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襄十一年作三軍誰作之也季孫宿也茲舍中軍

誰舍之也季孫宿也三軍國之司命何以作何以舍作之而三分其民已取其一舍之而四分其民已取其半且將務叔仲二家而併取之此其究蓋未知所竟者使非家臣内叛掣其篡弒之肘豈止乾侯之出而已哉春秋特謹書之見作舍皆出宿手而其惡之不容誅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仇吳而疑申貳于吳殺之非義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然楚虔何人也弒君之賊也目擊其弒不能討而反臣之以取其疑亦足以殺其身而已

矣

公如晉

前年如晉見卻今復如晉何不自强自立如此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

牟夷以己邑及公邑來奔罪不容誅然魯何爲納之蓋季孫乘魯君之出納之以爲己利耳書之冊所以罪季孫之專也

襄二十一年公如晉邾庶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今公如晉莒牟夷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視其君若弁髦焉者且今兹之納莒人訴諸晉晉侯將止公不有范獻子之諫其不免矣是又置其君於罟擭陷穽之中而不知恤者可乎哉魯君歸毫不敢正其事是宜及於乾侯之禍者

秋七月公至自晉

昭公如晉者七至晉而見止者一及河而不至者五唯此年得善往返然以莒人之訴幾不免于辱蓋亦危矣書其至危之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納莒叛人受其邑何怪莒師之至然且帥師以敗之魯季孫蓋全以暴欺凌其弱小矣

晉受莒訴幾止公魯大夫豈不聞之聞之而但帥師以敗莒師也而不忌公視其帥師以敗莒師也亦豈不知之知之而不敢問蓋是時之魯季氏之魯而非昭公之魯也其被逐而甍于乾侯也固宜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前年楚伐吳圍朱方執慶封殺之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至是楚又率諸國併於越伐之蓋楚虔狂悖無厭西既交主夏盟稍遂其欲唯日夜爲計思若何制吳以擴其東封耳

春秋自楚而下皆書爵徐越亦進書人以稱伐蓋甚著楚虔之逞得中國諸侯及蠻夷之助蹂踐于東南而莫之制也此是斥其人以致貶

識者謂通吳以制楚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制吳楚謀之失也甚有見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晉以魯納莒叛人叛邑欲止公季孫宿弗顧也但帥師敗莒師身往聘晉而晉亦不討蓋季孫知有

晉不知有公晉亦知有季孫不知有魯昭公安得
不爲季孫所逐也
楚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坎用牲埋書而告寺人伊戾既以此殺世子痤矣
今寺人柳又以此奔華合比蓋刑人之險謀巧譖
其智不過如是而已獨恨宋平之不能察耳
伊戾之謀非向戌之對不售柳之謀非華亥之言
莫證自來閹宦禍人家國必與外廷臣相合而後
其譖乃行而外廷臣之謀爲利者寧證合于閹宦

而不恤國家之大利害是可悼也故經傳備錄之
以爲世戒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伐吳者再而皆無功故薳罷伐徐因吳之救而復
伐之然終不能得志於吳也
冬叔弓如楚
四年公不會申震楚兵威將爲朝事之舉故遣叔
弓先往聘耳
齊侯伐北燕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齊侯欲納之正也乃受賂
而不果納故止書伐北燕若以強陵弱者云耳此
是斥齊侯以著罪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此與及齊平及鄭平句法相似而下文又書叔孫
涖盟正與叔還涖盟之事相對是爲魯事無疑者
但考之經文魯與齊未嘗有隙耳劉氏謂齊以莒
故與魯搆怨或其然歟再考襄二十七年齊慶封
立使慶封來聘魯未嘗報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
或者隙始于此歟而又以莒田故兩不相平今魯

結婚強吳外附荊楚無與齊平意而齊不得已自
來求平故書曰暨齊平耳左傳齊求之也一句自
分曉然魯以此而致平又不若自修自立使齊自
心服而不必平之爲愈也
三月公如楚
昭公屢朝于晉而不納又迫于楚而往朝卑辱亦
已甚矣以是知暨齊平之不足貴也
叔孫舍如齊涖盟
我親往而結之曰涖始暨齊平故往以洽其盟好
耳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一朝楚而逾三時故書其至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已有世子矣又屬嬖子于其弟招招是時苟正言以止其事陳侯未必不悔偃師可以無死矣而柰之何其敢于行殺也則成君之亂命者非招而何故斥書以正其罪然究其初由陳哀一念之寵嬖耳首惡之誅又自有不容逭者繹經文陳侯之弟四字義自分曉

不獨曰殺世子曰殺陳世子者世子國之本指此所殺者非其家之子乃國之世子也

經書殺世子者三晉獻嬖奚齊卓子而殺申生宋平嬖佐而殺痤陳哀嬖留而殺偃師皆嬖子匹嫡之禍也然申生與痤之死權在晉宋之君故雖大亂而不至于亡唯陳哀甚忍造禍憂隕其身而國隨以滅此其最下者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其心已死如何不亡然亦已爲後矣

叔弓如晉

非獨賀虒祈也公上年如楚叔弓以此賀併致不貳之意耳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陳有宜殺者在行人何罪哉稱人以執曰殺之蓋深罪楚之失刑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爲招所立春秋但書公子不與其爲君也

秋蒐于紅

是時之魯三家之魯也其蒐三家之蒐也自根牟至商衛革車千乘以耀武畧昭公何地哉乾侯之逐已兆于此矣故春秋特書之若秋非其時紅非其地是又不足譏者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按左傳招歸罪于過而殺之諸儒之斷有謂招過同殺世子然春秋不與招之殺過也故稱陳人有謂過實不與殺世子招今歸罪而殺之也故不去其官而稱大夫愚皆以爲未然陳哀屬留於招與

過分明欲去ㄙ一子矣過知其非義宜諫諫而不聽宜辭避之不辭而受其屬即不與殺猶與殺也其罪可宥哉唯是招歸罪於過而擅殺之似非司寇之刑耳故書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曰陳人以著過得罪於陳宜其爲衆所殺曰大夫以著過罪實始于招非招所宜殺春秋罪過而又深罪招故書法若此耳敢正高明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楚既帥師奉孫吳圍陳宜先取罪人誅之立孫吳而返今乃先滅其國執首惡招放之于越縱殺其黨孔奐可謂義舉乎蓋楚虔之志原在得陳而不在討賊也其視楚莊先殺夏徵舒而後入陳者亦大相懸哉

書楚師滅陳以著其貪暴書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以著其失刑而三舉陳書滅書執書放書殺皆繫之楚者責中國諸侯不能治陳之亂使楚得挾義行詐以墟人之國也

葬陳哀公

當時陳巳滅矣誰爲之葬魯亦曷嘗會其葬哉而必此書ㄙ左傳稱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是陳猶有人以爲葬蓋不與楚之滅陳也即下文書陳災之意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楚既滅陳威震諸夏是以諸國大夫不待號召旅見焉故春秋特書一會字且舉魯以見其餘也事勢至此亦可爲中國寒心哉

許遷于夷

諸儒皆謂許畏鄭欲遷請楚而遷于夷恐不然當時許堅從楚楚之威方熾也鄭雖世仇許未必敢動許曷爲畏之邪請于楚楚曷爲聽其遷成畏鄭之名哉汪氏曰夷一名城父本陳地楚滅陳遂遷許于此耳此與左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大相合當從之爲是敢問高明

夏四月陳災

陳雖爲楚所滅而土地人民猶在焉聖人不與其滅也故因災特書之

秋仲孫貜如齊

七年暨平涖盟故今使聘修好然齊未有來聘也

冬築郎囿

張氏曰以左傳觀之有以見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據左傳欒施與高彊以兵攻公宮欲得君以伐陳鮑遂與君戰不勝而來奔其惡大矣魯方通聘而可納其奔亡之臣乎故書以示譏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王氏曰三子伐莒皆書者惡其專國而公不得爲政也

按左傳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正是此役以公見討于平丘故諱不悉書意如可謂極惡矣

戊子晉侯彪卒

晉平承悼公之後諸侯亦和然其所行事皆無足取以致共楚主盟以致楚專主盟中國之失霸乎爲之也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卿會葬而且速

十有一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卿共盟主之葬且共同列之葬幾無禮矣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蔡般弑父與君宜殺楚虔曷不明正其罪誘執而殺之也身亦負此惡不欲顯然正其罪于天下耳

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同斥其名正以著其罪之同以俟他日之誅也

楚志在滅蔡不在討賊顧論當時事勢滅蔡較難于滅陳者故先誘其君殺之而後舉師圍之耳上書誘蔡侯般殺之下書圍蔡總著其所爲滅蔡者非與其討賊也

楚討中國之賊四殺夏徵舒也執齊慶封也執公子招也誘蔡侯般也而書法各不同春秋之權度審矣

楚虔欲滅陳久矣幸陳亂而無君也故先滅此而後行執殺以逞其威欲窺蔡亦久矣慮其君之固守也故先誘殺而後加攻圍以肆其暴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成風定姒其來久矣

大蒐于比蒲

三家不聞君夫人之喪乎簡車徒以大蒐僭上耀武不知其意欲何為者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邾倚齊魯倚晉仇隙深在成襄之間自同盟重丘後邾君始來朝魯亦會其葬乃始相解耳今茲之會盟豈亦修此好乎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此會將以救蔡曷為其弗克也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憖合天下之兵畏不能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天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稱師稱滅稱執稱以歸稱用之總是著楚虔之暴惡然中國諸侯安在哉上書厥憖之會而下書滅蔡之事春秋蓋有深痛者

蔡世子自四月被楚圍以至于今蓋八月堅守矣中國曾無一救者至為楚執以歸用之是孟子所謂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是之謂世子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年北燕伯出奔齊六年齊伐北燕納之不果伯蓋播越于外十年矣今藉齊力強納之于陽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魯使卿共平公之葬故宋元即位遣使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家氏曰魯受莒之叛人叛邑敗其師伐其國又取其地然皆季氏之所為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輒為所卻豈晉之諸臣曲為季氏之地公有辭而不能以自伸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虔以猜忌信讒殺無罪之大夫故書法如此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按左傳公子慭聽南蒯之言欲謀季氏故從公如

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慭還及衛聞亂而奔齊則慭之奔以季孫故也然季孫豈可輕謀哉輕謀不能去而反以禍其君則慭之罪也故以出奔書

楚子伐徐

徐吳之姻國也楚子疾吳故伐徐以懼之則其恣肆無道甚矣故書子稱伐以著其取禍之速

晉伐鮮虞

晉荀吳偽會齊師假道鮮虞以伐之故春秋稱晉伐鮮虞以狄之蓋罪君臣無中國之志也齊虔封陳公子招蔡侯般此非弒逆之賊中國所當亟討者乎晉不知討而使楚虔得假此以威懾乎中國及其滅陳滅蔡又不知救以伸中國之義舉而反假道以伐鮮虞爲徂詐之事失中國之體則亦夷狄而已矣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大夫不知有諸侯則家臣不知有大夫此自然之理也季氏於此時尚不知省乃猶以師取之書曰叔弓帥師圍費見季氏自命叔弓自整師旅自圍已家臣之叛邑者而不知有魯叔弓亦但承季氏之命帥季氏之師圍季氏私邑之臣而亦不知有魯而魯君亦曰此季氏之事而不問其所爲帥師所爲圍費者是可嘆也已矣

費本季氏私邑家臣據費以叛致帥師圍之若敵國者然是可見向來之專擅有所以教家臣之叛者又可見今日之師圍有不足以服家臣之叛者不書叛但書圍不書克皆有深意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此書法極有分曉公子比奔晉十三年本無弒虔自立之心也唯是棄疾聽觀從之謀先召比于晉脅立之然後爲篡奪之計耳斯時也比能守死不立豈不同曹子臧魯叔肸之節哉乃不能斷而爲棄疾之所脅則比立于楚而虔不得不縊于乾谿矣書曰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著虔之所以縊由比之立也然棄疾豈誠欲立比哉以己幼次于比非先立比不足以服國人故脅立比以逼虔耳虔死而可自逞矣由是使蔓成然以王至嚇之以致其自殺書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著比所自殺由棄疾之謀也合二條共觀楚

之情事若親覩而親斷之者書法極有分曉
立比所以殺䖍殺䖍又以殺比棄疾眞大惡人也
䖍雖篡弑之賊然賊可討不可代代之則亦篡弑
之人春秋之義所不容也
楚肆強暴於南國殘虐小邦凌蔑中夏罪惡上通
于天故䖍弑於比比殺於棄疾骨肉自相爲殘耳
春秋並書公子正著楚夷之惡無復人道所以爲
世大戒也
公子比分明爲棄疾所脅然一貪爲君之利則弑
君之罪自不可逃然棄疾隨殺比自立則其罪又

有甚焉者故春秋以弑君之罪加比之身而直以
殺比之罪誅棄疾之心也是爲夫子之筆
䖍比皆弑君之賊而一書公子比弑一書公子棄
疾殺皆誅其所爲殺之意不與以討賊之辭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平丘之會何爲者以諸侯之皆貳也欲聯諸侯之
貳以德乎以威乎不修德以感召而徒示甲兵之
威即大合十三國之君而臨之以天子之老其可
以服人心乎自此會盟後而晉不復振霸業之盛
隳有以夫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晉楚爲成後晉君臣自謂弭兵無事婾惰苟安無
復自強之志楚由是竊主夏盟虎視中國晉君臣
鼠伏而不敢出幾二十年今楚䖍罪盈惡甚自底
殺亡晉昭復爲會于平丘苟能號召以討楚平弑
逆之亂豈不足伸中國之威乎而乃誇甲乘恐愒
諸侯即重之以天子之老秪足以辱此盟耳春秋
于會平丘後再書同盟于平丘蓋深著此盟之爲
可羞耳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信邾莒之訴絕兄弟之歡卻魯君而不使盟又執其
臣以歸是晉之過然邾莒之事魯安得辭其責乎
與會而不與盟其臣又爲所執蓋亦辱國之甚矣
春秋書此罪魯爲甚而非專罪晉也敢問高明
盟曰不與若公自不與焉者以全魯耳其實公何
以不與也則譏在矣
不與公盟亦過矣又執其臣可乎稱人稱執稱以
歸皆以甚晉
季孫意如之專擅罪在不赦晉君臣只宜明數於

會盟之時使曾君歸自治之以爲諸大夫戒是爲
伯討

公至自會

與會不與盟且見執辱甚矣書至志辱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高氏曰楚靈不道暴滅陳蔡而平王始依陳蔡之國藉以發難今既得位遂復陳蔡以報其功暴靈之惡而歸恩於已以悅中國春秋不言歸自楚者見二國之復乃自當復非夷楚得滅而復之也

常山劉氏曰陳蔡者先王封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故書爵書歸言二君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君名者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

楚平分明假繼絶之事以暴靈之惡見已之恩故春秋但書如失國之君而自復之辭以存中國之體遏夷楚之專

冬十月葬蔡靈公

蔡侯廬一歸國遂舉葬事故特志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不與平丘之盟辱甚矣歸不知愧自奮立而旋託疾朝之禮如何不爲所卻哉

吳滅州來

成六年吳入州來至是取之經書滅甚之也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不消說晉人不是春秋魯史也先自治後治人請問意如何以爲晉所執又何以見釋而至自晉此方是夫子春秋之旨觀意如上去季孫二字自見得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著丘公不能訓其子郊公臨喪不感國人弗順其所善意恢爲公子鐸等所謀殺故春秋書爲累上之辭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春秋於遏於餘祭於夷昧並書其卒爲下文吳弑其君僚起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記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禮莫重于祭

大夫卒可以無告然當祭之時大夫卒于其所不可謂無知也可無殺于禮乎經書云云蓋善其通于禮之變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甚矣讒人之可惡也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曲爲計以奔之然朝吳既已存蔡則亦可以已矣而何不能自決哉書出奔蓋不獨罪無極併以譏吳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何念念不忘鮮虞哉十二年荀吳假道而伐之

今又加伐焉即待其食盡而後取然終爲貪得之師也

冬公如晉

十三年平丘不與盟至冬如晉不見納今又往朝不以辱爲恥魯幾不能國矣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當時晉不能遠略以齊之強務修德攷糾合諸侯即可復霸也乃區區爲伐徐計得賂而即反其志不亦卑哉書爵而稱伐固非所與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誘而殺之故事也以夷誘夷故不名然楚子與戎蠻子並稱亦戎蠻而已矣非謂平勝于靈也

夏公至自晉

去冬如晉爲晉所止今始得歸困侮甚矣書至所以志辱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前年被執今往共葬事不知恥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三年來朝今再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據左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之塗荀吳帥師涉自棘津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則此亦非堂堂之師也且晉何好爲此師哉即好爲師中國豈無可討者何必越周滅狄以爲快哉經書帥師書滅蓋深罪晉之凌虐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天文大辰爲心心爲明堂天子之象氛祲可得而犯乎有星孛于大辰不知其事應當何如者春秋特書所以警有天下國家之責者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吳爲仇久矣先年吳嘗敗楚于鵲岸又敗楚于房鍾不書但書楚伐吳而已於是始書戰言吳楚敵也蓋吳自滅州來後勢益張非復昔日之吳而楚方信讒荒淫亦非復昔日之楚自此以往吳滅巢滅徐駸駸及于楚而柏舉之戰且入郢而楚幾不能存識者蓋於是戰而知其必至此也春秋書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蓋深罪楚之挑禍於吳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而災是爲大異春秋特書之

六月邾子入鄅

按左傳云云邾亦惡矣書爵稱入所謂目其人而罪之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是時楚荒淫自恣不在諸侯故因許畏鄭自葉而遷于白羽書此所以著楚之日偷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宋之伐邾雖因向寧之請然當時無伯視邾子入鄅事放恣殊甚不可無宋元之討也故書爵書伐以録其事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許世子止本無弒父與君之心但悼公飲世子止之藥而卒不可謂非弒之事也張氏謂商臣蔡般之弒即律之所謂故止之弒其父即律之所謂過過與故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宜愼之又愼不可偶一過焉而爲弒之事也

己卯地震

經書地震者五昭公之世再見焉地道也臣道也皆宜主于安靜震動則失其常是在君人者以德銷之而已昭不知省及于難有以夫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齊景有爭伯之心因莒不事已故爲此師然恐非所以令天下者

冬葬許悼公
悼公書弑著世子止有弑君之事是謹嚴春秋悼公書葬明世子止無弑君之心是忠恕春秋
或問蔡般弑景許止弑悼皆書葬同乎否乎曰其弑異其葬烏得而同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出奔未有書自者此所書自又不與華亥等自宋南里出奔同無傳不敢妄擬但據諸儒云會係子臧之子鄸係子臧所食之邑則其所出奔繫曰自鄸或如劉敞有罪待放之說較他但書出奔者或稍異耳若曰爲其父賢之則吾不信也敢問高明
以臧武仲之知猶以防求後于魯會能自鄸奔宋蓋賢於臧武仲遠矣然特賢於臧武仲耳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盜不足責矣縶既以惡疾不能君致國其弟乃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致盜之殺是亦不能無罪也若靈公受國其兄且俾之預政而又不能防閑其毋豫制其禍亂使盜賊竊發兄死身危幾亡其國可謂君乎書盜殺衛侯之兄縶蓋深罪衛侯也

齊豹所作不義便是盜故春秋不書人而書盜蓋明以盜指豹非以盜加宗魯也若仲尼稱齊豹之盜孟縶之賊又只就宗魯一人論非可混紐入春秋之書法也敢問高明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宋元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致華向誘殺羣公子爲亂劫取太子爲質公亦取華向之子爲質幾不成國矣今又不忍其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三人者因出奔陳奔者固罪不容誅所以致其奔者寧獨無罪乎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通嗣君也然據左傳云云霸者之臣來聘全是責求禮物而略無結好之意自是聘不復志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華向出奔陳未嘗忘宋也宋元又信多僚之讒致劫司馬召華向等藉陳之力入國門以叛逼脅其君亦已甚矣然宋元信讒致叛之罪又可逭乎經書三叛人而必繫之宋煞有深意在也

奔于陳陳納之非也而且助其力故書自陳入宋

罪陳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無極取貨行讒令國人出其君朱而立東國即朱奔楚楚平亦不能主是爲可恨然朱不能自立而出奔亦不能無罪也故繫以失國之辭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晉以將伐鮮虞故辭公經再書至河乃復

著辱之辱也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前年高發帥師伐莒矣今齊侯又親往爲伐莒則何罪哉故春秋目其人稱伐以著其甚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華向罪不可言然宋何以不討而致其逃楚何以請受而納其叛同盟諸侯何以怠成而請其出此眞所謂亂世之事也讀之可爲長嘆

大蒐于昌間

八年秋蒐于紅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今春又大蒐于昌間臣執政于下而名分之不明君尸位于上而紀綱之莫問而唯蒐田之是務此春秋之所爲屢書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景王太子壽卒已立王子猛矣又寵子朝欲立之故至于大亂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如京師會葬太早可知其不成禮矣

王室亂

書曰王室亂王室自亂也景王已立子猛復寵子

朝使其因舊官百工之喪職者及靈景之族以作亂其誰致之耶幸劉子單子輔王猛以周旋猛卒又幸晉籍談荀躒輔敬王以居守雖尹圉立子朝而終莫能奪耳然五年之間干戈相向迭勝迭負盖已不成紀綱矣亂必自本始未有本亂而末能治者欲弭内亂者尚先正國本哉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此書居于皇與下書居于狄泉同一居字乃知猛後于景天下未嘗一日無王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以左右之也景王已立子猛而子朝不逞謀爲篡逆斯時也全仗劉單爲之左右耳苟非其人王猛其何以自立哉書稱翼爲稱股肱皆左右臣鄰之義所謂以也春秋一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再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蓋幸當時有若人左右王猛而王室雖亂可藉以復底于平也後儒不知大義乃謂二子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柄曰以者不以者也可不爲大舛哉敢妄訂以正高明

或曰子謂以王猛以字爲左右其君是矣然下文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分明謂以爲不善也子曷以解乎曰夫子嘗言之矣視其所以以固有善不善者非謂以即爲不善字面也

王猛居于皇而晉師復至故入于王城暫次而書居者無地不可居也本納而書入者無入不自得也公羊謂入爲篡辭又曰內弗受然則天王入于成周亦篡耶內弗受耶胡不知義之甚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王猛巳王矣未踰年是以不稱天王稱王猛必以名者別子朝也

王猛本王矣未踰年不可稱天王又不可同諸侯例而稱子故稱王子而書卒曰王子猛者猶子般子赤而皆名之也

生名之別此爲王猛也不同於王子朝死名之別此爲王子猛卒也不同於王子朝之死而不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據左傳魯取邾城翼之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舍如晉晉人執之然細詳下行人二字當是叔孫舍自往修聘晉人因邾子之訴執之也敢問高明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執叔孫舍若爲邾伸伯討然范鞅求貨使請冠焉則當時之伯討可知矣高氏曰晉雖以取邾師爲罪而執行人其實則爲士鞅來聘以魯爲卑已故也勘得極透

晉聽邾人之愬而執叔孫使與邾大夫坐舍以周禮爭乃不坐又欲以叔孫與邾人舍去衆與兵而朝示必死又不與又卻范鞅之求貨止申豐之行

貨其真無愧於使命哉書晉人執我行人蓋罪晉
執非其罪也
晉人圍郊
當時王猛卒敬王立子朝猶爲不逞晉爲伯主宜
躬率諸侯戮力王室乃徐遣大夫圍子朝之邑非
勤王之義也故稱人書圍以著其罪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前年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逐朱今東國因朝而
卒于楚唯知求貨賂耳寧顧其失國及奔疲于道
路耶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莒郊公居喪不慼國人弗順庚輿因此隙也賂齊
以入郊公奔齊今庚輿殘虐不仁爲國人所逐而
奔魯郊公復入莒天道哉經書來奔罪奔者併受
其奔者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髠沈子
逞滅獲陳夏齧
吳伐州來六國皆帥師從楚與吳戰吳敗六國之
師胡沈之君陳之大夫皆沒于陣故稱吳以狄其
國而書敗書滅書獲不一而足見入春秋來未有
若吳之禍中國者
天王居于狄泉
王猛卒弟匄立是爲敬王時王子朝據王城敬王
未至京師故就所居之地書曰天王居于狄泉居
狄泉者稱天王則狄泉而外不得謂之王矣此春
秋書法之謹嚴處
猛居于皇敬居于狄泉一也何一不稱天王一稱
天王猛立未踰年而卒一年無二王也敬立在踰
年之後曠年不可無王也
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立王子朝立之爲王也然獨尹氏所欲立耳
非通天下之人之心也故書法若此
衛人立晉通衛國之人皆欲立而立之也尹氏立
王子朝獨尹氏一人欲立而立之者也若王子朝
者蓋尹氏之王云爾此見尹氏不知大義得罪于
天下處
八月乙未地震
據左傳所書則此地震之變不獨一魯而已者此
非細故之應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是時叔孫舍拘囚于晉未有釋意昭公此行本欲請舍而中懼晉之不見納故託疾而返春秋因書之冊蓋責其安于屈辱不知恥憤以自強也

昭公兩朝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此以有疾乃後書之冊其恥益以甚矣傳云殺恥吾不信也敢問高明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丙戌仲孫貜卒

此孟僖子也僖子知夫子之聖命二子從學得列聖門亦魯國一人哉

叔孫舍至自晉

書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書意如至自晉書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書叔孫舍至自晉春秋抑揚予奪之意自別于書法之內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按巢本小國文十二年楚人圍巢取爲附庸實邑之也吳滅州來楚不自儆備乃爲舟師以略吳疆致吳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是亡郢之始也書吳滅巢著吳之暴橫然楚實有所以自取之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按左傳叔孫舍如宋聘且爲季孫意如逆婦前年舍在晉何等氣節今日却乃有此事

汪氏曰季孫行父之如陳公孫玆之如牟嬰齊之如莒皆因聘而娶託公命以濟其私然皆自逆其妻也今意如遣公室之正卿爲巳逆婦專恣甚矣昔也討私邑使公室之卿圍之今也娶巳妻使公室之卿逆之名雖爲臣而實行魯君之事尚何待

昭公孫齊而後爲專魯哉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王室之亂於今四年矣晉頃曾不知恤今始爲此會又但合諸大夫以謀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如是其急而可坐待明年哉書曰叔詣會晉趙鞅云云蓋深病當時之無霸也傳所云恐未得春秋書法之旨敢問高明

齊桓盟首上以定王世子鄭晉文誅叔帶以逆襄

王皆霸者義舉晉頃承世霸之業昏庸怠惰略弗
克振黄父知謀納王不躬率三軍以造于京師直
待明年遣大夫将兵候王室将定而竊其功愧于
桓文亦甚矣然是時政權全歸六卿頃亦贅旒耳
不足深責也
有鸜鵒來巢
人反德爲亂物反常爲妖天地之氣以類相應禽
鳥得氣之先而著此反常之象其譴告人君蓋甚
微而著矣此春秋所特書以示儆也
本無而今有曰有且鸜鵒不能巢而巢故特書志

異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雩本爲旱而禱然事天以實不以文況可瀆禱乎
書曰大雩又雩蓋譏非所以弭變也
記曰祭不欲踈亦不欲數一歲二烝一月二雩皆
數也非禮也
春秋志日皆以支干此何獨書上辛季辛也諸儒
未有論及不敢妄陳
九月乙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昭公分明爲季孫所逐書孫存體也

公意本欲往齊而未即至齊姑次于陽州以待命
汪氏曰昭公君千乘之國二十有五年討一季氏
不克而出奔何哉即位雖久而民不見德則無德
也以叔孫舍子家駒之賢而不能專任以聽其言
則無人也臧孫及子家子皆以爲不可不能修政
蓄備而遽信羣小之言以圖之則無謀也公徒釋
甲執冰而踞莫有鬬心則無兵也四者無一焉而
奮然怒螳螂之臂以當車轍其不爲曹髦之刃出
於背者幸而免耳
齊侯唁公于野井

弔生曰唁魯侯失國而出奔豈不可唁然以齊大
國之力執辭以伐季氏豈不可哉不爲救災恤患
之實舉而但爲慰安問弔之虚禮何濟于魯也汪
氏曰公孫于齊求齊之援也次于陽州俟齊之命
也齊侯唁于野井以唁爲名拒公之適已也極勘
得明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當昭公謀伐季氏時叔孫舍往闞不聞聞則必止
其伐無孫齊之事矣及歸謀納公又爲季氏所賣
祈死以遂志此其賢足錄也故春秋書時月日以

志其卒
春秋賢臣憂國而祈死者范文子叔孫舍二人而
已
十有一月已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家氏曰齊晉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知省而
宋元特爲此行將以其前日逐華向者而討魯之
强家非視天下之惡猶已之惡豈能及此春秋書
其卒于行録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何爲者將以處公也不思爲納公計而

但爲處公計豈魯昭孫齊初意耶書爵書取非予
之蓋目其人以示貶也
齊何以取鄆之易也季氏深結梁丘據必不納公
于魯而又不可居公于齊故陰使取鄆而陰授之
俾齊侯以此居公可以安其身耳此齊無帥師魯
無拒禦若探囊而取之易也不然而何後之圍成
者魯終拒而莫能取耶甚哉季氏之神奸也
此條專罪齊侯若魯昭不君已貶在孫于齊之日
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次于陽州齊侯唁于野井未嘗至齊也何以云
至自齊原公之意本欲至齊且陽州野井亦皆齊
地也曰至曰居存國之體猶若平日行反而告至
居位以君國也云爾但居于鄆則非其所然不得
不據實以書也
家氏曰居于鄆志公之失位也失位而猶書至書
居所以存魯君而抑强賊也自是每書至書居凡
五見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
魯國臣民之望也鄆魯地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

在
夏公圍成
成魯之成也公之成也何以親圍之而若一敵國
耶公在國不能撫民以見德居鄆又不能自克而
思振乃藉齊公子鉏之師從之以圍一邑豈所謂
旋國復辟之策哉故經書公圍成以示貶若季氏
不臣逐君出外而致其圍成齊侯不修方伯連師
之職而但使公子鉏帥師從公以圍成則又當擬
在公圍成之後不得槩舉三罪失夫子書法之本
旨也敢問高明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此盟主自齊侯謀納公也然三年而無成猶然居鄆而已矣則齊侯惑于梁丘據之一言耳雖然事雖不成而名義爲正故各書爵書會而書盟

嘗觀季氏逐君之後凡鄰國卒葬之禮無所不周到而況其生者不知若何彌縫若何承順而至其所尤用情者在齊晉二大國之君而尤深固結於二大國之臣若梁丘據范鞅又其所謂腹心密友也是以齊晉二國君雖或念及輒以一言而撓沮嗟嗟魯國不幸生出季氏神奸而據鞅神奸又表裏二國以爲助此眞所謂亂世也與哉

公至自會居于鄆

自會而至書若平日是春秋大義所以存君而厲忠義之心銷亂賊悖逆之惡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當時子朝尚據王城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則與于居于狄泉矣曰入者自有而自入之也是幸之之辭不言晉者王室亂在二十二年晉不即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圍郊而亟還坐視成敗踰五年然後興師納王其功不足錄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天王一入成周人心自知大義所嚮王子朝不得復據王城矣尹氏召伯毛伯乃扶之奔楚篡賊莫容于世而惡黨附之以逃竄蓋總欲苟逭天討耳書之冊可爲不正而謀篡不義而輔篡者之大戒

左傳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是結案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初時公孫于齊冀齊之納已也齊侯唁公于野井分明假虛禮爲拒取鄆以居之耳既會鄟陵若爲納公計者而實無納之心故不果納今公之如齊猶初志也而齊之謀魯亦猶初志也故旋返復居于鄆耳春秋詳書之冊譏昭之不智罪齊之不義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殺僚者光也胡稱國以弒光諸樊之冢嗣壽夢之嫡孫也壽夢父子諸樊兄弟欲致國季札而不可即當立光以爲君吳之大臣不立光而立僚故僚之弒不以光首惡而歸罪於其國之大臣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據左傳郤宛直而和國人悅之無罪也鄢將師比費無極譖之令尹子常而殺之是可憫也故書以累上之辭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此會士鞅雖以成周令實謀納公也然其所謀納公者取季氏之賂耳季氏之賂至則公不果納矣是本不足書者而猶書之冊以初有成周之令且罪當時之所爲會者實以濟權奸貪得之私也

王氏曰齊盟諸侯于鄟陵謀納公也而公止居于鄆晉會諸侯之大夫于扈亦謀納公也而公終薨于乾侯蓋是時諸侯之權不足以制大夫而梁丘據士鞅之奸與季氏表裏故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家氏曰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來奔季孫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兇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爲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快邾之賤者不足錄也春秋所以錄之而無所置誅季氏之無君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之復如齊也其猶有望納之意乎齊無納公意而且殺其禮此復返居于鄆將爲如晉之舉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一年再如齊皆不見禮故不得已如晉次乾侯以待命然晉士鞅受季氏之賄賂不爲意焉視齊取鄆圍成之事又不逮遠甚所以復居于鄆鄆潰而終在于乾侯終薨于乾侯也可嘆哉

向未孫齊時五如晉至河乃復今已孫于齊居于鄆晉肯爲禮哉秖自取辱而已矣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詳書曹伯滕子之卒葬見季氏在國一無失禮於外所以自蔽其逐君之罪且使鄰國不能致責于我也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

唁公

書公至自乾侯居于鄆猶然存在國之禮也蓋亦可悲矣

唁虛禮也然齊侯始唁于野井猶有一分恤患意今使高張來唁分明致其譏誚耳而且此公于大夫則恥辱之加猶甚焉國君不自立一至於此此春秋詳書以志慨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上年春如晉次于乾侯今年春返居于鄆晉之情可見矣復往何爲哉自是次乾侯一年不見納直

至鄆潰而終止于此是可嘆也

春秋書諸侯出奔未有若此之狼狽者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鄆本魯邑何待取而居民爲君守何至潰而散此書鄆潰正與前書齊侯取鄆公至自齊居于鄆相照應統是著昭公無德以撫民故出奔狼狽之一至此耳鄆之潰民自潰也或謂意如間公如乾侯誘其民而使之潰是不然夫苟昭公之德澤誠足以固結其民則雖誘之使叛其誰從之蓋意如罪惡在公孫齊時已不勝誅不必又坐誘鄆之潰以益其罪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前歲首不書居鄆者鄆猶魯地公居鄆猶居魯也去年春如晉次于乾侯亦曰暫止之辭耳猶以鄆爲居也鄆潰無所入羈旅他國居非其所故書在乾侯以繫臣民之望若曰季氏雖無公然公猶在乾侯也云爾此夫子特筆以存人道之大倫處朱子綱目於唐武氏之簒位每歲首書帝在房州深

得此書法之旨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葬宋元公葬晉頃公皆三月而葬何亟也是時昭公播越在外凡會葬之禮季氏專之宋元曲棘之行專謀季氏季氏不爲讐而葬之亟晉頃不納公而黨季氏季氏深爲德而葬之亟即他喪葬亦皆盡禮而使無生心焉此季氏之所謂神奸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書吳滅徐著吳暴滅人宗社之罪書徐子章羽奔

楚著徐子不死其宗社之罪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據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蓋晉定見昭公淹恤于其國亦有哀之之意無奈范鞅與季氏表裏巧言於晉定之前而私焉於季氏必要其來以受其無咎則季氏之練冠麻衣跣足甲辭以伏罪皆范鞅教之也荀躒亦墮其術而不察耳書曰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不能正其罪而且列之會昭公又安望復返其國哉晉君臣黨惡之罪蓋不待貶

絶而自見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荀躒既會意如于適歷又承晉侯命唁公于乾侯曰唁分明弔其不得返使安居于此地也不恤見逐之君而信不臣者之言孤其君汲汲求哀之請晉亦豈成爲國哉終爲六卿所分有蓋已兆唁公乾侯之日矣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此與庶其牟夷書法同季氏專國邾快黑肱相繼來奔聲應氣求其然哉

黑肱何以不繫之邾也黑肱無邾也黑肱無邾來奔季氏無魯受其奔此書法去邾之深意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公在乾侯困極矣何復能取闞也謝氏曰公旅寄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也所以取闞者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也此說似得之然是時季氏專國魯人安得而與之愚謂此季氏之意耳始

也私通于齊之用事者而委之鄆兹私授于巳之用事者而委之闞總之供其老死而已矣此季氏之神奸也然不能逃夫子之明見故前後皆下一取字

夏吳伐越

此夷狄相攻事不足錄然吳方滅州來滅巢今又伐越行將入郢爲黃池之會主盟中國而終又爲越所滅春秋將終其事不得不錄其始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

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周自東遷來世居王城敬王以王子朝據居王城故入成周以號令天下今子朝雖奔其黨尚在敬王不欲居王城而病成周之圮惡也又不可嘗勞諸侯之戍故命復城之於是諸國之大夫胥往供此役春秋特書之冊蓋就事以紀其實也

就王者論似不宜動天下之衆築千雉然就當時論非城莫可守而天王猶能命諸侯諸國之大夫猶趨命以供其役是猶有可紀者似不必深責其他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廬陵李氏曰昭公在位二十四年居鄆五年客乾侯三年乃魯國衰惰不振之君也當其初年居喪無慼容而父子之親喪娶妻以同姓而夫婦之倫乖立國立身之本皆失矣季氏之禍雖積習於成襄之世然取鄆而不能正納年夷而不能郤大雩大雨雹天戒屢見乃不知警舍中軍蒐于紅軍政盡失而不能收卒之得罪於伯主則五如晉而不得入十三國同盟而不得與昭公何以保其國哉當是時齊有陳氏晉有六卿與三家蓋聲勢相倚迭爲輔車宜昭公之不入也

春秋疑問卷之十一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定公

元年春王

元年定元年也是時定公未立何以書追書之也昭公雖在乾侯然魯猶有君也魯猶有君則猶有奉正朔而頒之國中者去年十二月昭公薨于嗣未立季氏方在謀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今此正月其誰奉正朔而頒之國中乎故但書天王不書正月蓋不與季氏之頒正朔也若昭公不得正其終定公不得正其始又當以大義論恐夫子不在正月二字上發揮二君之不正也敢問高明

正朔之頒專自季氏久矣然向來猶有昭公在也今昭公之喪未歸定公之位未定則誰其尸之故春秋正以王法不書正月若曰正朔在廟非賊臣之所得專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宋仲幾不受功於義應執然韓不信方率諸侯之大夫共天子之役乃不請命于天子而私執之可謂義乎書曰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蓋不正其執人于至尊之所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國不可一日無君也意如逐昭公於外八年矣公薨乾侯不即以國君之禮迎之廢其嫡嗣而專立其弟宋宋亦不顧大義偃然自以爲當立而居之此與篡何異哉蓋不獨意如無君宋亦無君也春秋書公即位于公喪至自乾侯之下蓋從桓宣之例書之以示誅耳

即[illegible]此獨[illegible]錄其[illegible]

知其時事也觀左傳喪至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則宋之心事已在于先入之際矣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也昭公薨逾半載而始歸歸方逾月而即葬誰其忠愛之而必若此書者愧當日之臣子無復以此動念而生之不能事喪葬之不能哀也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據左傳煬宮之立以意如之禱故然恐未必然也
番陽萬氏曰煬公考公之弟也魯之以弟繼兄而立者蓋始乎此昭公在魯已立公爲爲太子及其居鄆又黜公爲而立公衍則國固有適嗣矣季孫舍適嗣不立而立定公恐人之議已也於是而立煬宮若曰煬公以弟繼兄魯一世一及之禮所自始今舍公衍公爲而立定公者非吾之私意蓋魯國之舊制耳此說似大有理

冬十月隕霜殺菽

周十月夏八月也時未宜肅殺況霜殺菽乎故特

書記異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兩觀非禮也魯僭已久不書此因其災將新作也故因事以託義焉

秋楚人伐吳

據左傳是吳誘楚而敗之者所謂多方以誘之也蠻夷相攻不足錄而書此者見楚墮吳術中而不知所以大敗于柏舉而終取入郢之慘禍也經書楚伐吳止此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曰新作則必有加乎其舊矣仍舊僭故書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氏不請天子不告方伯而立定公晉怒而公往朝焉又止不得見亦無非勤取貨賂耳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昭十二年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雖曰以魯大

夫會其君似爲卑邾然是時邾猶無故也今邾子方在喪戚中何忌何汲汲與盟于拔耶書交譏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入春秋來蔡人首叛中國而附楚至是不勝楚之陵虐也乃告諸侯而請伐焉晉爲盟主大合十八國之衆天子且使大夫臨之可謂極盛矣晉定於

是時使能聲大義以致討豈非復伯之一機乎乃其臣荀寅求貨不得力爲沮撓而中止使仗義執言之師乃爲苟且塞責之舉而春秋但書曰侵楚晉於是無復宗諸侯之望矣可嘆哉

家氏曰春秋書侵書伐見褒貶者兩召陵是也齊桓以八國伐楚而書伐大桓公攘夷之功也晉定以十八國之師伐楚而書侵鄙晉定之無能爲也蓋奉辭伐罪奮然必往然後稱其爲伐師雖衆義雖直而逗撓因循無以副衆人之望是雖伐而不足言伐故書侵以微之也蔡昭侯乃隱太子之子

明於復讐之義故爲春秋所與是會也序之宋公之次諸侯之上及柏舉之戰書蔡侯以吳子云云學者知柏舉之爲褒則知召陵之爲貶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伐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蔡毒楚深請討于晉晉侯惑荀寅之言辭之是以蔡自帥師先沈而滅之誓必將有事于楚也但沈之從楚猶昔日之蔡之從也蔡未能報楚而先滅其從楚者且以其君歸殺之則慘暴甚矣此春秋書之以示貶耳左傳謂沈人不會召陵晉人使蔡伐之非也蓋蔡請晉不與行將乞師于吳觀下文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則其情事可知矣豈其見辭于晉尚從其命討沈之不會召陵耶讀春秋者通前後經文細看自可得當日之情事不細究經文而但從諸傳未有不失者況此條之義總責蔡君臣未先報楚而加慘于沈耳諸家不識大旨但摘一字義曰此爲罪公孫姓也此爲罪沈子嘉也此爲罪蔡侯也恐非當日夫子春秋之意敢問高明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凡春秋事關大故者有會必有盟如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云云于葵丘九月諸侯即盟于葵丘襄二十五年夏公會晉侯宋公云云于夷儀秋七月諸侯即同盟于重丘昭十二年秋會劉子晉侯云云于平丘八月即同盟于平丘蓋此盟即此

會之事未有會爲一事而盟又爲一事者今欲將此召陵之會爲晉謀蔡而伐楚將此皐鼬之盟爲定公求會于諸侯此蓋泥于會盟之異地耳然襄之世夷儀重丘之會盟豈同一地耶或又泥公及之文蓋未察當時之情事者當時蔡毒楚而求討于晉晉初以大義號召諸侯是也而終惑荀寅之

一言辭蔡不討此非獨蔡侯不然即諸侯亦共不然者是以外晉而共爲盟又別一地故不得不以公及爲文耳究竟此盟後亦未見有伐楚事然同仇之義猶有在焉其義亦足錄也故春秋特書之若曰前會爲一事此盟爲一事則杞伯成之卒何以不書卒于盟耶公之至也何以不書至自盟耶此其情事蓋甚易見者敢一從前後經文妄訂正以質高明

杞伯成卒于會

不言卒于師者不成乎伐楚也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許至是蓋四遷矣而皆從楚令也不久爲鄭所滅然則從楚亦何裨于國哉

秋七月公至自會

晉以伐楚召諸侯而公以會至者不成乎伐楚也

劉卷卒

劉卷有功於王室故志其卒然與單旗同事者一書一不書卷方與會盟必來赴告故耳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楚以蔡請諸侯致討圍之故稱人以著其罪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晉不謀蔡以伐楚乃連衛衆唯中山之是伐故稱將稱師稱伐以著其失

葬劉文公

尹氏王子虎皆不書葬此書葬劉文公蓋必會往會葬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吳本有謀楚之心蔡請會逢其適故爲是師然是時楚暴中國特甚晉爲中國盟主辭蔡之請而楚且舉兵圍蔡禍不可言幸吳舉是師與楚戰一鼓而敗之囊瓦出奔大抒中國之憤故春秋特進吳稱子書曰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云云蓋深以是舉爲大快也與柏舉之戰則召陵之書侵不貶而自見矣

此條重看一以字吳師未甚可與唯蔡侯以其師勝楚發舒華夏之氣故蔡稱爵吳進子耳

庚辰吳入郢

救蔡伐楚善也故進而與之書曰吳子及楚人戰既乘楚敗入郢夷其宗廟壞其宮室而甚且亂其男女之室則狄矣故復從其號書曰吳入郢春秋書法之謹嚴如此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歸粟于蔡亦會召陵盟皐鼬之意然不能會舉師旅以伸同仇之義而乘吳入郢解圍之後僅歸之粟亦可愧也

於越入吳

吳伐楚爭雄路彊非有安中國之心然却能伸中國之氣爲中國所取於越乘其虛入之若與楚復入郢之讐者是可恨也故舉其號而書入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意如幾跂步跂王矣擢髮不足數此何以卒卒意如者使人稱曰此定公之大夫意如耳不貶意如之貶實借以貶定公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此叔孫舍之子也與意如之行大别並志其卒使人自别其行耳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鮮虞何犯于晉伐之不已而復圍之耶要是利其土地不滅之不止耳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入春秋來鄭莊即入許許世受鄭禍不淺矣茲許無奈鄭何依楚四遷以避之鄭又閒楚滅許而以其君歸其暴惡特甚故春秋詳書以著其罪

二月公侵鄭

廬陵李氏曰自宣公十八年書公伐杞之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一侵鄭再侵齊一圍成

皆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微也然本非公室能張實以公山不狃陽虎之專故托公以出師耳

公至自侵鄭

此本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于衛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幸賴公叔文子之言免葢亦危矣書至自侵鄭危之也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據左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獻子晉大夫亦不能卻陽虎之命耶高氏曰天子微諸侯僭諸侯微大夫陵大夫微

陪臣脅理勢然耳孟懿子亦無若之何也
春秋書内卿並使者唯文十八年公子遂叔孫得臣及此年斯何忌耳遂得臣之並使乃仲遂邪謀之所起斯何忌之並使乃陽虎專權之所爲是不可不察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諸侯唯宋事晉謹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懐之猶懼不來而列卿爭黷貨賄擅作威福執行人以快其憤其何以令諸侯哉書人書執行人葢罪晉卿之專擅爲内叛之始事也

冬城中城

是時三家張公所有者中城而已然曷以城之汪氏曰是時政在三家公室無民定公豈能役衆修城以備外患哉葢陽虎欲去三家故託於懼齊鄭而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以居昭公三十年鄆潰遂貳于齊至是二卿欲復取之故帥師以圍其邑然鄆故吾邑也何不以德懐之而兵圍以取耶自是魯齊加兵數載不息此春秋特書以著譏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是時中國無主盟者故特相盟焉廬陵李氏曰此爲齊景公圖復霸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是以後有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黄會牽會洮皆齊鄭糾合之事可與隱公初年對看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按左傳齊鄭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不肯赴故執北宮結以加之兵也圖伯有道可挾詐恃力逼人之

從我耶書人書執行人書侵葢深罪齊景之不能霸也

當時天王辟儋翩之難出居於外景公苟能伸勤王之義四國景從圖伯亦無難者乃今日求之鄭明日求之衛皆强人之從我其何以復霸哉書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此足以窺齊景之所爲矣此與楚成執宋公以伐宋同一書法

齊侯衛侯盟于沙

吾聞盟會既立而執其叛盟者矣未聞誘執其使

侵其國以脅其盟者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自齊論盟鄭盟衛以叛晉且忌魯事晉而加伐是爲非討然去歲季仲帥師圍鄆蓋亦有以取之矣書所以交譏之也

九月大雩

一時而大雩者再可以徵旱矣今年受齊伐明年再侵齊再受齊伐民何以堪此春秋之所爲詳載也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公至自侵齊

去年齊伐我西鄙有辭于我也今公加兵于齊則無名矣是時魯政不在公亦不在三家唯陽虎之所使而已故傳言魯無軍政士無鬬志書侵譏公之無主書至著公之可危也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陽虎以未得志故復勸公行乍往乍來不得休息可以見公之進退矣再書侵書至蓋甚傷之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師之再伐報我師之再侵也齊再書伐魯再書侵曲直見矣而皆非公之所能自主也其何以爲國乎

公會晉師于瓦

齊師伐我晉士鞅等帥師爲救公故往會之書公會晉師重在師也重師所以重國也

劉氏曰晉人與師救魯春秋不以救書何哉夫所

謂救者仗大義以拯人之急者也魯昭栖遲乾侯之境困亦甚矣晉之諸卿惟賄是徇黨臣而抑君今齊師之來初非危急之會而晉三卿亟以兵赴之此與齊爭伯而非爲魯國宗社計也故春秋不與之以救

公至自瓦

所重在師救我而不在會[redacted]不以會至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鹹沙[redacted]矣不

思德禮之是務而欲恃力以攝服侵鄭遂侵衛絶齊之與國其誰與之斥其人帥師兩侵中着一遂字蓋深罪晉定君臣之失計無復能再振其霸業也

侵蔡遂伐楚此遂之善者侵鄭遂侵衛此遂之不善者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魯於衛無可讐之罪特爲晉以興師故目二卿書侵以示貶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前年公侵鄭今年二卿侵衛而晉士鞅又自帥師侵二國故二君爲盟以固其謀晉曾交結同謀以侵鄭衛非也鄭衛交盟同謀以叛晉亦非也

從祀先公

廬陵李氏曰從祀之說三傳及諸家皆以爲正閔僖之位獨胡氏不取蓋陽虎之意止欲暴明季氏之罪故從祀昭公以說于國人也春秋每書宮廟必擧其謚此不書閔僖直書先公故以爲昭公無疑也

昭公以上之君皆祀矣獨昭公未入廟祀故稱從祀先公此其理極正但出于陽虎之矯擧則非也故特書盜竊寶玉大弓之上以示譏

盜竊寶玉大弓

寶玉象德大弓象武先公以文德武功受此分物歷世守而弗失爲國寶鎭今陽虎得竊諸公宮可謂國有君乎得之書失之書所以深責魯定之不能守也

是時陽虎以鄆讙龜陰叛奔齊十年侯犯以郈叛皆以賤不書其書竊寶玉大弓何也分物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其得其失重于地之得失也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陽虎以爲無所用而復歸之也

魯嘗納莒僕之寶玉矣曷若不失此分器之寶玉也嘗反楚靈之大屈矣曷若不失此分物之大弓也始也奪人之所有今不能保巳之所有至失於盜而復得亦險矣斯亦可自愧赧矣哉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此本伐晉而但書次焉者何也齊衛雖相要結以玩晉然名義猶存未敢誦言伐之姑侵尋于其地俟可舉而後加兵耳自此次五氏後又次于垂葭又次于蘧篨至哀元年而後伐則齊衛之情見矣春秋書此蓋貶齊衛之不顧名義然亦悼晉之自啓其叛爲齊衛之所窺也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數年來齊魯嘗相伐孔丘相與齊釋怨相安于無事是保國之道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谷之會齊人欲加于魯孔丘但以數語止其亂使彼自悔謝過之不暇此爲國以禮足以服人而非強衆之足恃也

書公會齊侯于夾谷書公至自夾谷蓋實錄其事耳而非誇也然魯自有隱然足立之意矣

會盟非盛世事然夾谷之會孔子實相之所謂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也但中間自能止萊人之亂自能使其歸鄆讙龜陰之田此是作用妙處惜不能終其用一變以至道耳

晉趙鞅帥師圍衛

是時齊連鄭衛爲一黨以叛晉八年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將以謀晉也晉不修德以招來又帥師以圍衛其曷以令其服哉徒堅其從齊而已矣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取濟西取汶陽言取不言歸以伏大國之威也歸

濟西歸鄆及闡言歸不言來以待請而後得也今齊服義於魯自以其田歸焉故特書來歸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亦上行下效之自致耳叔孫不知悔過自責使家隷感化乃連仲孫帥重師以圍其邑又不能暴明其罪討而誅之使其屬多方爲詐諼之謀誘之出走是教通國之人習爲罔上之舉也失政刑甚矣

蜀杜氏曰大夫攻叛臣自夏至秋再圍以兵春秋離其文而書之不待貶而貶著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朱子曰春秋之初只是諸侯抗衡後來諸侯纔不奈何便被大夫專權及大夫稍没奈何又被陪臣擅命如唐之藩鎮其初是節度抗衡後來牙將孔目官虞候之屬皆殺節度亦來握權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章極分曉

宋樂大心出奔曹
王氏曰宋公信讒而刑罰無章固可罪矣然大心不能任家國之難而進退無據且挾詐以避事豈能自安乎故經亦直書以志其過

宋公子地出奔陳
王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若地者亦驕伉矣故春秋以自奔為文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前此齊侯與鄭伯盟于鹹與衛侯盟于沙矣今三國復爲此會者以衛有晉難也蓋是時齊與二國同黨以異于晉即魯亦會齊于夾谷不從乎晉也晉亦不成其爲晉也能禁人之不異已哉

叔孫州仇如齊
夾谷之會齊歸我鄆讙龜陰田侯犯以郈奔齊齊人又致郈是以叔孫往謝齊方以致郈爲德叔孫謂義在討惡豈以爲寡君賜此數語可稱不辱君命哉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宋公以寵向魋故致公子地出奔又不納弟辰之言使辰暨佗彄出奔不君不兄不足論矣乃辰既調停公子地君一未聽獨不可號泣以從之乎即終不聽則退處於野終身不食其祿可也何即出奔陳乎况可挾忿曰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遂暨佗彄而俱奔乎仲佗石彄向不能畜止其君之惡

今又不能善處其兄弟之間乃與辰俱出奔陳安在其爲大臣者春秋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蓋一書而並貶之也
暨暨暨也親也彊也親之彊之亦親其所可親彊其所可彊者耳辰與佗彄蓋平分其罪矣與及專主我及彼義稍别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不得於君出奔他國猶可言也越在他國藉其力入于國邑以叛讐其君亦何太甚哉此在異姓不

可小臣不可而況于君弟乎況於大臣乎辰及仲
佗石彄公子地罪不容誅矣然所以致此叛者實
由宋公寵嬖慢諫始左傳云寵向魋故也此一語
其足以斷此獄哉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入蕭從叛亦叛也但其人乖覺姑站此以觀望耳
觀前僞疾逃使時便見得
自曹自陳固皆仗藉其力以爲入者陳曹不能無
罪

春秋書宋樂大心出奔曹書宋公子地出奔陳書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書宋公之弟辰
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書宋樂大
心自曹入于蕭便見宋公不能其家國致其弟其
臣如此便見樂大心乖覺奸詐出奔而觀望如此
便見公子地不能割一物之愛忍棄其君如此便
見辰不善調停兄弟之間忘君臣之義終忍爲叛
也如此便見仲佗石彄原非可大任者從奔而奔
從叛而叛如此便見陳與曹納其奔亡且助其力
使入國以叛如此所謂不待傳而其義自見者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據左傳始叛晉也何以故晉政出多門貨賄讒慝
蹈昏其間而人莫能從也故魯初及齊平今及鄭
平不得不樹黨以自固耳
及鄭平我欲之也故鄭卿不來盟我卿往涖盟也
隱之世鄭輸平鄭來求平於我爲黨以自固
也今及鄭平我往求平於鄭爲黨以自固也
世變之不同如此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三桓築城私邑自謂子孫長久之計乃其家臣各
據以爲叛至此各帥師以墮之是可嘆也
是時孔子相魯三家自願各墮其私邑然家臣竊
據其內非用師不可克也故此書叔孫州仇帥師
墮郈下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十年再書叔仲帥師圍郈謂侯犯據郈以叛也後
犯以郈奔齊齊且致郈于我矣今猶待帥師以墮
郈叛黨之深固難拔也蓋如此
朱子曰墮邑之事孔子因其機而爲之若漸漸掃

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是時齊鄭衛皆不從晉曹尚從之故為此師然非保亂守邦之道也稱師稱伐亦著其譏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墮郈以一卿墮費以二卿便見費固而難拔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
十年及齊平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叔孫州仇如齊至是復有此盟蓋堅十年之約相援以為固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黄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叔孫州仇已墮郈矣季孫斯仲孫何忌已墮費矣獨孟孫惑公斂處父之言據城以自固公自將圍之若敵國然而弗克可謂強矣然郈費已墮即成尚在於魯何有遲之朞月公斂情見勢屈墮之易耳公何急於親出無功而返耶是亦欲速見小之故也書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一譏公之輕于出一罪孟氏之敢為抗也
是時孔子相魯何不能禁是行曰國家之事亦有非一人所能主者孟懿子學於孔子者也何不肯墮成曰叔季之墮郈費非真知天理之當墮也其家臣據邑以叛心甚毒之偶一言中其隙故即墮之耳公斂在成方有功于孟氏孟氏未見其害故不欲墮亦人情也但以公親將而不墮則雖學於聖門者亦不能辭抗君之罪耳
墮郈墮費叔季非純出于天理之公圍成不墮孟孫是專狥乎人欲之私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此與九年次五氏同
夏築蛇淵囿
苑囿何切于國當此盛夏時興築耶
盧陵李氏曰此正與受女樂事相類定公君臣安知不以為齊人已服彊都已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乎此决非孔子為政時
大蒐于比蒲
三桓日懼人圖已也故數蒐焉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衛與晉仇惡曹猶從晉故比以伐之然豈持國睦鄰之道哉再書而罪自著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凡稱叛者謂其心與事皆逆其君也趙鞅要邯鄲午衛貢五百家不與殺午圍邯鄲其心逆及荀寅士吉射執此辭以伐之遂入晉陽以爲拒其事亦逆不書曰叛可乎後書趙鞅歸于晉正謂其叛不宜歸也不得以其歸謂無叛君之心又不得據其入拒范中行氏之迹也曰此爲篡弑之階堅冰之戒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趙鞅貪憤專戮其罪宜逐然荀寅士吉射曷不告諸晉侯乃以姻故自伐趙氏之宮耶及荀躒等奉公致伐二子敗奔朝歌則其叛明甚故與上皆書入書叛以爲世戒

晉趙鞅歸于晉

據左傳韓魏以趙氏爲請鞅入于晉盟于公宮料其情辭必曰趙鞅之入拒氾中行耳而非其心也然即以邯鄲午一節論要衛貢五百家可謂義乎怒午不與殺之而圍邯鄲可謂有君乎此而可歸則無不可歸者蓋韓魏趙鞅之黨也兔狐傷類故請復之而晉君不悟也復之而盟于公宮可嘆哉春秋書曰趙鞅歸于晉易其辭若曰自歸之者正責晉君之不知討罪也看後來三家共分晉國便知今日韓魏爲趙鞅請之意矣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又書趙盾侵陳書趙鞅叛又書趙鞅歸晉皆責其君不能討非誅其弑誅其叛而又開之也

薛弑其君比

春秋稱國以弑者四莒弑庶其晉弑州蒲吳弑僚薛弑比也唯此無傳其君不能無罪然其國豈無一人調停其間以致其弑乎則亦必有當之者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衛靈不君不能正家反逐大臣而及其黨不爲無罪然公叔戍怙富而驕素無國中之譽乃欲以正君自任得乎故與其黨皆書奔以罪之奔者非也受其奔者亦非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頓居陳楚之間背楚絕陳好而欲事晉正也陳以

盛德之後當夷楚既衰猶事之不替且比而從之以滅頓是亦夷而已矣春秋書楚結陳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歸誅楚而罪陳也頓子知背夷而不能死其位故名之

書陳佗人於楚結之下見楚之滅頓實陳之所主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衛靈沈耳于閨逐其世臣又及其所與不足責也若北宮結黨戍而奔及魯受其奔皆春秋之義所不載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吳報四年庚辰之役陳師檇李越用詐敗其師且以戈擊吳子致其死是爲可罪然吳柏舉之後乘勝而驕輕視越謂可滅此朝食而曾不思兵之玩身之殃也春秋書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豈獨罪越而已哉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齊景欲求霸宜誅晉亂臣以正其國乃會魯衛謀救范中行氏魯方納衛公叔戍北宮結之奔乃與齊侯衛侯會謀晉事衛有公叔戍之難未定也乃舍而與齊魯會皆不可曉此之謂昏亂之國也經書公會齊侯衛侯于牽蓋交譏之耳

公至自會

此可以無會者書至以示譏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家氏曰自齊景圖伯衛鄭魯既與之同盟宋猶未忍絕晉至是始及齊爲此會蓋始從于齊也傳謂牽洮二會皆謀救范中行若爾四國相率而預于亂也春秋初年諸侯連兵助亂及桓公之霸明分義以示天下比此風頓革今齊景欲復祖業而率三

國之君往助叛人彼三國寘然與之俱而不知黨叛輔逆之爲不可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爲戰國景公與有責焉聯書二會皆貶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脤祭社之肉盛以蜃器以賜同姓諸侯與之共福者也此唯諸侯朝天子助祭始得受之今魯定受國意如即位十有四年既不朝王又不遣使往聘天王特使石尚忽歸此脤曾是以爲禮乎書之冊固著天王損禮之失實罪魯向闕朝聘不足當此脤之歸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聵殺母事有無不可知但遭不幸事不能善處其間至于出奔即非子道然惑於南子之淫讒而忍逐其子衛靈能免首惡之誅耶春秋書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問世子所以出奔之故則知其罪之在矣

衛公孟彄出奔鄭

比年書公孟彄帥師衛靈固大任之者今疑蒯聵之黨逐之可謂君乎然公孟彄何仕此無道之國也故以出奔書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按此書法罪宋公罪辰也然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之人魯可受乎其罪亦著

大蒐于比蒲

觀哀三年三卿並將伐邾兵權仍在三家此大蒐比蒲蓋以公爲尸而實三家之爲也

邾子來會公

比蒲之蒐三家之事也不以公爲尸故邾子來會于斯耳然蒐豈會遇之時而蒐之所豈會遇之地哉書之冊譏邾實譏魯也

此與蕭叔朝公同

城莒父及霄

公助晉叛臣故懼而城此二邑不知何苦爲此而重勞民力之不恤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方來會又來朝未幾又來奔喪其卑屈亦甚矣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始傷口既食角兹食牛至于死甚矣豈謂變無事應耶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書滅胡書以胡子歸著楚之罪然有國者可乘人之約而俘其邑乎可自委于命而不知儆乎以是取滅而致虜亦其宜也故斥其爵而書其名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廬陵李氏曰定公在位十有五年當其初立受國于季孫意如而不能正其罪其異於桓宣者無幾矣故春秋於元年即不書正月以著正始之義而於意如之卒特書日以著定公尊奬亂臣之惡其辭嚴矣然當其初年陪臣執命國事分崩固無足

言但陽虎既奔之後三桓亦微孔子爲政綱紀麤
立正當可以有爲之時然竟不能使夫子得遂行
其道則魯何賴哉李氏曰會于夾谷而致侵田之
歸行乎季孫而有墮都之謀雖僅能明禮義之教
雉門兩觀之作而僭禮莫之改寶玉大弓之竊而
分器莫之保惛於女樂政歸彊家此定公有聖人
而不能用也其言得之矣至其末年會牽洮城莒
父城霄無非助亂勞民之舉魯之益弱宜哉

鄭罕達帥師伐宋

宋公子地奔鄭是師也將取宋地以處之也夫納

宋叛人已爲可罪况可伐大國以居叛人乎此不
待貶絶而罪自見者

齊侯衛侯次于蘧蒢

據左傳謀救宋也竊以爲不然齊鄭自七年盟鹹
以來十年齊侯衛侯又與鄭游速會于安甫未嘗
有隙也即十四年齊侯與宋公會于洮然齊未嘗
與鄭相攜也此豈宜救宋以仇鄭耶再按九年齊
侯衛侯次于五氏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左傳皆云伐晉則此次亦應爲謀晉而出故明年
有伐晉之舉耳謂此次謀救宋也是左氏之誤也
敢竊訂以質高明

齊衛於晉何讐哉齊蓋欲貳晉以爭霸耳然不思
修德以自勝而唯結衛以爲伐一次于五氏再次
于垂葭今次于蘧蒢即從容左次未見喪師之害
然君行師從寧無供億往來之費乎此甚非所以
善謀國者故經於齊衛之三次屢書之以示貶

邾子來奔喪

家氏曰周衰小國以事王者之禮事大國魯君嘗
奔齊晉之喪會楚之葬春秋不書諱之也邾滕來
奔喪會葬而皆書者非嘉其來著其禮之僭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此定公之妾哀公之母也哀公立未踰年未有夫
人之稱故夫子因其得禮之正也書曰姒氏卒茅
堂胡氏曰姒氏不稱夫人爲正名孟子不稱夫人
爲隱惡說得極好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譏無備

辛巳葬定姒

冬城漆
余氏曰前年冬城莒父及霄此年秋葬定公又葬
定姒冬城漆其勞民也甚矣
漆庶其邑張氏曰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
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
故勞民力取民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
吳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讙闡利未得
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春秋疑問卷之十二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柏舉之役吳入郢鞭屍毒楚爲甚而蔡實致之故
楚子間吳事越連師以圍蔡
是時霸統已亡諸侯互相侵伐分明戰國氣象故
自定公八年以後並書其爵不復書人蓋人之有
不勝人者耳非稱爵以予之也統前後觀之自見

得
或曰哀九年楚人伐陳十年宋人伐鄭何也曰此
必非其君之自行及卿將之顯者
此條著楚子乘間以修怨又著蔡昭輕謀以召禍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秋齊侯衛侯伐晉
前時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次于垂葭次于蘧蒢但
須兵次止以觀其可攻與否故皆書次以著無名
妄動之罪今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則明白

伐晉無疑者故經特書其爵稱伐序言之以誅其
黨叛臣陵霸國之罪
晉以世霸之業不能自振致諸侯合從之伐是春
秋變爲戰國之一大幾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來會來朝來奔喪邾之事魯至矣何忌何爲伐之
蓋邾所事者魯君也魯臣利取其田則不復知有
禮義耳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去年何忌一人伐今更益斯州仇三人伐邾何以
當此哉唯任其取所欲得之田而已且前時止取
漷西田今取漷東又及沂西横甚哉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取其田又要其盟甚矣師踰至卿盟止二卿者唯
取田者與盟也
邾近魯魯屢伐之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今晉不
主盟諸侯皆叛故邾子懼而來會[redacted]來奔喪曲
盡其禮然魯君可事也而魯臣之[redacted]易厭也一
出師再出師三卿皆往奪取其田[redacted]巳有且脅其

君而盟于其地蓋不獨卑邾之君同于等列且視
本國之君同于弁髦也尚忍言哉經書仲孫何忌
帥師伐邾書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
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
邾子盟于句繹而三卿無上之罪著矣不必至公
適越而後見其惡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無論其他只寵南子爲召宋朝出蒯聵其人可知
矣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據衛世子蒯聵書法未嘗絶於國自然該反國者
而必藉趙鞅之力以強納此是蒯聵不是處據納
世子蒯聵書法蒯輒自宜退處于野迎聵以君其
國也而拒之僅納于戚此是蒯輒不是處若趙鞅
假晉霸之餘宜以名義正其父子使皆知退避更
立賢者以君其國是爲伯討乃帥師強納蒯聵于
戚使其父子相殘同于禽獸此是趙鞅不是處若
靈公寵溺南子致有此禍則又此獄之罪首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

師敗績

鄭黨范中行氏助齊而輸之粟固罪也然鞅獨不思致亂之由乎茍引咎自責返國權於其君修德政以復伯業范中行將覆亡是懼而諸侯誰敢助之今奉蒯聵強納于衛遇鄭師強取其粟即幸一勝也豈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乎此春秋書及書戰著鞅之主是師而重加之罪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蔡初不自量受命于楚而背楚既不自審請遷于吳而誑吳及其事急殺執政以為解其何以令一國哉經書蔡遷于州來不與其能遷也書殺大夫公子駟不與其能殺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上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則戚衛之戚也戚所居者衛之世子也衛石曼姑焉得帥師而圍國之世子耶齊國夏又烏得黨衛石曼姑帥師而共圍其國之世子耶石曼姑蓋必受命于其君輒矣輒棄其父使石曼姑帥師以圍之必曰吾知有國而已不知其為世子也是吾之父也石曼姑亦必曰吾知有君命而已不知其為世子也為君之父也齊國夏同石曼姑帥師以圍之亦必曰吾知有與國之約而已不知其所圍者其國之世子也其國之君之父也蓋至是而君臣父子之大倫澌滅殆盡無餘矣春秋上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此書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衛之所為衛與晉趙鞅齊國夏之所為衛者其情事罪惡又可勝誅也與哉

趙鞅國夏皆罪也然究竟二人孰為稍可曰鞅也可何居曰於世子二字見之鞅所納者衛之世子也夏所圍者衛世子之在戚者也一納之一圍之而罪自別矣然聵與輒皆罪不可赦者而孰為可原也曰皆不可原也而輒為甚聵得罪於父尚待人之納之也輒拒其父則使人之圍之也然則經何以不名輒曰名猶人也以子拒父而直使人帥師以圍之又約與國帥師以圍之是禽獸中之梟獍而已於梟獍又何名焉此春秋不名輒之深意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謂天災爲無意乎則何以必於桓僖謂天災爲有意乎而必於桓僖則恐天亦不如是之小也虞書曰眚災肆赦釋者曰災不幸也蓋天示魯君臣之儆偶不幸災桓僖之宮爾左氏所載孔子之言是孔子之所謂億而中者未必然也敢問高明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魯黨范氏懼晉而城至二卿帥師焉故書以示貶

襄陵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樂大心之奔曹已數年矣修怨而興兵春秋所不與也然曹亦有以取之

襄陵許氏曰宋始窺曹曹不量力而奸強國不修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已此年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圍八年入而以曹伯陽歸矣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放大夫者國也稱人而不去其官則獵必有得罪於國人者但主國者順人之情而不知自斷則其罪亦有所分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邾子已受盟于句繹矣曾未逾年而二卿圍之是盟亦不足信也取鄟東沂西田而心未厭也不至以邾子來不止也小國水火甚矣故屢書以著罪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凡君雖無道猶稱弑者君臣之分猶存也蔡申背楚誑吳委罪執政枉殺濫放人心已離蓋無復君道矣無君道故變文而稱盜殺耳翩非盜而稱盜

者舍盜無可稱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按左傳文之鍇殺公孫翩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則辰與姓與盱必皆其黨也辰書出奔不能無罪矣然亦其上有以致之者

陳氏曰書公薨夫人姜氏孫于齊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弒矣書盜殺蔡侯申公孫辰出奔吳則公孫辰與聞乎殺矣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稱人以執而不書其名蓋罪在宋不在小邾也天
下無伯小國受禍于強大可嘆哉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公孫辰出奔或與聞乎殺也姓霍何與而致之死
哉故書以累上之辭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家氏曰戎蠻雖邇于楚亦嘗服屬諸夏昭十六年
楚乘其亂誘其君而殺之楚實無道戎之叛之宜
也於是自援歸晉晉人倘畏楚之威彊拒而弗納
可也聽其去而適他國亦可也乃詐而執之以歸

于楚執人而事夷楚晉之罪大矣故春秋書人以
貶之
城西郛
備晉也郛而備討下矣
六月辛丑亳社災
禮勝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殷社在亳武王克
殷使諸侯各立其社以戒亡國皆稱亳社今天火
其屋亦戒魯之危亡乎故謹志之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比年築城勞民甚矣若曰備晉是自取也
夏齊侯伐宋
齊侯宋公盟于洮僅六年耳未有釁端也齊曷以
加于宋豈以宋伐曹執小邾子故託是以爲討耶
景公内不能正其國而區區以脅制爭伯權未見
其得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是師也雖假納蒯聵爲名實則讐其黨范氏耳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冬叔還如齊
使卿弔且會葬
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春城邾瑕
邾瑕者邾邑也魯取而城之而聖人必繫之邾者
不與魯併其邑且譏其所城者直至于邾之邑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四年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故有是役然自昭十二
年以來晉伐鮮虞蓋已五舉矣毋亦貪殖以爲已

利耳

吴伐陳

陳楚與國也吴入楚使召陳侯陳侯不來吴人怨之元年侵陳今復伐陳修怨黷武春秋所不與也故狄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高國爲國世臣始從昏命而莫止既受付託而奔亡非忠也故書奔以正其罪

陳氏曰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弑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弑其君荼聖人之垂戒深

矣

叔還會吴于柤

叔還以吴在柤往會之以結其好然吴人無信也其可援之以爲黨乎君子是以知魯之有吴患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陽生不稱公子而繫之齊其罪固各有在然陽生已奔矣曷以入于齊陳乞召之也陳乞召陽生入則荼自無生理矣大臣當廢立之際不據經守正以遏君之邪曲從其昏命廢長以立少待其既歿而欲復歸於正則其所殺者雖曰不出其手而實難逃弑君之誅也若陳乞者可鑒已

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弑其君剽則喜爲衛侯弑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則乞爲陽生弑也春秋書弑君之賊雖其人不自爲必以禍所從發爲之蓋所以誅其意耳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切近仲孫私邑仲孫必欲吞噬之而後已故中間雖間連叔季之師前後總歸仲孫何忌何忌亦大不仁矣哉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三年有樂髡之伐兹又加兵焉惡矣書著宋罪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者謂宋公子地奔鄭鄭欲取宋地以居之也然則今日皇瑗之師或者其謂是歟左傳云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愚所未解廬陵李氏亦有辯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晉之加師于衛以其納范中行氏也五年趙鞅之師以不納蒯聵爲辭故稱伐是師明以黨范中行

氏加之也故書侵總之皆所以譏也
夏公會吳于鄫
五年叔還會于柤已爲啓釁況公可復與會乎八
年之伐我蓋公之自取也
汪氏曰邾茅夷鴻稱盟于鄫衍而經不書盟諱與
吳盟也故吳伐我盟于萊門會于黄池吳爭先歃
皆不書隱中國之與夷盟也
秋公伐邾八月已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伐邾本三家意公内迫於三家不得不行及師入
其國以其君來而可委其責乎春秋備書之册蓋

亦不能爲公諱也然後世必有論其世知其事者
三家不能逃其罪矣
宋人圍曹
曹伯奸宋是以致討然宋之伐曹數矣今又圍之
不亦甚乎故貶而稱人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鄭與曹疎所以救曹者爲報皇瑗之師故然曹受
宋之侵伐亦數矣今又受圍四鄰坐視而不一救
則此救亦不可少者故書以示予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曹伯陽好田寵嬖背晉而奸宋致國之滅豈曰無
罪然宋以樂大心奔曹自曹入于蕭以叛故三年
樂髡伐六年向巢伐七年宋人圍八年宋公入以
曹伯陽歸報復之毒惡蓋莫有加此者傳不罪宋
景但罪伯陽乃曰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
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夫子春秋之意其然乎其
不然乎當必有能斷斯獄者敢問高明
此與前時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書法同特滅入
二字稍異耳然滅滅其宗廟也入入其國都也入
其國都有不滅其宗廟者夫子亦各錄其實事耳

非予宋而故以滅爲入也宋公書爵與楚子同
吳伐我
吳受邾之愬舉師至我城下固爲可惡然魯數伐
邾以其君來胡毒之太甚哉鋌而走險吳代之伐
亦其勢所必至者至于城下之盟魯辱亦太甚矣
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書曰吳伐我自然曲在我
此爲國者必度禮義而後行而不可自取其辱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歸邾子益于邾
據左傳齊以季姬故命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
又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則知魯之毒

邾既以怒吳而取其伐師造城下矣又以怒齊而致其伐喪我一邑焉則亦何利之有哉諸儒謂魯能悔過歸邾子益于邾愚謂魯蓋迫于不得已耳始不自度盡夷之以爲快終不自保亟反之以爲解總之其不知義未見其爲悔過也敢問高明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齊取讙闡二邑本魯曾歸邾子魯歸邾子齊歸讙闡二邑是二邑之取之歸魯皆聽命于齊其歸邾

子魯實受逼于齊未見其爲遷善之優改過之大也

安然一個魯國數伐邾而以其君歸致吳之伐盟于城下致齊之伐取讙闡二邑致齊請吳師辭吳師魯因會吳伐齊齊又帥師伐我適是自家討得來所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也

九年春王正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鄭罕達欲外取邑以與其嬖許瑕圍宋雍丘宋皇瑗帥師悉覆而敗其衆僅以二人歸則其所就僇者亦多矣是戰國坑陷之師也書之冊所以甚皇瑗之罪然罕達之所致其取者獨無罪哉而況其後亦帥師取宋師于嵒哉但知快報復之怨忍視人命若草菅是眞皆無人心者

自隱十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後未見有書取者此書宋皇瑗取鄭師于雍丘後書鄭罕達取宋師于嵒蓋甚其諸惡其盡著其罪之不容誅也

夏楚人伐陳

六年吳伐陳楚昭救之而旅卒今陳即于吳致楚

之伐固矣然曷不省其所以即吳者由我之無以綏之耶今年伐陳明年公子結復伐之十三年公子申又伐之何暴橫之太甚也

秋宋公伐鄭

汪氏曰鄭雖不義宋覆其師而盡取之亦云憯矣而又君親帥師以伐其國明年再伐十二年又伐十三年鄭人亦盡取宋師然則宋鄭之喪師皆其自取之也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陳氏曰吳入討邾奉太子爲政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爲自失其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敵國猶以自致之文書之

先爲魯所俘而今來奔是益之無恥前已歸于邾而今受其奔是魯之不智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齊魯世爲甥舅之國魯自以邾故致齊之取二邑然旋以歸之魯矣何毒之太深援吳以爲伐耶書會吳伐齊便見魯之不是處若齊侯之殁殊不可曉彼誠卒而卒之其常也中或遇弒而其國以卒

赴吾因以卒書若鄭伯髡頑焉亦其常也傳必曰此變之正也此天下之變常理之所無也此不忍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此愚之所未解也此亦或非夫子春秋之意也敢問高明

夏宋人伐鄭

既取其師伐而又伐何修怨之不已也故人之

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率諸侯以貳晉可以討矣然晉加兵於有喪之側聖人弗與也故書侵以示貶

臨川吳氏曰吳猶遭齊喪而去之晉乃乘齊喪而伐之魯吳之不若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齊魯接壤世婚會夷狄以加伐且聞其喪不即班師皆可罪也故書至自伐齊以示意

葬齊悼公

與其會葬何如弗伐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公孟彄出奔鄭是彄世子之黨也此何以自齊歸于衛或曰此世子歸之自也然蒯聵入國彄又何以復奔齊也此皆

不可曉存之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書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分明著其罪書吳救陳分明著其善然一稱吳不稱子者吳是時伐我伐齊純于夷狄者也即有小善而未可盡與也故但舉其號耳

救在夷狄罪諸夏之不救也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易曰自我致寇又誰咎也帥師伐我必我有以致之者

哀公之經兩書伐我蓋我能入邾吳能爲邾而伐我我能會吳伐齊齊能興師而伐我此理自然無足怪者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頗附上以刻下託公以營私故書出奔然國不自討致衆怒而逐之是衆爲政也其可哉

五月公會吳伐齊

魯秉禮之望國也與齊世爲甥舅乃以取邑小隙援被髮文身之吳一伐不已至于再伐焉是亦吳而已也至是而聖人望魯之意終矣舉吳本號而狄之亦所以狄魯也夫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此以齊國書主是戰者蓋曰書之用于齊也內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鄰國乃以伐魯方歸之罷兵快志於一朝之忿師敗身獲爲國大恥是可罪也然夫子本意豈獨罪書而已乎所以深罪魯也觀先書公會吳伐齊繼書齊國書及吳師戰于艾陵沒公不書則亦有所難書者是沒公乃所以深貶公也學者但於此等處體得夫子書法之深意其可讀春秋矣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亦衛國用事大夫也據傳則其所以出奔者行甚可醜書之冊蓋曰當時之衛其君之出奔也如是其臣之出奔也如是甚可傷嘆也云爾

高氏曰春秋内外大夫出奔者凡六十蓋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田賦之説紛紛以理折衷要是計田斂取民財以充軍賦之用而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也然總之又加什二之外耳

魯什一之制一變於宣公之稅畝稅畝者履畝而稅也而古所未有也故書曰初再變於成公之丘甲丘甲者據丘出甲也而意所創立也故書曰作

三變為今日之田賦田賦者計田供賦既溢其稅之額又益于甲之外而取之必欲其上供者也故書曰用至用田賦而民財民力竭矣夫子謹書之冊所以為千古之大戒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魯稱秉禮之國至娶吳一事豈惟敗壞彝常蓋淪于禽獸矣昭公自知非禮而異其名至其卒但稱孟子焉故魯史仍之春秋亦仍之耳然志時月日書其卒而獨不書葬苟有間其不葬者其實自不能掩矣此為春秋之筆

公會吳于橐皋

會柤會鄫會橐皋皆舉吳號夷之也獨夷吳而已乎

秋公會衞侯宋皇瑗于鄖

據左傳公竊與衞宋盟而卒辭吳盟則橐皋之會亦公之不得已耶

宋向巢帥師伐鄭

盧陵李氏曰自皇瑗取鄭師之後書宋公宋人伐鄭者再宋兵亦可以釋怨矣而向巢之師復起是必欲殺平元之族而後已也全師覆沒亦蹈前日鄭師之覆轍佳兵不祥其道好還信哉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此報雍丘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特甚故春秋各書取以著其誅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此會本吳子所主春秋嚴華夷之辨故書法若此若曰公與晉侯會因及吳子也云爾然其實有不可掩者

首止先及而後會所以尊王世子也黃池先會而後及所以外吳子也

此稱吳子非尊之也亦非貶之也吳本僭號稱王矣春秋凡四夷君長皆稱子然有不輕與者在吳唯札之聘則嘉其能慕義也而稱子柏舉之戰則幸其能救患也而稱子若此會主盟上國如晉如魯唯唯聽命而單平公亦與焉欲不稱子得乎即沒單平公不書而公與晉侯稱爵以與此會可曰及吳人會于黃池乎故愚謂此之稱子非尊之也亦非貶之也唯公與晉侯儼然與吳子列于會則

自失其所尊爲可貶耳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以陳之即吳也伐之再矣今又間吳出會而伐之然曷不思所以勝吳乎徒爭一陳何爲者書帥師書伐蓋深罪楚耳

於越入吳

書於越入吳非以爲快也亦非以爲罪也夷狄相攻其常事耳唯吳狂悖而無謀越深詭而多計故前日柏舉之戰吳方乘勝以入郢也越乘其虛而入之今黃池之會吳方爭長以主盟也越又乘其虛而入之而且獲其太子以沼其國是則可爲世鑒者春秋再書於越入吳非以爲越快非以爲越罪乃以誡後之好戰而無備者終底于滅亡而彼乘虛以入人之國者恐亦難逃乎天道耳

秋公至自齊

會鄖會橐皐直會到黃池唯唯聽命斯爲可愧哉

書至自會亦多矣此其爲最下者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高氏曰蒯聵在戚十有二年晉人不能以此討衛乃以范中行故而數與師故書侵

廬陵李氏論晉事曰中國苟合夷狄豈能間乎其端在諸侯之先貳又進而推曰晉國苟治諸侯安得背乎其原在大夫之先叛又反而求曰晉之禮義素明則大夫豈得擅乎利勝而義微此上下之所以不奪不饜也豈惟晉事春秋之君皆有之而夫子特有傷於魯此春秋之所由作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按是時是月有星孛東方當必有所以應之者但在有國家者皆當因星變以修省耳

盜殺陳夏區夫

此無傳不可考但當春秋之季盜殺卿大夫則大可駭異耳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說春秋者於此條或謂夫子感麟之出傷吾道窮也而作或謂夫子作是書文成而瑞應因之以絕筆愚皆以爲未然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夫子蓋傷之久矣胡俟麟見而後傷耶若謂麟應而絕筆則

2062288
S
Z121·5
15

尤非也何也夫子之作春秋爲維持世道計必非曰吾作是書祈一瑞應而後已也或作此而終無麟應則將於何時何事而後絶筆耶按左傳是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則春秋之書西狩獲麟也亦紀當日之有此異耳若所絶筆則更有説夫子之卒在哀十六年夏麟之獲在十四年春凡書非以結前事即以起後事此一年内前後事或無可書未可知且夫子是時已年七十矣或書此條後即有疾不能書若朱子偶絶筆於誠意章亦未可知而必曰此以文成麟應而絶筆也而甚或名此經爲麟經焉則夫子嘗謂志在春秋者志此麟應而已耶又謂其義竊取焉者取此麟應而已耶朱子曰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是不祥此數言足以破千古之疑足以正千古之謬

07432